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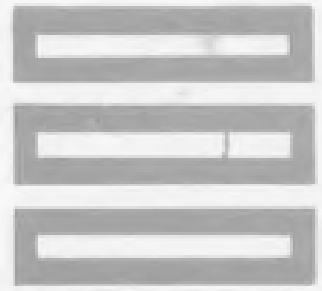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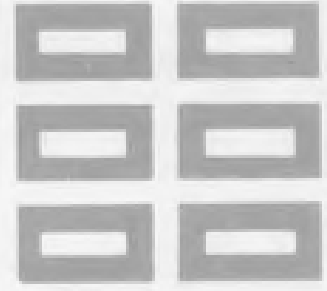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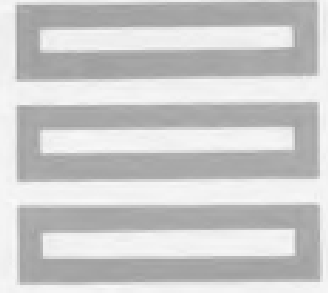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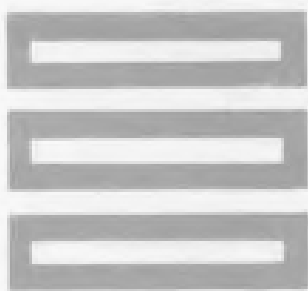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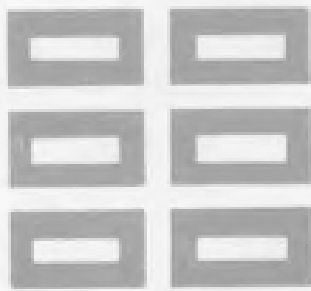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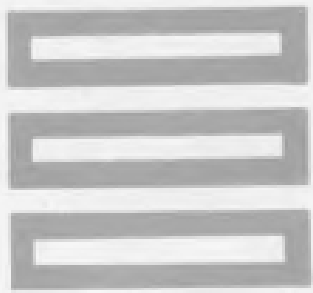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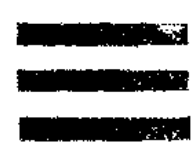
道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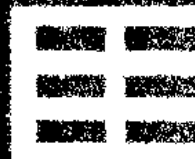
3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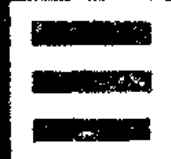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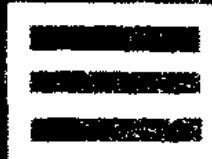
第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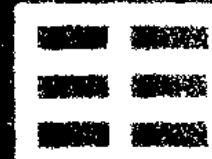
藏外道书



李一



巴蜀书社





藏外道書第三册 經典類目錄

南華真經評注

一

南華真經正義

一七一

南華真經識餘

三一四

莊子評議

三六一

淮南內篇評議

三九五

列子評議

四四〇

陰符經發隱

四五〇

道德經發隱

四五九

沖虛經發隱

四六二

南華經發隱

四九〇

莊子章義

五〇〇

老子約

五四三

道德經白話解說

五七五

黃帝陰符經注

六二〇

解黃帝陰符經

六四二

陰符經疏略

六五一

黃帝陰符經玄解

六五七

陰符經真詮

六六五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六七九

廣成子疏略

七〇四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八洞仙祖合注

七〇九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七一二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七一五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原旨

七四五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七六七

太上老君說黃妙真經

七七八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七八一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七八七

太上說平安竈經

七九六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注

七九九

終南八祖說心印妙經解

八〇六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八一七

太上道德天尊說道元一氣經

九〇四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九〇五

莊子序

莊子六卷十卷一函共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

入卷序

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至於叙事汪洋揆辭要渺抑鬱齊殤犧牛楚相秋水逍遙押闔諸章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南華真經評注

遠生苑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

入卷序

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若臣無所逃於天地旨意料然無謬於九經而與愷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間有

三一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  
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  
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  
靈萬聖淵乎深巖明月照之則  
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卷序

三

地莊子則其中澠滌滄溲洪濤  
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鐙  
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管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  
熙朝固可寶慶而飄風震雷揚

沙走后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  
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  
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  
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

卷序

四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  
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  
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  
卓絕則倚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者負靈秉睿符彩琪琚竭生平  
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倚藩籬拾咳唾以為也又

八卷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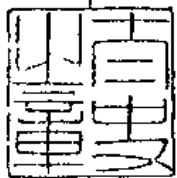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  
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  
亂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慘為申  
韓流汚為鄉愿莊子不失其派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  
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  
元倉子遂有元倉子家語云子  
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鶻冠  
子遂有鶻冠子士之托空名以  
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  
特立之難云

八卷序

六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真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嘗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通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四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逸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法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嫱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鬻鬻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單宗郭氏迴頭一顧六官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而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承以文繡以人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巫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渎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之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目錄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卷之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卷之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卷之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目錄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目錄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晉 郭 象 子玄 輯

明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內者對

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當其分道通一也 豈 七十之二十五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天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大意在乎逍遙遊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一 三 易 藏 書

大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

曲與生說自不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通其身非

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非比

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慮其失又何用居心於

其間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

既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法半

樂然也至天池而息小鳥

野馬也塵埃也  
能則有爾矣其於此也  
以也相吹也  
精神之物也  
人與物故自  
見  
野馬川曰野馬  
至已矣有積氣  
之厚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如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如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如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如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三 莊子內篇

之外事不任力動不勝則雖垂天之積  
其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因矣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關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其好高而慕遠也恨不積  
則天閉不通故其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為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則聚糧多故其翼之二蟲又何知也  
於小所以均異也夫無之所以異也  
此所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有特皆知年知壽之別及其自下至  
于列了歷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  
以相解者也然後能以無待之人道被忘我矣  
無小無大者也所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  
鴳爭官之與負風同為累物耳所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鵬之與鴳彭  
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若於無小無大者  
無窮者也其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道  
遠而繁於有方則厚故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  
待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三 莊子內篇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  
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  
相與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為小  
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歎所及也則羨歎之累可以釋矣夫悲生於累累  
則則悲去悲去而性湯之問林也是已湯之問  
命不安者不之有也林之問  
物各有其任之則條鬣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命不安者不之有也林之問  
物各有其任之則條鬣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命不安者不之有也林之問  
物各有其任之則條鬣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命不安者不之有也林之問  
物各有其任之則條鬣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丁學淵曰一事

所較者

陸廣川曰以上

明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非小大

各極其也

王鳳洲曰善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四 三 鴻 鴻 鴻

三 鴻 鴻 鴻

二 鴻 鴻 鴻

一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為鵬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而言二蟲殊異故

所至不同或翔翔天池或卑志輪於直各稱體

而足下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

之素既非鼓琴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

以異故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觀也亦若此矣

宋榮子猶然笑之故有宋且舉世而舉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分內物而辯乎榮辱之竟

未樹也唯能自是凡未

善也妙之說旬有五日而後反

以一時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也唯無所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精

南華真經評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鴻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

長朝前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

能也非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

者之逍遙也苟有符焉則列子之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以待

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

知則委所不能殊也夫無待者不

之巨細乎故曰至人無己

功夫物未嘗有漸生於自然者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夫彼令天下不治不治天下者

其之而治實由道故有子治之

不洽為之出乎理為也取於竟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鵬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揚川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

趣直發端耳得其所所以遊者則此書

無往非逍遙篇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十一 鳩 斥鴳 書目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 二十九 卷一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前日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而忘是非者其德中阿任大真而已矣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輪枝葉若死

灰行若崩墮飄風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于無

心而自得乎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十一 鳩 斥鴳 書目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然後超然俱得內文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夫籟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

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 夫塊者物也夫噫氣者實有物焉

然則曰生則噫然之體是唯無作則萬駭怒

而風鳴無作則靜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長

山林之畏佳 扇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南華真經評註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止于言當見于小成而或于大全也

學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自有其非者

而所非者非矣非矣非則無非是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也

方死方生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

因非因非因是行其說生也死也

死生之變也死生之變也死生之變也

無不可故備聖之術吾所不能同也

至千各冥

無不可故備聖之術吾所不能同也

其分吾所是以聖人不出而照之於天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此亦一非















王政淵曰齊字

陸宗川曰齊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楊藏書

皆歷然莫不謂見矣故門而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此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謂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木未內外輪然與得然無進若乃此近因而忘其自謂宗物于外與上下內而受向生矣豈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向已存乎胸中何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齊不異也然所存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休生者必當死而息死矣由此觀之如夫在生而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故胡蝶之夢必非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與與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變為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以為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假寐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謂也今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換而今不遂存故時與于化而分心于其間其方為此則不知彼彼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楊藏書

者以其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為上

美者養生主

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

之非養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 而知也無涯 夫學重博 而神氣 猶未足以備其極此知之無疆也故知之為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二 三 楊誠書

生于失當而誠于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然 委鋒之加是故雖負鈞鈞者當其所能則必然 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亦然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而為知者殆而已 矣已困于知而不知止人以為知刀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然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 理在綠督以為經中以為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皆無不可也夫養生 非求過分也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者然嚮然奏刀

南華真經評註

駘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命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也文惠君曰謩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直奇道理于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依乎天理不

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欲空因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三 楊誠書

固然而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遊刃 于空木嘗經樂于 也而况大軀乎軀大骨良庖歲更刀割也 不中其族庖月更刀折也折力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 此彼節者有間而刀若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 刀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也錯聚然為戒視為止于他物也行為遲其 也手動刀甚微謀然已解用力少如土委地 而無刀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三十一三

發案川口介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知生亦引養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平介也

與其人也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能而存其足剛是知其無所奈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人之貌

有與也兩足共行日有由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命之精者不替命之所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三

一飲不斲百乎樊中斷求也樂所以龍維也夫

自得之場則養生之妙處也神雖王不善也始

又何求于人能而服養哉神雖王不善也始

乎通而未嘗不遇者忘適也神長王志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既亦楚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化乃至三號也曰然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眾異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施惠下在

發案川口介

是通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付所受

不可加古者謂之通天之形適來夫子時也時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人也夫采樂生于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上

則無任其非我矣特何得何夫既死就生

謂是帝之縣解也縣解而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生之指窮於為薪火傳也薪火傳也為薪指前薪

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薪養之中故不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四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

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楊用脩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

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

賈人之鐸諸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

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陶婦之

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焦滿剛曰接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

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與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賭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五 三 馮 藏 書

南華真經評注

人間世第四 與人爭者不得勝人然人問之變故世世與實唯心而所逐而不勝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輕用其國

對顏回曰君性為出類子曰班不處三三十字樊其詳至懇切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而則射是塞路故君人者之附國不可輕也 不見其過 莫敢輕用民死 於死也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 民其無如矣 無所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 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間世

六 三 馮 藏 書

尼曰讓若殆往而刑耳 其道不足 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 雜則多 多則擾 擾則憂 憂而不救 不救 其人 則雖百醫守病也 古之至人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服

至於暴人之所行 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化也 夫唯外其知以養其心 於當于 才功名歸而患慮遠矣 然後可以 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且若亦知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 蕩乎名 知出乎 我 德之所 以 操出者 善故也 德 復 非名善也 名也者相軋也 知也者爭之

保米飯曰進用四且字介

德復 非名善也 名也者相軋也 知也者爭之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不知世之  
則制則知用則爭與故且德厚信祗未達人氣  
道名知而後行可也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彌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不達也而後以仁義繩墨不達也而後以仁義繩墨  
以自試也以自試也  
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特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特異  
與逆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信受與逆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信受  
則會與已之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則會與已之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七 三 焉 藏書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惡則  
其則不若無賢臣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惡則  
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百而可無心而應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百而可無心而應  
其捷而不可也其捷而不可也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  
而目將焚之使人眼脫而色將平之而目將焚之使人眼脫而色將平之  
口將營之口將營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偏用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君因其脩以拂之是奸名者也君因其脩以拂之是奸名者也  
者竟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者竟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而獨不聞之乎而獨不聞之乎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以也以也  
而一而一  
充孔揚充孔揚  
容與其心容與其心  
庸詎可乎庸詎可乎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八 三 焉 藏書

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

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惟已性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于古而其言雖教誨之實

也謂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為病謂直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謂二

而獲三德以政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化則無矣猶師心者

也扶三術以適彼非無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易之者禔天不宜未見其宜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其端而無聽

南華真經評注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且去心息而符氣符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至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其實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禁

而無感其名當于實而止人則鳴不人則止

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夫無門無毒

自安無毒者也付天下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則幾矣謂盡

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行而不履地不可

不可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得者則

易也至于自然之根如故雞也則失頭少

者不全亦少矣真多者不令亦多夫得之報未

有不當其分者而欲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

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有今無至瞻彼

者虛室生白夫觀有若無虛室者也吉祥止止

大吉解之所集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

歸卷第百以上

不食十區此為以應生之日而馳驚不息夫狗也故外欲赤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內通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而通無往不冥而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皆欲知而如哉所謂見者皆謂見而見者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見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見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為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自而求歸妻之明見耳而將歸之聽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通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關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三 三 為藏書

之變轉乎世也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齊之待使者蓋將甚微而不急恐直空釋其微而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慎成夫事無小大成為備者且此神尼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大以成者備者不成則怒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中則已結冰炭于五臟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

者乎德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糞無欲清之人對而不思涼明其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所懷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懷陰薄而內熱飲冰者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則思懼結于內而刑網羅于外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具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若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人為主不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三 三 為藏書

亂則敬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進而賢可退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則無所奈何矣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于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于其中雖事凡人猶為人臣子者固有不得不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通故任之則事流也又何用心于有身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慮







王介甫曰對凡  
之夢已奇又生  
於夢一段從來  
不竭

子厚謂曰看地  
如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十七 莊子

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見代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匠石斲而診其夢弟子曰  
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不趣取于無用而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木未之為地也以為  
不知已者詭厲也此木乃以詭為不知已不  
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亦以無用為用則幾不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用為保而  
以義舉之不亦遠夫無用者泊然不

而才自適用者亦得其類而不與焉此南伯  
無用之所以全也故以神舉之無幾近也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于乘  
將庇其所賴以託其身子綦曰此何木也哉  
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  
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官故百官御其  
事而明者為之觀聽者為之樂妙者為之謀勇  
者為之折夫何為哉支離而巳而羣材不失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十六 莊子

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代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樺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自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此皆巫祝  
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此皆巫祝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為脅挫鉞治縮足以糊口鼓箠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其  
無用故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用之于世  
寧而無進故免人間之害孔子適楚楚狂接

三十三

南華真經

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前時  
乎會通之自其世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時之官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也昔者為治亂易節哉治自來成故  
道成而不敗亂自求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前  
生故志生而不死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俱  
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乎利莫之  
知哉足能行而放之乎能執而任之聖其之所  
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經芥  
子分外其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自命不全者  
水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非福也故夫福  
者即向之所謂全耳我儉物也豈有奇鴻毛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人間世

九三馬藏書

下符今世在何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存行

御曲無傷吾足非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柱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夫知其自今而後我世通者儼然不實好者在

朴疑獨曰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  
 此身而處此世皆能盡絕人事但要  
 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  
 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王荆石曰文機真妙與養生主同而層數轉  
 折更多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人間世

三十三馬藏書

德充符第五

魯有九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九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得而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

尼曰夫子聖人也直也直後而木往耳有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丘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而與從之

命物之化

命物之化

命物之化

命物之化

命物之化

命物之化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願時為我聚願

為我散聚散聚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

始生得死亦我死亦始生我死生之變猶以

為一何哉其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

彼為己以其知

物何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鑄於流水而

鑄於止水

唯止能止眾止

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三十三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善者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斯自忘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形而遺累元者也忘形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今子與我遊其內也與其形交而索我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子無外好豈不過哉乃稱已悟明厥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悲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五 馮藏書

自生護而務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今吾故五藏相攻于內而手足殘傷于外也來也猶有朝旦相有明夫形影者殘廢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夫不為覆地而為覆地不為載物而為載物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及其不覆不載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南華真經評註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便忘生邪彼何宿賓以學子為學于老聃彼且新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當然者也舍己為人而誣物于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非常之學也故學者非為句怪也句怪之生必由于學也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之真其理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六 馮藏書

不冥也雖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逐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究乎名則雖能解之哉故名為影謂也影舞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逐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猶有惡人焉曰哀駘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出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升平又以惡駘天下明不以形和而不唱非和而知不出

三十三五







也常因自然而益生也也止于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生理已自足于形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今于外乎子之  
 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  
 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矣故  
 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  
 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  
 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非情之所生而况能哉故華其物萬形云為趣  
 余皆在無情中來又  
 行用情于其間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一 莊子

陸放翁曰德充符須是膚革充盈睥面盎背  
 莊子乃舉殘蠹諸人翻空立說所謂  
 索之形骸之外也  
 相似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三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  
 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于物知天之所為者天  
 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  
 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自知耳

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  
 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  
 是故以不為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為宗  
 而為之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  
 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骸七尺而五常必具  
 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  
 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集  
 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存  
 者衆焉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  
 為不敢異與則為成矣既成而莫不喪者未之  
 有也或好知不能以因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一 莊子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達而獲利

行名失已。非士也。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身不真。非役人也。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

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與

乎其解而不堅也。常遊于解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乃至于實而守其似喜乎

崔平其不得已乎。靜行止極

不以物與乎止我德也。趨也

似好閑也。綽綽深沈

然也。以刑為體

非我。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故無不行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

也。雖然無情。譬如之相也。承百族之命。宗師人

而巳。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所以本也。以竹言之。則計之本也。夫物各有足

也。不至而。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而此皆自彼

在也。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聞。自過。忽然不

真謂至人之。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心而。彼故好與不好。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天真。其一。與

天為徒。無有而不。其一。與人為徒。彼彼而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

一冥然無不。而玄同。彼我。不。死。生命也。其有

夜旦之常。天也。其有。若。之。常。天。之。道。也。故。知

所。係。人。之。存。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

之。有。所。不。得。而。憂。在。懷。情。情。用。理。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爾。此

之。謂。也。夫。相。四。之。功。莫。若。獨。化。之。不。也。故。人。之

父。故。者。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感。隨。天。安。之

之。哉。既。任。之。則。死。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四 三 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五 三 揚藏書

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而巳哉

以漆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

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與無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問天地

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棄而亦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六 莊子

歐陽公曰兩端 字已怪夜半又 不之多

王鳳洲曰三四 猶字讀論

南華真經評注

其化無不一故無外類自無牙無生體天地

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夫聖人道

效之此自均于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

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

形有無情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今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有明無不待

生天地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之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七 莊子

莊子曰下古 在手為化生身

得神曰九子 亦易有太極者

三十四一



至情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子祀子與子黎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就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

為尻。就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

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

無事。不以蹠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子祀曰

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淫而化。子之左臂以

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

彈子。因以求鵝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

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合變則無往而

不可也。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順

也。時不替。順往。安時而處。順衰。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物其結之矣。故且夫物不勝

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不結也。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無死生而惡之哉。彼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十一 莊子集注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

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寐。其于理

而叱無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

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不能違父母之命

節。夜之。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得矣。彼何

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

罪也。彼其死之速。由于我。非死之。夫大塊賦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也。今大冶鑄金。金踴

躍曰。我且必為鑊。大冶必以我為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我

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聽命於人也。亦猶金之踴

躍。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通。今一遇人形。竟故為

今以一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人皆知全之有原。為不解。故明已之無

可成。然寐遽然覺。寐者自覺。心子桑戶。孟子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十二 莊子集注

三一四三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變化者手足與任  
 斯相與十無相與也夫相與而表氣俱濟斯  
 相與十無相與也若乃後其心志以強于足運  
 其股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焉于其間也孰  
 能登天遊霄撓桃無極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忘其生則無不老矣故三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友謂無愛念之通情也至莫然  
 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  
 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荷亦哭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彼何人者邪偷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  
 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  
 有極道外之民而不冥于內者也夫有極冥于  
 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

心以漸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其  
 懷而澹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入于之室  
 而神人夫觀其體化近應務測其能謂之生志  
 而自得矣豈謂聖人不然哉少必謂至理之  
 無此是故君子將明深義之所宗以擇天下之  
 可與者直就其神化之如斯或謂其神所見以  
 謂之妙超聖人之內遊而寄方外于致了宜忘  
 其所以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格五世之談矣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平之丘則陋矣夫平  
 乎天地之一氣故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  
 氣之附繫非所樂也以死為決流潰瘍自決

之自非此氣之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存也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既明也今死生學說變化無方皆  
 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而冥性也反覆終  
 始不知端倪故能放身下變化之塗生同于反  
 復之波而不知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彼又  
 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其所以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子貢曰然則夫子  
 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 莊子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 莊子 莊子

何方之依子貢不問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也世豈曰丘天之戮民也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南華真經評注

知矣盡死生之理則內外之宜者唯簡之而不

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理夫已有所簡矣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

以生知所以死不知就死不知就生若化

為物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充其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

者耶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

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且彼

有駭形而無損心故不以死生損其心有且

宅而無情死則形之變也夫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亦覺者無往而

哭正自是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

所謂吾之乎今與化日新吾知吾之所在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言無

不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時自

不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時自

不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時自

不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時自

三十四五



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  
足情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適矣故不及笑也  
也辨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  
樂有復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  
而不哀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于推  
化俱去故乃人于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  
上至于子見其致一也所執之喪具故歌哭不  
同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  
則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言其特以形骸自斯而無係之塗也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且願遊其藩修而已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肩目顏色之好替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鐘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  
之三人亦皆爾道而後亡其所庸詎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剛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能改者亦自然也潘詭知我之自然當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十七 莊子

息神補劑石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許由曰噫  
未可知也我謂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皆自爾耳  
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也覆載天  
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巧也此所遊已不馬  
而歸于顏回曰曰曰益矣以謂之仲尼曰何謂也  
曰曰忘仁義矣曰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功  
受之特仁仁之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  
仁義不此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  
忘功速故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十七 莊子

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  
以具其所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墜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者矣所  
不忘哉既忘其進又忘其所所以忘者乃不覺其  
一也外不識有天地然後忘其與變化爲體而  
無不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無好何  
惡化則無常也同十化者唯化而果其賢乎丘  
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  
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爲  
于無相爲者

也。今舉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  
 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以趨出。遂問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  
 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

王荆公口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口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十八 三 揚 藏 書

奇

南華真經評注

應帝王第七 此者應為帝王也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世。春也皆世。無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夫以所打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  
 夫。夫不可無。不可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于千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十九 三 揚 藏 書

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其知情信。任其自  
 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德甚真。任其自得。而未始入於非人。夫  
 何以諒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謙。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已  
 負山也。夫奇矣。丁。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查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正。而後行。性。令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難

三十四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二十 三 揚藏書

增弋之害。麤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會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放曾不如此二蟲。天根遊於股陽。至寥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

曰。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則為天非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莽眇穿神之謂耳乘羣碎馳萬

則不治而。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散谷之

物微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

履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有以其文

具身非涉處。以陽子居覺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五 三 揚藏書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若無

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無有者也。與萬物為一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或之至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

文。胡平不震。不正。胡然不動。亦不自與。與枯木



歸系用內附帝  
微王且帝情  
中央真正位  
於此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殺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羅勉道曰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

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又曰篇中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

雞不獨卵蓋言其一偏之術則不能

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寔地文者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審王

三五 三篇藏書

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  
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  
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  
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  
是此意仰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  
見也杜機者閉藏之中却有機變覺  
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  
德相對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其言也濶激積號跌宕

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

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

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

終與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

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

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

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審王

三五 三篇藏書

為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  
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  
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不為有餘散  
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  
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膠合所  
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  
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三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  
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  
尾救應自為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  
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  
雜篇則為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  
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騶拇

七 三篇藏書

馬蹄第九 五言五十九字  
馬也應于所生  
所見則身也  
故曰之缺之不  
若也之不足  
情表之不致  
感之不  
綜法可謂學則  
下得則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蔽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各適其性而足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電編  
之以阜橫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  
斯不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于自任而乃  
走作驅步求其用能之用故有不舉而多死焉  
若乃任驂騶之力滿運疾之外雖則足達操平  
八兼之表而乘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謂任馬之  
性乃謂放而不乘問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陶  
氏行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于我生之旨遠矣陶  
者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  
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任自  
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于治也操曲為直屬為  
習曉能為規矩以矯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善治之  
不亦過乎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騶拇

八 三篇藏書

原無出口者物  
者謂其天及言  
是謂其性其在  
字以形容自然  
之樂  
三言用口不切  
與常不休

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其性也事之不可磨  
者謂其天及言是謂其性其在字以形容自然  
之樂三言用口不切與常不休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于內  
當是時也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非非望之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一而淡淡焉豈國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性而止無吞是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則  
以善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難性素樸而民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九 莊子 莊子 莊子

請案川曰皆極  
形也

性得矣無類乎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速  
及至其速也云覽覽為仁蹠跛為義而天下始  
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  
不殘孰為儀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  
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換為華葉  
殘廢矣世謂貴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

南華真經評註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制聖人則有規矩之  
過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頤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其真知者其自足則  
不以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聞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故有方弱而能作者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此民之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十一 莊子 莊子 莊子

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其過皆由乎

劉須溪曰此篇雖短淺亦有機軸老筆過送  
皆不費力

茅鹿門曰死字活開創法門

三十五五

莊篋第十七

莊篋明曰：此書以名義為單，故曰其世世立物可以存，若可以持信。

將為壯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嚴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扁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如此，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吾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篋

十一 莊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成地以御手，無方無方至而進，帶矣所，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法唯人所附，未足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以為全當之具。

者，自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割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篋

十一 莊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大竭唇非以寒齒，而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起耶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干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奉而聞服之，斯培擊聖乃架路之所至，躬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矣字誤以凡  
誨人也

楊川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

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

怪莊生之奮詞

汪南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

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

經然文氣雄渾洵馮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及為盜資絕聖棄知天

下自安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上

三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在宥第十一 式于泰子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

也直其之湯則性命不遊欲惡不與在上者不

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也之故有誘慕好欲

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在之也者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不遷治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若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迷則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長鄙而不自得 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

夫可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

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此若堯舜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

學生而振攝陰陽也故得失之謂喜怒集乎百

萬事夫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善故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上

三 莊子

三十五九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向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

功過非以著勳也。故理守則遠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守其守。遂故何向焉。與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十九 三 馮 味 書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安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憐卷僮囊而亂天下也。

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道之。已為誤矣。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任其自擇。則性命安矣。不

上何公曰。以下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則身且不能安其利。乘我而殉物。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則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天隨。神隨物而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緊焉。若

自歎。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然其自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其自熱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 三 馮 味 書

上下因殺。無所排。遂淖約柔乎剛強。約則剛

廉。劇彫琢其然。焦火其寒。凝冰其熱。夫火之

動也。縣而天。則係天而動也。之僭。驕而不可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道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

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非黃帝之迹自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述

故駭者自世世備驗其述愈相祖之與妙自堯

之堯舜耳述者皆常效其是哉故聖人之也天

有堯舜湯武之異明助異者時世之名耳不足

以名聖人之也故夫堯舜者豈虛竟窮而已

是是以雖有於世之流仁義 下有桀跖上有會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哀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姓

乖竭矣故無以供其水於是乎斲鐸制焉繩墨

殺焉椎鑿火焉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

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常則賢

上下其匪兩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述也擾天下

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

其性以眩惑衆人惑道深正善從相引是以任

其者夫其據而榮飾者其善於是土憂于上

民困于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折楊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跛攘臂乎桎梏之

南華真經解注

聞其甚矣哉其無懼而不知恥也甚矣山崩

聖知之不為折楊枝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擊

桎也桎梏以桎梏為名而桎梏以桎梏為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可謂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日

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翦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

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三十一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不自修而治天下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昏昏默默皆了無地天非老之所以  
 將自正則視而不察而形不和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開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慎女內全具閉女外守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三十三 楚陽藏書

多知為敗知無能我為女遠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夫極陰之原乃達于大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而為土夫無窮之通則自能一變而為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去女  
 得乎得乎遠我昏乎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三十四 楚陽藏書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  
 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不妄朕又何知而巳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速，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則情不逆而物不治。玄默成而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以其所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聖而意治人之過也。夫有節之所由，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人之僂僂乎歸矣。僂僂，生起之貌，嫌不能。雲將過深，僂僂乎歸矣。向於通及被遺，使歸。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五 莊子集藏書

養心者其唯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不用心乎？王制曰：門事也。王制曰：門事也。王制曰：門事也。王制曰：門事也。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吐，與物皆不以存機，而開大，同乎泮溟。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任爾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乃與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後知，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則失，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

南華真經評註

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心欲出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聞下如眾技，而欲為人之國者，此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六 莊子集藏書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相因而成者，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亦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物，而乃物物，即是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物用也，不為物用，則大物矣。不物，故物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

三一六三

近斯多陽往陽中者也。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眾玄同，非其貴也。而聖人不處不貴，則  
 至貴也。若乃陰其德，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  
 一，故欲是俗中之一物，其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聲名軒冕，則非至貴也。豈歸之也哉。  
 故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  
 形也。大人之教，若影也。大人之手，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使物自歸。為天下配，應故為配  
 處乎無聲。使物行乎無方。使物挈汝適復之。使  
 挽。挽，自動也。使物使復，以遊無端。俱故  
 歸自歸之性，則無為之手也。與日新俱，頌論形  
 無出入無勞。與日無始，故無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帝

二十七 三陽藏書

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弊，無者已也。已既視  
 有者，昔之君子，視無者，天地之友。視無者，  
 其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因其信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愛之，則亂。  
 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  
 者尊此必然之理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  
 故不可不為也。彼各自為，處而不可不陳者，法  
 也。法者，妙事之法也。安可違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當乃居之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故廣乃仁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帝

二六 三陽藏書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者，節之明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者，中之明也。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道者，中之神也。神而不可不為者，  
 天也。夫天者，不為神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成於德而不累。高合也。出於道而不謀，不  
 以易會於仁而不恃。仁者，薄於義而不積。性  
 應於禮而不諱。日天也。接於事而不  
 辭。中以理，後能不自任。齊於法而不亂。物以  
 到特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用也。因於物而不去  
 四而執其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者，  
 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者，  
 以足為故。或為自，不助於天者，不絕於德  
 不助於天者，不絕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事。事失命，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物之自為也。有為而  
 累者，人道也。能幸其自為也。主者，天道也。不  
 天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不任。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而君不與焉。二者，無以不為而自  
 得。則君道遠。臣道勞。勞遠不可不察也。不察，則  
 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秦少游曰此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

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

掌以下空起三峰斷而不斷又字之

妙非言說可盡

江南漢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

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為主

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齊

王夫之

得長生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  
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為而實無  
為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二六 萬三千五百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之五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十不為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具心無

若原於德而成於天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能治矣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故通於天地者

德也萬物莫不皆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棄其

物自得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者萬物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背之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三十一 六五



聖天子之原也

象曰象罔得之黃帝曰罔哉罔謂乃可以得之

乎明得道者非用也竟之師曰許由許由

曰湯缺湯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

問於許由曰湯缺可以配天乎許由曰

以要之從而使之許由曰殆哉累乎天下

也湯缺之為人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放其性過

人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

後知以禁之其罰甚矣故與之配天乎彼且

曰無過在夫知不在乎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使後世任其布天而方且本身而

異形斯也將洋世世出也以其物則物

方且尊知而火馳尊知者當於前則知方

且為緒使世世之方且為物終物而物

方且四顧而物應以物物也方且應眾

宜符遂使後世不能也方且與物化

物相逐而不而未有恒然今日受其後而明

曰承其辨矣故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

大凡如此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四

南華真經評註

所父父者治亂之率也乃為亂半北面之賜

也夫禁對其能而置於乃南面之賦也

乃齊仁義堯親乎華華封人曰嗚聖人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

曰始也吾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

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所而志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鵝若而投食而鳥行而無影

下無道則俯德就淵

不為非千歲厭世去而上德

化其生也夫行其死也物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無不之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五

三十一六七

南華真經評註



既而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功不能忘也。又奚識哉。斯乃不將問。勉見季微曰。魯君謂

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微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待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多物將往。特使物不止于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多物將往。特使物不止于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八

政自多投迹者眾。充足投迹。不蔣間。勉。勉。然

驚曰。勉也。正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趨。故因其自趨而福之。則雖福而非爲也。因其自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來。皆也。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洋然弟之哉。溟洋。自貴之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遜于

之爲兄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爲圃。吐壑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澆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

浸百吐。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于不欲乎。爲圃

者。甲而視之。曰。奈何。曰。擊木爲機。後重而輕。挈

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

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茲哀歌。以實

名辭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

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九

王應麟曰。言人能如此。則聖人亦不能其下也。



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子謂凡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止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說。而聖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一 莊子集注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子之說。不足以為全德。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澤池氏之術者也。以其昔今向古。其為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謀修古。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其澤池。稱不治也。豈以夫明白人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與澤池也。彼與世同。故而不自失。則且澤池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為澤池

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諱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手撓。願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而民各至其性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一 莊子集注

慮。不自不藏。是非美惡。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無自也。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願聞神人。願所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乃無光。此謂照。騰無我。而任物空虛。致命盡。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誰此患也門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

治之與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指原之與用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有

虞氏之樂塲也天下皆樂則虞氏之樂禿而施鬻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然聖人羞之

明治下者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不使

能非使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而民如野鹿

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非由知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行而

無迹主能任其自事而無傳傳教于彼也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木

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達修而後君親故俗謂世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三 三 揚藏書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傳於君邪

不為尊君親而反俗俗不謂之謂明尊

人本會居與于世則謂之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迷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不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

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愚世皆至愚方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

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

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謂惑者非有求

大聲不入於里耳其委巷之折楊

重擊則嗑然而笑人得噴則則是故高言不

止於衆人之心存性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三 三 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注

三十一

歸震川曰想出  
天外

歸震川曰以  
此作佛舍不  
言此文章本三  
外法也

歸震川曰此兩  
皆不相勝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志三 為藏書

以未曾用聖以二缶鍾感而所適不得矣信各自  
故不知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新嚮其庸可  
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  
釋之而不推即而不推誰其比憂無令得常時  
之今解也則相與之人夜半生其子遂取火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下皆不願為惡  
及其為惡或迫于非欲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  
自思復而屬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為積粉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蹈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懷中。穎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  
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鶴冠。指笏紳脩。以約其外。內  
支盈以柴欄。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矣。

唐荆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

肯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

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志三 為藏書

天道第十三

觀須以口讀  
一二語便不  
能為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之性而無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而無傷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則有時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  
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五十一

鏡也夫者其其而任其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澹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以帝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南華真經評註

歐陽公曰讀  
此字是學道不  
能為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流運則伊望之倫也  
何所不為哉故士上不為官之任則伊望靜  
而可尹矣家不為官之任則伊望靜而  
其業矣萬民不為官之任則伊望靜而  
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  
蟲猶無為而福壽也  
此無為也而尊  
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五十二

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無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故天和人而與人者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  
物而不為戾  
不為仁  
巧者明之遠耳無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  
巧者為之妙耳皆此之謂天樂  
故曰

三一七三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  
 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常無心故王人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  
 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物之心通矣通  
 則服不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  
 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謂(有)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  
 無為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  
 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主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  
 為千用者子然也子然者無事而有為于用臣臣  
 不而無事於用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  
 非上矣臣事上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  
 下咸得而無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  
 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六世 揚誠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六世 揚誠書

天地不自為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世下不能無為而代  
 明斷其理不得其理則天下其任而主  
 上因下復矣故嚴嚴其理而天下其任而主  
 無為矣世下之無為則用下之無為則自無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帝  
 王無為而天下功自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  
 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  
 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  
 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未學者古  
 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六世 揚誠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六世 揚誠書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異人，事然皆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明夫先後之序，則有物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十一 楚藏書

取道焉，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則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通而不和，理自和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大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復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物自任則原省已明而非次之。各以得性為貴性也。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天得之報也。天未極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于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仁賢不肖，稟情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必由。

南華真經評注

其名者，當其貴故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天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其後復先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十一 楚藏書

之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齊世事於上，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不廢窮民也。堯曰：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堯

三十一 七五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有子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間周之微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

所謂仁義者也故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愛而直前也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

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也世所謂

愛已此乃私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自是以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

於事又何傷傷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無由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中至而愛當義而止

之則係上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

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下而

棄妹不仁也無所畏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下而

積歛無崖言其下而老子漢然不應以

其言上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利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讓之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脫焉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物苟有

其質人與之名而非受有質故不以再受其殃

一觀一變若受之於心則名吾服也恒服服者

實俱果斯所以兩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服者

殃故能不受其容吾非以服有服則不能恒

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安之貌而目衝然出而類

頽然高而發之貌而口闕然之貌而狀義然持之貌

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動而持於發也機也機

也察而審非也知巧而視於泰泰者多於本性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王陽明曰老聃之教以道為本

仁義為本

秦則拙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以為不信性命於抱朴而為不信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知政所行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天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天下奮慄而不與之借而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利也而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遺禮樂性情也

至入之心有所定矣定于善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得彼情唯忘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世絕學去桓公請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歐陽公曰此夫一語不盡者哉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言古之學已滅于古矣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劉須溪曰每讀每歎能言者不能加矣陸秀夫曰此篇排比德則主靜治則無為是一篇主意分為兩段所以不覺碎湛甘泉曰讀此篇看他排比轉換文法不同便知他筆下不窮陸平泉曰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查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為精神流通則八官效能

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

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二十六 莊子集藏書

天運第十四 式三五百三十五字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

於所乎不爭而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推行是孰

轉而不能自止邪可知也雲者為雨乎而者

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被拂是孰問何故自問所以

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機事之

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謂其自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慈之謂也夫人

上足自處下附藏居內皮毛在外內外上下

早貴賤平其體中各體其養而未有親愛于其

問也然至仁足矣故五穀六族賢愚遠近不

大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

大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

歸震川曰天運第十四 式三五百三十五字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而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推行是孰轉而不能自止邪可知也雲者為雨乎而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被拂是孰問何故自問所以

歸震川曰天運第十四 式三五百三十五字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而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推行是孰轉而不能自止邪可知也雲者為雨乎而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被拂是孰問何故自問所以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也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乎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夫南行者至於郢其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於其後而前行以觀之至仁在遠也山仁孝雖彰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夫至仁若其節節則難不自謙也聖人難在上非有為也恐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樂於自適耳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王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自得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遺堯舜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自身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至願名譽并焉至願者通也得道是以道不渝去華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六 莊子集解

王制公曰勉強以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其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此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清天聽之間蠶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無極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而一不可行女故懼也初聞其聲之變不常非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無不周也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五 莊子集解

王制公曰勉強以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三一 七九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流之

於無止謂變而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後開然志儼然立

於四虛之道以疏無倚於楫梧而吟無所復目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物之其力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無忘之聲無忘此其至也復調之以自然之命

也皆自然耳故若泥逐叢生混然無係林樂而

無形至樂者通而已道布揮而不曳自幽昏

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居於窈冥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物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

非謂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命者莫不

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樂足非

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通故有焱氏爲之頌

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

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感也此乃樂

歸家川曰至樂無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篇藏書

樂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也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爲愚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大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齋齋者取

而焚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

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寐焉廢棄之物

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祭之間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息且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篇藏書

歸家川曰至樂無言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者宜變故因物而具無所係焉斷不勞而有功也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于合時宜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爲非此則以爲惡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

盡去而後慷慨古今之異猶狙狙之異乎周公

也故西施病心而噴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噴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也夫西施之美西施自一而不可兼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流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

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奇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獻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分名之實則外無正而不行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奇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獻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分名之實則外無正而不行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無主于中則無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

取多取而天下解也仁義先王之遽虛也傳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者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世而過去則

矣若無滯而餘于一方則見見則生而生而

以遊道達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逍遙無爲也有為則苟簡具養也且從其簡不

貸無出也不貸者不相已以爲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任之則真采也采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真則色不偽矣

南華真經評註

三十一 八一

論其川口至而  
非虛也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所以非自累而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國也操之則慄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國也

舍之則悲舍之非者操之則性命喪矣所以為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故中不發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物物加之物小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助之以解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聽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又奚保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為仁義以趨無由得也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自然各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是者忘名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舉不若相忘於江湖新乃忘仁者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論其川口至而  
非虛也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視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俛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老聃曰小千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千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堯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堯堯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不至乎孩而始誰謂人言其義成也則人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其心鏡于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小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

殺盜非殺谷自應此殺之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不能大齊而後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

百代之流而會于今之變其弊至于欲者非

禹也故曰天下見言聖知之迹是以天下大駭

非則天下而天下必有斷亂

儒墨皆起此乃百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之

以女為精而上下特逆者非作始何言哉於聖

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

而亂莫甚焉必弊三王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

故世所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故世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履屐之

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

安子貢本謂老子謂三王故微同三王十五

安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王則失

其所以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莊子藏書

南華真經評注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今于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

之人事則以自然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為風六轉為迹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以相視

以鳴聲相應俱不待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理不可勝極

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遠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故至

順而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者無自而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各長久矣夫立不與化

為人而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

六經以說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為人已

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

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有

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

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莊子藏書

三一八三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  
有弟而兄弟人情物理遠之世態人  
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  
之

丘瓊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  
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  
化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二十六 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此篇明曰曰天  
名曰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危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一 揚藏書

秋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  
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間服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道遠  
也然此皆各自得焉能所不聞哉若夫使萬  
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其此山曰清

無江海而問不道引而壽自然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故自非有若自之則不故其志矣澹然

無極而眾美從之若此則已則不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物而為物自生者天

人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夫安其無為也則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夫平易則恬淡矣夫恬淡

則平易矣夫平易則恬淡矣夫恬淡則平易矣

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與正

理俱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其形不流者其德

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而運其死也物

化故其德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無心

而後動也夫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也

而後動也夫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也

與故循天之理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于遠

天無物累物無人非與人同者無鬼責自得

故無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所惜也夫不思慮則

不豫謀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信矣而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 刻意

三 楚 揚 藏 書

子則曰其神

不期用天下之自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無其魂不罷有欲無恬淡乃合天德也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虛之至也夫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則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富水之性不雜則清真動則平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夫天德者無

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常靜一而不變當上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夫精神四達竝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天地之極應

神者故若足矣若足而有落天化育萬物不可

為象所有其名為同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而不離于外則與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 刻意

三 楚 揚 藏 書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情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守也

不流其精其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所以不虧其神則

參備乃至純也所以不雜為素則雖兼守服委

倚于有非作之體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

之質而雜于外飾則雖大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而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

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

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

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

充孔孟之為脩伊傅之為治巢許之

為聞老彭之為壽以迹觀之似一不

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

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

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

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

簡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

淵莊子中最近時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五

緒言第十六

緒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以治學復性命之本  
所以求者愈滑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  
其其道也 謂之蔽蒙之民者夫蒙蒙  
而方復復思以承明謂之蔽蒙之民者夫蒙蒙  
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夫而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  
不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恬無以  
其性知而自得其知則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知而自得其知則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理之分也夫德和也道理也初故無不得德無  
出他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六 繕性

不容仁也 無不容者非為仁道無不理義也無  
理者非為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  
不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中而還任本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  
其 則物必失其性也 以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  
則物必失其性也 以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  
焉 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 鬼神不擾 四時得節 萬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七 繕性

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在其已  
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 莫之為而常自然 物  
故 遺德下衰 德之所由上衰者由聖人不  
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 釋而不推 順之曰德 德又下衰 及神農  
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所安而曰德 又  
下衰 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 濛濛散朴  
聖人無心 任世之自化 成之皆德 昔堯舜也 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 道能使世得理 故堯舜王之  
迹與世俱遷 而聖人 離道以善 善者避于道之  
之道未始不全也

三十一 八七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德也

也貴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也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蔽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

以息也而速也以求一愈得速愈失一斯大謬

矣雖後起身以明之聞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大謬

則反一無迹性自昭然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此不能則深根寧極而待世有事人

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畏也此存身之道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已不以知窮天下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道

固不小行坦途德固不小識然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其志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

有外物可得故不為窮窮者之在身故不

為窮約趨俗然而得不其樂彼與此同謂軒

冕故無憂而已矣亦無今寄去則不樂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

外易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其謂倒也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覩

世與道交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

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為

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

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拔者是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

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

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湛甘泉曰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去以

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

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

與孟子所性分定大加不加窮居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不知失則人得而知矣世世不與者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世

十 三 馬 藏 書

南華真經評註

秋水第十七

二十一 百二十字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  
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  
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  
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  
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一 三 馬 藏 書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非海若曰井鼃不可以  
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爲  
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  
生而安者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也天下之水莫  
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  
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三十一 八九



大者不為實中  
明所不盡下細則有所不明而足且之所不達  
如無形而不可圍者數  
夫精小之微也擇大

之殷也故其便大小異故所此勢之有也形而  
不可圍則無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如矣  
故不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  
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大  
無也故求之下言意之表而人是故大人之行  
手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五 莊子藏書

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不  
多仁恩無愛而不動不為利理而利而不賤  
門謀任其所能而位當于時月貨財弗爭各使  
不多辭讓適中事焉不借人自任不多食乎力  
足而不賤食汗無欲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  
不多辭異自任而為在從眾所為不賤佞諂  
自然世之曾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下足以為辱  
外事不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同也聞曰道人不知功名時物矣故不問足則至

南華真經評註

德不得得者生乎失也物者大人無已而己約  
分之至也物之以至其分故曰也河拍且  
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大小甘海若日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此世世者道也所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則其所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梯米也知毫末之為自由  
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是也所小者無餘也故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五 莊子藏書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性以辨小則天地釋求無  
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則則差數相如  
可勝察也不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  
也然彼我相與而為屑齒屑齒者未嘗相為而屑  
士則齒與齒相與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  
功而思夫相與之患惡之愈勤而為得滋甚天  
下失等而情性彌淳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然則何貴於道邪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有有意乎生或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適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機故不以外傷內不以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濕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能若也非謂其薄之也不使犯之亦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寧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八 三 鴻臚書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感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德人任知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臆躡而屈伸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八 三 鴻臚書

無以得功名所得者常分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馮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九 三 鴻臚書

德然而自得矣達志之簡明之鑿或能或不能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動故萬物無動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達其天機無所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九 三 鴻臚書

南華真經評註

三一 九三



所為乃心則便  
以爲大勝也  
印之謂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矣此乃聖人可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  
弦歌不假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特明時命之固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  
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有所知  
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二十

三

之勇也聖人則無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通

達矣故雖匡陳矣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墮

公孫龍  
魏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三十一

三

井之甕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樂奈何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甕之崖赴水則接掖持節蹶  
泥則沒足滅趾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東海之鼃左  
足未入而右膝已聳矣明大之不遺於是逸巡  
而爪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  
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  
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故自失夫且夫知不知是非之京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查負山商鉅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按各有身不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甕與且  
彼方眺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  
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及於大通言其無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

莊子曰至者之廣大

所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往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子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三十三 莊子

莊子曰適者至也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世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梁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得兵莊子往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皆好不自足莊子與惠子遊於裘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

莊子曰知魚相也

莊子曰人曰魚何者其相也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此問相非而不可以此問相非也見子非魚而可以知我之非魚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合其本言而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也非其相也而云安知魚樂者其相可知也吾之所謂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以相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三十三 莊子

其志也其能因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也其相也其足相妙耳

李一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為兩者之蔽耳

諸理齋曰此篇問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

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  
 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主於文字奇  
 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歸震川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  
 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  
 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三十四 莊子集注

至樂第十八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今  
 至樂無狀將以為無樂邪身以存而無樂今  
 奚為奚拔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  
 任其所遇者乃全耳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為憂以思  
 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知其形者夫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夫  
 其形者自得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  
 於身中而已憂不死何之若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  
 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後能忘憂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樂也 烈士為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善則過當  
 故不用濟 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唯中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三十五 莊子集注

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報。昔。今。俗。之。所。為。與。其。所。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其。所。樂。  
 乃。不。避。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也。無。依。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  
 為。之。樂。無。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俗。以。鐘。鎗。為。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  
 是。非。者。各。自。在。則。定。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二十六 三場藏書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  
 時而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芒  
 乎芴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萬物職職皆從無  
 為殖皆自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有不人也就無為哉得無為則無莊子妻  
 死惠子平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慨然寢於  
 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未明而哭已達而止所以謂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二十七 三場藏書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  
 之楚見空闕體體然有形數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闕體

性而臥夜半獨覺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  
 之說乎莊子曰然獨覺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姓之子獨覺深頌覺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昔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  
 謂者生時安生時安死時安死生之情既類則  
 齊則無為富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  
 問皆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  
 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之而已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疑人神農  
 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之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之內求非感如何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

樂其太平以為鴈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糈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其之深林遊  
 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隨行列而止委蛇  
 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其好惡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名止  
 其情名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  
 條達性常  
 之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未嘗定在(種)有(德)數不可  
 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  
 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背也化而為蟲  
 生於龜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撥鵲撥干日為  
 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食。隨。願。幣。生。乎。食。隨。資。視。生。乎。九。欲。皆。內。生。乎。  
 腐。蠅。子。奚。比。乎。不。算。入。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朱樂圃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徒古殆難奏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為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三十一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莊子外篇

晉 郭 象 子 玄 輯註  
 歸 有 光 熙 甫 批 閱  
 明 文 震 孟 文 起 訂 正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以。知。之。所。無。也。  
 也。表。事。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生。物。也。生。之。來。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悲。夫。世。之。人。以。  
 為。養。形。足。以。存。生。而。獨。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死。地。復。厚。則。世。奚。足。為。哉。而。任。之。放。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什。事。奚。足。棄。



歸震川曰又案

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為而不得道成故  
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疴僕  
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觶深之  
淵津入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若乃夫沒人則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駕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也習以成性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遂若自然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故視舟之覆于淵猶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覆却多而猶不以惡往而不暇皆所  
也取以无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愈重則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田開之見周威公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務中適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歸震川曰又案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始而觀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  
也論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其  
也內矣而及人之無出而陽之此過于出也  
立其中央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歸震川曰又案

名極而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十殺一見便大畏之至于色欲之害動祝宗  
人女端以臨牢筴說疑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孫安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女為之乎為疑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  
錯之半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服楮之上聚僕之中則為之為疑謀則去

歸震川曰又案

南華真經評註



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疑者何也欲解則身不  
 問人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窺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六 三 揚藏書  
 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萋野有彷徨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  
 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翻  
 桓公釋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  
衆生者不明也思去紀消子為王養闢難十日  
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消子為王養闢難十日  
 而問難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七 三 揚藏書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此章言養之以至全者 孔子觀於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人與汨偕出齊也同伏而湧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七 三 揚藏書  
 出者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備能  
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梓慶削木為鐻  
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為鐻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而侯見而問焉曰  
 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歸震川曰成莊  
自然也

警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  
時也無公朝觀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消  
性外之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井則以天合  
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與與物之  
是鬼神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  
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八 莊子

歸震川曰莊子  
力

求焉故曰敗不可通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  
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極之  
巧巧任規矩也志足履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  
百體皆適則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于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適而安故始乎適  
而木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謙適者適有孫休  
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世世質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歸震川曰不在  
巧力而在機也

歸震川曰莊子  
之說

南華真經評註

歸震川曰成莊  
自然也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  
其肝膽遺其耳目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凡非真性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足  
謂為而不恃非性自為耳長而不宰耳非其自長  
長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其而九竅無中道  
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九 莊子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感  
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  
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  
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  
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歸震川曰莊子  
世

德管之若載。應以車馬樂。蛇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過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

專要能忘次論昧所養者然又在社

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

至人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十一 三篇藏書

山木第二十二

隱明曰章以名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木

十二 三篇藏書

歸震川曰不能才不材能無所

徐謙曰極浮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此未充其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此。未。充。其。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亦莊子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市南宜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除其患。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三 莊子

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欲令其身若其南越之國。而任其自化也。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志其本步。而人人自足。其生可友。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樂其死可葬。言可葬於其始處也。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君曰。彼其道遠而險。薄除其胸中也。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侶。形。侶。謂無。居。子。之。謂。無留。居。子。之。謂。以。為。君。車。與。

南華真經評註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無糧而足。謂君之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觀則民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于故有人者。累以爲已。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者爲人所役用。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無有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理。其于虛。非已。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非敢假設。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三 莊子

此子解者以爲厚辭之。其意實超之。請參卷末。 隨云川曰。去累。虛已。可。是。安。齊。

齊川曰于

也。事者聞之既離既復歸於朴。運用其性也。何乎。其無識任其神儉乎。其息疑無所萃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從其彊梁。來者隨其曲傳無所困其自窮。得不得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無損而況有大塗者乎。秦然無就則天下之自為斯大通。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于好惡耳。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四 三 鶴藏書

齊川曰于

鳥也。粉粉然。狀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弘大針。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又心無宿條。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以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乎小異。則與衆為近矣。混然大同之迹也。將奇言以遺。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墜。名成者虧。恃功者未之嘗全。

揚川曰于

齊川曰于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五 三 鶴藏書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成。道流而不明昧然而居。得行而不名處。此行耳非由名而後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削迹拍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無情乃。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取于廉人。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于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相救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蘇家川曰世受  
皆科合守道人  
自居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也小人甘以絕絕其利故也可可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王肅任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率率情不矯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甘而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六 三 鳩 鷓 書

繫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遺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構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晒呢也遺時得構則申其長技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

蘇家川曰世受

南華真經評註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無受人益難不物之始無始而非卒也始者于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人與天一也然昔自夫今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然昔自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在其自則則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柱不行天地之行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七 三 鳩 鷓 書

運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借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之則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斯在皆安不以損為損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棲止于形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故曰鳥莫之致毀廢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鸛鵠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賜雖落其實棄

三一〇七

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  
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兩。况之至。人問此鳥之所以精知也。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使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不為而自然。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能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

陵之莢。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願。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蹞步。執彈而畱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于彈。而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真性也。今見利而忘之。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亦欲于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物亦有欲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八 三 揚藏書

韓康曰此與戰國策同不及者又彈也後故也作六如西向皆當而不盡之意如林強而置是也此隔妙在相彈而走

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于此世。而親於濁水而迷清淵。自見幾。忘反。墜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人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令。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氣。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下故每言言以出意。乃變仲尼。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恃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九 三 揚藏書

莊周曰栗林虞人以射獵為事。如莊周

貧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布。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也。人貌而天，雖與人同，虛緣而葆真，物故順不。清而容物，夫清者，忠於天，索今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已而物邪自消，無擇

劉瓛漢曰：數稱，隱隱而有美也。不待令人說而天，天即上真字。緣已至矣，故曰不必再說。大體與此，總其有與有此。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甜而不欲言。其近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真也。夫魏直為我累耳。知王貴者，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言見我。



是必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解其步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有斯飾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如其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我往意已達無顏淵問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三 莊子藏書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衰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莫速其死其死之有衰則心死者，乃衰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西極，萬物莫不北方。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見功是是出則存，是人則亡。不見竟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隨謂之死，待謂之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大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心，無日夜無隙，新也而不知其所終，為死也，薰然其成形，又奚得哉？知命不能規子其前，丘以是日徂，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面也故雖就臂相守俱往故曰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面也故雖就臂相守俱往故曰徂不能令侍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三 莊子藏書

今人未嘗以此為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馬之遺肆耳，無車馬，有求者之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夜也，有見也，言女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育之？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女服吾也，亦甚忘，與聖者有得，皆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

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朽木似遺物離人而立

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未

有而後有故遊于物初然後孔子曰何謂邪曰

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神足必求之于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見其形莫見為紀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日有所為未嘗而莫見其功無功故生有

所乎萌萌于未死有所乎歸歸于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窮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手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無美至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

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死生亦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變而不

夫大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

常

兩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不

樂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

於變所貴者我而我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解謂孔子曰

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猶醜雞與醜雞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于老聃猶莊子見魯

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主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

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卷七 田子方

二十五 莊子藏書

三一 一一

蘇頌曰其言皆然然論者謂曰將死生不入人心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備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于內者百里奚辭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

蘇頌曰其言皆然然論者謂曰將死生不入人心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所求常釣也其于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夫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孟公曰其言皆然然論者謂曰將死生不入人心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與衆務則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七

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未悟之明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發之適矢復沓去也箭過方矢復寓寓方去未至的已其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逸趨足二分垂在外揖御

冠而進之御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揮斤窮極故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不能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今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真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

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無係立同彼我則在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非陽亡在我非獨存也

暇至乎人貴人賤哉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

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相士造矣故其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名不足以友干人也

南華真經評註

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存皆可得也楚王可故不恨已為物而放于自得之地也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之夫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于心之所為存矣雖然無存乃亦不足也

陸鴻漸曰不假言說不假脩為要真有所存歸震川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循委順之理遊無為之境然知德者鮮矣無累無緊無事為先定其神志得失達存亡至矣

至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日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聞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

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言之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德不可至

不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隱隱則曰以道  
謂焉知謂無為  
謂日子欲有問  
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  
服則安道何從  
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  
答也非不答不  
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  
狂屈狂屈曰嗟  
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  
聞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  
帝曰無思無慮  
始知道無處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一 世孫藏書

詳方山曰華  
意人必深切  
明而後已

無為而無不為也  
物失其所欲復  
歸根不亦難乎  
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

無為而無不為也 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天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始

死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乎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後之

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二 世孫藏書

詳方山曰知  
意人必深切  
明而後已

詳文公曰使  
言必窮乎問

無為而無不為也 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天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始

死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乎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後之

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其誠必愧于知  
使其精神發于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聖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大

聖不作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象乘其

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物已

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

已自方未有為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

其根者後莫知其內計六合在無極秋豪

存焉六合為巨未離其內之中則陋矣秋豪

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猶然不形而神昭然

神不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

故不知其可以觀於天矣與天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觀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

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化舜問乎丞曰道可

陳其翁口誦  
也似老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三篇 鴻藏書

魏鏡山曰但看  
天地之委形也  
便是超然

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

者非汝所能有也唯然而自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就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

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

耳非汝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而蛻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味來故不知也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望陽德運動耳明斯道者孔子問於老

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

而心潔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

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

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備形本生於精

皆由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卵不能易性而生明神氣之不可易也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于天地

之間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

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枝僊思慮倘達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三篇 鴻藏書

日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非而性全  
 而精神定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自然耳非道能使然  
 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荷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  
 矣簡集知甚而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公而已  
 淵乎其若海容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  
 乃無窮之運量萬物而不賤用物而不復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于萬物皆往資焉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一 馮誠書

不賤此其道與運物故我不賤此明道之  
 日此其道與言至道之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無功無功乃足循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無所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敬然自放所  
 將反於宗末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桀之是非死生皆未足殊果蘇有理何與不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然其知慧自相齒且  
 從而聖人遭之而不違應所過之而不守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謂偶和合帝之

劉理漢曰

所與王之所起也如斯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  
 之過御忽然而已乃不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  
 然溘然莫不入焉出入皆時化之謂耳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人類悲之類  
 悲解其天洪墮其天表也紛乎宛乎魂  
 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不形之  
 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是人之所同知  
 也形而反形之所以多賤非將至之所務也  
 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  
 則不論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無值闕死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  
 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名所在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稭稭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  
 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  
 每下愈況愈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一 馮誠書

劉理漢曰

三十一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汝唯莫必無  
既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  
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至道若足  
大言亦然明道不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

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若道有則不能窮極咸也故同合而論  
而後能曉然無懷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間乎此皆無寥兀吾志寥兀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  
焉則理未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吾已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六 三揚藏書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于知耳不為  
常理也其彷彿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為問者虛無之謂也人知遊于物物者與物  
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而明物之  
在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明

南華真經評註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  
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柳杖  
而起曝然投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曰天

知子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  
子之狂言而死矣夫自看吾已下皆以至言為  
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

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知通非言之所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無名也於是泰清問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七 三揚藏書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  
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三一 一七



許石誠曰只是形名不可見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  
由于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不見之域而後  
至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其形形道不當名  
有道名而竟無物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應則非道也不應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道無問問無應而歸于自  
問之亦終不問也  
然也乎去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實無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以應者外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八 三 葛藏書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大虛若夫楚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  
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于道絕之則夫  
者其唯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不學矣  
焉捷鈞之輕重而大馬曰平巧與有道與曰臣  
無委芒之差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九 三 葛藏書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惟則非  
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言天地常有乃非求失問而退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  
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亦  
為物變于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  
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疾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  
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死生有待邪而足皆有  
所一體死與生各有先天地生者邪物物者  
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  
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  
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  
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  
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

真西山曰其文多如此故筆已不足為典

應謂川曰兩條  
下兩句其多  
事也其有外子  
其及類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一 莊子集藏書

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物之自然非不使然也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爾故恩流顏淵問  
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以心順形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使形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安化安不  
化化與不化皆任安與之相靡自化耳非將迎  
順之必與之莫多則足而止狶韋氏之圃黃帝  
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去無心而順化  
乃聖聖之所遊處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  
今之人乎覺和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聖  
人處物不傷物也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順至順故至  
樂與山林泉壤未善于我而我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哀樂之  
來吾不能禦其去那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  
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二 莊子集藏書

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任之自無知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名大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皆得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由知而後得者  
蘇頌濱曰此章人名地名皆假為之者大旨  
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較前老子知  
者不言等意  
湛甘泉曰以不知為真知以有窮觀無窮  
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為無備立論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三一 一九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晉 郭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知者知也與居難也執掌之執掌之

為使執掌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澀然異之異其稟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非由知也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一 三 揚藏書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物不微為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鮓鮓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礙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夫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于利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無刀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混然一之無舉賢則民相軋將矣其

尚任知則民相盜夫為以求生非盜如何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証畫為盜日中允陘無所吾語汝大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二 三 揚藏書





之不助于物，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以而不可  
 其負也，持明不見其誠已而發，此其每發而不  
 持者也。持明不見其誠已而發，此其每發而不  
 當發而不由，此業入而不舍，其分由每更爲失  
 當發而不由，此業入而不舍，其分由每更爲失  
 爲不善乎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則顯無愧，無心券內者，行  
 乎無名，內者行不用于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自  
 以益期欲損，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  
 志乎期費者，唯賢人也，既而販賣也，人見其

跛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與物窮者，物  
 入焉，窮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有容外而取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  
 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能容則去也，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  
 他兵，莫替於志，鑊錐爲下，夫志之所履，莫大疑  
 也，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  
 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于五藏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乎

南華真經評註

備者，其有以備，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則其死不久，出而得是  
 謂得死，不出而無滅，而有實鬼之一也，性矣，雖  
 其于鬼，所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  
 雖然無懷則生，出無本，非有本，人無發，有死  
 非有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則有所出  
 而無窾者，有實所出，無窾發以出之，有實而無  
 乎處者，字也，四方上下未有所處，有長而無本  
 則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無極，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人，人出而無見其形，然自爾無所由  
 故無所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始，名也，謂天  
 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自爾未有爲之者  
 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使有名，耳竟  
 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  
 無門，有不能以有爲有，夫有之必自存，以何有之  
 所能必出乎無有，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  
 無能爲有，而無有一無有者，遂無則有自生矣，無  
 所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者，遂無則有自生矣，無  
 明聖人藏乎是，而不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非可

三一三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庚桑楚 九 三 揚藏書

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  
 之乎。以死爲反也。還也。是以分已。然已分矣。其  
 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  
 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族然已非一  
 也。則向之三者。有生。職也。披然曰。移是。然已  
 已復差之。有分。則各是其所。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  
 也。是無常在。故曰。移言移是非。所言也。所

已著于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  
 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故試言也。服  
 者之有臆。咳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僂焉。僂謂爲是。舉移是。以養  
 屏。則以僂。養其無。度則寢廟之是。移于屏  
 爾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  
 則均耳。講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無時非生  
 生則所在。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以乘是非  
 皆本也。乘是非者。果有名實。果各自有。因以已爲質。質  
 也。物各謂已。是。使人以爲已。節是。故莫通。因  
 以爲是非之主。使。使人以爲已。節是。故莫通。因  
 以使儉節。當其所守。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庚桑楚 十一 三 揚藏書

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能適所。移是。今之  
 人也。無非所移之有。是。螭與學鳩。同於同也。同  
 所同。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以謂之。兄則  
 以。無所辭。謂之大親。則已矣。明。故曰。至禮有  
 不人。則不相。謝。謝。乃禮之至也。至義不物。各  
 其宜。則。至知不謀。非自後知。至仁無親。譬之  
 有。心也。而。至信。辟金。金。玉者。小信之質。徹志  
 之。執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  
 動。謂。之。爲。此。乃。真。爲。非。有。爲。也。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動  
 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  
 之。謂。治。動。而。故。名。相。友。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  
 之。謂。治。彼。則。亂。名。相。友。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

謂其言中味  
能自安于其味  
則能自全其天  
若人則不能矣  
未也知巧自理  
矣

得其實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則善中  
則取譽矣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于天也  
謂之全人也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能守身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任之斯而  
謂工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物必逃之以天  
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好各得則送將安在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十一 三篇藏書

也介者撝畫外非譽也 畫所以歸容貌也別者  
以好醜在儀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于生  
故不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之所惜人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 自然為天人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  
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依形為胥靡而獨同  
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 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 此故是無不能無有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 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 至靜于不得已則所為皆實功

南華真經評註

故聖人以斯為道 豈求  
無為于恍惚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

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為為宗使人不得

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脩身俟命次

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

言遺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十一 三篇藏書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八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日先生病

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香欲長好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

目病矣皆欲好惡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

侯超然不對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

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目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林

若卸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

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避哉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璽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

啓齒是直樂錫以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性之所本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以無思

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遷踉位其空

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

歎其側者乎得所至樂也夫莫以真人之言

警教吾君之側乎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

而善久得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食芋栗厭蒸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

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

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

之無性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如此連天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夫神者好

和而惡私與物共者私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  
民之始也愛民之遊為民所尚為義假兵造兵  
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說與說與則其  
可得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之乃成耳凡成美  
惡器也美成于前則偽生于後君雖為仁義幾  
且偽哉耳未肯為真也形固造形偽形必作  
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常然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錮壇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五 莊子 莊子

宮步兵曰徒節不當為義愛無藏逆於得得中  
則夫無以巧勝人令其甘而甘各無以謀勝人  
幸其真知而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指夫殺  
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不知以吾為善若  
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  
能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  
兵哉甲兵無所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  
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莊子曰去

南華真經評註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  
而物迷矣欲之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  
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  
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事乃可以為天下也子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脊病有長者教子  
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今  
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六 莊子 莊子

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夫為天下具過自故  
為而民自比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之事事由雖然請問為天下必自道也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  
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分以通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無  
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  
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  
而索物于外故亦以所樂風之招世之士與朝

莊子曰去

三一 二七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  
 兵華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賤士之不同若此  
 易具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其志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非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而得所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權勢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此皆  
 通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七 莊子集注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大則各有用矣是以順馳  
 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能守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謂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  
 謂之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惠乎曰可莊子曰  
 可乎若謂誤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  
 矣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非而自是者非  
 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

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寒鼎  
 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謂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常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未始異於聲而  
 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音之君已  
 同應同此未獨能為其事也且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六 莊子集注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其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  
 也也適于便哉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關  
 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為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  
 不能遠索遺其器類而亦未夫楚人寄而躡關  
 者自投于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六 莊子集注

南華真經評註

闕未始離於眾而足以造於怨也冬岸也夜半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

之無目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

逆平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南華真經評註

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睦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九 鮑叔牙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

登平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攫揅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疾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南

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三十一二九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一 綦毋稽

尼之楚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必古之言者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言者無言其所則難言出於口故為未之言言於此乎言之

今將于此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

兵願有喙三尺

稱長凡人間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

言之辯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雖無方然德

其大歸莫過于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至如何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

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舉故因故海不辭

東流天之至也

明受之無所聖人非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況然生無爵無名

死無論

已故雖論而非已有實不聚各知足

不立

功非已為故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以善吠為良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竺錫藏書

為大乎夫大愈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乃得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

大備矣非求之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如其自備者不令已而求反已而

不窮反守表理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大人

之誠不為而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

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安何足以識之而相祥耶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鴉生於

突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不有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

於地隨所適于天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怪怪與也循常任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斯不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行而無怪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留缺遇詩由日子將奚之曰將迷堯曰奚謂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中尚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舉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若且假夫貪貪者器可見則夫貪者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假斯器以獲其志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仁義各出其情則其譬之猶一規也規則也其則有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

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真形貌宜知我之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豕是也擇疏解自以廣官大圃奎蹄曲隈乳開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就世之才而倫安卷婁者舜也舜一辨之別者皆豕豕也羊肉不暴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與凡人故耳目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反長而矣是以神人惡衆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衆自至耳非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之所以有天下出于不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于其則象澤以目視日以耳聽

南華真經評註

三一三一

歸家川曰無言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若然者其平也經未能去絕其變也循未能絕迹古之真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古

歸家川曰無言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夫各隨其所居耳千生為藥也其實董也枯槁也雞靡也禾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礙非其時則句踐也以

歸家川曰無言

甲橋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五 鷓目有所適

歸家川曰無言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有時而失故有時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歸家川曰無言

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相矣而恃源而往者也不自覺恃源而往者也不故水之

歸家川曰無言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則止千分所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歸家川曰無言

於殉也殆有意則無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任其天然也草製也前

歸家川曰無言

不能忘知則禍其反也緣功功不修而成其果也待久不果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實爲有其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不知問是也不知問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曝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六 鷓目有所適

歸家川曰無言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之用其

歸家川曰無言

大定持之真不能則自定故持盡有天然者循有照循之則明真有樞也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歸家川曰無言

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無方而不可以無崖其分韻滑有實萬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

歸家川曰無言

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無方而不可以無崖其分韻滑有實萬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

代各自有故而不可以虧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推而揚之闔不亦問是已矣感然為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以不感  
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感若此也夫感不可解故尚  
解感復於不感是尚大不感夫感不可解故尚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  
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真西山曰勞人損已驕人損已近君反為災  
人歸反為苦總不為物所撓為真不  
感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七

三

疊嶂爭奇巖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  
目長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  
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徇方黜聰明  
巧知收斂忘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  
冥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  
已惟達觀道則至矣大矣

南華真經評注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闔休彭陽曰公闔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獨斃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彭陽之進相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文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若夷節

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非相助以德相助稍也

形名任知以于上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二十六

三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足于所遇不

以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其達也使王公志

爵祿而化甲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

高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物不自苦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矣豈待言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三一三三三





韓其物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自然也若無死無生無內無外無敵我則魏瑩則歲日之計除也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

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

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有兩角而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窮也

南華真經評註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遊所

達謂今四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

海之內也若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

物耳有限則不開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

雖復天地其在無窮之中皆長如也况魏中之

梁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憫然若有亡也自辱所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

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猶一映也曾不孔子之楚舍於城丘之漿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自藏於

醉不枯腐其聲銷損其志無窮現是共口

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心與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是其

中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丘之著於已也著明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楚威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楚威王

三十一三五

韓愈曰得道者遊世

者其於使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不如舍之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夫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未嘗不盡其分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糧之功其分不至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遂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三 莊子

之所致也若各到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其極則何患也性性莠欲惡傷正性蒺藜始萌以扶吾形形則神氣欲惡傷正性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此鹵莽之報也漂疽疥癩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至分其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好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可謂已乎其榮辱立然後觀所病其所謂榮辱其所謂病聚然後觀所爭富貴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子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君莫之失則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君莫之枉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而愚不識也故爲物所矚則其性離大爲難而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四 莊子

不敢爲物所勞重爲任而罰不勝則皆勝其塗而誅不至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其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上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謂之以非也情之變然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自然故其見也

韓愈曰有分則無分別

能觀其生...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六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

不獨知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特物以知而自

有其知則物不若已乎且無所逃使則有

身無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深然者天仲尼問

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猶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

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

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公是

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浴而浴男女

此也史籀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饋焉

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

也我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 希章曰夫靈公

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不馮其子靈公辦孝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

技來卒可知也足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

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謂丘里之言大公謂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

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

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入者大人之化也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

得其故民無遠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競所以

能合五學而齊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一萬物而莫不異也

味者自有故能常有若李無

之而由天賜則有斯而廢

故國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脩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

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各自為故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

變化故無心禍福淳淳流行至有所拂者而有

所宜彼或以為宜于自殉殊面是亦不能靜也

正者有所差或差于此者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五 三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六 三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三十一三七

言言下直聖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遺足乎大公  
天下可知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就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  
而及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太通物無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名已自有矣故乃則若以斯觀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名之類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  
猶至焉雖有名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莊子集藏書

物之所生惡起則此者或謂大公謂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  
 之相照照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猜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于自然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友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  
 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有彼言知不  
 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履不原其所起皆自

同無所此議之所止極子自謂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謂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  
 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  
 可圖言言也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而過去或  
 使則實實自莫為則虛使有名有實是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二 莊子集藏書

居指名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于言意來生不可忘然  
 也理不可觀近于身中或之使莫之為  
 疑之所假此二者世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又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  
 終始如日使然也道不可有不可無道故不能  
 者常自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或

歸震川曰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使則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之則言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意莫為而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于自爾非

曾南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

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歸震川

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字  
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  
別八論靈公未陳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晉郭象子玄輯註

歸有光熙甫批閱

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荏弘死於蜀藏其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三十二 歸震川

三年而化為碧謂其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  
通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所謂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形則隨形  
所遺而陷于憂蟻蟻不得成於之愈重則所在  
樂左右無宜也憂蟻蟻不得成於之愈重則所在  
不得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者慰啓沈屯  
非清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其眾人焚和  
存遺則其和焚也存遺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大而不勝則

三十一三九

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惟儂然無終道影莊

周家資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其言當理無小苟任公子為大鈎巨

鑄五十倍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日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鉞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二 莊周藏書

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擊其

頰儒以金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

夫先王之陳述也其其人道不虛行故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備

上而趨下長上而趨下也未僕而後耳耳却近後視若

警四海觀之備然似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遠形去仲尼揖而

退其言也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世為之則其患萬抑固窶邪亡其略弗

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妄而皆惠以歡為終

身之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

進焉耳言其易退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之

也謂與其譽竟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三 莊周藏書

蘇州日知錄

問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謂之則全聖人跡踏以與事以每成功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終不可載故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于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烹之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四 三其藏書

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稱如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而不可動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無情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去善而自善矣與能言者處也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蘇州日知錄

南華真經評註

蘇州日知錄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手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聖德其內富事而外已言其外以觀事精莊子精則事通外則內用而須之理然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得也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其能任其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五 三其藏書

而無以相賤所以為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師而學其尊古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天孰能不波乃平派也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所往為正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彼教不學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不而用我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跖則眾害生也

三一四一



韓昌黎曰此言  
無之為用

之有知者侍息凡根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遇故知侍息息不侍知也然知誠之用得已之由人非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人則顧塞其竅無情任天胞有重閭關空心有天遊遊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修德者遇其當故名溢乎暴大禁暴則謀稽乎諛諛諛急也急而知出乎爭平在則榮生乎守也官事果乎眾宜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六

三

劉涓子其狀  
其分歸不注次  
各有深意

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皆誠可以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非不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有然不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問焉即聖人也聖言其內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演

韓昌黎曰此言  
無之為用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蔡氏而考其與遠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毀於窾水諸侯甲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性運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十所聖無

歸震川曰徇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釣利者有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為高行貴在得意忘言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七

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

七見 見 卮言日出 非持故也 和以天倪 非持故也

寓言十九 借外論之 言出于已 修多不受

親父不為其子媒 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非吾罪也

之罪也 已辨信而信者猶不受齊之與已

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互相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異說其所取是必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者

期年者 是非先也 年先矣 而無經緯本末以

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 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其信 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 固以曼衍所以窮年 夫自然有分

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 其言則彼此是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寓言 八 莊子內篇

故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 然而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

於然惡乎不然 於不然 惡乎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自然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

所以然物固有所可 各自自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孰得其久 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 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 原其氣則一始卒若環 始者于

倪也 夫均齊者豈安 莊子謂惠子曰 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 與時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則後

九非也 變者不停 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力之所為 故時任

孔子云 夫受才乎大本 復靈以生 其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寓言 九 莊子內篇

而已皆使人心  
服不遠以定天  
下世人已其平  
不可得見言不  
從及也

如而不復其本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  
靈則生亡矣 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能用利義  
之耳故無不當而本之言言本之言爲也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陳用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使人乃以  
惡是非利義之陳本始出吾口也 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 所以宣心故  
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諱敢已  
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故無不及 曾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也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魯書

野萊川曰無所  
絲係則無衣而  
整約一觀也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也請參仕以爲 曰既  
已縣矣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養  
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責與 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親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彼無係也  
茶麻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基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利也 三年而  
從不自 三年而通 我通也 四年而物與物 五年而  
來自得 六年而鬼入 外形也 七年而天成 無所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通而安 九年而大妙 妙善

野萊川曰必理  
九年

野萊川曰生而  
死而後生四句  
此亦係士四句  
自也而然也

自然將忽然自忘則彼果日去以至十之生  
有爲死也 則表其生勸公以其死也 有自也  
也 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 而生陽也無  
自也 夫生之陽陰非其由也 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乎惡乎  
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自是莫知  
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于知非命如何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於及運命之名以明其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自而後命理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魯書

無鬼邪 理必有鬼若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 理自相應而無鬼也 衆罔兩問於  
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也括而今也被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  
叟叟也奚稍問也 景所問子有而不知其所  
以自爾故不 子蜎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形而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所謂有以待者至  
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陽子居南之沛老時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睢盱盱而誰與居

人將與難而頭後睢盱盱而頭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形

而為之也其及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幸

蘇東坡曰此莊子自叙其作書之旨末以老

子為宗略取楊朱

歸震川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老

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

無之迹未貴韜斂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魯書

十三 莊子

莊子曰精神

莊子曰以事

讓王第二十八 式子七十。六字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三 莊子

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

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屨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置父居郊狄入

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蘇東坡曰孟子

不以身外之物  
而事陛下則宜  
之地也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賣父，日與人之兄，若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若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若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囚杖箠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賣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四 三 揚 藏 書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  
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  
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五環山此段文  
字錯亂難辨  
神識者之誤

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  
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道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且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又元才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馮淵曰：此言  
馬而失其理  
兩臂重於天下  
所不計也  
老所難解而  
刀加可謂不知  
輕重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五 三 揚 藏 書

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相心曰：妾聞

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供養。有飢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重乎？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君所以不受也。其卒民

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譙王 上六 屠羊說

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

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

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異軍入郢

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陸象山曰：謂於  
而而後家老原  
時而于其阿代  
等之大。其分以  
為已功市位而  
收豐實者。則此  
亦當知標矣。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

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

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

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

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譙王 上七 屠羊說

曰：嚙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懸。與馬之飾。憲

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喻于足

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子貢之曰：何病  
原憲之曰：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  
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  
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督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于胡  
不立乎督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 三 楊 藏 書

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蓋說曰如下  
夫輕天下者不待有所重也時無所重則無死  
耳淡然無係故沈然從容得失無繫于懷何自  
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昔周之興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南華真經評註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  
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  
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竝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一 楊 藏 書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  
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不食餘死也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彼其風者雖  
貪冒之人乘天賜入紫庭時假然中路而歎  
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讓矣對伊呂矣  
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位不循高  
于家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豈可  
遺也日夷許之弊安在日詩由之弊使人飾讓  
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虛暴之君  
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  
冒之徒敢行篡逆唯聖人無遠故無弊也若以  
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  
若以伯夷叔齊有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

三十一 四九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後名聖則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

枝葉太蠱恐為人所竄易

歸震川曰此篇歷引簿富貴而重生安貧賤

而樂志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五

蘇東坡書

莊子曰以公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九 盜跖

王制公曰按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莊子曰公西赤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掘戶

莊子曰公西赤

擊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莊子曰公西赤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莊子曰公西赤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

莊子曰公西赤

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莊子曰公西赤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莊子曰公西赤

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莊子曰公西赤

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莊子曰公西赤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莊子曰公西赤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莊子曰公西赤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

莊子曰公西赤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莊子曰公西赤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莊子曰公西赤

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

莊子曰公西赤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

莊子曰公西赤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拜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入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骨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友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南華真經評註

且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奸面譽人者亦奸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

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果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三一五

野流血百里，竟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其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解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六 莊子 內篇 盜跖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祭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臣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七 莊子 內篇 盜跖

陳陽公曰此亦自述也

歐陽公曰卷三  
句結甲文亦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八 盜跖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言因衆之所激字而亡之歸王村可去也子張問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論也

於滿苟得曰晝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

淮廿日說凡  
二句乃有味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九 盜跖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

三一 一五三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于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行則行矯其士則士為彼彼行賤無足問於知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盜跖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盜跖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斃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兼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盜跖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盜跖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資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舉今日知足者

韓文公曰：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狙詐老而失之者。

王荆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肆而逸。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邁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有激之談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晉郭象子玄輯註

歸有光熙甫批閱

明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悞尚何敢言？莊子曰：「問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士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銜，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之曰打則皆  
以天下地地  
論理之既時  
方也唯神人  
以御器法正  
法區而天下

楊升華曰為  
者其所以公  
許行則缺者  
與否則器之  
不利國之安  
可知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三 楚 陽 城 書

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鏃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頰一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意於鬪難一旦  
命已絕矣其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三環其  
所上之  
劍也

服弊其處也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  
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四 楚 陽 城 書

南華真經評註

三十一五七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土，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名丘。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五 莊子藏書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揚子雲曰：余嘗讀莊子評註云：此評註其佳，然其下句乃附錄子貢公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六 莊子藏書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待，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責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德，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封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德交

七 莊子 莊子

於魯則遊於衛戍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  
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  
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  
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  
與人則無所累矣合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釋曰  
釋曰  
釋曰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  
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  
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飲樂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  
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德交

八 莊子 莊子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  
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  
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  
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幸學大道客  
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夫

聖者謂曰船行  
以水放去遂則  
亦先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投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侷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橫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爾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時舟流六處。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四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九 三 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十一 三 揚藏書

非孰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

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

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糞之家而五糞先饋言其伯昏瞀人曰若是

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於外形謀成光

舉動便解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使人輕乎

貴老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言其可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一 莊子

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遠形則所

守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

非面而立較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宿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

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

無保汝也任乎而化所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

南華真經評註

豫出異也彼豫出則異也必且有成則與汝遊者又與汝告

才又無謂也與本性動也與汝遊者又與汝告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人人莫覺莫悟何

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

遊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言其能

耳過此以下至于昆蟲未有鄭人緩也呻吟裘

氏之地呻吟吟吟祇三年而緩為儒也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

者予也閻胡管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其父

之助予故成服自後死而見考謂已能自此

良師而便怨死猶誠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皆于歸也夫預

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彼故使彼彼有彼性夫

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其自美其

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

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其賤不失其

倫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評所以通性也泉亦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一 莊子

莊子曰

彼謙守時之未功，因欲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莊子曰

而况有道德者乎？觀之，以爲學文，故能任其古者謂之通天之刑，遷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莊子曰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故所以爲衆

莊子曰

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莊子曰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莊子曰

益單于金之象，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

莊子曰

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惟小夫之知，不離苞直

莊子曰

卒。庸也。且以道卒，雖以問，敵精神乎。寒淺，昏于

莊子曰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

莊子曰

乎無何有之。癩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大清。泊然

莊子曰

而任其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得者知而不知

莊子曰

大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

莊子曰

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

莊子曰

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莊子曰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莊子曰

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

莊子曰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莊子曰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

莊子曰

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嗟乎仲尼也。夫

莊子曰

事華辭，以支爲旨。無實而意趨，出也。忍性以

莊子曰

視民而不知不信，而遂忍性，自矯飾以臨民。上

莊子曰

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

莊子曰

與彼百姓也。安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子願與

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難治也  
 治之則為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  
 聖人不治也非獨狗商賈不齒 雖以士齒之神者弗  
 齒要能施位於事不得不得齒以其不為外刑  
 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鏃斧鉞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  
 內外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不山  
 之塗者謂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  
 之宵人氣傷于內全木  
 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  
 外也能止其分者故免外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內受刑位不聞耳

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  
 貌溺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  
 違有堅而緩有緩而針言人情貌之故其就義  
 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耳 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辭之以  
 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尤徵至不肖  
 人得矣君子易難不肖難期然觀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愛敬之有餘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精而  
 走執敢不執言人不敢以不 如而夫者一命而  
 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  
 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詩謂許由也言賊莫  
 大乎德有心有心于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而  
 心有賤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後心及其有賤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射幽以深為凶  
 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後則攻之者非一故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于受役也然天下  
 以所長緣循偃俠因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儉  
 自田以所長緣循偃俠因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故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備執者也因畏怯弱  
 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  
 達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勇動多怨 厚其身耳  
 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 達生之情者  
 傀傀然大悟 達於知者肖肖也 達大命者隨隨  
 與化達小命者遭在節上人 有見宋王者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五 莊子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六 莊子藏書

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綽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  
 富貴少顯乎民望也若林奇說乘天機以要人  
 士之心在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  
 所誅于斯民不違命日舉之以合萬夫或聘於  
 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七 莊子

莊子莊子應其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粢菽及其牽而食於大廟雖欲為狐貉其  
 可得乎樂生者畏儀而辭聘謂開生而莊子  
 將死莊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第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  
 家之平于萬物未若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歷

其所見受使多神者微之明之神然後能至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神及不過于形體也  
 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夫至則則用發于彼而功藏于物若待其  
 揚升菴曰外篇唯列御寇言為最學者牽

於所聞遂傳為偽不敢誦竟不知其  
 妙在何處則與耳食者何異哉  
 又曰吾讀莊子列御寇至巧者勞而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八 莊子

者憂數韻調絕倫實諸子所不及者  
 誰謂外篇之非真邪

漢德明曰以...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高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

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七九

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所服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

養民之理也

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南華真經評注

王柏公曰先...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製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爾而

道之

聖不明

而

殊修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二九

百家聚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析萬物之理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

三一六五





陸山曰明  
何等明也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于逆治之  
下也。任來適性為上。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墨反之故為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將求之不得也。無雖枯  
藹不舍也。所以為才士也。夫非有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餘望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  
以別宥為始。不敬令語心之容命之日心之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三 三三 三三

以駭合驩。以講海內。合講今和也。請欲置之  
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民為急也。  
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  
為人太多。其自為大小。不用其自化而強以日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謂民亦當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曰

南華真經評注

君子不為苛察。務也。不以身假物。其力也。以為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幾能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洪  
然無主。任也。趣物而不兩。趣物所不願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  
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犬能覆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三 三三 三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則教則不至  
乃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法也。猶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薄不知在  
又鄰讓。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自當其  
衆人。眾人各自能。則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  
聖。使物不殆。惟拍鞍斷與物宛轉。有推拍故未  
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能  
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雖然而已矣。任推  
目恣情。苟免當時之患也。

三一 一六七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徐于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既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忠生于譽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聖後能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

焉未合至道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非而已矣所謂齊萬其道風窳然惡可而言所動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五 莊子內篇齊物論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萬物皆各自得

關尹曰在已無居功則隨物去形物自若不自是而委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谷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必知過分

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用已獨取虛守中道以無藏也故有餘守故不患其少歸然而有餘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六 莊子內篇齊物論

皆求福已獨曲全委曲至理則常全故曰苟免

於谷不得谷也以深為根不可為之淺也以

約為紀去甚也曰堅則毀矣夫不剛則毀金石無堅也

於物各守其分則不削於人性也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渺漠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若

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於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

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惑欲使以天下為沈溺

不可與非語其形名以非語為以危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密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玉理正當不譴是

非也以與世俗處形其書雖瓌璋

而連狎無傷也遺與物合其辭雖參差而諷詭

可觀不唯應當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汙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稱

南華真經評註 卷 十 下 三六 莊子

南華真經評注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

不竭其來不蛻苦乎昧乎未之盡也莊子通已

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庶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

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

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世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

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

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

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夫

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尖不熱山出口輪

不燬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繩長於蛇短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木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

驢牛三百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槓日取

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 十 下 三六 莊子

三十一六九

此言曰天地之大也然其地無所不有而無所不有也

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墜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十一 莊子集注

此言曰惠施學於莊子也

墜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查一吏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者未嘗見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無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是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詳諸子至于此章則曰其理則其言不中乃知惠施之傳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齊梁之子均之戲辱或能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實其氣以保其思流于後世使性不習後不習賢于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都魯於總序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  
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為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班固便遠甚  
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別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未嘗思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十二 莊子集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終

天籟何聞火傳何指飛鵬何自夢蝶何因道德之旨  
微矣逍遙之說繼焉揆厥大端其說有二乾坤其運  
處乎日月其推行乎化者其圖南乎知者其遊北乎  
聽以氣乎息以踵乎泛泛乎其無所止乎邴邴乎其  
若有喜乎能兒子乎能抱一乎是皆載營魄解天殲  
示綱維明窈妙辨祭祀之非齋擬鎗鍾而有造忘道  
之適無適非天不言之言有言皆道上士勤而行之  
下士聞而大笑此其說之一端也有暖姝者有濡需  
者有堅而縵者有緩而舒者雉之奇於樊者鱗之困  
於轍者形之爲此拘拘者伎之悅夫役役者貪者慳  
南華真經正義 序

者惴者佚者漸毒頡滑喬詰卓鷲樹卷倦囊何何終  
日是惟醒其醒覺其夢啟其幽昏疏其壅哽般音以  
解之俾相忘於是非螳怒以規之使各長其壽命曲  
繪甚憂以悚物聽又其說之一端也綜斯二說達以  
三言寄之無端寓言以悟之假之無忤重言以昌之  
彌之無迹卮言以曼衍之亦虛亦實亦隱亦彰亦奇  
亦正亦謔亦莊恍兮惚兮不主故常自非耳目內徹  
言象俱忘將指履而跡誤聞影而形藏不且驚若河  
漢而致歎望洋也哉僕本小夫竊聞大理腐鼠在地  
嚇者奚來驪龍有珠探之未獲望北方賢者故國承

懷問南郭畸人眞君何處嗟嗟做精神平蹇淺我何  
能無慨然化精魄爲神奇是自其所以乃  
光緒十有三年歲在丁亥孟秋之月宛平陳壽昌序

南華真經正義

內篇目錄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三

凡例

一太史公謂莊子之言本於老子漢書藝文志列莊子於道家自是定論是編發明本義語不離宗一洗援莊入儒之弊雖明心見性之旨間亦謹以釋家言然派異源同故非淄澠之強合也

莊子之言有三曰寓言曰重言曰卮言其實重言卮言即在寓言之中而寓言中又有寓言自來註莊者都未道及是編層層解剝不主故常或卽愚者之一得也

南華真經正義

凡例

莊子以文載道神明變化不可方物讀者但賞其文猶皮相耳是編卽表測裏略文采而揭心傳以意逆志庶幾近之

是編於字句中尋常疏解大半采自前人然詮釋雖同宗旨自別識者辨之

是編凡語本老子者句下加口語見列子者句下加○合音處句下加●間有合音復見列子者句下加○俾閱者開卷了然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冥者海也。不曰海而曰冥以示窮。冥今其類從也。易云離為雉。飛鵬之象可類雉。馬魚化鳥者陰盡陽純。所謂坐生羽翼也。海運者精足而氣自動。化者自化。徙者自徙也。釋南冥以天池者。天為純陽。以喻元精非凡水也。漆園開宗明義。奇喻精深。鍊精南華真經正義 逍遙遊 一

化氣取坎填離。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南上也。扶搖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正之四月於後天為翼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氣息而去。引齊諧以證前言。藉明精足化氣之理。在天為風。在人為息。皆氣也。水擊者水中氣鼓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天地間有氣息相吹其紛紜蕩漾浮空無定者野馬塵埃是也。蒼蒼非必正色仰觀如是俯視可知。彌綸上下之間亦積氣之厚故耳。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芥小置杯焉。

南華真經正義

則膠黏著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言乘此風直至九萬里之上皆風可知。而後乃今培風。培積氣也。培風高以下其後形其厚。而後乃今培風。培積氣也。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天折也。而後乃今將圖南。圖南也。謂南徙也。○精神積氣。開遇也。而後乃今將圖南。道本相需。水風平提。非主答也。鵬與學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鵬類學鳩。小鳩決起。猶直起。搶。兩化。鳩為鵬化。二蟲能化。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莽。而小。故舉之以與鵬相形。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莽。適。如。腹。猶。果。然。飽。如。果。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春。適。之。色。腹。猶。果。然。飽。如。果。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春。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以積糧為積糧。小知不

南華真經正義 逍遙遊 二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積由於不知。不知。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菌。天陰生。蟪蛄。夏。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靈也。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思與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北方不有冥

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

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絕雲氣。陰氣盡。斯陽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斤澤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

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謂大知小知之分類如此也○又引湯問以為齊諧之證蓋謂陰消陽長皆於氣辨之易例凡

坎在上其稱雲霧猶大也水氣絕則坎變為乾即道

所謂精化氣氣化神也至於無鳥同在天池可知真

精真氣皆不離元關一氣波斤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譽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

榮辱之竟斯已矣守內則榮循外則辱竟通境彼其於世未數數

然也謂世人能如彼則辱竟通境雖然猶有未樹也不能超然自

南華真經正義適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順利無句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乘虛乘空儻然自得於清脩致

不多得匪但世俗也此雖免乎行之勞猶有所待

者也待風始行猶非大之至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六氣六時之氣辯變也以遊無窮者遊彼且惡乎待哉至大

此故曰至人無已不相存神人無功世用聖人無名不

人知委懷逍遙謂同量別屬益上大道斯宏功

名附在吾身常人以爲己榮至人以爲己累足於內

無待於外神聖之遊心豈可以塵見測哉

宏識遠志入道之基喻以鳥鳥明有作也語以神聖示無爲也參差謙說連升無傷所謂不死之道

此其文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熾炬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

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鶴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鶴鶴鳥之

大者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言君天下者美名歸之子則無需此

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語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南華真經正義適遊反一往直陳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

庭謂言辭詭異若別有逕庭非尋常出入之所經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

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點神肌膚若

冰雪凜約若處子凜約好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

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宜故不信替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

有聲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聲

旨之言猶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

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旁礴猶渾同也斯求也

亂治也弊弊經營之貌





自已也。使君由成其自取。有是病即有是藥。是怒者  
其誰邪。言中之主宰莫非天也。故不更言天。可知  
何處也。此不答之答也。○此蓋以風聲形物論也。許  
由風生。起後滅。論山心造。何是非。必無風而後  
聲息。必無心而後風。論息此。漆園欲齊大知。閉  
而論。先言我。我。○引子。慕之言。止此。大知。閉  
也。小知。問。問。也。大言。炎。炎。光。小言。詹。詹。詞。費  
知。所。言。之。事。理。不。無。鉅。細。故。知。其。寐。也。魂。交。其。覺。也  
言。亦。別。大。小。非。於。此。分。優。劣。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  
形。開。與。接。為。構。相。接。而。日。以。心。關。縷。者。寬。容。者。深。密  
者。細。小。恐。惴。惴。大。恐。縷。縷。失。精。其。發。若。機。括。首。括  
巧。且。其。司。是。非。之。謂。也。非。以。己。為。主。日。其。留。如。詛。盟  
詞。且。盟。也。其。守。勝。之。謂。也。好。勝。之。念。其。殺。如。秋。冬。以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九

言其口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言心關  
精端已如秋冬之衰。殺猶復奔馳索死。其厭也如緘。  
不肯暫休。沈溺日深。元氣不可復矣。其厭也如緘。  
厭音掩。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關心  
而關工。其身亦日固。真宰汨沒。喜怒哀樂。慮多歎  
百如滿溢。將涸之水。無復生氣也。喜怒哀樂。慮多歎  
多變。反。怒。惴。惴。好。美。佚。逸。啟。開。能。修。樂。出。虛。蒸。成。菌。  
悲。復。情。態。皆。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循  
自無而有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循  
一往其往者。又若預止於前。以俟更替。日日如此。究  
不知起於何日。人之擾擾。於日夜間者。其情態之變  
迭起。環生。已乎已乎。息心。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平。  
亦猶是也。已乎已乎。息心。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平。  
謂此日月推移。必默有主。張是者。人能於且暮間求  
得此。則知天之所生。人生心者。非我無所取。無以  
非彼無我。是自我言之。故曰彼耳。非我無所取。無以

南華真經正義

取之是亦近矣。相去故不甚遠。而不知其所為使。不  
地。是亦近矣。相去故不甚遠。而不知其所為使。不  
知使。者。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朕。兆。可行。已信。  
信。者。已。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情。實。也。若。有。真。宰  
信。者。已。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情。實。也。若。有。真。宰  
惟。抱。也。可。行。已。信。者。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有。百。骸  
情。無。形。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有。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也。吾。誰。與。為。親。言。試。以。此。不  
之。於。身。則。外。而。觀。內。而。觀。皆。備。於。我。未。知。何。者。為。主。而。吾。獨。與。之。親。厚。也。文。皆。說。之。乎。  
我。未。知。何。者。為。主。而。吾。獨。與。之。親。厚。也。文。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私。偏。好。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既。非  
其。有。私。焉。私。偏。好。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既。非  
無。偏。好。概。不。與。之。親。厚。如。是。則。皆。其。臣。妾。不。足。以。相  
將。畜。而。有。之。以。為。服。役。我。者。乎。其。臣。妾。不。足。以。相  
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同。為。服。役。則。無。以。昭。統。攝。抑  
以。互。相。統。攝。乎。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元。神。之。輪。真。宰。也。  
統。攝。乎。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元。神。之。輪。真。宰。也。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十

惟此真君。虛空同體。一靈自耀。眾妙俱融。如求得其  
人能尊而親之。庶於冥冥之中。獨見曉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君存乎形骸之外。非求  
得不得在人。其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其真不  
真。固自若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其真不  
待盡。云者。曉曉焉。而無可如何也。彼昏  
不知。胡既受此成形。而轉自速其盡乎。與物相刃相  
靡。靡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  
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幻妄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蕭然疲役。日暮。可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生  
死。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形神。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  
也。固若是芒乎。芒。昧。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神。依。形。立。形。不。盡。則。神。不。亡。然。第。獨。分。待。終。亦。可。傷  
矣。若。之。何。相。刃。相。靡。者。更。自。速。其。死。也。單。生。願。倒。覺

三一七七

者其謂推至人超然物外薪盡火傳其斯為善知夫  
 隨其成心而師之亦不待外求也即此天理純全無  
 少缺欠之心誰獨且無師乎俱有奚必知代而心  
 自取者有之能自領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失其成全之心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嘗實到全是臆度之詞此當是以無有為有無有  
 時辯上語取之以為妄言之證是以前有為有無有  
 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人惟真君  
 立是非是非夫言非吹也天籟自然言者有言生非  
 生非論起矣夫言非吹也非言可此言者有言生非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無定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  
 何有無其以為異於聲音之鳥亦有辯乎其無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七

辯乎異乎不異乎此言物論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何所隱蔽而名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何所隱蔽而道惡  
 乎往而不存觸處皆是言惡乎存而不可亦不須辯  
 道隱於小成偏見之言隱於榮華之說故有儒墨之是  
 非儒墨二家所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彼所非  
 正以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者莫若  
 明能明則道言俱無所隱矣此言物無非彼物無  
 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不知有人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言彼之所謂  
 彼之私彼是方生之說也於無是無非之中彼忽制  
 見耳

謂之然或不謂然多少是非雖然方生方死隨起方  
 皆由此起故曰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隨起方  
 死方生隨起又方可方不可有非方不可方可非  
 是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相因而起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於天物論紛紜無中生有聖人知其如是故  
 照之俾得超眾生一亦因是也蓋因物論有是故以  
 其器於對越下也○因字一見是亦彼也在此者  
 之以天猶善用其明也○因字一見是亦彼也在此者  
 是為以明之用也○因字一見是亦彼也在此者  
 亦為彼彼亦是也其非也知彼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此各執一說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其是欲謂是為是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之偶對也樞要也夫彼者此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七

樞去道遠矣惟能渾彼此是非而一之物我兩忘樞  
 樞沌不鑿斯可謂會其元極而得道之要樞也樞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奇圓而偶方環者圓也  
 若夫圓而又得其中則空虛不倚離是亦一無窮非  
 種種邊以之應物不為物所窮矣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應亦如之故曰莫若以明中以定萬  
 變也○此亦申言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之言也○明字再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謂以吾指喻被指之非指不如即就吾  
 之於彼指復為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之  
 指矣指馬義同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之  
 之多即此一指一馬之說推之莫不如是可見世情  
 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是非非本無定論也  
 可乎可忽謂之不可乎不可忽謂之不可道行之





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謂必如此。乃  
 天也。此亦申言以明之旨也。大道本於虛無。自無  
 而有。自有而分。愈分愈有。道之渾然者。病矣。夫此  
 成彼。皆本相因。明厥由來。皆歸於道。心之圓成。而終  
 焉。始皆非明。而強明之耳。故推真之心。應速。成於  
 明。純純。常字。泰定。而天光。生性。修反。德德。至而  
 明。字三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  
 是不類乎。此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不類其為類。則  
 同。蓋自此視彼。為一類。則與彼無以異矣。向為類。則  
 自彼視此。亦一類也。雖然。請嘗言之。請即無彼無此。未  
 以異矣。又何事。雖然。請嘗言之。類之先。試為推關。言  
 區別其言乎。雖然。請嘗言之。類之先。試為推關。言  
 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夫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五

無有未始有無也者。無。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  
 也。無亦無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者。無亦無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亦俄而有矣。俄頃之間。有無如是。其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我者。自謂之辭。今於佛  
 從。則度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我者。自謂之辭。今於佛  
 我。則有。而未始有無也者。始。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有未始有夫  
 有。則無。謂之謂之我者。亦無。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  
 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此極言物論不足深辨也。謂此  
 小。壽天皆可任意。願例至人生之後。始見大地。即謂  
 之。並生也。可人亦萬物中之一。即謂之一。體亦可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言無論所謂為一者。非是。即使辯者之說。理果不  
 乎。言無論所謂為一者。非是。即使辯者之說。理果不  
 可。且既謂之一。已非無言。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所。說之一。與說一之言。與道體本然之。自此以往。巧  
 合。而說之。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矣。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亦莫盡其數。而況其凡乎。常人。故自無適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於一。因是已  
 道。本一。而心即止於。故亦曰。因是。蓋惟心得所止  
 則。定中生慧。已破物論萌芽之處。彼後起之是非  
 皆。枝葉耳。何足辨。亦何待辨哉。此亦申言。因是之  
 旨。也。上言古人之知。是層層順推而下。以見後起之  
 紛。乘。此言有始有無。是層層逆溯而上。以示先天之  
 不。淨。至於無中生有。肆口而談。此等物論。伊於胡底  
 極。而。言之。大小。壽夭。不難。顛倒。其說。天地。萬物。取  
 好。辯。者。流。往。往。為。此。不。經。之。說。以。駭。人。聽。聞。漆。園。故  
 仿。其。語。意。以。明。辯。言。之。不。定。也。是。為。實。非。也。惟。以。何。有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六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六

何無視之。聽其自化。而無動於中。斯神明安於其舍  
 不。復。措。意。於。往。來。而。因。應。之。妙。見。矣。因。字。四。見。  
 夫。道。未。始。有。封。在。言。未。始。有。常。可。為。是。而。有。珍  
 也。是。已。者。必。非。人。一。法。請。言。其。珍。有。左。有。右。有。倫。有  
 義。倫。華。之。理。也。有。分。有。辯。分。者。分。其。所。合。辯。有。競。有  
 爭。競。者。並。逐。以。求。得。爭。此。之。謂。八。德。也。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理。而。已。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論。謂。言。義。理。議  
 彼。此。反。覆。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謂。不。在  
 也。曰。何。也。聖。人。慎。之。不。欲。見。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惟。無。與。見。夫。大。道。不。稱。無。可。大。辯

不言。已自。大仁不仁。無私。大廉不嗾。嗾。扶也。不嗾。大

勇不伎。○此五者。人之德也。道昭而不道。昭。昭也。守其言

辯而不及。有不及。辯者。仁常而不成。有常變。廉清而

不信。外示。不欺。勇技而不成。必。必。五者。固而後向。方

矣。方。則。靈。明。四。達。一。隅。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知。也。知。止

其。所。不。知。蓋。謂。其。知。於。不。起。知。識。孰。知。不。言。之。疑

之。地。也。養。中。開。外。於。道。最。為。上。乘。孰。知。不。言。之。疑

不。道。之。道。矣。然。至。人。自。有。不。待。語。言。之。辯。不。屬。名。儒

之。道。知。之。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包。括。萬。有。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測。其。發。源。之。所

深。之。又。深。神。之。又。神。此。之。謂。葆。光。葆。藏。也。照。之。以。天

大。府。所。藏。其。象。如。此。此。之。謂。葆。光。葆。藏。也。照。之。以。天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七

元采。此。之。謂。也。○此。亦。申。言。以。明。之。旨。而。以。相。忘。於

本。明。之。地。為。明。也。夫。至。道。渾。成。多。知。為。敗。知。止。其。所

不。知。庶。入。德。不。死。五。者。皆。圓。相。也。大。哉。天。府。至。有。至

無。其。中。無。虛。載。而。善。藏。其。藏。彌。光。彌。晦。是。非。兩。道。希

自。然。滑。疑。之。耀。蓋。亦。非。所。圖。矣。老。子。曰。俗。人

昭。昭。我。獨。若。昏。其。昏。也。非。正。所。以。葆。其。明。哉。

風。聲。者。物。論。之。似。心。關。者。物。論。之。根。眾。口。沸。騰。是

非。錯。出。情。態。萬。變。愈。止。愈。流。惟。知。其。不。齊。即。以。不

齊。之。齊。齊。之。此。之。謂。明。此。之。謂。因。也。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同。塵。和。光。蓋。如。此。矣。

技。術。莫。說。離。離。不。堪。猶。三。子。之。存。乎。蓬。艾。間。也。強

為。分。辨。神。不。釋。矣。無。微。不。燭。而。明。其。光。復。歸。其。明

其。獨。為。照。以。天。與。○此。蓋。引。古。為。證。寄。言。於。問。答。問。也。下。二。章。同。

論。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所。以。同。於。曰

吾。惡。乎。知。之。謂。於。何。知。之。也。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知。以。不。知。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謂。既。不。知

知。是。無。知。也。意。者。物。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知。不。能。知。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小。明。庸。詎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淫。寢。則。腰。疾。偏。死。偏。死。偏。枯。症。也。鮑。然。乎。哉。鮑。泥。木。處。則。惴

慄。惴。慄。皆。不。安。而。後。猴。然。乎。哉。猴。亦。三。者。孰。知。正。處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六

民。食。芻。黍。芻。食。草。者。牛。羊。之。屬。麋。鹿。食。薦。薦。草。也。蚍。蜉

甘。帶。蚍。蜉。蛇。名。鴉。鴉。雀。鼠。鴉。也。四。者。孰。知。正。味。後。獨

狙。以。為。雌。狙。狙。之。別。類。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嫫

麗。姬。美。貴。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走。不。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辨

高。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是非。所

生。焉。謂。子。不。辯。是。非。亦。不。知。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

焚。而。不。能。熱。河。漢。注。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三問三答。皆曰不知。非不知也。不欲用其知也。至日。孰知正處。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則真不知者矣。彼仁義是非之說。恒情亦猶是也。若夫形神俱妙。乘空策慮。死生且忘。奚有利害。是直無所用其知。較不用者道更有進。神而明之。其至人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務世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本無所求。不緣

道。無往非道。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不言。而遊乎

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不著實也。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癸也。癸。或也。言雖黃帝。聽之亦癸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九

太早計。方隅言而見卵而求時夜。司見彈而求鴉炙

雞由卵生。鴉以彈得。然卵見卵者。尚無雞。何得達期

可夜。而見彈者。並無鴉。何得達言。糞多計之。太早亦

此類。子嘗為女妄言之。謂此妙道固未可達。見諸行

也。女以妄聽之矣。謂我如是言。汝即以知。旁日月。挾

宇宙。旁。依也。挾。持也。謂日為其脗合。脗。合也。置其滑澹

滑澹。未定貌。是非以隸相尊。自匿於卑。而眾人役

役。勢聖人愚。茫。無參萬歲。而一成純。事閱古今之變

無間。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糴。聖人平視萬物。知此類

如此。而獨以大道之妙。糴。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積於心。以起出死生之外。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失其

弱。喪。說生惡死。蓋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艾。地名。封。人。掌封疆。

之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匡牀。匡。安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

者不悔其始之漸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牧。固

哉。分貴分賤。上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

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弔。音的。至也。詭。與也。名曰弔。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十

沙界迷漫。皆塵垢也。至人游心物外。與道合真。斯

為大覺。哀彼羣愚。年命川流。生死皆在夢中。曾無

醒時。又烏知妙道之行乎。今古悠悠。火傳將盡。釋

人不遇。厥慨係之。以上三章。引古為證。曰。德。曰

神。曰。妙。特為知道者。曲示本源。果其光越離明。游

心於四海塵垢之外。則燕處超然。物論之有無。曾

不足當其一盼。故不言齊而自

齊。非此齊之之見。亦不存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黜。甚也。闇。暗也。言

居黑暗之中。旁若無人。不能辯。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若同矣。若說。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必仍是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必將別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存其說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更無化聲之相

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彼不生此不滅故

其不相和之以天倪和調和也天倪因之以曼衍

因任也曼衍所以窮年也優游卒歲如是而已以見

亦正無待於正也化聲五句舊在何謂和之以天

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亦無辨無辨者非茫然無辨也明明然若果然也

南華真經正義齊物論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忘年忘義能如是則不

其年不待忘行且忘其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因天倪以游

窮故亦自窮於無窮也

此蓋於證古後自述其本旨也是非非非無從辨

正即辨其非是而是非益生因天倪以游衍之無

彼我無同異無是非亦無生死也相忘

於不齊之謂齊齊物論者如是而已

因兩問景曰兩兩影外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起何其無特操與無操立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

能自主須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亦不能自

待蛇蚶朝翼邪蚶蛇腹下翹也蚶之行隨乎蛇惡

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蓋本旨既明特寓言以暢元理也夫有待而然

然與不然任之可也至非影非形別有真宰能辨

心於物之初則緒言餘論皆可作兩觀矣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折自喻適

志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以本真論此之謂物化但言物化

此蓋以寓言者現身說法也意謂為蝶為周忽夢

忽覺在己者且無以辨又何論外來之是非於彼

必自以分終不以幻化者迷其真宰適然大覺得

一不化者也此又寓言中之寓言也

物論紛紜是非之門一入其中迷不復出幾若此

南華真經正義齊物論

外別無天地故夫閱世益深去道益遠得失榮辱

迭起環生或即勉作達觀終非真覺譬之披覽圖

畫日炫神移但見五色不見本質以絢掩素誰復

知丹青煌煌為後起事也夫未始有始未始有無

物且未形論於何著漆園特揭斯義用醒羣迷蓋

冀山喧返靜山靜生定及至大定其視物論猶一

映耳故雖曲繪聲情盡態極致而揆其本旨實以

宏斯接引非好與辨有口者爭短長也徐文長云

是篇蓋為闢惠子輩而作以道觀之尚非解人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者生身之元氣。而知也無涯。知者即  
 謂識也。以有涯隨無涯。與之相斲。殆已。已而為知者  
 殆而已矣。言既已危殆。而猶自以為知。馳為善無近  
 名。為惡無近刑。近名近刑。善惡之迹也。緣督以為經。  
 緣順也。督。督脈。經。經。徑也。督脈下貫尾。可以保身。  
 謂上通泥丸。鍊氣開關。以此為徑路。可以保身。形  
 無也。可以全生。喪失也。可以養親。處經所謂道。父道  
 也。可以盡年。不中。道天也。  
 督者生身之主。循其道以為養。與熊經鳥伸者異  
 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肩之所倚。就生  
 南華真經正義 養生主 三

足之所履。踏牛膝之所躡。以膝履牛。○四。若然。嚮然  
 也。向。斷。折。奏刀騞然。騞。腹理。大開。莫不中音。中。平音。節。○三  
 音。然。嚮。應。奏刀騞然。大開。莫不中音。中。平音。節。○三  
 合於桑林之舞。湯祈桑林時樂中舞節。乃中經首之  
 音。經首。黃成池樂章名。會音之。文惠君曰。善善哉。歎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臣亦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不。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用而純以神行。依  
 乎天理之陰理。批大卻。批。開。闢。導大窾。引刀而人  
 因其固然。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言我之奏技。直未

言在骨肉。而況大軛乎。軛。大  
 族。庖月更刀。折也。骨則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也。彼節  
 者有間。節。骨。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族。聚。骨。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心  
 視。為。止。目。行。為。遲。手。動。刀。甚。微。妙。然。已。解。說。謂。後  
 目。如。土。委。地。落。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  
 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  
 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南華真經正義 養生主 五

此借庖丁解牛。曲示鍊督為經之義。言人當善至  
 兩心由定生慧。則元關發。眼自有門徑。可尋。於此  
 看得分明。從容下手。即偶有并格之處。亦勿忘勿  
 助。任其自然。盤錯迭經。虛靈自耀。及至積漸成頓。  
 六通不礙。四大皆空。仍須存養。真元葆光。塗卻以  
 妙鍊神。還虛之用。蓋神為人心之主。庖人之用刃。  
 與道家之存神。其義一也。悟得此旨。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公。文。姓。軒。名。也。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謂。一。足。天。與。其。人。與。天。生。如。此。曰。自。悟。而。自  
 解。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與  
 之。貌。天。與。之。形。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介。足。歸。之。於。天。可。見。非。為。惡。近。刑。者。比。又。以。喻。善  
 養生者。格。事。真。君。自。不。以。假。合。之。身。為。得。失。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神





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雜念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形而心則無形，心有覺而氣更神，聽止於耳，蓋聽以耳則不入於無形，心有覺而於不覺，聽止於耳，於心故曰止於耳。心止於符，聽以必有心以求其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形骸不固，合故曰止於符。唯道集虛，與太虛同體。虛者，心齊也。以虛為齋，是覺識胥融。唯道集虛，與太虛同體。虛者，心齊也。以虛為齋，是覺識胥融。唯道集虛，與太虛同體。虛者，心齊也。以虛為齋，是覺識胥融。

南華真經正義

人問世

完

於不得已。宅心於一，寄已於若不自由之中。則幾矣。言於虛已應物之方，庶幾得之。絕迹易。一切屏絕。無行地難。神動天隨，不行而至。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天與人之分，有心無心而已。以有是物為天所使也，此更難以偽為。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神運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神照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明也。吉祥止止。光明生於虛室，妙理生於虛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不行之坐，馳也。可見致虛之極，道備六通，非枯槁尸居者比。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徇使也。耳目在外而納之於鬼神將來舍也。舍止而況人乎。人豈有是萬物之外。

南華真經正義

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感。伏犧几遽之所行終。伊泰即太皞几遽，上古帝。而況散焉者乎。散眾。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謂因計攸關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謂因計攸關也。

南華真經正義

人問世

手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執用也。裝無欲清之人，癸司火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兩患交集，承受不起。子其有以語我來。懼恐求教。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大。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其命相屬，是以天合者。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相統，是以人合者。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之難易，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由事親事君推之  
 樂而此心之設，施雖然不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非窮之謂也。蓋惟看得透徹，德之至也。為人  
 若命，自能行得從容，正事心之精微。德之至也。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惟行事  
 身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當何二  
 足言之。王請復以所聞，復為陳說也。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相親則遠則必忠之以言。以言語契  
 必記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妄多不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三

者殃。兩邊皆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  
 全。庶可自全，蓋示以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陽則明相搏擊，陰則暗相求勝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甚也，奇巧  
 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治者初筵，秩秩  
 至則多奇樂。即亂之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  
 信也。鄙其作始也簡，先備其將畢也必巨。後送  
 其始流弊益無窮矣。夫言者風波也，不可不慎。行者實  
 喪也。風波既生，猶不止其行，則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辭，不正獸死不  
 擇音，氣息蕭然。音通蕭，弟草亂生貌於是並生心厲。

言既無狀，並心尅核太至。尅，迫切也。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好意度人在己亦並不覺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已果不覺，則愈行愈  
 故法言曰：無遷令，遷，遷就也。令，無勸成，勸勉強之意  
 也。過度益也。過度，逾常格也。格外，遷令勸成，皆非  
 事。一念過當，美成在久。謂難好既結，亦惡成不及改  
 若一失好，則不可挽回，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  
 乘物理之自然，而託不得已以養中，得已而隨分自  
 不動之中，至矣。極則何作爲報也。此外更何所作  
 君父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以真實致君之命，此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三

則不特無心，避思也。慮患之念亦不存矣  
 陰陽人道，二患迭興，曰忘身，曰事心，曰養中，皆入  
 世避患之方也。無所擇而能安，是之謂得大解脫。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名元，太子嗣續也。而問於蘧  
 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授，得天與之爲無方，縱其  
 則危吾國，邦家覆與之爲有方，法度則危吾身，將先其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  
 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安身哉。自盡  
 形莫若就，外爲親心莫若和。內爲調雖然之二者有  
 患，猶未就，附之形，心莫若和，濟之意，雖然之二者有  
 善，盡善，就不欲入，陷於其惡，和不欲出，難調之  
 形就而入，且爲頭爲城，爲崩爲蹶。受禍，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招忌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

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町畦皆田區也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且為無崖。無涯際也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使彼無病。

可尋。是寓有方於無方中也。此蓋示以兩全之策。

女不知夫螳螂乎。有斧之蟲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

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是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

者以犯之。美行以犯人幾矣。幾殆也此喻用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

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分發也皆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順人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五

其性故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喻順物則受福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以振盛溺。振灰泥之器適有蚊蚋僕絲。而拊之不時。皆飛

拊之。鬻人者僕附也。絲依也。則缺銜毀首碎胸。口銜

毀碎胸首之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

馬驚而逸。故也。愛盡棄。可不慎邪。上言虎至暴而順之則馴。此言馬

忽於一時。易馴而驚之則暴。以見謹防於平

無方者危。有方亦危。擗擗真中。幾無從插足矣。惟

至人與物大順。而不用己。人君天君。事之者一。無

入而不自得。道之所謂圓而神也。

匠石之齊。名石。匠至於曲轅也。曲道也見櫟社樹。櫟似榜之

封土以祀之。其大蔽數千牛。牛數千也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高出十仞之而後有枝。於

後已望其可以為舟者。舟者大可別旁十數。旁觀者如

市。匠伯不顧也。伯長遂行不顧。弟子厭觀之。飽走及匠

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顧。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不合於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樞。樞樞然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于於文木邪。夫桓梨橋柚

果蕪之屬。桓似梨而酸。果未實。蕪草實。實熟則剝。剝擊落也。剝則辱。大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五

枝折。小枝泄。泄氣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以材自故

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

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

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

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言兩近死之人。既不材。又不壽。則子之得大壽而

匠石覺而診其夢。診占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邪。言櫟既急取無用。以全身。則曰密。閉若無言。勿再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詬詈也。厲病也

社特欲借此為不知己者。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翦伐

議議之地。以自掩其真也。



也言豈真類為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社以自存邪未可以常

和光隱耀寄跡人間不苦其生壽斯永矣無所可用乃得大用彼幾死之散人其亦知木猶如此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于乘者

一乘而隱將芘其所藪此通庇藪蔭也謂其枝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紋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啞通噉

也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巳嗅以鼻取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聖

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者荆氏地名宜楸柏桑楸梓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繫猴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謂高門名家七圍八圍賈人富商之家求禪旁者斬之禪旁栢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解巫祝解與豚之亢鼻者亢仰與人

病者病後不可以適河適往祭也巫祝職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因其無用故巫祝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藉以全生

無用於世自不戕於人觀壽天之故神不祥從可知矣再言神人以明仙凡去取之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通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也臂在頭中頭無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臟兩髀為脇髀股也兩膝也看屈故大挫鉞治解鉞衣也足以餬口

鼓筴播精鼓也筴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可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不任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常人以身涉世最難者得所養而終其天年若更進而上之此是何等修行何等自在引而不發而特故以微詞漆園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成其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謂傲殆乎殆乎行擇地而趨喻慎迷陽迷陽之草無傷吾行吾行卻曲不敢直前無傷吾足山

木自寇也自取膏火自煎也自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漆木之液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

成能者用全生者體用不行而體自立道所謂至樂活身也彼昏不知求利達於人間而卒罹世患

可不謂  
大哀乎

善處人者用人而不為人用善處己者無用以成  
其大用致虛則不毀養生則常存其道遙於人間  
者入世猶出世也此之謂神人此之謂聖人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屯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賂別是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賂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各

其立不教坐不議王賂都虛而往實而歸從者皆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以心相感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巨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猶

以為師而況不若巨者乎奚假魯國奚假猶巨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師其

與庸亦遠矣與庸人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真常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遺失也一審乎無假認定而不與物

遷隨處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上均物化而執其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就正質而論一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即真元

身亦各有主名夫若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

乎德之和德者得也和者元氣也人所得之於天者

耳聰目明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認定真元不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之見存以其知

得其心即所謂審以其心得其常心即所謂不物何

為最之哉最尊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眾止。言惟止水善鑿故能止眾受命於地

唯松柏獨也在。言其不凋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幸能自正其生性而物性亦皆受正皆受正。

厚故人自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人能善保始氣則心游物初自有不

動之徵是不必如向氣者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死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將求勇名而期於必成者尚能忘其

死而況官天地。言體之也府萬物。言備之也直寓六

骸。以六骸為象耳目。以耳目為一知之所知二用而

心未嘗死者乎。至人心如死灰而死灰中御彼且擇全是生氣所謂不生不滅

日而登假。假通假時至人則從是也能舍之彼且

南華真經正義德充符

何肯以物為事乎。為已

得其常故不死天下事莫大於死生舍己為人有心者當不如是

申徒嘉。申徒氏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私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違避子齊執政乎申

徒嘉曰先生之門。乃論德之地也富頭棒喝固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扶貴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有賢者如鑑故

个予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者求廣識見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是以聖躬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形已猶

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必

有不備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也。狀陳

使人自陳其過則人人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也。言

皆謂不當受亡足之刑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以為不當存足之福。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有德者雖不當亡足而不可以遊於羿

之彀中。羿古善射者弓矢所及之地謂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

中者命也。以命當則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

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能取大

南華真經正義德充符

以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洗濯我之怒意吾

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今子

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遊於先生之門而子索我於

形骸之外。跡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蹙然

安子無乃稱。稱謝再不

形骸之內真幸存焉申徒嘉忘心於此正其善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叔山氏無足踵見仲尼。無趾故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

不可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於足者吾是以務全

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上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寶以學子為？」寶，寶文貌。學，子猶學人也。彼且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詛，詭也。謂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桎，足械。梏，手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無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陰陽之食，視金木之訊，為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醜也。曰：「哀駘它。」駘，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常和人而已矣。惟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活人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養人之財，無望。如月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駘天下。無悅人而和而不唱。無動人。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之智慮。且而雌雄合乎前。謂丈夫之思，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婦人之請也。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及一月而寡人

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將授以國政。而使之為宰。罔然而後應。汜若而能。罔然者，凝於神。汜若者，游於虛。若應若辭，皆無心也。寡人醜乎？恐其不受。幸授之國，無幾何也。不多。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郵，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雖有一國，而人者也是何人仲尼曰：「上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瞞若。」瞞，目搖也。純子乍走，不見已焉。爾生時之見已，爾不得類焉。爾以已視之狀，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木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髮，飾也。資別者之履。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無為愛之。實結也。別者無足。皆無其本矣。戰以武為為本。此皆無之。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為人愛可知。為天子之諸御，如不爪翦，不穿耳。至尊之盼。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復入。應自役。遂其形。全猶足以為爾。使人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即有木之人。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事人，事命，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本無根。源何從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滑，亂也。不可入於靈

府之虛靈使之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也和使之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也。其自得之意兒即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心與天通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為法也。水平中準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故成修此者即為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一水之停也物不能離也。飲下者必親受乎德猶取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執持綱紀吾自以為至通矣。通達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德不形之說恐無其實。無才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和無不通有形期隔使物忘我乃益我親匪特見者心傾且令聞者內愧非至人不足當此語非至人亦不能為此言闕趾支離無脈。闕而也曲城曰闕曲者以之跋企也謂脚根不着地也支離形不整也無脈謂無骨也。總諸般體形以為號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瘦大瘦項下生瘤大如覆瓮也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宜此謂誠忘是實有善忘之病故聖人有所遊。於而不知為孽。智計之巧乃支孽也約為膠約束之禮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為膠。乃膠漆也。

非自然德為技。德者得也。既失而得。乃技。而合者。德為技。德也。如中斷而復聯者。工為商。商也。如信奇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慮。惡用知。不斲。自然。惡用膠。無喪亡失。惡用德。不貨。本非。惡用商。四者。天賜也。天賜也者天食也天食也。故曰天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人問煙火。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與人共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形為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誓乎大哉。獨成其天。誓大物情累盡相照特配天且法活而自成其天也德不形。故形忘。形忘。益以神。其德。蓋至。即色。即空。有無。供遺。則死。灰。倚木。且為。太上之忘情矣。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舍人而言。天乃覺。肩。樓。益。上。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者謂生之外。所以人為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曰。以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馳騁勞乎子之精疲困而吟。行也。據槁梧而瞑。據枯木以為几天選子之形。於萬物之中。特子以堅白鳴。不能因任自然。徒以口舌之辯。妄自爭鳴也

火生焚木情熾傷身也者貌與形之所託神與情之所居也惟能性命變修不生不滅斯在人在人兩無負矣

上德不德充於內自符於外此中有人殆未可以說取也觀於師弟之契朋友之交君臣之合妾婦之從道且如是則夫父子兄弟之本以天屬者無待言矣夫官骸之蔽撤之所以忘形智能之矜蹈之適以敗德惟內視外觀無心無物情來歸性斯庶幾耳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又曰生而不有又曰或益之而損然則天鬻天食所謂元德之充符者固不在尋常世法中矣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謂精氣神知人之所為者鍊精鍊氣鍊神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精氣神皆由天生然生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謂性漸滿以至於知天知人而無不知也終其天年而不中謂之養並非忽然安於不知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養到知人知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於之究竟尚天方爲了當其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謂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謂元精元氣元神天也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且有人而後有真知可見真知非僅從冥悟中來何謂真人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聖

古之真人不逆寡寡者少數也道雖少而不逆順以順之不雄成以守之也老子所謂守其雌也不喜士也無思無慮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過也當得當也一意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外物不計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音格至也言具如此真知故有如登高至遠於道無不明無不行也○真人一解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世味其息深深息調息也不聲不濡神真人之息以踵呼吸通於湧泉人之息氣相依也真人之息以踵鼻踵足根也人之息以喉喉屈服者講論爲人其嗑言若哇嗑聲之入言也言爲人屈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嗑聲之入言也如欲哇之狀態以喉者此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妄念漸磨則息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  
 出不訢其入不距也進也入死而然然而往倏然而來  
 而已矣生一往來之常無累物視死不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  
 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之忘其死而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勿忘勿助是之謂  
 真人若然者申贊其心志志者專一之貌其容寂靜  
 其頽頽頽頽也頽淒然似秋滋味暖然似春神氣喜  
 怒通四時生殺無心猶與物有宜隨事合而莫知其  
 極極也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亡國亡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借聖人治世之無心明真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聖

義利澤是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無不通而非逐物  
 自然之仁仁無不親有親則天時非賢也賢者  
 聖有親非仁也有不親矣故非仁天時非賢也接而  
 天時故曰非賢利害不通看得不透非君子也行名  
 失己也貧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奔馳索死無  
 人役馬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期  
 徇彼傷我亡身不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  
 若也○真人三解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宜而  
 無若不足而不承承若不足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斂方也安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恢然滿虛邴  
 然守方而非固執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而有實詣邴  
 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喜貌似喜者崔乎其不得已乎

推乎勤動不得濇乎進我色也濇水聚也水聚則有  
 已者非好動也與陽適我德光澤色以充而將也  
 與乎止我德也以靜而安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  
 未可制也厲厲意踴似同流合連乎其似好閉也悅  
 乎忘其言也連檢括之意悅無心以刑為體  
 以者假以禮為翼翼輔以知為時相時以德為循循  
 而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特其餘以之損也損  
 一若刑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無忤  
 翼者然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問然後應一若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邱土之高者  
 若濡德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自然記故其好之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聖

也一其可好而好之也常情類然真其弗好之也一  
 其可惡而惡之也常情類然真其亦好也一其亦無  
 人亦視之若一不見其弗好也其一也一其亦無  
 者固一其不一也一其視顯有可好顯有其一與天  
 為徒其於一者循其自然而其一與人為徒其一於  
 者因物付物而已天與人不相勝也凡物偏用則相  
 所謂與人為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凡物偏用則相  
 人妙協中和性無偏是之謂真人四解死生命也其  
 孰故曰不相勝也死生定於命猶人之有所不得與  
 有夜旦之常天也夜旦之運於天人之有所不得與  
 言人無所皆物之情也言凡物皆然無如命何也  
 用其力無所皆物之情也言凡物皆然無如命何也  
 無可著力處著力蓋惟道能造命惟得道者能超  
 死生之外人果棲心至道自有不與物同盡者故下  
 文形容道妙特借能制人生死之君作觀以示超彼  
 越康形主宰萬化至親至尊道固無可比擬也



特以天為父。後謂君也以天為父者而身猶愛之。謂其  
口如天君而況其卓乎。卓然於人特以有君為愈  
乎已。有君得君也愈而身猶死之。謂事君以忠不  
況其真乎夫卓者真者何道也。即大宗師也惟  
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响口相向也相濡以沫。謂  
也。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人離道而  
猶魚之失水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道謂分是非  
與者求之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  
也。佚逸也息我以死。人生不過百年自始至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死亦必異於常人夫藏舟於壑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兪

不肖或短而天或壽而老或植基於始或正又況萬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係繫也所繫命者待資  
宗師也。至人得此。夫道有情有信。有信動之。無  
則生死不足言矣。夫道有信。有信動之。無  
為無形。無為。無之又元也。可傳而不可受。而受者殊  
難。其可得而不可見。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  
為道之。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無在。神鬼神帝。鬼者造化之迹。帝者主宰之。  
地。一陰一陽。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極。極。極。極。極。極。  
曰大極。太極之。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之下。即  
佛書所謂風輪持之。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辛



道不可名故強為之容虛以擬之實以誇之彌得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葵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問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日而後能外天下

日而後能外物

南華真經正義

後能外生

而後能見獨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所謂人發

物道之無不將也

也於將迎毀成之際

攫而後成者也

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微也瞻明聞之聶許

也夜需役聞之於詭

冥間之參寥

道之傳由外而內

學道之功聞道之序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首以生為春

生存亡之一體者

四人相視而笑

病子祀往問之

南華真經正義

也數造物與以形

孔頤隱於齊

其曲倮也

病累躄躄而鑑於井

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祀曰女惡之乎

為雞

為彈子

為馬

時也

失者順也



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方內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亦足自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相安故曰魚相忘乎江湖江湖并水也池水亦水也魚無異性得水則安人相忘乎道術方內方外道術不同其為道術則一也之故又以明外內之子貢曰敢問畸人方外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與也故曰天之小人禮法器量人之君子稱為人之君子有禮天之小人也乃可遊於方外而非濶管猶春秋冬夏四序不同則一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堯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孟孫氏三桓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後才其名也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一猶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較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簡者略於事也世俗相因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然已有所簡矣是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之自然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數有修短則生死有無與於已若化為物中之一物以待其所意惟死生之無與若化為物中之一物以待其所意先死之俱忘也若化為物中之一物以待其所意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已化以待將來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言化與不化其理本不可知

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吾與汝皆在大化不見見孟孫之獨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謂孟孫也心無損耗有旦宅而無情死其初生之於死猶旦而也外出入夜必自歸其宅非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特覺人之居喪皆其所以乃以無涕不感不良之如彼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此言世人之哭泣皆以吾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抑知吾之為吾亦是幻相又焉知吾所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厲高飛也于天子我也但夢為鳥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魚則則然耳然則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然則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為鳥為魚之幻境乎此蓋以夢境迷離反形孟孫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堯

之大笑也以覺覺其視人哭亦哭亦造適不及笑猶鳥之厲天魚之沒淵皆非真我也造適不及笑造適至也排安排也言譬猶常人之情既獻笑不及排造適至也排安排也言譬猶常人之情既笑之容則不及排而己笑為適為笑只在當境之須臾耳彼入夢者之不及覺亦猶是也安排而去化更能屏去物化之見即所謂不知生不知死也乃入於寥天一一而不一之域即所謂大宗師也原壤得死而歌實有其人孔子過而弗問所以為不脛之教誨孟孫母死不哀未必果有是事莊子引之作證蓋以明無變於死生新盡火傳有無一視此中真諦幸勿徒以世俗之見衡之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女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

女以是非矣世法如加之以刑然女將何以遊夫

道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途蕩恣睢也恣睢猶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藩也轉徙變動也許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

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無莊美人據梁力上也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鑪錘器也喻以道化人能使人庸詎知夫造物者之

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言黥受

傷而我之此來安知非天欲息我補我歸於完或使喪乘之以隨先生之後而受鑪錘之益邪許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萬物而不為義和之意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

遊已言吾所欲汝以當遊者如此而已至

汝能否涉其藩籬則仍未可知也

道可道非常道重言吾師而誦歎不置抱此遐想

殆即陶隱居所謂仰青天視白日不覺為遠者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大通則一切放下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私化則無常也俱空變化從心

神明莫測惟聖而果其賢乎已也請從而後也

無不通者能之苟窮其具心齋坐忘攝入聖域矣

至道之精苟窮其具心齋坐忘攝入聖域矣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成聲而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

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世人被情幻妄真宰日迷故當貧病交深無可奈何

不得不得委心以任運若果返求而得則命由我

造自不隨氣化為轉移貧之父母天地斯真能無

私矣道所謂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也水窮山

盡彼岸斯通淨圓述子桑傷貧之語

以善世此中微旨固當於言外求之

大道不二聖聖相承顛倒眾生迷於幻相漆園藉

真人以贊道贊道實以勵人之求其真也夫真人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哀樂不入靈覺乃出

渙然大通以視達觀待盡者流跡若同中實異也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順其自

然者而求之庶乎不離其宗能自得師者與



而似不自己已忘其功。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蕩蕩難名而天下欣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

有者也所有神而無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全真返朴上下各適其天。會得此旨便如陶靖節北窗高臥想見羲皇上人。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

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

文未既其質也。既盡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

而。有文無質無以生。則以喻。而以道與世立。必信

言欲即爾所能與世相充是有。夫故使人得而相安。

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地文。陰萌乎不震不正。不震不動也。正

其正之正。不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謂人所不得於天

正不向明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以為生者雖有萌

身御在不動不明之處。是。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於杜開之中覺有權也。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與壤合

視地文之孤陰。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向無名象可

不生自問矣。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指但覺一機

下而自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繼善之善。前

者自無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謂變更無定異。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沖莫勝。真勝猶莫朕也。惟無偏勝。故

吾衡氣機也。衡平也。動靜互根。混一而平。平則

之審為淵。鯢魚也。桓盤旋也。審。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喻杜德機流。水動喻善者機。三者不同

其淵深莫測。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本性也。性

始出也。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隨順之貌。不拒不

知其誰何。在彼捉摸不定。因為為。靡。因為為波。隨

此。但覺恍惚不可為象。波隨亦作波流。今從列子。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嘗學問。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代妻執爨。食豕如食人。人物。於事無與

親。一切世故無與為。雕琢復朴。歸真塊然。獨以其形

南華真經正義

應帝王

壹

南華真經正義

應帝王

壹



得其一  
萬事畢  
應以無心而伊人莫得其朕去知返朴其脩混沌  
氏之術者乎。

無為名尸之歸無為謀府之門無為事任之責無為

之主聰明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情也朕兆也體之

無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不德亦虛而已始終不

之至人之用心若鏡自明而不將不迎將送也外致虛

不藏過而不留鏡無蓄影也故能勝物而不傷應萬變而

北海之帝為儵火德屬心心主知北海之帝為忽德

中央之帝為渾沌土德屬意黃庭是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渾沌認賊作

大道以無著為真常以有事為應迹帝王之功聖

人之餘事也夫亦應之而已豈容心哉

內七篇以南冥北冥起以南海北海止鯤鵬物也

化則相生渾沌帝也鑿之乃死其於五行之妙蘊

三寶之真元發揮殆盡作者以道為文讀者因文

悟道蓋東來之新幾盡得南華而大大傳矣

南華真經正義

應帝王

宋藏

吳縣黃興元校



南華真經正義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佐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

外篇目錄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大指與次指連合為一謂之駢出乎性哉  
拇指旁又生一小指謂之枝指出乎性哉  
而侈於德侈者剩餘之意言此豈非出於生性哉附  
而以視人生之所同得則為剩餘矣  
賁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賁疣亦出乎形而以視  
生理之常然則為剩餘  
矣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多端也列於五藏哉五性  
五臟以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  
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者若是多方  
實疣可知多方字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初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亂紛也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帝時人多於  
聽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  
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杜塞真性以收名  
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也簧鼓喧擾之意不  
及者謂法從後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參史丹言仁  
起本不足用也非乎而曾史是已而義在其中駢  
於辯者繫瓦結繩窺句說之工實迷也句劍屬窺句  
喻道詞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斲趾譽無用之言  
之捷也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斲趾譽無用之言  
斲謂竭盡心力徒以此無用之言稱譽自喜也非

乎而楊墨是已聰明言辯皆仁義故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上正字義近與不  
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多指  
也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  
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脰膝以下骨喻本然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率其本然則  
於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性命彼仁人何其多憂  
也性自然之妙以形仁義之非且夫駢於拇者決之  
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嘸決剔開也二者或有餘於  
數枝者多一或不足於數駢者合二指其於憂一也  
指有餘也或不足於數為一不足也其於憂一也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以駢枝損決斷之憂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有餘不足皆病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者愁視則半  
不仁之人洪性命之情而發富貴滿目者愁視則半  
如蒿也決潰亂也發貪嗜也上言有餘不  
足招憂則一此言仁與不仁亂性則一也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喧擾  
以仁義故仁義之所以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鈎  
曲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約束是侵其德  
也侵傷屈折禮樂道體純任自然故响俞仁義响俞  
之意道妙渾於無言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故以仁義為响俞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離通約束

不以釋索釋索之故天下誘然皆生生而不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然

不可虧也不可以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連連相使天下惑也求明適夫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招揭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

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

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賊與穀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三

二人勇婦曰賊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

則挾策讀書策竹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局戲也

也博類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東陵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

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

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

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實既相同稱謂且夫屬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於五

味雖通如俞兒俞兒古之善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

於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五味爽曰五色迷曰五

聲離耳其非天屬之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謂也賊於其德而已矣吾

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

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

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皆求其有夫不自

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過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四

也解余愧乎道德性命之實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仁義淫僻雖分美惡而

均也均也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且強名何論仁義

漆園以駢枝目之自是解人



渾沌立死。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漆園意蓋本此。特推廣以言之耳。

南華真經正義

馬融

七

南華真經正義

胙篋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胙從旁。則必攝

緘。緘。結也。緘。繩也。固。屬。鑄。鑄。銀曰屬。鑄。舌曰此

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

趨。趨。擲也。唯恐緘。膝。屬。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

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不。乃。猶。無。乃。也。此。言。備。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上。單。言。知。此。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

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內。竟。通。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

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

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盜。其。聖。知。之。法。即。以。為。守。身。之。具。○以

國。之。盜。大。諱。以。上。言。聖。知。為。盜。賊。之。利。竊。財。之。盜。小。竊

田。成。子。事。益。信。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

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而。死。莫。宏。肫。肫。剖。也

子。胥。靡。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自。害。者。

三十一〇九





是真聲者之論音。盲者之辨色也。逍遙遊云豈作形骸有聲盲哉。信哉斯言。

南華真經正義

法信

十三

在宥

問在宥天下。不問治天下也。宥者如自在之意。有者寬放自得之義。使天下各遂其真。非有心治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自在則淫。不自得則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以有心治。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性不可漆。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性上不可。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毗偏也。由苦樂生出喜怒。由喜怒推測陰陽。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順時。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十四

寒暑之和不成。不至故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中人偏之為害。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半途而止。不成條理。言使天下人心偏。毗如此。饒轉相因。皆有心為治之弊。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喬詰意不平也。卓驚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彼亂。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何何不安也。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諛明邪。是淫於色也。諛聰邪。是淫於聲也。諛仁邪。是亂於德也。諛義邪。是悖於理也。諛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技。相習於。諛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蕩。諛聖邪。



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詭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  
心有所說則失其自然。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  
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  
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鬱卷不伸舒也。而天下  
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  
邪。言非特一過乃齊戒以言之。鄭重而跪坐以進之。  
致恭盡禮也。鼓歌以儆之。言之不足手吾若是何哉。若  
從譽覺。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者。貴以身  
身為至貴。更貴於為天下也。愛以身於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五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謂中無  
起知。無擢其聰明。擢抽出尸居而龍見。安坐不動而  
淵默而雷聲。抱一無言而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而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如炊氣積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  
在宥者無為之用。無為者在宥之體。欲始微終。只  
是令人安其性命之情。而天下更無餘事。古氏春  
秋云。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  
治天下。篇中不曰不治。而曰何暇治。可知所謂貴  
愛其身者。聖聖  
相傳其揆一也。  
崔嵬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擾人心。擾人心排下而進上。遺排抑則降下。上

南華真經正義

下囚殺。上下之間。係之淖約。柔乎剛強。日剛強。一旦  
變為剛強。以淖約。是廉劇。彫琢。廉劇。一旦而為瓦合。  
是廉劇。已為彫琢。盡矣。此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皆懼排希進之心所致。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居也  
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喻其偵驕而不可係者。  
也。係縛也。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  
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胈。股上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焦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鉗  
為也。然猶有不勝也。而有不能勝天下者。堯於是放驩兜  
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  
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施。延也。大駭。不安其  
下有桀跖。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義。上而儒墨舉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  
天下衰矣。大德不同。位同之而性命爛漫矣。爛漫。猶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求。竭也。明。於是乎新。錐制  
焉。新錐。斷木。繩墨。正木之曲直者椎鑿。決  
焉。鑿也。椎鑿。皆穿木。殺。謂彈正而殺之也椎鑿。決  
之孔。殺者。決斷也。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  
脊脊相。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殊新者相  
是。桁楊者相推也。夾頸及歷者。皆曰桁楊。刑戮者相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六

是。桁楊者相推也。夾頸及歷者。皆曰桁楊。刑戮者相  
是。桁楊者相推也。夾頸及歷者。皆曰桁楊。刑戮者相





王。唯能得生身之主。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則  
死。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也。人皆不得  
道。則與。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不。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  
昏乎。或遠我而去。任其自然。而我無與也。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

至人小天下而大一身。聖聖相承。皆以治身為本。  
然得其本而未自賤。姑射有神。自然物無疵。猶自  
使年穀豐熟。呂氏春秋云。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信見道之微言也。世人不明道德之歸。在於流俗  
之見。以凡測聖。第觀其緒餘。遂以為能事。盡在此  
矣。是猶執昭昭之多。而曰九重之高。遠皆歷然。在  
吾日中也。噫。揆其目中所及。見其去無目者。幾何  
哉。○此章為漆園正義。如於星斗濛列之中。偶示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九

北辰之處。所由此參觀互證。可見  
全書中所謂治天下者。多出寓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雲將喻雲。鴻蒙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拊也。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  
立。倘然。自失貌。贊然。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  
躍。不較。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  
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  
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雲將曰。浮遊。不知所求。而已。猖狂。不知所往。而已。  
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紛汨。貌。遊於舉世  
朕又何知。所。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  
隨子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言百姓  
得至此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玄天弗成。元者。北方之色。天道置北方於不用。而實  
元氣。而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不能先。天弗成。則意。通。治人之過也。治身。雲將  
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歎其受。僂僂乎歸矣。  
其歸休也。已將復命。歸根之義。默示於言外。雲將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十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故當養之。安  
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猶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吐。猶  
倫與物忘。倫。者。物之等。與物相。忘。不生分別心也。大同乎溟溟。元氣溟  
溟。謂之溟溟。大同乎是。則。解。心。釋。神。解。其。撞。擗。之  
。真。然。無。魂。真。然。坐。忘。之。象。萬。物。云。云。通。芸。各。復。其  
根。各。還。其。性。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謂。七。竅。鑿。而。混。沌。死。也。無。問。其  
者。無。問。其。情。物。故。自。生。大。道。希。夷。無。中。生。有。不。助。而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  
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三十一 二一五

有心為治。則元天弗成。於人心病其擾。已心亦失。其所養。處無為。而物自化。乃俾芸芸者。各復其術。治術。可於此會其微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以

己之聞見。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

高。出眾人。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

以。宜所聞。安穩自己之聞見。以不如眾技眾矣。不如眾

多。而欲為人之國者。然且欲以己之聞見。此攬乎三王

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利而不知其害。此以人之國

德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

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五

一事無成。而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用之良可歎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大物。天有大物者。不可以物。不

用物而為物用。是亦物。物而不可。物而不可。物而不可。

耳。以物治物。安見其可。物而不可。物而不可。物而不可。

物。因物付物。為。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台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與造化。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真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即獨

者。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因物而起。不持。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配。對也。不為主。而為配。神於

處。平無響。寂。則行乎無方。動。則擊文適。據天下。以復

之。撓撓以遊無端。撓。撓。自動也。一陽萌。動。旋復。其出

入無旁。與日無始。無依傍。領論形軀。合乎大同。言也。

我相。不著。隨形。隨地。合乎大同而已。太同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有。虛極。靜篤。已亦無有。至於無已。又何

有。亦此意也。無。有。萬物之有。哉。麗居士。所謂空諸所

地之友。於。無。而。日。觀。可見。無。中。別。具。神。妙。

亦。至。有。觀。有。觀。無。精。粗。判。焉。兩。者。並。舉。道。之。士

宜。知。所。從。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顯。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五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

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天。下。長。久。吾。身。皆。以。無。為。為。本。無。為。而。無。不

為無有而無不有矣。自古聖神，躬求而得，其所謂  
獨有者，悉自觀無中來，由無極而太極，此中消息，  
學者正當以身驗之。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三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君原於德

而成於天。純任自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也。玄遠無

為也。天德而已矣。於一而道散乎萬，以道觀言，稱而

天下之君正。上下以道觀分，職而君臣之義明。貴賤

以道觀能。能而天下之官治，器使各當，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泛應不窮，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道在天地而通以

得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育萬物，俾行之各得，上治人

者事也。使人各事，其宜，故曰道。道猶義也。自有

南華真經正義

之餘，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

於天。兼者統也，合二為一之義，自然者天，故曰古之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自無為而萬物化，自淵靜

而百姓定。自定皆其善法，天者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即無

心得而鬼神服。言所謂通於一者，非有心也。無心而

矣，尚何事之不了哉。道出於天，不容雜以人為，無為而有得，斯為心得

夫子曰。門人記莊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則虛可入道，無為為之之謂天。於無為中勤而為，無為言之之謂德，希言自然

言而無心也。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  
 大。所謂大者，行不崖異之謂寬，和光同塵有萬不同  
 之謂富，羅萬有故執德之謂紀，紀然之中各有條理  
 德成之謂立，卓然循於道之謂備，順其自備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全其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  
 之大也，精乎包容之意沛乎其為萬物逝也，為萬物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  
 私分，以分所應有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  
 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故曰一府死生共此輪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五

道故曰同狀，言當其顯時已將此理看破，  
 故能解心釋神，離外景而獨完其天也。  
 能剝心乃能事心，於道中各求實得，而損之又損，  
 內重者外自輕，視身世皆浮雲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深沈濇乎其清也，澹微  
 道體之靜寂已，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得此理無  
 立應物之木，得此理無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考叩也，雖有聲必  
 以應感者，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待叩而後鳴，雖有  
 道必待感，萬物孰能定之，言當未叩未感之先，渾然  
 而後應，默然其所以肆應者，誰能  
 定之。夫王德之人，日王素逝而恥通於事，虛靜無為，立  
 之木原而知通於神，抱一為式，不用故其德廣，得於  
 無不其心之出，出猶應也，探猶感也，有故  
 該非道不生，道即木原也，生天地生非德不明，既  
 形非道不生，皆是此道人身可知

形若非有得於心，存形窮生，將存我之形必先究  
 則不明此生身之理，其生理而不為物蔽  
 立德明道，欲立我之德必先修非王德者邪蕩蕩乎  
 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蕩蕩包羅萬有之象  
 一本自然，萬物從之，即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不露端倪而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不可窺測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  
 妙契真元，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因應從心  
 應時聘而要其宿，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因應從心  
 德上通而智故情滅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登乎崑崙之丘，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五

之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  
 境，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  
 詬索之而不得也，知多知識者離朱，善觀  
 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也，察者契詬有口辯者乃使象罔  
 以上四人離朱外皆寓名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道喻元珠，無心乃得，使象罔而獨不言索，其旨微  
 矣。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為天子也許由曰：殆哉，殆坡乎  
 天下，坡通岌齧缺之為人，聰明敏知，給敏以敏，其

是則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性其才知謀以  
應順數。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過之所由  
矣。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我人心以用事  
且本身而異形。我相未忘。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巧  
如方且為緒使。所役。方且為物絳。絳纏束也。言方  
且四顧而物應。不暇。方且應眾宜。求宜。方且與物化  
而未始有恆。履為物變。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  
有祖。有一族。必可以為眾父。合一族之眾而推。而不  
可以為眾父。眾父。以名位言。則為萬姓之君主。  
以道妙言。則為治亂之率也。有心求治。北面之禍也。  
萬化之大宗。治亂之率也。適以倡亂。北面之禍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居而穀食  
無常。居言不求安也。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問。千歲歲世  
去而上僇。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即釋  
風也。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  
仕世。隨世。隨意去留。策空乘虛。得大自在。此百人  
內修之實效。德位如堯。猶望塵莫及。何論其餘。自  
古聖真。莫不守寂。軌元。辭榮。割愛。所謂白雲深處  
隔斷紅塵。孜孜焉求。至帝鄉者。其志趣固別。有在  
 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邪。蓋也。無落吾事。落荒。但俛乎耕而不  
 顧。他他低。  
立為諸侯。偶而應之也。耕而不顧。修德以就問也。  
至人之出處。如是。  
泰初有無。無耳。無有無名。雖無之名。亦未立。何有於  
始一之所起。至無之中。故曰起。有一而未形。雖有肇





獨志見獨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出然由而若

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

心居矣教民有為者也溟滓即雲霧篇大同乎溟滓

無為者還謝不敏哉蓋其心並不從教民起見只欲

同乎泰古渾穆之德使此心各安於其居而已所謂

心普萬物而

有心治民民即為吾心之累蓋天下之治在聖人

只自得其心之所安並無教民之見存於中也昔

張靈隱為宋真宗講還元篇有云國猶身也心無

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此還元之大旨也然則

漆園之所謂心居者從可議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之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也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出井水

南華真經正義天地

措措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拙也數如泆湯疾速如湯之沸溢也其名為

機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

定神不定者道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

南華真經正義

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以蓋眾焉哉衰歌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

者乎女方將忘友神氣喧女形骸而庶幾乎之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也子貢卑陬失色頓頭頓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言久而不曰始

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子不知復有夫人也謂夫

間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聖人當是君子之德也今徒不然言此人執道者

南華真經正義天地

德全言德而德自全德全者形全德全自

全形全而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游俱在不自知其所在沈乎清備哉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而其所謂譽然不願譽然自

失其所謂而以為失儼然不受儼然自

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為非

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

者也言假人事以修之誠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三一三二



而不治其外。一者天地之精。夫明白入素。本然者無。內者性命之本。曰素。本然者無。  
 為復樸。自然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文將固。曰樸。自然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文將固。  
 驚邪。未見固宜其驚異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文。曰樸。自然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文將固。  
 何足以識之哉。言非特汝不識。即子亦不足識此也。

機巧不生。渾沌不死。入素復樸。道心見矣。

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諳芒。重。復。曰諳芒。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茫諳芒者。不以言教也。苑風。東方之風。義取。苑風曰。  
 長養。以為牧民之喻。是二人者。皆實名也。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  
 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  
 無意於橫目之民乎。側目而視。曰橫目。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待治者。願聞聖治。諳芒曰。聖治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聖

乎。不滿。官施而不失其宜。皆得其宜。拔舉而不失其  
 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洞悉乃順其所為。莫不  
 而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非。手挽願拒  
 之。指揮願。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德人較聖。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  
 治及進。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  
 善。即所謂不思。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  
 安。為悅為安。但以順人。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  
 所依。招乎。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  
 亡意貌。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無心。此  
 謂德人之容。其可見。願聞神人。神人較德。曰上神乘

光。神上升而與形滅亡。見光不見形。兩光亦若。此謂。有若無。故曰與形滅亡。此謂。  
 照曠。照者虛明。致命盡情。推致其所秉之數。而命不。由天充盡其已發之和。而。  
 歸性。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芸。歸性。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芸。  
 心來復。此之謂混冥。混者合為一氣。冥者返諸無形。心來復。此之謂混冥。混者合為一氣。冥者返諸無形。  
 由治而德。由德而神。海上三山。引人入勝。于青雲  
 而直上。方議人間世外。別有地天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言德不及舜。故。羅此征誅之禍。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不須治。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  
 為。言若天下均治。則別無求治之。願。何何為計。及有虞氏之治乎。有虞氏之藥瘍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論

滿稽至此。已悟無亂非治之理。且知有虞氏所謂治  
 者。亦第治其外耳。故又以藥瘍譬之。蓋瘍醫之所醫  
 者。癰疽之屬。皆禿而施鬚。鬚髮以飾鬚者。病而求  
 醫。倘不病。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修進也。其色焦然。愁聖  
 人羞之。何如。養親使不病乎。此蓋喻因。亂求治。不知本不致亂之為貴也。至德之世。  
 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處高而無。民如野鹿。放曠  
 之。苦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  
 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  
 賜。相友相助。而不知以為恩。是故行而無迹。任其自得。事而無傳  
 行所無事。故不傳。不識不知。渾渾噩噩。至德之世。其猶至人之心乎。



隋以約其外皮弁以鹿皮為之綳冠以內支盈於柴  
綱繳之中而自以為得晚晚目視而則是罪人交臂  
得矣交臂縛手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也檻圖亦可以為

失性之人。內外交困。見者惻然而身受者轉不自知。噫。愚或至此。真終身不靈者矣。

道體非物。玄之又玄。世情用知用巧。皆戒而失性者也。能順其自然而以無心得之。斯德兼於道。而道合於天矣。○陸方壺云。此篇頭緒各別。不可串為一章。細意推求。或正言。或反言。或喻言。或述古。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毛

或徵今。總是令人於無中覓有。不可指幻為真之意。認定此旨。則元珠在握。正不必於章句間強求其貫串也。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流通而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不滯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辟通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通以氣言。靜以心言。心有所注。氣即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不求靜而自靜。非以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鏡通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準所以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由靜靜恬淡寂寞無為者皆靜之天地之平。上下各安其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天

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虛則實。實則倫矣。其中有倫。理虛則靜。靜則動。靜極動則得矣。自然而動。無為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而無為則俞俞。俞俞猶憂患不能處。能入居於其心也。年壽長矣。道以心為君。氣則服其毅者。心不止則氣不行。至人虛極靜篤。順其自然者而休焉。故心以定而生

樂活身。道妙見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明此以上帝王天子之德也。明此以下聖素王之道也。明此以退

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  
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反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  
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  
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完

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  
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  
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  
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  
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  
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  
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南華真經正義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  
上無爲而天下功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  
用人羣之道也木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量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  
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完

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  
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  
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  
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  
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  
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  
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

三一 二二五

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若以此事上以此蓄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  
 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蓄下也昔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  
 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  
 德而出靈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欲將所修之書藏於周之府藏字路謀曰由問  
 周之徵藏史徵藏藏名也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也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

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反覆也中其說  
 也曰大綬猶言大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造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猶言幾乎後言猶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言與道相遠也無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也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天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傷傷乎揚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仁義謂德用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  
 治之是速其亂也意通夫子亂人之性也  
 以仁義亂人性其他可知欲各安其性命之情非  
 士成綺人姓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  
 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猶言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百舍  
 旅宿也重趼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謂遺棄末學也於物有養而於人倦於教  
 非愛人之木心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謂生物熟物  
 仍貪取也老子漠然不應以不答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正卻猶退聽也何故也為

了勝移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馬也  
而不不知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  
於盛名也 謂之馬 喻不仁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殃 猶言又 吾服也恆服 吾非以服有服 服之行也言百  
行也此正毀譽不計之意 士成綺雁行避影 側身  
履行遂進 而前 而問修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異  
而目衝然 突而頽頽然 頽頽而口闕然 自辯而狀義  
然 嚴毅 似繫馬而止也 神已坐馳 動而持 欲動而發  
也 機發則如 察而審 又詳審 知巧而覩於泰 而見於  
外者有馳 凡以為不信 不實之徵 邊竟有人焉 通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其名爲竊 則以盜竊目之 有機心者不可與入道 識神爲用 則真性日消 漆  
固傳其狀貌 而獲其聲稱 毒口凌心 正爲此輩作  
高頭 棒喝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 窮 於小不遺 入無 故萬物  
備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 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  
德 聰明之類 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之 鮮不爲世  
夫至人有世 撫有 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爲之累 天下  
雷棟 棟通柄 奮者 而不與之借 審乎無假 而不與利  
遷 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 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 通乎道 合乎德 退仁義 之也 實禮樂 以爲

南華真經正義

主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於道體見得精自於世情看得徹 常人迷於幻相  
目假爲真 宜其神動精搖 而去道日遠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世知道之可貴 爲書不過語 止  
語 語有貴也 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有所隨 隨也 意之  
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不知道  
傳貴其言 因 世雖貴之 猶不足貴也 爲其貴非其  
貴也 當貴者 非 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  
者 名與聲也 則此類耳 悲夫 世人以形色名聲 爲足  
以得彼之情 彼即不可言傳 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 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 桓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於堂下 輪車輪扁匠人釋  
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 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  
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精爛爲魄 糟 桓公曰 寡人  
讀書 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 輪扁曰 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  
入 疾徐指輪 斲言徐寬疾緊也 寬則 不徐不疾 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 口不能言 有數存焉於其間 數分寸  
也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 古之人與 其不可傳也 死矣

三一三二七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書以傳道而道者不盡於書。執書以求糟粕而已。達乎西來不立語言文字。證以輪扁之說。自是不問。

天道無為以虛靜自然為本。人心失其自然。即以害道。惟至人之心。不為物累。不與利遷。如如自在。乃得大定之境。所謂定者。即虛靜之始基也。此中真訣。不可言傳。世人第即傳道之書求之。而至道之情。終不可得。有志於道者。仍當致虛守靜。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庶得古人不傳之秘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大道

聖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何相執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鼓而不得已邪。凡物之發動處。皆由氣。意者其通轉而不能自止邪。然者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而升而孰隆。施是。降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或西有時而上。孰嘯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禱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五行帝王。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聖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九辯治成德備。鑿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上皇配天立極之稱。六極形。而垂象。乃有九洛之事。順以承之。治成德備。天下歸心。觀於聖帝。明王所競。競焉不敢逆者。則天地日月。為主宰。從可識矣。

好道之行。不外造化自然之用。為神為聖。皆不外此。似無而非。著空。似有而不着。相真如冥合。方可謂順其自然。稍勉。去道遠矣。

商太宰蕩。商宋也。太宰官名。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所謂親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仁至者德也。待言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謂太宰未能也。於孝有過而無不及。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故為此顛倒之說也。

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在南。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已過冥山。則過於孝。不言孝而孝已在其中也。故曰以敬孝易。

敬見於以愛孝難。愛發於中。故難於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者。不自知其忘親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我者。親亦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使親覺四海之大。皆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我者。使天下相忘矣。兼忘之使。是真忘之至也。道以推而遷進。夫德遺堯舜而至此。則孝固不待言。仁亦無可言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不為也。遺猶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勞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屏棄也。至貴在。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財。至願名譽我何有於爵。至富國財并焉。何有於財。至願名譽我何有於名。是以道不渝。倫變也。得其一。萬事畢。道真夫一。至無至有人。人能息心於此。則烟火微光。浮雲變態。舉不足以動其中矣。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北門姓。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咸池。樂名。洞。庭。猶廣漠也。吾始聞之懼。駭復聞之怠。息心驚。稍安。卒聞之而惑。恍惚蕩蕩。默默。口不能言。乃不自得。失其故我。自始至帝。帝曰。女殆其然哉。言不意汝竟得。卒樂之。感人如此。帝曰。女殆其然哉。能如此。聽喜。

而謂之。吾奏之以人。聲音本。徵之以天。律與天時相。而行之。以禮義。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取聲氣之。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謂是註語誤入。四時迭起。五帝配四。萬物循生。器象萬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武衰作止也。倫經。次序也。文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以大聲震之。其卒無尾。隨之。不始無首。迎之。不。一死一生。一債一起。債。債也。死。生。債。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以變為常。所常者。故不可窮。一境未測。一境復轉。欲求其。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則凡空虛之處。莫不充周。以人物言。則塞於耳目。使人杜其聰明。守於心神。使人凝其志慮。因物之量。以大小均不遺也。其聲揮綽。悠揚其名高明。中可指。而名者。揚清。故曰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位。日月星辰行其紀。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女故懼也。初聞至樂。但覺音容變化。心目無措。故悚然。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動靜相生。與燭之以日月之明。日月相輝。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則凡空虛之處。莫不充周。以人物言。則塞於耳目。使人杜其聰明。守於心神。使人凝其志慮。因物之量。以大小均不遺也。其聲揮綽。悠揚其名高明。中可指。而名者。揚清。故曰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位。日月星辰行其紀。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紀。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非可謀慮故不能知非可瞻望儼然立於

四虛之道。儼然無倚於槁梧而吟曰吾知窮乎所

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三句即所形充

空虛。其形雖充而神馳於樂乃至委蛇。四大無着文

委蛇故怠。惟虛與委蛇故若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調之以自然之命。天命流行不已故若混逐叢生

相逐叢林樂而無形。林然共樂布揮而不曳

散揮灑而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動於無方

於窈冥。體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人莫得行流散徒不主常聲非復節世疑之稽於

南華真經正義天運

聖人。聖人太和在心故稽於聖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達順天機不張元神而五官皆備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聖心自然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焱亦作炎。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苞裹六極。苞通包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

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樂

若有鬼神。情若無知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乘道而往

是六根震動之初獲也。次言怠者。天籟均講。強陽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師魯太師。以夫子之

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為師。師

也。巾以文繡。外也。戶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草也。刈草將復

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昧焉。昧。夢覺也。不夢則已。夢必數昧。蓋精氣

南華真經正義天運

人與。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

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以地言是

非其夢邪。圓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

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

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於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傳。轉也。無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至人本無心也。其心以為不然者。以至人之心。天門弗開矣。靈府閉矣。測能游心太虛。積精累氣。以得其真。斯出日入月。呼吸之間。而天門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南華真經正義

天通

聖

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喙。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僞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南華真經正義

天通

聖

上悖日月之明。下墜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履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執通以奸者七十二君。奸通論先王之治。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也。鈎取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抑道之本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為彼所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言則人所踐之迹耳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喻大道不在相迹夫白鴉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鴉水鳥眸子不運定睛注視也

而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傳聲類自

為雌雄故風化而物各以其類自為雌雄故能相誘

而各以神運以示因物付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常者

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

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

鵲孺鵲交尾而孕魚傳沫生子此淫生者細要者

化為已子此化生者有弟而兄啼有弟則兄失乳

久矣夫且不與化為人不能與造不與化為人安能

前華真經正義天運

化人夫交尾傳沫及視為已子物類各有所宜有弟

物而不順其自然老子曰可已得之矣

道本於一而一不可執神而明之無感不通矣

陰陽運行皆以道為主宰而入道有序則以不知

不識為始基求道者竟有於無須索之迹象名言

之外因其自然有定而至無定庶幾變動不居倦

倦乎與化為人



吳縣黃興元校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峻刻其意。孤尚其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誰。謂也。高

世也。為亢而已矣。謂一切。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非世也。枯槁也。語仁義忠信。恭

儉推讓。為修而已矣。修也。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

居學者之所好也。或遊或居。隨在皆學。語大功。立大

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

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

問處。無為而已矣。無為猶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

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吹。即呼吸。即吸

而納。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為壽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

從之。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

也。特舉聖人。以見得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平定也。謂定故曰聖人休

焉。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也。襲。侵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以心性言。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波。流動之意。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

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知者。私

心之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

於炫。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

純粹。其魂不罷。罷。通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

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

也。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己。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

也。天一生水。水之得於天者。其象如此。故曰純粹而不雜。象水

不變。象水。惔而無為。動而以天行。象水之清而流。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吳劍名。越。越山也。皆出善鐵。鑄為寶劍也。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寶。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不可得而遂象之。其名為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純素之道。惟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二

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伊妙與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精是則神。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虛無無為。性功也。養神貴精。命功也。性命交修。道

不遠矣。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三

南華真經正義

繕性

繕性於俗。謂猶治也。道貴率性。俗學以求復其初。

俗學。謂世俗之學。非道也。流於俗。謂汙亂也。道本無

思。以求致其明。愈或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道也。猶以恬養知。慧也。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

以知養恬。不用慧。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

也。非為仁而道無不理。義也。非為義而義明而物親

也。忠也。不言忠而中純實而反乎情。得其樂也。不

言而信行容體而順乎文。謂中形外。禮也。禮而

自和。禮中出。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後世製造忘

而天下自彼正而蒙已德。能先明已德。德則不冒

不足。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則致亂。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混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

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

自然。故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為治是故

至一也。使人知順帝則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順而不一。而純一者已漓。帝則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

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而己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

天下。與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源散朴也。離道以善。善

者

南華真經正義

繕性

四

三一三五

適適以矜美故善見險德以行行者違性以趨動故

而道之自然者離險德以行行立而德之安然者

險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性天性心與心識則心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雖選其私知究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

道交相喪也世風浮薄廢棄無為之道道術紛更變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喪世則皇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

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使然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不當時命而大

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者培其發生之本

復而遊之以觀其復此存身之道也以存身即古之存

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靈而馳於高遠也

不以知窮德以知養情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危然猶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大塗德固不小

識塊然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傷德傷道所謂微故曰

正已而已矣道之真以治樂全之謂得志樂無不全

南華真經正義

精性

五

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至樂活身無可加益樂至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

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

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此

免與窮約二者之境不故無憂而已矣有終身之樂

同其自得之樂一也而得志者如此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

不荒也非樂之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不謂內外輕重惟其蒙蔽是以倒置

塵俗勞形去道日遠樂在軒冕憂在性命矣蒙蔽

之民倒置之民皆天之戮民也循天以求志其惟

深根寧極者乎

南華真經正義

精性

六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黃河也涇流之大涇通兩涘渚涯

之間涇岸也不辨牛馬遠而莫辨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河伯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飲容也望洋向若而歎洋海也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僅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不以所聞為信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始信所聞不虛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七

龍古拘於虛也虛通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

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

之尾闕海水出路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闕不知何時已而不

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

數以比江河其大不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

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

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壘石也計中國

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稗草似稗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人卒九州人盡九州之

大計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所生所通人處一焉

九州中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

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計及海五帝之所連謂以

內之中國因計及中國之人五帝之所連讓相連

而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任

在此人地一分中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自多則

大矣第一次問答義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

毫末可乎河伯自悟自大者適形其見小小則不可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八

見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局量時無止各

止息無分無常人事終始無故大化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遠則大者亦小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小大知

量無窮知於大之外更有大證彙今故彙明也今故

故遂而不問可致而問撥而不跂不以近可知時無

止知由古至今者又將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今以往而或占也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知始必有終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人生不

若百年以前百年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

足以定至細之倪。極其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大者未必極其大。○二次問。河伯曰：世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外是信情乎。河

又舉至精至大者為問。蓋

其心猶泥於大小之跡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

不盡，惟不盡故謂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故夫精

小之微也。言小而又小也。垤之殷也。大之盛者曰

大也。殷，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異，夫

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既有精粗，無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今精曰無形，非真無形也。但不可圍者數之

南華真經正義 秋木 九

所不能窮也。大曰不可圍，非真不可圍也。但可以言

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總之可以言

者皆局於物之形，而有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至於不可言論意察，則真無形

矣。是故大人之行，大人蓋能體無，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純是生意，卻不動不為利，不賤門隸。惟道是求

後為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於世無爭，亦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事不假力於人，亦不重勞于

賤也。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真心獨往，然為在從眾，不

賤佞諂，無嫌於附和。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

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各執是非，故是

之不可為倪。至大小不可定為倪。聞曰：道人不同，若

德不得，不見大人無己，無我約分之至也。約分謂將

分量，欲之又欲，以至無所謂問，無所謂得，並無所謂

已。唯天下若大若小之類，皆無可舉，似即所謂不期

精粗也。而道之超乎形色者見矣。○河伯曰：若物之

三次問答義在遺跡，觀空以精其詣。河伯曰：若物之

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河伯未

言果不期精粗，則離形以觀物，又從何處區別其北

貴賤大小乎。倪者物之見端，蓋取以為區別之義。北

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言貴賤無常，無事區別也。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

南華真經正義 秋木 十

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此言物之差等在大小，而大

而小者，以道觀之，其大亦因大而大之，但使所形者差小

亦因小而小之，何使所形者

差大則無物不可謂之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

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暗矣。其貴大小無常，若於大

地為大，則不可謂於小之中，極言其小，雖謂毫末為邱

山，亦可謂於此則凡差等小無常之細數亦無事區

別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實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

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清靜言察乎安危

靈於禍福安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於內人在外人順德在乎天德故曰德在乎天知天

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得則其行一本於天道故能

常處於得得踳躅而屈伸踳躅者若御若前反要而語

而無失也和光同塵而能自反以得其樞要動不乖寂

德亦語不乖莫非虛通之極則此能知道者能之

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落通穿牛鼻是謂人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命天性也無以得殉

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守此三者乃能性修反

七次問答義在深根靈極以全其天

道之效七問七答精義層出語大者入道之基反真者得

憐心變一足之蛇憐蛇足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子無如矣我之簡易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其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為珠為霧雜然而下

強使之然至如珠之多如霧今子動吾天機純任而

之細則又隱喻其萬足也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

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亦任天而動耳安用足乎蛇謂風曰子動吾脊骨

而行則有似也似像也謂有可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人於南海蓬蓬然而似無有無形何也

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信如

而指我則勝我鮪我亦勝我故任人手指足踏皆若

力勝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 此證無以人滅天意也凡物之動各有天機而不

離形似惟風並形似而無之純以天行斯為大勝

神矣被狃於人為者徒役役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至於心目二者

運行尤速然以近在吾身故可不言而喻人能於

心目之間求得其大勝則更聖而不可知之謂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宋高而弦歌不輟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

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

也時勢適然知無得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汝且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陽虎，齊人也。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語無以故滅命意也。夫臨難不懼，遺死生矣。尚何命之足言。蓋聖人謀其真知以求真道，雖險阻盡歷而志氣不衰。其謂命有所制者，非制於天，實制於己也。至人事之窮通，則皆視若浮雲，而以無心付之耳。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能合能離，操縱自我，然而我然之，不可。人不謂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茫然自失之意，不知論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喙，口也。敢問其方，敢問是何方術。而使至此。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埴，陷也。埴井，壞井也。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跳梁，跳躡也。入休

乎缺瓮之崖。井中累甃曰甃，甃有缺處故若崖也。赴水則接腋持頤，赴則以兩腋拍水而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還，蚌蟹與

科斗。還謂回顛也。蚌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時止也。此亦至矣。其樂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不能展動。於是遠巡而卻，告之海曰：告鼃以夫千里之海之大。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崖，岸也。夫不為頃久推移，刻也。不以多少進退者，多少謂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冀以口舌爭長，是猶使蚤負山，商蚺馳河也。商蚺，即馬駘蟲。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利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

解。淪於不測，淪猶釋也。釋然達於四方，而無西無東。南華真經正義。秋水。六。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立於無極之先，反而歸於大通。無東無西，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規，求也。察，小言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而思之。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與。壽陵，燕邑。餘子，未了。未得國能，未得彼國之大，那邪趙都也。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匍匐，以手撐地而行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夫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張舌舉而不

下，乃逸而走。此與下二章皆證無以得殉名意也。戰國好名之士，競以口辯為先，不務真修，而徒誇虛譽，是求得而轉失也。故首及之以為殉名者戒。

之。以爲殉名者戒。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楚王也。成曰  
 願以竟內累矣。竟。通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笱而藏之廟堂之上。山笱。藏  
覆以巾也。笱。藏衣之器。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  
 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國爵為殉名者所慕。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鵩鵩。鵩。屬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七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  
實也。非醴  
 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恐  
拒物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當貴。浮名。至於。摛。是。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莊子曰。魚出  
 游從容。鱗。魚。小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  
 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話子曰。安知

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言子明知我能知

也。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

此語反其真意也。常人迷失真性。每至憂患相尋。深固惟能自得其樂。故能知魚之樂。夫魚之相忘。於江湖猶人之相忘於道術。觀物觀我。妙契真機。道圓而通。洋洋乎得大自在矣。

至人訪道精益求精。時命不計。名譽不爭。昏昏默  
 默。惟希自適其樂而已。昔鐵腳道人。和雪嚙梅。而  
 讀此不輟。其殆別有會心者乎。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八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者樂之實  
 際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實  
 至樂活身之理。何未。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知人之趣舍。何如耳。  
 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本真養形  
 也亦外矣。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  
 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計也其為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九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悟悟。精神久  
 憂不死。壽則憂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上為  
 天下見善矣。人善未足以活身。受禍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善以為不  
 善矣。足以活人。之危故曰忠諫不聽。踴術勿爭。身也  
 言諫君而君不聽。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身也  
 爭身。爾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身也  
 不爭名亦不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  
 以上極言天下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  
 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證  
 誣然。如將不得已。確貌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

亦未之不樂也。云不樂者言耳果有樂無有哉。言不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樂若不明故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為者有樂無樂至樂活  
 身。一樂事。唯無為幾存。庶幾身請嘗試言之。天無  
 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化。芒乎芴乎。芒通荒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  
 象乎。於天地之分處。驗無為則清寧有常萬物職  
 多皆從無為殖。生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有  
 者實本於無為。天。地如此。在人可知。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人能無為則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十  
 若之何。舍身以求樂。者轉以無為為苦哉  
 大道活身。斯為至樂。世人狃於俗見。其所甚樂者。  
 實皆甚苦者也。苦樂不分。去道遠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  
 凡上其狀。惠子曰。與人居。長子。長。育。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樂然。樂通察其始而本無生。生謂知  
 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偃息也。偃然而寢以天地為而我噉噉



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者偶也。莊子之喪妻。猶南郭之喪偶耳。誠金而歌非即心。如死灰之證平。

支離叔與滑介叔。忘心皆寓名也。觀於冥伯之丘。

死者之稱丘。崑崙之虛。通黃帝之所休。黃帝所而蓋眾墓所在。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曾息處。俄而

柳生其左肘。柳。傷也。柳多癭腫。其意蹶蹶然惡之。蹶

不支。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

假借也。人以四大假。假之而生。生者。身又假之而生。合而

之類。塵垢也。集耳。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其

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以假合生。自以幻化滅。不生不滅。黃帝之所休也。能得此大休息。則色身之生滅。不足言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五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空。枯也。髑髏。骸骨也。髑髏然。有形的貌。擿。以馬捶。擿

擊也。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

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

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

言。凡也。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膚反子父母妻子。則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嗜。感

之勞乎。極言死者之樂。所以明生者之憂也。人能於生之時。求得其至樂。活身之道。其庶幾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褚

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若是者。夫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樂聞故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故任之名止於實。不沒其真義設於適不違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蓋謂條理通達受福而能持也

以人養物且當酌其宜矧在事君凡事君者類然而況其真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從。見百歲髑髏擡蓬而指之曰。

唯子與文知相。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子。養愛心不危貌詩于果歡乎。言不以死種有幾。

種在德不得水則為。陰。陰者相繼續也。蓋水若欲生

得水土之際。水氣土氣則為黿蠃之衣。也生於陵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也。草則為陵島。陵島得鬱棲。則為鳥足。草鳥

足之根為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蝶亦

為蟲生於窟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

子曰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斯彌為食醯。醯醢。醢醢生乎食醢。

醢醢之生。黃軼生乎九猷。九猷化生

脊肉生乎腐蠅。腐蠅化生羊奚比乎不

等。久竹生青寧。青寧生乎竹。竹生乎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機者陰陽

經言殆謂靈質。風肝。聽之造物。百昌以反於土。則由

臭而腐。由腐而化。成於所遇。以形相禪者。復轉禪轉

南華真經正義

生。若人之餘氣。可化為萬物。萬物之精氣。皆可化而為人。亦至變而理至微。能會其通。自可無泥於名物也。人又反入於機。機者陰陽摩盪消長之。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能不入於斯。

氣化形。禪假合不窮。顛倒眾生。死生皆幻境耳。舍幻求真。須知別有不死不生者在。

大道無為。活身其效也。能遺棄死生。一念不起。是無為始基。能超出生死。萬變不渝。是無為定境。至

無為而無不為。則其身常存。其樂亦未始有極。固非特犯人之形。而一得自喜者比也。蓋道力勝而

氣化無權。邴邴乎先萬物而誕登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為。雖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無奈何。雖知。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天。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外強而中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人以

為要。既失此要。義世。關事。尚何者。足為邪。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夫欲免為形者。欲免動作之勞。以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心正氣平。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五

平則與彼更生。天地之氣。自外而入。故曰彼。更生則幾矣。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謂棄世者。忍而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陰盡。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先。天氣也。能合形精不虧。是謂能移。遇類補腦。能散。坐在立亡。本為天地所生。轉以贊天地之化育。道所謂字宙在手也。

世。人非不自惜生命。而動之。死地者。不達其情。故也。遺棄世事。乃更生之門徑。由此而精之。積累成。真。人道盡而。天道通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虛。不懼。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純氣之守也。善守純陽之氣。故成身外之身。非知巧果敢之列。知果敢。世俗所尚。至人之守。不在此。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相去不遠。夫奚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天也。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物即老子所謂恍惚中之物。造乎不形。而止乎無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得是道。而窮盡之。則形神合。空不熱。不慄也。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念止於規中也。過而藏乎無端之紀。神休於祖窠也。紀緒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行而得其所。則心息相依。歸根復命矣。壹其性。不雜。養其氣。不傷。合其德。不以通乎物之所造。求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五

乎先。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純陽之氣。守於身。者得其渾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不為物禦者。且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雖選。歸於物。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藏神於自。故莫之能傷也。復譬者。不折。鑽干。鑽。鑽。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瓦。俱以無心。故不招。折。怨之傷。上言為物所怕。而不懼。此言有忮心於物。而物亦不以為嫌。蓋皆即後形深。藉喻守氣之道。須純。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道。則均平。可致。

不聞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鑿混沌之窾。開天者德  
生。聞人者賊生。得於天故曰德。不厭其天。忘不忽於  
人。勿民幾乎以其真。斯至人矣。

氣無形而附於形。能並形而化之。期出有入無。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痾僂。謂持竿結蜩  
也。猶掇之也。如手拾

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手輒則竿頭易動。學至  
二九而不滿。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差者。累三而不

墜。情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而不墜。精猶掇之也。乃

失吾處身也。若椽株杓。椽。樹杓也。杓。樹杓也。持也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如此。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

丈人之謂乎。

其志不分。其神自合。不學承蜩。而學承蜩者之專

類。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津人操舟

若神。使持。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習。習則能。所以云可學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没人。能駕沒於水底者。不待見

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被視淵若陵

不特血水相高。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舟覆於水

也。覆卻萬方。謂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明之舍。惡

往而不暇。在暇。以瓦注者。巧。注。射也。射而賭物

夫其動於中。故以鈎注者。憚。鈎。帶鈎。憚者。以黃金注

者。賭。賭則心智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鈎。金。凡外重者。內拙。亦拙。

固有此游行。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

庭。按。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

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性命雙修。道無偏廢。有所廢。則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以畜精神。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

門。小人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而氣益足老子曰弱其志強其骨能如木雞以附

而實

孔子觀於呂梁呂梁地名在石縣水三十仞八尺流沫

四十里從極高陡下漣漣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

拯之並流謂數百步而出又曰已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塘下地名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通濟水與沮借出沮水涌從

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順水出入而不此吾所以蹈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

而安於陵故也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

從水出入而不為私道之所以法自然也緣習以

為經有志於養生者可以悟矣

梓慶削木為鐻梓人木匠名慶者為之鐻鐻成

見者驚猶鬼神精妙倫倫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

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氣則則心動心動則必齊以

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利齊五日而不敢

飲非嘗巧拙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我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然也忽當是時也無公朝忘勢若不為其巧專而外

滑消外物滑心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形軀至

矣然後成木質宛然恰可為見鐻然後加手焉枕有

鍊在日乃不然則已否則則則以天合天純任自然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誠至精通技成若神求得乎自然而進而上之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東野姓進退中繩直左右旋中

規也莊公以為文弗過也雖細縞之使之鈞百而反

駟馬旋回如劍之屬百通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密默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力竭則敗馬猶人也世之奔馳索死不肯暫休者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但以手運而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神凝而無忘足

履之適也忘要腰帶之適也忘不以心稽意適即

在不覺有物在足有物不桎意明明曳履束帶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始乎適而未嘗不適

者忘適之適也凡人於適意之端初意以為甚適及

所謂適者亦相習日久視為固然遂並當日意中

忘適之適道之真境湛然常寂和豫通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行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說性問也扁休居

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

事君不過世賓於鄉里賓通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

哉休惡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扁子曰子獨不問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體遺其耳目聰明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茫然無道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

而不恃長而不幸為道日損而了不自矜今女節知

以驚愚飾知以驚修身以明汗修身以明昭昭乎若

揭日月而行也過於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

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言眩露如被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室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

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

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

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

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任其浮之江湖

任其食之以委蛇任其自得也則平陸而已矣陸道

平常之道以鳥養養鳥者不過是也今休歎敢寡聞之民也敢小寡也

見小也所吾告以至人之德非平常譬之若載驪以

車馬驪小樂鳩以鐘鼓也驪小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下士問道不笑則驚無以益其明而適以益其惑

此傳道者所為長太息也

精氣神三寶闡發無遺是參同悟真之嚆矢也長

生久視道盡於此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古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世路顛危，聖且難免，其他可知。然若如章句之謀，  
生亦苦矣。然人問：何若鴻冥的，世有抱不  
死道者，吾知更在東海之東。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堯

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國名。亡，名也。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布，貨也。  
赤子之布寡矣，身價遠不如璧。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過於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  
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飴。君子淡以  
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翔佯猶徜徉也。絕學捐書，弟子無  
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無可挹取於前，而真意愈覺相親動以天故也。異日桑

庠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冷曉也，謂以真  
哉。形莫若綵，綵，因也。形之動莫若因。情莫若率，情之發莫若率。  
綵則不離，不離，本性。率則不勞，不勞，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  
以待形，不求文飾，即誠即形。又，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足於己，自無待於物者。  
有行於外，則世患頻仍，求屬於天，則道心不變。至  
人仰光同塵，無入不得，皆自形緣情率中來。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聖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掉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憊笑，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姦氏之風，神農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擊木之具，而無擊木之數。  
有當於人之心，心學然如擊木者，其上開釋也。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  
造哀也。廣已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在規矩之中。愛已謂恐其切念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際。



白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天損只受之使是不受故易人益難於

方是不受故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於今為始者於天則此無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悟徹天人之故則不

定之局。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悟徹天人之故則不果為誰乎。蓋言猶是不受損益之故我也。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言與之借逝

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

順故處窮而恬然不傷。此所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達也。初達之爵祿並至而不窮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人益物之所利。然不遇借外。乃非己也。於性分吾命

如此物之所利。物以為利。乃非己也。無與也。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君子賢人之方是無受。故曰鳥莫知於鵲。鵲也。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不待周雖落其實。口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製諸人間。製於人也。言入社稷存焉。爾社稷以祭土穀

妻也。言但以暫時託居。生養在此耳。春來秋往。非常處也。彼貪爵祿而戀戀不已者。真鵲之不如矣。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

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

為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或不能全其天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然體其日逝者以終其身。

上下同流神明默矣。此所以與天一也。

於造化推行之故。勘破真源。則人世道途不啻電光泡影。尚有何物足為我累。天人合一。妙契自然。所謂體逝而終者。非謂隨波逐流。正所以盡性至命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藩也。謂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圍。一異鵲。巢於栗林。感。屬也。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遊則不集。於目大不覩。感。人。類。蹇裳躩步。疾行。執彈。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而留之。留。伺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欲乘蟬之不見而取之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失其常性。故莊周怵然曰。意。適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二者相類。故相召。由無窮相累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虞人掌粟也。許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三月。當是三月。且從而問之。且。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庭。不暢適也。且。從而形而忘身。見雀之異形。執守之以伺其便。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海。水。喻物欲。且。吾聞諸夫子曰。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忘身之

俗異鵲咸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遊於外誘栗林虞

人以吾為戮致虞人肆其誣詈以吾所以不庭也

人於方寸之中偶萌一念便有無數倚伏之機利

見於前善乘於後相召相累轉轉不窮即蟲鳥以

借觀其顯焉者也漆園三月不庭現身說法

非徒概入世之難正以輪洗心之不易耳

陽子之宋陽子陽朱也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被自以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惡被自以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不自安往而不愛哉

人人有一我見橫隔胸中去道乃日以遠此見一

除則弱志虛心無入不得天門從此開矣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聖

塵網彌天憂患百出志道之士必於此關參破方

能安身立命悟入性真譬海上之有神山欲造其

顛先求航濟否則烟波淼淼喚渡無人雖復方丈

蓬瀛羅列彼岸其如可望而不可即何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稱道數當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居東郭西以為文侯曰

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

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使入之意也消不自之心自

買欲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自失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之貌之貌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聖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

而不欲動儻口銜而不欲言不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喻所學之粗也夫魏真為我累耳言以勞形困事未

上梗土人也其真也得專精於學以復

真道甚大體之者惟真人世情迷於假合所學皆

土梗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習於末學而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

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斯見我是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  
 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  
 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蓋徒知飾說飾言是以  
 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  
 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目觸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矣不待以容聲測  
 以測測其身亦不可以容聲矣而容聲亦不足  
 之也  
 目擊道存以真遇真故也俗儒那得知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此喻述之夫子奔逸絕塵瞬息千里而  
 回此喻以神運者若乎後矣其跡若可謂其神不可及也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此即亦步亦趨亦馳及奔逸絕塵而回  
 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人信不比而周不  
 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不設規矩而不知所以  
 然而已矣索解不得仲尼曰惡詞可不察與夫哀莫  
 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陽氣盡則心死所謂近死  
 而身亦旋亡故曰次之言外有死日出東方而入  
 者不可復生生者須早自策勵之意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聖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此從也從川之東有日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存亡猶  
 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之死生一視乎陽  
 出入為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不化猶效物  
 而動效猶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時無間斷未  
 然其成形蒸成此形質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三以是  
 日徂知命之不可知未由規畫於未來故日無一息  
 勝人自委於命也此蓋吾終身與文交一臂而失  
 曲示所以奔逸絕塵之故吾終身與文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終身與文交一臂而失復  
 也挽留無術伊可哀矣夫子語回之意蓋助其遺跡  
 取神及時征邁否則過此以往與日俱逝吾之為吾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吳

更不待後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者  
 以待故也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過而而女求之以為有  
 也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虛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服者思存之謂言吾與汝本無雖然女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由故成忘惟能於  
 不忘處體認則雖奔逸絕塵終相及何必有唯能於  
 乎後之慮哉此又於不易及者示以求及之方也  
 惟恍惚大道之真非幻相亦非粗跡學道者急  
 起而直追之譬之觀人走馬瞬息已過而其人之  
 聲首笑貌已歷歷識於心是於相忘之中別有  
 不忘者在也於其不忘者精以求之斯道之真境  
 矣得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吳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乾散也然



百里奚筮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故足

以勸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禱則祿死生不入於心。皆以完其真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受謂受命也。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在外謂猶有在舍外而不即入者皆極言眾史之迂緩矜持也。有一史

後至者。價值然不趨。價值舒。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樂。箕坐也。嬴露其形也。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道之真以持身。得其真則如如自在。畫史其易見者也。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完

文王概於滅。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似魚非持其釣。不是執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即不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通。乘駿馬而

偏朱蹄。馬色不純。而蹄偏於赤。號曰寓。而政於滅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乎。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謂此夢兆乃先君王靈神之所

致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

又何卜焉。遂迎滅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未嘗變一法。

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

羣。不復樹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缺。解不敢入於四竟。六

解。四斗。解十斗。恐大小異式。故不敢入。境也。○皆無為而自治也。列土壤植散羣。則

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解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峰曰。三句疑是註語。文王於是焉以為

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滅丈人昧然而

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問。以示有心為政。則政不可

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須也。特循一時之耳目。以成用人之功。成名遂身。遇天之適。滅丈人蓋善全其真者。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完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引。引弦。盈。貫。指杯

水其肘上。前于直而平。可置發之。適。矢。一。矢。復。沓。二。矢。已。復。在。省。指。於。也。亦。以。朱。為。之。所。以。方。矢。第。二。指。右。子。食。中。無。名。三。指。利。於。放。發。者。也。方矢。第二

之復寓。第三。矢。又。已。奇。在。弦。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上。皆。言。其。便。捷。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如木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不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自

後視之。稱若遺。過三分其足一分。退至崖岸。二分垂在空際。境之至危者也。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放之意。神氣不變。今女怵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南名也登隱弁之邱知本不足

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地隱弁之邱者隱然於道

有邱而無邱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遺妙

人而適遺無為謂焉萬名無為謂者道也知謂無為謂

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

道服事何從何道則得道也道由也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木無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

白水南方若昭著之處求登孤闕之丘疑駭闕也

而觀狂屈焉猶狂放不拘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狂屈曰喚聲也子知之將語若幾落名言不如中欲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壹

言而忘其所欲言名言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帝

者主宰之宮也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

寓言方寸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

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謂無為謂其孰是邪問者黃帝曰彼

無為謂真是也木然狂屈似之合道我與女終不近

也以不知夫知者不言育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致道不可致德不可至道德純任自然致之至仁可

為也仁主愛物義可虧也義在裁制禮相偽也禮尚

更相適啟人為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

為物也已落形欲復歸根欲反於未不亦難乎其易

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如春草之榮死也生之

始如圓果之落孰知其紀生死循環其綱維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

患若果有聚散而無窮盡則雖或故萬物一也本無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奇而美之其所惡者為臭腐以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得氣神奇復化為臭腐氣

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通天下之生死故聖人故貴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壹

一惟聖人獨貴此氣故能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

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

今子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無為謂

言妙諦也以視狂屈未免又多此一聞

大道渾成參不得一毫知識有心即乖開口便錯

惟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自然元珠流露活潑後

地於虛極靜篤之際放大光明絕不與諸緣作對

所謂一也得其一萬事畢此即知者所以不言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氣候明分。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辯說。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之謂也。今被神明至精。與被百化。言即天地之精。

與彼百物。之化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如此異變。知

測其所。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但見日變。月異。萬

而更無盡時。扁音。橫幡然變易之象。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

之成體。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

變化。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一升一降。以此不爽。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油然無。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至

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道者自本自根。觀於天而益見。人能以自然者法

天。則歸根為不難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神。一女視。神。天

和將至。則神和。攝女知。一女度。氣。神將來舍。則神

歸。德將為女美。道將為女居。自然有。女瞳焉如新生

之價。瞳焉無知。而無求其故。無庸推。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質知。不使此質知。迷於幻妄也。不以故自持。有心。媒媒晦晦。道

也。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殆未可以

直得道之真境。所以使人獲其真。曲示道之悟境。更以使人開其悟。或睡或歌。皆妙諦也。尚妙道於

是乎 傳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委者遺順之意。孫子非女有。是天

地之委蛻也。形相神故曰蛻。言此皆天地遺順之

性命。賦於身之初者。孫子皆於身之後者。因

委形而遞推之。皆以發明汝身非汝有之義。故行不

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不期然而然者

足。持屬手。味屬口。三者。又即身中。小體而言。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言此皆受形之初。一點動之陽氣使然。若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至

焉知所往。所持所味乎。由此類推。舉凡

附在吾身者。更何者可得。據為有邪。

大道非有非無。執者此道以為已有。便不是道。佛

言云。人法雙忘。乃成空。到此西上。微言也不意早

破。南華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宴間。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

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培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潔雪。滌其舊也。

培擊。去。夫道實然。難言哉。將為女言其崖略。自然深

於道。此先天者。性。形本生於精。此後天者。命。而萬物



之皇皇也。大通博博。邀於此者。邀如邀諸路之。邀此謂道也。

四枝彊肢。通。思慮恟達。恟。通。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都少此不得。御。此其道與。道本難。又純任自然。言故作。

擬議。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常人之博辯無。與道中之知慧。

聖人以斷之矣。定。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道。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莫測。故為。則君

子之道。彼其外與。以視君子之有。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蓋所謂不匱者。物自。此其道與。言此乃天地根。往而資焉。無為者也。源自然之道也。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譚子陰。處於天地之間。派乎

之直且為人。彼直姑且。將反於宗。完將遊於。自木觀

之生者。暗醜物也。暗醜。聚氣也。言人生不。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同在

中。又何足。果藏有理。木實草實。各有。人倫雖難。能齊

所以相齒。其所以相序。次。聖人遭之而不違。順其當

必過之而不守。聽其自然。調而應之。德也。調和其間

也。德之及。偶而應之。道也。應道之純乎天也。以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即帝王由是興起。亦以此。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御。猶隙也。白駒。隙。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興起莫不出焉。生。油然溲然。歸。虛。莫不入

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到死

物曰。人類。解其天殛。墮其天裘。囊。囊。曰。殛。衣。曰

之墮。猶。紛乎宛乎。紛。紛。宛。宛。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即道家尸解之說。以上言生死無。不形

之形。已化而生也。形之。不形。又化而死也。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均此

至道之實。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求道於

相辯不若默。道不可問。問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則不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矣

萬物形相相解。無往非道。然可見者。道之根。非其

至也。惟能不落言詮。不參色相。寓於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者。躬身求之。庶幾

默默昏昏。得其一萬事畢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者指其

何其下邪。曰在稊稗。而實細者。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也。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道無在。無不在。言在已。非言期。更談。莊子特即下者

言之。正欲由此引伸。以開其悟。東郭未達。故曠而不

也。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希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猶行家

也。每下愈況。況。比較之意。言子之不應。以問時先有

問及監市之履稱平夫稱之肥瘠不可知惟履其股  
端益有便於泥比也猶之道無不女唯莫必無乎逃  
在但自下者推之而高者自見矣  
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至道若是本無大言亦  
然汝以我前四言為瑣小不周徧咸皆就大三者異  
名同實文異其指一也言說到周徧咸三字則如天  
之不能逃乎道外隨在皆可見道者正是一理可嘗  
見至道本無不在小言之如是大言之亦如是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此更  
之無不在而無在者精言之也謂汝果看破物相易  
試與游於虛無之中同合而論道之無所底止者乎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澹則  
而自至於靜漠則不擾而自至於清調寥已吾志  
則不反而自至於閑此皆無為故也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堯

至此則吾之志寂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夫志者心  
寥無感色相空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之志也  
志已寥然似無所謂往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即或見  
然正不能測其所至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是則純以  
測其所止測其所終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或來更莫能測其所終  
但覺徇於馮大罔曠之處雖有過人隱慧入於其中亦無以窮其涯涘物物者主宰乎  
與物無際不見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各有邊際者識之物際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際  
則不可不可以言也謂盈虛衰殺此皆彼為盈  
之不際者也則不際者謂盈虛衰殺此皆彼為盈  
虛非盈虛道也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四者皆道為之而道實不與也  
由是以觀可見道雖主乎物

之中仍出乎物之外非論於無亦非著  
於有無下在而實無在胡可得而期邪  
道未嘗離物岐視之不可物不足盡道一視之亦  
不可以為是則皆是以為非則盡非是是非是是  
非非非非可得此  
旨乃可言道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以明道也神農隱  
几闔戶晝暝何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參推老龍死  
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噉然放杖而笑噉然放杖  
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慢訥弛縱之意故棄子而死  
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曰天者尊之  
吉知子不足傳道故棄子而死乎則死者長已矣其  
知以道之不可言傳無所用其發子之大言而死乎  
則死者正矣弇桐弇間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謂神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猶能默識老龍又況夫體道者乎  
此言抱道之人即密若無言自足破發人心而為道  
中人所宗主如今之神農於道本無為見管之析秋  
毫之末為萬一尚未得處其一特以老龍默爾大歸  
發其深者遂有契夫藏言而死之真以彼淺見且生  
其覺悟深造可知信乎言藏而道益顯其視之無形  
惟繫於道中者眾其感迪於言外者多也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冥冥自是道體而非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二人皆  
也但以言論之則非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二人皆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名無為曰吾  
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李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以無窮無

問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則意

得而忘言。知之外矣。惟淺則猶滯言計於是泰清中

而歎曰。聞未竟而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

名。無始曰。語畢又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無可問無應。無可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所謂門以無內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空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道此然後

道體虛於虛無。而體道以自。卻從真實而得。內修

未至終日。談元談妙。總屬頑空。不過乎崑崙。則不

游乎太虛。益見委務積神。上通九

光曜問乎無有曰。問名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執視其狀貌。執通官然空然。無無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有無無質。是道有歸空而

未能無無也。向未能合。唯與質。然兩及為無有矣。

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哉。然

虛極靜篤。有無俱遣。自然空然。如是如是。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棄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有守者不妄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

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專其神正以

用故能長。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神固無往而不用者

得其用也。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神固無往而不用者

子物孰不資焉。資不用以成其用。萬

不用為用。大用出焉。妙萬物而物真能離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空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空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知。古

猶今也。言未有天地其時古矣。然自古至今其所以

再求失問而退。雖少有領會。神說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

昭然。若今日吾昧然。復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然也。神者先受之。靈光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

求邪。轉念又狗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此即古猶今之

謂天地自有之。無其所以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

乎。子孫皆繼體之名。觀於未有而有。天地不從可知

又同此無極自無可以之。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應矣。鳴止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言汝欲知此所

於物之生死可知矣。夫物之生死。天地為之。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固對待者也。然物自相生。惟

此生者獨不由生而死物無不死惟此死死者獨不由死而生無死無生既有天地之後如是未有天地之先亦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至於物之死生如是有對則其或死或生皆有所一體不皆對待者邪既不過後天血肉之軀耳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未嘗天地自古以固存者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豈猶得以物目之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猶其有物也蓋以既落後天猶不得為先乎物者矣猶其有物也猶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言由此有物而推之則自一至萬生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猶人之愛人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念念轉轉相續不絕與物之生不生已者同非其虛靈之體本如是也是則即後天以觀人物畢所謂未有天地之先湛然而長存者可以活矣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室

有天地及天地間千變萬化皆不外此於此認得真看得破則掃除元質直悟本根一刹那間已超界矣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物俱化而無心也回敢問其遊問何以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物肆應而心至此化而外不化轉多滯礙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言古之內不化者常此無心也常無心安化安不化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與不化純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豈復有心將迎而任自然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靡順之手但期與之省事耳道所謂和希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先同塵常應常靜也希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為無心任化者顯示處所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蓋和能遊心於此則雖儒墨之師是非鋒起猶不難以物我渾忘者和之又況今之豈豈者乎聖人處物不傷物物化也與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所謂一不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順物物化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順物物化也妙於將迎也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樂之寄妄為真深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便謂之遇而不知於無所見聞處求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力量所不遇以為真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力量之能而不能以為真知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能求所不能以為真知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能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室

免也若第即尋常之知能而論則有知即有不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殫竭心力但務求其免勞苦終身究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竟何益是亦大可哀矣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有涯無涯也豈深造乎道者哉不將不迎游心於自然矣外化而內不化可以應物可以全身所謂抱一為天下式也  
道不可名故強為之容元之又元眾妙之門開矣  
陸方壺云讀此則注疏大索皆可迎刃而解言哉



吳縣真興元

南華真經正義

雜篇目錄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讓王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盜跖

說劍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從東坡先生

說離附於後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徒也。猶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也。偏獨以

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於經世者。去之其

妾之孳然仁者。於提挈者。遠之。擁腫之與居。挾掌之

為使。擁腫。呆笨之意。挾掌。委頓之意。二者正與盡然孳然相反。居三年。畏壘大懷

歲也。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

之。灑然。微。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年無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一

久而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詞。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得其自然。大

道已行矣。不期行而。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謂隱

耀也。一丈曰堵。環堵者。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

忘於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子於賢人

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嫡。標的也。喻高自表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物遂而百姓皆謂我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尋八尺。巨魚無所遺其體。

而鯢鱓為之制。清之淺者。本不足居。巨魚而不

之邱陵。步六尺。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邱

之小者。本不足居。巨獸而不居。則妖狐為怪矣。祥怪

也。尋常之溝。步切邱陵。喻小道。巨魚。巨獸。喻庚桑

楚。鯢鱓。夔。狐。喻畏壘之民。言此小道。原不足見。聖人

藏身之妙。用然無此道。則民恣縱為非。而罹於罪。可

見。有此道而民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必先取以

已。隱受其福也。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民之

利澤民。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報德正是

古。夫子亦聽矣。可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

吞也。介而離山。介。獨也。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碼而失水。碼。流也。則蟻能苦之。喻顯身則致禍。巨獸。故

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皆以深。夫全其形生之人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二

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言道。且夫二子者

堯。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分辨。如先

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有意分辨。簡髮而櫛也。數

米而炊。形容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爭也。任知則民相盜也。詐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

也。阨。隘也。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

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極言

先善與利之流禍。可見也。南榮趺蹵然正坐曰。南榮

桑子曰全女形形抱女生氣無使文思慮

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形而盲者不能自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形而聾者不能自聞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形而狂者不能自得

形之與形亦辟矣昭然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

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文形抱女生勿使文思慮營營

越勉問道達耳矣言既同此形質即當同此性靈及

化蓋欲請益於前言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言我

言已盡曰奔蜂不能化蠶蠶為已子者蠶也

南華真經正義庚桑楚

問大青蟲越雞不能伏鵝卵魯雞固能矣鵝雞小滑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

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由北居而南榮越南榮越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使之南也南榮越南榮越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眾也楚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偕南

榮越懼然顧其後駭然也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符因失吾問

言問老子之說未得其解茫然無從老子曰何

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朱愚猶知乎反

愁我賦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愁身之道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

越之所思也而成交戰之患願因楚而問之借庚

而進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文矣

今女又言而信之越復自言益若規規然若喪父母

規規神揚竿而求諸海也揚竿者豎竿以白於眾將

求其索諸茫無涯矣以夫也夫其本根故惘惘乎

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失其本根故惘惘乎

就舍請假前召其所好欲求去其所惡欲離十日自

愁未即能之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孰通

南華真經正義庚桑楚

鬱鬱乎然見其用力自克如動物而其中津津乎猶

有惡也所惡猶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以皮

曰獲捉持也捷閉也人心偶着一物則謂之外捷求物

求無着而未獲破色相但期物以持之是於紛

紛之際繫而捉也此由外而累及內者內獲者不

神明亦因之閉塞此由內而果及外者外

可縲而捉將外捷無係而未獲降伏識神但冀念念

以此止之是於纏結之餘縲而捉也不可縲縲

盡日沮耳目亦失其明通此由內而果及外者外

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言內外束

把持不住尚何能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

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凡人受病既深

復以病為病若尚能自言其病則神明昏瞶不

是其疾痛此病之心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今我欲聞大道而不能自言受病之

加病。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其求大藥

也。是矣。越之言衛生者本以病也。老子曰衛生之經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也。德經所謂載營

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能止

乎。止猶能已乎。已猶息也。即釋氏能舍諸人而求諸

已乎。自得能備然乎。無能何然乎。能兒子乎。專氣致

見子終日嗥而噬不頃。頃與也。嗥也。和之至也。終日

握而手不挽。卷手曰握。共其德也。拱握其手乃其

注自終日視而目不暇。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請不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之川意看物。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同其披。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

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

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鑄錘便成

凝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掃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

人。然返本還元。築基之功。立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

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搜。不相

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至。禍福無自。惡有人災也。功效至此。衛生之道已

人。遠矣。

道與安。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

疏。故或身不厭其深。唯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

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則

身。幸勿忽此常經外。

生。幸勿忽此常經外。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胸宇安泰。凝定。則發乎天光者。

人見其人。猶人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修行至此

雖有恆者。人舍之。初光同塵。天助之。踐形復命。人之

所舍。謂之天民。凡越天之所助。謂之天子。主宰學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學其所不能學也。蓋以不能學。者何以學。行者行其所

不能行也。蓋以不能行者。何以行。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辯不能辯者。何以辯。蓋以不能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夫學行辯三者。皆不離乎知。其未可以知。知者

不致強求。得益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即禪。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天若求以勉強。未能順其自然。之

天助。且將有以敗之。矣。天鈞。即天理也。

大道有實效。而無近功。學者但辨肯心。勿期捷足

備物以將形。具眾理以成。藏不虞以生心。卻退藏於

其地。以活敬中。以達彼心。以達於外。若是而萬惡至

三十一二六九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不生不滅耳嗟乎重濁者墜輕清者昇鬼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喪也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

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此貫

死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謂猶公族中之有昭

之公族三姓今但著戴也職之能而顯也甲氏也

也凡首出羣類曰甲謂著封也邑之寵而顯也非一

也賜姓之榮而首稱也著封也邑之寵而顯也非一

也道有同歸三說雖殊其旨則一蓋枝流不妨歧出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九

而本源則必有生賦也一抔是黑有何彼此分別披

然曰移是忽爾披然分散人各曰造化移嘗言移是

其理非所言也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鳥知不可臘

者之有臘肢也臘冬至後三戌大祭名臘可散而不可

散也陳之可散而不可散蓋言微末之不棄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個屏廟也非室之正者而

亦適蓋言周覽之無遺也○欲言移是先設此喻蓋

以物雖微而不棄室非正而不遺言移是理之不足言

言矣為是舉移是廢此移是之說舉者不廢也請

實之因以已為質凡事以已使人以為己簡使人皆

用為愚以微為名也微通以窮為辱已見也移是今

之人也古入渾同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微蟲小鳥

何異蜩與鸞鳩同而人又

大道一而已矣雖異派而同源今人別戶分門其

也夫以萬物之變而僅下同於至微至蠢之一

物其亦思不物於物古固別有與化為人者乎

張市人之足也則辭以放鰲肆自引罪兄則以姬

若兄踈弟足則不必辭大親則已矣若父母踏子之

婦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足則非不須照

者益無文也故曰至禮有不人即已至義不物待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十

無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為質時

心為之者徹志之勃徹去也解心之謬謬通移去德

之果達道之塞貫富顯嚴威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

動容貌色理顏色氣意私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為而無不為也此詳言入道道者德之欽也然天德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其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其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習與性成，繼之不可。武侯超然不對。超然，超然之貌，不為所動。少焉，徐無鬼曰：嘗請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欲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也。中之質，若視日，上視之質，若亡其目。若有遺心，目交注，神相狗，又不若。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志

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勢合，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成材生而若，若失者喪其一。失，失路也。其一之意，若失者喪其一。武侯大說而笑。狗，狗之喻，純是精神之旨，神得其養，不疾其病，立於內外皆命。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有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法也，此皆其所以說君之辭。金板，猶日金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謂之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南華真經正義

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問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國中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鼈之逕，性寒也，鼈鼈，鼠狼也。跟位其空，逃者乃跟踰而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登然，行聲也。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效其側者乎。性，真聲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效吾君之側乎。人所固有，但為物累，迷喪耳，得真言以覺之，不香故舊，重遲矣。既隔既久，故相見益歡也。人至真，性蕩失，形神俱困，得真言為之接引，正如異鄉淪落，忽親親知，快意相適，喜生望外，讀此可。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志

見書生迂論策士浮談，固人所厭，亦皆至人所不取。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賓，通揄。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笑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言天地生人，所以養吾形，神者分量，各足不齊，而齊長短如一，並不因所處之高下而易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形雖得養，心神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茲也。

三一七三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言君何故獨武

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愛民為仁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

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無所害何必

何必言假有心凡成美惡器也天下皆知美之君雖

為之爭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為美斯惡矣君雖

為仁義幾且偽哉謂有心而形固造形皆由造作

而成非形也成固有伐此形一成且不變固外戰既

則已益敵人益不戰一變而為外戰於心

矣甚矣為出有心損讓即兵機也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謂列陣名麗譙也無徒驥於鎬壇之宮

徒步兵驥騎兵鎬壇祭壇也無藏逆於得無藏德逆

密處此蓋喻言勿動心兵也無藏逆於得之心於貪

南華真經正義徐無鬼

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

士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心兵之戰逆傷其心何君若勿已矣

言為君計亦勿為此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等戰傷之爭則已矣存誠順

勿擾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應則民

已脫於死矣果能不動心兵又何待偃兵哉

兵莫慘於志須於方寸之地斬去根株人欲不萌

天和自至養身養民莫先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為名喻大道之隱

備也茨也特舉此山亦然空寂也具茨山名具

隱喻道妙備聚於是也方明為御在左昌寓驂乘

在右張若謂明前馬馬前昆閭滑稽後車車後為從

為導六八皆

萬名然命名即以見義約略擬之曰方明者方未道

於昭昭未能守其黑也曰昌寓者昌大也寓居也盛

大宅中未能損之又損也曰張若者意涉矜張未能

虛其心也曰謂朋者其人猶習於言未能塞其兌也

曰且聞者昆後也聞音也表光曲飾未能以昏聞者

光之也曰滑滑者跡近俳諧未能宅心於虛寂也舉

六人以為黃帝輔蓋喻六議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未泯猶以知見能解為聖也迷無所問塗

迷無所問塗襄城亦寓名襄除也詩獾狁于襄是也

平遊方之內者適遇牧馬童子

故至此皆迷也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固問塗焉

童子心地也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真境真人惟童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

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

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之野又奚

南華真經正義徐無鬼

事焉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脊病也遊於

方內斯有脊病矣童子又自言少時

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有長者教子

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與日俱

遊心於無城府之野今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

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黃帝曰

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收

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於馬非有

事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更不必求見大隗

之旨蓋童子大隗一

而二一兩

一者也





以聲鐘也以名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言四民  
 為是則何如矣蓋謂人皆是其可莊子曰齊人躄  
 見非我之自是未可以魯違也  
 子於宋者行足之發也其命閭也不以完其求鉞  
 鐘也以束縛鉞鐘長頸小鐘也古者以則守門欲其  
 至求鉞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知  
 愛物也此喻惠子輕其天屬而不知保誰加意於  
 故以爲詞辯之喻其求唐子也唐子流亡之子以  
 之唐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子已亡失求之而不  
 亦不知愛子者故連類及之此喻惠子不知別求  
 真道惟於四子之中求以詞辯相勝終無以償其失  
 也夫楚人寄而躄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岸鬪也而足以造於怨也又即鬪閭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十九

言楚有病足為閭之人附寄於舟以求歸者忘舟人  
 載之之德乃敢於無人時與之鬪殊不知此時尙未  
 言着岸正少舟人不得而乃與之鬪則徒足造怨而  
 已究何益乎此喻惠子學不足以自濟正屬印須  
 我友之時乃破岸未登爭端已起不以爲恩適造於  
 怨情何爽也蓋漆園每欲引惠子於大道奈其堅白  
 自鳴迷而不返故特設  
 惠子係於才而未聞道者也漆園反覆指陳冀其  
 覺悟情詞排側可謂婉而多風者矣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至漫其鼻  
 端若蠅翼對楚都望白使匠石斲之石匠匠石運斤  
 成風也聽而斲之經意盡至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者楚技之地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道器不可違不得已而求諸才士已屬降格至并  
 此而不存天傳絕矣此過惠墓者所以低徊不置  
 也若第謂牙琴輟響感念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言病甚也可不謂  
 云言說不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  
 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聚廉善士也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鈞亦下且逆乎民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善事上而若與之  
 相忘也下畔者不擾下而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二十

使之自爲界畔也正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與鈞君逆民者相反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勿已則隰朋可  
 於國有不見於家有不聞會得此言桓之可以輔  
 世情之即所以修身  
 夷王浮於江登平狙之山多狙眾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恂然逃於深萊萊棘也有一狙焉委蛇攫拏攫得之貌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才敏足以應給故王  
 命相者趨射之相者左狙執死見執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子以至此殛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

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樂者驕氣之根顯者元德

之賊去之辭之此三年申工夫正非易易

見巧活矣其人皆血親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

南伯子綦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而嘯顏成子

入見曰子綦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

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

是時也田禾一觀我田禾齊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

見子綦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賁之彼故嚮之賁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賁之彼

惡得而嚮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見人逐外喪其

也吾又悲夫悲人者見人悲人又從而悲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類大同均不免於自喪也其後而日遠

矣惟恐已亦同其可悲則所以為己者自與人

人精迷於幻妄雖竭心力而無得於己且適以

喪其真廣成子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若子綦者庶幾近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謂於此識會之際以

乞言之詞言稱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末之嘗言於

古人意在孔子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末之嘗言於

孫叔敖甘腹乘羽而郢人投兵甘腹安也羽者

也投兵息兵也言此二人解難御兵皆不在言也巨願有喙三尺凡鳥喙長

則不能鳴則莊子發明也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楚王

導之使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孔子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言也歸根之意道之所一先天之機有一而未形也

失道而後德由後天而返先天故仍歸根於此而

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

至微者也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知之

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

矣以名相標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

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無爵而死

無說無說而實不聚名不立所居故不聚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

為大乎況大之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者且不可為

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

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然無求則

有於失無所謂不以物易己也惟全其在反己而不

窮窮盡循古而不摩不事不為而自

道道蘊於一不在語言文字之末何有儒墨是非之

矣自然者何誠是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子綦即南召丸方歎即九方皋



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同食也。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相相者。盡於酒肉矣。若所以致此者。必有故。汝不知也。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祥。牝羊也。奧。室西南隅也。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矣。鷄。鷄也。室東也。若勿怪何邪。言汝不以爲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何反以爲祥邪。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三

之邀樂於天。順天自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自養。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

所宜。皆言其無心。而純任自然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今乃不

行。殆乎。微於前必驗於後。怪行。猶怪事也。殆。危也。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罪非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怪微之驗。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齊富室爲街正者。買相以自代。故相得肉食終身。

公

常人之所謂前。皆至人之所謂怪也。然則求合于至人。當以見怪於常人爲大祥。

歸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畜。畜育也。物之意。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凡愛人利人之

出。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天下之捐仁義而與之者。以行私也。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食者器。而貪得無厭。假之以弋取之器。益有以濟其貪矣。以命仁義之用。本非至誠。以之治民。適以資其要待之具。貽害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

無窮也。是以前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則通暫過目也。斷制出於一人。所見有限。猶夫堯目之。一管豈能盡諸物情言。必無以利天下也。夫堯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三

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不自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有暖昧者。溫柔有溺需者。倫安有卷妻者。拘學所謂

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妹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未知始有物也。不知其

者也。濡需者豕益是也。豕。豕也。益。益也。擇疏。數自以爲廣宮

大面。疏。疏也。豕。豕也。益。益也。擇疏。數自以爲廣宮

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

殺之而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爲其



則陽

則陽游於楚。彭陽字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

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掘鼈於

江。夏則休乎山樊。樊陰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此

為安居也。陸引公閱休及詳其人。乃

如此高尙。未免令求薦者。夷然若失。夫夷節已不能

而況我乎。言夷節談汝於王且吾又不若夷節。不若

能似其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

神其交。自無期許之骨。而委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顯

頭倒昏冥。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夷節固巧於干

貪而迷也。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未能援人以德。適足以自取者。顯人名行而已。直

言夷節之品。貪鄙如此。未免令求薦者。慙然汗下。

天凍者。假衣於春。嗚者。反冬乎冷風。嗚。中暑病也。病

冬病熱。則宜反風於夏。今皆不以其時於病。何。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此言楚

可畏。木不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

易動也。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

外更無敢擾其鋒者也。故聖人之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為其

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借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

已焉。通彼而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父子之宜。親甚言其飲人以和也。彼其乎歸

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所知無

不盡之知。以養其知。乃能知造化。幾亦必恃有

之自然。而辨先天之真藥也。知大一。一氣知大

陰。至靜。知大目。陰陽。知大均。物一。知大方。兩間。知大

信。真實無妄。知大定。不念。至矣。此言道之大一。通之。達其

大陰解之。釋其大目視之。明其大均緣之。因其大方

體之。全其大信稽之。考其大定持之。防其失也。此言

盡有天。望淨之中循有照。循變之際冥有樞。冥默之

樞。始有彼。而有天倪循有照。而有覺照冥有樞。冥默之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

也。欲問。不可以有崖。道無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韻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滑有實。謂低昂旋轉不可係。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古今不相替代。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揚舉也。推引

而無少虧欠。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也。謂如此言

道可不謂大有關發。舉闔不亦問是已。闔。為奚惑然

而引之以陳其趣乎。闔不亦問是已。也。謂如此言

為。何不守其或為。以不惑解或復於不惑。是尙大不

惑。道之所以貴明也。由

大道活身。在而無害。凡狃於一偏。而有不可有不可

者。其源薄也。源者何。蓋即先天自然發見之處。順

其自然。則定而不動。其自危。則危而不安。世人

認賊作子。日即危亡。昏然無知。真堪憫。然所謂

問道以求知者。亦惟即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勿助勿忘。由定生覺。然後自然之天。一默會

於吾心。非有非無。於恍惚中。親見其物。是問以

解惑。惑解而知進矣。即知即行。大道於是乎得。

居彼謂公問休其音而一問其所施忽使人公問休  
其居江山乃謂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且欲輕犯  
其所施而不用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且欲輕犯  
其所以貪富貴者其德而甘自退開豈不與人心相去之遠乎故曰待公問休非我  
故待彼也謂必若公問休始可化楚王之暴而薦人於王前也

道以知希為貴無聖人之德而欲出而問世徒自  
等耳抱道若公問休使王公大人降尊而聽已  
也昔佛圖澄與諸石游而視若海鷗鳥其即得此  
道者邪○此節透脫玲瓏以文妙論亦最上乘也  
聖人達綱繆達解脫之意綱繆周盡一體矣一即道  
也而不知其然性也順其自然曰性復命搖作搖作猶搖  
動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動靜皆依乎  
也而人則以為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  
非聖人不能耳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无  
若之何世人用心愛知慮之少而所行究竟無多時  
生而美者入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不告則不知  
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  
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亦惟渾然相忘人之安之  
亦無已性也相安而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故  
木雖使邱陵草木之緝緝入之者十九却九分猶  
性之悍然况見見聞聞者也遇本性其快又當何如以

南華真經正義

喻與聖人居則見見以十仞之臺縣眾開者也且聖  
更無外物之蔽人有不樂而安之者乎  
聖人其貴聖不自聖惟以循其自然者示萬物以  
歸根耳自然者何天也即道也以是知人事之勉  
強皆非吾性中所固有也動以人人所固有斯由  
迷生覺親見木來矣  
存不揚然意得者乎

冉相氏上古帝號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真空之美虛而  
中與物無終無始終始無幾無時幾先幾也無幾即  
無時不拘日與物化者外一不化者也內闔營舍之  
於一時也謂人胡不體此真空而止於是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純任自然者謂之天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其以  
有心名為師天則不得師天究歸於逐物矣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无  
為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夫聖人未始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何論人未  
象外拾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所行之備而  
不洩洩洩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洩其合之也若之  
何言人之能合乎此揚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主  
日可御道之正出入者曰門尹道之為之傳之因以  
也從師而不固得三者皆寓名也為之傳之師之  
司其名之名風法司主也風稱也得其隨成為之  
者者實之實特心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法外之刺餘耳得其名與法也名在外而法在心由表測  
裏斯兩見矣仲尼之何思何慮妙契真空亦以得此

南華真經正義

心法從而師之耳。○湯與仲尼能合乎環中之道者如此。容成氏曰：除日無歲。黃帝之臣無內無外。此引古語以為斷也。無日則歲其語止此。無內無外。於何成無內則外於何成。可見環中之道內必無心以提攝。故外能隨正以成。化若一落名相則內先亡矣。外何能合道哉。  
太虛太虛太元太極揭列聖之心傳環中之義盡之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瑩魏王田侯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首名公冢之孫也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使其君憂懼內熱，然後其國可拔。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忌田忌齊將也，因其大將出走，乃得以捷其背，折其脊。其背折裂其脊，所謂增不去羽不亡也。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為胥靡罪人之為，役夫者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營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則與太虛同，謂王業也。且不足言，況勝怨乎。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華子求道之言，故引戴晉人見之於王。戴晉人梁國有道人，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蝸牛君知之乎？曰：然也。應之有也。國於蝸之左角者曰獨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獨氏蠻氏皆高名也。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

荀有五日而後反。地也。月數也。旬日也。君曰：意通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在窮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視海內相通之境，眇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梁魏都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此時回想刺客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管孔稍大，吹之猶有嗚然；一管劍首之吹，孔甚小，吹之吹然氣過無甚聲，可聞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吹也。其細曾不足聞怒者火也。一念忿憤，百脈沸騰，雖以情理喻之，轉而不能釋。戴晉人以片言解盛怒，是於火氣方升而撲之以水也。世人爭利爭名，皆此熱中之火為之，但能通盤一算，則索然意盡，炎矣者不覺矣。吹冷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蟻邱邱名漿，其鄰有夫妻，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極屋棟也。升屋之極，蓋覆屋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稷稷，通稷禾聚束也。當是指其邪束草覆屋，因問此何如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僕，猶是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畔，田間。其聲銷，其志無窮。志，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忘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大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遠是虛亡皆也。不須避人避世而已，成其大隱如無水而自洗也。是其

市南宜僚邪夫子素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且之著於已也知也知且之適楚也以且為必使

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且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

去必適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樂

在陸而沈真大隱也聖人猶不得見其人可知昔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地名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鹵莽不精細也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南華真經正義則陽

子來年變齊齊音齊深其耕而熟稷之稷其禾繁

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

神以眾為以馳騁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在

萌以扶吾形莖葉也尋擢吾性也四者皆生汚下之處喻心地之荒蕪也始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癩四者皆外症也內熱溲

膏是也溲音便濁也真性亂則內修之功至精至密以鹵莽滅裂為之無以為養

適滋其病矣溲園即封人之言而曲為曉喻是眞

之穢結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已伏辜推而強之各其解朝服而暮之幕覆

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言

下人行且盡罷罷於日莫為盜莫為殺又言不是為

殺人乎其先焉者也榮辱立然後親所病榮辱相貨財聚然

後親所爭通則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百姓有過故一形有失其形者一形失

南華真經正義則陽

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故隱其事而

大為難而罪不敢大為所難而以重為任而罰不

勝過重其任而於遠其塗而誅不至遠其限程而於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言之

豈豈者嘆求生而死蓋有死之者矣惟真知不死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者與年未嘗不始於

是之而非五十九非也今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再進一



且同於昔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可知者也生之根出之門不可知者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不可謂大疑乎言人皆尊其智之所及知而不知所謂知之不求第即知覺已發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世之謂聰明糾結於則所謂然與然乎則所謂然者豈大哉是無所逃也則所謂然與然乎則所謂然者豈果然乎可見是非無定未可據已見以為知也

大道希夷難以智索惟象則乃可獲元珙也世人狃於識神失之遠矣○引伯玉不是美其德德只是取為是非無定之徵

仲尼問於太史大駭伯常壽豨章曰三人皆官太史夫衛靈公飲酒淇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言止如子所言固亦曰靈有美惡大駭曰是因是也言止如子所言固亦兩義故審之之為人如是所以是於惡者言伯常壽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器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史鮪奉御而進代拜所奉幣又使人其慢若彼之甚也同益見賢人扶翼之蓋敬其賢也此兼美豨章若此其肅也史鮪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此兼美豨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沙邱地名掘之數仞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馮通靈公奪而里里居也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觀石柳所銘可知未土之前其益已定二子紛紛辨美惡

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觀石柳所銘可知未土之前其益已定二子紛紛辨美惡

自授耳即靈公之得諡觀之可悟希言自然之旨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因名見義何謂邱里之言內井國邑為邱五家為部五部為里邱里之言猶公論也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合十姓其散邱里為十部○同異以合散而名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故指馬之百體不得便為馬也而馬現在當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則為馬矣可見合異為同方能見道也

是故邱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兼收並蓄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道之由內見入者吾心雖有主由體驗出者吾心雖有取正而並不距逆他人之意能如此則食萬事萬物而併於一途所謂大公之無私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四時之氣以為氣利萬物而不自以為恩故歲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五官自成不勝不以為恩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官

文武張弛異宜大人則合文武以為用時文時武利萬民而不自以為恩故純懿之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具一理大道合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道妙此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成見參禍福滔滔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滔滔流行貌禍福者天之道於不善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三六

者謂之而善者自福是有所辨者自殉殊面有所正  
中實有所宜而無私之非公也  
者有所差若專以己見自殉如與人殊其面向則於  
不蓋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材不同而歸於度也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於壇此之謂  
邱里之言邱里之言其合異少知曰然則謂之道之名  
為足乎太公調曰不然明明借邱里之言發出渾同  
為然何哉蓋道可意會不可名稱名之曰道只就道  
之近似者名之耳然則太公調意非謂渾同者不足  
見道待謂以道名之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  
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陰陽所公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五

共不可指之為形不可指之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  
為氣是其大更為無偶也  
可也譬之於物曰萬是物之不可數而約略號之  
為之名如萬物之約略號之  
耳豈真以有可名者名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不可與無名比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少知曰四方之  
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  
內六合之喪萬物之所生惡起幾既不可名為道則  
為本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一未是謂相照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蓋相蓋者相四時相代  
掩覆也陰主禽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  
相生相殺四時之氣相續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人在陰陽四時之中蘊斯情慮欲惡去就雄片  
橋起人不香慮虛而起橋者駕虛之象也

合於是庸有片通辭儀禮夫婦胎合謂合其半以成  
既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同時之合而生生不已也  
相靡聚散以成此數者皆人事也亦此名實之可紀  
精微之可志也就人事之名實精微而論隨序之相  
理也隨序者造化中自然相使之序橋運之相使橋運  
化運行若橋之駕空而自升降也窮則反之無也  
有此運而人事之進退若或使之窮則反之無也  
終則始之有也此物之所有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物理者即使言到盡頭知到至  
已親道之人是不僅從物不隨其所廢廢之後不  
原其所起起之先此議之所止心通造化此種境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五

界直是不可思議故曰議之所止也言此以明道先  
手物但即萬物之生究其所始心已著於物矣奚足  
語哉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者若或使之也少知未悟前  
旨不能離物觀空故又舉二子之說  
以求折中冀得人情物理之至當也太公調曰雞鳴  
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  
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又不能以意其所  
者不能以言語解讀其自化之妙又不足以意其所  
將為所將欲為之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  
不可圍斯剖析也詩斧以斯之是也一鳴一吠尚不  
莫破太至莫載豈可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  
復容言讀意測那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  
以為過論故終不免於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太虛



所以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太實則滿於有豈知有名  
不可謂道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無名無實是就物之  
空虛處論不可可言可意言而愈疏無不可思議若

第即有無在物可以言說可以意測者言道則愈言而愈遠矣未生不可思已死不  
可祖豈可禁忌以生而死豈可強存祖存也死生  
非遠也死生之理本在理不可親但欲見而或之使

莫之為疑之所假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皆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往者已無窮不知何始也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來者方無止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既無窮止從何擬議知言之所  
前華真經王義則賜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彼或使莫為二說其  
見道道不可有也不知未能顯物則是有不可無一  
便不能道之為名所假而行若以真實而觀守道日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泥物而在於一偏夫胡為於大  
方安得謂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

日言而盡物是國福也不足偏漏也苟能忘言會理  
不能契理既承虛通之道物之極之超乎色相者  
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道之不可名稱物

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唯於似言非言  
中求之庶此不可名稱起于色相之真差堪擬議也  
道妙如是彼或使莫為皆落邊見其說鳥足取哉  
大道渾同彌綸六合一物一太極萬物均此太極  
也然道可因物而見不可因物而名惟能離物觀

空乃得不落言詮不可思議之妙清淨經云吾不  
如其名流名曰道又云遠觀其物無其物蓋至  
心機作見惟見於空  
斯大道之精得矣

南華真經王義

則賜

早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惡來死紂之桀紂亡惡不可為○善惡均於被禍不可必一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哀弘死句於蜀藏其血句三年而化為碧弘忠於周遭讒被放剖腸而死蜀祭器碧玉也○主欲臣忠而忠遭主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一人皆遭後母之變故有憂悲不可必三也木與木相摩則然同類之火金與火相守則流相克之火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絀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搏擊之火○此皆以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不同而此焚如之威以比人之善惡忠孝不同而物之在外故也惟能不自外而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憂之極也世人不知外物之難必而營求不逃已故其心若有甚憂每兩陷於利害之中而無所逃逃遁蠶綽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安之意既無也所逃其憂又求成而不得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故心若懸於天地之間也沈機深而不可見也甚多眾人焚和中事難而不得動也人情於憂不可解之專神鬱煩悶既難驟見分曉又無術以轉移利害之念轉相摩生火益多天和盡滅故謂之焚和也月固不勝火月喻性中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猶類然終日煎熬生氣盡矣○上以火患喻人專此則直指人心之火患也

外物類必內火徒矣惟先於見聞之地勸破幻塵斯取坎填離天和至矣

南華真經正義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之官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封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鮒魚小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者謂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任國名鈞鈞也巨網大黑索綸五十犢以為餌犢牛也以五躡平會稽投竿東海躡躡也自會稽之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陷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若魚口邊出水處也驚恐而展其鬣呼吸波浪其聲高若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按動海水其聲憚赫千里可畏離千里之遠皆聞其聲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謂之也畏憚恐嚇也

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已而後世幹才諛說之徒才也皆驚而相告也見小而不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任國名鈞鈞也巨網大黑索綸五十犢以為餌犢牛也以五躡平會稽投竿東海躡躡也自會稽之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陷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若魚口邊出水處也驚恐而展其鬣呼吸波浪其聲高若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按動海水其聲憚赫千里可畏離千里之遠皆聞其聲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謂之也畏憚恐嚇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任國名鈞鈞也巨網大黑索綸五十犢以為餌犢牛也以五躡平會稽投竿東海躡躡也自會稽之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陷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若魚口邊出水處也驚恐而展其鬣呼吸波浪其聲高若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按動海水其聲憚赫千里可畏離千里之遠皆聞其聲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謂之也畏憚恐嚇也

告也。夫揭竿累，趨灌漑，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  
 累，細繩也。鮓鮓，皆小魚也。揭，揭細小之竿繩。飾，小說。  
 趨田中，灌漑之溝，漑得鮓鮓，獲大魚也。飾，小說。  
 以干縣令，其辭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也。  
 其於大達亦遠矣。大達，謂通達。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言與經世之大

志大成者，不期小效。至人超凡入聖，固自難難勤。  
 苦中來。○上章言言大而迂，無裨急用，此言器小  
 而溢，難語遠談，合而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東方作矣，事  
 之何若。問天將明發冢，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

珠。指死冢事何如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墓生不  
 珠。指死冢事何如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墓生不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聖

布施，死何舍珠為。笑其貪吝也。○又引詩以接其疑。  
 擊其顛，顛下也。偏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口旁  
 別皆問也。無傷口中珠。口又致慎。  
 冢中發冢，無當元珠。託詩禮以名冢，而願為此則  
 痛之行，儒之為儒，其去道也遠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修上而趨下。其身上長下，末僕而後耳。末僕，謂頭  
 前而耳後，視若營四海。憂世，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矜，持  
 容知之貌。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

世之患，然不願以犯萬，抑固喪邪。亡其略弗及邪。  
 其殆甘心自取，則窮邪。亦或不自知其才略之短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私私惠以博人歡，不以為恥。反生其  
 耳，相引以名。聲譽相結以隱，內要。與其譽堯而非桀，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堯正能引名結隱者，桀反此  
 當於反，無非傷也。有心反，動無非邪也。有意動，  
 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聖人不得已而應，故奈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矜，知以行邪。

道之真以持身，其身不修，而能寄託乎天下。未之  
 有也。彼聖如孔子，向未免自取困窮，而況其凡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闚，通窺。阿，曲也。阿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聖

曰：子自宰路之淵，淵，主也。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清  
 水，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  
 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劊龜也。劊，割也。七十二鑽而無遺  
 筭，七十二次皆驗也。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  
 劊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推類，雖  
 有至知，萬人謀之，不至也。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

有至知，萬人謀之，不至也。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  
 於



故也。○此心德溢乎名。德之溢外名溢乎暴。名之溢無天遊之德。謂急也。急知出乎爭。爭而後榮生乎守。便塞生。官事果乎眾宜。官猶司也。果固必之意。司事於執一。官宜則即此求宜之心已。成滯用矣。○此六鑿相擬之微。道之大用。莫妙於虛。住世出世皆以此得大自在。否則五賊未見。六鑿爭起。擾擾兩大之中。無往非累心之境矣。

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銚耨皆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故曰到植。草木首地而生。能準于靜然。可以補病。靜則神氣來復。背城可以休老。背目背城。滅也。老形之兆。發於目背城。滅。寧可老。故可以沐浴。老容。故曰背城。可以休老也。寧可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聖

以止遠。○此言學道而由勉強入者。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駭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學道之功。出漸而頓。勿忘勿助。純任自然。及其時至。神知自有。超凡入聖之妙。若徒以資形為務。雖勞勞從事。終非真教中人。

演門有親死者。演門名。宋以善毀爵為官師。授以牧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典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窟水。窟。空也。水旁有

空疎處。故謂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他善樂由。身於此也。徒狄因以蹈河。自投於河。狄又擊他。筮者所以在魚。筮取魚竹器。所以為得魚而忘筮。蹄者所以在兔。蹄也。係其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蹄者所以在兔。蹄足故曰蹄。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事未可能以跡襲。道未可徒以言傳。傳之以言。愈傳愈誤。不至我生而不止也。必待忘言者而與之。言而大道於。是乎傳矣。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聖

此處為多個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之留白或排版錯誤。

寓言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重言十七引事之言卮言日出卮言如酒之在卮因器為量任人斟酌也和以天倪日出者謂寓言重言中皆有此也和以天倪不以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論此事以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則易信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是我故為支離固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人情如須寓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善艾已止也六十言也又引重一人以此辯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其人蓋前輩也期待也言徒以春秋之高待以耆宿耆者是非先也之禮是年之先非道之所謂先也

南華真經正義

寓言

聖

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不能盡人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猶老朽也此等人何足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借遺歲月不言則齊理歸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不言則是非可齊若齊與言言與齊故曰無言不若一言無言一掩無言已成二義故也故曰無言無一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只是言而終身言直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顯也其理已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言人之有言不過即可不可

南華真經正義

然不然以立論豈知駭破物情凡所非卮言日出和謂然可者固有定而又無定者乎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惟藉此不執我見之卮言以消遺歲月故可要諸久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禪物芸芸皆此生氣本非異同形者自始卒若環環莫得其倫無是謂天均此乃相禪代也始卒若環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此乃之均徧無天均者天倪也所不在者自述立言之旨翼人之圖文見道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強辯為是迷而不返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非今是之境所以箴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子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所以為此者殆屬志而行其

南華真經正義

寓言

聖

所知故曰就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之謝去有為之迹也言孔子已無勤志孔子云夫受才服知之事但聖不自聖未嘗自言耳孔子云夫受才乎人本復靈以生虛靈不昧由後天復其先天方於生理無愧平日持論如此則其與道合鳴而當律言真希言自然謝法有為之迹可知矣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由孔子復靈之說觀之可見至人以全生為上皆能辨論其是非是以口才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勝人亦第服人之口已耳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立則雖好惡是非極天下之至難定者至此亦無不大定所謂以道服人者也是非返其受生之靈性而妙契先天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三二九一

萬物之中人最靈人而不靈者然一物耳至人宇  
甫在手尚化生心探諸稟受之原斯為不負惠子  
以堅自自鳴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漆園特借聖言  
殷殷接引惜乎其終不悟也○凡漆園引聖言處  
只是借重者艾以伸已說若  
以焉書之義釋之轉失本旨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易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少而樂六釜後仕三子鐘不洎吾心悲辭多而悲六  
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子鐘不洎吾心悲辭多而悲六  
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子鐘不洎吾心悲辭多而悲六

罪乎縣係也為親而仕日既已縣矣已懸係夫無所  
縣者可以有哀乎哀專主悲言而樂可類推蓋既不  
樂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

也夫無係者視之多少猶雀蚊虻相過乎前也無係  
也豈有哀樂於其間哉觀通鶴水鳥似鴻而大

南華真經正義 寓言 至  
哀樂不入斯帝之懸解道所謂養生主也可以保  
身可以全生其即可以養親者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篇南郭子綦自吾聞子之  
言一年而野有返棧歸真之意而二年而從從顯也

潮近自然三年而通形神內微四年而物於無中窺  
故曰從之五年而來修持既久將所謂物者見真有虛

者故曰物五年而來不求而自至故曰來六年而  
鬼入故曰鬼入七年而天成由後天返其先天無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有故曰不知死生九年而大妙  
散則成氣聚則成形  
變化從心故曰大妙

此真道中自然火候可以身證未易以言傳也  
生有為同各有所為死也勸公死時均此形枯氣竭

尚有何區別平日見人富貴利達輒謂造物之  
有私至此方悟同歸於盡所以謂之謂公也以其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人為私乎亦非也蓋

生死之理本自無異特以死者屬陰此氣自有而無  
清勢顯見在人則以為有自生者屬陽此氣自無而  
有肝光顯見在人則以為無自究之氣聚則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若果勘透生死之理  
純任自然無適無不天有歷數日月五星在天地有

人據山河兩城在地吾惡乎求之求之而不必深求  
可測亦惟聽其自然而已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終而忽終終

者似有定限不意此物之始而忽始始者究自  
何來是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也 有以  
南華真經正義 寓言 至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幽明之故有時相應有時不相應是

生者假借也陽長陰消莫之止亦莫之樂惟能遺  
棄生死則求不滅之真庶外其身而身長存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非  
獨委心任去留也  
眾問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也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問兩非一奚稍問也稍小也言何子

有而不知其所以故壘呼之奚稍問也稍小也言何子  
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之附形若與甲蛻之附於蝸蛇

日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遇明則顯若陰與夜吾



代也。遇暗而息若受代之替休。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為吾之所得說形又。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氣之偏於陽者曰強。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言此強陽之氣無論我不自知也。故又何事多此一問乎。

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至人之所以無待也。於門兩影形之外求之斯齊於論所謂真宰者見。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適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子居南適聞老子時將西遊思要於中途中途而見之直至梁地始相遇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以盤水沃洗曰盥。漱，脫履戶外。口中以試面櫛以梳髮。

南華真經正義 高言 滕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唯，唯，唯。目皆言自。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將，送也。謂初往沛時，凡旅中人皆肅然迎送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其，旅舍之主。人與妻亦極致其恭敬。舍者避席，場者避竈。舍也，同止旅則之中而不。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和光同塵，異人不自異也。子居一經訓迪，積習頓除，是真能三佻毛三洗髓者。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奚，方猶何故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而五糞先饋。五家不待沽而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積而不化，形謀成光，即誠即形，有若同謀，俱得機密，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敏已之德，而整其所患。整，猶釀也。言灼爛也。大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其貨甚賤，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獲利既薄，則所以權而猶若是。猶知敬我，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以貴為饋。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其大者，遠者以謀利，其國若於身勞智盡之際，見我之光耀，必將任我以事，責我以功，而勞形盡慮，且將及於我矣。豈非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美其文處已，汝可止而人將保女矣。然即止此，人亦將保附汝矣。不遊矣。人將保女矣。河若謂美而意實不足也。無幾何而往。謂伯昏瞀人往者。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攷杖蹙之乎頤。攷音擊也。蹙杖抵立，領蹙謂抵而皮破也。有問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何用此感，人惟心自



為表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名必表異感人異乎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毒之者無有業莫覺莫悟何相執也。言既莫之覺悟無以藥波汝又何事相詰。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問而辨其誰何也。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示毒之方也。

學道須忘我相何論眾生稍益於外必損其中故惟虛己以游都無受想行識世緣日澆而道果漸成矣。

鄭人緩也。緩其名呻吟裴氏之地。呻吟詠讀也裴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為儒。學成名立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不使學儒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委

而使學墨蓋恐其名出已上也緩之居心未免公私參半夫心之公私全在念頭初起處區別此即所謂天也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翟之教故曰助翟士

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閻胡皆何也夢中墨謂以爾子之學墨為獨抑思使爾子之學墨者蓋柏已其秋實垂垂兩傷何心竟不往而一視乎蓋緩以其父助弟殺已惡其忍而無良故見夢時且怨且言也。見夢之言止此以下莊子斷詞。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

物於人惟窺其念頭起處以為報應今緩不使其弟學儒而使之學墨惟恐其名出已上是彼動念之初原有此等念頭故如影隨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形即使之如彼以偽報也。夫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使其弟學墨是以貴者自處以賤者處其

弟也。親指兄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夫以兄弟之親弟之親言。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有心相拌譬之齊人即齊民猶眾人也。拌者持其髮而爭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皆足致殺身之禍。而上干造物之私。今世之人往往爾爾。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私忿自損。此皆緩之類也。乃能全其心德。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若以古人視今之世。則所謂緩之徒者皆遁棄天理。得罪於造物者也。言外見緩之殺身實由自取。不得謂天報之陰矣。

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造化秘機一言揭破。孫思邈有云。太上畏道其文畏天亦此意也。學道者能於念頭起處勇猛除則築基之功立矣。

聖人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不安其所不安。所不安者眾人。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委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至人純任自然。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純乎天者道也。運知尚易。忘言斯難。非昏昏默默。審證密修。不足語希夷之旨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天之者聖之人者凡。趨古之人天而不人。向不同語。默自異。古之人天而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天之人。安勉殊而聖凡別矣。

宋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于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龍不易屠。學至能成。神乎技矣。大道始於有作。終以無為。此三年後所以不復用其巧也。聖人以必不必。以理之有可必者。故無兵。兵爭以不必必之。以理之不必然者。故多兵。順於兵故行

行求。病於爭端。故動兵恃之則亡。然兵不

則求濟所欲。天下之兵起於爭。人心之兵起於必。於必之私。除淨盡。則虛已養和。兵氣銷而道心定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相遺必苞苴之。竿牘者以

竹簡為書。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相間遺也。此皆波濤淺薄不足道之事。彼獨敝其精神。以此為

智。而欲兼濟天下。補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

之妙。豈可得邪。若是者。迷惑於宇宙。上下四旁之宇

形虛。即無形也。若夫。形累不知太初。蓋為形迹所累。而了

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形累不知太初。蓋為形迹所累。而了

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神。至人則歸其精。而甘

瞑乎無何有之鄉。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也。水流

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其應物也。如水之流。而又無形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清無少渣。淨至

人之功用如此。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窻

常人所見者小。其知只在毫毛之末。不

識無為自然之理。有此大窻至靜處也。

太一太初太清太窻皆先天也。求大道者欲覓源

頭。須先放開眼孔。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窮

織屨。構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商蓋以莊子曰。秦王

所治愈下。而所得愈多。人世浮榮。以道眼觀之。自

覺不堪入目。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也。貞通質。

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羽。有自然之文采。既以為。從事華辭。華靡之言。以支

飾。而又畫之。過於文矣。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矯飾其自

知。民而不自。受乎心。宰乎神。有所受則心不虛。然之性。以

足。以上民。夫何足以。彼宜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言

尼之性。與汝相宜與。抑子之祿。以。今使民離實學偽。

非所以視民也。示。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勿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言與天之商。質不質。雖以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事齒之神者。弗齒之。商質為士。知所不齒。雖偶有交易

屬也。以喻。而不忘。其計較之私。與商

質。正。何使之上民。又豈民情之所屬乎。

志。人。以。天。事。人。情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勳與過也。皆天之

刑。背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也。離內刑者。陰

陽。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存春秋冬

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貌內實

盈。溢也。有長若不肖。貌若不肖。有順懷而達。貌柔而



此與秋水篇屬論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芻物為齋送也。腐裝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焉焉。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物理本無不

不平。而以不平平之。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測也測本平者亦不平矣。以不測測。其測也不測。測測也測本測者亦不測矣。先防其不測。而以不測測之。則易測者亦不測矣。此蓋即子奪之偏。推廣言之。以示逆億者之心也。明者唯為之使。為之外物。而神者徵之。而無不測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私智。而愚者恃其所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空

見入於人。助以人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究之功力

內衷迷而不悟。良可哀矣。無則入有解。乃歸真。抱道如漆。圖豈復計及葬具。平觀其指示。及門之語。可見世情務外。雖復殫竭智力。終無裨於性真。咏歎長言。不特為鑿石鑿泉之譏。喚醒寢迷。並足使拔山蓋世之雄。凄然淚下。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術亦在道中。特局於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無乎不在。答曰。既答而此道則無。蓋天地曰。復言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非

一。一者道。不離於宗。命物之化。謂之天人。不離於精。精復謂之神人。不離於真。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三者皆以無為為體。兆於變化。以有為為用。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皆得其一而具。以法為分。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空

以法度為。以名為表。以名器為。以參為驗。彼為彼。此為此。以稽為決。參稽者。仍不外法與名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事物之來。如數一二三四。百官以此相齒。以法器相齒。序於是。以事為常。勤民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民事則以。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尤以榮獨為念。衣食為本。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尤以榮獨為念。皆有以養。身家民之理也。各得其養。民之所以理也。皆業。古之人其備乎。內外配神明。配合醞天地。醞和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而末從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道之廣。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

三一二九七

禮者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固多於大帶之。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道之傳。流如此。天下大亂。賢聖不

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一。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判則不全。析則不合。察古人之全。若以古全視。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

焉。以自為方。方。衡。方。衡。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愈。愈。愈。愈。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

將為天下裂。裂。即分而。離之之義。不侈於後世。不。不。不。不。靡於萬

物。不。不。不。不。靡費不暉於數度。不。不。不。不。以繩墨自矯。以。以。以。以。而備世

之急。應。應。應。應。約勤勞之教也。古。古。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室

有大夏。湯有大濮。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

武。武。武。武。武。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

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

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是。是。是。非哭。樂而非樂。多。多。多。多。非歌。哭而非歌。多。多。多。多。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不。不。不。不。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

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

情。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澶洪水。

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糞土之具。而九雜天下之

川。九。九。九。九。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室

武。武。武。武。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

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

此教人。恐不愛人。非哭。樂而非樂。非歌。哭而非歌。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

情。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澶洪水。

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糞土之具。而九雜天下之

川。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

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亦謂墨書而其詞倍也。謂別墨。故自名以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背。以臆偶不作之辭相應。曰不相作。此強辯之事也。以臆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通鉅。巨其之。皆問答。故曰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習墨而得者也。皆願為之尸。別墨之主。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人皆冀其道。願故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墨翟之意。至今不絕。決絕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墨翟之意。亦是美意。其行則非也。但所行太過。當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相進猶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天下之罪多。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出於其心之真。將求之不得也。無復此人。雖枯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至

枯不舍也。才士也。夫雖極其枯槁。亦為之不止。不累於俗。去世俗。不飾於物。不自外。不苟於人。於人。不伎於眾。拂眾心。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安寧生全。為人我之養。畢足而止。無人無我。皆願其。以此為心。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平。均。作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其接引人也。以別宥之意。為本也。話心之容。容有命之曰心之行。命名也。行以聊合。驢。聊和也。蒸以調海內。以蒸煦之意。合人之驢。請欲置之以為主。欲人皆置見侮不辱。救民之鬪。謂民好

受侮不辱之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強以此詞擾亂。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人皆厭之。猶強。雖然其為人太多。雖然人之意。其自為太少。其所為曰請欲。謂詞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雖師不得飽。弟子恆饑。而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不期活已。而但謀活人。以圖傲夫。求曰吾之為此。極難。所以憫天曰君子不為苛察。其說而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不以已故。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明之無益。不以禁攻寢兵為外。於外無攻。以情欲寡淺為內。於內無情欲之。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已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易也。決然無主。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趣也。隨事而無擇。與之俱往。於物無所決擇。惟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其學以齊萬物為首務。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大道能包天地而無所分辯。此言天知萬物皆有所可。地與道皆有所不能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至

地與道皆有所不能也。知萬物皆有所可。



百所不可。萬物雖皆在道中，然亦各有其偏。吾人則當隨其材而用之，無不可也。故曰：選則不偏，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備者矣。教則不至，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者，待教則無遺者矣。惟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大也。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兼智慮去己，私應天下，冷汰於物，以為道理。冷者不熱，汰者不滯，於物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若執者，分辨曰：何者為知，何者為不知，則將迫於知而誤，誤於自傷，蓋知識一開，即不免墜殘混淪矣。誤無任，誤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縱脫脫略，而非天下之大聖，惟拍鞍斷與物宛轉。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卷

惟則善推，拍則應，執去圭角，舍是與非，苟可以免。斷去牽滯，皆所以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不倚知，無無累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無成也。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以喻轉動之無心也。全而無非，全自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建立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非無過無罪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極言其不生，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塊者塊然，分則心也。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塊者塊然，榮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知其無適得怪焉。言但見駭，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敢焉。不言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無是非，非萬物其風，窳然風動，逆之聲以喻其惡，可而言。言至人風教隨時過去，未可過而無迹也。惡，可而言，留其聖迹，執而守之也。○其師之言，常反人，無是非，為至故常相反也。不聚觀，聚人之而不免於斷，斷猶斷也。言其所謂無是非者，未純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趨，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榮乎皆嘗有聞者也。言約略亦有所聞，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無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卷

極為主之以太一。以太極以濡弱謙下為表，道虛而宗，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空虛無礙，則物皆全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主其動若水，其動若水之動，其靜若鏡，若鏡之靜，其應若響，若響之應，若若乎若亡。恍惚之際，若寂乎若清，清而實神，若同焉者和，與其光也。得焉者失，保道者不欲盈，故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能為天下谷。居虛受感，而不藏也。人皆其辱，為自潔，為天下谷。有水曰谷，無水曰谷，人皆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有之以已  
獨取虛無之以無藏也故有餘既以與人歸然而有  
餘因有餘而其行身也徐而不實從容而無為也而  
笑巧彼巧者人皆求福已獨由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為根不可測為根以約為紀以治人事天莫日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削也可  
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清  
象無變化無常往來而死與生與不知天地並與直  
天地無神明往與與造化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  
羅大包莫足以歸不知何者足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究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謬悠虛荒唐之  
言荒唐放無端崖之辭端起處時忘縱而不備備荷  
不以筋見之也筋一端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以天下之人沈濁五濁以危言為曼衍故以  
之言優游以重言為真借重於古先以寓言為廣奇  
而深入之欲人以爲真以寓言為廣奇  
大不拘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神與  
化遊化遊不譏是非以與世俗處譏責也和光同  
倪倪猶傲也不譏是非以與世俗處譏責也和光同  
也其書雖瓌璋而連犽無傷也瓌璋奇特之狀連犽  
也世駭俗而御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其辭雖參差  
而詭詭可觀其辭旨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彼

南華真經正義

其充實多所不可以已不可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闊  
而肆深精深闊虛廓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閱閱音調謂調御開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應自  
適適放於自然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應自  
物之懸結其理不竭無窮其來不竭蛻蛻猶蛻蛻之  
不見其脫神不盡也其來不竭蛻蛻猶蛻蛻之  
化之迹也芒乎昧乎可知未之盡者人未有能惠施  
多方不成其書五車其道外駁不其言也不中麻物  
之意言不中理但用意經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外極言其大無內極言其小本  
詞奪理其意蓋謂大小不同而至無厚不可積也其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羊

大千里無厚薄也薄不可積然卻大至天與地卑地  
有天是山與澤平山上有澤日方中方睨日既昃則  
是即方中方睨也物方生方死死由生也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各具端倪是於物之分處  
論同異也故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  
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  
蓋異萬類更無區別是於物之同則盡  
台處論同異也故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之  
南已有今日適越而昔來知有越時連環可解也兩  
相連實各自為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無人知天之所處則中央焉知不汎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乃惠施與人辯之話端也惠施以此為大觀

三一三〇一



於天下請於天下物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別有毛請無毛何以雞三足有足者即有天下

有天下者等犬可以為羊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

馬有期人命也子有尾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丁

科斗所化則謂火不熱於木石木石未嘗熱又如火

能轉目不見是必假光指不至至不絕既至

以無窮龜長於蛇形短矩不方天下自有方規不可

以為圓非以規也鑿不圓柵非以矩也鑿未嘗

木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非影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不止之時審狗非犬狗大則曰犬小則曰狗實一

以小者黃馬驪牛三也與馬牛之體而為三白狗

黑白之不當名為黑乎孤駒未嘗有母無母矣則一

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日用此五寸明日用破

五寸轉用之則萬世不竭也辯者以此與

以上乃天下之辯者所持之話端也辯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辯上

飾人之心飾猶易人之意亂也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惠施無他

辯士為奇異其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

其壯乎自多其辯謂天施存雄而無術言施但存此

也南方有倚人焉時日黃終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而風而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辭讓不慮而對

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適猶弱於德得於心強於物辯於外其塗隴

矣迂曲非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

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夫使不圓

商此曰愈貴道幾矣果能情見乎詞益惠施不能以

此自求以求進於太忘言之域散於萬物而不厭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而獨以其精神散求萬物之

理以遷就其說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

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駘蕩而逐萬物而不反逐於萬

其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窮響而不知

知止形皆不知木之喻也

此為南華全部後敘上下古今光芒萬丈以文妙

論自是得漆園之火傳者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堯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宜父居邠狄人攻之攻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宜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宜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韓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搜之則右手廢右手搜之則左手廢然而搜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搜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搜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精餘以為國家其土  
 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干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  
 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美

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  
 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  
 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  
 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  
 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

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  
 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矣軍  
 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  
 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  
 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失主旌之位吾知其貴於  
 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  
 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送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美

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瓊爨二室褐以為  
 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會子居  
 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增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絀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臣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臣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上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南華真經正義 讀王 七

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臣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可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  
 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  
 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害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  
 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違為政上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諫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  
 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  
 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  
 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  
 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  
 弗能教也且竊為先生羞之且請為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  
 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  
 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  
 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餽之膳孔子復通曰臣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尾柴劍瞋目聲如乳虎曰臣來前若所言願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臣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臣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臣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臣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臣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子民知其毋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子以甘辭說子故不謂子爲盜臣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流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  
 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  
 鮑焦飾行非世抱本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本而燔死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  
 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  
 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上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

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上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干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  
 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  
 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  
 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  
 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  
 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  
 日不爲子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  
 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子子張  
 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女行  
 如梁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  
 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  
 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



晉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成無倫  
賁賤無義長勿無字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  
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勿有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  
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  
子訟於無約日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  
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  
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  
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弃而天比于剖  
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  
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  
於知和日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  
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日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  
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  
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  
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  
怵惕之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  
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  
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高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日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  
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  
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  
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  
 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與名譽也無足日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  
 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  
 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  
 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  
 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  
 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全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日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允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卒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全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置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問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全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王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能遁跡矣夫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備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卷

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王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真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失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失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卷

南華真經正義終

南華真經正義終

莊子爲道家言篇中人名地名以及鳥獸草木半屬  
寓言必欲切求故實轉嫌穿鑿雖然不可名者道也  
而道奇於文人地物事又爲文者之所奇也於其所  
奇者略爲攷覈以便循覽倘亦因文見道之一助乎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補

宛平陳壽昌輯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

陸德明釋文北冥北海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鯢大魚名崔謨云鯢當作鯨按列子於鴻篇有魚焉其摩數千里且長稱焉其名為鯢又爾雅釋魚鯢魚子註凡魚之子名鯢與此不合姑備一解

其名為鵬

釋文崔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按玉篇鵬大鵬鳥也又太平

南華真經識餘

逍遙遊

御覽載崑崙層期國出大鵬鳥飛則蔽日能食鷓鴣人拾得其羽蔽以為水桶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釋文司馬彪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騰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釋文坳堂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坳坳令平也按廣韻坳音凹堂下也坳堂當是堂之凹處

蜩與學鳩笑之

釋文司馬云蜩蟬也學鳩小鳩也學又作鴛崔云學讀為滑滑鳩一名滑雕唐釋成元英疏鴛鳩也

鳩也即班鳩也或云山鵲之似鳩者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說文云地草也按爾雅釋草藎大日中藎小日南

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又高郵王氏讀書雅志餘編謂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高誘註曰朝

秀朝生暮死之蟲生才上狀朝菌一名朝秀母持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特語之轉

耳且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蟲也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

本屬無知之物又何待言說亦通蟪蛄成疏夏蟪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按蟪蛄蟪類有二楚辭

招隱士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寒

也此則當是生在夏間小而青紫者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釋文李頤云冥靈木名司馬云大椿木一名樛櫨木槿也又宋羅勉道云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龜列四靈之中故謂之靈冥靈大椿與上文朝菌蟪蛄皆以一種一動對舉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以五百歲為春為秋者史記龜千歲合二五百恰符千歲之數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為秋者析椿字為二

南華真經識餘

逍遙遊

入百乘之以十則二八千之數也滑楮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釋文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恩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

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窮一云即老子也按楚辭天問彭鏗闔維王逸注引神仙傳曰彭祖帝顓

頊之元孫善養生能調鼎進知藥於堯堯封於豷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又云

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釋文李云棘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按列子湯問篇作問於夏革張湛注曰革莊子音棘殷敬順釋

棘湯賢大夫

斥鴳笑之曰

釋文司馬云斥小澤也木亦作尺鷁亦作鷁按鷁經鷁上有赤赤通尺謂鷁之上飛僅能尺也或謂作斥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釋文榮子司馬云宋國人崔云賢者也成疏姓榮氏子者有德之稱按皇甫謐高士傳稱榮敬則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游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期告以三樂且曰貧者上之而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是真有德者也此所謂榮子者殆其人歟德清俞氏人名攷謂宋榮子即宋釗則是以宋為姓氏矣

夫列子御風而行

釋文李云列子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按列子師於壺邱子林著書八卷得風袖之道後鄭穆公百年非同時也柳宗元辨之甚詳釋文蓋沿劉向之誤

南華真經識餘

逍遙遊

三

而御六氣之辯

釋文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漚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註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吞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滄陰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漚沆漚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支遁云天地四時之氣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

釋文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案簡文帝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按高士傳載許由不受堯禪遁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陽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從聞洗耳於潁水之陽

偃鼠飲河

釋文李云偃鼠也說文鼯鼠一曰偃鼠成疏偃鼠形大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

白按偃鼠好偃河而飲水故名偃亦作蹇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又見大宗師篇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連叔李云偃道人也接輿楚人成疏姓陸名通字接輿伴狂不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藐姑射之山

釋文藐姑射山名在北海中藐列子天瑞篇作列案姑射山山海經凡兩見其載在東山經者別是列子中山郭璞註謂即指此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按史記集解吳太伯世家應邵注云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又淮南子原道訓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蟲

南華真經識餘

逍遙遊

四

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釋文四子司馬及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藐姑射據江都秦氏列子虛注按刻本補釋甚詳引莊子以為上文所稱者在海中此則臨汾之姑射見於東山經者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也並引隋書地理志為證秦莊子稱姑射以喻神居一篇之中豈容強分二處秦氏蓋未明下文汾水之陽句指堯既歸時言故不得不曲為之說至箕山畢氏校列山海經並謂海內北經所載姑射亦在山西則尤誤矣汾水之陽成疏疏汾水出自太原西入於河水平陽府臨汾縣界所謂汾水之陽即以帝都言也故上既云往此則不言歸而其義自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釋文司馬云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梁惠王也按惠王名罃武侯之子未徙大梁時國號魏瓠成疏瓠類按瓠即瓠也詩陶風八月斷壺注壺瓠也

何不慮以為大樽

釋文司馬云樽如酒器樽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縵也所謂樽舟者是按樽猶虛也儀禮燕禮注禮法有以樽為樽者左傳昭公十四年請以魯盞皆同物異名之樽而用以盛酒禮用以謂中流失船一盞千金也

子獨不見狸狌乎

成疏狸狌野貓也按狸同狸其類非一食蟲鼠者名虎狸善捕雞鴨者名貓狸狌亦作鼯鼠狌也

今夫養牛

成疏猶養牛也按山海經北山經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鹿牛又中山經荆山其中多鹿牛註鹿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

齊物論

南華真經識餘

齊物論

五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釋文司馬云居南郭因以為號成疏楚昭王之庶弟莊王時為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也按又見人間世篇作南伯子綦徐無鬼同大宗師篇作南伯子綦高言篇作東郭子綦又俞氏人名攷云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齋二十年不相請謁即其人

顏成子游立待乎前

釋文李云姓顏名儼諡成字子游子綦弟子也按又見徐無鬼篇作顏成子

似枅似圍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諄者叱者吸者

叫者諺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釋文枅字林云柱上方木簡文云枅也圍郭音權枅圍也徐其反反言如羊豕之闕也注者汚

南華真經識餘

者司馬云若注曲若汗下也激者如水激也司馬云若濤濤聲若吹也噴者若噴吸聲若呼聲若泣聲也矣者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矣矣然也按論云聲屋切咬然也曰柱上橫木承棟者橫之似其也樹莖之屬也徐勉道云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圓為厄厄之屬又羅勉道云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圓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窅皆取象於物者水聚如珠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窅皆取象於物者水聚如珠

其留如詛盟

按周禮春官詛祝掌盟詛註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日盟小事日詛疏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百骸九竅六藏

南華真經識餘

齊物論

六

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言百以骸之成疏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謂六腑大腸小腸膽心肝脾肺腎也

狙公賦芋

釋文司馬云狙公與狙官也崔云養狙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也按列子黃帝篇亦載此詳其辭義狙公當是朱人以養狙而得名者芋成疎按子也似粟而小按椰子即椰子實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釋文司馬云昭文古善琴者按列子湯問篇載鄭師文從師襄鼓琴事註曰師文鄭國樂師俞氏人名攷謂稱按以官言稱昭者以氏言師文疑即昭文也師曠按又見騶拇篇釋文司馬云晉賢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與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成疎曠字子野為晉平公樂師故以堅白之昧終

三一三七



釋文司馬云堅白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涿劍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子伐之說曰堅白又今木公孫龍子有堅白論堅以石之質言白以石之色言皆主石以立說也按堅白為辯辯之名相傳已久似非創自公孫龍輩觀孔子不曰堅乎不曰白乎之語亦謂當時有是說也

口辯以察人者才猶鬼谷子所謂捷橫捭闔之類是也

昔者十日並出  
按山海經海外東經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淮南子本經訓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

韶缺問乎王倪

釋文韶缺未詳按淮南子齊俗篇高誘註韶缺被衣皆堯時老人王倪釋文引高士傳云堯時賢人也按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

南華真經識餘

齊物論

七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蚰蛆甘帶

釋文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按禮月令疏食章曰芻食穀曰豢焉說文獸所食草也蚰蛆廣雅蜈蚣也又兩雅釋蟲註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帶釋文崔云蛇也

狡獬狙以為雌

釋文司馬云狙一名獬狔似狡而狗頭意與雌狡交也崔云獬狙一名獬狔其雄意與狡雌為牝牡向秀云獬狙以狡為雌也

毛嬙麗姬

釋文司馬云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一云毛嬙越王之美姬也

翟鵠子問乎長梧子

釋文翟鵠子未詳證以下文當是孔子弟子長梧子李居長梧下因以為名爾文云長梧封人也

按戰國策米乘有梧下先生高誘註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因為號李云居長梧下倘即其人

見彈而求鴟炙

釋文司馬云鴟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鴟綠色其肉甚美按爾雅釋鳥鴟鴞可為羹臠又可為炙即青鴞也

女以妄聽之矣

宋王應麟云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矣句法本此

艾封人之子也

釋文艾地未詳據左傳晉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則艾地當在驪戎境內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驪戎城

南華真經識餘

養生主

八

養生主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釋文崔云庖丁庖人丁其名也按呂氏春秋精通篇載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若新鄭研據此則庖丁當為宋人淮南子齊俗篇載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則庖丁當為齊人齊俗篇又當為齊人此云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司馬云梁惠王也則又當為梁人夫以庖丁一人而籍隸三國理所必無而以三國之庖人皆以丁名亦事所罕有大抵庖丁者即國之庖人皆以丁名亦事人也必古有是而以善解牛聞故魏舉之以誇美也

老聃死

成疏老聃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按法輪經老子在天皇時為通玄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大成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帝嘗

時為錄圖于帝堯時為務成子帝舜時為尹壽子  
夏禹時為真行子商湯時為錫則子後以商王陽  
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為敷  
史號燮邑子武王時為柱下史號有成子成王時  
為經成子康王時為郭叔子又按葛洪神仙傳老  
子者或云上三皇時為元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  
闕帝君神農時為九靈老子顛項時為赤精子  
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以後未詳餘與法輪經同

人間世篇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燕  
釋文向云蕪草芥也按于當作平謂填平其澤如  
草芥之多也淮南子汜論篇道路死人以溝壟可  
為以國量  
絕句之證

術暴人之前者

術通達按禮祭義結肅心形諸色而術省之註術  
當為述  
南華真經識餘 人間世 九

禹攻有尾

釋文司馬云有尾國名在始平郡即今京兆鄂縣  
也按鄂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獸死不擇音

郭註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按左傳文公十七年  
鹿死不擇音杜註音與蔭通謂無而走脫不暇更  
擇庇蔭之所也

顏圍

釋文顏圍魯之賢人隱者案顏闔事見讓王篇又  
漢書楊雄傳或鑿坏以遁應劭曰魯君闔顏圍賢  
欲以為相使者往  
聘因鑿後垣而亡

以蜃盛溺

成疏蜃大蛤也按蜃灰泥之器周禮春官鬯人掌  
四方山川用蜃器

至於曲棖

釋文曲棖司馬云曲道也崔云道名成疏地名也  
具道屈曲如崑山之西有棖棖之道即斯類也

匠伯不願

釋文伯匠石字也崔木亦作石俞氏人名按謂前  
後皆言匠石中問忽言匠伯疑是字之誤陸氏以  
為匠石之字蓋臆說也按說文伯長也匠  
伯當是諸匠中之長亦猶今之稱匠頭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釋文診向及司馬並云占夢也高郵王氏謂診當  
讀為診爾雅診告也郭註引曲禮曰診於鬼神診  
與診古字通此蓋謂匠伯覺而  
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邱

釋文李云南伯即南郭也伯長也按大宗師篇又  
作南伯子綦李云綦當為綦聲之誤也商之邱司  
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按睢  
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界

南華真經識餘

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釋文司馬云麗小船也又屋櫓也按麗同櫓棟名  
列子湯問篇雍門習歌餘音遶梁櫓三日不絕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

解祭祀解禳也按漢書郊祀志古者天子春有解  
祠一云解巫祝書名

支離疏者

釋文司馬云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按疏亦  
指寓脫略之義又至樂篇有支離奴列禦寇篇有  
支離益皆以解心忘形  
寓妙理於姓氏間也

迷陽迷陽

郭註迷陽猶亡陽也釋文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  
詳狂按迷陽棘草也詩召南言采其葍注葍似葍

而差小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  
述厥胡氏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是

德充符篇

雄入於九軍

釋文崔季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備文  
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

同師於伯昏無人

釋文無人雜篇作晉人按列子黃帝篇與此同殷  
敬順釋文無莫侯切蓋仍讀無爲晉成疏伯長也  
晉闡也德居物長精光若闡洞忘  
物我故曰伯昏無人蓋奇名也

遊於羿之彀中

郭注羿古之善射者按羿堯時人也夏初有窮之  
君彘其能亦以羿名

不以翼

南華真經藏餘

德充符

十一

釋文翼扇也武王所造朱均云武飾也按禮檀弓  
飾棺槨置翼註翼以布衣木如楫與疏鄭註喪大  
記云漢禮翼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

大宗師篇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釋文司馬云狐不借古賢人也皇甫謐云務光黃  
帝時人耳長七寸按史記伯夷列傳及漢書古今  
人表皆謂務光爲殷湯時人務或作胥又淮南子  
精神訓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澗伯夷收齊  
孤竹君之二子按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姓墨胎氏胥餘司馬云箕子名見尸子又云  
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按與今本  
同其子紉諸父封箕子爲也今山西遼州榆社縣  
有箕城一云箕子名胥餘比于名胥餘紀他成疏  
姓紀名他湯時人聞湯讓讓於死恐及乎已遂將  
弟于陷於窾水而死按與申徒狄事同見外物篇  
申徒狄釋文云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司

徒狄俞氏人名攷據史記留侯世家良爲韓申徒  
徐廣註謂申徒卽司徒也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  
改按司徒之職命自虞廷爵顯位尊職重者豈  
隨聲更易左傳載宋以武公廢司徒因以司城名  
之易司爲申此必有故特歷年久遠無可稽耳至  
謂申徒之屬氏其先必有官司徒者則不誤也

帝韋氏得之以擊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

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南華真經藏餘

大宗師

三

釋文司馬云維韋氏上古帝王名狶李音豕按殷  
之豕韋爲五霸之一或卽其後維斗李云北斗所  
以爲天之綱維堪坏司馬云神名人面獸形淮南  
子欽負按今本淮南子齊俗篇作維斗且武進莊氏  
校本謂字形近故誤耳崑崙山名成疏在北極之  
北按水經注山在西北去嵩高萬里地之中也馮  
夷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閭首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按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  
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郭璞註冰夷馮夷  
也肩吾解見遺逸遊篇黃帝成疏帝採首山之銅  
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黃帝遂  
將羣臣後宮七十二人乘雲上升按事載史記封  
禪書顛頊黃帝之孫成疏帝在位六十七年採羽  
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得道爲北方之帝按  
卽禮月令所稱其帝顛頊是也馮強簡文云北海  
神也亦云馮京按山海經海外北經北海之清有  
神人面鳥身兩青蛇兩赤蛇名曰馮強西王  
母成疏大陰之精按山海經西山經西王母狀如  
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又據紹興王氏仙史西王母卽金母也生於神洲

厥姓緜氏諱回字婉始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周穆  
王八駿西巡觀謁見之漢元封元年與上元夫人  
同降遊庭少廣司馬云六名崔云山名彭祖解見  
道遙遊篇五伯成疏尾吾名夏伯大彭系草為殷  
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傅說殷相武丁殷高宗也按  
經星二十八宿分列於四維東方七宿箕尾二星  
與焉而傅說一星旁臨乎其上也  
控御者然故曰乘東維騎箕尾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釋文崔云子祀淮南子作子永行年五十有四而  
病僂僕按今本精神訓篇說作子求高誘註楚人  
也又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子  
與子犁子來釋文未詳但云子輿本又作與

我且必為鎮鄧

成疏昔吳人干將為吳王鑄劍妻名鎮鄧劍成因  
名雄劍為干將雌劍為鎮鄧吳越春秋鎮鄧劍  
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  
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未肯淪流干將夫

南華真經識餘

大宗師

三

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百鼓囊裝炭  
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鎮  
邪而作漫理又列女傳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鏡  
住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鏡楚王命鎮邪鑄為雙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釋文未詳按楚辭九章桑扈行洪興祖註謂桑  
扈即桑戶又按山木篇作子桑序一云三人即子  
桑伯子孟之  
反琴子張也

應帝王篇

行以告蒲衣子

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  
王悅之師也淮南子曰齊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書  
古今人表作被衣師古註被音披淮南子似  
真篇高誘註方回善卷被衣昔堯時隱士

南華真經識餘

有虞氏不及泰氏

釋文司馬云泰氏上古帝王也李云大庭氏成疏  
即太昊伏羲也俞氏人名攷云帝王世祀天皇大  
帝曜魄實地皇為天一八皇為太  
一此泰氏疑即謂人皇太一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釋文李云殷山名陽山之陽也崔云殷陽地名司  
馬云殷眾也言向南遊也或作殷湯成疏蓼水名  
在趙國界內按趙國  
在今直隸廣平府境

陽子居

釋文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成疏姓陽名朱字  
子居按又見寓言篇釋文云姓陽名戎字子居

鄭有神巫曰季咸

釋文李云女曰巫男曰現季咸名成疏姓季名咸  
俞氏人名攷云在男白現女曰巫說本國語楚

南華真經識餘

應帝王

十

語然章昭註云周禮男亦曰巫張濶註列子亦引  
顏師古曰巫現通稱玉篇則云神降男為巫女為  
現按周禮春官家宗人凡以神仕者疏男子陽  
有兩稱曰巫曰現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現稱

淵有九名

按列子黃帝篇號旋之淵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  
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  
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  
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因以為波流

釋文波流崔本作波隨高壽王氏云蛇何靡隨為  
韻作波隨者是也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  
音徒  
何反

三一三二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補

宛平陳壽昌輯

外篇

駢拇篇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

五聲成疏官商角徵羽也六律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按六律黃鐘大蕤姑洗製賓夷則無射也大呂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大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

擢德塞性

高郵王氏云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塞擢擢皆謂拔取之也維南傲真篇曰俗世之擢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擢振撻物之蒙芒擢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

南華真經識餘

駢拇

十五

於世又曰今擢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皆其證也錄書手字或作斗故寧字或作寧形與塞相為塞矣

繫瓦結繩竄句

釋文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句一音鈞按周禮冬官考工記盧人句兵欲無彈註句兵戈戟屬句音鈞竄句作竄鈞解始與繫瓦結繩相類竄猶遁也蓋喻詞辯之善遁也

戚與穀二人

釋文崔云奸書曰戚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戚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婦之子謂之戚婦奴之子謂之獲張揖云婿

則博塞以游

釋文塞博之類也漢書吾曰壽王以善格五待諸謂博塞也按說文博局戲六著十二著也說苑行

昔相塞謂之塞又鮑宏塞經白行五道而段熲曰博不投覆曰塞琪即今骰子之類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釋文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按蒲坂在今山西蒲州府界盜跖釋文引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按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東陵李云謂太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按濟南即今山東濟南府境

雖通如俞兒

釋文俞兒司馬云古之善譏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狀

牙嘗潤澀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即易牙齊桓公時譏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誰

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為與按今本淮南子泥論訓與兒易牙滯澀之水合者審一冷水而甘苦

知矣高誘註與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

南華真經識餘

馬蹏

夫

馬蹏篇

翹足而陸

釋文司馬云陸跳也按陸通陸郭璞駢驗贊曰分背翹陸作陸又江賦變術翹陸於夕陽作陸

雖有義臺路寢

釋文義臺一本作義臺崔云猶臺也路寢正室也又羅勉道云鄭司農謂故書儀但為義議臺儀臺也

及至伯樂

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成疎伯樂秦穆公時人

夫赫胥氏之時

釋文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按漢書占今人有炎帝神農氏

肱篋篇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

按周禮地官小司徒四井為邑杜氏通典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又周禮地官大司徒五黨為州五比為閭五州為鄉州二千五百家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成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是敬仲七世孫齊君簡公名王悼公之子

十二世有齊國

釋文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曰十二世

南華真經識餘

莊篋

莊篋

莊篋

莊篋

釋文司馬云袁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史記封禪書云袁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袁弘乃明鬼神事設射龜首羽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袁弘皇覽云晉以城成周之役忌弘弘以忠見害後人說方怪者託弘名為高君子貴焉又按左傳周人殺袁弘時在敬王二十八年敬王之氣日月之行風雨子弘論訓云袁弘執數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神應之數無所不通車裂而死也又云列腸曰肱子胥姓伍名員忠於吳王夫差夫差疑之賜曰屬縶以死因以鳴夷革盛其尸而投之江事載史記本傳鳴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鳴夷革夷植形又按呂氏春秋贊能謂君許桓公之請生授管仲於齊乃使吏鞿其季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所謂鴟夷當即以馬革為之者蓋其形象植其大固非植比也

魯酒薄而邯鄲園

釋文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不辭而返宣王乃約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又據詩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上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邯鄲趙郡

握工倕之指

釋文倕堯時巧人也按倕通垂書舜典帝曰俞咨垂汝共工當即其人也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釋文司馬云此十二氏皆上古帝王按與古今人表帝王世紀所載稍異敘次亦不同然古帝號每多重疊如伏羲又稱庖犧神農又稱連山烈山荒遠難稽原未可泥於一說至莊子隨意援引更無

南華真經識餘

容膠

容膠

容膠

容膠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按說文弓有射者曰弩釋文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成疏畢小網其柄形似畢星故名

鈞餌罔罟罾筍之知多

釋文鈞釣鈞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罾魚網也成疏筍曲梁也按筍為取魚之竹器

削格羅落罝罾之知多

釋文李云削格所以施網羅者明陳藝典云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按制音峭格用以格獸者其形喻立故曰削格落罝罾也用以居獸者如漢書鼉錯傳所稱虎落罝罾是羅落謂森然羅列以竹篾相連落也置爾雅釋器註猶遮也罾玉篇同罾罾罾異名而同用皆罾罾也一云罾通罾今罾車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莊人儒之說  
并解人也

堯觀乎華

釋文司馬云華地名成疏華州也按華州在今  
西西安府華州界

伯成子高

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  
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按伯成子高  
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  
隱耕見列子楊朱篇

離堅白若縣寓

按公孫龍堅白論有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  
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  
與不知相與繼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執謂之不  
離又曰不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又曰白  
以目以水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  
不見而見離堅白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  
知而神與不知神手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  
獨而正大旨謂堅白石三者本不相離然堅白石  
之質以手拊而知白屬石之色以目視而見手目  
合用則能知能見手目分用則有不見有不知其  
不知不見處即能見手目分用則有不見有不知其  
白將何所屬其離而不合更可矣且所謂手拊  
而神也若並不借手目之用而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是真離乎質血色通天下之堅而無不相通天  
下之白而無不見也當時辯士所謂離堅白者其  
此義如

南華真經識餘

天地

至

將閱苑見季敘

釋文將一本作將苑字亦作苑音免又自曉將閱  
苑人姓名也一云姓將閱名苑或云姓苑名閱苑  
也季敘人姓名  
也蓋季氏之族

危其觀臺

按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見左傳僖五年  
公欲觀朔遂登觀臺注

漢陰

漢陰漢水之陰按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南羌州  
驢家山至湖北之漢陽入於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  
人之道

人之道

按莊子中凡引孔子之言皆所謂重言借假之以  
取重耳三山林氏雲銘註謂若求可求成則將無  
所不為豈夫子而有是說誠迂論也惟此言聖人  
之道下文又言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詞既重復義  
亦不賈按魯論有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君子者斯可矣又天下篇光於變化謂之聖人薰  
然慈仁謂之君子每以聖人君子次弟而言以別  
是等據此下文明明以聖人之道推尊大人則此  
句聖人二字當  
是君子之論

南華真經識餘

天地

至

兩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釋文李云望之讀讀察之芒芒故曰芒芒一云姓  
有也或云霧氣也大壑李云東海也苑風木亦作  
苑字云小貌一云扶搖大風也苑風出於苑有根之  
苑也或云苑文苑詩秦風蒹葭有苑謂平聲風風  
苑也以喻觀文成化者也按白虎通云苑風以  
自東方謂苑風也苑風也按白虎通云苑風當  
是東方之風假借名字苑喻故苑之義故其遂造  
苑中而特倦倦  
於苑日之民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釋文司馬本無則作無門姓無畏字也滿稽一  
字亦滿李云赤張氏也滿稽名也

以二缶鍾惑

釋文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垂鍾言垂鍾空中  
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



按周禮黃鍾作鍾漢書律歷志作鐘詩鐘鼓亦作鐘鐘古字通用以二缶鍾懸蓋謂鐘鳴而以二缶之音亂之則鐘聲不可辨也

厲之人

之字古人每如此用如齊物論篇麗姬稱麗之姬呂氏春秋真諫篇楚丹姬稱丹之姬曹子建樂府桂樹稱桂之樹

而虎豹在於囊檻

檻固也按淮南子主術訓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園檻蓋居獸以檻如囊之盛物故曰囊檻又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註土囊大穴也以囊為土囊亦通

天道篇

於是繕十二經

南華真經議餘

天道

五

釋文十二經說者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釋文棄妹一木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惡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又宋林希逸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間味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褚伯秀云取蔬之木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明焦茲云妹氏棄蔬於鼠壤老氏主於儉書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三山休氏云食有餘而不養其妹故爲不仁按廣雅釋親妹者末也又妹喜見國語晉語荀子作末喜妹末二字古通用鼠壤有餘蔬而棄妹者蓋言於微物皆有不仁於末學則倦於教是愛人反不如愛物故以不仁說之也

天運篇

聖成福曰

釋文謂郭音條又音縹李云巫咸殷相也福奇名也何尚宣氏頤曰福招字之謂謂招之來而語之也按集韻福音義並同禮器禮有摺語註謂或作縹則福縹縹三字古皆通用福曰猶語曰也巫咸殷相古之知天者故假之以立言也

天有六極五常

釋文司馬云六極四方上下也明陳治安云三才各兼陰陽故有六極分佈爲金木水火土故有五常明陸長庚云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釋文郢楚都也在江陵北按江陵今縣屬湖北荆州府冥山同馬云北海山名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南華真經議餘

天運

五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極難欲殺孔子按其樹集解徐廣曰年表哀公三年孔子過宋又按史記孔子凡三過衛皆以道不行而去削迹猶絕迹也又家語載孔子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弟子公良蕩與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挺劍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過衛吾則出子乃黑孔子而削之東門孔子遂適衛一說削迹即指過衛時言謂自削其跡以防追也蒲衛邑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界

曰於陳蔡之間

按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在陳蔡之間將應楚聘陳蔡大夫合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又據斐源江氏孔子年譜陳即今河南陳州府蔡與陳相近問者兩地相涉之處夫子去陳適楚道出此至蔡昭侯所遣之州來在今安徽鳳陽府壽州北與陳相距數百里不得言陳蔡之間也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按莊子之文半屬寓言人物皆隨意援引時地亦不必盡合然其說事理處則妮妮動聽所謂其書雖瑣瑣而連狝無傷也若謂鄉里之間偶見一醜婦人則富者閉門貧者移居天下斷無是事所云去之走者特去而不顧耳意正與閉門者同惟假貧富以立論則詞義殊覺牽強富人當是婦人之訛貧人當是丈夫之訛富婦同音既訛婦人為富人故下句不得不改為貧人試思挈妻子而去之走非謂丈夫而何屬之貧人義亦不類帝虎魯魚別風淮雨古書傳寫之謬往往如是

乃南之沛  
釋文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按漢沛郡相縣皆在今安徽鳳陽府宿州界

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南華真經識餘

刻意

孟

釋文三蒼云白鵝鵝也司馬云鳥子也按集韻鵝水鳥名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成疏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按左傳僖公四年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疏牝牡相誘曰風風化者當即相誘化生之義蓋眸子之相注與下文蟲鳴之相應皆相誘也

類白為雌雄故風化

釋文引山海經賈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按郭註類作物類解謂物類各自為雌雄也若謂牝牡以一身為之則與相誘不合

· 刻意篇

故以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俞氏諸子平議休馬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

南華真經識餘

虛與此文法相

大有千越之劍者

釋文司馬云千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千溪越山出名劍天蒙吳有劍名千谿越有山名若耶並為名劍也

繕性篇

古之存身者

存身或作行身按上文古之所謂隱士者下文古之所謂得志者皆繫承上句說下則此句自當作存身方與上

秋水篇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南華真經識餘

繕性

吳

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又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又泄伯伯爵也錄之以備一解

井龍不可語於海者

高郵王氏云龍當作魚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鱗魚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魚本作魚可知又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均於隘也梁張紱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可語於井魚益明矣

尾闕洩之

釋文尾闕崔云東海川名司馬云泄海水出外者洩或說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闕故曰尾闕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

三一三七

之晉而絕

事出於之燕相贈燕王名也子之即燕之國  
事出於之燕相贈燕王名也子之即燕之國  
事出於之燕相贈燕王名也子之即燕之國

白公爭而滅

成疏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  
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娶鄭  
女而勝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魯  
許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魯許於  
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魯許於野

鷓鴣夜撮蚤

南華真經識餘

秋水

毛

高郵王氏云鷓鴣字涉釋文內鷓鴣而衍釋文鷓鴣尺  
夷反崔云鷓鴣鷓鴣而不為鷓鴣字作音則正文內木  
無鷓鴣字明矣淮南主  
鷓鴣亦云鷓鴣夜撮蚤

變蟻

釋文李云黃帝在位時諸侯於東海流出得奇獸  
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日  
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  
鼓聲聞五百里成疏夔一足之獸山海經云東海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聲音如雷名  
之曰夔蛟司馬云馬蛟也成疏百足蟲也按本  
草馬蛟形如蛟紫黑色觸  
之即側臥如環故又名刀環

結我亦勝我

釋文音秋本亦作踏李云藉也按荀子強國藉  
大燕藉吾後楊倬註藉賤也如蹴踏於後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

公孫龍問於魏牟

釋文司馬云公孫龍趙人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云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蓋與孔子昆孫  
孔穿辨滅三耳者素隱謂即孔子弟子誤據史記  
公孫龍有二其載在孔子弟子列傳中者別是一  
人非房趙而以普辨稱者也魏牟司馬云牟魏之  
公子按呂氏春秋審為篇中山公子牟高誘註子  
牟魏公子也著書四篇又漢書藝文志  
道家有子牟四篇註曰魏之公子也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釋文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成疏壽  
陵無邑也俞氏人名攷謂餘子為官名引左傳宣  
南華真經識餘 秋水 天

公二年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為證按凡適子之  
同母弟曰宦子傳所云亦為餘子者蓋謂於餘子  
中擇賢者而宦之以教餘子非謂餘子為官名也  
俞氏又引呂氏春秋離俗覽有平阿之餘子高誘  
註餘子官氏也按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釋餘  
子為官氏亦謂其官出於餘子耳非官名餘子也  
左傳疏云餘子之官  
不見周禮其以此與

莊子釣於濮水

釋文濮水陳地水也成疏屬東郡按陳地當是衛  
地之訛說文濮水出東郡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南古  
濮地也

遊於濠梁之上

抄本經注濠水出若邪山東北之溪若邪山在今  
安徽鳳陽府城東

至樂篇

俄而柳生其左肘

宋呂吉甫曰柳場也柳多腫腫故以為病瘡之喻  
柳也道曰柳者障極之柳擅弓用入構置髮計謂  
其衣也支細叔與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  
以除有障極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也  
亦謂附足上也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釋文司馬云國語曰海鳥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  
曰賦文仲使國人祭之又云魯侯也爰居一名  
雞縣舉頭高八尺樊光  
注謂雞云形似鳳皇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

釋文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  
視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蟻  
之衣按鼃青蛙蟻刺之別名衣謂青苔也生於水  
則為水鳥詩魏風所謂言采其寶者是也屯司馬

南華真經識餘

至樂

元

云阜也按大阜曰陵山之無石者曰阜陵鳥即永  
鳥之生於陸者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  
陸也化為車前改名陸鳥也按詩周南  
註米苗一物而有水陸之異者即此

鳥足之根為蟻蟻

釋文司馬本作蟻蟻云蟻也成疏蟻蟻也詩衛風  
所謂領如蟻蟻是也

所為食醴

釋文司馬云食醴若酒上蟻蟻也

膏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孳久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生馬馬生人

釋文腐蠹司馬云亦蠹名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  
物鼠成疏腐蠹螢火蠹也羊奚司馬云草名似  
燕帶按即羊蹄草也青寧司馬云蠹名羅勉道云  
萬載縣有老人曾見一蠹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

竹根未化得非所謂青寧者乎程成疏亦蠹名陸  
長庚云程功之別名筆談言近洲人至今呼虎豹  
為程是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  
事如史言長沙武陵發生於畜狗元始初胎於俱  
鹿氏廷槐云春孝公時馬生人晉建興二年蒲子  
亦馬生人又一解云馬為齒竟  
人為人參故作泥語以弄奇也

達生篇

子列子問關尹

釋文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疏姓尹名喜字公  
度為函谷關令俞氏人名攷云漢書道家有關尹  
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吏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  
又引呂氏春秋不二篇關尹費清高誘注關尹關  
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據此則令尹蓋以吏  
言唐崔曙詩云關門令尹誰能識亦一證也

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南華真經識餘

達生

子

成疏觴深淵名在宋國其狀似橋因以為名按宋  
國在今河南歸德府界

田開之見周成公

釋文周成公崔本作周成公竈按史記周本記成  
公桓公之子

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

釋文司馬云豚猶豕也僂猶聚也聚僂器名也今  
家疏中注為之一云聚使僂僂也一云聚當作聚  
豕當作豕謂殯於豕也豕豕之中也按禮記檀弓  
高天子之殯也敢塗龍楯以俸疏云敢發也謂用  
木最楯而四面塗之故云敢塗龍楯殯時用輿車  
載極而畫楯為龍也以俸者題漢收木象楯之形  
也又云設奠設棺之狀也奠首柳又儀禮既夕  
禮註有四周楯楯則無楯一作楯楯此則楯楯  
即楯楯之類喪車也聚僂即聚木象

沈有履窳有髻戶內之煩壤雷窳處之東北方之下



真冷馬曰

音文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曉也謂以真道曉語  
高也冷或為命又作令猶教也又明陽傾云真  
冷即丁蓋也一云是其命二字之誤高郵王氏云  
高是乃命二字乃篇文作遠形似直故司馬本  
件而也按淮南稱務訓精神曉冷高誘註曉明也  
冷猶了也據此則訓治為曉義甚確又宋史契丹  
傳有我朝定真冷語長洲汪氏琬云真冷猶華言  
死也按汪說未詳所據豈見是篇上文有將死二  
字故接以

三月不庭

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按下文問且從而問之夫  
子何為頃問甚不庭乎若至三月之久何以云頃  
問則三月當是三日之訛不庭司馬云不出坐庭  
中語以甚不庭句義亦未區按詩小雅既庭且碩  
疏云庭條直也傳云直也凡物氣伸則直不庭猶  
言氣不伸也蓋既逐物忘真又致虞人之辱故鬱  
南華真經識餘 田子方

鬱馬有此不庭之狀也

田子方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也名無擇谿工賢人  
也司馬本作雞工成疏文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  
父也按文  
侯名斯

是求馬於唐肆也

釋文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  
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  
也又會稽徐氏云不壁之屋曰唐肆馬市也日中  
則馬聚少頃則虛矣按唐肆即虛肆也妙  
法蓮華經  
福不唐捐

故飯牛而牛肥

按百里奚嘗以養牛于周王子讀語載史記秦本  
紀

宋元君將畫圖

釋文李云元君元公也按元公名位平公子又見  
作無鬼篇

文王觀於城

釋文李云城地名成城城近渭水按渭水出今陝  
西臨洮府渭源縣西

先君王也

按君王尊稱也如禮云君王其終撫諸傳云與君  
王哉君王其謂午懷安平國語今君王不察等句  
甚多其或稱先君或稱先王載在經傳者尤不可  
枚舉惟先君王之稱為罕見於此義亦費解證以  
下文王字當是命字之譌與左傳鄭曼所云先君  
其知之矣語意略同成疏直謂先君王即指見夢  
之良人而言  
實誤解也

南華真經識餘

知北遊

焉

楚王與凡君坐

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為周  
公之陪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有故凡城

知北遊篇

舜問乎丞

釋文李云丞舜師也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  
官名按列子天瑞篇亦載此丞作丞

正獲之問於監市

釋文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成疏  
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市魁也則  
今之屠卒也又羅勉道云  
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

弁桐弔聞之

釋文李云弁桐體道人弔其名成疏姓弁名桐  
者也據成說則是因弔老龍吉之死而問神農之

也

守也

高郵王氏云凡九經及諸子中用訓之文道字皆  
讀名守守即道字也達生篇子巧平有道邪曰我  
有道也是其明證又秦會稽刻石文道道高明  
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亦一證也

南華真經識餘

知北遊

重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補

宛平陳壽昌輯

雜篇

庚桑楚篇

有庚桑楚者

釋文引馬云是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按  
庚桑又作亢倉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  
子者庚桑也

音庚桑

以北居畏壘之山

釋文李云畏壘山名也成疏山在魯國又焦斌云  
前近前一百里接郟城縣及

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南華真經識餘

庚桑楚

庚

南榮越

釋文李云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成疏姓南榮名越  
庚書古今人物表作南榮時或作南榮又作壽淮南

南榮時高誘注南姓榮時字蓋魯人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高郵王氏云吉凶當作凶吉吉與上一句一失為  
韻下三句止已已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

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是其證

公族也昭景也

成疏昭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閭大夫  
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耳

按屈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語見王逸離騷  
章句諸解多以昭景及下文甲氏為三族誤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故揚用為商人百里奚好秦而崩  
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  
奚好秦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  
於秦秦穆公大悅臣奚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以  
歸故號五段大夫

徐無鬼

徐無鬼因文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  
徐無鬼成疏文商魏之幸臣武侯文侯之子按武  
侯名

則以金版六爻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爻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識  
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釋文大隗司馬崔本作秦隗或云神名也具茨司  
馬云山名也在榮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按密縣  
屬河南

於襄城之野

釋文李云地名按今河南許州有襄城縣

郢人巫漫其鼻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釋文郢人漢書音義作蠻人服虔註蠻  
人古之善塗者施廣頌大隗以仰塗而領袖不  
汚有小鴻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斤而斲之按  
郢在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界蠻人見漢書揚雄  
傳

田未一觀我

釋文田未齊君也俞氏人名攷云即田齊之大公  
也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

按淮南子主訓篇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  
其歸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窮其辭高  
誘註云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  
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誘伐  
鄭以謂勝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  
之勝怒曰鄭人在此晉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  
名曰市南宜僚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  
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  
不亂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  
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僚故曰無所關其辭  
也此與安公十六年左傳所載略同能辨入弄丸  
不礙數語據此則所謂兩家之難解者特謂宜僚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司馬云宜僚善弄丸鈴常入  
大任性一丸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  
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送勝之未知所據又按孫叔  
敖在孔子前能宜僚在孔子後莊子隨意援引皆  
也

適當渠公之街

釋文或云渠公齊之富室一云渠公屠者成疏齊  
富室之為街正者

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

釋文何氏越王也會稽山名按在今浙江紹興府  
境越王大夫名釋文引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  
按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既敗於夫椒乃以餘  
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圍之越使大夫種  
卑向厚禮請成於吳後又賂吳幸臣太宰嚭乃得  
歸國既歸苦身焦思不忘會稽之恥使范蠡治國



政靈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蓋鎮撫國家視附百姓靈不如種乃舉國政屬之大夫種遂得平吳備

則陽篇

則陽游於楚

釋文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云姓彭名則陽則初人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釋文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按司御門尹登恆皆寓名也

容成氏

釋文老子師也按下文除日無歲語當是黃帝時作歷者至莊篋篇所稱則又古帝王號非人名也

南華真經識餘

魏罽與田侯牟約

釋文司馬云魏罽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約晉在惠王二十六年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威疏田侯即齊威王田桓之後故曰田侯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按嘉定錢氏建元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之十八年也

犀首聞而恥之

釋文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元嘉本作齒首按公孫衍魏之陰晉人史記國策皆稱犀首犀首其官也

忌也出走

釋文忌畏而走或言圓之也元嘉本忌作亡成疏姓田忌齊將也按忌事威王為將宣王二年魏伐趙帥師救之破魏於馬陵係太子中禽龐涓蓋齊之善將兵者

於隴中育梁

釋文本都河東為秦所逼徙都於梁在今河南開封府境

其信封人問子牢曰

釋文長桓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據齊物論篇釋其信封人問子牢曰子牢司馬云孔子弟子名

下葬於沙邱

釋文沙邱地名成疏在盟津河北按今直隸順德府河間縣有沙邱臺為紂所築史稱秦始皇崩於其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釋文季真接子季云二賢人成疏並齊之賢人俱皆稷下俞氏人名攷云史記孟荀列傳有接子索

南華真經識餘

外物篇

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成疏袁弘遭譖被放歸蜀蜀人感之以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林希遠說同又左太沖蜀都賦有碧出袁弘之血句按蜀古國名在禹貢梁州之域秦時始隸中國謂之蜀郡其地距周甚遠據左傳周敬王二十八年周人殺袁弘則死於周非死於蜀可知又史記封禪書集解皇覽云袁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其確證也又按呂氏春秋必已篇引此段全文獨無於蜀二字則以袁弘死為句確有明徵於蜀屬下藏其血三字讀義亦順蜀祭器名見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註又太平寰宇記載南陽縣城西三十里有蜀山接南陽今縣屬河南南陽府春秋時於成周為近色死於蜀或指是山而言例以上文流於江句一水一山文義洽合雖無確證亦足補舊解之所未及故

並錄

故孝已憂而曾子悲

按帝王世紀高宗有賢子孝已其母早卒高宗感後妻之言故而死天下哀之又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菜不熟出之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釋文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按文侯名斯

任公子

釋文李云任國名按唐書世系考黃帝少子禹陽受封於任因以為姓

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

按澗河即今浙江蒼梧山名在今廣西梧州府界

南華真經識餘

外物

聖

老萊子

釋文楚人也按老萊子耕於蒙山楚王知其賢親造其廬將使為相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缺缺妾不能為人所制投畚而去老萊子遂與偕行至江南而止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莫知所終事載高士傳

子白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得

子

釋文李云宰路淵名句曲宣氏云宰主也路淵名清江舊解未詳按清江一名夷江在今湖南施南府恩施縣界余且釋文姓余名且會稽徐氏云史記龜策傳作豫且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釋文司馬云勦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按到通例淮南子原道訓例生性傷高誘註草木首地而生

生到植

首可以休老

釋文生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四背令見光再按視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

脚中丁而踐於窾水

寓言篇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

釋文詩外傳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歎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歿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題三尺賦發自乘然猶北向而涕者非為醜也悲不見吾親也

南華真經識餘

寓言

列禦寇

聖

列禦寇篇

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

釋文裴氏地名桑水經渠水注沙水又東逕陳留縣裴氏鄉裴氏亭西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裴氏鄉自隱臺子羽家陳留今縣屬河南開封府又鄭氏通志載裴氏衛大夫食采於裴因氏馬據此則裴氏當是衛邑以禮檀弓為證之說亦合鄭衛於春秋時本屬鄭境或鄭人而學於衛者與

朱泚漫學屠龍支離益

釋文司馬云朱泚漫支離益皆人姓名一云泚當作泚又廣韻朱字註云莊子有朱泚漫郭象註云朱泚姓也按今本郭註無此句

天下篇

墨翟禽滑釐

釋文墨翟宋大夫尚食素禽滑釐墨翟弟子也成  
說姓禽字滑釐按禽滑釐見墨子公輸若至孟子  
註滑釐慎子名  
蓋別一人也

相里勤

釋文司馬云姓相里名勤按韓非子顯學篇自墨  
子死而有相里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釋文苦獲已齒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俞氏人名攷  
謂卽韓非子所云鄧陵氏之墨也

以巨子爲聖人

釋文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  
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按巨當作鉅呂氏春秋  
去私爲墨者有鉅子履鰲居秦高誘註鉅姓子通  
傳鰲字也又墨者孟勝將死陽城君之難特屬  
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以  
傳墨故事詳上德篇

南華真經識餘

天下

聖

宋鉞尹文

釋文宋鉞未詳尹文按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  
成疏宋子名鉞尹子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  
也按荀子天論篇宋子曰見於少無見於多揚倅  
註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又漢書藝文志  
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同遊  
稷下俞氏人名攷云列子周穆王篇老  
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疑卽其人也

彭蒙田駢慎到

釋文彭蒙慎到未詳田駢齊人著書十五篇慎子  
云名廣成疏三人皆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  
數篇按漢書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  
人遊稷下號天口呂氏春秋不二篇陳駢貴齊卽  
田駢也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  
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

曰黃繇

釋文李云賢人也又會稽律氏云戰國策華陽士  
惠子於是楚中黃繇如黃繇華子爲詰難此  
也

南華真經識餘

天下

聖

吳縣黃興元校



古無誤書而矢口成文無心自合是編於莊子全書  
中字句合音處一一標識且以羣書證之蓋以示天  
籟之自然亦冀世之但聞地籟但聞人籟者於此更  
進一解耳

南華真經識餘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宛平陳壽昌輯

內篇

逍遙遊篇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里息韻據段氏六書音均表同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邀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斃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楊知融去者下留風野斧苦韻樗讀若樗史記楊里子索隱作楮里疾韻果五反詩魏風三歲其女莫我肯顧老子其名不去以闕眾甫詩陳風駕我乘馬說於林野野上與反易巽在林下喪其資斧詩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下後五反

齊物論篇

似注者似污者激者請者叱者吸者叫者譏者突者

受音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嗎

注音韻激請讀叱吸讀叫譏突咬韻按說文叫呼聲下喝韻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謂刁韻

大知問問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詹同韻炎詹詹韻

廣莫為楸日以心闕

楸同韻

小恐憐憐大恐殺殺

憐同韻殺殺段氏同部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萌同韻

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真音韻據段氏同部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偶同韻按說文偶馬聲樞樞中窺明韻易林日出阜東山蔽其明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論終終身無成

唯成韻蔡邕九疑山碑秦階以平人以有終

少星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精明韻

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夜炙韻

置其消潘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

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潘尊菴純蘊蘊平聲

### 養生主篇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三

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名刑經身生親年謂楚辭卜居正言不諱以危身  
乎將從俗富貴以始生乎管子正篇愛之生之養  
之歲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楚辭哀時命邪氣襲  
余之形體兮疾憊恒而萌生願一見陽春之白日  
乎

年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

尚踣韻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割折韻據段氏同部

### 人間世篇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召爭韻

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

成之

矣乎營形成韻

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

幾矣

止已矣韻

凡淪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

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妄殃韻據段氏同部言全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四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

令成韻管子輕重已篇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  
令呂氏春秋賞信篇處官不信則少不畏畏貴賤  
相輕賞罰不信則民  
易犯法不可使令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入改韻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  
下母又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

無疵韻見畦崖疵韻

大枝折小枝泄

古韻部

厚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半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哀道謂成生刑韻羽載韻載子利反謂小雅愛言載之下叫喜地避韻已殆韻孫子謀攻知彼知已行韻曲足韻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五

代韻部

德充符篇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長忘韻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入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

故是非不得於身

非韻謂人身韻

今于外乎于之神勞乎于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天運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精韻形鳴韻

大宗師篇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

朋音朋

部靡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喜已韻色德韻世制韻

日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根音根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冀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六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

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息韻川天韻宮終韻虞伯韻據段氏剛韻丁星韻

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

無不成也其名為撻

撻音撻

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

求鷓鴣

夜冥韻

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

與人韻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天淵韻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明通韻

交邪耳邪天乎人乎

邪乎韻邪音徐反詩解風其處其邪下叶且

應帝王篇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七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徐子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已恃喜有韻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謙小雅終  
善且有註有羽已反上叶喜歆等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

波隨

蛇何靡隨韻

紛而封戎一以是終

戎終韻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府主韻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

鏡迎韻藏傷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八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宛平陳詩昌輯

外篇

駢拇篇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虧為韻

馬蹄篇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九

食德韻黨放韻填顛顛韻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

草木遂長

梁鄉長韻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

知離韻欲朴韻

夫加之以衡概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題倪韻

胠篋篇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古韻攷 侯韻 侯韻 侯韻 洪姑反詩鄭風羔裘如滿洵直且侯史記朝野傳贊荷能爭勞與送皆誅兩軍俱辱將帥

任

故紀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

止起韻

在宥篇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帝章韻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

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史起韻疑欺非譏衰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十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制殺決韻

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

乃可以長生

精冥韻窈冥韻靜正韻清形精生韻

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

形生韻內外敗韻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蘇州韻言伏滔望濤賦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  
遊覽起河亭而迅邁觸橫門而克壯和哀韻良韻  
若詩大邪何  
良何益之哀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  
為極

南華真經韻餘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當我縉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上女野韻野上與切詩却風遠送于野上叶羽下  
叶雨光常韻潘香存韻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

南華真經韻餘

古韻吹

士

六氣之精以育羣生

結節韻精生韻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遊求韻狂往掌妄韻據段氏剛部

颯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

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結情成鳴蟲韻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別言韻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  
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

墮雨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冥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問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明慎韻神魂云根韻知離之韻名情生韻德默得  
韻

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視有者昔之君子視  
無者天地之友

已有子友韻

天地篇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南華真經韻餘

古韻吹

士

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

欲足韻為化韻靜定韻一畢韻得服韻

則蹈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大適韻山淵韻按漢魏樂府豫章行燕歌行暨唐  
杜詩彭衙行劉咏行各章先剛韻皆通用

夫道淵乎其居也謬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

遊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清鳴韻定韻定庸丁切音庭詩小雅亂靡有定式  
月斯生遊事韻原神韻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

生明韻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冥聲韻

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祖父韻

夫聖人鵠居而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彭昌韻開德韻解殃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名形韻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緝昏韻

孰狸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

思來韻來陵之切詩王風牛羊下來下叶思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止起以韻

子貢卑陬尖色項項然不自得

色得韻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

之為韻

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容韻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先亡曠情與觀光亡曠據段氏同部情與陽韻通見韓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冥見史記龜策傳風雨

時冥韻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四曰五味濁目使目厲爽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古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明聰顯爽揚韻詩齊風匪東方則明法諫即切下叶光陳琳揚賦穆穆天子宣聖聽今德者允塞民

所望今易林元氣黑類東歸高鄉詩小雅其德不爽注師莊切下叶忘

天道篇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成生韻

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虞所謂張鶴行韻已止韻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方得韻明拂韻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惑默得韻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生經蟄蟲韻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改

五

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

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

於無止

明長剛常阮量明韻紀止韻

吾又奏之以無念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泥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

榮命生形冥榮顯命顯并切太玄勢有恩勳有諸情也器角之吾不得命也

刻意篇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始起理韻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

浮休韻訊期韻詩衛風來即我謀註謨悲切下叶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清平韻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改

六

道守韻詩衛風不可道也註道徒厚切下叶醜失

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

名精韻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神人韻

繕性篇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擾天韻

秋水篇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日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

喜已海韻端數朝百若韻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後海理韻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

外內大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七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

絕滅韻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夫徒家朝家攻乎切詩幽風子曰卒痛曰于未自室家為何韻楚辭大司命篇執離合今可為上叶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以德錄錄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吟域兼懷萬物其執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衍變韻施差韻德福域翼韻方長韻生成形韻止始理韻馳形為化韻化胡韻切遠與書韻保解一為其農時不移二貴其土慮不化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八

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得極韻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天命名真韻天廣韻入一先真先古通詩王風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命韻并反詩靡風不知命也上與烟信叶名楚辭九章與天叶彼以不慈之偽名上與天叶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西無東始於玄冥

反於大道

北測韻東通韻

至樂篇

不笑為笑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以處去惡謂老子物或惡之故有逆者不處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

君爭形成謂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

職職皆從無為殖

芴出韻芒芴韻老子執大象天下往職殖韻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九

丘休別韻據段氏同韻

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

為何謂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

至熱探韻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天人真韻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不得

曰多知韻多幸形反詩魯頌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

聖門與韻得極韻

山木篇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

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十

聖為韻下韻韻

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

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

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

長欲韻藏將方葬行韻葬叶平聲荀子賦篇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隨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

兩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

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居居車韻人鄰韻食至韻欲足韻

何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疑來謂來陵之反詩堪風惠然肯來下叶思

功成者累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榮虧謂名人謂楚辭適游野寂真其無人上叶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常狂名韻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身淵謂淵一均反詩椰風其心塞淵下叶身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

忘真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至

身真韻

田子方篇

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

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矩虎父韻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木獨韻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

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上形韻則功窮窮宗韻古孝經緯寒泉任萌滋物

知北遊篇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  
致至韻為虧偽韻接說文偽為聲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昏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內體韻據段氏同部故序韻存神根韻

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至

視至韻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

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骸仄持謀哉韻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冥形精生韻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房皇德明方廣行昌執文子道德篇地道方廣故

能久長  
栗菼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理尚韻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

得

值默塞禪韻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彿乎馮閔大知人焉

而不知其所窮

終窮韻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至

形聲真韻

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初虛韻

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將迎韻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化靡多韻素問六節藏象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宛平陳壽昌輯

雜篇

庚桑楚篇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生成韻

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

形生營韻

而榮楚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至

愚窮韻人身韻彼已韻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

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一夫古韻止己已韻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為蛇波韻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

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之枝灰來災韻



徐無鬼篇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失一韻

昆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車塗韻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誠撓頓蛇宜韻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姝濡婁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五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都墟家韻

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

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循人天韻 按真先古韻通

則陽篇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

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

和宜施韻 吳子料敵篇諸侯未會君臣未和謂之未成禁令未施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藏外韻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戰萬反韻 反爭約反詩衛風信誓且且不思其反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根門韻

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

子里韻

禍福溘溘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

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宜差韻 澤度韻 山壇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真起韻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

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起有韻 生成韻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使始韻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

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

起止使理韻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  
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

假

虛居疏徂韻觀假韻

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

與物終始

止理始韻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毛

大方

名行方韻名譚陽切韓昌黎曹成王碑子父易卦  
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極載默韻

外物篇

慰昏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

摩多和韻

小僑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襦珠韻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陸居為韻

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  
之子

耳海子韻

寓言篇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

禪環韻

列御寇篇

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  
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毛

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

告奇執韻麥求遊舟韻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

不知太寧

形清寧韻

有堅而縵有緩而針

縵針韻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僂僂俯走韻走子與切韓子腊大於股難以趨走

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執協

唐詩

龜備文計創

天下篇

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

理

已已理韻

惟拍乾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斷轉免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无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

祖居韻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

一實韻居著韻居斤御反詩唐風自我人居居下叶故易雜卦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

取虛無藏也故有餘

後垢韻虛餘韻

彼其充實不可以己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

宗也可謂稠適而上迷矣

已友韻肆迷韻

其理不竭其來不竭

竭竭韻

南華真經識餘

古韻攷

乎

莊列之旨一也精言微義往往互見惟字句間間有  
詳略之別是編標其篇目而詳其異同俾參觀對鏡  
不使副墨之子孤立而無援亦讀莊者之一樂也至  
全書之要皆本於老子其引用各語亦爲之附錄於  
後庶幾洛誦之孫不致數典而忘祖歟

南華真經識餘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宛平陳壽昌輯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內篇逍遙遊篇

列子鴻門篇楚之南作荆之南餘同

鴻之門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

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上同

列子鴻門篇鴻之門棘也是已作般湯問於夏革窮髮之北作終髮北之北未有知其修者作其長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日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上同

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懼

不愛仙聖為之臣不懼不怒怨怒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散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

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表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齊物論篇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無所解

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細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號而曰與

若子對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

違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人同世篇

列子黃帝篇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作夫食虎者為其決之之怒也作為其碑之之怒也故其殺者逆也

也作故其殺之逆也餘同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大宗師篇

列子周穆王篇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

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  
始見吾衝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三

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  
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  
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珠復朴塊然獨以形立紛而封  
我一以是終 應帝 王篇  
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楚於鄭命曰季咸知  
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  
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  
壺子曰始吾與女無其文未既其質而得道與眾  
雖而無雌而父奚辨焉夫道與世抗必信矣夫  
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可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南華真經識餘

乎不說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樂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亦有瘳矣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  
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  
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勝是始見吾衝氣  
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之水之審  
為淵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吾弗及已壺子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  
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珠復朴塊然獨以形  
立紛而封我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四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  
外篇天運篇○按  
列子楊朱篇上三句同圍於陳蔡句下無之間二  
字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骸捷蓬而指之曰唯子  
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則為隘得水土之際則為氈頰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  
蟛蜞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籠下其  
狀若脫其名為鳩撮鳩撮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

三一三五五

觀生平九歎晉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孳久竹生  
青靈青靈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至樂

列子天瑞篇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謂  
陳楚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  
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龜  
為鵝得水為隱得水土之際則為龜蟻之衣主於  
度也則為陵焉胡蝶胡蝶也化為鳥足鳥足之根  
其狀若脫其葉為胡蝶胡蝶也化為鳥足鳥足之根  
日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酪頭緒  
食酪頭緒生乎食酪黃視食酪黃視生乎九獸九  
獸生乎肉骨生乎肉骨生乎肉骨生乎九獸九  
之為轉也久復為也野火也鷄之為鷄也為  
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非之為莫也老輪之為復也  
魚卵之為魚也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五  
視而生曰鷄純雌其名大鵬純雄其名稱蜂思士  
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後生乎巨跡伊尹生  
乎空桑厥昭生乎淵醜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荀  
久竹生青靈青靈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  
機皆入於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  
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  
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

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  
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莊生

列子黃帝篇子列子問關尹曰作列子問關尹曰  
至人潛行不窒作至人潛行不窒居子語女作擊  
物焉得而止焉作焉得而止焉作焉得而止焉作  
皮骨之堅中作夫醉者之墜於車也乘亦不知也墜  
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作乘亦弗知  
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故莫之能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六  
傷也作故物莫  
之能傷也餘同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同上  
列子黃帝篇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作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吾處身也若槁木之枝作吾執臂若  
槁木之枝乃凝於神作乃凝於神餘同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也

列子黃帝篇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七  
仲尼曰吾與若玩其交也久矣而未達其真而  
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  
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覆猶其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搗者  
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  
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也

紀消子為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

列子黃帝篇紀消子為王養關雞十日作紀消子  
為周宣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作而問雞可

尚反志矣作反走其餘同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龍鼉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八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龍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  
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龍鼉魚鼈之所不能游  
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  
將承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  
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山木

列子黃帝篇陽子之宋宿於逆旅作揚未過宋東之於逆旅陽子曰作揚子曰餘同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

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田子方篇

南華真經疏餘 莊列異同 九

列子黃帝篇適矢作銷矢當是時猶象人也作當是時也猶象人也嘗與女登高山作當與女登高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遊篇

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曰作舜問乎丞曰舜曰吾身非吾有也作舜曰吾身非吾有食不知所味作

地作天地強陽氣也餘同

至言去言室為去為上

列子說符篇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

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

塵不知其所無鬼篇

列子說符篇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

者不比之又一問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南華真經疏餘 莊列異同 十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也勿已則隰朋可上

列子力命篇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

於家有不見也  
身已則隱朋可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寓言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為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  
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  
女為可教今不可教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  
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  
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齷其  
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  
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

南華真經識餘

因而知盡於事被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女矣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  
履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  
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列御

列子黃帝篇列御寇之齊作子列子之齊曰吾嘗  
食於十餐作吾食於十餐多餘之贏作無多餘之  
贏而况於萬乘之主乎作而况萬乘之主列子提  
履蹠而走作列子提履蹠而走曰先生既來曾  
不發藥乎作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作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必且  
有忌而本性作且必有忌也搖而本身與女  
遊者又莫女告也作與女遊者莫女告也餘同

南華真經識餘  
莊列異同  
上

三一三五九

附錄引老子語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語篇句本老子微明第三十六章

絕聖棄知

此語篇句本老子還清第十九章

天巧若拙

此語篇句本老子德第四十五章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此語篇句本老子獨立第八十章

南華真經叢錄

引老子語

三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

此語篇句本老子厭取第十三章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此語篇句本老子養德第五十一章

既以與人己愈有

此語篇句本老子顯質第八十一章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此語篇句本老子元德第五十六章宋句本老子闕用第四十三章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此語篇句本老子論德第三十八章下三句本老子忘知第四十八章

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此語篇句本老子贊元第十四章

見子孫口呿而噓不啜和之至也

此語篇句本老子元符第五十五章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此語篇句本老子同異第四十一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南華真經叢錄

引老子語

十四

此語篇句本老子反朴第二十八章



吳縣黃真元校

莊子一

爛與學鳩笑之曰道遠焉

懃謹按釋文曰學木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通維體詩鸞斯高下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鸞鳩小鳥毛長詩傳曰鸞斯鸞居鸞居鸞鳥也音彥然則李氏所據木固作鸞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子十七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懃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為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檢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懃謹按南上未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即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  
之二蟲又何知

懃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鸞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鸞與鸞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鸞也三蟲明矣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

特聞  
懃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龜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

子十七

二

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為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為大年者也若裸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木作大春以八千歲為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非大春或即取之此後人誤解為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櫻即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湯之問棘也是已

懋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日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為喻名是始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微也

吾將為賓乎

懋謹按此本作吾將為賓乎與上吾將為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為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子十七

三

所用天下為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為矣故云吾將為賓乎呂氏春秋求人構賦評由之言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子惡用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為天下之不治與即此云吾將為賓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為賓即是為名兩文復矣

非不鳴然大也  
懋謹按釋文鳴本亦作号崔作詔然說文号部号

聲也鳴詔說之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号當從之爾雅釋天元号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号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号字之義說之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

懋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學縮也義皆未安向云向拆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拆然則龜字宜即讀如拘益龜有巨音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巨慈是也古巨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攀也不龜者不拘攀也龜文之說雖非

子十七

四

攀縮之說則是不必以如龜為說耳  
路馬似喪其耦  
懋謹按喪其耦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耦當讀為寓寓寄也神奇於身故謂身為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懋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塊也蓋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為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賴然則大塊非地面何

小知開明

樾詳按廣雅釋詁開視也小知開明當從此義謂好視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開別非是

故為是舉莛與楹腐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為屋梁楹為屋柱故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鍾文選答客難篇莛作莛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

子十七

五

豈能發其音聲哉莛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腐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給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為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為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莊子評議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匪本作有論有義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

子十七

六

瞿鴿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鴿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楚也而上也何足以知之且卽是孔子名曰瞿鴿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且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且也為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且此大不然下文云且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夫予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且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且為長梧子之名乎技經首癸之未嘗發生也

三十三六三

樞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凡以技經為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丁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紫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紫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子十七

七

樞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袁元年左傳曰無折骨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樞謹按郭注曰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為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為也然則為亦猶取也指窮於為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請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燭

火也則刃失其請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憐世

樞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為文當讀如木字自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賈也說文貝部寶也讀音育此育字即寶之段字經傳每以惡為之聲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為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區拊人之民

樞謹按下文衍文脩其身以區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子十七

八

大多政法而不謀

樞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謀四字為句列禦寇屬形謀成光將及曰謀使時也此謀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問謀並失其義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樞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符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曠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懋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似真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子十七

九

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懋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懋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諒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木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後志故念設無由巧言偏辭

懋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念說同禮記儒行篇述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念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念說無由巧言偏

子十七

十

辭無由即無用也下文歌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義無用乃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常是讀故念設無由五字爲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懋謹按益當讀爲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惡成不及改

懋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  
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  
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為方古字通用尚書泉陶謨篇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  
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疏其證也在有篇出入無旁即  
出入無方此本書段旁為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  
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為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為  
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為

子十七

士

方段字故語詞而誤以為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  
殆非也泄當讀為把苟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把楊注  
口把牽引也小枝把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  
斨以伐遠揚即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即  
此所云小枝把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  
狗乃猗之段字說文手部猗偏引也是與把同義說  
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垂視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辭其然  
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荆  
氏者宜欺伯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  
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為說也億十五年左  
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即其  
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  
入有痔病者為不可以適河也

風兮風兮何如德之衰也

子十七

士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為而而即爾也蓋  
指風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兩句  
相對彼為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為己以其知  
為句得其心以其心為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  
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  
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為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栢則二木耳其正之義  
難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  
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  
為在失之矣

彼何寶寶以學子為

樾謹按寶寶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寶寶賢  
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  
達古訓寶寶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闕  
顏注曰頻字或作寶是其例也詩柔柔篇國步斯填  
說文曰部作國步斯填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子十七

七

理志作海濱廣瀉是皆寶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  
訓頻頻比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鷓斯  
皆可謂此寶寶之義

彼且新以淑說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說語意不倫淑說當讀為弔詭齊物論  
篇其名為弔詭止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  
六年在傳吳天不中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  
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狍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响若猶响然也徐無鬼篇眾狙見之响然棄

而走此云响若彼云响然文異義同响响竝響之段  
字說文兮部響驚辭也從兮句律响响亦從兮聲故  
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响若皆棄之而  
走言狍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為死母就之  
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响若二字以其子言  
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  
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已焉爾不  
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  
是其才德未去何為以失類而走乎

子十七

七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大宗師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  
也在眾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  
自以為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指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指字誤釋文云郭作掛崔云或作併所以行  
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即背字故郭  
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  
正作借也

古之與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部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為宜朋為黨望文生訓殊為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為峨峨與義並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即峨然也朋讀為嘲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嘲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嘲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為峨之段字於此文則訓為立於彼文

子十七

七

則曰踧踖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為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為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何繁之未嘗而況大軋乎釋文引崔云繫結骨疑此軋字即彼軋字骨之繫結是至堅者也軋而不堅是謂與人崔不知觚軋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段字荀子榮辱篇僑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合撰補注曰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快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為約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為證然則以世為泰猶以泄為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世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為循

子十七

七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正也則自以作循為是說文才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正若修字則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為兩得非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味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為汕爾雅釋器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樵也箋云今之擦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為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為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樾謹按下文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入地生而不為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為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子十七

七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為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來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營指天劍旬自闕於非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

為此拘拘邪即本莊子之文而作子來求者來字之誤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釋文引崔謨云淮南作子來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子十七

六

樾謹按釋文云一木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于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蓋以彈求鴉乃可為炙故曰因以求鴉炙若鴉則自能時夜既化于之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馬求字即涉下句而行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樾謹按定疑是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共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聖萬物而不為義

樾謹按聖即說文聖字其或體作齋古或以齊為之

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醢是也蓋與道醢為同類之物整萬物猶云道醢萬物故天道篇云整萬物而不為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醢故曰整是訓整為醢也蓋整合眾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齋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醢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平貴老而精其所患釋文曰齋亂也亂與醢義同然云醢萬物而不為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若偽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此則當訓為醢蓋儒墨兩家是非緣起故醢也郭訓為和義難相通然言國各有當矣

子十七

九

日中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繼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者此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又七年左傳日備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邇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係段為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鼓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為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繼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予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汝又何用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繼謹按昂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廢以諸說參考之疑昂乃泉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即泉之義也然字雖是泉而義則非泉當讀為麻麻本從泉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或止作泉也一本作麻者破段字而為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寢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暇以治天下

子十七

三

感予之心為

有人於此嚮疾焉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繼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嚮梁之人也則字當為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則字當為嚮疾疑道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察習如神善注曰嚮習疾也嚮與嚮同習與習同然則嚮自有疾義嚮疾連文嚮亦疾也白以作嚮為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嚮疾嚮梁為句物徹疏明為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勸字絕句物讀為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闕之論衡

謹告篇作時則物有聞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  
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微去也  
響疾細梁物微者言響疾應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  
道不割田對為文皆以六字為一句因學者不知物  
為勿之段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懋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誑不止當從之罪讀  
為罪說文山部作孽云山貌是也誑即震之異文不  
誑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容之言與山同  
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子十七

五

作不誑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懋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昆然一之以管闕天  
者莫見其非故似不齊雖誤言列子黃帝篇引向秀  
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木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懋謹按勝當讀為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  
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  
而元回萬方故勝負莫得居其間也此泥木字為說  
未達段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冲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元周  
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段借之  
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

懋謹按審司馬云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  
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為滹說文水部  
滹大波也從水廡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為蟠  
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  
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

子十七

五

潘為淵汰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  
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九淵  
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為它處之錯簡莊子  
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  
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

懋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贅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懸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懸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惟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子十八

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而離朱是已

懋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竝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懋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為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日而憂世之患

懋謹按司馬云蒿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日亂矣以可尚之迹蒿合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蒿日二字為句解為亂天下之日義殊未安蒿乃唯之假字玉篇曰都唯庚鞫切日明又望也是唯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之唯然遠望故曰唯日而憂世之患唯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嚮嚮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唯唯然則詩之通作唯猶嚮之通作鶴與唯矣周易文言傳唯乎其不可拔說文士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即木易義是確與塙通

子十六

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懋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郭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為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列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木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難有義秦路寢馬蹄

樾謹按戎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  
書儀但爲義是儀即占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  
子覽冥篇容臺張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  
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剝之刻之雜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雜之曰謂鞣雜其頭也是以雜爲  
絡之改字然下文連之以鞣帶乃始言鞣絡之事此  
恐非也雜疑當爲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  
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爲識卽其事矣

夫蘇胥氏之時

子十八

三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蘇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  
當又曰一云自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  
帝也此學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臆篋籍  
既云蘇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  
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  
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  
赤字子華是也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  
證赫胥之卽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莊子評議

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  
之用者乎作問詞立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  
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  
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  
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子十八

四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  
寫首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  
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  
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系篆說解  
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爲負車竭其  
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



六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勸斧鉞曲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是欲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右

樞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并更為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為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將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子十八

五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燥鄭箋云持采之則爆燥而疏然則爆燥猶劉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為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降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樞謹按釋文日向木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踳躐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象文相似而即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資者伏處大山岷嶷之下

樞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為是此泛言山之大小不必東嶽泰山也岷當為滙文選曰禪文滙恩雁鴻李注曰滙深也滙巖窮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為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日月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竝作大山泛言山之大小後人誤讀

子十八

六

為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栢楊接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栢也焉知曾史之不為盜跖嚙矢也  
樞謹按焉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為之說律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為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蒿為之也釋文稱或作矯矯揉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箛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控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蓋栢也栢也矢也皆物也檠之繫之矯之則皆人也核字見說文木部云縉木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核檠者栢楊之楔也栢者檠

枯之孔也。言聖知為指楊接其摺仁義為柞枿其柞曾史為梁跖為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為柞梁小者為接柞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謂其柞柞之說。則誤以核指柞為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所引諸說。其皆誤矣。

精及止蟲

樾謹按止蟲即豸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直起反直世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乎豸即止也。此云禍及止豸止即豸也。

子十八

七

吐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吐言吐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劄不可以物物五字為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為句物而不物為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為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共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應於禮而不諱。

樾謹按諱讀為違。違諱讀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天地

樾謹按此與下節竝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十八

八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丘子告若而所不能問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者則精乎其心之大也。

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俾也。俾立也。並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是證郭注之誤

方且為緒使

懋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應與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為物緒使緒物緒兩文相對言為事作端緒為物作緒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懋謹按風當讀為凡猶云信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子十八

九

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懋謹按固讀為胡胡固並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為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向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皆以故為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為胡猶以故為胡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難有所嚮不可得也

懋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難祈嚮足矣郭注云難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嚮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難有所嚮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懋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那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曰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為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鍾而二則一字

子十八

十

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閒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難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難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為

二節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通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子十八

士

之然則此時向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本不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寶禮樂

樾謹按寶當讀為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為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寶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即假寶為擯之

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為養生而養生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用如養生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子十八

士

就隆施是人運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降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揚諺曰六極五常純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諸與祥  
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為  
祥是其證也說文前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即五福也  
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即謂禹所受之洛書  
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值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商將軍文  
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  
一可以為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  
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子十八

三

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窮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為聚周易象傳  
聚以正也釋文曰聚為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  
古口取讀如離記東夷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眩其里其里之鄰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眩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擊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懸病心而曠捧心而曠文  
義甚明若作曠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  
正鄭注曰正當為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  
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  
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為正郭注  
遂以正已為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為匹誤與此同  
大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子十八

古

於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鴉以眸  
子相視眸子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  
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也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為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  
子延索隱曰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是至質  
古通用至可為質質亦可為至矣道德之質即道德  
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據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例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

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

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消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據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為

長上文維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維亦訓治蓋

二句義維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

明若訓滑為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子十八

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

曰汨亦汨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指之與指矣

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

據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

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為一偏之偏故郭以

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據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

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為句

非是向木作賦尤非

人卒九州殺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據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為眾崔訓卒

為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

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用之釋文曰

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

為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

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

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子十八

梁麗可以衝城

據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

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

衝城其為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

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

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

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舊作樓

樓也可為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日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至樂

樾謹按郭註曰唯中庸之德焉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踴循當讀為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邁漢鄭國碑逡邁退讓是也此又作踴循者據外物篇師弟子而踴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踴古踴字然則踴循者踴循也漢碑作逡邁莊子書作踴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踴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子十八

七

忠諫則為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違踴循之義逡失其解升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若果養乎子果獄乎

樾謹按養當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子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子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脫振子曰為鳥兩文相對子曰為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為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觀生乎九馱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為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子十八

六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即此所謂乃凝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浪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為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為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為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蓋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偃

全兮師古注曰方謂放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原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獲御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趨之壞字文選幽通

子十八

尤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趨也字正作趨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則薄衆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間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闕衆必下馬徒馬圍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窳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汗泥也則當與水有因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窳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熯從其聲沈從宀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謀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匪忱常懷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堪之通作沈猶謀之通作沈湛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印與於堪毛傳曰堪窳也是堪窳同類故以堪有履窳有髻竝言之耳鄭神謀字窳諶即堪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神湛湛亦堪之段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堪卽以湛爲堪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子十八

干

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鱗此亦應說今按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鱗隨行引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鱗鱗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壯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樞謹按議當讀為俄詩賓之切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環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讓亦俄也謂法制不傾喪也又或以儀為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為儀亦俄也謂君法傾喪則當禁使不為也吾敬鬼尊賢親兩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

子十八

主

樞謹按律誤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氏春秋慎人篇朋匪不居高誘訓居為止無須與居者無須與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莖其枝而王長其闕

樞謹按郭注曰遷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為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為未合何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統讀而言謂接得柝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為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闕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精而容物 卅子方  
樞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為句始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而天虛為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真為句與精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池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淑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日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子十八

主

虛與斷心同故殺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究下兩句本相麗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者以為緣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綴虛字亦為無義諸大夫斃然曰先君王也

樞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也

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

榘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眾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注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眾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榘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者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千十八

雷

榘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是天地之委形也

榘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竝同

遂於此者

榘謹按說字無遵字才部微循也卽今遵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遵亦順也遂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過此道是以遇訓遵義旣迂曲且于古訓無微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榘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榘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

子十八

雷

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說五字則義不備

請子平議卷十八

諸子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與案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木莊子之義是其說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子十九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係也相親係也是抱與係義通抱汝生即係汝生郭注曰無斃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為說未達段借之旨

夫外獲者不可繫而提將內獲者不可縵而提將外提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繫手以執之縵終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繫為繫手殆不可通矣

疑繫字之誤繁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滔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繁而提縵而提並言繁謂繁繞縵謂調縵廣雅釋詁繁與綱縵並訓縵是其義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噪而噉不噉

樾謹按釋文噉本作噉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噉傳奕本作歎即噉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噉二朱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噉與柔為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噉也終日握而手不握

子十九

樾謹按說文無祝字角部祝角祝曲也疑即此祝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祝為祝字之所以孽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握謂手不拳曲也崔云祝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遊也古字止作微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微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遊食乎地遊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遊

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彙屈節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子十九

三

券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出已以爲物也則既言志又言期於義復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朴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楊篇穀且于差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爲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子十九

四

明證說木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尸部厥陳與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厥陳也此欽字卽厥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厥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刑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侈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侈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序以遊離師古注曰彥自放縱也即此  
彥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盡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有過無禮謂之化即此畫字之義蓋人既  
朋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徐無樂

榘謹按廣雅釋獸狸猶也謂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騏驎驕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狂此本書以狸為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狂之捷莊子言狸狂尸子言貓狂一  
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子十九

五

祭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

榘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  
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  
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許為樂李云察議  
也則與上文知士稷矣

枯槁之士宿名

榘謹按宿讀為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  
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  
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  
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為迂曲由不知宿為縮

之以字口

賈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榘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  
先鄭皆為庀是也國語得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  
口夜庀其家事韋注並曰庀治也賈夫惟治草萊之  
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  
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  
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榘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為句有遺類矣夫與

子十九

六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  
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乘賢者之類正義曰  
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  
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  
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謫聞者

榘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為句謫當讀謫方言  
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聞者謂寄居  
人家而怒責其聞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  
與舟人聞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為是也郭注

曰但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後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博捷矢

慙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活也是以

敏給屬王言給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鄒炎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

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

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為續

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博捷矢

也捷讀為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

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獻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子十九

七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僖于郭公羊捷竝作接

人聞世益必謂乘人而歸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

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博捷矢即博接矢謂以手搏

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

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慙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

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

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

不蹶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屬定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即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

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慙謹按緝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

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

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

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子十九

八

緝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

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慙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懸於眾

人耳曰之聞此人所共見其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

之緝入之者十九也其為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

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為聞於義殊不可通蓋山

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懣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勿則難未十  
勿而去十勿不遠矣故壞之為可惜若既十勿則直  
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勿也下文曰今兵不起  
七年矣此王之甚也明是以七勿喻七年其為字誤  
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藪為性崔葦蒹葭始萌以扶吾  
形奪擢吾性

懣謹按為性崔葦蒹葭六字為句郭於崔葦下出注  
云崔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  
吾形奪擢吾性與始相對為義葦之言寔尋也漢

子十九

九

書郊祀志寔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  
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  
言寔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  
則神氣傷亦為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懣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  
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  
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  
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  
尸於市故相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乎

懣謹按子乎乎乃歎辭也詩綱繆篇子兮子兮毛  
傳曰子兮者嗟也詩子而篇嗟茲乎聖人之言  
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以嗟茲  
為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乎正  
與子兮子兮同義了當讀為嗟釋文不為子字作音  
蓋失其義久矣

世為物而愚不識

懣謹按下文大為難而非不收重為任而罰不勝遠  
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子十九

十

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  
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  
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為教而過不識數  
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  
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為責可  
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為遇又臆改為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懣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為文

陰陽相照相益相治  
懣謹按益當讀為害爾雅釋言益割裂也釋文曰益

舍人本作害是蒸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為

概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篤時

子乃或言校傳或曰或也禮記宗義篇庶或饗之

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鄰道注或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為對文莫無也

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

概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子十九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

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

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

火益知此文之當為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

故舉以為言見火之為害大也

相結以隱

概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

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

也隱當訓為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

高注曰隱私也交遊緒白馬賦恩隱周漉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隙

概謹按降篇曰稊即瘰之類文者同宜明五氣篇勝

既不利為瘰又五常皮大治其病瘰問日夜無瘰

謂不瘰也

官事果乎眾宜

概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眾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鵲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子十九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末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鵲蚊陸

氏但言其無所守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鵲與蚊虻一

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金三

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

屑屑於三金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為鵲為蚊

乎今按釋文云鵲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白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似

真篇毀譽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

誤作鵲則鵲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剛一虻字使蚊與

鵲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鵲雀



與蚊此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賦其君王子搜思之讀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賦

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翳之子無翳據竹

書紀年翳為其子庸賦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賦

而立無顯是無顯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

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子十九

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

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為我死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為篇亦載此

事作不能自勝則從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

子道應篇若曼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

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繼則當讀子用反

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

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

番為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

反非是

子十九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章昭注曰

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

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

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所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為正樂與治為治

樞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盜邪

樞謹按極當作極爾雅釋言極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極古字通書洪範篇則極死多上篇大罰極之傳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極之昭七年傳昔堯極極于羽山釋文並曰極本作極

子十九

五

即將疎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樞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脈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即五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為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莊子評議

樞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即謂避見難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孟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由事並見孟子也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魏都

樞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效劍

子十九

六

樞謹按詩閟宮篇攷商之旅鄭箋云攷治也然則攷劍猶治劍司馬云攷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也失之迂曲

吳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漁父

樞謹按楚辭九章攷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為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已得過也若天幸然

樞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過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三一三九一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狂曲矣

國胡管視其良既為秋伯之頁矣別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後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良家也此或近之良猶曠也曠壞本曩韻字應帝王篇以處曠壞之野是也故曠亦得謂之壞管子度地篇郭外為之士園園與境同外物篇庖有重園郭注曰園空曠也其義亦相近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德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語是自是也

子十九

七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曠為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日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冥又音眠當從之眠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眠李善注曰眠古眠字是也甘眠即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眠彼云日寢其義一也故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日冥于洞淵之域即本之此

稿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馘之假字說文尸部馘頭痛也黃馘謂頭痛而色黃

文尸部馘頭痛也黃馘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也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為焉語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為小人猶宵雅為小雅矣字亦作宵

子十九

六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疇疇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未均曰宵猶小也此謂得之

故有貌隱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駢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駢溢人是也謹願與駢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緩有緩而釘

樾謹按緩者慢之段字釘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惰慢紆緩而又桀悍故為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懋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倏倏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子十九

九

懋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間則為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為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懋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莊子評議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曰一察為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為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為之大過已之大順

懋謹按已讀為以順讀為馴古字並通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子十九

千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懋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桑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為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名學者多見名山是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懋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即所謂墨子

三十三九三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食也此求字即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食即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譚按此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其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為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子十九

注

而荀之字抵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抵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明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

諸子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撫說文巾部撫履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身力撫世守之以快楊倅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頓於六合高誘注曰頓覆也撫頓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子二十九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遂離騷經閨中既遠遂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珍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淮南內篇評議

多以珍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珍抱引辰也故移珍字於下使珍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珍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珍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子二十九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又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按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下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宇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宇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動

三十三九五

動容為韻作欲作音則皆失其韵矣且上言動下言  
 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音動皆也容即塔之段字亦  
 或作溶韓子楊樞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  
 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音則皆失其義矣  
 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  
 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為容乎故知此與  
 禮記註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殺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樞謹按伊尹不問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

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子二十九

三

秋獨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

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鴛於

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樞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

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鴛於時

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

寒鴛曰至道皆二字為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

井蟲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為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  
 注於次句曰言蟬蛭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  
 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  
 乎即謂增字以是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  
 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  
 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  
 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  
 備矣梁張籍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  
 冰巨海即大海也

藏於不敢

子二十九

四

樞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敢當從之即所謂百

姓是若就與不足也取與取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樞謹按此上當有粟字上文曰粟授無形又曰布施

粟授而不益貧上文曰粟授於外而以白飾也故以

粟授連文是具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粟授萬物而無

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

樞謹按說文高部亨民所安定也是亨有定義故文

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釋名釋言語曰特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  
五味定矣文字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  
成也於義轉迂

疑悲者德之失也

樞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  
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疑悲則非  
其義矣疑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  
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  
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子二十九

五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樞謹按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  
望崩山是也強字據文作疆從疆得聲與京聲相近  
疆或作原疆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解京臺矣  
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龍書注引作京臺  
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誘

樞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  
馬隴酒微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據實讀為說說文音部說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  
上言誠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聞於中而強舉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樞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  
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樞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  
累為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為殖管子  
地員篇五殖之狀其澤以疏離斥以靡培是殖有靡  
瘠之義形殖謂形體靡瘠也蓋即從脂音殖取之義

子二十九

六

而以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樞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樞謹按下兩者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  
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

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斂人之形而猶喜俄頁

樞謹按斂即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遺釋文曰斂圖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犯犯古字



通也莊子太宗師矯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飽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飽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聖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美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英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策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子二十九

七

此乾坤之策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而今正文幾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砥

樾謹按高注曰砥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為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謨曰鈞均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均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為天鈞者是微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持為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壘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坿謂臺當作臺古文渥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子二十九

八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為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若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即持簡猶靈臺即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菴遼東彭澤而為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為未安殆夫之矣周當讀為朝詩汝墳猶怒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為朝猶調之為朝也朝與為雨即詩所謂朝幣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

然仿伴于唐埃之外而消播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  
文于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  
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鋪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鋪今之金尊也鮮明好  
也此說於鋪字之義未得鋪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  
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  
鋪鑄謂鮮當為鱗然鋪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  
儀尊非所施也今按鋪從尊齊專猶敬也謂以金敷

子二十九

九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鋪史記禮書注金游  
璆龍步陸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鋪之反字也鮮  
讀為鳳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  
慮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  
鋪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  
金飾之是為華藻鋪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所  
本文字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淮南內篇評議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良漸以然所出來久矣

樾謹按其乃等良之良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  
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良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尚羊物之終始而條達  
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既也又說山篇人  
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

子二十九

九

沫雨雨潦上覆筓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  
潦為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河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  
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  
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為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  
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

誤隸書泉字或作源楊君石門頌不阿源泥是也古  
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源與沫相似因誤  
為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說之  
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三十三九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為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漣漣即說文泉部篆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瘦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視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子二十九

士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躐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滯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者皆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扁夫地之開而不窳

樾謹按高注曰扁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扁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扁牛鼎之扁長三尺小扁腳鼎之扁長二尺是扁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扁橫木杖

子二十九

士

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扁故以橫扁並言

蓋其嚼唇而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螿蟻蝨指而神不能潛高注曰潛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為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慮之來擾人心

也直蜂蟻之然毒而產蟻之慘也言擾人心不言  
擾人禮則此下當以禮言矣

雖欲勿與其可得也

懋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  
注竝自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稟拔吾性攫取吾情  
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  
辭意未台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懋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  
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

子二十九

三

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東  
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  
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雨有位賞有功

懋謹按既云有位又何謂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  
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為文章書德字作虛  
與位相似故德誤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簡  
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為司馬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  
空中央為都

懋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  
字為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當  
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端證又按度  
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戮其  
鼓自言能治田上不能治田上者殺其身以戮其社  
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刑以為門父故無敢妄能  
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按司馬及治田  
士即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  
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子二十九

南

懋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  
紫宮不枉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  
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  
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懋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  
引日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  
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  
天河非星也編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  
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是其際也天字篆文作而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樞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正夏至火正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虛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子二十九

去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樞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三三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三三如六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繫經平議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樞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斂放字之誤尚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放是布故即布猶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為衍字而削之矣

子二十九

去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樞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之涼當作良聲之誤也南方曰巨風地形

樞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為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懋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就有脫誤

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懋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為間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懋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

東方曰大澤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

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子二十九

七

泉澤西北方曰大冥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

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渚也渚資也九

區也大冥也大冥也所謂八殞也八澤也少海也元

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

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殞八澤之雲是兩九州今

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殞與下不一律矣

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名也蓋無通

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

注之以無通大澤傳寫誤例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

而以爲百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

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曰東方多水故從大

澤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

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

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

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

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

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懋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

子二十九

六

魏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脆

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脆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

脆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

人柔柔亦脆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懋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

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

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而末僕修頸

懋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僕者謂其脊句僕

也末上不當有而字君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未  
漫而後耳謂文引李云末上謂前也蓋訓末為上  
又以上為頭故以末為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說文本部末上為末故人亦以上為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是汶水有  
二一入濰一入泲泲即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  
稊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確指漢書地理志

于十九

九

曰泰山仰萊蕪石原山馮貢汶水出西南入泲今原  
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  
弗其二字疑即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  
似

斐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斐者生於庶人兩斐字皆賦字  
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騰賦無賦韋昭曰賦賦中  
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賦賦膚皮也然則  
凡賦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  
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以賦言猶鳥獸鱗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傅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為  
宀矣管子侈靡篇有鴈字即寫字之誤墨子備城門  
篇有贖字即贖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為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為鴈為贖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斐生  
海人不相應即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斐  
生海人宀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鱗也不當兼言介上之羽

于十九

于

嘉生飛龍毛鱗生應龍下文介澤生先龍曰羽嘉曰  
毛領曰介澤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  
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澤  
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斐生海人宀下亦必  
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

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為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  
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為異於  
是改雨水不時為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竝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落此  
早字即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  
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  
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為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  
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  
也張所據月令即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子二十九

王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為  
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  
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  
無義改榜為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禱字之誤也祠  
之與禱猶禱之與禱說文分禱禱為二字非是阮氏  
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躬字釋為割字  
然其文云用躬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為  
禱其左旁乃周字蓋以周為禱而右旁又作刀對氏

淮南內篇評議

方綱以為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  
異也用禱眉壽萬年即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  
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為無義以此鼎文  
語之疑木亦作躬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為割字耳  
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  
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文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  
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為咎也管子幼官  
篇作春行夏政闕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子二十九

王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闕與奄通因脫闕字而  
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  
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  
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  
行夏令所致乎即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為紵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紵屈也江沔  
之閒謂梁收繩索為紵故此曰繩之為度也直而不  
紵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三一四〇五



懋謹按移之言進也說文彳部進寔行也移亦有發  
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履進搖動也  
是其語也匡與輗通說文車部輗車戾也考工記輪  
雖做不匡匡輗字不移匡言不表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子二十九

重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其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  
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  
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  
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  
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  
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子三十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  
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繩也此說迂曲九一皆  
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素  
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  
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  
杯水一鈞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  
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者多而所鑽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  
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  
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為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  
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為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  
知也說文心部愉欲知之貌論與論通下文曰心意  
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  
陽同氣相動也

子三十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

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  
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  
夫陽炷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  
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  
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為天地始形之  
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  
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為說耳文字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越謹按鞭當讀為鞭說文糸部鞭交泉也段氏玉裁曰謂以並二股交漚之也交絲為辨交泉為鞭此云左右若鞭言如麻之交漚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木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子三十

三

越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且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越謹按高注曰羣臣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為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當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當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惟上意而壞當是其明說微不聽其樂

越謹按高注曰樂崩改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木命篇功匹人之聽王注曰聽宜為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為得之取字遂臆改為聽耳相據於道番首於路

子三十

四

越謹按高注曰番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能搖頭耳此說極為迂曲淮南原文本作番於首路首猶繙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繙也是其義也相據於道番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得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罪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澆水不泚澆糞穢極望旬月不雨則澗而枯澤受澗而無源者

越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澗而枯澤者澗如枯澤也此言澆水雖澗澗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澗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澗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樞謹按惟乃惛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罔故怪與惟相似而誤也惛像即罔象也文選思元賦罔罔罔罔罔浦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虛韻字與下文酒濛濛河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為思則其誤久矣

子三十

五

樞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為塢天文為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即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為九也

人之耳目鼻能久聽勞而不息乎  
樞謹按案當為動動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動而言之則勞亦動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為百勤勞於天下言有勤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動亦勞也此文曰鼻能久聽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聽而不息蓋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樞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身得二字同體身與守相似故誤為守耳

子三十

六

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樞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律生矣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  
樞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為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為一也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兩文相儼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為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

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

真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呬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伸泉浴蟻躡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高注口是非真入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

故真入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為真入之道矣其謬

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子三十

七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

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

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為長高注曰充實

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

兩脾在上燭發指天卸向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

以我為此拘拘那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

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

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旬替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

本互易故以偃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

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樾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

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為是誠知其當為子來則求

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

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樾謹按快當為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子三十

八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

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

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陽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為兩義殊不

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陽而運照

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倣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

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

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

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積榛穢聚埽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積本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積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積孫炎曰積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積榛穢聚埽畝皆三字為句言積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埽畝也下云芟野芟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積穢穢故芟野芟聚埽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子三十

九

榑檐榑題榑刻鑊喬枝菱阿夫容菱荷

榑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菱言榑檐榑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凌於曲阿也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菱荷遂改凌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故聖人者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儉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為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山近而知道以萬殊為一同句氣蒸

淮南內篇評議

於天地與一世而儉游今本而寧虛其按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為文今衍古之人二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山近以知道以萬里為一同蒸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山近以知道即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為一同即以萬殊為一同也彼云蒸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即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初總俗作

子三十

十

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鴇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鴇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進使不為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進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舜誅鱗幽於囿華之野穀九嬰於凶水之上歡  
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囿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

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為證然劉孝標辨

命論曰澤南帝於華野華野者囿華之野也若本作

囿華之澤則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

囿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聚聚古人

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聚

子三十

士

字也俗書焚字作然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為焚自然

改燎為焚矣竊謂諸燎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

萃彖傳聚以正五經文曰聚苟作取漢書五行志內

取茲為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說也

聚聚即燎取謂聚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秦苗籍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

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波怒瀾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波怒水也波既為怒水何以又云怒

瀾乎高說非也或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其波也  
莊子天下篇其風竄然郭注曰逆風所飭之聲水逆  
謂之減猶風逆謂之瀾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則禽獸  
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

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

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鏃羽旄

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向未有干鏃羽旄之

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跟無

子三十

士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

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主前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為天下人所

扶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鄙人無所書其鋒

樾謹按書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

書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書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

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

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怒木石而罪巧拙者

樞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怒木石今

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

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

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

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

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樞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助也勸字之義視權

子三十

五

字為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為之也高注

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樞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

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

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

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以為任字不知任

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

而無以為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樞謹按此下當有管仲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為智

者務於巧詐者務於力而全闕之下文云為智

者

不隨南畝

樞謹按隋書隋隨山聚木注曰隨而也不隨南畝者

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為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詳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

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

即本請此

子三十

五

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

樞謹按此本作以為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為社稷

而非自以為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

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樞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十字疑衍下文法定之

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

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

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

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為罰當



罰與下句不几對乎

夫寸生於稜稜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木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標為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子三十

主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于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劓費不使應敵操其劍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離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尚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劍招其末之下更無宅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離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離以北宮子司馬劓費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子三十

夫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長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長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恩入之所權者少此忍者之所  
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  
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  
證也眾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眾  
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  
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眾字於句末轉為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樞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  
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  
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子三十

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  
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  
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  
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為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  
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  
上令即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為正與非上使不  
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  
惟恐失仁義

樞謹按文字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壞此文壞字  
亦懷字之誤懷即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  
之為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樞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  
讀為載釋名釋姿容曰載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  
聲近義通下文曰具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  
文戴之當為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  
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子三十

大

樞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為能不能  
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為衍字然力優而克  
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  
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反皆以形似而  
誤惡者惡之古文與德字通反者服之本字也古書  
服字每作反而傳寫多誤為及尚書呂刑篇何度非  
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茲反字之誤說詳  
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反也高注於  
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  
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即本正文因惡誤作克反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為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音議當讀為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貞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也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子三十

九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為見少以儀為見而此又段議為之其說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首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非為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眼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粗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為川故容亦為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

子三十

十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泣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歔嗚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

齊俗

樾謹按文字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鉢字曰楚人謂刃頓為鉢是鉢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為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緩繯無文國語音語曰乘緩不舉韋注曰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鉢而無刃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謾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為緩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子三十

三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字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材篇漁者走淵水者走山木亦當為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涕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淮南內篇評議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裸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裸猶袒裸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吳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袒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緇

樾謹按絹當為霜漢書司馬相如傳蜀要襄師古注曰霜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霜以綺緇謂以綺緇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罔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緇殆由不得其義

子三十

三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字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三十一四一七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

子三十

重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窺可以明道難

樾謹按竊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  
鞅幽衡鄭注曰幽讀爲勑竊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

勑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竊  
作若以石投水

子三十一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不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  
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  
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  
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  
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  
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  
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  
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淮南內篇評議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  
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  
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  
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  
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  
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  
禮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子三十二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  
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  
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  
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  
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  
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樞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  
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  
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樞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被作棄

子三十一

二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先  
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  
為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  
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樞謹按此本作嗟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  
篇作嗟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  
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樞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巨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  
矣蓋涉上文與之流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樞謹按高注曰三玉為一工也五貝為一朋也然三  
玉為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珪注本作二玉  
為一珪也說文珪部二玉相合為一珪是也莊十八  
年左傳賜玉五穀倍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  
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韋昭郭  
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珪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子三十一

四

以珪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珪字闕壞而為工後人  
因改為工又改高注二玉為三五以別異於珪耳至  
朋之訓五貝本許詩善者義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  
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為  
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  
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  
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  
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瑞訪古者實以二貝為一  
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施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  
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為朋猶借以兩為朋也此云元玉百珌大貝百朋珌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珌者玉一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是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為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為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庶歎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喪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子三十一

五

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其實極治即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為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段字也意者怡之段字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管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己乃人已之己已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問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伏非之謂乎

樾謹按載當作載聲之誤也談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

子三十一

六

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最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為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後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合字之誤合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為無用之事煩廢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臂而藏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管被髮也木為鳥冠也知天文者冠

鷩王氏引之以木為龍字之誤此即鷩字也引匡謬

正俗鷩字音非亦有術音紫氏獨斷謂為術氏冠為

證其說洵廣不可易矣惟未說鷩字之義當當為鷩

鷩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鷩首鍪也從首言之則

止曰鷩池論篇古者有鷩而絕頌高注曰鷩頭首兜

鷩謂是也去其鷩而載之肅謂去其首邊而載之鷩

鳥之冠正與解其劔而帶之劔文義一律作首首段

子三十一

七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阼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

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

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醜以月夏后氏祭其闕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

為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

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

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為壇切勿非廟祭首何室中

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

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

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

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

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

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

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子三十一

八

氏誤以朝為庭中遂非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士滿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

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木文作而將不能勝之

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

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

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醜丁雁商樓文重

樾謹按重本作重戴記王言篇民致工僕而怨女

即淮南所本也蓋與懂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文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覆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為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子三十一

九

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故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安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當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暇更名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濟起於其黃襄微公孫丙相與與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與之句曰四子楚大夫寡晉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即云相與與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末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王之似碧虛者

子三十一

十

樾謹按上云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劍之名則碧虛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下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閻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虛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虛或云砥佚失之

薛瑒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氛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蠲庸子之於劍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溜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  
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為讓證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  
壞也高注曰讓卑也此云不壞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字符有篇作不貪無用即不  
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判

子三十一

十

樾謹按漢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平

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

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為治未必不亂為行未

必無非也下文曰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

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尚未牢固說之其義

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尚迥史記衛紹傳劔尚盛漢書尚作常

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為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並

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勳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  
為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  
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  
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  
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爾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

璽書章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

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金

子三十一

十一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為全矣汜論篇盜管金尚注曰

金印封所以為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稊

志彼璽誤為金此璽誤為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賢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

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寶荀子性惡篇離其寶楊

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汎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

變者所以應時矣又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樞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曰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人不知彼文上言曰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曰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子三十一

吉

樞謹按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遠於事

樞謹按述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述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木作述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樞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

淮南內篇評議

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樞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而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獻見桐柏廟碑形與獻似故獻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謹

子三十一

吉

樞謹按王氏念孫以木爲罕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謂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謂當作綱玉篇多部綱丁亥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綱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綱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尙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樞謹按文字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中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三十一四二五

故不得不中絕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機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獮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王術篇犬豕騶緣耳一目而至千里然其使之博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獫公八切樾犬也獫與契通犬能博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雜誌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子三十一

五

狼亦當作狼契蓋獮獮能食魚狼契能博獸故獮獮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獮與契為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備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山衛

誤作循因改為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為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為支因改於前為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子三十一

六

察行陳解順之數

樾謹按解順當為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台下文日出入解續是其證

則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辭則能應蹀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團也故與缺相對為文太元中次六日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即此文博缺對文之證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虛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田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而不處所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虛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子三十一

七

爲順典之典考工記轉人是故轉欲順典鄭注曰順典堅刃貌然則典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湫溲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

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鬼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鬼曰二字此乃鬼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竟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鬼反顧竟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爾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鬼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鬼而非鬼乎

鷓鴣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蘇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茲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

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

言謂不可使典主歛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間世篇氣息然釋文曰

子三十一

六

向本作器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鞮不可以空器召保者不敢畜孽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

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孽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夫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子三十一

九

見卯而求辰夜

樾謹按辰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卯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瞻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為酌此以暑與質為酌今刪暑字則失其

酌矣上文曰嘗一當肉知一饑之味啜羽而炭而知深溼之氣味氣為酌則此文亦必有酌可知當廉兵略篇

孫叔敖制冠冠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冠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內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子三十一

字

樾謹按藥當讀為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為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舊用止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豎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關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曹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子三十一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為禮廣雅釋器曰禮褻也玉篇巾部曰轉藉也轉卽禮之異文又衣部曰褻小兒衣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茵屨之布故亦謂之褻褻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棘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

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必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鬪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木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鬪鬪鬪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剉之段字廣雅釋詁剉裂也大庖不剉謂不自剉裂與不斲不鬪一

子三十二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勳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聲也詩曰我任我聲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聲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聲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聲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聲爲二事若曰任者聲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輞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輞之長以其一爲之剛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剛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輞也衡



任者輔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輔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輔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輔也伏兔也衡任者輔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勅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厥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榘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趁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子三二

三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次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蹶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質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駭狄之捷來乍

榘謹按高注訓乍爲暫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

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斷爾雅釋器魚曰斷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即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斷欲也砍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援狄之捷來斷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援狄之捷來塔高注曰擗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榘謹按文子上德篇作穀虛而中立是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幅文字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

子三二

四

穀中三十輻在穀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榘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榘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于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鄉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為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用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以故字作以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為故誤失為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

諾之與已也下面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為矣耳文  
子三一  
五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謂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為韻非有脫誤文選

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人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正無整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正謂大丘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即寅之段字言正雖大而無整則泉原不溥也下文

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正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為汗澗水名非是  
珍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珍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子三一  
六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若命為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大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

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即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

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為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為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行漢披楚唯牛之績此即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人開

樾謹按總一筭二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

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筭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

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例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且二

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痂也人有

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

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段疾為疔疾行而疔

子三二

七

廢矣疔且外即疾且外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

氏春秋吳寶篇竝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

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為疽字後人乃於上

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

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

世不奪也奪字即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

以支在祿上故奪誤為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

存其復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

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問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為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

失讀為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

逃也陽虎逸即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

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魏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魏朝亡而虞夕從之

子三二

八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

秋權勳篇曰夫魏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魏也若假之道則魏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即淮南所

本魏不亡恃虞虞不亡恃魏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

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魏之勢是

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魏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

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喪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辭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樞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孟堅兩通賦北史頗識其倚伏即明此事而云北史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史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兩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史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史之後福李賢

子三十一

九

注曰北史塞上史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執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人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虛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字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樞謹按愈當為偷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偷釋文云偷音偷是其證也偷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至其日之夜

樞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子三十二

十

倭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倭

樞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倭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倭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

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廷中而執隴公於朝

樞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子執隴公君臣異辭其頁一也下文曰廷殺宰子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樞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難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過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盡義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噴字之誤周易繫辭

子辛二

上

傳夫坤墮然示人簡矣虞注曰墮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噴為憤猶彼誤噴為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雜志

武王蔭囑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眾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在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穆爾齊俗道應諺言兵略人閒秦族要略八篇標曰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端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為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服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買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譏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為般因又誤為盤耳服者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為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子辛二

上

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濡兩楹扶風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即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困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相拍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柳疾風即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為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谷因誤為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為揚抑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麻履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曰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為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為吳軍所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麻履潛行是其義也

子三二 志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

文字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目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為不然則淮南自為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豉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荀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字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彊立功

子三二 志

可彊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木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楚員劫蘇曰吾被堅

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齊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柱撓隔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櫪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

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尚上爭鼓之尙與上

通尙士即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並有

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

今劍或絕側贏文器缺卷鉏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

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稱彼曰則

于三十一

五

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尙上二字誤合爲室

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

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

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蔡邕之生顛顛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楹棟

櫪謹按高注曰楹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楹

漢書食貨志注曰楹田中屋也故高注訓楹爲屋以

爲楹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

彼云屋棟此云楹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楹

字而亦誤從木作楹楹者柱上析也若果是楹字何

以屋訓之木經稱標棟櫪高注曰楹柱上析即

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析之義何以於

此篇必變其說乎日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

也屋棟之本必取其長若櫪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

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

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蔡族

櫪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聲涉上文四海

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籥師曠聲然又

稱曰孔注曰聲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于三十二

六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聲然之誤

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櫪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

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

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櫪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

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

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目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擬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集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歧字之誤集枝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歧柵曰歧開即此歧字之義集高故言歧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屬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子三二

七

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半軍者可令擅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噤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過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處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所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漢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鬪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漢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熟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子三二

六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情賦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稿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

乘衰而流

樞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為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為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

樞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為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為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為谷

子三二

克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勿喉

樞謹按勿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樞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行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副

樞謹按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為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即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為相率致勇而為之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為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樞謹按繫戾當為繫戾主衛篇則得其宜無所繫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擊之戾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子三二

平

樞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樞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為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為句而文義嗎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即木也不得云根深則木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為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雷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木同上雷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子三十一

三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

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擊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問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

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問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

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

未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則音讀爲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基教也又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

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壇說文文部壇一曰傳也精神

篇以不同形相類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即終

始之傳作壇者段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子三十一

三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曾久白酒然則

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禮器部引此白作甘蓋

因已倒爲酒白故應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

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諸子平議卷十六

德清命德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的息皆形也天端

樾謹按謂當作焉古書謂焉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白生自化白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

自息故此云為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子十六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為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幣食醴頤生乎食醴黃帆食醴黃帆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幣食醴黃帆食醴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終生乎食醴黃帆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或於數也

樾謹按盡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晝注曰晝止也盡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

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故曰或也張注曰晝亡也疑本作

晝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以彼在

已今誤作止彼在已與此正可互證嚴敏順釋文曰

畫一作畫此乃字誤盧氏文弼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畫注云畫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作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文云言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未諒用平字而

此是矣字疑其不歸遠安則安字不知矣則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子十六

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沒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祭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藏若形

樾謹按藏亦成也尚書皋陶謨篇及廣載歌曰收博載成也是其義

獲正命黃帝

樾謹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能職辨  
五地之物生什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  
本作養生命益及生爲性因誤爲正且張注曰正當  
爲性雖得其字而古字凶矣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帥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帥以賢得民此  
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  
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  
仲沅本正作師長

子十六

三

至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  
爲闕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至當從  
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空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正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  
爲古文作而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  
太平御覽丁亥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  
里而非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焉并並其證也  
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御

樾謹按釋文曰御閑也閑乃御字之誤謂閑隙也御  
與御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御釋文曰御本  
作隙是也故御有閒隙之義禮記曲禮肅相見於御  
地曰會鄭注曰御閒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御德充  
符篇使日夜無御釋文引岸李云御閒也並可爲證  
口所屬肥晉國職之

子十六

四

毀義近是麗爲麗字之誤張注曰音部肥薄也疑本  
作肥音部薄也蓋謂讀如麗薄之部耳麗字無懶音  
符部切與張讀正合麗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  
也秦氏思復校刻盧重元本以麗爲麗字之誤夫麗  
字何得讀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  
此說今正其字爲麗其義爲毀其音爲部則皆得之  
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即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已開  
之矣必當在其室中商已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

北疑當作北彌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  
彌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丘關於北彌外聽之正合  
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彌說詳琴經平議  
眾昉同疑子華昉合豫肉食衣帛之次

懃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  
方通尚書嘉典篇方命昆族漢書博喜傳王商傳並  
作放命昆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  
俗字放者反字實即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懃謹按爾雅釋詁誠信也吾誠之即吾信之也下文

子十六

五

唯恐誠之之不至即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  
引此文改誠為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懃謹按疑道藏本作疑虛重元本亦作疑莊子同然  
此字實當作疑即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  
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為乃疑於神之證管  
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為方園則成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  
理者其成若神此正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

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往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

吾其上

懃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  
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  
丈人之言其輕賄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看  
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木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  
也周官典祝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  
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  
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  
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子十六

六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懃謹按無當作毋毋讀為貫蓋貫毋本一字也爾雅  
釋詁貫習也毋其文言習其文也貫帝篇吾與若玩  
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貫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  
則此作毋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毋字誤作毋後入  
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虛重元本作既其文  
未既其實則誤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訛

列子入涕泣沾衾

懃謹按衾當作衿即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

涕沾襟

罪乎不誣不止

趙謹按罪當讀為罪說文山部作畧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木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醜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晉又與來

趙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晉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子十六

七

衡氣幾也下即當言嘗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間羅列九淵殊為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夫樂人特為貪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趙謹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饒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也後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為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當豫脚

舍者迎將家公級席妻執巾節

趙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晉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即謂之舍猶典市者即謂之市主農者即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豫脚本朋王之嬖御臆惡而不可親

子十六

八

趙謹按臆當作臆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羶臭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趙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趙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趙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助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

句云其昏明之分與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

越謹按此本作彼直真夢矣者字衍文虛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為苦

越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木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

文曰嘗字又作常竝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為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子十六

九

榮汝之種不若過歸也

越謹按張湛虛重元注竝曰榮棄也訓榮為棄不知

何揆殆非也榮者對質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質者謂之秀榮而不實

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質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譽虛譽也訓華為虛則榮亦可

為虛矣榮汝之種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華名也蓋榮與實

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子首論

越謹按昔當為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

越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

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為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讀本同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越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从故誤為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

子十六

十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

而不能刃即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能諷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

子人閒篇亦載此事曰仁能仁且忍辨且諷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

誤矣虛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越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象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

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漢馬融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馮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為證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馮謹按與猶為也上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為不言無知為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為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

子十六

士

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為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為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伐之游也觀之所變

馮謹按觀之所變虛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即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古高誘訓之為其

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為之張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為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虛本

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至不倫也而無相位者

馮謹按位當作游游臨也言無相附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曰故書位為游是位與游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賦秋蟬之翼

馮謹按現當讀為賦賦文七部賦刺也春蠶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賦見能刺而破之也作現者長字耳向書西伯既賦解爾雅釋詁注引作賦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甚猶勝也則益股亦可言賦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猶未嘗有母非孤猶也

子十六

士

馮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猶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猶也惟下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無母立則以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猶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首不書但於字下作二書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楚還宮召舜因離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馮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謂也故辭亦通作詞尚書大誥篇解其考我民辭即詞也顧命篇恐不獲誓言嗣嗣即辭也說詳蔡經平漢蓋辭籀文作剛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為舜讓于德拜嗣而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木嘉典作弗辭也所謂  
舜讓于德者讓當為讓禮記曲禮篇注曰讓古讓字  
然則古木嘉典必作舜讓于德也廢者取也尚書微  
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  
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  
取曰攘也故曰舜讓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  
文而即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  
于此言可以見尚書之古義余作堯經平議未見及  
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子十六

三

懋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  
之性而成之是其說

帝怒流於西極失堯聖之居湯問

懋謹按虛重元本作帝怒流於西極失堯聖之居

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

何怒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謨又仙聖字上下文

三見可證此作堯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

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

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

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以海者天池也

懋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也下文

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

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行

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

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

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復沓矣

其民華阜亡數有喜樂亡喪老哀苦

懋謹按華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華

阜喜樂亡喪老哀苦蓋以喪老對華阜哀苦對喜樂

子十六

十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懋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

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解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

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鐘子

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遊而日中時近也

懋謹按兒下當有日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懋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復矣請乃謂字之誤謂

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柱用鈞茲三年不成章

櫛謹按盧重元本鈞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州調茲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陳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辨章非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子

櫛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溧明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劍擊已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子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為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矣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櫛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困於陳蔡亦困字

子十六

五

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將易恒也哉

櫛謹按世當讀為且詩雅篇信誓且且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息息即恒之或體是也且古通用也人之寐者至平且則寤矣北宮子久寐而忽寤故曰易且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櫛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櫛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皆管子君臣上篇史商夫謂有皆程中作即此皆字之義官秩賤必視皆程為準皆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般敬順不達皆字之義而以爲當作皆則字則下皆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櫛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皆皆駭之段字也周官大僕始齔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蓋亦段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即處女脫免之意

子十六

六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櫛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楊朱

櫛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偽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偽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懋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上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懋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遠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各在庭者日百住

懋謹按住當為數聲之誤也黃帝籍龍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盧重元

子十六

七

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懋謹按賦者計日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曰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日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藏之中野藏即藏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懋謹按上文晉從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毀之不

知則此言築紉空云雖毀之不知雖謂之弗知毀之對稱之言謂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所歸彼三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之所歸也毀之謂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懋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為不

蠶食糜角 說符

子十六

六

懋謹按糜謂為糜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又引李云靡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即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懋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僭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力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猶吾親於波流而吾不飲用私

樞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樞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論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樞謹按施行字蓋即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實

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子十六

九

臣有所與共擔糶薪菜者

樞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耳附

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糶薪菜皆此人供之耳附

薪菜是兩事擔糶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糶

乃糶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羅馬融曰徽羅索

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稟志菜當為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樞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

之謂怨婦之所處也猶曰為怨府也處與如惡為的

若作逮則失其的矣蓋由後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子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樞謹按張注謂或為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

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

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樞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

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

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即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

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子十六

十

私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樞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逮而伐之

樞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柘樹者此云其人

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

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為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

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六

陰符經

隱微難見故名爲陰。陰合大道名之爲符。符者萬古常法也。後人撰述如雜。

黃帝公孫軒轅著

考古之宋稱陰符經。廣成子授之黃帝。或稱黃帝所作。或稱玄女。或稱風后。莫一不稱。李筌得於嵩山石壁。一云驪山老姥授之。李筌後人疑爲李筌所爲。誠屬謬論。純觀經意。非大聖不能作。上古鴻荒未闢。文教之興。始於黃帝。故老列莊所引用者。多黃帝之言。此經無論何人所傳。其微言奧義。必出於黃帝。故以題黃帝作爲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

陰符經發微

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下篇

啓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發微

此經四百四十六言，向稱三百言者，誤也。閱氏刻本立三章名目，嚴與經意不稱，顯係後人增置。今不用之，仍以上中下分篇。學者須將正文熟讀，深思體究，古聖垂言之意，先後脈絡，一氣貫通，然後披閱後之註解，與自己見處，是同是別，方有意味。若於經文未嘗措心，卽先開發隱，恐墮依他作解之誚。想善讀書者，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陰符經發隱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子幼時喜讀奇書，凡道家兵家以及諸子莫不購置，所得註陰符者凡四家，又錄其正文以為讀本。而莫知其義趣所在也。後專意學佛，一切雜學典籍束之高閣。二十餘年矣。頃因查檢書筒，得抄本陰符經，流覽一週，覺立言甚奇，非超凡入聖者不能作。遂悉心體究，而後恍然於古聖垂教之深意。直與佛經相為表裏，但隨方語言文似各別而義實相貫也。因略為疏其大旨，令人知所措心。若夫深造玄微，是在當人妙契耳。

陰符經發隱

三

或曰：古今解此經者，非指為兵機，即演成丹訣，子獨以佛法釋之，何也？子曰：聖言如摩尼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且此經之可貴，有如黃金，若作銅鐵用之，豈不可惜？故子直以甚深之義釋之也。或曰：然則子之所釋者，亦有證據乎？子曰：有。夫論道之書，莫精於佛經。佛經多種，莫妙於華嚴。悟華嚴宗旨者，始可與談此道矣。古人有言：證入一真法界，真俗圓融，重重無盡，即世間離世間。豈有心契大道而猶生隔礙者哉？所以善財童

陰符經發隱

子參訪知識時，而人間時，而天上時，而在神道時，而入毗盧樓閣，其傳授正法者，或為天神，或為人王，或為比丘，或為居士，或為外道，或為婦女，和光混俗，人莫之知。惟深入法界，虛心尋覓，乃能見之。則謂作此經者，即華嚴法界善知識可也。有疑之者，以黃帝生於釋迦之前千數百年，何得指為華嚴善知識？子曰：華嚴法界無古今，去來現在，皆在佛道。故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若以世俗情見求之，則去道遠矣。或曰：論道之書，與佛經相通者多矣。子獨高視陰符，而特尊之，關尹規做釋老以文其說，頗係後人

陰符經發隱

四

厥作，況不及關尹者乎？陰符無一語蹈襲佛經，而尋其意義，如出一轍。且字句險雋，脈絡超脫，豈後人所能摹倣耶？凡觀內外典籍，須具擇法眼，方不隨人腳跟轉耳。

上篇

觀天之道，其智顯照執天之行。玄機在握，盡矣。無欠

開章十字為全經綱領，中間出沒變化，不離宗旨。至下篇自然之道，靜二十九字結成觀天之道。一語是故，聖人至篇末一段文，結成執天之行一語。

而首尾圓足矣。執字即宇宙在手也。既能執天之  
行則萬化自然生乎身矣。此即先天而天勿違者  
也。○周易說先天二字最有深意。何謂先天。心超  
天地未生之先。禪宗所謂空劫以前一段光景。蓋  
一念起處。根身器界同時現前。此心已落後天矣。  
所以見不超色。聽不出聲。總在無明牢籠之內也。  
先天而天勿違者。即禪宗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  
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有二釋。一就五行釋。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何

陰符經發隱

五

以謂之五賊耶。蓋生剋相仍。乃流轉之道。今專就  
相剋而言。是以名之五賊。賊奪盡。即顯真空。實  
返本還源之要也。故見之者昌。二就五塵釋。五塵  
者色聲香味觸。皆從外來。殘害性真。故曰天有五  
賊。若見其元賊為我用。故曰見之者昌。○釋氏曰  
六為賊媒。自劫家寶。此但云五賊者。以法塵不在  
於外。故非天所有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三界唯心

此的示賊之根元。以免向外馳求也。釋典云。內色  
如外現。與此同意。體會此義。則知篇首天道天行

皆不出一心。下文宇宙二句。亦從此出。所謂百千  
法門。無量妙義。一時向一毛頭上。會悟得去。

宇宙在乎手。統攝無遺。萬化生乎身。無盡

大用現前。人莫能測。釋典所謂身中現刹刹中現  
身。又云。轉得山河歸自己。轉得自己歸山河者。皆  
此意也。

此意也。

天性法界人也。在人言人。不必他求。人心真妄機也。無明不覺。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以真性伏。靈細二惑。

指示入道之方。何等直捷。何等精微。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顯依報非。常之變。以

陰符經發隱

六

起下。人發殺機。命根頓斷。天地反覆。通異尋常。

天地不自發。以人發而發。但見人發而不見天地

發。是正報轉。而依報未轉。尚在信位。○禪宗問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答曰。東山水上行。又云。日午打

三更面。南看北斗。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

盡皆銷殞。何況天地。依空建立耶。○孔子讚顏回

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同此發字。

天人合發。依正全轉。住位。萬變定基。

定者住也。基者初發。心住為四十二位之基也。

白問章至萬化生乎身。統論道妙。以啟信根。天性





以時而百骸調適又盜機沾滯汨沒性靈動其機者擺脫凡情活潑無礙猶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又經云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蓋真性一顯物我皆忘此正申明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之旨○上明證道下明起用

人知其神之神業識流轉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無知而無不知

此明根本無分別智非世人所認緣慮心也蓋神之神者有知而知者也分別意識也不神之所以神者無知而無不知者也根本無分別智也此智

陰符經卷

九

現前方能發起下文聖神之用楞嚴經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輪迴根本即神之神也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即不神之所以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亦是此意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時也大小有定方也蓋人而知之體至道者即此尋常事理之中顯出無窮妙用於有數之中而能延促自由後先互換乃聖功所由生也於有定之中而能大小相容一多無礙此神明所由出也方山華嚴論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無邊利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非聖神其孰能與於斯○因日月有數而作甲子以參錯循環之法御之所謂聖功生焉因大小有定而畫八卦以交互變通之理統之所謂神明出焉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亦是此義○上明修因下明契果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斯得之意

陰符經卷

十

此言盜機隱微難見得之者獲益有別也上篇入心之機但是妄動未曾對境故上根一踏便登聖位此言盜機乃是起念取境之機從此入者尚須昇進方登聖位故以君子稱之君子者大乘種性兼善天下者也既得此機則我執隨破而證無生即老子所謂無死地是名固躬小人者獨善其身不求利人者也即獨覺種性既得此機兒無生理便欲捨分段身入於寂滅所謂輕命也○盜機因何要得得之將何所益豈知盜機非盜機也乃家珍也能見能知則名為得得無所得盜亦非盜機亦非機客夢初回歸家穩坐矣○君子小人之稱有三種不同一者正直謂之君子邪僻謂之小人此古今所通用也二者在上謂之君子在下謂之

小人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三者氣宇寬宏者謂之君子心量慳隘者謂之小人如碑礪然小人哉之類雖云小人而不失為有道之士此與孔子貶樊遲之小人同意蓋樊遲請學稼亦是見世道無可為遂欲高蹈避世學長沮桀溺一流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而為正是大乘菩薩攝化眾生之行決不許門弟子捨大向小作自了漢入獨覺道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聵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

陰符經發隱

上

用師萬倍前欲思釋師說三番止觀由淺至深皆先觀而後止恰合三返晝夜之意

此言破妄顯真之用力也前四句借言興起後二句正明力用搗無明窟滅煩惱賊非雄師不為功三返晝夜二語最難體會蓋晝者光明洞達喻如智慧夜者闕寂淵深喻如禪定學人銳意精修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言思路絕如同死人忽而爆地迸裂本智現前爾時慶快平生是謂一返晝夜夫絕利一源者已用師十倍此一返晝夜者則用師百倍如是二返則千倍三返則萬倍蓋愈靜而愈明愈明而愈利矣禪宗謂之三關透徹卽此意也

陰符經發隱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既言用師必知賊之所在方能禽之機卽賊之出沒也上篇人心機也心之機難見借物以顯之物生心生物滅心滅生滅逐物妄心無體目之機卽心之機也目見物而心隨之人心之機不亦顯而可見乎毗舍浮佛偈云心本無生因境有與上句同意禪宗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亦示機在目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陰符經發隱

上

既得其機須觀天道執天行也無恩者斷除情愛也大恩者長養法身也若就利他言之卽是無緣生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既行大道須防其弊若見殺活自由以爲至樂則名性餘餘者盈溢之象也若捨樂而趣至靜則名性廉廉者儉仄之義也凡此二者皆不稱法性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直須與天合德方稱妙道會萬物爲自己至私也澤及萬物而不居功至公也

禽之制在氣

上文所說修行法門，儘不能隨順趣人，須別設方便，以漸導之。蓋人心之不能定者，以其放縱也。今欲收攝身心，以成大定，其要在於氣耳。禽之者，制心一緣也。氣者息也。調息乃有多門。凡夫外道大小三乘所通用者，以數息為先。極而至於獲無生忍，楞嚴經內，反息循空，即證圓通。又令觀鼻端白，亦得心開漏盡，成阿羅漢，氣之為用大矣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思生於害，害生於恩。既明制心之法，復示循環之理，令人知所厭求也。上文心生於物，死於物，妄心之生死，剎那不停也。

陰符經發隱

三

此以調息為門，息出曰生，息入曰死，生死輪迴互為其根也。斷生死，入涅槃，是謂恩生於害，戀情緣，淪生死，是謂害生於恩。古聖苦口誠言，婆心濟世，後之學者亦可以猛省矣。

前文為第三等人，開示修行法門竟。

向下呵斥庸愚，令其警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地文理形像，昭明，愚人見以為聖，是見大而不見小。與自己身心毫無交涉。時物文理者，生化之源，緣起無性，悟其義者，能於小中見大，大中見小。

方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可以謂之哲人矣。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世俗之見，不達真理，見其體靜，妄以為愚，而不知其性離間，鈍見其用大，妄以為奇，而不知其性德本具。

沈水人火，自取滅亡。

結前顯害，蓋以愚處聖者，心趣昏昧，故喻沈水，以奇期聖者，心貪高舉，故喻入火，自取滅亡者，泊性喪真也。○上來呵斥庸愚竟。

陰符經發隱

古

下復統論世出世法，以結全經。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此段暢言流轉之理，是世間法為下文返還張本。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本性清淨而有無明，不覺念起，妄與法違，變現根身器界為流轉之本。案下文不可違之語，則知此中隱含違字之意。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者氤氳也，勝者興盛也。既有天地，則二氣流行，彌浸而彌勝矣。於是乎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之謂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循此道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凡夫心中最大者無如天地天地既與萬物同生必與萬物同滅天地尙有生滅世間何物得常住耶學道人大須著眼

此下直至篇末詳演返還之道是出世間法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違自然之道卽成流轉門聖人知其不可違是以

因而制之使不起妄念也制而至於無念則會本

體而爲至靜之道矣○下文以三觀顯三諦理證

陰符經發隱

五

三如來藏爲古今入道之正軌也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此段以奢摩他顯真諦理證空如來藏壺子所謂

地文杜德機均是此義至靜之道卽奢摩他亦名

體真止律歷法之至精者猶不能契而况於語言

文字乎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此段以三摩鉢提顯俗諦理證不空如來藏壺子

所謂天壤善者機均是此義奇器卽是不空如來

藏老子比之橐籥出生萬象而無窮盡八卦以乾

坤爲本甲子以天干地支配之皆壺子天壤之義也神機鬼藏者深妙難測非淺見所能知也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段以禪那顯中諦理證空不空如來藏壺子所謂太沖莫勝此經就因言故曰陰陽相勝因果互舉二名合成一義衡氣機者止觀平等也何以言之陰者卽前至靜之道也陽者卽前生萬象也上文陰爲體陽爲用若謂陰陽均平尙不足以顯圓融之妙須以相勝顯之然相勝則不平等矣而不然

陰符經發隱

六

也蓋陰勝陽則陰顯而陽隱陽勝陰則陽顯而陰隱相勝則兩奪互亡不可言有不可言無卽對待而成絕待上文流轉門中言陰陽勝而不言相勝復言陰陽相推相推有前後相勝在同時可見隨流與逆流迥別也○上文言全體大用此言體用俱泯而非無體用故以昭昭乎進乎象矣結之蓋古聖垂教至詳且盡能令後人昭然若揭如觀懸象奈何千百年來無人抉破直令微言與旨湮沒於丹訣兵法中耶

全經以天字爲主天卽道之體也內典所謂第一

義天亦云性天非與地相對之天也凡篇中天地

形象之天地與以機字爲用機卽道之樞紐也並稱者是也

單稱天字在別篇曰心機蓋指心源妄動之機未分能所屬第八

識卽三細中之第一業相也上等根器方能見之

此機一轉立登聖位中篇曰盜機屬第七識內氣

見分爲我外執相分以爲我所將心取境故曰盜

機此機稍露中等根器尙能見之得此機者趣大

則入賢位尙小則取滅度下篇曰目機屬前五識

更顯露矣所云心生於物死於物者第六意識也

專爲下等根器就目前可見者點示此等根器縱

陰符經發隱

七

能悟入多在信位亦有未入信位者作將來勝因

所以不說證道之相又上篇直指人心之機與達

摩西來同意中篇別指盜機因慈悲之故有落草

之談下篇言機在目所謂借境觀心也自微而著

法施乃普

上篇開章十字是總貫下篇自然之道靜至篇末

是總結中間三篇接引三等人又各分二等共爲

六等章法井然

陰符經發隱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月開雕

板存金陵刻經處

道德經發隱

慈山清禪師解道德經應十五年方成雖與焦弱侯同時而弱侯未之見也故其輯老子翼闕慈山解誠為憾事弱侯所採凡六十四家後之解者更有多種故經中與義發揮殆盡矣予閱道德經至出生入死一章見各家註解無一合者遂以佛教義釋之似覺出人意料復益二章繼陰符發隱梓之或問孔子既稱老子為猶龍何以其書不入塾課耶答曰漢唐以來人皆以道家目之不知其真俗圓融實有裨於世道人心若與論語並行家絃戶誦則士民之風當為

道德經發隱

之一變也

光緒癸卯季春之月石埭楊文會識於白下深柳堂

道德經發隱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開章十二字直顯離言之妙若以不可道者謂是常道不可名者謂是常名則活句翻成死句矣洋洋五千言無一而非活句不知此義何能讀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無而忽有有即非有有既非有始亦無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無體依無名起

道德經發隱

即無起誰為其母天地萬物當體空寂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承無名句來妙者緣起萬有也即無以觀於有則常無而常有矣常有欲以觀其竅承有名句來竅者空洞無物也一作微物之盡處也即有以觀於無則常有而常無矣二者俱常不壞理而成事不離事而顯理名雖異而體則同也無亦玄有亦玄度世經世皆無二致乃此經之正宗可謂理事無礙法界矣更有向上一關若不透過猶未造極直須玄之又玄者方稱眾妙之門也此重玄法門乃神聖所證之道世人罕能領會故未

許言後世闡華嚴宗旨者以十玄六相等義發明  
事無礙法界方盡此經重玄之奧也○此章用  
有無二門交互言之以顯玄旨為道德五千言之  
綱領猶之心經用色空二門兩相形奪以顯實相  
為般若六百卷之肇端大凡載道典籍文義雖廣  
必有簡要之言以為樞紐耳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絳絳若  
存用之不勤

谷者真空也神者妙有也佛家謂之如來藏不變  
隨緣無生而生隨緣不變生即無生生相尚不可

道德經發隱

三

得何有於死耶玄者隱微義牝者出生義佛家名  
為阿賴耶此二句與釋典佛說如來藏以謂阿賴  
耶同意從阿賴耶變現根身器界或謂之門或謂  
之根奚不可者絳絳若存者離斷常二見也用之  
不勤者顯無作妙諦也此章言簡義幽列子以為  
出自黃帝書信然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  
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釋典云生者諸根新起死者諸根壞沒又云無不  
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所以謂之出生入  
死也生之徒三句最難發明須用華嚴十世法門  
釋之則句句有著落矣一切釋典皆論三世獨華  
嚴論十世於過去世中說三世所謂過去過去過  
去現在過去未來於現在世中說三世所謂現在  
過去現在現在現在未來於未來世中說三世所  
謂未來過去未來現在未來未來共成九世攝歸  
一念則為十世此之一念非現前剎那不停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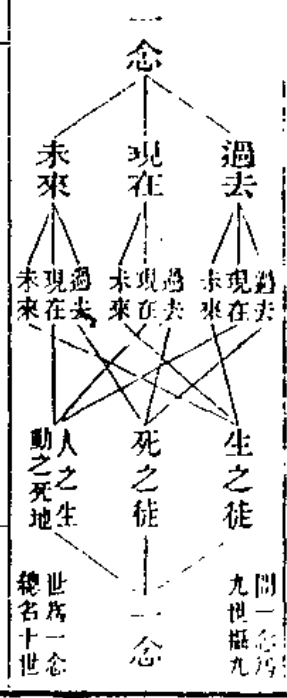
道德經發隱

四

乃是無念之念不生不滅元清淨體所以能攝九  
世而為十也此中生之徒十有三即是三世未來  
死之徒十有三即是三世過去人之生動之死地  
者亦十有三即是三世現在徒者類也若如前人  
所釋則動之死地一句與死之徒一句互相混濫  
且三股均分不曰三之一而曰十之三是以十為  
總攝舊註雖用攝生一語足成十數而三箇三字  
反覺浮泛故不能謂之確解也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此言起妄之由性本無生而生生不已者以  
業識恆趨於生而背於無生也既厚於生生則九

世相仍流轉無極其害可勝言哉善攝生者於生起之元制其妄動也心不妄起則生相全無所以謂之善攝生也兜虎甲兵數語乃其實效不可作譬喻解破生相無明者內外一如自他不二即此幻化空身便是清淨法身尚何死地之有哉

十世圖



道德經發喻

五



沖虛經發隱敘

列子書八篇。唐時尊為沖虛經。與道德南華並重。注道德者多於南華。而註沖虛者特少。在晉則有張湛。在唐則有盧重元。此二種現行於世。考書目所載。有唐殷敬順宋江適二解。求而未得也。甲辰夏。素居避。居。取列子讀之。妙義顯發。多出於張盧二家之外。如開寶藏。海勝泉。實與佛經相表裏。信筆直書。得四十二章約計全書三分之一。因名之為沖虛經發隱云。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秋七月石埭楊文會識

沖虛經發隱

目錄

天瑞第一

列子居鄭圃 列子適衛 我尙何存

杞人憂天地 東郭論盜

黃帝第二

夢遊華胥 列子乘風 商丘開信僞

襄子符中山 巫咸相壺子 太古神聖

周穆王第三

西極化人 老成子學幻 尹氏治產

夢分人鹿 華子病忘 逢子病迷

仲尼第四

仲尼問居 陳大夫聘魯 西方聖人

見南郭子 列子好游 文學視疾

生死道常 堯治天下 關尹論道

湯問第五

湯問夏革 焦螟 愚公移山

夸父追日 兩兒辯日 扁鵲換心

師文鼓琴 薛譚學謳 來丹報讎

力命第六

力不勝命 北宮子安命

沖虛經發隱

楊朱第七 不錄

說符第八

持後處先 九方臯相馬 不死之道

簡子放生 鮑子進言

沖虛經發隱

周列禦寇撰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天瑞第

子列子居鄭圃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有道之士和光混俗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款壺子神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文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生與不生化與不化分而言之

沖虛經發隱

三

以為不生者能生不生者能化化不生而能生不化而能化化而能化進而不化而能化退而不化言之本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化無窮決非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無盡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之遷流皆不生者一真常向不立不化者往復無往無復強名往復往疑獨何有對待不化者往復無往無復強名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往復如循環故無非多能究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段語極精微已釋之不實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此二句補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

沖虛經發隱

智力的息者非也雖從本源發生而無作者故以入

於門人並引黃帝書以證之可見列子之道確有

師承非同臆說文中體用圓彰本末互顯誠為全

書之綱領也

列子適衛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世知之思以己為生以謂彼為死列子此過養乎此過歡知己未嘗生故知謂彼未嘗死也

沖虛經發隱

四

乎此二句雙關兩意以二此字屬己則過養過歡為無礙生死既非真實種有幾種子在賴耶識中或多受用皆如夢幻也若繩為鵝得水類下交備說情與無情互相轉變令世人無可執著若繩為鵝得水相轉變令世人無可執著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桷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行也化而為蟲生窠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醯食醯頤酪生乎食醯黃軛食醯黃軛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菁菁菁生乎腐蠹以上十物植物生轉相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

三一四六三

為野火也。以上六種鶴之為鶴。鶴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鶴也。以上七種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以上八種見上文。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踰之為瓊也。魚卵之為蟲也。以上八種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日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日鷓純雌其名大舜。純雄其名羿。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以上六種不交而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以上二種聖隨地現厥昭生乎溼。醯雞生乎酒。以上二種羊奚比乎不苟。此二種。又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以上五種久竹。舊釋為草。青寧。陸釋為蟲。程者。粉之別名。程馬。人異類相生。顯業道變化不可思議。俗解以程

沖虛經發隱

五

壽馬商。人參。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玄化之門也。即是阿賴耶識。具生滅不生滅。死出入不離此機。生死皆假名耳。  
 同類相生。人所共見。異類相生。人所難知。自道眼觀之。同一生也。雖變化萬端。莫不出於機。而入於機也。知異生之不異。同生也。始可與言生矣。知生者。即知死。既知生死。即知無生死。文中變化離奇。拉雜繁會。而以出機入機二句收之。應上文之未嘗生未嘗死。列子之義微矣哉。○文中敘述共五十三種類。而計之人五禽七獸六鱗二介一蟲十

五草十一血肉之屬。六以上皆言其變。不言其常。常變本無二致。欲人知生死皆如幻化。不至固於見聞。執為實法。長時汨沒於三有之海也。

我尚何存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無不生。無猶之形。不生。形聲不生。聲不生。影響不生。於無者也。天地與我並生。我既有終。天地豈得無終乎。久哲。雖與其終一也。此上皆黃帝書。以下則列子所演。○既名焉。無如何。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極復於本。無始進者。自無而有也。言雖

沖虛經發隱

六

有形。亦不能久。不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此二句。釋出上。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因形銷方顯。無形。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研窮生死之理。以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天地有終。不真宅者。平等法界也。天地從此發。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究竟顯無我也。門者。玄化洞滅歸海。欲求我相了不可得。

此章歸宿在我尚何存一語。世人與道相違者我  
執害之也。今就生滅內反復研究以顯無我先後  
兩引黃帝書以為證據可謂探原之論矣。黃帝之  
教有兩派。一者度世。二者經世。經世之道學之者  
眾。度世之道傳之者寡。至秦時而盡失矣。其存於  
簡篇者。經世則有六經四子之書。度世唯有陰符  
及老列莊三家而已。三家之書度世經世錯雜而  
出。非具擇法眼者不能揀別。二千年來往往作文  
章讀過埋沒古人多矣。

### 杞人憂天地

沖虛經發微

七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不憂自  
而憂天地崩墜妄心但緣  
外境未嘗返觀假我也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  
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  
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  
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跲。終日  
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  
舍然大喜。兩人說夢話舍然大喜  
醒人間之不覺失笑長廬子聞而笑之  
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

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  
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  
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  
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  
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  
不憂哉。長廬子之言似強近理然亦只論  
天地未論自身故不足解其惑也子列子聞  
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言。壞與  
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  
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  
心哉。列子立論簡捷先將壞與不壞一筆抹過再將  
人之生死去來置諸度外遂得心境俱空超然

沖虛經發微

八

於萬象之表。何有壞與  
不壞之見存於其心哉。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杞人憂其壞。非過慮也。但未  
知天地雖壞。而有不壞者存。長廬子未明其理。故  
為列子所笑。列子既知有不壞者。又能證得無心  
妙諦。在火宅內遊戲神通。了無罣礙。所以出言吐  
氣。不落常人蹊徑也。  
東郭論盜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



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既云夢遊後云神遊其是

清明在躬隨其國無帥長白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

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

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

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

傷痲指適無疔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

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顛其

步神行而已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心

神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

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

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若以情求朕知之矣朕

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如人飲水又二十有八年

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

百餘年不輟

法身大士應現世間豈待夢遊勝境方知無為而

治之理不過示同前迷後悟以啟迪後人耳孔子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與此同

意

列子乘風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所

之通在乘風然非乘風則無人知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

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離列

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非道器也

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日曩章戴有請於子子

不我告固有感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汝

吾以汝為遠今汝之鄰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

子者矣告以爲道之然後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

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

一而而已不覺覺云居一切時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不覺覺云居一切時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知云但妄想境不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

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辨真於無了身不

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六根銷復意而

返流形釋六用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

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般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

風乎依正不今女居先生之門會未浹時而懟憾

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冲虛經發隱

十一

冲虛經發隱

十二

冲虛經發隱

三一四六七

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學道者多成道者少也

列子真貫學道循序而進由淺至深九年之功方

臻妙境彼躡等者但求速效雖至百年亦終於無

成而已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欲速則不達千

古聖賢如出一轍也○進道階級分為四段恰與

同覺四句義同若依起信論中雖說無有能說可

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二語總合前之三段至第

四段正合論中若離於念名為得入之語列子生

於東土與西竺之道如此冥符謂非法身大士隨

冲虛經發隱

十三

機影現乎

商丘開信偽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

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

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

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

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州

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

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厲北聽之因假糧荷奔之

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衣乘軒緩步闊

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

呼之既而拜侮欺詭擯挾挑亡所不為商丘開常

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畢歸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

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白金眾皆競

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觀

者無不稱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

之津隈曰彼中有寶珠珠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

之既出果得珠焉眾同疑子華叻令豫肉食衣帛

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

冲虛經發隱

十四

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

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

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

我也子其悍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

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

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

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

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

而已物亡逆者如斯而已今叻知子黨之誕我我內



藏清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  
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問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  
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  
小子識之

此章能作念佛往生之實證哉錄之信仲尼之言  
以為往生正因世人所罕聞也其言謂何即彼我  
皆誠一語彌陀大願接引眾生是彼誠眾生念佛

冲虛經發隱

五

求生淨土是我誠彼我皆誠安有不生淨土者乎  
商丘開信偽誠闕一邊物猶不逆以證念佛求生  
決無不成也文中先敘子華之權勢次述商丘開  
之恐誠投地不傷泳水不溺入火不焦皆誠之所  
至不以高下水火動其心也心不動則高下水火  
直心外之幻影耳何害之有一旦說破追憶往事  
直怛惕之不遑矣能復近哉惟願世之學者苟能  
專心向道求脫輪回惟在自誠其心而已

趙襄子狩中山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有

冲虛經發隱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趙襄子怪而問之徐而察之形  
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  
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趙襄子曰而  
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  
也石所傳焉火所焚矣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  
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  
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則大木無障  
自心心若不生四大俱融是之謂和者大同於物  
與自身性合真空不聞此空聞於彼空以空無彼此  
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

冲虛經發隱

六

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  
曰夫子能之而不能為者也夫子現身人道不以神  
身方不能終文侯大說

寒山拾得之儔隱於山中偶然一現為化流俗耳  
寒子不能知而文侯問於子夏文侯其有動於心  
乎不然何輾轉相問而巳耶及聞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遂大悅文侯亦人傑也哉

巫咸相壺子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  
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



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

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文從實生，但見其文而不見其實，焉得謂之道？猶之禽也，雌喻生，滅心文也，雄喻真，常心實也，真常與生滅和合，方能發生天地萬物。汝未證此道，奈何以道自居而為人所料耶？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

沖虛經發隱

七

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振，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

淵，溢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

壺子以四種三昧示巫咸，巫咸皆不能知，而壺子自釋之。初示以地文三昧，此三昧者，既有所萌，則如地之生物而成文也，不振不動也，不止不靜也。

沖虛經發隱

六

動靜俱無，故名杜德幾。巫咸以為溼灰，實未嘗見也。次則示以天壤三昧，此三昧者，名實不入，空無所有也，而機發於踵，微有動相也。善者幾眾善之元也，巫咸以為杜權，略見一斑耳。三則示以太沖莫朕三昧，夫太沖至虛也，莫朕無迹可見也，衡氣幾如水之平也，歷舉九淵以喻平等中之差別法，深密難測，變動無方，巫咸謂其不齊，實無可揣摩也。四則示以未始出吾宗三昧，此三昧者，浪絕無寄也，禪宗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者也，即是自受用境界，故不名幾。下文現他受用虛而猗移，不知

其誰何巫咸焉得而不逃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喻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怫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列子言下知歸不但人我頓空而且萬物一體歸真返朴廢心用形凡聖情亡超然於萬象之表矣

太古神聖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沖虛經發隱

九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世道興隆則為皇為帝統治六道眾生舜禹以前代代出興世道衰微之際眾同分中不能得大聖主持行菩薩道者或現宰官居士身如老孔列莊書中所載隱君子不一而足也自俗眼觀之六道心智各別何能相通聞佛經所說異類受化之事駭而不信豈知太古神聖圓音佈教早已行於東夏矣

○周穆王第三

西極化人

沖虛經發隱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嘗根發現入水皆難應時而化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以神運力化之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虛變物之形已可異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隨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蟻而不可豐王之類御臚惡而不可親化人原無憎愛二見焉厭惡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

沖虛經發隱

三

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綺之奏承雲六璽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穆王竭方以奉之猶不適化人之意竟不知其為何等人也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引王上游見物利天境異化人居無定方隨所至處即謂自宮王俯視能見下

界仗化人天眼之力也。化人延短時。化人復謁王。同  
 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  
 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  
 藏。悍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復引王上界光  
 皆無所見。離下界甚遠矣。王報境未觀。下化人移  
 界六根。不能受上界光音。所以悍而求還也。化人移  
 之。王皆頓虛。馬全脫。既寤。絕後再遊。所坐猶嚮  
 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啖。  
 人物宛然。王問所從來。相續心斷。左右曰。王默存耳。  
 本未嘗動。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七識已改。而復更  
 何有去來。穆王心猶未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  
 問化人。已更求進步。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

冲虛經發隱

三

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  
 他人曉以動靜不二。淨穢一如之理。蓋曩者以天界  
 勝境示王。為破人界之貪。恐王著天界之貪。復以  
 同一幻境破之。王問恆疑。整亡變化之極。徐疾之問。  
 令王離分別心。王問恆疑。整亡變化之極。徐疾之問。  
 可盡。模哉。化人責王疑情不斷。亡失。王大悅。言下大  
 不生。八識頓開。三關直透。不負化人一番提撕也。  
 下文述穆王駕八駿馬。登崑崙山。謁西王母等事。  
 無關道要。故節去。○穆王悟道無文可證。何以判  
 為三關直透。答曰。化人之來。多方接引。即其證也。  
 蓋化人他心道眼。非見穆王根熟。決不作此無益  
 之事。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有此師。有此弟。  
 時人下世。弟子不能待。即師亦不能待。老成子請其  
 無堅忍耐久之心。何能學出世之道。老成子請其  
 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掛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  
 言曰。如此。慎重秘密。其道力降。五祖。昔老聃之得西  
 也。願而告子曰。非曰。願說。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  
 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  
 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  
 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一。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

冲虛經發隱

三

幻也。奚須學哉。學幻真訣。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  
 言深思三月。尹文之言。由深而淺。只有兩層。一曰生  
 作三層。由淺而深。先明幻化之理。次達生死之元。後  
 超生死之外。若不能超生死。必不能即生。死而死。起幻  
 化。所以三月深思。即遂能存亡自在。懽校四時。冬起  
 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  
 焉。雖云不著其術。而術已具於尹文之  
 言矣。世無傳之者。因其未能深思也。  
 菩薩幻智法門。即是自性本具之神境。通斷惑證  
 真。遂得現前受用。非如外道幻術。有法可傳也。  
 尹氏治產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怨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畫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

冲虛經發隱

三五

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以夢覺二境喻今世後世苦樂循環也佛法未入中夏列子不能倡輪回報應之說以啟世人疑謗故假夢覺影而言之欲人自會其意而減損貪求之勞也先述役夫晝苦而夜樂客也後述尹氏晝勤而夜苦主也二者相形尹氏不如役夫遠甚蓋尹氏治產之勤未嘗受樂而夜夢之苦過於役夫世之以財產自豪者亦可以悟矣

夢分人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柳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冲虛經發隱

也速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竊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以蕉覆鹿為順塗而詠其事傍人自問者用其言而取之第二重夢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道真夢者矣第三重夢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疑夫夢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彼夢我夢爭訟為第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

冲虛經發隱

三六

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

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分鹿為第以問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鄭君疑為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國相莫辨為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為第十重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古聖既沒無覺夢者舉世同夢為之奈何

此章夢有十重人有六位顛倒昏迷莫可究詰夢乎夢乎何日始覺列子憫世之心切矣

華子病忘

三十四七三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閤室毒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謂巫而禱之弗禁謂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適大怒黜妻罰子

沖虛經發隱

三五

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問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人有三性曰善曰惡曰無記凡夫日用中非善即惡非善惡即無記唯無想外道恆住無記自以為樂華子病忘亦是無記性也室人延儒生治之而瘳儒生之術無非引起善惡二性以抵制無記而

後華子思慮並起不若嚮之安樂無事矣操戈逐儒生固其宜也子貢告於孔子孔子令顏回記之記華子之忘未嘗合道若與道合雖十儒生亦不能轉其心志令起世俗之念入於塵網也

遂子病迷

秦人遂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笑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沖虛經發隱

三五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耶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此章以一人之迷例舉世之迷其言出於老聃并將已之言與魯之君子統以一迷字概之其故何也良以三界六道眾生無一而非迷也福業勝者

迷稍淺罪業重者迷愈深欲醒此迷除非黃面瞿  
曇○虛註以上章之忘此章之迷皆謂合道因文  
中有向使天下之入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  
之言盧氏執為證據殊不知老聃此言是反比例  
耳意顯二者俱迷不得言此醒而彼迷也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將以啟子貢之疑也子貢不敢  
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  
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

冲虛經發隱

主

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  
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  
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  
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戮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道來  
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  
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  
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先將要樂二  
途詳敘一番

冲虛經發隱

以啟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  
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聖人超世之奇除所  
回以外無人能會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巨門絃歌誦書終身  
不輟子貢疑情頓發窮參力究以求了  
得顏回一點則受用不盡矣

列子書凡八篇仲尼篇居第四述仲尼之事有四

章此第一章也樂之與憂兩相對待不入神化之

域仲尼故為此言以啟無樂無知之妙境而後聖

冲虛經發隱

主

人之心和盤托出矣顏子言下大徹不覺五體投  
地子貢雖費苦功亦非他人所能及也觀列莊二  
書推尊孔子處豈可以異端目之

陳大夫聘魯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  
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問  
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  
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  
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  
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既廢心矣。用形者誰當知自性。神用不涉思惟也。陳大夫稱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即是六根互用。及亢倉子見魯侯。一語抹

冲虛經發微

无

過直云。視聽不用耳目。復申之曰。我體合於心者。融四大入識大也。心合於氣者。融識大入風大也。風之為用。掃除雲霧。顯現真空者也。又風者動性也。由動中見不動。則證常住真心矣。氣合於神者。風力無依。即如來藏妙真如性也。神合於無者。妙覺圓明。入寂滅海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既在八荒之外。又云來干我者。非從極遠來。至極近也。乃物之小者。音之微者。動於遠方。我已知之。即名干我。可見法身大我。無處不徧。清淨六根。

隨機顯現也。近在眉睫之內。凡體只覺其礙。不能明了。唯證道者方能知之。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者。返觀幻身。若存若亡。何嘗為形體所拘耶。其自知而已矣。一語義味無窮。圭峯稱荷澤得六祖之正傳。因其見此真知也。魯侯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蓋亢倉子徹底吐露。不必專上加霜。仲尼以無言印之上。聖高真同一心法也。此章專就用處顯道。令人即用知體。體用無二也。

西方聖人

冲虛經發微

三十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其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指釋迦如來而言也。若專論德之君。自三王溯



而上之以至五帝三皇皆不得稱爲至聖獨西方  
之人可以稱之豈非佛之德智超過三皇五帝乎  
既欲稱爲至聖而復作疑似之言以孔子未曾親  
見故也且釋迦之德非言語所能形容聖與非聖  
舉不足以稱之商太宰何人而能信解此言乎

列子見南郭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  
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  
無不聞子列子慈心濟世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  
相謁請南郭子抗志絕俗相遇於道自若不相見者人

沖虛經發隱

三

俱到亡言絕慮境界所以相遇門之徒役以爲子列  
之時心跡落落無可交接也  
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  
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亦心虛耳無  
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傷應事南郭七德而極處與空如來藏相應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  
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欺魄無形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  
羣形神俱喪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  
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言機一發觀不可當  
唐時釋宗尊南郭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

沖虛經發隱

子曰此言得意者無言此言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  
無知此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此言無所  
不知此言無所亦無所此言無所亦無所  
斯而已此言汝奚妄駭哉

此章顯有道之士非凡情所測也二子連牆而居  
不相交接外人焉得而不疑及列子率門徒以往  
又見南郭子言貌異常自非列子七番詳陳闡明  
言知之理世人那得釋其疑耶

沖虛經發隱

三

列子好游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  
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  
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  
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  
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  
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  
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三一四七七





堯治天下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順戴已歟不順戴已歟願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問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描寫治道之極致後世賢聖之君所不能及也君不自知則君亡情矣左右不知則左右亡情

神虛靈

美

矣外朝在野皆不知則均亡情矣堯無可問祇得游於康衢忽聞童謠之辭恰似以空印空舉國臣民同入於太和之境矣堯欲不禪其可得乎舜欲不受其可得乎闕此章而不坦然忘我游心於堯舜之世者則其人可知矣

關尹論道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即心不可得形物其著顯顯法法全彰即是如實空其動若水性本無動見物即見心無物不現與此同意其應若響響隨物而動其靜若鏡空明之體難現其應若響響隨物而動故其道若物者也若字猶佛經之如字如事如物

神虛靈發顯

自達道者其根源道不違物種瓜得瓜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

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凡夫耳目心力為物所動形智之或動勿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道無用之淵滿

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非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道未得受唯默而得之

而性成之者得之本性現成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無知者真

則前自然亡情不能者其能也真能現前自然無二轉字由本原性地發現如花之開也傳能情無

其妄情妄為自然永斷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中明情與無情之明消解斷絕真而成道

安樂所以無為無為而不同在道之無為以性地之無為能起神應所以與也

列子引關尹語甚多以此章為最精世所傳關尹子九篇者偽作也得此章而讀之關尹子之面目見矣

○湯問第五

湯問夏革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精始無極已始或為終終

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湯疑萬物有始革以無始答之湯會其意而知物無先後革即申明終始循環之妙復恐湯問物外事先預以不知杜其推求之心蓋思慮所不及處即是物之外事之先也湯又疑虛空有盡革答不

沖虛經

卷七

知是截斷情識之利刃也湯不能領而固問之革以有無二門詳答所言無者十方虛空也有者天地萬物也虛空無極天地有盡人所共知而說不知者何也蓋有從無生無從有顯有無互攝總非意言分別所能措定也故下文層層披剝以明無極無盡之義與內典所云虛空無邊世界無邊眾生無邊同意

焦螟

江浦之問生塵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盡拭皆揚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嚴密障曠方夜聽耳悅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形磨除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佛制羅漢飲水只用肉眼觀不得用天眼觀若以天眼觀之欲求無蟲之水不可得矣黃帝容成得齋三月心形磨除者修通之方法也釋云一一微塵皆有廣大法界佛與菩薩樂善說法世人多不能信若以焦螟之說證之復何疑哉

沖虛經

卷七

愚公移山

大形人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其中北山愚公者不度德不量年且九十面山而居知二山為礙愁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二山且於懷中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忽也其愚不可及也雜然相許去寒就溫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愚公之心陰而曲道心人心兩相違背是雜日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於不可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三三三生萬物今有三

人漸也。石墾壤其奔運於渤海之尾。人京城氏之婦。妻有遺男。始能跳往。助。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河曲經覽

五

神問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者真誠也。真用帝感其誠。命夸娥氏。夸大也。娥能飛者也。即二子。一名夸摩陀止也。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以乘止觀之力。除人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道。此章策勵世人。精勤修道。不存退志也。人我二見。為害甚巨。令修行者不得自由。故須除之。然以思。惟心除之甚難。必由真智為主。以止觀力而移去。之中間許多周折。形容初步艱難。至止觀雙行而。一道齊平矣。○愚公智叟判然兩途。學愚公者能。

獲人益學智叟者終身無成。世俗之人鮮不以此言為迂也。夸父追日。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其膏肉所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此章人皆不識其意之所指。合上章而觀之。則曉然矣。愚公身老力衰。以子孫無盡之傳。不限時代。而建業移山。竟得成功。夸父恃其身強力大。欲以崇朝之功。追及日影。遂致渴死。世之學道者。當以是為鑑。起恆常心。經久不懈。綿密用功。必能達意。若以急躁心求其速成。雖有大乘根器。亦不免於中途而廢也。何則？剋期太促。用力太猛。或遭邪魔。或觀疾病。以至退失初心。與渴死何以異哉。○愚公所移之山。人我障也。移其可移者也。夸父所追日影。虛幻相也。追其不可追者也。發趣異途。成壞立判矣。

兩兒辨日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

沖虛經發隱

三一四八一

中時近也一見日月初出大如車蓋及月中則如盤  
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鼠目初出治治  
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此章與二僧論風旛相似所謂大小遠近寒涼皆  
是大識妄緣都無實義若離偏計性此等情見穢  
毫不起孔子見兩兒迷執太堅不能曉以太道故  
且置之而任其誦笑也○今依无妄格致家之理  
亦甚易解地為圓體半徑一萬二千里日初出時  
遠半徑日中時近半徑晨光橫射而來故涼午景

冲虛經

早

直射而下故熱又依視學凡見遠物率視大於仰  
視如將紙鷲之機撒盡執於遠處則見其大放至  
空中則見其小此實證也日初出時蒙氣厚故顯  
大日漸高蒙氣漸薄故漸小此皆俗語無關大道  
略述梗概以破兩兒之愚迷而已

扁鵲換心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願而氣魄故足於謀而寡於既齊嬰志弱而氣強故  
少於慮而傷於惠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  
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  
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齊嬰亦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  
齊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  
所由訟乃已晉陸人裕利生須學五明  
文於扁鵲時皆醫方明者也

冲虛經

早

不必剖胸換心專易二人之神識定矣嘗有道家  
者流自嫌衰老欲換少壯之身與人同寢即交易  
而去又晉時有梵僧無識者人求其講涅槃經  
識以不善華言祈禱觀音夜夢觀音易其頭遂通  
華言而頭之形容如故乃觀音之神力也悟真篇  
內有投胎奪舍并移居之句投胎者住胎十月方  
生也奪舍者胎中嬰孩本有識神於出胎時被有  
力者撞而奪之也世人臨產見有偷竊或顯者來  
即此類也移居者必煉氣功深乘人之熟睡而換  
之文中剖換之術不必判其真假但以扁鵲之神  
技必有法互易神識而令二人均其志氣也

師文鼓琴

孤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問之。棄家從師襄游。其指約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數日，文非弦之不能也，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

冲虛經發微

聖

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鄭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師文鼓琴三年而成章，固有異於常人矣。文所存者數語，非但常人不知，恐師襄亦不能知。及其有得而試之，則變換四時何其妙也。兩疑之者，則曰：文中言當春及秋當夏及冬八字，則知變換四時必依當時原有之氣候為本，方能變為異時氣候。是則欲試其技，必分四時鼓之，不能一時全試也。解之者曰：按此文意，應在一時設鼓琴正當春

冲虛經發微

時以前弦叩之則變而為秋，既變而為秋矣，即以所變之秋為本而叩之以角弦，遂變而為春。作者但取文便以春秋作一對，夏冬作一對，不暇計及夏之無本也。應以秋變而為夏，夏變而為冬，皆以所變之景物為本而轉換之，遂得一日之間，得歷四時而毫無遺憾。乃命宮而總四弦，則祥瑞齊現，妙用全彰。宜乎師襄歎賞不置也。或疑鼓琴何關乎道，當知道體無所不在，琴之妙即道之妙也。

許譚學謳

冲虛經發微

聖

許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使於郊，衛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許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楹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迺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述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弗能自禁。志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造辭。上章鼓琴此章謳歌，皆五明中之聲明也。隨舉一技至造極時，皆非思議所能及，此何故耶？因其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也。六根六塵莫不皆然。



故發為謳歌能振林木遊行雲徧虛空界顯妙用也  
以總生即滅之音聲而能繞梁三日其經於眾  
生耳根者何其深也至於哀哭長歌商令人悲喜  
轉變不能自主韓娥之聲學可謂至矣然比於佛  
之音聲猶其小焉者內典所載法界無邊佛音聲  
亦無邊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願各得解皆謂  
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豈凡情所能測耶  
列于此章述音聲之妙出過常情以見本性德用  
隨處顯露令人起欣慕之心耳

來丹報讎

神虛經發露

聖

魏黑卯之以唯嫌殺臣邴章臣邴章之子來丹之  
稱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  
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居  
黑卯之志強黑卯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  
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胛受矢銛鏑摧屈而體無痕  
槌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也來丹之友申他日子  
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  
曰願子為我謀中他日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有其人方有其器非殷帝不能用非孔周一童  
子服之御三軍之眾非在彼也奚不請焉來丹遂

適爾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  
周曰吾自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內典云殺者  
可見運之不想有其所勝也泯然無際繩物而物不  
覺二日承影將且味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北而南  
察之淡淡然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  
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日背棟方聲則見影而不  
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  
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  
無施於事凡情所測匪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

神虛經發露

聖

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  
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與齊七日而於晏陰之間授  
劍者其質在無之問此何物也豈世間劍所  
來丹若不慎密則失之矣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  
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卯不覺昏迷來丹以黑卯之死趨而退遇黑  
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人之形體本虛世人  
擊之方如其虛來丹可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出而  
以括矣何謂之是云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出而  
三招子來丹辟人也忽而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  
歎而歸來丹既悟人劍俱黑卯既醒亦有怒其妻曰  
醉而露我使我啞疾而腰急其子曰曷昔來丹之來

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章不除波  
不期道意

情與無情皆以真空法性為體證道之人物不能  
傷如別章所說至精之物亦不傷人如此章所明  
人皆以報讎不成為來丹惜我則以報讎事畢為  
來丹慶何也冤仇相報無已時也今知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則當處解脫轉熱惱為清涼豈非大快  
事哉○或疑三劍必無此物今為釋之內典所載  
切利天王與脩羅戰用種種兵四天王及護法諸  
天亦有執劍者證知此劍乃天人所授也殷帝御

冲虛經發隱

四三

世用此劍以降服鬼神驅除惡魔去其害民者又  
若臨敵交戰仗此劍以往則敵兵威服自然退卻  
殷帝既沒入於孔氏之家惜乎來丹請下劍志在  
殺讎非其用也倘來丹請上劍以往數黑卵之罪  
而以劍臨之自然低首下心悔過請宥從此黑卵  
改為良善則劍之為用大矣

○力命第六

力不勝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  
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冲虛經發隱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眾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股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  
節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  
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  
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因無  
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  
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  
豈能識之哉

冲虛經發隱

四八

力者現世所用之才智也命者過去所作之業因  
也業因為種存於八識田中強弱不齊生熟不等  
先後發現即為果報世人不知稱之謂命自古以  
來莫不皆然列子此篇勸人安命損卻許多煩惱  
也文中歷敘壽夭窮達之差池不與其人賢愚善  
惡相稱令人欲問彼蒼而莫得其解徒以一命字  
了之章末自壽自天等八箇自字隱含自種發現  
自身酬業之意非命所能制不過直推曲任而已  
不然彼造物者何能受廓然大公之名哉

北宮子安命

三一四八五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遠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極褐食則藜藿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乘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

冲虛經發隱

聖九

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與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

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極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藜藿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格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問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也哉

北宮子以世俗之見與西門子較量窮達宜乎為西門子所訕笑也幸東郭先生以天命曉之西門子既服北宮子亦釋然心安何其感化之速耶雖然此三子者皆未問道也夫問道者不為命之所囿而能造乎命者也且能斷己之命根以出沒於

冲虛經發隱

五

命所不及之處人天三界隨意寄托十方國土應願往生博施濟眾而不受福德永劫修行而不辭勞瘁菩薩有十力佛有十力皆以力勝謂之力波羅密何命之足云若規規然以聽天命為宗亦終於隨業流轉而已

○楊朱第七 此章恣情放逸非列子之書不足取也

○說符第八

持後處先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

顯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此以形影喻心法也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以喻心邪則萬法皆惡心正則萬法皆善法從心生猶之影隨形現也學道之人心有主宰則萬法唯心所轉心則處先而能持其後矣非若世人心隨物轉不能自由以致後先倒置也屈伸任物而不在我一語是轉機恐後人執成死句不能超脫耳任物云者卽是一切無心而已

九方臯相馬

神虛經發隱

至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其擦纏絛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神虛經發隱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此章可作三種喻一者求經世之才須具九方臯眼目方能得伊尹太公其人者二者接超世之機須具九方臯眼目方能得六祖臨濟其人者三者讀戒道之書須具九方臯眼目不在語言文字上計較短長心與古會而離言妙旨豁然顯露求文字相了不可得觀其言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

神虛經發隱

至

若失豈專論馬也哉其寄意遠矣唯九方臯觀之以天機始能見其神既得其神則牝牡驪黃何庸介意故伯樂以得精忘麤等四句稱之此四句義實爲三喻之祕密心法也

不死之道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愛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三一四八七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再生術哉。

此章示學道之要門也。知而未行者可以教人。而得其傳者可以成道。此理之當然者。而世人每不信之。以致當面錯過。終身無學。為治此病。分作三層。一者燕君不得其術而怒使者。納幸臣之諫而

沖虛經發隱

至

釋然無悔。可謂毫無灼見矣。二者齊子恨言者之死。而富子笑之。胡子申其正義。以解富子之誚。三者胡子引衛人之事。以實其說。衛子得父之傳而不能行。告之於人。而人行之。與其父同學道之人。苟知此意。則尋師訪友。隨處獲益。然亦須辨其邪正方。不被外道所惑也。○不死之道。出自黃帝。戰國末時。已失其傳。秦皇漢武求之而不可得。後來金丹之術。行於世間。真偽雜出。梁隱士陶宏景得其真傳。父之沙門曇鸞。鸞遇菩提留支。詳論不死之道。遂焚仙經而修淨土。以觀經為宗。即得上品

上生。瑞應彌空人所共見。六朝以來。行此法者。皆能往生淨土。得不死之道。無有終極。此法以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往生論四種為本。卷冊具在。不煩他求。若不依此法。而別求師傅。誤入邪途。深為可惜。豈知不死之道。即在目前。人人可學。祇須發起真實信心。便能超出三界。永脫輪回也。

簡子放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

沖虛經發隱

至

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簡子之誤。在厚賞獻鳩者。即以啟網捕之害也。客以正義曉之。實探源之論。為人上者。所當學。然不可以此言而遂廢放生之善舉也。蓋力之所能禁者。禁之力所不能禁者。買而放之。遠追流水長者之遺風。而與業道眾生。結未來出世因緣。豈非菩薩道中之大方便乎。

鮑子進言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

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木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田氏以世俗之見。歎天之厚於人。與西洋教意相同。鮑氏之子。突然而出。如霜鐘破曉。警醒昏迷。非菩薩應化。而何此等語言。中夏未之前聞。唯西竺婆羅門。制斷肉戒。釋迦降生。演說六道輪回之苦。一切有情。無非過去世中父母六親。尙忍食其肉。

沖虛經發隱

聖

以資一時之口腹哉。故楞伽經終之以不食肉。列子八篇將終。亦有二章。述救護生靈之道。何其與佛經遙遙相應。如出一轍耶。

沖虛經發隱

板存金陵刻經處

南華經發隱

太史公言莊周作漁父盜跖法讓以詆訾孔子之祖以明老子之術豈知漁父盜跖皆他人依托大違莊子本意觀其內篇推尊孔子處便可知矣司馬氏不於內篇窺莊子之學而據僞撰以判莊子宜其將老莊申韓合為一傳也至唐初韓之為南華經而作註解者漸多唯明之陸西星慈山清二家以佛理解釋之慈山僅釋內篇西星則解全帙今閱二書猶有發掘未盡之意因以己意釋十二章與古今著述迥不相同質之漆園當亦相親而笑嘗見宗鏡判老莊為道

南華經發隱

明禪慈山判老莊為天乘止觀及讀其書或論處世或論出世世之言或淺或深淺者不出天乘深者直達佛界以是知老列莊三子皆從種業若海逆流而出和光混俗說五乘法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佛乘能令眾生隨根獲益後之解者局於一途終不能盡三大士之蘊奧也

光緒甲辰仲秋之月石埭楊文會識於金陵刻經處

南華經發隱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鯢鵬變化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南華經發隱

二

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胡與鴛鴦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糲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  
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  
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  
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而下翔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南華經發隱

三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勳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一章書有十大一者具大因二者證大果三者  
居大處四者翔大路五者御大風六者高大年七  
者遊大道八者忘大我九者泯大功十者隱大名

南華經發隱

初釋大因北冥南閻之處也鯢魚潛藏其內喻根  
木無明也此無明體即是諸佛不動智是之謂具  
大因二釋大果鯢化爲鵬奮迅而飛脫離陰溼而  
遊清虛無障無礙是之謂證大果三釋大處南冥  
天池離明之方也善財南詢龍女南往皆以處表  
法天池者浮幢王刹諸香水海之象也是之謂居  
大處四釋大路水擊三千高翔九萬蒼蒼一色遠  
而無極雖六月乃息仍不離一眞法界也是之謂  
翔大路五釋大風風積不厚則不能負大翼乘九  
萬里之風方可圖南此風何所表耶乃表大願也

南華經發隱

四

現身九界普行六度乘此大願方證妙果是之謂  
御大風六釋大年以小年大年相形皆有限量之  
年也意在無限量之年如齊物論莫壽乎殤千而  
彭祖爲天壽天齊而大年顯矣是之謂高大年七  
釋大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者即大  
道也無待於外而遊無窮者即逍遙遊也是之謂  
遊大道八釋大我夫至人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乎身者也法身大我豈窮三際橫亘十方而無我  
相可得是之謂忘大我九釋大功藐姑神人利澤  
遐敷年豐物阜而不見其功是之謂泯大功十釋

三十四九一

大名聖如唐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之謂隱大  
名舊解謂此三人無有淺深竊窺莊生之意當以  
法報化三身配之以上略舉十大為南華別開生  
而闢道遙遊之奧旨至於文字離奇章法變幻諸  
家論之詳矣不煩贅述

子基喪我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  
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南華經卷

五

此篇摘錄開章七十餘言辨明喪耦喪我二種差  
別蓋旁人見其容貌異常有似喪耦耦者對待之  
法也心不外緣幾如槁木死灰矣而豈知南郭子  
內證無心我執已亡乎倘我執未亡定有對待法  
時時現前不能深入寶明空海平等普觀也下文  
種種不齊之物論皆從喪我一法而齊之了無餘  
蘊所謂得其一萬事畢者此之謂也

回問心齋 人問世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仲尼欲示心齋之法先以返流全一誠之然後令  
其從耳門入先破浮塵根次破分別識後顯獨界  
不礙之間性即是七大中之根大何以名之為氣  
耶蓋所謂氣者身內身外有情無情平等無二者  
也隨有聲動則根即顯所謂循業發現者是也聽  
止於耳釋浮塵根之分齊根塵交接滯而不脫所  
以須破心止於符釋分別識之分齊五根對境有

南華經卷

六

同時意識與五識俱不前不後故謂之符此識  
覆其性所以須破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名之為  
氣其實真空也自性真空物來即應故為道之本  
體見此本體安有不心齋者乎顏子即時領解而  
應之曰未問師訓妄執為我既問師訓本來無我  
可得謂之虛乎夫子印之曰心齋之法盡於是矣  
吾語若汝若能入遊其樊入則鳴不入則止言者信則  
感其名不自衛其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言者信則  
信則無門不立無毒不設一毫而寓於不得已  
之境為棲神之所感則幾矣其於人世之  
而後應不為物先則幾矣其於人世之



若能二字與則幾矣三字首尾相應○下文劈空而來縱橫排盪神化莫測非法身大士不能道其

隻字

絕迹易行無礙進無行地難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云汝如是吾亦如是故知宗門為人使易以偽流轉極則到無行地所以破難也為人行間以有翼飛者矣未動成爲天使難以偽全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間以無翼飛者也古人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是神德所攝其我即此皆無翼而飛者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間以無翼飛者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者皆說未聞乃係數美之辭非謂其無有也瞻彼闕者

南華經發隱

七

虛室生白分城無明吉祥止止求其動相了不可得也大學言知止而後有定亦同此義夫且不止此也轉語是之謂坐馳雖妄念紛馳而夫徇耳目內通返見還聞而外於心知離分鬼神將來舍三界有情而况人乎歸仁是萬物之化也法界流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應舉上古此道以啟後人信修之心

此章孔顏問答有千餘言今錄後段二百餘言爲之解釋以通其義以前皆孔子徵詰之辭至心齋以後乃正答入術之道又復詳示超世之學窮高

南華經發隱

極微爲傳心妙旨至耳口內通一語應前聽之以氣而况人乎一語作入術收束言辭如此善巧而實出於無心也

兀者王駘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且也直後而未往耳且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且者乎奚假魯國且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南華經發隱

八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王駘與仲尼分道揚鑣一顯一密行顯教者耳提而命進德修業人所共知行密教者潛移默化理得心安人所難見常季怪而問之仲尼直以聖人稱王駘而願引天下從之遊益動常季之疑矣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

痛切至死生而不能動其心毀壞至天地而不能易其性深知真常不變之義不隨萬物遷化且萬

三一四九三



物化生向出一原既窮其原何有一物而不山之  
 化生耶命者主宰義入此三昧者無作妙用非情  
 量所測豈有主宰之心如外道所稱大梵天王者  
 乎宗者萬法之本也若有可守則非宗矣愚者味  
 之智者見之知其頭頭顯露法法全彰無壞無失  
 強名為守此二句中命字守字俱要活看慎毋執  
 言失旨也仲尼如此開示常季仍不能曉故復問  
 之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依生滅門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依真如門夫若然者且不知

兩華經發隱

九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利二門不二則不為耳  
 煥然等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何得喪之有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內四大與外四大無  
 常季曰彼為己言其專已以其知得其心而得入識現  
 鼠以其心得其常心起八識現量而物何為最之哉

彼何修己無益於人

常季只悟王駘之體不悟即體之用故勞仲尼委

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流動之水而鑑於止水  
 方之唯止能止眾止就俗諦言之一家讓一國與讓就真諦言之

兩華經發隱

十

當人則從是也人之從遊者以其妙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王駘自他兩忘不住有為不住無  
 此文出於莊周之手稱王駘盛德由常季發問而  
 仲尼答之究竟王駘有無其人而常季仲尼有無  
 其言耶皆不必問也以慧眼觀之莊周者幻化入  
 也王駘常季仲尼幻中之幻者也乃至三界四生  
 六道無一而非幻也幻化之中有知幻者知幻即  
 離離幻即覺覺則非幻乎曰否也經云若有一法  
 過於涅槃我亦說為如幻如化然則如之何而可  
 也曰不起妄計而已矣太史公作項羽本記述戰



段女偶自彼問道凡有九層前二層問慧次二層  
思慧次二層修慧後三層證道是之謂九轉功成  
也此九層皆以問字貫繫到底但取文便其實後  
之三層言說不到思慮不及豈耳根所能領耶

謀報渾沌 應帝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章在內  
篇之末

儵忽六七識生滅心也渾沌八識含藏心也渾沌

南華經發隱

十三

無知為儵忽所鑿而死渾沌雖死其性不死隨儵  
忽轉而冥然儵忽生其悔過之心遂謀所以生渾  
沌者時相謂曰渾沌德我今亡渾沌矣為之奈何  
且夕推求渾沌之性而培植之久之而渾沌復甦  
幾之無知者轉而為精明之體矣於是儵忽奉為  
宗主聽其使令非但分化於南北抑且并八方上  
下而統治之渾沌改名為大圓鏡儵名妙觀察忽  
名平等性與儵忽為侶者皆名成所作四智菩提  
圓彰法界南華之能事畢矣○以無始無明稱為  
渾沌既是渾沌必有儵忽既有儵忽必至鑿竅後

之解者由惡其鑿意謂不鑿則天性完全豈知縱  
不被鑿亦是圓鈍無明不能顯出全體大用也莊  
生決不以渾沌為道妙有他文可證此章說到迷  
妄極處而止未說返流歸真之道留待後人自悟  
奈何二千年來幽關未闢故為揭而出之以餉知  
言君子○篇末之渾沌即首章之鯀魚也鯀喻大  
心凡夫在冥海中長養聖胎一變而證大果渾沌  
喻毛道眾生莫不被鑿而死莊生哀世人之沈淪  
而以此章結之其無盡大悲可想見矣

象罔得珠天地

南華經發隱

十四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赤水渾濁汗穢之至也遊乎其北舉目無可樂之  
境也崑崙巖巖危險之處也登乎其丘置身可畏  
之地也一念回光始知玄珠已失矣雖然未嘗失  
也知善於用心者也離朱明察秋毫者也喫詬辭  
辯縱橫者也皆不能得計已窮矣乃使象罔雖使  
而無所使也象罔得之得其本有也黃帝歎異一





治天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又引仲尼與湯相形湯  
 足為人師以己之盡慮為傳。盡慮者慮至極處也。  
 見其不為己之盡慮。則即曰仲尼道之傳於萬世也。  
 此非其起妙。則容成氏曰。結上古聖之言。以  
 日無歲。或時也。前日而成。除日則無歲矣。積利  
 從無時。量之可得也。除利則無日矣。利者時之極  
 種劫促無量。功為一念。過利則入現在。入過未。即  
 無時。莫不由此道也。無內無外。爰方量也。自外觀  
 內。更自小為大。而不可極。則歸於無內而曰。自內觀  
 之。以外為大。而不可極。則歸於無外而曰。自外觀  
 內。法界法界。人。一塵。何方量之。有即聖人之非天非  
 人。非始非物。莫不由此道也。

此章顯示行菩薩道之正軌也。發大乘心者以第

南華經發隱

九

一義空為本。冉相氏既得此理。人俗利生不轉而  
 轉轉而不轉。誠為無上至德。不可以常情測度也。  
 次則舉下凡妄修。以啟上聖真修。徹證真空。而不  
 捨度生之業。又舉成湯仲尼。以明君師之別。然後  
 引容成氏二語。結之二語之義。豎窮三際。橫亘十  
 方。前文環中。隨成不化。盡慮種種法門。靡無不盡  
 矣。

得意忘言 外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筌者魚筌也。蹄者兔置也。因筌而得魚。因蹄而得  
 兔。魚兔既得。筌蹄可捨。後人不達此意。竟欲捨筌  
 蹄。而求魚兔。魚兔何由可得。耶。章末二語。神韻悠  
 然。天道篇內世之所貴。一章專主離言。此章先即  
 後離。以救其弊。維摩經云。言說文字。皆解脫相。則  
 非即非離。更進一層矣。

南華經發隱

二十

自序

清代學者以文字筆韻求訓詁。深得平遠學者之意。於經部大有收穫。而出其於以治子部。所得頗少。蓋治子方法。與治經不同。經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訓詁明而義即與之俱明。子部重在學說之統序。統序不明。而訓詁轉覺支離。且子部之訓詁。除儒家以外。與經部之訓詁。其義多不相應。如儒家之遺字。與道家之遺字。截然不同。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由天出也。老子遺傳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大德也。二。兩儀也。三。天地人也。是天由道出也。儒家之道。在人生日用事物之常。人行之。大路也。道家之道。在空間之虛。時間之無。宇宙之本體也。本訓詁以治子。往往違於子之本義。清儒本鄭玄治毛詩之法。治經。不能本班固漢書藝文志之說。治子。宜乎於子部無所收穫也。余治子部。注意於各家源流與其派別。民國十二年。曾著周秦諸子學略。雖非煌煌巨冊。而十家之學。源流必明。派別必詳。略涉其樊。即知其要。或亦治子部者之所不廢。本擬備及十家各家之學說。而時不我許。只成荀子墨子商

莊子章義

自序

君學說三種。稱謂荀子之學。在於性惡。因性惡故貴學。因貴學故尊師。因尊師故大分。因大分故重禮。因重禮故尊君。據荀子全書。雖稱其本文。思惟其意義。為性惡說。貴學說。尊師說。大分說。重禮說。尊君說。六篇。合為荀子學說。墨子之學。在於非攻。而世之相攻也。其故有二。一則物力不足供所求。墨子以節用救之。其節用也。故非禮非樂。節葬短喪。一則國家之界限大明。墨子以兼愛救之。其兼愛也。故尚同法天。據墨子全書。雖稱其本文。思惟其意義。為非攻說。節用說。非禮非樂說。節葬短喪說。兼愛說。尚同說。法天說。七篇。合為墨子學說。商君之學。在於強國以富民。以法治為本。以農戰為用。其務農也。算地以定墾地。有餘而民不足。則休民以墾。然後去文尚樸。實粟米輕末技。以盡力農之利。其務戰也。置官以教練之。賞貴以鼓勵之。置刑以驅策之。然後尚武重力。算公門嚴游說。以作能戰之氣。據商君全書。雖稱其本文。思惟其意義。為法治說。農戰說。墨士保民說。實粟米輕末技說。去文尚武說。置賞置刑查殺說。六篇。合為商君學說。覽茲三種學說。雖未詳讀荀子墨子商君之書。而於荀子墨子商君之思

想即其行爲。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孟子學說。未遑整個的整理。嘗為性善說。黃氏說。辨王霸說。仁義與功利說。仁者無敵說。同樂獨樂說。制民產說。興教育說。八篇。合為孟子政治學說。老子只有零星的筆記。而管子。韓非子。鄒衍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只在周秦諸子學略中論其大概而已。余治莊子。始於民國紀元之初。天下篇云。莊周以譎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或譎而不備。不以觸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子是讀莊者。皆以為莊子一書。無論其在文字上。在義理上。只可以譎悠荒唐無端崖之辭。而以譎悠荒唐無端崖之說。所以雖熟讀郭象註。成玄疏。僅能得斷續之玄理。終不能得莊子思想之統序。然而天下篇云。其書雖瑣瑣。而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故說可觀。是莊子一書。雖以厄言為憂。以重言為真。以高言為廣。而莊子必有所以為厄言重言高言者在也。人第求之瑣瑣參差之形。而不求之無傷可觀之實。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真。而世終無由知之。竊嘗取內篇七篇。遍探其本文。思惟其意義。以其不了解莊子本文。即無由了解莊子意義。莊子一

莊子章義

自序

書其文汪洋恣肆。其可端倪。譬如黃河千里一曲。觀者但驚其浩蕩澎湃之勢。莫知其蜿蜒奔赴之形。非如溪澗之水。歷歷可指也。所以讀莊者。第取其用意之奇。行文之肆。試一問其用意之何以奇。行文之何以肆。而莫能得其用意之趣之所在。及行文起落之所由。凡此皆章義不明故也。王氏先謙雖略分章。而未言其故。讀莊者猶苦難曉。要知莊子之學說。其精華全在內篇。內篇七篇。不無由親莊子用意之旨趣。章義不明。無由見莊子行文之起落。乃將內篇七篇。分其章段。說其大意。使七篇之大意。皆由章段而明。不備文從字順。抑且理析義解。而用意之奇。行文之肆。能明其所以然之故。天下篇所謂其於本也。安大而非。深固而肆。其於宗也。可謂適而上遂矣者。皆可得之於譎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之間也。余既作莊子內篇七篇章義淺說。本之以讀莊子。覺莊子一書。其義雖瑣瑣。而無不平易。其辭雖參差。而無不整齊。蓋其瑣瑣參差者。乃其表面上之義與辭。而其平易整齊者。乃宇宙自然之極致也。余竊有莊子之註解。自道藏學要外。計四十餘種。雖有斷續之文。理發見。而求其統理



非十全書。成爲有秩序之學說者。似乎未有。而清儒註解。於訓詁外未能有所發明。余半身偶廢。閉戶閉居。嘗因易古史既既。業日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  
游。空之真。子。知莊子以空闊之虛。時間之無。宇宙觀爲人生觀也。夫空闊  
之虛。非吾道之虛。乃真實之虛。時間之無。非情恍之無。乃妙有之無。以真實之  
虛妙有之無。裨益人生觀甚遠。故一切任其自然。自然者。是大宇宙之環境。非  
小人生之環境。與極大宇宙之環境。息息相通。此莊子所以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也。既求得莊子之真。乃作道家源流及其派別一篇。以明莊子之派別。與老  
子異其源流。作莊子之自然思想與自然即道二篇。以明莊子學說之根本。作  
自然的功用一篇。而於逍遙遊篇說明之。從自然的思想。演出人我是非一致  
作人我是非一致一篇。而於齊物論篇說明之。由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演出  
對於死生的觀念。作死生觀念一篇。而於養生主篇說明之。由死生齊一的觀  
念。演出入世的方法。作入世方法一篇。而於人間篇說明之。由以出世的方法  
爲入世。必須要有精神的休養。作精神的休養一篇。而於德充符篇說明之。俾

### 莊子章義

自序

充滿於內。與形體合符。便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作理想中人格一篇。而於大  
宗師篇說明之。由理想中的人格。產出理想中無爲而治的政治。作無爲而治  
一篇。而於應帝王篇說明之。其他諸子。其學說。皆雜於全書之中。必整理後而  
始得其秩序。而莊子學說。即於此內篇七篇。次第聯貫而下。此余所謂其義平  
易。其辭整齊者也。亦即天下篇所謂其書雖瓊瑤而連玆無傷。其辭雖參差而  
成說可觀者也。余治莊子。既得其學說之統序。又將內篇章義。修改一遍。更及  
於外篇雜篇。乃以莊子學說之統序。爲總說以冠其首。而以內篇外篇雜篇三  
十三篇之章義。合爲莊子章義。或亦可爲治莊子者之一助云爾。民國三十二  
年三月安吳胡樸安自序

題詞

赤性不諧俗。久與冠蓋疏。苦無買山錢。城市小結廬。一室半分半列。書  
結文盡黃土。門無貴人車。晨夕飽粗糲。佐以盤中蔬。業甚多妙理。坐臥與之俱  
窮。居乎人事。息影即良圖。悟得齊同理。終朝常澹如。其一。總起。一。野人盈城  
野山川有首。仁義不救世。子戈自年年。漆園獨超脫。著書在名山。莫謂言荒  
唐。荒唐言則甚。其二。南華全經。一。至小非螻蟻。至大非山丘。萬物任自然。唯  
放蕩與。白日自西走。黃河自東流。斗室藏天地。神與太虛游。其三。逍遙遊  
一。道理無是非。大道無陰陽。遠者涌爲一。俗士妄短長。塊然一坵土。中夜有奇  
光。夜夜夢魂。栩栩蝴蝶黃。其四。齊物論。一。上善不過百。人生亦可憐。下士  
未聞。海上求仙山。長生詎在藥。生理不可言。君子貴謙。雖天亦盡年。其  
五。養生主。一。猛虎能食人。爪牙不傷木。耳目廢視聽。虛懷常若谷。至潔每易汙。  
聖人不數浴。明鏡燭妍媸。以其不自燭。其六。人間世。一。良馬不在力。善木不  
在茂。代標自千里。孤幹自成林。所以魯兀者。舉國欽德音。百骸皆可廢。耿耿餘

### 莊子章義

題詞

寸心。其七。德充符。一。大地積塊耳。塊散不久常。偶然一著物。變化已無常。道  
人終年寂。風露以爲糧。風靜露華空。澹澹天中央。其八。大宗師。一。愚者常惡  
影。每與影競走。倏忽擊潭池。潭池呼負負。矯首望太虛。東落具衆有。南面治無  
爲。重華名垂後。其九。應帝王。一。大道不離宗。百川皆匯海。末世徒紛紛。祖述  
各有在。莊語難覓民。說說終不悔。連卦理無窮。稠適若可待。其十。天下。一。世  
儒不識莊。紛紛多異旨。與老同一源。謂莊學不死。玄妙本無迹。眇視破能履。上  
與造物遊。小智奚足恃。其十一。莊者。一。迂拙常滯物。愧我非連土。原心思  
衆慮。紛擾不能止。况投塵網中。清激亦偶爾。采藍不盈擔。未足贈之子。其十  
二。讀莊後。一。造物無盡藏。古今有真才。如何降水浸。不聞神禹來。伎倆多自逸。  
直諫每見猜。鼓腹且讀書。於我何有哉。其十三。總結。

右讀莊十三首。用陶淵明讀山海經韻。是民國七年時所作。今莊子章  
義全書告成。輒編一過。而莊子大義。若可得於文字之外。爲錄於卷首云。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安吳胡樸安記





有者人為也。虛無者自然也。人生活於自然之中。皆受自然之支配。人之生活。雖亦有由於人為之努力。但人力所能及於一部分。不能普及於大部分。近世科學極其發達。亦只於可能範圍之中。以人力勝天。而廣大無垠之世界。終不能不隨自然界之力以運行。如飲食必需於雨。此其類也。道家自然之思想。由於生活之習慣。不過老子利用自然。以與為尊。以後為先。以讓為爭。以賤為貴。以柔為剛。以拙為巧。以納為辨。總之以無為為有。莊子一任自然。混與兼。後先讓爭。賤貴柔剛。拙巧納辨。而一之。始於無為。終於無為。此道家自然思想之緣起。由於生活之習慣。因有歷史之記載。豐富於過去之觀念耳。

自然即道

莊子的自然思想。從何處表見。在莊子書中。少見自然二字。大約自然二字。是一個道字。這個道字。儒家解釋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與人生事物之一切。莊子之道。不在實而在虛。不在有而在無。虛屬於空間。無屬於時間。虛無二字。是莊子的宇宙觀。即是莊子的思想根本。普通人以眼所見是實的身。

莊子章義

總說

三

二

所歷是有的。此是受環境的束縛。不能放開眼光。超出於環境之外。儒家亦只能就此環境中。尋出一個條理。以範圍一般人。試舉首空間。許多星球。各自運行。不相接觸。而又有眼力所看不到的無窮星雲。可見莫大的空間。虛處比實處多。我的身。不過是人類中一個小己。人類不過地球中一個動物。地球不過太陽系中一個行星。太陽不過無數恆星中一個恆星。一個很小的我。與莫大的空間相比較。在物質等於無有。故人生亦虛也。試前後求索。從有史時代。推到無史時代以前。再推到未有人類以前。再推到未有物類以前。再推到未有地球以前。再推到未有太陽以前。時間的長久。不可思議。本此種思想。而向下推。從現在推到人類物類地球消滅以後。時間的長久。亦不可思議。人壽不過百年。以百年的時間。與不可思議的時間相比較。在數學上等於零。故人生亦無也。人生活於空間。其實皆是時間的存在。一切動作與追求。皆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既無。即無有生活的存在。更無有名義的意義。齊物論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莊子章義

也者。有未始有始有始也者。此種上推無極之思想。自然以轉瞬即逝之時間。為無窮的論。又云。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執。為有無也。此言時間之不可思議也。從未始有無。到未始有無。從未始有無。到有無。有為暫時之自然。為永久之無。莊子此種時間無之觀念。吾人有時在最短時間中。也可發見。如乘電車的時候。坐位儘可讓給他人。因時間很短。乘火車住持房。便不肯輕易讓與人。因時間較長。至於自己的房。絕無讓人的道理。以時間的長。不備及於身。且及於子孫。照莊子的時間思想。乘電車的時間固然是短。乘火車住持房時間亦是短。即住自己房屋的時間。又何嘗是長。時間既無。空間當然不能認為實。莊子建築了虛無的思想。以宇宙觀為人生觀。演成齊同的觀念。一切任其自然。此之所謂道也。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此空間虛的觀念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此時間無的觀念也。

自然的成功

關於莊子所講的自然之理。可用第一篇逍遙遊說明。自然字。全根據虛無論。

莊子章義

總說

四

二

物體大小。年壽長短。在虛無論中。都是一樣。所以應該一任其自然。朝菌不知朝晦。蟪蛄不知春秋。基於虛無觀念。其時間不為短。上古有大椿者。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基於虛無觀念。其時間亦不為長。一切任其自然。便能逍遙。否則必發生痛苦。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基於虛無觀念。其空間並不小。大鵬在斥鴳。一各任其自然。別無希望。隨時隨地。都是快樂。所以一切反自然的名利。一不以其心。與儒家所講的。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極其相近。不過儒家是居夷以俟命。雖則素位而行。不念乎外。實則未曾忘記自己所處之地位。莊子則委心任運。早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忘之一任其自然。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此種自然的理想。雖與現在奮鬥時代潮流相反。平心而論。自然的勢力。比人力的勢力為大。譬如冬天的火爐。夏天的風扇。雖能抵抗一部分之冷熱。而到了廣大無限的空間。即失其效力。反不如一任自然者。尚不感覺有



一切任其自然，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身體上苦樂勞佚，一切小皆精神上永遠是快樂的。

(三) 忘人忘我。既不脫離現世，又不與現世相抵觸。其總要在一個忘字。先能忘我，然後可以忘人。既能忘人，雖在現世之中，如入無人之世，故可以不與現世相抵觸。我既忘人，自然亦能忘我。追舉世之人，皆已忘我。我雖處現世之中，現世之中，並無有我。故能不與現世相抵觸。人間世云，同之未使，實自同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同也。忘我也。又云，乘物以遊心，託於不得已以養中。忘我也。又云，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時，亦與之為無町。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忘人也。忘字是莊子入世的方法，如何能做到忘字，要有精神的修養。

### 精神的修養

關於精神的修養，可用第五篇德充符說明。此篇大意，德充滿於內，與形體符合。形體是假的，傳是真的。莊子之所謂德，即充滿於宇宙之道，得之於我，謂之

## 莊子章義

總說

七

德充符

德也。道充滿於宇宙，是宇宙之本體。道充滿於己身，是己身之精神。精神能改變形體。縱形體極其卑陋，或有殘缺，但能精神極其充滿，即隨殘缺的形體，自然使人忘其鄙陋殘缺。但覺精神充滿於中，而溢於外，所以申屠嘉學於伯昏無人，伯昏無人不知其兀，哀駘它與魯哀公遊，不至於數月，而有疾，乎其為人，衛靈公說聞跂支離无脰，齊桓公說痲榮大駟，皆遺其形體，而取其精神。並非不見其形體之醜惡，因其精神之充滿，而醜惡之形體，隱伏於精神充滿之而不見。所以修養之功，不在形體，而在精神。如遺棄精神，專在形體上修養，結果如狝子之死母，皆棄之而走。如遺棄形體，專在精神上修養，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探日登假，人則是從，蓋養於其外，而內必有虧。養於其內，而與外合一，養之至，精神充滿於內，外之形體，與之俱化，便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

### 理想中的人格

關於莊子理想中的人格，可用第六篇大宗師說明。大宗師之人格，謂之真人。

其人格有三。

(一) 有澈底的真知。普通的人，皆囿於環境之中，所謂國家社會民族世界君主民主一類的觀念，皆是有時聞空聞性，各個人的觀點性，沒有固定的。既非固定，便非真知。悉是一種假說的謂之假人，不是真人。真人有真知，絕對固定，永久不變。看到宇宙本來面目，不受一切觀點判斷。

(二) 與天地同道。天地是虛無，人也是虛無，出於虛，入於虛，生於無，滅於無，便是天地與我為一的境界。

(三) 無入而不自得。既與天地為一，便無入而不自得，不受一切物質的傷害，不受一切環境的刺激，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有了這樣境界的人，便是真人。真人即是吾人的大宗師，即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由理想中人格，產出理想中無為而治。

### 無為而治

關於無為而治的理想，可用第七篇應帝王說明。帝王是一國之王，須與人民

## 莊子章義

總說

八

應帝王

相應。與孔子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不過孔子所謂之德，與莊子所謂之德不同。孔子所謂之德，是以儒家實有之環境，有得於心之謂。莊子之所謂德，是以道家虛無之本體，有得於心之謂。本體既虛無，一切當然虛無，人人認識此虛無，自然可以無為而治。

### 結論

從上而觀，在莊子內篇七篇中，演繹出莊子思想的統系。內篇大概無有真偽的問題。外篇雜篇，未能皆是真的，所以只以內篇為根據。至於莊子修養的歷程，可分如下。

外天下 外物 外生 朝徹 見獨 無古今 不生不死

莊子之目的，在於不生不死，但是不生不死之觀念，不是一朝可以得到的。要

滅之說不同。佛家不生不滅。斥其求實體。莊子不生不死。非一種觀念。知了因。然是不生不死。即不知亦界不生不死。不過不知的人。要做出許多生死的迷。此便是莊子的宇宙觀。人生觀。一貫的結論。

莊子章義

總說

九

卷二

莊子章義內篇

涇轉胡懷安著

逍遙游第一

莊子之學。以虛無為體。以靜寂為用。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教。逍遙遊者。遊於虛無之鄉。寂靜一任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天之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虛之謂也。朝菌不知朔晦。蟪蛄不知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無之謂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其神凝。使物不疵蕩。而年穀熟。寂之謂也。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廢臥其下。靜之謂也。鵬鳥之大。蜩與學鳩之小。無大無小。各不相知。皆有悠然自得之樂。自然之極致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鵬之遊也。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蜩與學鳩之遊也。各因其自然。皆有以自適。無為之極致也。莊子全書。皆是虛無。寂靜。自然。無為之遊演。此篇為第一篇。統括全書之意。逍遙物外。任心而遊。而虛無。寂靜。自然。無為之旨。隨在可見。能瞭解此意。莊子全

莊子章義

內篇

卷二

齊即可瞭解。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北冥有魚。至湯之間棘也是已。為第一章。言物之逍遙也。以物自觀。物各有其逍遙。以人觀物。物固逍遙。而非其至。鵬鳥之大。其徙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可謂逍遙矣。然必待野馬塵埃。之以息相吹。非真逍遙也。蜩與學鳩。決起而飛。奚必九萬里。一無所待。控地自樂。可謂逍遙矣。然以小白矜。而笑鵬鳥。非真逍遙也。惟鵬鳥。只知九里之風雨。不知野馬塵埃之時。不羨蜩與學鳩。蜩與學鳩。只知榆枋之控於地。不知遠而無所至極之大。不羨鵬鳥。各不相知。各自逍遙。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若相知。必以己之不足。羨人之有餘。而不逍遙矣。此以無知為逍遙。而非其至也。

第二章 自窮髮之北。至此小大之辨也。為第二章。再將二事重敘一遍。而以小大之辨。一語總結上章也。鵬鳥之飛九萬里。大有大之逍遙。斥鴳之飛數仞。小有小之逍遙。各不相知。各不相羨。鵬鳥雖不鄙斥鴳。然斷不知斥鴳之逍遙。斥鴳雖笑鵬鳥。亦斷不知鵬鳥之逍遙。惟鵬鳥自樂其逍遙。不羨斥鴳。而亦不

郭斤斲斤，斲其為小，斲其為大，而和而離。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第三章 自故夫知效一官，自聖人無名，自第三言人之逍遙也。物有大小，人亦有大小，物之大小在形人之小，小自知，物不相知，故不相知。人相知，故相知。其相知，亦非人之所以相知者，以此自知也。設有知而不知，自知而已，自無不。是有人不見有餘，即不加送，無在物不逍遙也。知効一官，行此一物，德合一君，而徵一國，（郭應濬謂能）則非逍遙也。而自以為逍遙也。宋榮子進已，而世譽之不加勸，聖世非之不加沮，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竟，而猶自未樹，亦非其主。雖非真逍遙，而亦自以為逍遙也。列子更進，安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近於逍遙，非真逍遙也。亦自以為逍遙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辯即變字）游於無窮，毫無所待，此真逍遙也。忘物我，忘功名，任其自然，無入而不自得，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逍遙之極致也。  
第四章 自堯讓天下於許由，至許由不越樽俎而代之，為第四章。言聖人無名也。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夏子名，不自以為名也。燭火之光，不及日月，日

### 莊子章義 內篇

月出而燭火，子息早無光也。實而為光之名也。浸漬之澤，不及時雨。時雨降而猶浸漬，是無澤之實而為澤之名也。凡身之累，名累之也。無實之名，其累更甚。無名則累自去。此戶視所以不能代府人治庖也。  
第五章 自肩吾問於連叔曰：至執肯以物為事，為第五章。言神人無功也。神人無功，非無功也。為一世無事，而不自以為功也。乘雲氣，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淡然無為，行自在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任其自然，其功普庶也。肩吾狂而不信，不自以為功，而人不知也。有旁礴萬物之德，而不肯斲飾焉。以天下為事，然若此，將猶陶鑄錘鍊，有功而不見其功。此所以無功也。凡身之禍，功禍之也。無功則禍自消。此所以物莫之傷也。  
第六章 自宋人賣章甫而滴請越，至管然喪其天下，為第六章。言至人無己也。至人無己，非無己也。管然喪其天下，不自有己也。宋冠裳之國，越斷髮文身之國。宋人賣章甫，南適越，知有己不知有人。執己之見，是以至越無所用之也。凡身之害，己害之也。無己則害自除。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而不執己見，無

莊子章義

己。能無人所以管然喪其天下。無己者，人不得而害之。無功者，世不得而禍之。無名者，實了得而累之。游優於天地之間，俯仰於宇宙之內，真逍遙也。  
第七章 自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贍我大瓠之種，至則夫子何有蓬之心也。夫為第七言，言不滯於物，大小皆可用也。五石之瓠，不能盛水，則為瓠，則為器，無所容，不可用也。然應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是不可小用而可大用也。不滯於物，因形施用，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可以泝泝，而獲金土用之，可以水戰裂地而封疆，所用而用之。此逍遙之旨也。  
第八章 自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手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為第八章。言無用者，正所以為大用也。大木樗，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是無用之木也。夫山木自寇，有用故也。散木能壽，無用故也。有用之用，其用有盡，無用之用，其用無窮。卑身而伏，以候教者，可謂能自用其智矣。而卒不免罔罟之死者，智與物相標也。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可謂不能自用其身矣。而卒不夭斤斧之害者，身與世相忘也。智與物標，無在非荆棘之集，身與世忘，到處皆

### 莊子章義 內篇

遺遺之遊，無用之用，惟在於忘。忘己以至忘人，忘人以至忘世，自忘世以至忘我，追舉世忘我，用我者希，則我之用全矣。此遺遺之極致也。  
齊物論第二  
齊物論者，忘彼我，泯是非，而齊之者也。彼我屬於物，是非屬於論。未齊物者，有彼我之見。未齊論者，有是非之見。各以己為是，各以人為非，有物之不齊，致論之不齊。有論之不齊，愈致物之不齊。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萬。以至於無窮極。萬物萬論不齊，而天下歸於然矣。齊物論，是莊子平一之思想。以虛無之宇宙觀，為虛無之人生觀。彼大而無涯也。自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論名篇。齊和一旨，貽誤千古。後之讀莊者，皆以為齊物，而不為齊論。遂多模糊影響之談。不能確指其意旨之所在。編嘗究其章義，知物論平列之說，確不可易。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為第一章。物論並舉也。唯焉似喪其耦。齊物論之形也。吾喪我，齊物論之心也。形如槁木，心如死

三一五〇七





則論自適夫知即是不知。不知即是知。以一切之物。未有正知。民淫則則  
矣。鰥魚則否。民才則則物。狻猴則否。以至各以適口者為正味。而未知果  
是正味。各以悅口者為正色。而未知果孰是正色。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讓論紛  
紜。然則觀所以至人默然無言。一任是非。非非者之自生自滅。大澤焚而不  
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不能驚。游心於虛無之境。死生之大  
不動其心。况區區利害之端。官論之是非乎。此忘言者能齊論之證也。

第八章 自覆饋子問乎長梧子曰。至振於無竟。故高諸無竟。為第八章。前為  
齊物之法。後為齊論之法也。齊物者。不執利。不違害。不謀求。不謀道。游乎塵垢  
之外。參透死生之理。生不足說。死不足悲。人生一大夢。夢固是夢。覺亦是夢。愚  
者終身在夢之中。必遇大聖而知其解。能解人生苦夢。而物自齊矣。此齊物之  
法也。兩人相辯。或是或非。或俱是。或俱非。無從取正。同乎若者。不能正。同無我  
者。亦不能正。異乎我與若者。不能正。同乎我與若者。亦不能正。不齊之論。無從  
取正也。惟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也是不足。然不然。皆無辨。忘年忘義。任其

### 莊子章義

內篇

六

齊論養生之道

自然。此齊論之法也。  
第九章 自罔爾問景曰。至此之謂物化。為第九章。齊物論之極致也。景隨形  
而坐起。若有待而實無所待。故曰。罔爾所以然。罔爾所以不然。忘景忘形也。莊  
周夢為胡蝶。夢之時。不知為周也。覺之時。不知其為蝶也。不知莊周之夢為胡  
蝶。抑胡蝶之夢為莊周。忘物忘我也。形景物我俱忘。不知有齊。為知物論。與物  
俱化。物與我無分而有分。有分而無分。齊之至也。

#### 養生主第三

養生主者。不滯物。不擾天。任自然以養生也。莊子之學。與老子異者。在於生死  
一事。老子求長生。莊子忘死。生也。子以谷神不死。為養生。莊子以任自然。為養  
生。養生之道。入於物。不滯。順乎天。而不擾。不傷生。不憂死。視死生為一致。真  
養生之主也。後世呼吸吐納。以及服食之類。決非莊子養生之道。全篇分五章  
如右。第一章總論。以下四章。設五喻以明之。

第一章 自吾生也有涯。可以盡年。為第一章。總論養生之道。任自然也。生

### 莊子章義

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為善為惡。皆無所容心。故嘗為經。不  
若兩邊。善惡渾忘。各刑兩邊。自然可以保身。全生。養親。但保身。全生。養親。雖是  
養生之道。而非養生之極致。養生之極致。在於可以盡年。一語。盡年者。不傷生。  
不求生。不畏死。不祈死也。盡年二字。是一篇之主義。亦是莊子一生之大受用。  
感不及年而死者。固不得謂之盡年。過於年而不死者。亦不得謂之盡年。可見  
推傷身體者。非養生之道。而鍛鍊身體者。亦非養生之道也。

第二章 自庖丁為文惠君解牛。王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為第二章。言入  
於物而不滯也。人生於世。萬物紛紜。皆與我相刃相靡。養生者。以無厚入有間。  
不滯於物。快使乎游刃有餘。則萬物之能。求傷吾生者。皆不足以傷吾生。不滯  
於物。最好不入於物。善刀而藏。蕭然竹外。故善養生者。遠離於物也。而以庖丁  
解牛喻之。以神遇。不以目遇。依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解數千牛。而刀  
刃若新發於硯。而又善刀而藏。喻養生處世。當如是也。

### 莊子章義

內篇

七

養生主第三

不擾也。人之生。以人視之。以全於人而生。以道視之。以全於天而生也。不善養  
生。養於外。善養生。養於內。全於天。不全於人。善養生者也。右師之介是也。全於  
人。不全於天。不善養生者也。澤雉之畜。樂中是也。故養生者。宜保其真也。

第四章 自老聃死。秦失弔之。至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為第四章。言養生者。不  
傷生。不畏死也。始也。以為人。故求弔。今也。以為非人。故三號而出。適來為時。不  
傷生也。適去為順。不弔死也。或哭者。不知盡年之理。為過天倍情。拘於死生也。  
哀樂不能入者。了達盡年之理。為帝之縣解。忘乎生死也。故養生者。當還死生  
於度外也。

第五章 自指窮於為薪。至不知其盡也。為第五章。言死生一致之理也。薪盡  
火傳。形死神在。後之薪。非前之薪。而火則一。後之形。非前之形。而神無殊。火既  
傳。而不知薪之盡。神常在。而不知形之死。養生者。當視死如生也。形不死。何如  
神不死。故與其保持塊然滯於迹之形。何如保持妙然無不在之神也。

#### 人間世第四



人生於世不能不與世交接所以不能自得其所以其利害之心太審所以不能忘利害者以其人我之見大明無我自忘利害忘利害自無禍患人間世者不得已而入世即以出世為入世之方其方法維何無人無我是也假說君乘使傳君以言入世之事皆以出世之法處之而後可免以禍患也無用之木匠石不顧無用之人故其天年必無我始可無人也無用之用其用無窮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自願同見仲尼請行至而况散焉者乎為第一章為入世之說君者言之也凡說君不免乎有禍患者在子有我不能忘名與知也名者相軋也知者爭之器也難多方以說之即免罪而亦不能化君以其師心自用而有我也夫說君之難非說之難在於使君忘我難欲君忘我必先自我忘君欲我忘君必先我自忘我故說君之要當虛己以待物未得使實自同得使之未始有同是忘我也入世其變無感其名不入則止是忘君也無翼而飛无知而不知本無我也何有於君更何有於說其說君也為不得已也焉於不得已者

莊子章義

內篇

八

換學齋藏書

无翼而飛運之以神也无知而知照之以若也虛之至而光明自生故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不行之行行于不得已鬼神將求舍也

第二章 自蒙公子高將使於齊至莫苦致命此其難者為第二章為入世奉使者言之也人之處世不擇地而安之不擇事而安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處世之要也夫奉使之難在於傳命喜言溢美怒言溢惡溢美之言必不信溢惡之言易啟戒傳其溢言不信啟戒之過傳言者當之矣言猶風波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巨一言所及而禍不知其所終故曰無遷令無勸成此所謂傳其常言也傳其常言者就其不溢之言而傳之既不遷令并不勸成此之謂致命致命之要在於無我任物之自然遊心於虛無之境託於命之不得已以養吾心之不動能無我始能致命也

第三章 自願同見仲尼請行至而况散焉者乎為第一章為入世之說君者言之也凡說君不免乎有禍患者在子有我不能忘名與知也名者相軋也知者爭之器也難多方以說之即免罪而亦不能化君以其師心自用而有我也夫說君之難非說之難在於使君忘我難欲君忘我必先自我忘君欲我忘君必先我自忘我故說君之要當虛己以待物未得使實自同得使之未始有同是忘我也入世其變無感其名不入則止是忘君也無翼而飛无知而不知本無我也何有於君更何有於說其說君也為不得已也焉於不得已者

正其身順其以還辨形其苦戰順其也心其苦如遷善也就不欲入無人也和不欲出無我也無方而有方與之為嬰兒與之為無町畦與之為無崖連之入于無有人我兩忘也如貴虛者時其德也達其怒心使彼與我相順始可盡傳之之能而其要在於忘己忘己故能物相隨也

第四章 自匠石之斲乎乎的輪至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為第四章以木為證也無用之木匠石不斲而得保其天年故能若是之壽人之有才而知我者多不能自用每為人所用不如我無可用之才無人知我知我者希而我者貴也凡人之患皆因於才猶之木然未終其天年而中遭天於斧斤者材之患也此世之所以為不祥者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第五章 自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至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為第五章以人為證也有用之人每為人用而損其天壽無用之人足以養身而自用終其天年蓋人欲用世而世即因以用我憂慮攻於內禍患攻於外支離其形不為世用支離其德而世更無由用之矣此無用者所以終其天年也以上木人兩證總言

莊子章義

內篇

九

換學齋藏書

入世種名炫才以求有用者必自害其身也  
第六章 自孔子適楚至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為第六章言無用之用大於用也引接與之歌兒今之世不可入山木自寇膏火自焚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處處皆是禍患而禍之來皆由自取故與其以出世之法為入世之方不如安于無用而不入世其用更大也

傳充符第五

全於天者謂之德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內外相符故曰德充符以德為尊不以形為重也德充於內形雖毀於外而無害其德也故刑餘醜厲之人苟充於德形雖殘彌足尊容貌較好之人苟缺於德形雖美不足重通篇只此一意之遞演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自魯有兀者王骀至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為第一章言有德者可以為人師也立不教坐不議寂然不動也虛而住實而歸人自應之也此德充於內而形忘於外也德充於內故死生不得與之變形忘於外故天覆地障亦

不與之遺。此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也。其功夫全在於觀。觀其同而不觀其異。遊心於德之和。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所以視其足。猶遺士也。得其常心。寂然不動。觀之久。靜如止水。已能止。始能止人之止也。官天地。府萬物。言其德之充盈也。人則從是。所謂感而遂通也。

第二章 自申徒嘉兀者也。至子產。雖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爾。為第二章。言有德者可以為人友也。德充於內。坦然自忘。而人相與忘之。形外也。當忘者也。德內也。不當忘者也。不忘於形。而忘於德。是游於形骸之內。而不索於形骸之外也。子產以執政自矜。忘於德也。申徒嘉不以兀自戚。忘於形也。忘形之要在於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能安之若命。一切外境。皆可忘也。

第三章 自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至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為第三章。言有德者可以為人弟子也。德充於內。悠然自足。而不知其所不足。故曰。猶有寡足者存。寡足者。必務有以全之。不僅形骸之足是外。雖詭幻怪之名亦是外。凡外者。皆是桎梏之類。德充於內者。無死無生為一條。無是非非為一貫。則

### 莊子章義

內篇

十

桎梏自解。天不能刑也。

第四章 自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至德大而已矣。為第四章。言有德者可以為人臣也。德充於內。渾然不自知。和而不唱。潛移默化。而人亦不自覺。故魯哀公與哀駒宅。處不期年。若無與樂是國也。在內為德。在外為才。才全者。豫悅流通。與物為春。德不形者。平停如水。而不外蕩。與之處者。不德忘其才。而并忘其德。是以物自然不能離也。

第五章 自闕駘支離無腹。說衛靈公。至魯乎大哉。獨成其天。為第五章。為上四章之總結也。德所有長。形有所忘。尊德不重形。為一篇之大旨。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此三句最宜注意。夫人不能無形。故曰。有人之形。有形而自忘其形。故曰。無人之情。德有所長者。忘形之本也。是非不得於身者。忘形之徵也。德屬於天。德充符者。能獨成其天也。

第六章 自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至子以堅白鳴。為第六章。德充符之反覆。一篇之餘意也。惠子不能全於德。外乎神。勞乎精。雖以堅白鳴。而物無應

者。反不如判於醜屬之人也。

### 大宗師第六

天地之間。一自然之運化。吾人生活於自然運化之中。而不知自然運化之妙。是無真知也。真知必待真人。真人者。虛懷任物。無人無我也。真人效法自然。吾人當效法真人。故真人可謂吾人之大宗師也。通篇皆言真人之道。全篇共分八章。如右。第一章。論真。以下七章。設七事以明之。

第一章 自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主矣。至而比於列星。為第一章。論真。真人也。又分為七小節。自知天之所為。至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為第一小節。言世人不能任自然。強以不知為知。是無真知也。知必有所待。世人之知。其待未定。天人之際。自謂知之甚明。實則顛倒錯亂。真知必待真人。故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自何謂真人。至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為第二小節。言真人不逆真。不維成。不讓士。是無人也。登高不慄。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是無我也。無人無我。是以有真知也。自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至其天機。為第三小節。言真人

### 莊子章義

內篇

十一

無人無我之功用。絕思慮。故不夢也。隨所遇而安。故無憂也。漠然忘世。故食不甘味也。寂然不動。故其息深深也。者欲不深。是以滿腹天機也。自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至而不自適其適者。為第四小節。言真人無人之交。感不說生。不惡死。無我之極致也。能無我。故出不斷而入不距。言恐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人之極致也。能無人。故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人。自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至是之謂真人。為第五小節。言真人無人無我之狀態。其無我也。飯而不堅。虛而不華。似真非真。似動非動。色澤充粹。志意閒適。同乎流俗。而又警然高放。連乎似閉。恍乎忘言。其無人也。假形為體。假禮為真。假知為時。相時而動。假德為飾。依德而行。好勇好一致也。人一也。而我一人不一也。而我亦一。我守一于天。以任人之紛紛也。自死生命也。至而一化之所待乎。為第六小節。言人之所以不能無人我者。以其不能忘也。故曰。而其譽而非榮。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所以不能忘者。以其有私也。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不得所遊。是以皆存。計較不超於心。不析忘而自



第四章 自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至而游於無有者也。為第四章。言有為之害。不如無為之自得也。勞形休心。來田來籍。有為之害也。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齊萬物。而民弗恃。無為之自得也。此所以能立乎不滿。而游於無有者也。

第五章 自鄭有神巫曰季咸。至一以是終。為第五章。言有為者。人得而窺之。無為者。人不得而窺之也。人得而窺之者。如鄭人之遇巫咸。死生存亡。禍福夭壽。皆莫能逃於巫咸之目。人不得而窺之者。如查子之遇巫咸。巫咸自失而走。未始出吾宗。與之虛而委蛇。是無為也。

第六章 自無為名尸。至故能勝物而不傷。為第六章。言無為之自得。可以永年也。譬之於鏡。虛而待物。鏡無為也。而物自來。來則不迎。去則不送。來則磨之。去則置之也。雖數與物應。而中無所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是以聖人不為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知主。而能遊於無朕也。

第七章 自南海之帝為儻。至七日而渾沌死。為第七章。言有為之害。必至戕物也。渾沌本不死。擊之而渾沌死。有為者敗之。天下事大概如是也。

莊子章義

內篇

十四

莊子章義

莊子章義外篇

涇粹胡樸安著

駢拇第八

舉宇宙內。無一非道之所充積。道之得於我者。為德。人同此道。即人同此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義之於道德。猶駢拇枝指之於身。雖則出於性。究竟非人身之所宜有。至於禮樂。猶在仁義之後。是猶附贅贅疣。並非出於性也。人固不必去。去駢枝以示同。然斷不可勉示駢枝以示異。示同示異。皆非天下之至正。至正者。不失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趾。不正者。失其性命之情。故決之則泣。斲之則啼。正者任自然。不正者違反自然。違反自然。謂之病。病名狗彘。所殉雖不同。而其為病則一。盜跖狗彘。違反自然。伯夷狗彘。亦違反自然。故曰。上不取為仁之操。如伯夷。下不取為淫僻之行。如盜跖。通篇大意。一自然之理。全篇分五章如右。

莊子章義

外篇

一

莊子章義

比仁義。以養疴比禮樂。駢拇枝指。非德之正。附贅贅疣。非性之正。仁義禮樂。非道之正。惟此章並未出禮樂字。是古時文法之略處。

第二章 自是故駢於明者。至仁人何其多憂也。為第二章。言明曉仁解。皆是駢枝之類。駢於明。亂五色。淫文章。多於聽。亂五聲。淫六律。枝於仁。擅德奪性。駢於辯。廣及結繩。故曰。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至正。至正者。任其自然。長不為有餘。短不為不足。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仁人多憂。可見仁義非人情。而違反自然者也。

第三章 自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至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為第三章。言屈折禮樂。啗會仁義。以惑人心。而失人心之常然也。道德未失之世。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一任自然。不恃仁義禮樂為治。自仁義遊於道德之間。失其常然。而天下始惑。惑則擾。擾則憂。故曰。以仁義易其性。

第四章 自故嘗試論之。至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為第四章。言以仁義

易人心。而名利之心以起也。以人視之。殉利者謂之小人。殉名者謂之士。殉家者謂之大夫。殉天下者謂之聖人。以道視之。所殉不同。而殉則一。伯夷未決是盜跖未必非。盜跖殉利固非道。伯夷殉名亦非道也。

第五章 自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至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為第五章。言仁義感於外。道德感於內也。聰者自聞。非聞彼。明者自見。非見彼。在外者聞彼見彼。皆不能遊道德之自然。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在內者自見自聞。與萬物為一體。極道德之自然。是自得其得。自適其適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文之總結。非義之總結。此篇於文。分為五章如上。於義。自不如內篇之整齊。蘇與云。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不類內篇汪洋灑灑。王夫之。燒謂皆疑外篇多不出自莊子。

馬蹄第九

此篇是應帝王之餘意。無為而治。是莊子政治思想之本。借伯樂治馬。陶者治埴。工匠治木。以說明之。馬不必待伯樂。埴不必待陶者。木不必待工匠。意有本。

莊子章義

外篇

二

然之性。而伯樂以燒之。刻之。維之。連之。編之。飢之。渴之。驟之。蹙之。齊之。治馬。陶者以圓中規。方中矩。治埴。工匠以曲中鈎。直應繩。治木。皆有為也。有為而治。失馬與埴與木之本性。是皆摹仿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而來。故曰。此亦治天下之過也。善治天下者。無為。任民耕食織衣之常性。凡民皆有此常性。故曰。同德。既同於內。不異於外。故曰。一而不黨。雖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善。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無為而治之。極致也。有為者。謂之天刑。無謂者。謂之天放。天放之民。無人物之分。馬有君子小人之別。無知無欲。還淳反樸。各得本性。自聖人起。以仁義為治。則無知無欲者。姑疑矣。以禮樂為治。則無知無欲者。始分矣。有為而治。器工匠之罪。有為而治。民聖人之過。馬之本性。食草飲水。喜相摩。摩相。有為治之。馬之智而能盜。民之本性。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以有為治之。民之智。爭歸於利。故曰。伯樂之罪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馬蹄可以踐霜雪。至此亦治天下之過也。為第一章。言伯樂治馬。

陶者治埴。工匠治木。其有為之治。皆是受有為治天下者之影響。第二章 自吾意者。治天下者。不若主性。素而民性。得矣。為第二章。言善治天下者。任民衣食之常。故民德才離而懷素。

第三章 自至聖人。聖賢為仁。至聖人之過也。為第三章。以自仁禮禮樂為治。而天下始疑。始分也。仁義起。道德既分之後。禮樂起。性情既離之後。無為之治。失有為之治起。故曰。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第四章 自夫馬居陸而食。牛飲水。至此亦聖人之過也。為第四章。全篇之總結也。馬有馬之本性。伯樂以有為治之。馬之知。至能盜。民有民之本性。聖人以有為治之。民之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此章上已言之。甚再兩兩相比。為一篇之總結。全篇只此一意。不如內篇之汪洋恣肆。

脚蹄第十

此篇與馬蹄篇同。實是言無為而治。而文稍恣肆。馬蹄篇言人之本性。不必需夫仁義禮樂。此篇言仁義禮樂。適足以亂人之性。莊子之意。以無為為治。有為為亂。蓋立一法以防。而弊隨法生。法只能防小盜。不能防大盜。不僅不能防大盜。大盜且利用防之之法。以助其行盜之術。盜之大者。其過於盜國。擄掠人民。便奪土地。無不假託仁義之名。以行其盜竊之實。則是聖人所示仁義之名。為治天下之具。適以資擄掠便奪者之用。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全篇分為四章如右。

莊子章義

外篇

三

第一章 自將為。莊探囊發匱之盜。至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為第一章。言有為不足以為治也。防盜之術。皆為盜物者所利用。治國之法。皆為竊國者所利用。擄賊。困虜。此防盜之術也。大盜至。負之而走。則恐賊。病。之。不。因。法。聖人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里鄉曲。此治國之法也。田成子殺齊君而盜其國。由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可見知不足恃。而有為之治。無用也。第二章 自嘗試治之。世俗之所謂知者。至非所以明天下也。為第二章。言聖人以有為治天下也。制種種治天下之法。而皆為盜國者之利器。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是一段之總意。先言知為大盜。聖為大盜守。龍運比干。其弘。

第一章 自嘗試治之。世俗之所謂知者。至非所以明天下也。為第二章。言聖人以有為治天下也。制種種治天下之法。而皆為盜國者之利器。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是一段之總意。先言知為大盜。聖為大盜守。龍運比干。其弘。

子胥之賢。不免乎殺。暴君利用君臣卑之說。而行其殺也。聖勇義智仁五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而盜皆有之。故聖人生而大盜起。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聖人治天下之術也。大盜竊國者。並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而竊之。小盜竊鈞而竊。大盜竊國而侯。竊仁義聖知為大盜。此聖人之過也。故曰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第三章 自絕聖棄知。至法之所無用也。為第三章。言有為之治法所無用。必須絕棄之也。有為之治。制種種之法。以保我之私。人各有其私。一方面利用種種法以保之。一方面即利用種種法以奪之。保之法愈巧。奪之法亦愈巧。故必絕聖棄知。以止大盜。摘玉毀珠。以止小盜。棄有為而尚無為。無為者有為之極致。故曰大巧若拙。人含其明。人含其聰。人含其知。人含其德。此無為也。故天下不鏢不累。不惑不僻。外立其德者。此有為也。倫亂天下。法之所無用也。

第四章 自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至嗚呼已亂天下矣。為第四章。總言上古無為而治。今世有為而亂也。容成。大庭。十二氏之時。結繩而用。甘食美服。樂俗安居。老死不相往來。無為也。今之時。內棄其親。外棄其主。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有為也。有為者。奸知。奸知之過。至亂於上。魚亂於下。獸亂於澤。俗亂於朝。世莫能知之。故曰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此大亂之所由也。

### 莊子章義

外篇

四

德學與道

此篇發明無為之旨。在宥天下無為也。治天下。下為也。駟馬蹄膝。三篇。雖皆言無為。但各舉一事為喻。不如此含義之宏深。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二句為一偏之總綱。皆言治天下。不知在宥。下之理。在宥天下者。任民之自然。不失民之真性。治天下者。無論堯治之而治。桀治之而亂。皆失民之真性者也。民失真性。善不善之至。以此。而計較之心以生。而詐偽之情以出。故曰天下有詐。大亂其罪在於擾人心。人心至不可測度也。人心以擾而起。計較之心。以仁義治之。不能勝。以放流治之。亦不能勝。甚至以指梃刑戮治之。而愈不能勝。惟有絕聖棄知。將種種有為之治。剷除以盡。而尚無為養身以忘天下。無為於

在宥第十

身。然後能無為於天下。養心以養身。無為於心。然後能無為於身。必如此。始可以不物物。而自然物物。不物物者。無為也。自然物物者。無為而止也。治天下者。以有為治之。人道也。在宥天下者。以無為治之。天道也。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聞在宥天下。至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為第一章。言治天下。貴無為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當任民性之自然。不可以有為治之。在宥天下者。無為也。治天下者。有為也。在言優游自在。故不過民之性。有言從容自得。故不運民之德。各安其性。各得其德。即在宥之效果。堯治天下。人樂其性。樂則已過也。過則不怡。樂治天下。人苦其性。苦則已遷也。遷則不怡。樂之所治。雖不同。而皆非在宥。悉是失德以後。而以有為治之。故曰非德也。德者。人民中和之本。性善偏於陽。怒偏於陰。皆非本性。本性既失。無以應付外界之寒暑。無以安寧內界之思慮。而有齟齬不平之意。卑齟不平之行。或者為盜跖。或者為自史。本性離。而善不善之名以起。實善而善不勝實。實惡而惡不勝實。治天下者。日以實罰為事。則善實避罰者。遂以詐偽相尚。而失民性之真。明曉仁義。禮樂。聖知

### 莊子章義

外篇

五

德學與道

八者。治天下者所立之名。不知淫色淫聲亂德。悖理相技相淫。相擊相疵之事。即隨此八者而起。此八者皆是有為之治。與民性之真無關。民各安其性。真者存亦治。八者亡亦治。民不安其性。真適足使人鬱卷而不舒。捨擻而不空。治天下者不知入者之足以亂天下。反尊之借之。此治天下者之惑也。不知入者之過而去之。反言之。進之。吾真無可如何。凡此皆自真之過也。君子不得已而聽聽天下。莫若無為。無為者不以身殉天下。自愛其身。而天下自治。故曰從容無為。而萬物累於焉。在宥天下。何暇治天下哉。

第二章 自推置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賊人心。至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言天下之亂。由於人心不寧。人心不寧。由於治天下者。以有為擾之。假推置之問。老聃皆以慎無擾人心以明之也。排下進上者。人心之搖蕩也。上下囚殺者。人心之凶險也。渾約柔乎剛強者。人心之變幻也。廉則彫琢者。人心之纖巧也。疾徐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人心之飄忽也。淵而靜者。人心之深伏也。肆而天者。人心之輕浮也。故曰。儂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言其不可測度















治之具。非治之道。此一曲之士。以有爲而爲天下用。不能無爲而用天下也。  
第四章 自昔者舜問於堯曰。至天地而已矣。爲第四章。言無爲之極致。不僅  
上章所言之未學。是有爲。即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苟有心於其間。雖無爲而亦  
有爲也。不救無善不廢窮民。苦死者。其謂子。哀憐人。用心此五者。與末學異矣。  
而舜則以爲美而未大也。雖與天合德。而未自然。猶勉強也。日月之照。四時之  
行。晝夜之經。雲雨之施。天第行其所無事。無所用心於其間。我用心此五者。固  
而不解。紛而不事。而自覺其多事。不免膠膠擾擾也。天之合。即天樂。人之合。即  
人樂。合於人不合於天。猶未極其大也。天地是無爲之極致。古帝王之治天下。  
其無爲也。法天地而已矣。

第五章 自孔子西遊書於廟室。主意夫子亂人之性也。爲第五章。言道德隱  
而仁義顯。自無爲而入於有爲之漸也。上言天道。仁義。分守。刑名。因任。厚省。  
是非。實對。自道德以上。人君無爲之事也。自分守以下。人臣有爲之事也。仁義  
在其間。則自無爲而入於有爲之漸。孔子編十二經以說。老子中其說。(春秋

莊子章義 外篇 十六

繁露。中者天下之終也。中其說。即終其說。諸解皆非。(嫌其大擾。願聞其要。孔  
子答以要在仁義。而以仁義真人之性情。此自無爲入於有爲之漸。道德隱而  
仁義顯也。以仁義爲人之性情。不能行所無事。使天下不失其養。是以無私以  
成其私也。若夫無爲之極致。天地有常。日月有明。星辰有列。禽獸有羣。樹木有  
立。各有固有之性。故而行之。循其固有而已矣。何必揚仁義以亂人之性哉。自  
揚仁義以後。必至分守。刑名。因任。厚省。是非。實對。種種有爲之法爲治。而天下  
變矣。故曰。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第六章 自士成綺見老子曰。至至人之心。有所定矣。爲第六章。形容無爲之  
態度也。士成綺問老子是至人。不遠道而來見。見而以爲非至人。而疑其不仁  
不義。風壤有餘。而棄妹不仁也。(各家之解皆晦。林西仲之解可通。)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無餘。不義也。明日又以爲至人。而心屈却。(屈本作正。馬敏  
倫校作屈。)老子通乎道。合乎德。無爲也。士成綺據仁義有爲之法。視測無爲  
之人。不足以知之也。老子漠然不語。非鄙之不答也。正是無爲之極致。較鄙之

則又落有爲矣。脫然於世。知神聖。呼牛呼馬。是人之所爲。我無其實。於我無與。  
苟有其實。呼而不受。再受其殃。我自行無爲之常行。混然與人同也。苦容崖然  
而異。目衡然而視。行約然而靜。口闕然而張。狀我然而大。如繫馬而止。動而勢  
持。儼容而。審。加巧而色平。此皆有爲之形。而與無爲之性不相應。不信之微  
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域。有守禦之人。即有窺伺之人。無歸其爲守禦。窺伺  
皆是有爲之事。名之爲窺也。若夫無爲之道。大包無窮。小入無間。不備萬物。而  
萬物無不備。廣乎無不容。淵乎不可測。設道德形而爲仁義。縱極其善。未而非  
本。無爲之本。惟至人始能定之於心也。至人推一世之人。而能忘世。不爲人我  
所累。操天下之柄。而能忘柄。自審無瑕。不與利運。極物之真。而守其本。故能外  
天地。遺萬物。而神不困也。適合道德。積柔仁義禮樂。至人之心。無爲而定也。

第七章 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至古人之情。已夫。爲第七段。言無爲之道  
不可以言語文字傳。爲一篇之總結。世以爲無爲之道在於書。書不過是古人  
之言語。而言語貴有意。但意之所至。不可以言語傳。書又何足貴哉。世雖貴之。

莊子章義 外篇 十七

而我不貴也。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之言語文字。必不足以傳無爲之道也。  
借桓公讀書輪扁之言以明之。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數存  
其間。父不能喻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書安得而傳之哉。斯輪扁如是。况無  
爲之道乎。故曰古人之情也。

天運篇第十四

莊子多言無爲無不爲之天。此篇假自然界言之。首章天地日月雲雨。在自然  
界無爲無不爲也。末章卵生溼生化。生胎生。無爲而生。亦如是也。無爲者。至  
仁無親。而能愛。至樂無聲。而能感。若不知無爲之道。而用有爲之迹。取尸陳之  
芻狗。勞而無功。身必有殃。求之度數。有爲者也。五年而不得。求之陰陽。無爲而  
猶有爲者也。十有二年而不得。張仁義以爲治。猶播珠目。蚊蚋嗜膚。三王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實亂之也。故有爲之治。當以無爲之化。大之無爲者。由  
己的一方面言。在一志字。由人的一方面言。在一化字。棄忘天下。易使天下忘  
我。離天下忘我。無爲之極致也。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不備人

我相忘。而人與人亦相忘。無為之極大也。獨相視不動而化。蟲相鳴上下風而化。獸自類為雌雄而化。卵生羣生化生胎生。皆順造物之自然而化。本此化以化人。所謂無為而自化也。全篇分七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天其運乎。至此謂上皇為第一章。言自然界無為而無不為也。天不行而自運。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而自行其所。執主讓。執綱維。執推行。似有機械以司之。其轉運不能自止也。其轉運而為雨。雨散而為雲。風起於北。過於東西。仿徨無定。無淫樂。無喧吸。無被拂。皆以其自然而無為也。而雲行雨施。風偏於虛空。而無不為。此上下四方之中。五行自然之數也。帝王無為之治。法自然之數。九洛即洪範之九疇。自然之數也。法自然之數為治。則治成德備。豈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上皇之治也。此章總言自然界之無為而無不為。為一篇之主。

第二章 自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至是以道不淪。為第二章。言至仁無親。以見無為之仁。其愛人博也。治道之澆也。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此虎狼之仁也。

莊子章義

外篇

十八

無為章義

至仁以天下為一。中國為一人。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至仁大矣。而孝不足以盡之。至孝備矣。而愛不足以盡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不孝則不仁。以親為愛。以愛為孝。以孝為仁。此孝仁之一端。而不足以盡孝與仁。故曰。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商大宰蕩之所言。去孝仁甚遠。如南行至郢。北面不見其山也。凡事不在於迹。而在於心。不貴於有心。而貴於無心。故敬不如愛。愛不如忘。忘小而能忘大。忘人而人亦忘我。此忘之極致也。設有絲毫有為之迹。存於其心。必不能忘之如是。所以無為之治。有發祥之德。而不為。有施萬世之利澤。而天下莫之知。豈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有為之治所能及哉。此有為之治。役於無為之德。而不足多也。無為不在一事一物。至貴而舉國之爵。并而有之。至富而舉國之財。并而有之。至顯而舉世之名譽。并而有之。無為而無不為。是於其道不隨物而變也。

第三章 自北門成問於黃帝曰。至道可載而與之俱也。為第三章。言至樂無聲。以見無之為樂。感人深也。樂不在鐘鼓琴瑟。曠寂之中。凡有聲與耳相接者。

皆是至樂之聲。流行於其間。始聞之而混以自然之聲。其化物大也。復聞之而忘。以自然之聲。望不見而追不及也。卒聞之而或。以自然之聲。充滿天地。包養六極。而莫知其所在。使人疑也。結懼而忘。卒感者非不領略至樂之妙。而懼之。急之或之。正以極其領略至樂之妙。而懼之或之也。其始也。奏之以人。應人。事也。徵之於天。順天理也。行之以禮。行五德也。建之以太清。應自然也。調四時而和萬物。四時與之推移。萬物與之生育。或衰經緯文武。清濁調和陰陽。其聲流。如雷震之驚。鼓鼙而皆作。又無尾無首。生死債起。無窮而不可侍。是以懼也。復而其聲變化。如陰陽之和。可感而不可聞。如日月之明。可望而不可視。其聲之長短剛柔雖變化。而又齊一。雖齊一而又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無處不是。此聲之所至。無不周遍也。其聲之揮動寬廣。高極於天。明如日月也。鬼神自守其幽而不擾。日月星辰自行其紀而不亂。人為之樂。止之而有窮。自然之樂。流之而不止。此吾所以慮之而不知。望之而不見。逐之而不及。儻然獨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楹梧而吟也。望不見而目窮。逐不及而力屈。如身

莊子章義

外篇

十九

無聲章義

入於虛空之中。乃至委蛇。是以忘也。卒而聲又變化。洋溢之聲。繼續而起。令人忘倦。而又莫尋端倪。順乎天之自然。若發生於叢林之中。與林樂相混。而其辨其自出。布散發揮。動而不動。不見搖曳之迹。幽深玄默。玄之又玄。不聞濤湧之聲。布揮而不曳。動無方也。幽昏而無聲。居於窈冥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而無常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天樂也。無言而心悅者也。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而又充滿天地。包養六極。是以或以或也。始於懼者。以樂感化之力大。若有鬼神。故曰懼故崇。次以忘者。以其望不見。逐不及。疑其遁逃也。故曰忘故適。卒於或者。以其不聞不見。而又充滿天地。包養六極。使知識昏迷也。故曰或故惑。不備不知。順帝之則。日在無為之中。此愚之所以道也。故曰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第四章 自孔子西遊於衛。至而不知。所以樂。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為第四章。言有為之殃也。治天下而取法先王。是有為之治。先王治法。已陳之。獨狗也。獨狗已陳。是無用之物。而猶遊居。窮於其下。不得惡夢。必遭惡魔。孔子也。樹於宋。削迹於衛。得惡夢之類也。困於陳蔡。七日不食。遭惡魔之類也。水行舟。



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閉。不遠引而壽。用世而忘世。故曰無不忘也。出世而有世。故曰無不有也。不立一美以爲極。而衆美畢至。此天地自然之道。聖人自然之德也。

第二章 自故曰恬淡寂寞。至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德也。爲第二章。言聖人之養神也。蓋人所以無爲而無不爲者。以其養神於內而用之於外也。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大。不平而平者。道傳之無爲而無不爲。以天地之不平而平爲實。蓋人養神。休於道。休則心無所係。對物莫不平易也。視物平易。則處己莫不恬淡也。視物平易。處己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傳全而神不虧。養神之要也。神養於內。生死動靜。一任其自然。不辭福。不爲福先。不爲禍。不爲禍始。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所以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生若浮。死若休。不思慮。葆光而不耀。不謀謀。孚信而不期。慧不夢。魂不驚。是無憂。神純粹也。虛無恬淡。與天合德也。若有爲。即於道傳有奇。委樂。喜。樂。樂。一動於中。必傷於神。道傳之至。合悲樂。喜怒。好惡。而悉無矣。至靜者。一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二

養生

而不變。至虛者。無所於性。至淡者。不與物交。至粹者。無所於逆。養神之要。至於形不勞而精不用。譬如水然。不雜則清。不動則平。養神之道。必須純粹不雜。靜一不變。淡而無爲。始可無不爲而動與天成也。

第三章 自夫有于越之劍者。至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爲第三章。言養神而不用。無爲之爲。其用更大也。于越之劍。無所不斷。揮而藏之者。可用而不用。養生主之所謂善刀而藏之是也。上際天下。下播地。與天帝合德。即與天帝同用。可用而不用。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一而合於天。而通於人。聖人所以貴精也。情者何。無所與雜而素。不虧其神而純。以純素爲體。謂之真人。聖人所以用言。真人以體言也。

養生第十六

道傳散而爲仁義禮樂。此世之所以衰也。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此身之所以窮也。視軒冕爲儻來之物。此身窮而志不窮也。蓋聰明白。而所舍不富。全篇分三章如右。

第一節 自繕性於俗學。至自則物必失其性。其性也。言古德散而爲仁義。而亂天下也。繕性。清欲於俗學。當清其性。以代休息。若以學求復性。以思求致明。非僅不足以啓發。轉以蔽業也。古之治民。有知如無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於性之自然。和爲德。理爲道。道傳散而爲仁義。仁義散而爲禮樂。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以禮樂正人。而自棄己德。德不足以置覆人。而強置覆。則物失其性而亂愈甚也。

第二章 自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至隱故不自隱。爲第二章。言德日衰下。以爲道德散而爲仁義禮樂。亂天下之證也。古人之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清。此無爲至治之世也。當是之時。陰陽自然和穆。鬼神自然不擾。四時自然得時。萬物自然不傷。羣生自然不夭。有知而無所用。此道傳未散。混芒而爲一也。及道傳衰下。爲遊人伏犧。雖順人民之心。而不至一。及道傳又衰。爲神農黃帝。雖安人民之業。而不大順。及道傳又衰。爲堯舜。興治化之流。而失其源。雖道而古善。雖傳而言行。去性而從心。心與心相鬥。以知微。而不足以定天下。又附之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三

養生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瀾心。民始或亂。無以復其初。世與道交相衰。雖聖人尚存。而道傳隱矣。道德之隱。非道德自隱。禮樂繁興。而道傳隱也。

第三章 自古之所謂隱士者。至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爲第三章。言有道之士。窮於世。窮於身。而不窮於志也。古之隱士。非避世也。不伏身。不閉言。不藏知。與後世之隱士。避人逃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同。有道傳散而爲仁義禮樂。而時命大謬也。有道者之處窮通也。時命大行乎天下時。則一反道傳而無道。時命大窮乎天下時。則抱守道傳而有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窮於世。窮於身。而不窮於志。處其所而反其性。不小行。不小讓。正己而自樂其志也。樂志者。全於內而足。非軒冕之謂。軒冕儻來之物。寄於身。非性命也。所以有道之士。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的超俗。視軒冕與窮的無異。故能貴賤皆無憂。若視軒冕爲樂。不明內外輕重。是倒置之民也。

秋水第十七

有爲者小知也。無爲者大知也。小不可知。大不可知。全篇皆是此意。河伯之小。不知海



若之大。六問答。通出反其真一語。此全篇之結穴。真無為也。反其真。反其無為之者也。有為以多為貴。故變以一足。而獲蚊之多足。無為以神為速。故蛇無足。而獲風之無形。風無形。而獲目之無氣。目無氣。而獲心之倏忽。往來莫可端倪。此言有為不如無為神速也。孔子困於匡。而安於命。無為者也。公孫龍以辯勝人。有為者也。而匡人請辭而退。公孫龍乃去。以見無為之勝於有為也。故與其有為而逐物。不如無為而反真。養生輕世。反真之事也。知魚樂。反真之效也。全篇分十章如右。

第一章 自秋水時至。至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無第一章。言一曲之士。以術自矜。見有道之士。喪然自失也。河伯嘗一曲之士。海若嘗有道之士。河伯不自知河之小。而欣然自喜。海若不自知海之大。而淡然若忘。此適遠遊之小知大知也。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水勢雖大。而感水之地則小。猶人之術雖精。而氣度未宏。終不能見道也。欣然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己。此真一曲之士之見。不見水端。望洋而歎。見人之大。而愧己之小。猶有自知己。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四

二

之明。此拘於虛。窮於時。束於教之故。非己之咎。猶可與語大理也。海之大。過於江河。不可量數。未嘗以此自多。蓋海亦甚小也。海在天地之間。似壘空之在大洋。中國之在海內。似稊米之在大倉。人在國土之中。似粟米之在馬體。五帝三王之治。仁人任士之行。一切有為之事。在大虛無為之中。無足輕重。辭之者固非。語之者亦非。為名為博。皆不能忘。以此自多。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第二章 自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粟米可乎。至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為第二章。言以形觀物。有大小。以道觀物。無大小也。河伯聞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之言。以大地小粟米為問。不知此滯於大小之形也。無窮之空間。無盡之時間。虛無之中。以道觀之。毫無大小。修短得失。死生之迹。知量無窮。小在量無窮之中。不以為寡。大在量無窮之中。不以為多。知時無止。要在時無止之中。不服其生。短在時無止之中。不祈其生。知分無常。得在分無常之中。而不喜。失在分無常之中。而不憂。如始終無故。生在始終無故之中。而不以自悅。死在始終無故之中。而不以為禍。是河伯初不知己之小。而欣然自喜。固

非。繼見海若之大。而規然以學。亦不是。虛無之中。大小修短。得失生死。泯然若一。與其知之而忘於心。不若不知而無所用其心也。生之時有窮。而未生之時無窮。以有窮之小。窮無窮之大。無怪天迷亂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粟末非細。天地非大。粟末在無窮虛無之中。粟末亦天地。天地在無窮虛無之中。天地亦粟末。此所謂莫大於秋葉之末。而泰山為小也。

第三章 自河伯曰。世之議者。至約分之至也。為第三章。言有大小精粗之分。滯於物。無大小精粗之分者。合於道也。河伯聞粟末未足定至細之倪。天地不足窮至大之域之言。以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為問。不知此滯於物也。至精無形。非精也。視不明也。至大不可圍。非大也。視不明也。因勢利便而言之。曰精曰粗。猶有精粗之形。若夫無形。而非數之所能分。不可圍。而非數之所能窮。雖非數之所能分能窮。猶可以言論。可以意察也。可以言論者。尚粗。可以意察者。精矣。而非其致也。超然於言論意致之表。非言論意致所可及。無大小精粗之迹。並無大小精粗之名。此之謂大人之行。大人者。忘人忘物。忘我不善。人而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五

二

亦不以仁厚自多。不為利動。而亦不賤利之人。不爭貨財。而亦不辭賤貨財。不恃人力。自食其力。取足而止。而亦不賤人之貪汗。行不隨俗。而亦不爭鋒立異。隨俗從衆。而亦不賤隨俗之人。爵祿不足為勸。戮恥不足為辱。是非本無分別。細大本無端倪。常人不知。蓋人知之。道人不聞。言忘人也。至德不得。言忘物也。大人無己。言忘我也。此根大小精粗至約之道也。

第四章 自河伯若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至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為第四章。言以道觀之。無貴賤小大之差別。世俗有種種差別者。皆不以道觀之也。河伯未達合於道之理。而有貴賤小大之問。海若首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一也。指其迷而開其悟。言合於道者。無貴賤小大之差別也。世俗有種種差別者。皆不以道觀之也。或以物觀之。或以俗觀之。或以差觀之。或以功觀之。或以能觀之。能觀不同。所觀遂異。於是乎生出種種差別之迹。以人觀之。堯舜與子之同一。而一帝一紳。湯武與白公同一。而一王一奴。貴賤有時。不可混其迹也。以物觀之。梁麗可以衝城。不可窒穴。騏驎可以行遠。不可捕鼠。鸚鵡夜



察毫末。盡不見泰山。用各有當。不可混其形也。師是之行。住往而非。師治之行。住往而亂。蓋天地之理。萬物之情。陰陽是非。雖曰對待。實則陰即是陽。陽即是陰。是即是非。非即是是。一陰陽是非之同流。而混其迹。吾觀爾焉。分陰分陽。分是是非。非是則非也。由是言之。古之帝王。不過隨時保俗而已。烏有貴賤小大。於其間哉。不以道觀之。烏足以知貴賤小大之端倪。

第五章 自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至夫固將自化。為第五章。言無為而自化也。河伯聞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之辭。未明無為之道。而以何為何。不為。時受取與為同。海若語以無為之道。貴賤無定。是謂整裝。無屬志而屈曲。多少無常。是謂精施。無一行而參差。一反行即盤旋。大寒即天寒。屈曲。謝施即精施。本為教倫。莊子義釋說。一無人無物無我。若君之無私恩。若社之無私祐。若四方之無疆界。萬物皆在懷抱之中。不近不拒。其執承真。此之謂樂方。所以不一齊之萬物而一齊之。無短長也。蓋物以觀之。而有死生。以道觀之。而無始終。所以物之成敗。無足容心也。以形觀之。而有虛滿。以道觀之。而無虛滿。所以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六

庚子章義

器之虛滿。原無定形也。適而不固。年不可舉也。投而不鼓。時不可止也。消息盈虛。如循環之無端。終而復始。真可謂倪。此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皆無為之道也。若以物觀之。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若無動而不變。實無時而不移。天地之於萬物。無為而無不為。將何為乎。將何不為乎。與物自化而已矣。

第六章 自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至是謂反其真。為第六章。言無為而反真也。河伯聞無為自化之言。而以無為為斷空。故有何貴於道之間。海若會以無為是反真之謂。非斷空之謂。夫道雖物移無形。而又分析有理。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理雖亦然不動。而又隨物而變。故曰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以道為本。以理處常。以權御變。則物不能害。故曰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所以至德者。水火者。禽獸者。皆不能害也。非謂地近於水。火寒者。禽獸不能害。而安危視之。稱權審之。去就守之。慎。自然不能害也。道之可貴者。並非斷空。合於自然。天在內也。毫無造作。人在外也。人合於天。是謂天人之行。知天人之行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進退屈伸。反其真。何謂天。牛馬四足。無為之自然也。天也。何

謂人結馬首。穿牛鼻。有為之造作也。人也。貴乎道者。貴反其真。無以人滅天也。第七章 自嬰鼓憐。蛟憐。蛇。至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為第七章。河伯與海若六問答。而通出反其真一語。此章則以天機發揮反其真之實義。為全篇之扼要。反其真者。純以天機行之。無為而無不為也。變與蛟以足行。有為者也。蛇與風以無足行。無為者也。蛇猶有形。風猶有氣。若目與心之行。則無形無氣。真無為者也。有為者以多為貴。故變一足。而憐蛟之多足。多足雖以天機行。究不若無足行於所無事。故蛟以多足。而憐蛇之無足。無為以無形為神。故蛇以存動。究不若風之速運而普通。折木蜚屋。惟風為能。乘天機而動。無為而無不為也。至於目之神速倍於風。心之神速又倍於目。則可以言外得之矣。

莊子章義

外篇

二十七

庚子章義

難不懼。盡其在我。不必別有作為也。安無為之者。而卒解匠人之圍。可見張盧失措者之不足以處變也。

第九章 自公孫龍問於魏牟曰。至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為第九章。言有為之辨。不如無為之不辨之大也。公孫龍越之辨士。為堅白異同之論。問莊子之道。沈然異之。不知其所以。公孫龍以辨勝人。有為者也。莊子以不辨勝人。無為者也。以辨勝者。猶掘井之龜。不知井之小。而以一壑之水。時時陷井之樂。自負。豈知東海千里之大。千仞之深。十九年深。不為加溢。八年七旱。不為加涸。莊子之無為。如東海之水。宜乎公孫龍問之。適適然。規規焉。自失也。公孫龍掘井而觀。所知極小。莊子則無南無北。無東無西。下極黃泉。上極青天。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無為而無不為也。以有為之辯。求之求之。真所謂以管窺天。以蠅指地也。

第十章 自莊子釣於濮水。至我知之。漆上也。為第十章。為反其真之章。又分三節。一養生以保身。二輕世以肆志。三通情以知物。反其真者。其自視如是。





而皆不鞭其後者也。無入而藏，不偏於內也。無出而陽，不偏於外也。榮立其中，立於中道也。不內不外，亦內亦外，歸於中道，可謂至人。其名必極，可謂爲至人也。遺塗之中，十殺一人，人有戒心，世席之上，斷食之間，不知爲戒，此喻約費其內，虎食其外也。爲謀謀，不如食以據禮，置之牢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辱，死得膝膺之上，聚德之中，此喻約費其外，病攻其內也。

第六章 自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至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爲第六章。言養生者當先不動心也。桓公見鬼而病，非真有鬼，心動而見鬼也。此所謂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也。不足，善怒，善忘，是氣之所爲，非鬼之所爲。散而不反，上而不下，下而上，是心之所爲，非氣之所爲。故與其言無鬼，使心惶然以疑，不如言有鬼，使心釋然以喜。喜則或解，解則心定，心定則氣固，氣固則病除矣。此所以不知病之去也。養生在於養氣，養氣在於養心也。

第七章 自紀渚子爲王養門雞。至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爲第七章。養門雞，涉水，削木爲鏃，三事爲喻。養生者宜養氣，凝神也。虛情恃氣，初養而不

足也。應響氣，氣已養而未定也。疾視而破氣，氣已足已定而未凝於神也。似木雞，神疑而德全矣。以此處變，懸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而不知其險，從水之道而不私，畏於水，安於性，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以此處常，削木爲鏃，猶驚鬼神，成一錢之微，忘利不敢懷，實爵祿忘名，不敢懷非譽，巧拙忘我，而無形體，忘人而無公朝，凝於神合於天也。

第八章 自東野獲以御見莊公。至始乎適而未盡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爲第八章。言自恃其美，而輕用必敗，自忘其美而不用必全也。竭馬力而馳，雖進退中繩，左右中規，然馬力竭矣，必敗也。言世之奔走於名利之場，雖養生無益也。忘足履之適，忘要帶之適，忘是非心之適，內外俱忘，境會之適，適與不適俱忘，忘適之適，何以故，不用心始能不用身也。故養生者不在持之，在忘之也。

第九章 自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至彼又惡能無驚乎哉。爲第九章。申言能忘爲養生之至道，爲一般人不知也。爲一篇之總結。第一章言棄事而形不勞，遺生而精不虧，棄事遺生，即能忘之意，未明言也。此章忘其肝膽，遺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二 養生 第二

其耳目。即第一章棄事遺生之應，得乎廢斯一外，遺遺乎無爲之業，形容能忘之狀。此真至人之行也。若不能忘而持之，是之謂飾知驚然，修身明汗，全形軀而不夭，幸矣。然而世之養生者皆孫休之類，語以能忘之適，整之止，善郊之鳥，變以太牢之具，美以九韶之樂，必憂悲眩視，不敢飲食也。蓋夏閭之民，不可告以至人之德也。

山木第二十 此篇即內篇人間世之意。惟合義不如人間世之善。材不材皆難免乎今之世。惟浮遊於道德之鄉，道德之鄉，不必他求，只在虛己以遊世。人能虛己，常靜而常應，雖朝夕賦斂，而毫末不挫，人之處世，雖處處防衛，甚且如意念之謀生，亦良苦矣。不如削迹損勢，而物莫能害也。然削迹損勢，又不如緣形率情，若緣形率情，猶不免患。此世之過也。所以至人處世，不求達，泯始終，合天人也。蓋天地充滿殺機，惟有忘我忘人，游優於天地之間，此篇合義雖不高，而一意之轉，殊可尋繹。全篇分九章如右。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三 養生 第二

第一章 自莊子行於山中，至其唯道德之鄉乎。爲第一章。言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先，始不爲物所累也。世之人，或自矜其材以解禍，或自安於不材以避禍，而山水以不材終其天年，雁以不材死，是材不材皆不免於累也。不知游迹於物則有累，遊心於無物則無累。遊心於無物者，與時俱化，故屈伸自得也。以和爲量，故上下無常也。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謂之材不可，謂之不材亦不可，謂之材不材之間亦不可，故脫然無累也。若游迹於物，皆是對待的，有合則有離，有成則有敗，廉隅則見挫，尊貴則招禍，爲於此則虧於彼，賢則謀之者衆，不肖則欺之者多，不材有累，材亦有累，惟道德之鄉，脫然無一物之累也。

第二章 自申南宜倣見魯侯，至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爲第二章。虛己者物不能害。本第一章之意而申言之也。魯侯游迹於物者也。先王之道，先君之業，鬼與賢，皆物也。學之，修之，敬之，尊之，游於物也。游迹於物，不如遊心於無物。削形去皮，洒心去欲，遊心於無人之野，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心無一物。



之。莊子默然。捐彈反走。非徒不入世之難。正以悟殺機之相尋耳。入於利害之中。超然於利害之外。此所以三月不庭也。

第九章 自陽子之宋。宿於逆旅。至安往而不愛哉。為第九章。首忘形者始得免世之患也。使美者不恃其美。則人不見其矜伐之可厭。惟自恃其美。則見其驕傲。而不見其美矣。使惡者不安於惡。則人愈見其播弄之可醜。惟自安其惡。則見其自然。而不見其惡矣。所以行賢而必去其自賢也。內忘我。外忘人。游優於天地之間。無住而不適。為一篇之總結。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演太宗師真人之義。當是學莊者之所為。以虛緣葆真一語為主。文似滿。煙實則只葆真一語之遞演。章義雖甚分明。而含義似不豐富。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至夫魏真為我累耳。為第一章。總言真人也。人貌而天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真人之狀也。虛緣而葆真。不滯於物。常守其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六

田子方第二十一

精。真人之傳也。清而容物。心如明鏡。妍媸皆照。真人之度也。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真人之化也。形動而不至。口言而不威。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世儒斤斤道之。真土梗耳。所以守真者。形解而不欲動。口雖而不欲言也。

第二章 自溫伯雪子適齊。至亦不可以容聲矣。為第二章。言以真過真也。凡相過於形者。道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明於禮義也。使我似子。道我似父。困於知人心也。相過於真者。目擊而道存。相視莫逆也。不可以容聲。無言而喻也。

第三章 自顏淵問於仲尼曰。至吾有不忘者存。為第三章。言雖以形過真。人而真人之真自在也。步亦步。趨亦趨。馳亦馳。辨亦辨。形也不言而信。不比而真。真也。過於形。不能見真。此所以奔逸絕塵。躡躡若後也。身。形也。心。真也。心死而身次之。真入所以養心也。大宇宙之間。日為之主。萬物莫不從日之方向。有目有趾之民。其出入存亡死生。皆有待於日。而真能自主。一受人形。不化以待盡。而不知其所終。但知命之不可知。而不規畫。與日俱逝。此我之所以養心也。吾與女終身相與。而女於頃刻之間。失吾真。此女不見我之真。第見我之形。而我

之形。過而不留。一無所有。而女執形求之於有。猶求馬於塵埃。必不可得也。吾以女思惟之處不可見。而女不求之於不可見之處。故曰甚矣。雖然女不見我之真。而忘故吾。而我之真自在。故曰吾有不忘者存也。

第四章 自孔子見老聃。至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為第四章。言真人遊心於物之初。以無為為宗也。然然似非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即遊心於物之初之狀。萬物生成於陰陽交通之氣。物有形。物之初無形。故曰真見其形。無形者。清息盈虛。與陰陽偕化。故曰真見其功。萬物芸芸。生死代謝。相演無端。故曰真知乎其所以。此物之初。有為而無為者也。道之真宰。以是為宗也。遊心於物之初。而安於至美至樂之域。雖環境適有演變。而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初者物之所同。吾得其同。見真之同。而不見形之異。生死終始。猶晝夜也。况得真稱福乎。常在我。而變在物。故曰貴於我而不失於變。此所以萬物變化。無有窮盡。而不足以致我之心也。此其意惟修道者能知之。真人之修道。無為而自然。不假至言。不飾而物不能離。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一無為而自然也。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

第五章 自莊子見魯哀公。至君曰可矣。是真者也。為第五章。言有其形者。未必有其真。有其真者。而不在于形也。圓冠。句屨。佩玦。形也。知天時。知地形。事至而斷。真也。形者為其服。真者知其道也。舉國而備服。僅有其形而已。同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猶有一丈夫。有其真者。一人而已。有道之士。守真而不滯形。將後生死。皆不入於心。百里奚。飯牛而相。秦。處。歸。人。所至。成。邑。成。都。以真不以形也。畫師抱一藝之微。坦然於其中。不科持於其外。聞命則僅僅不趨。至舍則解衣脫屣。忘形適真。無為自得也。

第六章 自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至彼直以備新頰也。為第六章。言守真者。不盡其真。以自處。用形者。託於形。以處世也。臧之丈夫。守真者也。釣而不釣。不釣而釣。有釣之真。而亡其形。故其治國也。不變法。不出令。而列士不復擗。其言不自居功。請侯無有二心。無為而治也。及以為大帥。北面問政。則朝命而夜過。此不盡其真也。守真而不盡其真。以見處世之高。文王敬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不安。而託之於夢。此文王之用形也。處世用形之舉。直以斯頰順萬

民之多而已。以見處世之大。若自處必守真。而處世無妨用形也。

第七章 自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至兩於中也殆矣。夫為第七章。言守真忘形者。仰鼻而氣定也。一矢方發。第二矢復發。第二矢方去。第三矢復發。是射之形。非射之真也。操極便捷。氣不能定。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射則弓未引。而神搖氣散矣。若夫守真忘形者。上聞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也。列御寇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故曰兩於中也殆矣夫。

第八章 自肩吾問於孫叔敖曰。至而楚才始存也。為第八章。言守真者。終之有無。國之存亡。皆無與於我也。孫叔敖自守其真。三任為令尹。其來也不可却。故不喜。三已之。其去也不可追。故不憂。抱真自守。不知貴賤之在。我在彼。古之真人。死生無變於己。况爵祿乎。凡君自守其真。凡之亡。不足以喪吾之真。反之。楚之存。亦不足以存吾之真。所以左右言凡亡者三。而凡君寂然不動也。此中言守真者。神凝而氣定。為一篇之總結。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八

知北遊第二十二

大道止於所不知。不能。至言去言。至為去為。二句。是一篇之結。即是一篇之主。無為謂之不知。答。狂屈之欲。答。忘言。語。缺之。睡。寐。被衣之。行。歌。神。農。之。隱。凡。皆。是。至。言。去。言。至。為。去。為。之。遺。演。第。七。章。直。揭。道。之。本。體。未。有。天。地。以。前。既。有。天。地。以。後。大。地。間。千。變。萬。化。皆。是。此。可。知。不。可。能。之。道。而。主。宰。之。而。網。維。之。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知北遊於玄水之上。至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為第一章。言大道渾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大道充乎天地。備於人心。絕思絕行。絕遠。無為。謂合於道而不知。狂屈幾於道而不言。黃帝知之言之。有言固非道。無言亦非道。此知之言之。終不近於道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行不言之教也。道不可知。故曰不可致。傳不可言。故曰不可至。仁主親愛。故曰可為。義主制裁。故曰可虧。禮尚往來。故曰相備。道失而至以禮。則禮散而華矣。故曰。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所以為道者。還淳反樸。損之又損。至於無為。蓋已落有為之中。而後歸無為。惟有日損之一法。日損之法。在於觀死生為一。觀神奇腐朽為一。

故曰聖人貴一。無為謂歸於一而不知。所以真是也。狂屈觀於一而不言。所以似之也。黃帝不能觀於一而知之言之。所以終不近也。

第二章 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至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為第二章。言大道無為。不可言。不可說。不可說也。天地無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聖人法天地之美。觀天之神明。與物俱化。而莫知其變異之混。大道備於萬物。六合之巨。秋乘之小。無處不充滿。變化日新而不故。與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此天之無為而守一也。法天之無為者。正形而一視。攝知而一度。一視一度。即守一之功。能守一。則天和至而和來。道德之在身者。雖曉然如新生之積矣。聞者睡寐相契。以無言也。說者行歌。亦相契以無言也。真其實知者。不持之以故。使幻妄迷責。知所以睡寐也。無心不可與謀者。聞者無心而默契。說者即不容有言而與謀。所以行歌也。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九

齊物論

執無而言。身非我身。性非我性。子孫非我子孫。皆是天地之所委。道之所在。人生於天地之間。行。處。食。稟。道。之。一。氣。而。不。自。知。昭。昭。之。象。由。冥。冥。而。生。有。向。之。物。由。無。形。而。出。此。道。所。以。為。萬。物。之。主。宰。也。來。無。迹。往。無。處。無。門。無。房。微。妙。而。不。可。知。自。其。用。言。之。天。與。之。高。地。與。之。廣。日。月。與。之。明。萬。物。與。之。昌。此。道。之。可。想。象。者。也。自。其。體。言。之。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益。之。不。加。益。損。之。不。加。損。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深。而。莫。測。實。而。不。窮。此。道。之。不。可。思。議。也。人。處。道。之。中。生。死。皆。與。道。俱。有。形。之。壽。夭。僅。須。臾。之。頃。道。之。不。遠。過。之。不。守。因。物。而。應。虛。己。以。俟。無。常。之。形。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至。人。忘。形。契。道。化。生。化。死。毫。不。容。心。解。之。墜。之。一。任。自。然。然。而。不。辨。盡。而。不。聞。無。得。而。得。此。之。謂。大。得。也。第四章 自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思乎在。至彼為積。非積散也。為第四章。言不得而得之道。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道備於萬物。不可確指一物曰道。在是。若泛指之。煙。燻。佛。瓦。雙。屢。屨。皆。是。道。所。在。也。周。備。成。者。言。無。物。能。逃。於。道。之。外。也。遊。心。於。虛。無。之。中。泯。其。無。為。清。靜。自。在。志。寂。色。空。大。道。自。見。住。不。



知至。來不知止。往來亦不知所始。蓋以物視物。則有際。以道視物。則無際。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物與道化。無物非道。無物是道。此之盈虛非盈虛。衰殺非衰殺。本末非本末。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物之形。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物之道也。道雖未嘗離物。而即物不可以見道也。

第五章 自何而甘與神農向學於老龍吉。至不遊乎太虛。為第五章。言無乎在無乎不在之道。不可問不可應也。老龍吉得無乎在無乎不在之道。神農以不問問之。老龍吉以不應應之。一奔壩弔離言神農於道。秋素之端。萬分未處。一神農聞老龍吉之說。而有所發予之教。是體道者也。夫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世之論道者。皆非所以論道也。道不可論。並不可知。故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上矣。道之得於己者。是不知之知。道之傳於人者。是不言之言。故曰。不可問不可見。不可言也。問者不知道。應者亦不知道也。夫道大而充於宇宙。遠而窮於太初。高而過於昆侖。空而遊於太虛。不可以言形容。故問者應者皆不知也。

莊子章義

外篇

四十

庚子章義

第六章 自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至物孰不齊焉。為第六章。言有無俱遺。無用而無不用也。滯於有者固非道。滯於無者亦非道。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未免滯於有也。視不見。聽不聞。博不得。已能無有。未能無無。猶未免滯於無也。由無有之說。信從而至無無之境。是在假不用為用。於物無視。無也。非無。無用也。二十生之久。妙萬物而能雜。以長得其用。此所以無用而無不用也。第七章 自冉有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至亦乃取於是者也。為第七章。言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不死也。冉有問未有天地之先。形狀若何。仲尼答以由今推古。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不死。古今一也。不生不死之道。以神受之。則昭然。以不神求之。則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之道。離言說。絕思惟。未有天地。不可言天地生天地。未有子孫。不可言子孫生子孫。天地生於太極。子孫生於祖父也。但祖父是有形之物。死生對待一體。太極是無形之道。不因生而有生。死。不因死而有死。無死生。絕對為一體。未能於未有天地之先。而生天地之物。故曰。物物非物也。既生天地。一涉形器。能生能死。不得先物矣。其不得先物

者。由於涉形器。本身為物也。雖則生生不已。皆是後天有形之物。非先天無形之道。猶之聖人愛人。雖愛之不已。只可謂之仁。不可謂之道也。

第八章 自顏淵問乎仲尼曰。同當聞諸夫子曰。至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為第八章。言學道者不將不迎。不如去言去為之大也。顏淵問不將不迎之游心。孔子先告以外化而內不化。世之人心。隨物遷而內化。存其矯俗而外不化。古之人。外與物化。其心純淨。一而不化也。安而與之相靡。必而與之真。云。多迷之借。外化而內不化。常應常靜也。神拿之圓。黃帝之圓。有虞之宮。湯武之室。安然居之。外化也。儒墨之師。各有所主。內不化也。聖人以外化內不化之道。處物不傷物。而物亦莫之傷。此所謂不將迎而將迎也。山林泉壑。皆欣欣自樂。但樂之極。而哀繼之。其來不能禦。其去不能止。雖以不將不迎處之。而不能為哀樂之逆旅也。蓋只知其可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只能其可能。而不能其所不能。不知不能之事。人所不免。而務欲知之能之。亦可悲矣。不如去知去能。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言屬知。為屬能。若必齊之。則淺矣。

莊子章義

外篇

四十一

庚子章義



莊子章義推編

經釋門漢安著

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楚為雜篇第一。多老子養生言。如曰能抱一乎。能兒子乎。此固老子與南榮越問答之語。其通篇養生之要。在於聖人幾乎是一語。是者。天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藏於無有。所謂練於不得已也。與莊子可以盡年之義不同。惟是言

道之體。合於一。道之用。雖散而為萬。仍當守其一。其語頗精。不可因其雜篇而忽之。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老聃之役。至惡有人災也。為第一章。言養生者。藏身不厭深妙也。庚桑楚雖隨居。較掌為使。而畏壘之民。欲相與戶而祝之。社而復之。是庚桑楚猶有不人以可見之象。其藏身不深妙也。藏身不深妙者。不善養生者也。夫至人不在有為之治。舉實則民相札。任知則民相盜。于世之後。必至於人與人相食。無為之道。全形抱生。無思慮。庚桑楚下老子一等。無為之道。雖可修

莊子章義

雜篇

一 庚桑楚章義

之於己。未能授之於人。此所以畏壘之民。猶不能忘也。故自言才小不足以化南榮越。而使見老子。夫道一而已矣。不可多。多則難。南榮越以不知不仁不義。則害人。知仁義則然。已終日以此三者。擾攘於心。交戰成患。何由反其性情之正。以此修道。外禮將內捷。塞外將累及於內也。內禮將外捷。守內將累及於外也。若內外並獲。必不能持。此修道者。所以貴守一也。南榮越尚未明此義。不敢深求。但乞衛生之方而已。詎知衛生即所以養生。而大道之要。不外乎養生也。抱一勿失。不同卜筮。舍人求己。此衛生之術。亦即修道之要。因之備然無累。倘然無心。終日如孩兒。任其自然。和之至也。手握而不急。目視而不遠。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雖非聖人之德。然以之養生。所謂冰解凍釋。全體是水也。至人衛生亦是如是。食乎地。樂乎天。藏身深妙。獨往獨來。視赤子之無知。然此尚非道之至。若身若槁木。心若死灰。脫然於禍福之外。而人不能災也。  
第二章 自字奉定者。至心則使之也。為第二章。正言養生之道也。字奉定者。止而定。定而靜也。極言定靜。發出自然之知。故曰發乎天光。天光只己能獨見。

非人所共見。故曰物見其物。物見其物。依張君居本補。一人見其人。言人所共見者。物耳人耳。若天光。則修道者獨見。所謂虛室生白也。若依字奉定而修持之以恆。則人舍之。不見物。不見人。天助之。發天光。修道必去執。不學學之。不行行之。不辨辨之。去執也。總之。道可修。體不可口說。故知止其所不知。苦必知其所不知。未能任自然之天。則天鈞敗之。齊物論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天鈞。道之自然也。所以養生者。備衆物之理。以養形。藏不識之思。以養心。順其自然。敬中遠外。如此而猶有災禍。是天之數。非人之為。不足以擾我之靈。靈有能持。而不執所持。持而不可持。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居易持也。俟命。不可持也。若未能誠於中。而妄發於外。則發必不當。人亦不合。明有人謀。幽有鬼誅。養生者必明乎人鬼之故。不為不善於明顯之中。不為不善於幽暗之中。然後能獨行也。所以養生者。契乎內。而發天光。不在契乎外。而如買人。買人積貨物以爲富。人弟見其魁然而已。惟道集虛。與物將者。馬教倫云。窮借爲空。一物得入焉。與物且者。一章炳麟云。且借爲阻。身且不能自容。焉能容

莊子章義

雜篇

一 庚桑楚章義

人。養心爲養生之本。故曰。兵莫憚於志。遠莫大於陰陽。志者。心之所之。陰陽者。心之所使也。  
第三章 自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至蜩與學鳩。同於同也。為第三章。言道之體合於一也。宇宙原姑。合而為一。見於事物。分而為萬。以道視之。無合無分。故曰道通於分。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即此意。所舉乎分者。以分求備。則所分之。又一體為不備矣。所舉乎備者。以備為有。則所分之。又一體為不有矣。因之出而取反。不見其人。只見其鬼。不知其生。只知其死。生死一循環。而無實。以說而有實。昧於循環之理。所以只知人死為鬼。一方面也。生死循環。人鬼一致。以有形定無形。道之體定矣。夫道不可見。不可說。出無本。入無際。在空。問雖有實。而不能極其處所。在時間。雖有生。而不能究其始終。不能極其處所。其大之空。問。虛也。上下四方之字也。不能究其始終。其長之時間。無也。古往今來之宙也。生死出入。自無而有。自有而無。以時間之補。而有空間之價。值。生死出入之時間。有形而無形。是之謂天門。天門。無有也。為一切有之所自

出。有不能出於有。而出於無。所以聖人修道。淺身於無。道之本體是一。自無而  
生。自生而即分爲二。以物視之。生死爲二。以道視之。生死爲一。公孫  
枝派雖異。其源則同。有生皆出於無。無然而也。而散於然。然異於此。謂  
移是移是者。造化推移如是也。移是之理。不可言。不可知。可散而不可散。無  
用而爲有用。舉移是之顯。然者言之。以生爲不以知爲師。隨之以是非。亂之以  
名實。以己爲主。強人以從己。華萃一生。死而後已。出沒於知。名華之中。此  
推移之事。此今之人。不知道體之一。而與調學。稱同一知識也。

第四章 自觀中人之足。則辭以放聲。至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爲第四章。言  
道之用。雖散爲萬。仍當守其一也。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主  
信時金。道未散而爲禮。義知仁信。本合於一。所謂大道渾成也。及其既散。不  
有禮義。知仁信之名。而又有富貴顯嚴名。利六者之勃志。容動色。理氣。竟六者  
之纏心。惡欲喜怒哀樂六者之累德。去就取與。知能六者之至道。此二十四者  
之過於胸中。則心即不能正矣。物雖散而爲萬。修道者仍守其一。守一者。胸不

### 莊子章義

雜篇

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爲物動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於自然界言之。謂  
之道。於人言之。謂之生。於人受命於自然界言之。謂之性。道生性。一而三。三而  
一也。苦不能守一。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萬。則不可究極矣。所以修道者。  
當練以不得已。以養中。故曰動不得已之謂德也。不得已者。非是不動。不是主  
動。蓋動而不動。不動而動者也。此動無非我之謂治也。修道者。天人兩全。最上  
不能兩全。不若工乎天而拙乎人。自安其愚。拙於人也。大樸不彫。工乎天也。故  
曰。唯彘能彘。唯龜能天也。全乎天者。成然無欲。人不能離之。外毀譽。遺死生。忘  
乎人。合乎天。氣乎心。順。即有所爲。皆緣於不得已。此聖人養生之道也。

###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前四章。皆言無爲。是莊子之言。不過此內外篇淺顯耳。第五章。似與前  
後文意義不相貫。第六第七第八章。亦是言無爲。而亦淺顯。第九章。言養生之  
要。純是道德經之旨。而意義較深。是老一派之所言。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徐無鬼因女鵲見魏武侯。至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

側乎。爲第一章。言無爲而人自化也。徐無鬼說魏武侯。不說以詩書樂禮。不說  
以金板六弢。而說以相狗馬之術。蓋詩書禮樂。金板六弢。此治國者有爲之事。  
魏武侯之熱矣。相狗馬之術。若無與於治道。而與治道冥合。入耳頗熟。則厭  
新則喜。喜則悅。人之情也。徐無鬼本無悅魏武侯之心。而魏武侯自悅也。

第二章 自徐無鬼見武侯。至若將惡乎用夫。僱兵哉。爲第二章。言存爲而害  
轉深也。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此有爲之害也。蓋民本安其擊鼓耕食之  
常。而治民者以有爲治之。此伯樂之養馬也。故曰養民害民之始。僱兵造兵之  
本。魚相忘於江湖。民相安於道術。以巧勝人。以謀勝人。則民不聊生  
矣。惟自處於無爲。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也。

第三章 自黃將見大槐。具茨之山。至黃帝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爲第三  
章。言無爲而天下治也。至襄城之野。而無所問。望。喻不知治天下之方也。衆日  
之車。遊於六合之外。喻任天運之自然。而無爲也。治天下雖多方。其要總在於  
任自然而無爲。牧馬去害馬。治民去害民。其理一也。

### 莊子章義

雜篇

四

徐無鬼第二十四

第四章 自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至滯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爲第四章。  
言有爲而人民徒勞也。知士樂思慮。辨士樂說。察士樂凌。此皆有爲而困  
於物者也。以有爲爲治。而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科難。勇敢  
之士。奮。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  
之士。貴。皆顛倒於有爲之中。而無以自逸。至於農夫商賈。庶人百工。亦皆不  
能安於無爲之天。此所以不能任自然。以神其用。而終身不反也。

第五章 自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至吾無與言之矣。爲第五章。莊子欲化  
惠子。而惠子死。莊子發吾無與之歎。與前後章義不相應。皆界皆竟之論。此  
莊子誠惠子之病。而惠子毅然可之。莊子又以備極揚棄之是非。魯連之自是  
以誠。魯連以陽召陽。以陰召陰。爲非道。而不知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非非道。於  
人知之。於己聞之。以誠惠子。而惠子猶未悟。莊子又以齊人輕子重鐘。徒人聽  
聞而聞以誠。可見莊子反覆指陳。以開惠子之悟。此惠子死。莊子所以有言無  
與言之歎。匠石雖善運斤。而受斤者。必如郢人。而後可。惠子雖自以爲足。而莊





與知與其學而非徒不如兩相忘而閉其所學一任自然也。

第三章 自末九君夜半而夢。至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為第三章言有用之用。其用有盡無用之用。其用無窮也。神龜能見夢於元君。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此有用之知也。不能避余且之網。不能避劉勝之患。此其用有盡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嬰兒無石師而能言。此自然之知。蓋自然之道。充滿於宇宙之內。人以目所見耳所聞者為有用。而竭蹶以赴之。以目所不見耳所不聞者為無用。而淡泊若忘焉。譬如人立於地。地雖廣大。僅容足而止。是容足以外之地為無用也。若廟足而墊之下。至於黃泉。則人即不能自立。可見容足以外之地。雖無用而大有用也。若斤斤於小知小善。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鮮不為神龜之續。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第四章 自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至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為第四章言順自然之道。天君泰然。無往而非天遊也。能遊者。胸次曠達。得自然之致。身雖不遊而神遊。故曰且得不遊乎。不能遊者。意境狹隘。遠自然

莊子章義

雜篇

九

快學齋

之致身雖遊而神不遊。故曰且得遊乎。流遁之志逐物。決絕之行執己。皆非至知厚德之任。如覆之墜而不反。此言執己也。如火之馳而不顧。此言逐物也。心有所滯。而貴賤與時轉移。所以貴者易世而賤也。惟至人之遊心無所滯。無人我之見。貴賤不留於心。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學者心不能曠遠。尊古而卑今。若放閉眼界。以臯古之眼光。觀今之世。同一類波逐流。故必於人無是非。始能遊於世而不僻。外任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使也。忘人之極致也。忘人必先忘我。一人之目耳鼻口心。皆須通徹。所謂朝徹也。朝徹始能見獨。見獨始能忘我。而遊於自然。其修養也。在於知之徹為主。徹者通也。所以道不欲盈。聖則嗟。嗟則善生。以一心而知萬物之情。所恃者在於心之徹。與知之徹。與萬物思相通。其有不當而不通。非自然之非人。則自塞之也。人心本自虛靈。自然有天遊之樂。譬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怒。心無天遊。則六擊相攘。六擊六根也。心能轉物。無在而非道遠之域。善大林丘山者。心不能轉物。而為物轉也。

第五章 自德溢乎名。至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為第五章言忘我。忘人。一任自然。言而忘言也。德因名而溢。名因暴而溢。謀因越而溢。知因爭而出。柴因守而生。官事因衆宜而果。皆不能忘我。忘人。違反自然。若夫春雨時至。炒木怒生。銑鐸始修。炒木到極而出者過半。不知其然而然。極其自然也。靜默雖可補病。皆城雖可以休老。寧定雖可以止遠。有意為之。極不自然。此是勞者之不能靜默。皆城寧定。故以靜默皆城寧定為務。若佚者無時不靜默。皆城寧定。不必有意為之。故曰未嘗過而問焉。修道者。已到某段階級時。即不復參前段之境界。所以聖人之所務。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務。聖人未嘗而問焉。君子之所務。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務。君子未嘗過而問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故神人修道。以忘言為極致。忘言非不言也。忘我忘人。雖言而不言也。凡人一滯於物。無論其行為若何。皆不能忘。善毀以求官。毀而死者半。不能忘也。迷之怒之。踉於秋水。因以跽河。以辭天下。亦不能忘也。能忘者不求官。不辭天下。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忘言而言。言而忘言。修道之要也。

莊子章義

雜篇

十

快學齋

萬言第二十七 萬言篇。多內篇之義。文句亦多見於內篇。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此數語之義。為內篇所未有。而理實精微。先論言而無言。無言而言之道。次論修道之要。終論抱真自守。全篇分三章如右。  
第一章 自萬言十九。重言十七。至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為第一章言有言不齊。無言而言。言而無言者。自齊也。萬言重言。此有言者也。厄言。此無言而有言。言而無言者也。夫言。風波也。至不齊者也。同於己者是之。異於己者非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奇萬之言。以明其不出於己也。此言而彼欲勝之。彼言而此欲屈之。引重之言。此處事有輕重。立言有本末。出於者艾者之口。所以止爭也。此皆有言者也。有言而不齊。或者以不言齊之。然不言猶不齊也。惟有無言而言。言而無言之厄言。合自然之分際。因以推演之。所以釋年也。世俗之所謂不言表面之是非。雖齊。實際不齊之是非。仍在不言之齊。齊與言不齊。齊平之理。與心之所欲言者不齊也。假使言之。而與齊平之理不齊。故曰言與

齊不齊也。若夫危言。言而無言。故曰終身言。未嘗言。無言而言。故曰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蓋無言者。非不言也。只是言而無言。無言而言耳。物之不可。而我可之物之不可。而我不可之物之然。而我然之物之不然。而我不然之物之自可。而我自不可。自然自不然。於我無與也。我不過可於可。不可於不可。然於然。不然於不然。物之不可。然不然。皆物所固有。我則無物而不可。無物而不然。無所容心也。終日言。未嘗言。此所以合於自然之分際而能久也。夫萬物芸芸。本是同種。皆是天地間自然之生氣。特以一受其形。而不同之形。遞相禪代耳。終始循環。莫得其端倪。若論其種。本無不可。然不然之分。是之謂天均。天均者。天地均平之道。各如其自然之分際。天均即天倪。物本天倪。厄言和以天倪。所以日出而不窮也。引惠子之謂孔子。莊子斥以有言不足以服人。證明之。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此高言重言之類。縱義利好惡是非。言之極辯。只可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也。

### 莊子章義

雜篇

十一

第二章 自會子再仕而心再化。至若之何其有鬼耶。為第二章。言修道之要。

心不繫於物。生死一致。命鬼皆不可言也。言而無言。無言而言之。危言。非有違者不能。有違者。心無所繫。哀樂不入於心。不以祿厚為樂。視三釜之祿。與三千鍾之祿。如鸛雀蚊虻之過吾前。而無所動於其中也。修如此之道。非一時可得而成。一年去華反樸。二年由勉強漸近自然。三年不滯於物。四年與物同化。五年物來自應。六年神靜而入於陰。七年神動而入於陽。八年出入陰陽而忘生死。九年道果成熟。變化從心而大妙。不修道之人。昧於生死一致之理。以生是有為。有種種之差別。而以死是無為。無種種之差別。而公豈知生死一致。皆天地一氣之循環。死屬陰。此氣自有而無。生屬陽。此氣自無而有。陰陽周流不息。生死即循環不息。苟達此理。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故曰。惡乎適。惡乎不適。人之有生。猶天之有日月。地之有山川。無始無終。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也。人之由生入於死。若日之沒。若月之晦。若山之崩。若川之竭。而與人之死若相應也。然日之沒而復出。月之晦而復明。山之崩而復起。川之竭而復通。而與人之死若不相應也。謂之無鬼不可。謂之有鬼亦不可也。

莊子章義

第三章 自來罔兩問於景曰。至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為第三章。言抱道自守。忘我忘人也。通達生死一致。命鬼不可言之理。所抱以自守者。惟一也。行也。行也。皆是真之行。為猶景。俯仰起坐。人以影之行。而不知皆是影之行。為影。而形未嘗見。景滅而形未嘗滅。火與日。是景之所見。陰與夜。是景之所滅。人之生死亦如是。生而真與之同生。而人不見。死而真不與偕死。而人不知。然景必待形。人必待真也。所以修道者。抱真自守。其他一切。悉淡忘之。故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此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謂也。所以陽子未聞老子之言以前。舍者將迎。宋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趨席。湯者避席。既聞老子之言以後。舍者與之爭席。由忘我以致忘人。由忘人以致忘人我也。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蘇東坡以其枝葉大粗。疑為偽作。余謂莊子除內篇七篇。其外篇雜篇。必多後人編入之作。此四篇尤其顯然者。不僅枝葉大粗。且

### 莊子章義

雜篇

十二

第二章

意義亦淺。他篇雖有編入之作。而修謬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尚是莊子學說之一派。此四篇則不然矣。讓王篇。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始終一意。而歷引許由。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石父之真。太王。居邠。王子搜。逃丹穴。子華子。祝韓侯。顏闕。却魯君之幣。列子。辭鄭子陽之粟。屠羊說。不受楚昭王之賞。原憲居環堵之室。曾子居衡。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顏回不仕。喻子重。生而輕利。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鼓歌不輟。北澤無人。投清冷之淵。下隨投桐水。昏光沈。盧水。伯夷。叔齊。死於首陽之山。雖歷舉二十人。皆是證明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一意。義。絕不似內外篇之文。其書瑣瑣。連牒無傷。其辭參差。詭譎可觀也。盜跖篇言三事。亦祇是不矯行傷身。以求聲名之一義。說劍。漁父二篇。每篇祇一意。義。韓昌黎言說劍。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漁父。筆力差弱。於莊子。韓氏此說。頗為有見。要之此四篇。辭旨淺顯。殊無章義可說。王船山曰。讓王以下四篇。自蘇子瞻以來。辨其贗作。觀其文辭粗鄙。猥戾。真所謂愚其喉而啗其舌。哇者。讓王。稱卜。隨務光。惡湯。而自殺。殉名。釋生。乃莊子之所大哀者。蓋於

三十五三九



後仲子之流於庚之郤夫所作後人因莊子却聘之事而引入之說則戰國  
游士逞舌辨以博虛求榮之垂餘漁父盜船則則釋其市販一狂夫之志也列  
女篇中如號頭之與蘇合不特而自明故俱不釋是以于氏之說此篇也余  
乃以此四篇而略說之並記王氏之言如下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篇言忘人忘我天而不人自可免內外之刑人而不天忘外者必窮天  
而不人葆光者必達王船山云此篇之旨大率以內解為主以葆光不外炫為  
實以去明而養神為要此言得之又云唯人心險於山川一段與莊子照之以  
天之旨顯相抵牾攝錄者不審而附綴之此言未必然也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至虛而遊遊者也為第一章此章完全與  
列子黃帝篇中間一段相同惟章末多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求飽食而  
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數語為一章之結此章義即在此數語  
言忘我也不忘我即不能忘人不忘人人即不能忘我列子食於十餐而五餐

莊子章義

雜篇

十三

列御寇第三十二

先饋是人不忘我也人不忘我由於我不忘人由於我不忘故曰  
內誠不解形謀成光雖止而不遊人亦自來親附此列子中道而反而戶外  
履薄也不自忘者雖不必以惠感人而播於本性動於中見於外而人自感故  
曰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惟有淡然自忘而人亦相與忘  
之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第二章 自鄭人語也呻吟裘氏之地至悲哉乎汝為知在素毛而不知大率  
為第二章言古之人天而不人也天者自然也人者人為也道貴自然不貴人  
為也緩學備習學聖非自然緩為儒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緩學聖而與緩學  
而其父助發則更非自然矣緩不勝而自殺殺而見夢於父而以使復學聖為  
己功緩之不自然又甚今世之人皆緩之類此古所謂逆大之刑也若夫修道  
者任其自然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任其自然聖也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反自然來人也自然者道之極也知而不言任之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反之  
所以之人也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修道猶學屠龍之技可以學而不可以用

故曰三年而學成而無所用其巧不同緩之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亦不同緩  
之儒而相爭也修道者無我見故無爭衆人有我見故多爭故曰聖人  
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必即論語無我無必之必我見也  
上必與不必事理之當然下不必與必無我見與有我見也兵即爭也有我見  
者混於人共知不離也直竿牘之間無我見者合乎天其持竿者乎無河有之  
鄉悲哉世之人人而不天知在素毛而不知大率也

第三章 自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至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為第三章言葆光不外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也曹商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此炫於外也炫於外雖有所得而內不能自葆其天真此莊子  
所以有治愈下得車愈多之喻下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至使宋王而悟子  
為整粉矣夫一小段當在此處言能貴人者即能賤人能生人者即能殺人炫  
於外必死於外此所以有為外刑者金與木也之喻仲尼雖不如曹商之炫於  
外然飾羽而畫心有所受而不虛神有所宰而不圓施於人而不忘而內不全

莊子章義

雜篇

十四

列御寇第三十二

非天之自然之道猶之商賈雖積財鉅萬而不齒於士君子之數形雖齒而神  
然不齒不能葆光而炫於外者即免外刑心神不安而陰陽交戰於其中難免  
內刑也惟真人外不與人爭內不滑靈府外內之刑皆免也

第四章 自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至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除人有見宋  
王至子為整粉夫一段在上章一為第四章言人心難知處世不易炫耀者必  
窮葆光者必達也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必九微之而始得所以處世必  
謹慎以自守如正考父一命而僱再命而傳三命而俯耒不自炫始免外刑今  
之人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僱三命而名諸父如此自炫當然外刑隨之  
所以人之處世不僅謹慎於外又當謹慎於中若得有心心雖而內視多端伺  
察心不安寧則內刑立至耳目鼻口心人之五德也有德而內視五德變而為  
五凶德凶德由心而變故曰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中德者心德也夫人之形內  
有六府外而養其長大壯麗勇敢使自恃八者過人之德不自謹慎必遭外刑  
因以是窮若謹慎自守備而後走伏俯善居卑下畏懼如不若人不遭外刑必

故曰三年而學成而無所用其巧不同緩之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亦不同緩  
之儒而相爭也修道者無我見故無爭衆人有我見故多爭故曰聖人  
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必即論語無我無必之必我見也  
上必與不必事理之當然下不必與必無我見與有我見也兵即爭也有我見  
者混於人共知不離也直竿牘之間無我見者合乎天其持竿者乎無河有之  
鄉悲哉世之人人而不天知在素毛而不知大率也





之學術也。不累俗，不飾物，不苟與人合，亦不苟與眾異。順其自然，以全生活。只圖人我之養，學給而足。此古之道術。見於政治家。宋研尹文之學之所自出也。別善有惡以稱萬物，和顏難容以調海內。見侮不辱，以教民鬥禁攻。攻者兵以救世戰。宋研尹文之學之所自出也。周行天下，說下教強，而不舍。宋研尹文之學之所自行也。為人太多，自為太少。宋研尹文之學之批評也。以下兩引其言。以為為人太多，自為太少之證。其為人則以禁兵攻，其自為則以情欲寬淺。為人自為，雖有小大精粗之不同，而其所行僅至是而止，不能上躋於聖人君子。何況天人神人至人也。

第五章 自公而無黨，易而無私。至雖然，學乎皆嘗有聞者也。為第五章。言彭蒙田駢慎到之學術也。至公不黨，平易無私，信己不執，隨物不二，不慮不謀。不擇物與之俱往。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家。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所自出也。齊同萬物，無可無不可。乘知去己，與物宛轉若風之旋。苦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動靜無過。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所自出也。非生人之行，死人之理。所言之是。

莊子章義

雜篇

十七

慎到 慎到 慎到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批評也。於墨子稱為才士。於宋研尹文嘆為至是而止。於彭蒙田駢慎到，言皆嘗有聞。抑揚之間，已可見已。

第六章 自以本為精，以物為粗。至古之博大真人哉。為第六章。言關尹老聃之學術也。以無為精，以有為粗。寧廓自處與神明遊。論語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及無為而治者，其辭也矣。人君南面之術。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家。關尹老聃之學之所自出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乘要執本是也。以滿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是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不先人，當隨人。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人取先，己取後。人取實，己取虛。人求福，己曲全。關尹老聃之學之所自出也。以深為根，故堅而不毀。以約為紀，故銳而不屈。寬容而不劇。可謂百家之至極。關尹老聃之學之批評也。於關尹老聃，猶嘆為古之博大真人。可見為天下篇者，對於道家之學術，尊視之也。

第七章 自務漢無形，變化無常。至乎乎味乎。未之盡者。為第七章。言莊子之

空術也。務漢而無象變化而無體。不知生死，與天地相並。畢羅萬物，物不知而我亦不自知。其無為之極，致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渾渾穆穆，遠太古之時也。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家。莊子之學之所自出也。穆穆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危言重言，為言莊子學術。奇之於論，不可測之文字也。與天地精神往來，不離是非。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莊子學術。託之於虛空無拘泥之境。界也。弘大而闊，深因而肆。稠適上遂，不竭不說。芒味未盡，皆嘆莊子學術也。老莊同是道家，而天下篇其源各異。觀此隱見莊子學術。勝於老子。故天下篇即非莊子自作。必是學莊者所作也。

第八章 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至是窮聲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楚夫。為第八章。言惠施之學術也。惠施之學，是方術。非出自道術。其書五車，只言其書之多，而不言其學之有所承也。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言不合於古之道術也。大一小一大同小同。此惠施事理之說。飛鳥之影。未嘗動。鏃矢之疾。不行不止。此惠施物理之說。狗非犬，黃馬牛，三白狗黑。此惠施略同於公孫龍之說。此皆惠施之

莊子章義

雜篇

十八

惠施 惠施 惠施

學之所自出也。惠施之能。猶一蚤一虻之勞。施於萬物而不厭。逐萬物而不反。多方不知道。是窮聲以聲。形與影競走。此惠施之學之批評也。要之惠施物理之論。立說頗精。至今而其能易。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動者鳥而非影。影固未嘗動也。鏃矢之疾。不行不止。鏃矢不行，必弦激之而行。既行不止，必地心力引之而止。至於一尺之鏗。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蓋日取尺鏗之半。雖至萬世。尚有未取之一半在。算數之理也。日方中方睨，南方無窮而有窮。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地圖之說也。惠施生當晚周。而能為此種物理之論。殊為可貴。其書五車。使盡存於今世。必有足以供吾人研究者。為天下篇者。惜其逐物。是只知道術之足尊。而不知物理之可貴也。吾故特論之。

莊子章義終

自序

老子道家之經也孔子定六經刪書斷自唐虞獨於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其書與自伏羲氏始世八卦遺書契神農重八卦為六十四卦作連山黃帝得河圖洛  
書作歸藏孔子書叙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然則言言之書莫古於  
三墳而老子之書獨與易合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  
後知老子之言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言也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也雷氏曰歸藏  
黃帝柱石存之說不可易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於伏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  
知陽氣之所以生質原於此於是以坤為首以陰為主以靜為道以柔為用所以明體也  
余按老子之言道即本於此邵康節云老子知易之體孟子知易之用皆說言乎夫道不  
可以言傳老子出函關令尹喜曰強為我著書強之云者老子之不欲著書以言道也明  
矣老子之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是則老子之言道強為言之強為名之耳故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後之人宗無言之  
數得無為之言則一言可括五千言可也謂五千言無一言可也即是即善易者不言易也

老子約 卷一 序

莊周言老聃之道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滿則謙下為貴以空虛不致為貴  
為寶古之博大真人談道老子之言道宗法自然自然者即無為之謂余最愛老子之言  
道即有以言無與釋氏之言空寂者不同如曰谷神不死谷則有也神則無也三十  
共一觀有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也故曰有之以為用無之以為利易明器即道老明有  
即無易之稱名也雖而不越於其類其意耶老之為術也以道為根以約為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亦衰世之意耶老書稱曰道法自然自然者即無為也  
德經魏晉以來註之者衆杜光庭所列六十餘家道藏所收諸書所錄更復靡數或乃以  
為言兵之書道流且附會以神仙吐納之術固不足論而嚴遵王何以下如鳩摩羅什  
以神理蘇子由按儒入學各明一義要之老子言道之書也其道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  
之道其言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不違道亦  
不違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孔子性與天道之言在是矣老子之  
言得易之體觀於谷神不死空列子以為黃帝所言則知道德之意皆上古神聖之所傳  
述而不作皆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楊龜山以為非老子莫屬朱紫陽亦言晦周之史官

老子約

學問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或亦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說哉是言也余學道  
未深身經變亂因變而後終老於黃冠因取老子書熟讀之體說經者之體說多歧而  
寡要也不揣固陋成老子約一篇其中博覽諸註其精華者半體言皆自出心裁若  
半非取諸家精要之言若錄於後聊以附述而不作之義因悟老子之言多譬喻之言引  
伸比例之語即如欲暗固欲取固與乃老引古語取欲窮固強之訓故下文承以用  
柔強弱二語以明柔弱之勝剛強味者不察乃以老子為陰謀家言而所謂下士聞道天  
笑之不足以為道也持此意以謂老子則思過半矣昔者老子問禮於老聃有言記  
之嘆未嘗其論道之非蓋子言也得聖亦未試及老子或者謂得朱宗老子之體失於不  
及以至首身賤物莊周述老子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管失老子之名弊於可  
破刻急王何失老子之道流於虛無放誕以為此六子者皆老子之門人然而學派之分  
意傳愈失於老子何與即如子思之後乃有荀斯宋陸異同紛紛然皆明良知之說申  
入禪惠亦豈孔孟之若嘆乎道家與儒家豈有異乎如曰六朝諸老莊固亂胡以漢之文  
景宗黃老則治國者如對病用藥惟其時而已今何時乎老子之道致清靜道名稱務

老子約 卷一 序

是後宗遺教不賦應祭不殺智能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連連閱閱然見太古  
之風俗而後氏之民與為天氏之民然余所為焉然高望而有遺思也已未十月降道人  
有學於上海時草居

三一五四三

凡例

一史記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亦其大略耳後人有刪節之以合五千之數者唐安極與此者不下數百家今尚流傳數十家而字句多有不同明當若若無弱侯均有考異篇言之甚詳今從王弼註本問參以諸本不復註明以歸簡便

一史記云著書上下篇唐元宗稱爲道德經以上篇爲道德經下篇爲德經俱非的的的王弼註則分上下篇不分道德二經以上下均言道德之意不必分晰也今亦從之

一此經分章多有不同王弼分八十一章嚴遵分七十二章韓非分五十五章北周達分六十四章吳澄分六十八章今從王弼本分八十一章又每章亦有以二字標題者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修身之類以意爲之無關宏旨亦所不取

一黃貴云人之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我之著書惟恐不出於人是老子述而不作之義也杜預左傳集解朱子四書集註皆博探諸家運以己意本欲傲效之然頗有心得自出新說與取諸各家者約得其半蓋老子書皆引古語亦多譬喻比例之辭余之新發明者未必與古註有暗合者也學者宜分別觀之若徐靈蘭道德經註自云熟讀經文深

老子約義卷一 凡例

三

參至道不墜尋者直讀經義其或既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非動學也云云毋乃與述而不作之義悖歟

一撰註之後復取諸家註解之精當者節錄於後若能潛心體會於老子當有心得

一老子書得易之體易經多用詁語老子亦多用詁語如第十章體兒幾知唯爲道十一

章幅殺爲朝十二章百復狂飢爲道各章可以此類推莊子之書要歸於老子之言篇中亦多用詁語如南華真經雖係古韻文一篇可按也

一老子爲道教之祖亦曰黃老家言以儒理解之非道教也以禪理解之非道教也此註

采擇最嚴然有時與儒理合者則其源流同出於易自屬不能歧視若所選諸家有近

釋理者說有可采必加按註明之

一老子書智見智仁者見仁故註解最多有以爲兵家陰謀之說者有以爲神仙修煉

服食導引之說者有以爲燒丹煉汞之說者其餘異說尚多皆因支離附會一切屏棄

近人所能有以爲吾國最高之哲學者是斯學家言余亦未敢附和余之意只知發明

黃老之學得其微旨會其要旨耳

老子約義卷一 凡例

四

一余於此註之外撰有讀老隨筆讀老小言爲讀老子者之引者學者並讀之則其言

微言可以了然於心矣

一陸農山云聖人之在下者多矣其善言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謂

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余謂道家之有老子即儒家之有孔子列莊乃古布之倫豈可

與老子特許約乎此書取名老子約乃博覽諸註由博返約之義與陸農山之言約者

不同

老子約卷一

道德經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有道之所以爲名首得無字之要旨凡事可踐行謂之道然可道者則非常道凡物可指定謂之名然可名者則非常名道本無可名而天地萬物皆此道之顯顯因強名之曰道且天地萬物有時而顯而道則亘古今而不變是謂之常由是而知道本無名而常之理已具天地之所由始也道既有名有名則有形有子必有母萬物所由生也常無常有常從司馬溫公王介甫何要之斯道固常無也聖人之體道必先談其常無以觀其始物之妙有者無之對待又徐察其常有以觀其終物之微妙故之極也微歸終也是有與無同出於一其名異耳名異而實同故同謂之玄老子之言非舍

老子約卷一

五

有以求無也常其有時人見爲有我見爲無是乃真有是乃真無是乃真妙妙即即妙即妙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世之釋道教爲玄教者本此易言有恆故曰恆其德有恆德斯有常道然而道豈有名人強名之曰道耳行不言之教道豈有言人方強之言耳故老子發言之始意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言也而黃帝不傳之秘門在人之視無視有玄之又玄而自得之也

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蘇子由曰無名者道之儼有名者道之用無名侯曰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示無爲之旨當注意有無相生而不有兩句天下之萬事萬物皆因對待而成故有惡乃有美有不善乃有善使不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亦無惡與不善也是以

老子約



羅浮豫道人邵付氏學

不能舍有以求無舍無以求有蓋有與無之相生亦如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聲與音之相和而後之相隨因其對待而成也夫物以對待而成亦以其自來與成而已豈常也哉聖人知其然也以常道處事道立於萬物之先順物之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惟無言則無不計也若是有無往不勝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萬物惟我生而生而不有夫生而不有即所謂無也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即無爲之事也有居則有去我既不居又安所去乎

政和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而化自生而色就有之哉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尚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此言無爲之治也聖人非不任賢也而賢非所尚非不理財也而不貴難得之貨使

老子約卷一

六

其尚賢則民趨於名而必爭矣使其貴難得之貨則民趨於利而爲盜矣名利可欲者皆不肖下貴而不示之以可欲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矣心不亂則必無貪利之心而心中之物是之謂虛其心然民雖不貪乎利聖人必爲之謀生以足食故曰實其腹心不亂則必無爭名之心而寵辱皆忘是之謂弱其志然民雖不爭乎名聖人必使之勤力而自強故曰強其骨能如是則民守其真矣蓋由上之不尚不貴故民於名利無所知無所欲也即使有知之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也若以無爲爲治民亦同守乎無爲天下無不治矣

呂吉甫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骨之條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矣章頤曰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爲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分似萬物之宗推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

三一五四五

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章首尾皆言道之象道即無也冲虛而深妙使用之而見其盈則失其冲虛之道矣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蓋淵乎常止衆流之所歸也似萬物之察矣然道即無似萬物之察而亦有以察之也我何術以得此道哉心出而入物為銳惟其銳則心精物至而安心為紛解其紛則心一惟精惟一則先生焉又恐其與物異也乃從而和之和平則同與矣光在照之外和之而不別照在光之內同之而無異如是則此心湛然常存然亦似或在耳蓋此心本無物也為盈為虛為光為照吾無容心於其間吾亦安知此道之所自哉故曰吾不知維氏之子天生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故曰象帝之先帝天帝也

問元御注曰道無不在在光在照皆與為一一光隱耳而妙本非光與也玉指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似無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筭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章首道之妙用也夫道在天地之先仁亦豈足以盡道哉天地聖人無事於仁而反有似於不仁蓋任萬物之自生自死聽其自然而無所容心也芻狗者轉草為芻狗祭所用既用則棄之夫天地之體道也道即是無其視萬物皆陳設之器而已無所事仁聖人之體道也其視百姓亦然蓋執無以首道則天地聖人自視亦如芻狗其視萬物百姓如芻狗也固宜然其於萬物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享之壽之器之覆之固無或謂其機也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親於天地之間其於筭絲是可觀矣筭絲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也而不窮屈動也而無竭盡天地之機絨發露生殺萬物出於無心亦若是而已天地任自然不可得而窮聖人法無為亦不可得而窮則皆虛中之效也故告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王輔嗣曰地不為獸生而獸食於地不為人生而人食於地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助矣若泰山已崩未足任也王純甫曰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樂論言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旨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對

老子約卷一

七

狗百姓之謂也蓋疑有上井斯民之意且曰中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始其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絳絳若存用之不勤此章言道之真相也谷有形也而谷之空處則虛而無形謂之谷神空虛即無也夫空虛無形本無有生倘安有死神三十篇共一義章言當其無有車器皆之用則此章亦以谷之管其無有生天地萬物之用故谷神言其德玄牝言其功谷而有神喻此道之虛無自稱牝謂之玄喻元氣之和柔情弱故曰玄牝之門者萬物自是出也天地之根若天地由是生也以爲無耶則絳絳而不絕以爲有耶則空虛而無絳故曰絳絳若存豈能空不滅以無生有是斯道之妙用出於自然也勤勤若勞也神當存於中氣不耗於外其用也誠見其勤哉

呂吉甫曰古之人以穀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謂太一者

老子約卷一

八

此虛室之為虛寶後天之宗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隱之為元始先天之祖杜道堅曰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即稱建官有之稱故學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道旨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私故能成其私

此章首道之無為本於無私也谷神不死道自長久以其不自生也天地之根出於玄牝天地法道故亦不自生也夫道無私者也天地無私者也人亦法其無私可矣惟聖人能體道私欲不存上下與天地同流與物無競能後其身清淨自正能外其身若於此身無所愛者然而身先存人之見之以爲能成其私也然聖人豈欲成其私哉法斯道之無為公而無私而已矣

政和注曰自發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吳章曰後謂卑卑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淨無爲不求養生謂長久住世程俱曰天地人一原其夫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其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謂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發分表之事厚其生而傷其體而身愈病其不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求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其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言無爲之道甘處卑而不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默之者善也若上善雖與道有間然亦幾於道矣何以見之蓋上善若水也人多自私自利而與人爭水則善利萬物而不爭人多惡卑下水則甘卑下而處衆人之所惡上善如是可謂幾於道矣從處卑下故曰居善地深不測故曰心善淵挹注不窮故曰與善仁潤沙不夷故曰言善

老子 約 卷一

九

信謙滿盈故曰政善治功可謂曰力可謂曰德故曰事善能多幾春洋謂謙德而故曰動善時凡此七者之善皆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也衆人所以無怨咎之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全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言無爲之道最成盈滿也盈虛消長之理易言備矣可不深長想乎富貴則必盈盈而不善持之則必覆不如不富不貴之爲愈也滿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人物心計雖工則善雖巧而不知富貴之不可長保也所以金玉滿堂有莫之能守者矣此無他富貴而驕不知盈滿之可懼而自遺其咎也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道如此而況人乎知是不辱知止不殆是持盈之道也  
劉師立曰此言深微教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動而行之

十章

老子 約

載言抱一能無鄙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澹除元覽能無疵乎之民治國能無爲乎夫門曰曰能無鄙乎明曰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言抱一之要至爲精微學者不可不盡心也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當知軍營之營環無隙我能處之則魂與精不致離而爲二是謂抱一而真精在中矣嬰兒百無一知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而其氣致柔專氣致柔則靈氣之功深矣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引於外物則神散蔽於一極則神昏能潛降之而無礙則神全矣此出世之人能葆其精氣神者也老子更爲佳世者言之曰善養生者不搖其精善治門者不擾其民善言者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清靜自正無意於爲抱一之旨即無爲之旨耳所謂無爲也善言專氣致柔者非閉關之謂也天門開則鼻息呼吸調氣純然而能爲唯也所謂知其雄守其雌也善言者言辭玄覽者非時味之謂也明白四達女覽亦明曰接於外心境兩忘似乎無知即是知也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若此者可謂玄德矣聖人之於民信能生之畜之矣而無爲無知守神如是則又生而不有

老子 約 卷一

十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也蓋無心於生無心於長也言物自長足非若宰成王輔曰曰能無爲乎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庶幾侯策乘曰莊子云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寶其說亦甚明矣雖老子者猶謂其乘人事之寶而得任虛無也則未考其文而先有意誣之耳豈不妄哉王雪曰此論自爲士以至於神人聖修身之序盡矣

十一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章言無之用也釋家言寂滅四大皆空而覺悟出不以空爲有用也老子之所謂無則於有之中言無非於有之外言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自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皆此無之以爲用也與佛氏之徒言空滅者不同而聖人無爲之治亦不外此車無中間之空孔不能轉軸陶器無中空不能容物室無戶牖空明之虛不能居處是車器室之有用者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也有之爲利人皆知之

和之為用人或不識老子當指點其言深矣是以聖人常無以親其妙常有以觀其言也

莫章而曰人之貨腹有氣所以存身虛心無物所以生氣王船山曰造有者所以求其有也或知夫求其有者所以保其無也經營以有而但為其無豈樂為哉無者用之或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日爽馳騁敗壞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移於外物也目以色盲耳以聲聾口以味亡則靈聰聰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亦由心所取而喪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夫駭駭令人心發狂是可畏矣而不知目盲耳聾口爽亦可致心之發狂也若夫難得之貨亦人正路是日行妨食之為害更甚於令人心發狂當切戒之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受而未嘗貪目貪而不能受為腹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謂也倘乎外則好始而行妨矣不為目

老子

卷一

十一

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謂也為目則常見可欲矣聖人去彼常見可欲之紛擾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王補曰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目聾耳爽也順性謂什曰時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瞎即色之空與盲何別但聞暗暗在耳乃曰不聾不知聲相與聲何異董斯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又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面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若所有大患若為善有身及善無身善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此章言無身之學無身即無心也寵辱若驚有心之為累也貴大患若身有身之為累也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相反然道能貴之道亦能賤之辱同生於寵世人不悟而

以寵為上而不知寵為下也吾之所以有寵辱之異者以吾有欲未得之則驚其得之既得之則驚其失之以吾有心也若吾無心則何寵辱之若何何貴大患若身貴身亦世人之身寵辱得失之於外生死疾病攻之於內常有患則患避之

人視大患為重皆以為大患之切身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則何大患之有益無心則無為無為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自然之理也然所謂無者非棄而去之也但有之而未嘗有耳如孔子之無意無我是也無心則無寵辱無身則無大患非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乎不特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托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乎與章直注以為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像按楊朱之為我我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老子之及吾無身即無心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重視其身為天下寄托之身非我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若同楊朱安可以寄托天下章直之言誤矣政和御注曰搜利勢善實謂作威福天下畏之如神明好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為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

老子

卷一

十一

所以不以利累形累心親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趙孟交曰聖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戒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寵寵辱遺身或智為極利豈知聖人之旨哉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斲其下不味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示人以觀道之法而知道即無也夷謂平夷希謂希少微謂微茫凡人視以目聽以耳搏以手然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但強名之曰夷希微而已凡物求之不得或可以致詰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也不可致詰則此三者混而為一者何即道也道作無也凡物皆上明下味道無上故不斲也道無下故不味也繩繩往還來續而不絕

也雖若有名而不可以名似若有物而復歸於無物夫物則有狀有象道則無狀無象然既有名之曰道當以意想得之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有也德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曰恍惚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道無在而不有故無前後之可見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道無時而不存故有今古之可言也有者物之今無者物之古御今之有當執古之無矣執古無以御今有則雖在今日亦可以知古始矣能知古始之謂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而綿綿永存也

陳希聲曰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純樸乃大道之紀綱趙秉文曰曰夷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因形而不能知口詳對而不能言豈可視聽博取哉王船山曰物有間人不知其間故合之背之而物皆爲患道無間人並分其間故執之別之而道僅以名夫有物者或輕或重或光或暗或作或止是謂無紀一名爲陰一名爲陽而冲氣死一名爲仁一名爲義而太和死道也者生於未陰未陽而死於仁義者欲故雖宋不能察黑白之交斷噴不能審官商之會廢忘不能搜空際之隙神再不能斷天地之分非至常者何足以

與於斯

十五章

古之謂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復焉若涉川猶兮若以四鄰離兮其若將換兮若冰之將釋故兮其若懷駭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淵孰能測以止

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謂爲士者謂有道之士最處而微而妙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矣內既深不可識尙安得而形容哉強爲之容而已猶強勉遇不遇之貌冬涉川畏四鄰柔剛而疏也雖若客不自爲主無有不敬也渙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致若懷駭余其天也曠若谷虛而善應也淵若淵和光而周應也又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測乎濁者動之時也動而能止則靜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安而能久則動徐徐而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此有道者所以能微妙玄通也俾此道

者不欲盈盈則必益益則不能虛矣夫唯不欲其盈故能盈缺不爲新成斯即全其抱璞不爲天下先之旨也

王船山曰樸妙者衆山微而妙者衆求通者多以玄爲通者希都弁曰不盈則若缺能缺也無事更改能不斷也固然皆得能成也王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敵者雖新不敵新成者道之也按按能滿而止四句與孔子聖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之謂相合而徐清即去其得染之汗而德日新也安而不動則滅性非道動而徐生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久沒身不殆此章言虛無之道守靜也從空山枯坐萬籟俱寂之時體認此心夜氣之存可謂致虛矣守靜突然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窮猶未臻於無心之境也虛能極靜能窮然後悟道即是無可以觀萬物之變矣萬物並作之時即芸芸蠢動之象知道者觀有於無

老子 約

卷一

知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芸芸各歸其根必當自有而無也歸根則不求靜而自靜是謂靜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可謂也命不可言也惟守靜者知有之根於無然後能復命復命曰常即首章所謂常無也知常曰明即十章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爲也不知常無之道則妄作而多凶能知常無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容乃公者即七章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以其無私也無私則公矣公乃王者無私故能成其私也可



老子約卷二

十七章

羅浮後道人郡村氏學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辱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分其賞皆功威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言太上無為之治民皆自然也太上即有道之君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民皆相忘於無為在下者祇知有其上而已不知其上之有道德也其次則以仁義治民而民視之辱之又其次則以政刑齊民而民畏之然為政而使民畏非治本也政刑之所不及則民侮之矣夫人君御宇道德已失一降而為仁義再降而為政刑三降而為權謀法術是已之誠信已不足宜乎民之有不信也易若法無為之治與斯民相見以天也相見以天之間何使信至足則民亦無有不信之者猶其賞言以復乎道而已賞言者行不言之教即以處無為之事也及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於我何有哉此無為之治所以可貴也

老子約

卷二

呂吉甫曰今天父子愛飲不啻而論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飲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論何則情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厚之己出於情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聖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嘆無為之道已廢而世變愈亟也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矣况復分斷之而為仁義聖智之全備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及大道廢而仁義以名然仁義猶可濟大道之窮斯時之民仍親之厚之也及其仁義又失於是有所謂智聖者竊仁義以行之則人為自此世亂由此始矣聖智何以謂大道廢有仁義智聖出有大偽哉猶之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而指點而意明也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有智聖所以有舜之孝有桀紂所以有亂達比干之忠大道廢所以有仁義其禍亦若是而已而智聖更不待言矣

王輔嗣曰其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

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任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與章曰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和緩智聖出而道有大偽則其變為其所四者之分與君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十九章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因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此章承上章而言欲棄末而返本去文而尚質應幾乎無為之治也禮智即上章智也巧利即上章大偽也絕聖棄智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愚附著也仁義聖智巧利三者由世變日趨於文故有此名去古始之道已遠矣文不足以治天下矣返而附屬於質乎質者何索也悖也見素抱樸者本於少私寡欲民見其見素抱樸上不以文欺物又見其少私寡欲民亦不敢以文自欺則斯世返於淳古之道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當我無欲而民自樸也亦何貴乎仁義聖智巧利之文哉

老子約

卷二

愚弱侯曰素未受采樵未斷器此所謂性之初也質也夫遊於性之初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寡矣有其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禮智仁義之精也巧用文之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歸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猶得老子之旨諸注所不及也弱侯集乘宗之必如此解乃知此篇非老子過激之論不然如莊子所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言哉蘇子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虛後世也深故聖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下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益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得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違者得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首以視天下者有之

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旨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入二  
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惡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况今其夫夫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衆人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諄兮其若海暉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葆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章言有道者之異乎衆人也世俗之所學我則絕之世俗之所畏我則無之使我之  
見識同乎世俗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惡之與惡相去何若或特人之所畏吾亦畏之  
人之所爲吾亦爲之躬身於軌物之中斯分於非倫之內不與人異也特不以流俗之  
妄爲憂流俗之樂爲樂耳流俗之樂如何則皆荒兮其樂未央也日馳逐於身外之物  
其快如登春臺其美如享太平其明昭昭其智察察幸他人之不我若懼他人之爲我  
先付不知察其兌閉其門也惟有道者泊然而靜欲未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

老子約

卷二

三

若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人皆尚賢而好名人皆貴難得之貨而好利我則樂乘焉若無  
所歸礙寄寓於物而不若於物也衆人之於富貴皆愛其有難而我獨超然其若道也  
於是衆人皆笑我爲愚人然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惟純純兮心專向乎道而不雜濟乎  
其若海濶兮若無止則留道而未之見也是以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於是名利之俗人皆以我爲愚人俗人逐物我獨守道所以而我獨若遺於是智巧  
之俗人又以我爲頑似葆之人此無他衆人皆發其子而我獨貴食母也遂於名利以  
爲樂發其子者也玄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味道德而自發貴發母者也我何  
至與俗人同哉

二十一章

老子約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  
哉以此

此章言德從道出而形容道體之妙也道無形而德有容十五章微妙通強爲之容  
及前章泊兮其未兆以下皆孔德之容也萬物始於無無即道也道即無也德由道中  
出其可容者物生以後之形其不可容者物生以前之氣不過似有似無恍惚窈冥之  
中以爲其中有物有象而已惟道之至人乃知恍惚窈冥之中其中有精焉精者即  
得道之一面不難微妙玄通之謂也且其精其真其中有信焉真即精也信即真也  
分強兮分強兮混兮沌沌兮之謂也衆甫有也天地萬物皆自道出衆甫自閱乎  
古今而道則無今無古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乎衆甫之生滅也是可道之常道  
可名之常名也吾乃知衆甫之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衆甫有即衆甫妙其爲恍惚窈冥也  
亦如是而已

李息齋曰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  
中之有象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  
有豈有中中之有有之真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  
而存不以有而亡是有者謂之曰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是也對冥便是精非對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對冥冥測  
是真精是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章言聖人抱自然之道冲虛之德爲天下式也以抱一爲天下式一句爲精古既有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數言是可以悟惟少可得多則惑矣曲一偏也由偏可  
以得全故曲則全枉不直也尺蠖之屈所以求伸故枉則直窪能受水故盈敝必改作  
故新是可悟少則積而能多則難而生惑矣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則無

老子約

卷二

四





之器有形者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大與人合而為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為二趙宋文  
曰包歸於核言核者道之全則則分製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  
或隨或臥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覆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言治天下以自然之道不可有意作為也萬物以自然為性可因而不可為聖人  
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因其有冲虛之德萬物歸之故不得已而受之耳聖人之治天下  
非為之也因其萬物有自然之性即以自然之道治之而已神器者有神守之唯神道可  
以御神器無思也無為也如有意於作為不可為矣蓋為者欲其成而適以敗之為之  
執者欲其得而適以失之也物之情萬有不同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臥而載或吹而  
乘或強而壯或弱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覆凡此不同之物象若必為之執之以反乎  
自然者未見其可也但使可行可成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載或覆者  
不至於不及可矣此無他以其之自然極萬物之自然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但使之

老子 卷二 九

不至於過耳何者為哉而無為之治耳

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違通變陸農師曰去其甚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  
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所為者造作是其  
有為辭若采曰聖人所謂其者泰者非謂後世夸淫險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  
者皆是也漢書王霸傳凡治道去其泰其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  
之小而不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  
子之本意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言治天下當用柔道無取乎剛強也前管聖人之治慮其心弱其志專氣致柔能  
為嬰兒可知治天下者無取乎強此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天道好還況於

用兵所以強勝天下而其禍必遠蓋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制生  
於戰平之場凶年苦於軍旅之後用兵之效亦可觀矣天下惟善者能果蓋人之果果  
於強壯也夫而已而善者之果則果於勿矜勿伐勿驕果於不得已而後動也夫果於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而後動即果於勿強也二十二章言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雖曰果而勿強然有強之道焉凡物少則壯壯則老自  
然之理也活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若柔而用強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老子之意  
蓋謂人只果而勿強然後與道合之常存不息者有台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貴禮處之殺人衆  
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貴禮處之

老子 卷二 十

此章承上章而言兼人之好用兵也王輔嗣不注似以為非老子之言王純甫曰此章  
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說疏混入於經者詳其文義可見豫按殺人衆多以悲  
哀泣之句與六十九章抗兵加兵者勝矣何意似引仲曾之又物或惡之二句亦見

二十四章必以為非老子之言未敢臆斷今錄呂吉甫注於左  
呂吉甫曰文視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作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  
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不居之時則是固  
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  
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術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  
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貴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貴禮處之

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此章首道自無而有常止於樸物自有而無復歸於道也道常無名章所謂常道無名即首章所謂無名道常無名之時俾未離未殊之樸也似曰希曰微之小也蓋道放之則彌六合斂之不足一握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樸之為物以無為心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是之謂真君天下孰得而臣之哉侯王能守道則抱樸無為以真君君萬物而萬物無不歸矣君之天地之氣相合則甘露不索而自降我能抱樸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本無名所謂樸也制則裁其樸而分之遂有名矣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道降為德名本既有矣人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

老子約 卷一

十一

也老子以道為上德曾在德之上以仁為下德曾在德之下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不知至於德而止則有心作為勢必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忘本而仁義禮智紛紛以名天下從此多事矣豈不殆哉知止於德猶未遠於道所以不殆也此無他不知止者所謂不知常安作肉也他知止者所謂知其子守其母也物生以道生物液以道滅是萬物成於德而返於道所貴乎知止者即欲以無名之樸而已得歸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合於宗殊名必統於道蘇子曰曰江海之歸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歸皆道也故萬物資其所資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強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首無為非一掃所為故道德自治之力仍取乎明與強也知在外為知在內為明明則直理能辨矣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強則克已必強矣有自知之明則知抱道在

躬無待於外故曰知足者富自勝之強則能專心向道勤行而無倦故曰強行者有志老氏最重常字首章常無常有以及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是也天下惟常則能久不失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物變無窮而吾心常止於其所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天下凡有則有始終惟無則無始終道本於無至人身沒而道猶存故曰死而不亡者壽王輔嗣曰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鳩摩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陸農師曰列子之不死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死與老子死而不亡同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其生其死之未嘗異也吳草廬曰或曰老子之道以味為明以窮為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味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味其窮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悖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約 卷一

十二

此章首道之生物出於無心也大道如水之汎濫洋溢無時不在或在或右無所不可因萬物恃之以生賴之以養依之以歸也特大道不自以為主成功成而不居耳然道何以能如是哉以其常無欲也無欲即無心也惟其無心故一本散為萬殊乃道之分而小者其可名之為小矣乎未可也萬殊合為一本乃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為大矣乎未可也蓋道本於無萬物恃無以生賴無以養而歸於無及問成功之主入則仍無有也是所謂玄之又玄玄妙之門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王輔嗣曰為大於其細則難於其易政和注曰覆諸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眾而莫與歸往之速故不知主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王船山曰誰能以生應天地乎則誰能以死應天地者與物為往來而聊以自壽也天地且容而況於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何道終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此章言道之利人運於無形也四十一章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大象謂道也聖人效道以御天下而天下歸焉然聖人無心於利物也固將以不利之利之利之利是有形之利然有利亦有不利以不利是無形之利則常利而不害所謂大利者於無形而天下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也有樂可以悅耳有可以適口止者適容而已此有形之利也聖人執大象以臨民必使斯民相忘於道術皆使遊宴於道之中而不自知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用無用之用而無為之治成矣

林希道曰大象者無象也天下往者欲此而往行之天下也呂吉甫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

三十六章

將欲欲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言道在用柔弱柔弱可勝剛強因引古語設以明之也老子之書每用譬喻如二十七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先用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是其例也此

老子

卷一

十三

將欲欲之八句皆引古語任意對稱于所引則書之言其意斷同與吾神不死章同未明言之耳將者將然之詞固者已然之詞將欲欲之必固與之云云則言將欲廢人之剛強必固與之於柔弱也人但見其強之強之與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欲之弱之廢之奪之也人以形言之以為剛強之制柔弱我以理識之而情柔弱之勝剛強也此亦陰陽消長之機往窮必反之理耳是謂微明謂精微之消息也體道者知人之不可以勝柔弱弱魚之不可脫於淵七十六章言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四十三章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入有間是柔弱乃器之利器也操利器以取天下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造是謂微明句王元澤曰鬼神之神將不能窺而況於人蘇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醫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

謂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而王純由曰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大員為應感之則為微樞樞樞之術其書有於兵勇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然聖人得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其強者不知所欲其於廢與與亦然是微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強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秉文曰開元注以為聖人用非也聖智在所乘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為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為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說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則謂利器者所謂柔弱者然徐崇胎曰哈納氣也張出氣也按此章王輔嗣注將欲欲之必固強之云云遂令後世疑老子之言有權術之用善乎李息齋之言曰此篇解者不計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雖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家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虛守萬物將自化而欲作吾將領之以無名之模無名之模夫亦將欲不欲其前天下將自定

此章言明道之真諦無為而無不為而本於無欲也道之無為常久而不變故曰道常

老子

卷一

十四

無為者為而無不為然後有為有用但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侯王能守此無為而無不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特是道自無而入有正化而欲作之時一有作為之心則化無窮而與道失矣故必當以無名之模領之夫無名之模即此無為之道而已而無為之道本於無欲蓋何賢則近名貴得之貨則近利無欲則名利之心消盡矣聖人本無欲之心以行無為之治中無拘檢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蓋無為而無不為者治之迹也無為而不欲者治之心也靜者作之反面而欲作即以道領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若皆如矣靜則行天下之人皆無名利之心聖人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矣

王介甫曰自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化首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摩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李息齋曰雖用無名之模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模之心則模非其模矣王船山曰藏樸者終古而有器之用見樸者用樸於器而止矣故無名與有名為偶而無能也其用而與有名為偶故並去其欲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失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損其而後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博而禮之首前誠者道之華而忠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質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旨德出道出以無爲爲上仁義禮智所不及也每分等級而言之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上德者不以德爲事而幾於道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德爲事而近於仁有心爲之惟恐失其德故曰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此無德道本於無故上德無爲而無用於爲也下德有心爲之而有以爲也上仁近於上德固亦順其自然以爲之而無以爲上義則異於上仁之自然誠同於仁之等級

固亦有心爲之而有以爲也同一禮也亦有上下之分蓋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貴所報也禮則尊施禮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故上禮爲之而不應則損其而仍之仍就也損其而就之謂強之行禮也強之而又不應則刑罰與而甲兵起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有等級之分也若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居上禮之下矣豈上禮猶存禮之意與仁義仍同下禮既有禮之文而忠信猶存故有意而爲禮則倫常之間交接之際其外悍然而中無餘矣禮也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前識者智也上智則明道中下智則華表道外故曰道之華智降一等則愚矣故曰愚之始也處厚不處薄耐貴德而不耐爵居質不居華耐道而不用智技謂華此謂厚質也

王輔嗣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衰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得德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形則無物不經有爲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理王慶大以虛爲主又曰虛實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禮也不能捨

無以爲禮則夫其爲夫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直不能直而貴備故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韓非子曰禮者所以親情也禮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諱故疾均平并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樂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諱內也故曰禮以情親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身之爲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動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而衆人感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感聖人之禮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其故曰損其而仍之禮爲情親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特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能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質厚者親而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質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他人之快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

三十九章

輕歎不應則責矣今爲禮者事他人之快心而資之以相資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嚴君平曰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質虧末降而木衰禮得於忠信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建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降僞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之謂也

此章旨道之用當以冲虛不盈爲德也至誠道乎天地鬼神山川萬物無一時不在道中無一物能與道離而爲二所附一也唯其得之而無不得所以天清地而神靈谷盈如石



萬物之生不窮五古如斯矣其猶極也候王立乎萬民之上非得一無以為其德蓋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使其不能得一則與道違而為二將見天無以清則地無以留則發神無以靈則散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後王亦無以為其德也日於其高貴焉得而不顯耶夫無為之道貴處卑而不爭九章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以此見冲虛不盈之德之足尚也況致一之理庶民非賤侯王非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乃知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殺豈非以賤為本耶而誰謂非耶嗚呼極矣極矣極矣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事所附無之以為用也所謂抱一為天下式也是之謂能致一使其不能致一則亦壞壞如玉落落如石各有定價人可得而貴賤之矣是以不欲也

李息齋曰輪蓋輪軸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徒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趙東文曰諸說皆以輿調車義有未安竊意輿象也又與等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致象也象無象則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侯王之

老子

約

卷三

三

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亦此意也王呂改與作弊亦近乎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言有生於無無道之要語也高以下為恭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皆所謂反也道之靜則無動則與有相反故曰反者道之動道者乎天地運行而不息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者是也故曰弱者道之用言反則知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之理言用則知柔弱勝剛強之理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氣也萬物以氣聚而成形形生於氣故曰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無者道也一氣從道生氣形有而道則無故曰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然則欲反而附者無他致一以稱乎無而已矣

王介甫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下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勝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於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俾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乎淵虛可

謂弱於然處眾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所在乎弱也愚弱侯曰反復也須云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味道若退夷道若頽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固質直若節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章言言動而相反之事以見道大之無可名也上士者恬淡寂寞之士聞道而信且動行之而不惑中士聞道生疑半信未能動行故若存若亡下士有俗骨聞道不信且大笑之蓋玄之又玄之道非俗人大笑之不足以為道也昔之立言者言言動而相反之事矣俗人聞道我若昏昏則用明而明也故明道若昧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進道若退夷道若頽不平則其薄薄無物不然無人不山故夷道若頽更山道而首德上德者不德其德若谷之虛而能受也故上德者若知其自守其黑苟不能汙我和光同塵而不以為辱也故大白若辱廣德者虛乎無所不容而未嘗自見自是日於

老子

約

卷三

四

自我也故常若不足建德則善建若不按而建之以常無有似乎倫倫不立故曰若倫質質者倫有質質之質隨物變化不失其真而外若倫而不信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非角有似乎無隅也大器晚成器之大者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也注推比而成管管之大者其聲反希形可容而為象象之大者其形雖見凡此皆即動而相反者言之也若夫無名天地之始凡道之極至必隱於無名然萬物賴之以生常推其有餘以貸其不足然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笑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趙志堅曰貸者竹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肆希聲曰夫唯善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王粲山曰欲動而莫致其力欲行而不見其功豈味退辱倫之名非虛加之也然而受而不辭者且得不謂之上士乎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利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章言無為之道以弱為用也無名天地之始則一亦未生及口無生有乃謂之道生一也仰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也冲虛之氣生陽生陰陰陽二氣合冲虛之氣而為三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也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以為和三也故曰三生萬物也陰陽不偏勝則之和人物之生皆有此冲氣而要其本則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仰無也所謂冲氣者虛而不盈故以弱為用也是故弱者損之也而道所以為益強者益之也而道所以為損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來強梁而用柔弱可謂教矣吾將以為教父母主養父主教言教父者猶有名

老子約 卷三

五

萬物之母也

王粲曰一太極二陰陽三冲氣也呂吉甫曰道唯通於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章言無為之道以柔為用也承上章用弱之意而推廣之吾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言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天下之物本非物其堅者偽也其始雖生於有而其終歸於無也故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至堅者物也而至柔者道也無之真可以破有之偽理固然也無間言中間無罅隙之處無有人無間者無能入有理固然也試以水言之水能穿至堅之石又以氣言之氣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磨壁皆柔與剛之用耳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蓋無為之道以無御有以柔制剛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於故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也

老子約

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也是以有入有皆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無弱使日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人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章言道德高者遠名利也世之人多知名之可貴而不知貴其身多知利之足重而不知重其身於是患得患失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其病更有甚於亡者此所謂亡身以殉欲也不知吾身有至貴者焉天爵是也人之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其愛之故並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吾身有至富者焉德爵身是也人之愛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並其至富而失之是厚亡也君子則不然知至貴之在身自反而是雖欲辱之而不可得也知至富之在身得吾所止雖欲危之而不可得也知足

老子約 卷三

六

不辱知止不殆則其身可以長久矣長久即常道常德也豫晉孫綸之曰名利之害人也其矣先儒謂三代下士恐不好名與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語已未能聯合使儒修名之不立操德依仁以為之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行其心之所安出於自然而無待勉強所謂求仁得仁殺身以成仁君子不怨是可貴也若一有好名之心則烈士徇名等於貪夫之徇財因其有徇名之心則非出於自然老子曰得與亡孰病雖徇名者君子徇名者小人所徇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夫得名與貨而亡其所存是亡之病於得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吾何謂焉而原於道德之意則謂其有心而為之而非行其心之所安況乎富貴利達顯赫一時之名而亦疲精斂神以求之甚至蠅營狗苟不顧廉恥與彼持籌握算園圃中之鄙人鬻鹽而登左右望之賤丈夫其卑汙苟相等同夫一時之名非千古之名也一世之利非萬世之利也而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至於殘生傷性而不惜史册所書有如一邱之貉亦惑之甚矣是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身之多於貨也老子等之以其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可謂教世之良處矣良藥苦口利於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何人哉又按七章言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



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佩福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為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李息齋曰聖人知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言無為之真也為學以廣博而得故日益為道以虛無為宗故日損損之又損者如為善去惡久之不見惡且非不見善如存真去妄久之不見妄且無所為真是則天理淨盡之時是非雙遣之日也是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無為者即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一事不為故能事事無不為而實則一事不為蓋混其無為之迹並去其無為之心也無事者即無所事即無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言聖人祇無為而已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也若以有事取之則一物亦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

開元疏曰取道無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敗之缺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黃茂材曰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強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氣貫地股肱前後際乃至無為之地趙秉文集解曰損之在漸初損損述又損損心迹俱忘以至無為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欲欲為天下泯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言聖人無為之治出於無心也聖人有常道常德而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猶之鏡無常形以所照之形為形而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善之善之善其心不變也可以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善之信之善其心不變也可以得信矣蓋因物付物出以無心不欲善與不善分別於吾心也不欲信與不信辨於吾心也善善而不善不信信而不善不信亦不自棄而化為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是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也欲欲心無所主也

深與混同心無所主意無適莫故無善惡無信偽皆渾而同之選聖人之於天下以無為為治而本於無心雖天下人之心莫有不同而聖人自有玄同之法故曰為天下泯其心百姓方注其耳目自為視聽各相是非聖人一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惡蓋以百姓之心為心即如赤子之心為心也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也歟

王輔嗣曰夫以明察物物亦歸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歸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世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又曰若乃多其法細其刑制審其程路攻其幽室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欲欲然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泯心焉意無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則莫不用其情矣李息齋曰其突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滑天而天滑地而地無遺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子所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王船山曰嗚呼天下之有目而注者多矣與之為目者則

亦注之聖人不為目而天下自此後矣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養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聖人明於生死之故順其自然也自無而見於有曰出出則生自有而歸於無曰入入則死聖人親於有無之道則知生死之理矣生之徒十有三由生面得生非不幸而生也死之徒十有三由死面得死非不幸而死也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動作為也有所作為欲全其生面乃之死地也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厚則用心太厚生者求以生其生面有所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因其求生之心太厚而不能順乎自然也如攝政攝官之類則竹管攝也管攝生者知其身自無而有則必自有而無不過竹管攝不必於心作意斤斤於厚生為事備以慮解為體柔弱為用見若抱積少私欲則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為蓋順其自然凡事皆出以無心也夫虎豹甲兵之能傷人者以吾有身耳無為者先能無心無心者日能無身已不覺生地之存亦安有死地之現哉

韓非子曰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政和注曰與死生為徒者故未免夫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蘇子曰曰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死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贊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朱文公曰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厚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

五十一章

老子 子約 卷三

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德畜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壽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以自然生長萬物故無為之治萬物無不自然也有名萬物之母是萬物之所由生者道也而其所以畜者德也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故道德不能自形因物而形物不能自成因勢而成於是剛柔強弱幼壯老死皆勢之所必然而世界之興亡治亂亦皆有其迹矣雖然形勢末也道德本也雖至極亂之世凶強之夫豈已負陰抱陽成爲人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且其尊之貴之也皆出於自然而不待詔命之勉強之蓋道德之尊貴本莫之命而常自然也惟其自然故其施於物也無心於物而萬物自然而生自德而畜以及長育成熟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生而不有物雖爲有道仍是無也爲而不恃即功成而不居也長而不宰即萬物歸焉而不爲主也新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洵非尋常之德所能矣是謂玄德  
光師曰道若待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希聲曰戒符曉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

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又曰察其精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攝其成謂之孕量其用謂之壽保其和謂之養護其根謂之經

五十二章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棄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助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復命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皆學道者所當知也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天下之物皆從道生故道爲物母物爲道子而世之棄物以求道者猶之棄子以求母未有能得者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既知之復能守之則左右逢其源而沒身可以不殆矣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物之所從出入者心出而交於物物入而優我心其始也開其兌以趨所悅其繼也濟其事以縱所欲其終也心落精衰隨物而喪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終身陷溺而不能救矣惟能閉而塞之則氣專於內神不外散自然子與母不離道與物爲一焉蓋察其

老子 子約 卷三

十一

兌閉其門非絕物也以神應物雖小必謹知小之將大而閉塞之可謂明矣故曰見小曰明守其柔道不暴使其氣以害強則日進於強矣故曰守柔曰強和光同塵能用其光矣精而於中神清而氣強此心湛然知子守母故曰復歸其明常即本明光自明出能將觀察常用之以復歸常用之體是謂復命如此則無遺身殃矣

政和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呂吉甫曰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夷而民好徑朝其除田甚難倉其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復學非道也哉

此章言衆人不知修道之要遂於外物而道失也知即智字介然有知猶言微有智識也將欲行大道於天下乃備智以炫才惟施爲之可畏也大道猶乎衝平而無險阻彼舍正路而好從邪徑者徒自誇智術妄有施爲以塞大道之中而已是以除治其朝

甚富蜜惟外觀之美耳田其燕則芥此心也合其虛則中無所有也猶且服文綵帶  
利劍厭伏食至美於衣服飲食自誇其富強不知財貨有餘皆債來之物也凡物不以  
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即盜也等者五弊之長也大盜作則小盜隨大盜鳴則小盜和  
勢必上下交征利而國為盜國矣豈尚有正路之可出哉嗚呼今人之日夕經營舍正  
路而弗山欲財貨之有餘也老子目之為盜等可不念哉莊子所謂竊國竊鉞是小盜  
之效大盜也欲清盜之源者當知所先務矣賭本多作道旁韓非子作道等

韓法師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有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呂吉甫曰大  
道之為體不知而知則夷之其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蘇  
子曰曰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備末廢本以施設為事乎以蘇  
盜說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  
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親身以家親家以

鄉親鄉以邦親邦以天下親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章言無為之用修德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德本無為也夫天下之物豈有建而  
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有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戒為晚抱一能無離  
則善抱而不脫矣善建善抱如是則可以傳之無窮子孫所由祭祀不輟也夫善建善  
抱者果何道哉修德於身而已矣修德於吾身即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  
豈有所為而為哉德在一身乃可推其餘以及外家也鄉也邦也天下也亦使人人各  
修其德不言之教本身作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矣莊周以為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其說蓋出於此夫修之吾身即以善道  
德之真所謂以身親身也人人修其德而天下治平則以家親家以鄉親鄉以邦親邦  
以天下親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也所謂不  
出戶知天下也

韓非子曰恬淡有趨舍之義不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

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  
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  
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吳草廬曰邵子云以道親道以性親性以心  
親心以身親身以物親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皦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  
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言道家修養之要也有能含至厚之德於內如赤子者赤子無知無欲而並無  
情此無為之真境也夫無知無欲而並無情是無心也無心者其天全故無物以損其  
全或謂醉人不畏虎虎亦不食醉人以其天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形未完者氣自專  
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皦精未感者氣自應可謂精矣然而精有餘而非有心也故說文  
云赤子陰也終日號而不嗷疑久數而氣不傷也可謂和矣然必心不動而後氣能和

嗷聲嘶也人能如赤子之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必能充其沖和之氣而應物不窮矣  
老子之道最重常字人能知此沖和之理凡事皆順其自然而後能常久也人能知此  
常久之道則能不戰不昧得本以應萬物也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則常固其自  
然而不益生益生則天也知常則心宜無有不至使氣使氣則強也強梁者死之徒矣  
故致虛而守柔者道也不能專氣致柔則心使氣而為強強則壯壯則老物壯老謂之  
不道不道早已矣矣老子言道德多以嬰兒況之如云專氣致柔嬰兒乎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及此章是也

蘇子曰曰人之所以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散散立而傷  
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身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章言已成玄同之道者之可貴也夫玄同之道不能執途人而語之也故知之者不

言人人所言之道又非我玄同之道故言者不知蓋玄同之道無迹象之可言言者迹之至顯也得道者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宋兌二句已見五十二章惟鏡四句已見四章能寒兌開門則有物之牽引絕之於外能鏡解紛和光同塵則無心之妙用應之於內此則默而成之道亦即玄同之道也凡人於世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以其貴在物而物能疏之害之賤之也貴而在我則物不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此玄同之道故能為天下貴然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嘗也管味何則況妙道乎光師曰知者不言言而不知實在意言者不知口聖未嘗說言說乎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溫公曰鋒角猛禽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所鄙也輝耀顯赫道所敗也汗好卑下道所貴也陳容曰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陰分別之意於何而生說

五十七章

老子約卷三

十五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多智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知而民自樸

此章因當時之亂而慨想無為之治也老子之時周末文勝政昏於上民貧於下兵爭不息盜賊繁多因慨然曰治國以正不以奇用兵以奇不以正各有所宜也吾去取天下者皆以無事由天下之木無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夫不出於無為而至於有事於是我以政齊民忌諱多防禁嚴密民不能安居樂業而趨於貧矣我以利示民民亦爭趨於利利者器而道權謀上下相蔽而國家法行矣我以巧示民民亦爭趨於巧舍本逐末爭能競利而奇物滋起矣我以法治民而趨於利者未能遵範圍以就法之中趨於巧者又必逞狡詐以逃法之外法令愈多而盜賊愈衆矣則易者取法於觀人觀古之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夫好靜無欲皆無事也無事即無為也既已無為無事本無心於天下之歸而民自然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取天下而有餘也此章

以正治國以奇治兵是隨觀辭勿認作孫吳之兵書  
王船山曰多動多事者曰治者物之當然而用兵者我之不得已也方與天下共居其安平之富而曰不得已已足誰賂之戚哉故無名無器無利無巧無巧則法無所試故欲制兵者先去治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奇復為厥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面不割廉而不趨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言無為之治能使其民反樸而還淳也以悶悶之政人以為無所作為而民不治矣而乃得淳淳之民以察察之政人以為有所作為而民治矣而乃得缺缺之民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無事取天下故其政悶悶悶者反乎察察以為明也淳淳謂不同於習缺缺謂不全於樸也試以禍福譬之人之求福者欲免禍也然而福倚於禍之旁禍伏於福之中又孰能知禍福之所究極又如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人孰不謂治國者

老子約卷三

十六

不當以正而正其無正邪而不知正可復化而為奇奇之善可復化而為厥試習習於理數之交而嘆禍福正奇善惡之莫定乃知人之迷惑也為日亦已久矣惟聖人沌沌兮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者放亦悶悶蓋因民為政不以察察為明而其民亦淳淳而臻於無為之治焉彼俗人昧於取天下以無事之理亦猶迷於禍福奇正善惡之變化無定今乃可嘆然於其故矣又就無事二字設譬言之不以方面割物所謂大方無隅也不以廉而傷物所謂不割者若亦善之也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也光而不耀故能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此無他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是所謂無事也姑舉此數事而無為之治可識矣

韓非子曰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夫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政和註曰方者介於物廉者於於自微而肆則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其能者其惟聖



治人率天矣若夫唯壽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此章言道之能久者由於德也治人常用入之道事天當合天之道道之積於厥躬非精神與氣無以運之故曰治人事天莫如當當者入而不出有而不取也當於精則神足當於精神則氣足修之得其要其於道也早復其初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德者玄德也德早服則重積而自富柔弱可以勝剛強其於天下之物無不克也無不克則因物以見道體道以生物生生不窮玄之又玄莫知其所終極矣就其無不克者言之是以無事取天下可以有國也不名爲教父而名爲食母者因其爲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名萬物之母道故如是也就其莫知其極也言之則氣爲形母精爲氣母修養有道則神不外散如木有根深相固根蓋滋精氣神者生之根而全壽長生久視之道也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踈踈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齊齊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齊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也衆人離於忠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履從道理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故曰夫謂齊是以早服知治人者其思慮諄諄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又曰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朱文公曰早服者言能合則不違而復也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者以善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善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者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覺其未損而養之也與草履曰國以喻人之身貴於用氣則虧者全養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沖氣氣充則能防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民與鬼神皆安於自然也治大國者毋傷民之氣擾則民亂小鮮者毋擾魚之形擾則魚竭治大國如烹小鮮期各安於自然而已故其國大其主靜靜則氣治動則氣傷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充塞於兩間天地有鬼神操治亂於無形苦心有鬼神操生死於無形殺機一動而生德戕乾坤自然而不靜天下之氣傷矣鬼神傷之實人心傷之蓋鬼神之爲物靜則無動則有惟聖人持無爲之道以帶天下因物附物順應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擾無喜怒以干天地之和故陰陽和而萬物不傷生不夭鬼神之在天下亦無以見其靈響而神若非鬼神之不傷人乃聖人之不傷人也蓋聖人較營魄抱一而不離其神靜而氣不動聖人能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非聖人之自然無爲焉克臻此

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在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王輔嗣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不知神之爲神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貴乎謙下也今夫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居下流也大國能爲天下所歸會者亦以其居下流也牝牡之所以能勝牡者亦以其靜而能爲下也三者皆設譬言之大國不恃其尊謙以下小國則小國樂附矣小國甘處於卑安靜以下大國則大國見容矣或下以取是大國之欲兼畜小國也或下而取是小國之欲入事人也如此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矣然大國居小國之上也恐其不能下人特申



言曰大者宜爲下然則斯道也爲萬物之母有國之母固居乎物之上也然而道之大者則常以靜而居下是可容贊而明之也  
黃茂村曰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林希逸曰大肉不過欲兼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吳章曰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此壯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反敗之也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生之也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與禍爭勝與福生賢故多敗失理人任爲故無敗無執其失始終皆因其自然不以人助天且能始終如始故無敗事不似凡民之從事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執及其終又不免於忘其爲之執之之咎也此世人所以多成而敗也惟聖人之欲與凡民異不欲衆人之所欲故不以難得之貨爲可貴也聖人之學與凡民異不學衆人之所學故能復衆人之所過而反諸道也蓋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聖人固一己之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其所以不敢爲者亦因其自然也

韓非子曰冬耕之稼後稷不能活也豐年大禾成獲不能蓄也以一人力則後稷不足隨自然則城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劉堅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六十五章

老子 約 卷四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故善爲道者貴愚不貴智也老子生當周末每念上古無爲之治其民皆淳樸而愚因慨然曰古之善爲道者其政即罔其民淳樸我乃知其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矣夫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既已自處於愚則欲致斯民之愚以其由乎道亦無足怪也何則今日民之難治在於多智多智則巧偽日出吾視示之以無爲示之以自然而猶恐不悟況以智示之歟故以智治國則民相率而爲僞是爲國之賊矣惟不以智治國行其所無事則民心不生進之於無爲則淳樸可返是爲國之福矣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之異也如此兩者非特施於治國而已於吾身亦稽式也知其子守其母沒身不殆是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聞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是以智治之而賊者也能知稽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玄德之妙深遠而非淺近人不易測即如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相反也人皆曰

所以明民我則云道以愚人是相反也反者道之動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豫按老子之書最禁人用智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愚智出有大僞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皆指智而言必求去其智然後可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否則雖智大達第三章言當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無爲則無不治此即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註脚而明字則老子甚重十章明白四達十六章常知曰明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二十七章是謂謂明三十六章是謂微明四十一章明道若昧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其明已寓不尚智之意故亦曰光而不耀三十三章知人則智自知者明直言智之不及明蓋智者有自作聰明之弊我以智示民則民以智應而國愈多事必使之棄去智甚返於愚接因乃可得而治也而明道明德皆賴乎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守其母明與智之不同如此其意若曰必使民無知無欲屏去其智自安於愚然後爲國之福也愚之勝智即柔勝剛強無爲勝有爲之義雖與尋常之物理相反而治國之道則大順也蓋亦使民由不使民知之意耳

老子 約 卷四

四

王輔嗣曰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葉夢得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爲稽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稽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矣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嚴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人必以自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言無爲之道能善下而不爭也王之爲君天下所歸往也江海居水之下流以其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天子爲天下所歸往也亦然故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自其位而欲上人而孤寡不救之稱則以其自下之也以尊其序而欲先人而知足知止之心則以其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民不重下知有之而已重不在人而重在己也處前而民不

將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是以天下皆樂推戴之而不願也夫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以身下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能忘天下豈尚存爭之心哉二十二章言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自伐不自矜也此章言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自下以身後也

蘇子曰曰聖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李息言曰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董斯靖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云自下者人高之日後者人先之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令致且勇合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術之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慈儉後與勇廣先相反而實相成也行者有所似也道為萬物祖

老子 子 約 卷四

五

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若似乎物則亦一物而已故以似不肖為道大也惟其道大故玄之又玄邈之為德亦曰玄德玄德之用以弱為強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世貴勇敢尚廣大夸進健吾之所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者似也而實勇道所以為勇儉者似也而實道所以能廣不敢為天下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選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焉我能保而持之則進乎道而不肖乎物矣而世之人則舍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修德以為廣銳進以求先則皆死之徒也夫儉與謙固可寶而慈者父道有仁民愛物之心又為三寶之首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嗜殺人能救眾生民之類之如慈父母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斯民也必賴此慈惠之師以稱之矣慈故能勇又何疑焉

老子 子 約

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國裕盛人君重職其卒則民業民業則國富是以舉之日儉故能廣董斯靖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前因利欲勝於鋒鏑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趙本支曰老子之道大心固焉而不能知口辯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特舉是三者以為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儉者三章柔弱者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為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壽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前章言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章復申言之以見無為之德與天配也蓋慈者之用兵也出於不得已不敢為天下先善處下而不爭者也唯其不爭故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敵爭是謂不爭之德也前章言不爭由於善下故善

老子 子 約 卷四

六

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此亦不爭之效也夫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為況其他乎德至於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復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按善為士者不武仰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尚暴虎馮河之勇也今之拳術猶謂同時不可發怒故善戰者不怒也善勝敵者不與謂不與敵爭一時之勝而戰勝於無形也

鳩摩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李息言曰聖人身且不行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趙本支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善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快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章中言慈之為寶也古兵法家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為客者不敢始事與人爭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是退而不進無意於爭也所以然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迫於不得已而用兵惟以慈為寶而不敢有為之心故察其行以行雖有行如無行也慎其

三一五六九

昔以前雖有智如無竹也仍就也前進以就則有故如無故也用人以法兵則有兵如無兵也此無他其為常用於無為故其勝皆由於不爭也苟不能出之以無為知上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所謂以慈為寶者亦終於喪矣夫慈者有哀矜憐憫之心者也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哀心見而天人之是探必勝之道也葉夢得曰大同之法曰後者以錘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讓而若無竹也不見可敵若無竹也雖執之若無兵也林希逸曰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七十章

吾嘗其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此章承上章道大似不肖我有三寶而皆無天下之不我知也吾所言者皆淡泊無為之道出於自然甚易知也吾所行者慈儉不為人先少私寡欲而已甚易行也而世之

人既莫知此道之可貴而出於自然所以不能行此道之慈儉以寡其私欲殊不知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是則自然者言之宗也無為者事之君也人苟知此大宗旨大主腦則淡泊清靜求諸吾身而自足無如其蔽於私欲而昏然無知也乎世之人於道既茫無所知其不我知也宜矣雖然知我者希我亦何害惟其不我知則我貴而人賤也何以貴蓋得道者恬淡庵直慈儉謙和無思無為長生久視之道也世人之不我知則皆強梁者死之徒所以賤也是以聖人連連守門固守和光同塵有似於被褐突然而其中有寶有似於懷王也獨惜知我者希未能見斯道之行耳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章言道從知入而以不知為知以見道無不為而以無為為為也玄深微妙之道非知無以入然聰明者知守之以愚若既知而存知則得其精而遺其精微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也不知而知者病也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夫唯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不知是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然聖人不特一己之生知而體衆人之多知故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揚然以病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呂吉甫曰南伯子綰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善又悲夫悲人者善又悲乎悲人之悲者其後而自道矣若子綰者可謂病病者乎然幼侯筆乘曰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道其有隨以不知道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面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自生華蓮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粗於玄覽寶而持之病案從釋乎佛非子

曰越王之霸也不病宣武王之王也不病思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司馬溫公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未明其道從無立知奇整涉緣故病

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殃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此言無為自然之道能全其生也薛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苟不畏威以一國言則禍亂之無日以一身言則死亡可立待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有國者當畏天命無待言矣即以一身言之心者神之舍神完則心廣無外物以蔽之則不狹矣非完允閉門不為功形者氣所生精全則氣足無多事以擾之則不厭矣非專氣致柔不為功厭者天厭之之厭惟其不自厭是以天亦不厭之也莊子曰人所取毀者直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嗟乎戒賊刃然速死服食未必延年是皆違其居之原而使殃厭其生之通而使乘其耳豈不哀哉誠使學者知夫心者道之居其大無量而

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其用不窮養而養之以致其用則聚精會神全生養氣廣居非狹居而居之安矣長生非貪生而生非貴矣自知謂自知養生之理也自愛謂自行養生之道也自見謂養生之見太偏也自貴謂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含德復明少私寡欲自愛之篤體乎自然以明至乎根蒂常固長生久觀之道故大威之至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也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王輔嗣曰清淨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古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以外其身乃所以不執其居也自愛以常而不自貴以道其生愛者謂道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王粲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妄爲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七十三章

勇於殺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釋之大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縉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此章言天道報應之理爲惡人痛下誠也凡勇於敢爲惡者則死所謂強梁者死之

老子子約

卷四

九

健也勇於不敢爲惡者則活所謂柔弱者生之健也此乃指其常理而言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觀之世間比比皆然所以敢者人以爲害而或時得利不敢人以爲利而或時得害遂以爲報應之理或乘天道幽遠而難測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夫敢於爲惡者惡人也而未得惡報不敢於爲惡者善人也而未得善報然則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惡人猶難測之況衆人乎列子曰連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雖然天道不可知而可知者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我者培之順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計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益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抑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隨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易繫辭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與老子之符互相發明可見報應之理終無或爽也

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致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爲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濇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爭而其應如響應其響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也此天網恢恢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不息者口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報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善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天匠斷夫代天匠斷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即孔子政刑不知道德之意爲嗜殺人者終也今之人君敏於誅殺而無慈心者豈不曰以刑齊民其國可治哉而不知民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若使民常畏死則吾執不正之人奇邪爲惡者一人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爲惡哉無如愈殺而爲惡者愈多是可見民之不畏死刑之不足恃也若能感之以德庇之以慈使民皆化惡而爲善則天亦不生惡人可珍無爲之治矣即使尙有惡人亦不患無殺之者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矣若刑罰出於好惡而不由於天誅是則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乃代司殺者殺也代天匠斷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災其身天下豈有嗜殺之君能治其國者哉蓋返而求諸道德也

老子子約

卷四

十

趙系文曰善乎趙靈王之言曰子殺人之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穆痛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若渠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謀官豎之罪誠大矣天末老其惡故有代天匠斷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夷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教之也爲惡者可無懼乎張來曰萬物衆衆必歸於滅道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殺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也薛君采曰我朝太祖皇帝道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固知前代帝王之道問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原野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類更弊雖有十人乘市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  
應經之所云朕乃極極刑而囚殺之不逾年而朕心誠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上者  
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成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  
奧如此實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手之謂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此章言上得求生之厚而畏死由於多欲惟無以生為者然後可無為之治也夫君  
與民一體也故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之民何以饑困上之賦稅重而多取於  
民也上何以多取於民因其求生之厚以有為也上有為則民亦以有為應之上  
欲自厚其生民亦欲爭厚其生故求生之厚者求利不厭者也上下交征利國之所以  
難治也上以求生之厚而畏死民以求生之厚而輕死愈殺而愈多宜矣惟聖人無  
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至於食稅之多而饑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辭而民自

老子約 卷四

十一

正至於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欲其難治平於求生之厚而輕  
死無有也不亦漸至於無為之治哉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  
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乎然而外其身而身存無以生為者反以延其生實於欲  
厚其生而貴生者之反易死也

王純甫曰無以生為者實於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此章之言由以及特要  
其歸重於此耳王福山曰夫食稅者上而飢者民有為者上而難治者民彼此不相知  
而相因誠有之矣統吾之生而欲生之無異矣孰知其不相知而相因也耶上之即  
為胡越乎故同其異則胡越肝膽也異其同則肝膽胡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折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之理以見柔弱則生剛強則死也道之貴柔弱沖氣存焉無形也  
試以有形者驗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則有

四

形可見者也夫入與草木皆堅強者死柔弱者生即此物理而推之則知其堅強者死  
之徒也凡柔弱者生之徒也有形者且然無形者何獨不然試以用兵言之兵強則不  
勝蓋恃其強則輕敵謀於其強則竭兵必敗無可勝之道也項羽百勝之衆列於烏  
江有百萬之師溺於澠水非兵強不勝之證據合手曰共商柔弱生於朝七日大共  
秦伯怒雲叔曰草木拱矣皆合拱也木強而合拱則共伐之然則柔弱勝剛強之理亦  
可識矣蓋柔弱無之化也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乎道而近  
於有為則生死之所關而處下處上更不待言矣但以木喻之強大處下根本是也  
柔弱處上枝條是也木猶如此人可知矣而道更可知矣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絀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  
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老子約 卷四

十一

此章言無為之道合乎天道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主升升極則降陰主降降  
極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此則損有餘以補不足之義也  
然則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均也人  
之道則有為有為則私私則損之不足以奉君之有餘於是民愈貧而君愈富其強天  
也其矣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乎其惟無私之有道者乎蓋無私  
即無為之道也有道者抱無為之道即聖人也故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  
所成之功而若無功利澤施於萬民聲名溢乎中國而不欲見其賢故能與天道合一  
也

王輔嗣曰言唯能處盈而含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薄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  
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蘇子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面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夫  
 此章亦言柔弱勝剛強之效也天下之物至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水滿石穿決隄穿岸  
 積山崩陵催水為能是則攻堅強者亦無物能勝於水也試取他物以易之終無以易  
 之也然則水之為柔弱勝剛強之效固不待言也天下莫不知而天下之人莫之行  
 者雖明柔弱之理未行柔弱之事固不能無私無欲以蔽其才能致知而不能力行也  
 垢汙穢也不祥不吉也汗穢不吉世人所忌以為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汗穢  
 不吉帶之名歸之皆受之而不辭即如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惟其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又如孤寡不慈之稱是不祥柔弱之名也惟其受國之不祥是為天  
 下王老子論道極之將終特引聖人之言以明之其意深矣是故剛強者神怒民叛而  
 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所民附而有國有天下然則聖人受國垢受國不祥之言雖若  
 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

老子

卷四

十三

敵強而為弱者後受天下之垢也終古而無易心而力從之何也水之無力均其無  
 心水之無心均其無力也故觀其志者無易志慮其心者無易心行乎其所不得已而  
 不知強弱之與否也

七十章

和太極必有餘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

此章言有德者不責無德者實有合於天道也太上貴德其次論施報報者人我對待  
 之詞也無為之道知有之生於無則知德之生於妄人方以妄為真馳騁於爭競之事  
 恩怨分明機杼方寸而不知妄之非真也故大德而至於和則必有餘怨之未忘者矣  
 安可以為善哉禮記曰鹿山宅者操右券則知左契為愛責者之執禮執左契者謂待  
 人來責於已有待有契來者即與之而不責於人也對之有怨於己者心已忘之即有  
 時報之以德已亦不知所報者之為怨也發靜中觀物以公待人不自為物主而任其自  
 然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者無怨如無為之德執左契而不為物主物來則與之

老子

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以有餘奉天下之不足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彼通  
 也下不失德是以無德無德司徵則於彼我恩怨輕重取與通計較之不能如有德  
 者之無心因物以付物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即無心也天地無心而  
 成化雖不善者善亦善之與玄德同善人合於天道則天必與之也七十三章天網  
 恢恢疏而不失言報應之理此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言報應之道彼言天道之惡惡  
 也不疾而嚴此言天道之好善也無心成化是即無為而無不為之道也老子言道德  
 之意而終之以懲惡勸善可謂救世之苦心迷津之寶筏矣  
 李思齊曰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為善本  
 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有契思怨取與善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有而  
 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吳草廬曰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  
 人不和怨而天與善人老子之道無為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懲惡補善豈若人  
 之有心哉惡者必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老子

卷四

十四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器有甲兵無  
 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無為之治可以理想而得之也小國寡民即由來為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意  
 老子自謙之詞也漢書昭天下吏其無得置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  
 共器物故通謂什值之具為器物言得此則與民而治之使其民自足於內無慕於外  
 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則雖有舟與無所乘之器有甲兵無所陳之矣安有後世爭  
 戰之事乎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樂生遂性安土重遷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  
 美即晚食貧肉安步當車之意衣食足則貴生而重死矣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  
 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何安有輕去其鄉之思乎芸芸眾生如登春臺如享太平財足  
 則不相乞假道是則無事否詢是以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  
 是則渾渾穆穆之風俗可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矣吾所以慨想無為之治常恐諸心  
 目也嘗考詩書所記孔孟所言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獨言結繩之民太古無為之治

三一五七三



蓋有慨乎衰周之世文勝俗弊非以無為教之不能勝其巧偽而返之悞誠故聖智仁義皆不足而獨獨諸玄深微妙之道德其旨深哉非周禮至德之世曰昔者卷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閼洛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云云亦老子之意也夫老子之以無為治天下豈空言說大道之行匪異人任也陶元亮之言曰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桃花源真在世間令人神往矣

王輔嗣曰因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之也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徙也王船山曰夫天下亦如是而已以寡小親躬小以強大親強大以天下親天下人同天同道道同自然亦安往而不適哉推而準之四海之廣賈安其居而賤不肯不來則賈賈定賤不肯安其居而賈賈不往則賤不肯和反而求之一身之內耳目安其居而心思不往則耳目全心思安其居而耳目不來則心思正抱一者抱其一而不散其一乃以玄同於一而無將迎之意

八十一章

老子 卷四

十五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理而不善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章老子言善者之旨由於不積故善信而約凡以利人也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不積即至足也其爲道也虛而無有用之不窮老子之五千言可謂信可謂善可知矣後之謂道德經者信此而已安用美善此而已安用辯知此而已安用博由此觀之則知美者不信多文飾而無實際也辯者不善好議論而欠精純也博者不知玩物喪志而虛靈之心日寒也惟此五千言精深簡約實信實善與他人之言道德者不同蓋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與道合體是以無積而玄深微妙應世而不窮是不積而實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靈安能愈有而愈多乎人之道有利者莫不有善天之道出以無心以不利利之故利而不善人之道有爲者莫不有我我故有善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然則聖人之道即天之道而已矣愚接衰了凡功過格諸書及太上感應篇皆勸人爲善爲善者費心費財者也而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人能明其義則知爲善之最樂矣蓋人能爲善能爲人能與人者也已身則富貴壽考子孫亦安富尊榮亦何樂而不爲雖有心爲善不能如太上之道德出以無心然福善禍淫之理天道之所必然故易曰惠迪吉從逆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則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其欲人之去惡而爲善也意至明顯末章復終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爲善皆可通於勸善之理然則積則以道子孫若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也歟

政和注曰善貨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賈焉而不償蘇子曰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貴也然則侯筆樂曰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物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

老子 卷四

十六

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理而不善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劍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按侯筆多近釋悅以心無所住解不積可見一斑



無名之樸剝然中間天度星悉片片之老凝為紫蓋靈霧之氣精  
 為玉局上達碧落下透虞淵大周六合細入微塵青牛氣廻處處  
 兩關飛龍行空人人天國闢宇宙未闢之天地開世界未開之大  
 同嗚呼江童可謂精於孔並精于老矣精于老並善于解老者矣  
 惟其善于解孔故能善于解老惟其以孔解老而不以漢唐以來  
 之老解老並不以闢尹莊列之老解老此其識解卓越可謂老子  
 以後獨得其真者矣自有此解而老子之真精神遂現全幅于世  
 界吾知此後萬國人人心目中將必有一老子之印像皓然鬚眉  
 當乎其前以開大同之先導而全球萬國將必共慶有一道同德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三 奉天編東印書館印

之一曰老子筆其學于數千年前江童闢其學于數千年後母亦  
 天屈午運之中將開大同之盛必待時機已到而始發洩而江童  
 者稟天地之精英河嶽之靈秀適當其會以闢大同之基礎耶夫  
 老之與孔其始本異形同氣息相通也當其適周觀禮聖聖相  
 遇問答移時歡若夙契臨行贈言殷勤致詞吾知此時老子心中  
 唯有一孔子孔子心中唯有一老子心心相印有同揆矣然而千  
 百年來言孔者薄老言老者薄孔何也則以宗孔者知宗孔之博  
 不知宗孔之約知宗孔之費不知宗孔之隱宗老者知宗老之虛  
 不知宗老之實知宗老之無不知宗老之有故也蓋老子之學天

學也而兼人學孔子之學人學也而兼天學老子之言人學從天  
 以推人孔子之言天學從人以推天從天以推人故其說簡從人  
 以推天故其說隱外若相背內則相通夫唯深於孔子之學明於  
 天人之際者即深於老子之學者也孟子所以語語闢楊墨而無  
 一語闢老子也此其義理沒數千百年無有發者有之吾於江童  
 見之矣吾於江童之註道德經見之矣夫孔子之學萃於四書禮  
 運江童既以白話註解之老子之學載於道德經江童復以白話  
 出之從此四書禮運道德等經將家喻戶曉燦然大明於世以為  
 萬國大同之鐵証近年晉督閻公錫山方倡孔老之真學以治晉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四 奉天編東印書館印

山西一省獨慶安寧富強漸臻且有大同景象其明驗也彼一孔  
 之士竟有創為論說刊印傳播謂孔子重仁義輕功利老子尚道  
 德惡兵戰我國將來亡國滅種之慘皆數千年前孔老啓之是非  
 將孔老之書盡行取消從根本上解決不能以富強云云此其肆  
 言無忌自絕先聖吾不深恨實足大悲悲其誤認漢唐以來之偽  
 孔偽老以為孔老而不知孔老之真也若知孔老之真矣彼將頂  
 禮拜禱之不暇與晉督閻公取一致之進行又安出此惡言哉江  
 童道德白話註解書既成江蘇大道德家葉君西亭慨然出巨資  
 刊印於前直隸丁君立善等復繼刊印於後從此道德經與四書

禮運並流通於天下後世江童註書之功與葉君等刊印之力將與孔老之書並垂不朽云是爲序

民國九年夏歷七月日望直隸大名臨安張知睿識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五

華天圖書公司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道德經白話解說自序

幸生世界進化 器學發明的時代 水有輪船 陸有火

車 騰空有飛機 沉水有潛艇 直是五洲如一家 萬國如

一室 況且使的用的 看的聽的 一切的機器 沒有不便

利不精美的 有多樣幸會 有多樣快樂 我飲水思源 不

能不欽佩感激發明器學的先哲 雖然 發明器學的先哲

是福國利民的美意 並沒有害人的惡心 不料想有慘毒不

仁的人 竊取器學的功用 造成毒鎗毒砲 殺戮天下同胞

一切大器學家 雖有妙手靈心 不但無可如何 還爲他利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六

華天圖書公司印

用 助他製造凶器 這一切精美機器 不但不能抵制鎗砲

並給他運兵載餉 傳達消息 照這樣看來 是幸福反成

禍殃 進化反成了進毒 進化到極點 便將同胞都進到槍

林彈雨裡去了 呵呵 這幸福還享得呀 這進化還進得呀

竊知發明物質文明的先哲 靈魂有知 不惟痛恨製造槍

砲的人 自己也必然後悔 蓋聖人教育天下人 必先教人

有道德的知識 然後教人有技能的知識 技能不只是製造 且有

變詐由於機巧 則技能可以助道德 道德借技能而益彰 道

德彰天下自然太平 不教人以道德 先教人以技能 則技

能助人情欲而道德壞凡天下有技能而無道德的人必流過氣亡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因恃能而驕只有余社的氣故

道德壞天下自然要亂 這是近數百年來 天下變亂的大病

源 小子隱痛在心 前已略說一二 但因潮流所趨 不敢詳

言 怕是說了無益 徒自取辱 今年八月天氣和平 又正

註完了道德經 上泰山告成 登頂四望 看見那愁慘陰凝

的氣 遮空蔽日 聽得那悲號哀泣的聲 動地驚天 不覺

心痛目酸 實係不忍緘默 乃向道人討了筆墨 一字一淚

的信手將心事寫出 敬告天下同胞 就是說我喪心病狂

也所不辭 譬如虎豹兇象諸猛獸 他凶悍的勇力 比強盜

道德經白話解說 白序 七 奉天國東印書館印

利害着百倍 為害比強盜却小着萬倍 要有人教給他技能

授給他槍砲 必然將人類都吞吃了 還飽不了他的慾望

所以有道德的人 技能擇人而授 不肯輕傳 像達摩的

拳術 道家的劍法皆是 豈是各教 豈是不願欲人有技能

蓋預防後患 不得不小心 所以大學說 物有本末 事

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就是說道德為本 物質為

末 道德宜先 物質為後格物的物是物欲非物理先儒已明辯不然 我國開化最

早 聖人迭出 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皆是神化

不測的人 或造農器樂器治水器 或造珠璣 或造指南針

或以材美稱 或以多聞稱 為全世界製造的鼻祖此外若愚

仁義的空言 不研究聲光電化的實用經書也發明聲光電就是先

將民的道德培養好了 然後纔教民技能三代下以馮民為家暫時

教之 二敷衍狗用 這是我國聖人以道治天下 不得不的

辦法 歐美不察 乃竟笑我國的學說迂腐 我國學說因迂

腐 今日世界變亂到極點 敢請大器學家 造個機器出來

救一救 雖然 這兵禍也不是物質家的過錯 假使當日道

德合物質并行 今日何至有此奇禍 然而歐美見我腐敗現

道德經白話解說 白序 八 奉天國東印書館印

象 笑之也宜 獨怪我黃帝神明的子孫 孔孟中正的教徒

竟撥拾西人殺入學說的牙慧 竊取西人殺入機器的皮毛

將我二帝三王 孔曾思孟 治天下的大經大法 一筆抹

煞 直視同砒霜鴆毒 何其迷惑一至於此 不知我道學不

惟可以救我國的貧弱 並能救歐美的禍變 這不是空言所

能的 必造成一神妙不測的道器 纔能抵制兵戰的凶器

法 也小子前著息戰論後 就想要造 乃精思苦研了二年 不惟無

上的道氣已動 今年春 楊獻廷先生 講太上之道 說太

上的道氣已動 宜及時研究道德經 又適值劉笠青先生

將所著善言寄來 是善與人同 大公無我的意思 於是我  
 本這宗旨 也取道德經來看 及看到大制不割 並無名之  
 世道二句 就恍然大悟說 法仔合材料 盡在這裡呢 因  
 事體重大 於是學讀罕默德的齋戒沐浴 清真了身心 又  
 學基督教的禱祝 求了上帝 又從論語上得來孔子七十歲  
 用的矩 子游在武城使的牛刀 又從佛經得來妙觀察智成  
 所作智的法則 大制不割的法 造出器來 人不認 然後用佛法觀察天  
 下的形式 看准了天運正午 地氣已開 用孔子的矩仔  
 量老子無名的樸 量准了這樸 雖渾然一體 前人就像用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九 奉天國東印書館印

化學的法子已化分開 成了兩大部分 八十一小段 且經  
 製造家百餘人 任意造作 大匠造成大器 小工作成小器  
 好歹不必論 此時皆不相宜 幸這樸是神樸 雖為匠人  
 鑿而小之 却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又能返還元質 渾淪  
 完全 我因此又驚又喜 不敢動手 於是攝住妄想 專一  
 了氣 形如槁木 心如死灰 覺天和已至 神已來舍 乃  
 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 拿了牛刀 信手而割 較庖丁給文  
 惠君解牛 還神妙的很 解完一看 仍渾然一體 是君子  
 不器的器 又細細的看 却無形而有形 也是分為兩大部

道德經白話解說

八十一小段 蓋用刀時 批大郤 導大窾 因前人的固  
 然 所以也同前人數目 惟形式及用法 皆合前人不同  
 雖不及前人的精妙 然却適合今日的用度 其形式前半部  
 陪省老子所騎變化飛騰的青牛 後半部有似孔子坐的中庸  
 上所說同軌的車 前半部主運行 牛力極大 凡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 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 有血氣的地方皆能到  
 後半部主裝載 車中空間極寬闊 凡詩書易禮春秋孝經  
 論語學庸孟子 聖賢的一切經傳皆能載着 又格外加上了  
 點諸子百家 二十四史 以備參考 惟小子因時勢的關係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一〇 奉天國東印書館印

於萬卷書中 拋棄了小康的糟粕 騰寫出大同的精華  
 這牛車到的地方 發出祥光 and 氣 結成仁義道德 自然國  
 安民樂 真好寶器 人人見了喝彩稱奇 獨有一個不懂事  
 的朋友說 你造的這道器好是好 何不請位人坐在車上演  
 說呢 我就答他說 第一輛的圖上 你看沒有人嗎 但器  
 成以後 我又愁着一牛一車 如何能遊行過天下來 適幸  
 遇葉西亭先生來廬 見了甚歡喜 集起資本 在上海請人  
 仿造了一千個 皆是合這一樣一樣的 但小子沒入過專門  
 的學堂 沒有研究過器學 不明瞭物理 不明白製造 造

三一五七九

的不定適用不適用 謹敢貢於各國 求大醫學家指教指教  
 為幸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 也要預為聲明 如果不適用  
 自不必說了 倘有用的 將來天下太平了還要收回 因為  
 老子無名的樣 早已說是大制不割 小子不忍全球變亂 竊  
 取了來 強造成道器以救世 用完了仍還原質 將無名的  
 模歸還老子 是不敢久假不歸的 還要昭大信呢  
 中華民國八年夏正八月十五日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一一

奉天朝野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例凡九

- 一、註書宗旨 以昌明道德 消弭戰殺 挽回世運 救正人心 為惟一宗旨 前著息戰 大千圖說 四書白話解說 禮運白話解說 早已明陳 今本書自序又詳細說明
- 一、逐字講解 提出難解的字來講解 凡前已經解了的後就不再解
- 一、全章講解 講解全章的意思 用口氣傳達出來
- 一、全章演說 自抒己見 發揮經義 遇着於現今世道人心最有關係的 又格外剴切說明
- 一、全篇演說 是統起全篇來發揮發揮
- 一、全經演說 是統起全經來發揮發揮 前註四書有全篇全書演說 註這道德經 也是要有的 乃註完上篇 就將近二百頁 再註上三篇大演說 似覺連篇累牘的太繁冗 於是就將上篇的意思 發揮到第三十七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上篇演說看 將下篇的意思 發揮到第三十八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下篇演說看 又回來看第一章的演說 包容全經的大意 就可

道德經白話解說

條例

一一

奉天朝野印書館印



當全經演說者

一、全書讀法 本書雖然註的淺俗 然却本着經義 不敢

格外生枝 至演說是 小子獨抒己見 頗自信不是迂腐

無用的說法 諸君子看的時候 請先將厭惡舊學的心

去了 因為一有厭惡的心 不惟小子的話格格不入

並先聖無上哲理也看不到 人心不在焉 還食而不知

其味 况說存厭惡的心嗎 這道理我曾試驗過 今五月間我

友沈得一君吃飽 辦三回他力不佳 將最精美的食品送他吃 我以

意的說 這食品既敗的便 他也不品滋味 急吐出來隨着我說飯敗的

甜 樂三鼓不大笑曰 這是一切惟心 但你不曾嘗是 所以必須將

甜是酸 就隨着聰明人說糊塗話 不虧殺我的心嗎

厭惡的心去了 拿着當最新的學說 平心和氣的看着

或者有點道理 如果細心看了 再毫無理由 就是指

責睡罵 也是願樂欲聞

一、後日擴充 本書註成後 打算翻譯成英文 再分送各

國 乃同人急於公世 沒有等的 如有大英文家譯成

外國文字 歡迎的很

一、註書依據 本書多半依據明季通儒張蕙菴先生的老子

說略 又參以己意演成白話 至演說是 小子自己的意

思 因先生所註簡略的很 且係文言 於講解經文以

外 沒有甚麼議論 且說要盡依據前人 又何必註書

呢 但我既然採取了先生的舊解 不能不聲明出來

併將先生的道德學問 也一全說給天下人聽聽

先生明季貧生 其父仕明有氣節 清兵至濟陽 中樂與敵死之 先生

痛憤極 因發憤讀書 切實研求有用道學 意將以大有為也 乃遇清

康熙帝英明仁厚 天命有歸 先生後天而奉天時 是以湯武起義之舉

未敢強為也 然其心不向北坐 且自號曰菴老 以示未能勵志進取

不講為子之意 且其子孫終清之世 亦無應子試者 即其及門

亦多有以文章學問名世 而不求仕進者 當是時也 南方文字獄方作

先生知規其神 乃深自韜藏 所著書一本朱子 以忠君奉上為大旨

而尤以三經知名 與李二曲顧亭林稱為清初三大儒 其書先生學超

漢宋 真窺見孔子性與天道之奧 已入願曾端木之列 使其得位行道

則諸葛武侯王文成公之道德事功 必能兼而有之 觀其本朱子也

不直曰本朱子 而曰道家法以本朱子 家法者一家之私法 天下為家

之法 而非特選所書大同天下為公之法也 其周易說略中同人卦 於

上九象 君子本以大同為志今同入於郊雖无可悔然於大

同之志為未得也此爻甚似菴菴 先生崇尚大同之旨 已昭然若

謂道誠前知非耶 且其子曰櫻若 櫻若者 若錄也 櫻也者 思天下

有亂者 櫻已備之 救民極禍 以美利利天下 輔佐堯舜 以立大同

之德者也 先生所註書 多大義微言若此 難以枚舉 惜未得盡說







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實是實能，爭是爭奪，貨是貨物，盜是偷竊，欲是欲求。虛是空虛，實是充實，弱是柔弱，強是剛強。

不崇尚利能的人，使民不爭奪名譽，不貴重難得的貨物，使民不偷盜。錢財不現出所願欲的嗜好來，使民不亂糟。因此所以聖人治天下。

空虛他的心以去豪華，充實他的腹以除質樸，柔弱他的志以息爭端，剛強他的骨以能自立。常使民無有詭謀無有嗜欲，使這有才智的，也不致有詐偽的行為，只安然行無為的事，就天下無不治理呢。

大道相生的次序，是一生二，二生三，一為天道，二為地，三為人道。三為人道，是一二所合成，為道時的中心點。所以第一章發明天道的道理，第二章發明對待相循環的道理，第三章發明內聖外王的人道。外王必本於內聖，有道德纔有王道，能以治身纔能治天下。昔帝堯協和萬邦，全由於克明俊德，帝舜重華協帝，全由於恭己南面，所以稱人治天下，以治身為本，能以治身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天下便無為而治，心不虛就

多私欲，應不實就多假。孟子說無是極也，核即是不實，志不弱就浮，骨不強就虛。虛心包太虛以外，一無所有，實腹充天地之間，包吞一切，志弱則舍己從人，謙謙君子，骨強則擔當宇宙，立地頂天。虛心是孟子不動心的究竟，心既虛無，還從那體動呢？實腹是浩然之

氣養足的功效，浩氣可以充塞天地，所以說是實腹。腹取容納的意思，豈是飽吃上些酒肉呢？志弱是持其志的說法，強骨是益於骨的意思，心虛了志自然弱，心虛就包括太空以外，沒有志可言，腹實了骨自然強，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這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又是大易乾坤坎離的功用。

乾為天清虛之氣，坤為地博厚之象，所以說是虛實，乾離清虛之氣，坤三爻皆連，其中至實，實者宜虛之，所以說虛其心，坤離博厚之象，却六爻皆斷，其中至虛，虛者宜實之，所以說實其腹，離在先天地位，代乾用事，但離為火多燥，所以說弱其志，坎在先天地位，代坤用事，但坎為水主柔，所以說強其骨，其中的神妙莫測，非實行體驗不知，如

果體虛有得，得了位行道，只正本清源，這些俗例鬼就自然俯首貼耳，不敢再用奸詐詭謀胡搗亂了。治天下易如反掌，後世長國家的，沒有聖人的真遠德，只取了點皮毛，今日還實能，明日就散財，難得之貨，購成別黨，互相傾軋，甚至於家金錢爭以名譽，上下爭利，互相傾軋，甚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五

至天國東印書局

至於成了穿窬之盜，噫！到了這樣景況，何尚不返求諸根本呢？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別本謂或不盈，淵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是和，淵是深遠的意思，宗是宗主，挫是挫折，解是英，解其紛，紛是擾亂，光是光輝，廉是廉價，湛是清虛，帝是上帝。

沖字從中，從水，是從中道所流出，中所發為和，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太和之氣，充滿乾坤，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他的氣象淵淵浩浩，沒法名狀，然又不恃德，不居功，慈祥和，就像嬰兒一樣，是在上帝

是先呢？這一章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人，得道在身，以虛無為體，以道沖和為用，沖字從中，從水，是從中道所流出，中所發為和，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太和之氣，充滿乾坤，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他的氣象淵淵浩浩，沒法名狀，然又不恃德，不居功，慈祥和，就像嬰兒一樣，是在上帝

活潑無欲，混合自己的光輝，就是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的境界，爾同世人的塵俗，不但是不脫世態俗情，明哲保身，其實是現身說法，引一段，就是和光同塵的註脚，觀音現種種身說法，也是這個意思，若和一段，就是和光同塵的註脚，觀音現種種身說法，也是這個意思，

講家多解為明哲保身，固然也對，但是半面說法，聖人豈只保自己的身呢？湛然清寂，莫可捉摸，他的身似乎在世界以上，他的神實超乎天地以外，所以說不知誰之子，是那裡的人，像是在上帝以先，這分明是老子自己背誦自己的履歷，自己說自己的道德，自己寫自己的肖像，活畫

猶龍的身分給人看，然又說或若似乎像，仍是或飛或躍，或現或隱，時時一鱗，時時一爪，教人不測呢，道經說老子說法萬二千天，化身八十一次，小子雖知其所以然，但事涉神奇，世俗上文獻不足為徵，小子也就不敢強說，就是以往下老子來論，有說他是商朝的人，有說他是周朝人的，為史官多年，也沒有甚麼建白，似乎像個惡的人，然而生民來未有的大聖人孔子，反到尊他為師，稱他為至聖，既到了他出函谷關以後，也不知他的下落，豈不也是神化不測嗎？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六

至天國東印書局

猶索筭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筭狗是用草扎的狗。用以祭祀。用了以後就踐踏了他。還是

治人燒燬鼓盪風的器皿。中空無底。筭是筭的口。風是狂風。

天地不仁愛。或生或殺。聽萬物的自然。拿萬物當狗。聖人不仁愛。

或于或奪。聽百姓的自然。這天地之間。就像筭筭一樣。其中空虛。

而不狂風。越動氣越出。多說一

些話反沒了法。不如守中道呢。

這一章是老子見天下人民萬物。無論甚麼時代。無論甚麼國土。沒

有不是生了死。死了生。往來顛倒。受苦無量的。就像一粒微塵在太

空中旋轉。也不能自主。忽然旋轉到高處去。又忽然旋轉到下來。忽

高忽下。不得休息。然推究他受苦的根源。不能不歸到天地。人民萬物

皆是天地生的。有生不能無死。是天地生物的仁。正是天地殺物的不仁

況說到了生物的時候。無論甚麼壞物都生他。像是極其愛重。到了殺

物的時候。無論甚麼好物都殺了。又像極其輕賤。所以說。是狗狗萬物

都入順天地的自然。也是這樣。但天地也不是有心生物殺物。原來天地

間的道理。是一往一來。循環無窮的。天地無心運用。生物也不是愛物

殺物也不是惡物。只是裁者培植者覆。聽萬物的自然。天地若有心愛

物。生而不殺。氣化便有窮盡了。所以人必要打破一切名色名智。虛心

守中。超乎天地以外。絕不為氣數所顛倒。隨着循環往來。養老子預知

後世學道的人。必多誤會了經書。被經書所束縛。或分宗別派。或鑽研

文章。或為理障。或為法執。只作口頭上的工夫。書本上的道德。迂迂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七

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是空谷的真神。玄是真空。牝

是妙有。綿綿是微妙不絕的意思。

這空中真神不死。是為真空妙有。真空妙有的門戶。是為天地的根源。

人要返本還源。必得綿綿然像有所存。存而不存。其作用也不動忙

不用。

這一章是發明守中的法門。並中的功用。這中字的意思。就是空谷之形

這圖上半邊就是天。下半邊就是地。凡天地並稱是天。是有對待的

天。當中直貫就是真神。此神人人皆有。即是中庸上所謂天命的真性。

此天字是獨一無二的天。包藏一切天地世界。孔子所敬畏的天即指此而

言。不然。道小天地。佛為天師。孔子乃敬之畏之。且儒經上的話。皆

以天為最高上。豈不卑下不堪嗎。不過人在後天。性流為情。情流為欲。

此神便橫流下墜。在國內所環。即佛所謂輪迴。必須寡欲以順乎情。

再提情歸了性。當直貫復活。自然能貫出天地。即孔子所謂一貫之道。

超入虛空。萬古不壞的。雖然超入虛空。仍貫於天地之間。為天地的

主宰。何以故呢。中字左邊為玄。動而為陽。為天地的始。右邊為牝。

動而為陰。為萬物的母。兩邊又像兩扇門。直貫像門的樞紐。樞紐動生

出玄牝。玄牝生出天地。但既判為天地。此門便閉而不開。人為道的全

體。也是這樣。必得通開此門。陰陽能往來。陰陽會聚。合為一體。

此直貫便能充塞天地。並超出天地。通開此門的工夫。是無為而有為。

有像。指為是甚麼關係。那知老子的話。豈僅在一身的關係上說呢。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八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私是為

這天長存地久遠。天地所以能長且久。因他生萬物不自己。所以能

長生。因此聖人事事讓人是後其身。而身反到占先。不爭權利是外其

身。而身反到保存。不是因他不為自

己嗎。不為自己。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這一章是說天地是谷神生的。谷神不死。有天然久人人共知

天地能長久。谷神可想而知。天地所以能長久。因他生萬物不自己

已。生萬物不自己。似平該立即消滅。不知天地間的道理。是循環的

以外是天地生萬物即是生自己。天地若不以為萬物為一體，只為自己便成了區區一物，何足為天地。聖人與天地並列，也是天下一家。萬國一人，後其身外其身，而天地循環，後其身的讓前邊轉過去，自然就在先。外其身的，其身便大而無外，萬古常存，不然，只顧自己爭先的，只顧自己爭存的人必皆欲滅之，何能先何能存呢。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與是施與 尤是過

最高上的善，就像水一樣，水善於利益萬物，却不合人爭，處到極卑下衆人所惡的地方，所以近於道。上善的人，居善於就地，像水的遇

遂就止而不擇地，心善於淵靜莫測，像水空而清淨，施與善於仁愛，像水之滋潤萬生，言善於真誠，像水的不失就下之性，為政善於治理，像水的洗滌污穢平定高下，作事善於有能，像水的運行一切，舉動善於

順時，像水的活活潑潑，有這些善還不合人爭，獨以他爭，所以毫無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過錯

嗚呼！今世界糜爛，全球戰殺，死傷不知有多少萬人，焚燒不知有多少萬里，推其病源，無非戰爭的禍，無非競爭權利的禍，為戰爭權利

反損失權利，實是大惑不解，使各國皆崇尚老子的學說，退讓不爭，自然和親康樂，熙熙皞皞，何致有此亘古未有的奇禍呢。雖然，老子教人

不爭，也不是使人迂迂腐腐，百無一能，依賴懦弱，坐聽天演淘汰，不過不教人爭權奪利，以息萬世的戰禍，且教人善利萬物，善地善淵善仁

善信善治善能善時，具特殊的道德特殊的德力，是不爭外面却爭內容，不爭形式却爭精神，以不爭為爭，不求而自得，此學有百利而無一弊。

正今日對症的好方，萬國人人何不嘗試嘗試呢。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別本作功

持是持守，備是備德，銳是銳利，履是履德，咎是禍。

所守的滿足了，不如不滿足安，所操換的銳利了，不可以常保。金玉滿堂，不能以常保守，富貴而驕傲了，自己留下禍殃，功成名遂，身退了，不居，是順天的道呢。

這一章是說天地間的事，凡滿了的必要退消，凡銳利的必要折了。世人不明白這道理，只知爭權奪利，求富求貴，不知富貴不但不能常保，且為人人所欲，眾怨所集，若恃富貴驕傲，更自取其禍，所以功成名遂，就要身退，有而不有，並不自滿，功成不居，毫無銳氣，纔合天道的自然，纔能永遠保存呢。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是魄，魄是精，精是洗，洗是觀，觀是弊，是弊是制。天門是心，心能以通天，畜是養，宰是制。

心一外馳，就魂與魄離，載魂守魄而抱一的，能以不相離嗎。專其氣，就動心，專守先天的氣，令極柔順，能以像嬰兒的太和嗎。洗滌塵垢玄

通曉的，能以無有弊病嗎。身修了再愛民治國，能以清靜無為而理嗎。天門開闔，能變化無窮，能以為雌柔嗎。於事理明白四達，能以像無

知的事，還不恃功，為天下的長，還不要宰制，是為深遠難名的玄德。的，還不要恃功，為天下的長，還不要宰制，是為深遠難名的玄德。

這一章開口四句，即是孟子養氣不動心的說法。然不說心却說魄，魄為解為魂，魂是心的神，便有悠悠不息的意思。離為後天的心，嬰兒

不失先天之氣，能以不用後天的心，不失先天之氣，纔能洗滌塵垢，放

開眼光，觀察上下古今，通玄入微，不拘一偏，既不偏不開通的人，眼

光如豆，漸守漸寧，也不像拘於物質的人，以所見的為有，不見的為無

所以能愛民治國，變化無窮，以應萬事，明白四達，不拘成見，生天

下養天下，不以為己有，又不以為己功，為天下的長，不但不能恃權專橫

並且不以法訓束縛人，使民自然遊於道德之中，這樣沒法稱揚的玄德

我國惟有公天下的堯舜，西洋惟有造和衆國的華盛頓，足以當之無愧呢。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七

卷七













就能合道同其感  
久且古今而不去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是偏 窪是窪下 惑是迷惑 彰是彰揚 伐是自己稱自己的功 矜是誇

凡事物偏的就可以全 窪的就可以直 窪下就可以滿了 破的就可以新了 少的就可以得了 多的就迷惑 因此聖人抱定唯一的心 不分別一切 為天下人的模範 不自己表現他的明 所以能明顯 不自己以為是求彰揚 所以能彰揚 不自己稱他的功 所以能有功 不自己誇自己的長處 所以能有長處 這皆是不爭 就因為他不爭 所以天下沒有能合他爭的 古人所說偏就全的 豈是虛言呢 誠然不求就自然完全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九

一天國聖師講解

歸來

這一章是說的 曲枉哩窪哩敝哩少哩 是世人所不取的 全哩直哩盈哩哩新哩多哩 是世人所必爭的 不知凡天地間的事物 無不是盈虛消長相循環的 何必爭呢 況說曲全枉直一切 皆世人的妄見嗎 所以聖人超乎一切名色之上 出乎有對待的以外 清靜不爭 既不合人爭 人就是想要合他爭 也無處去爭 自然能實至名歸 不爭而自得呢 自

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希是少 飄風是大 驟雨是急雨

希少爭辯的言語 以順其自然 大風刮不上一早晨 急雨下不上一天 誰刮的大風下的急雨 是天地 天地不自然 還不能及久 又況說

上人們 所以從事於道的人 遇道的就同於道 遇德的就同於德 遇失的就同於失 同於有道的 道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有德的 德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失的 失也是快樂自得 不

然 人愛信不過 就是強辯人也不信 不

前章不辯曲全枉直一切 是世間人的爭 此章希言以順其自然 是息諸爭人的爭 因為一般學人 略有一線之明 就固執己見 不但分門別戶 黨同伐異 並且狂的看若肩的太拘執 狹的看若狂的太狂妄 小乘不以大乘為然 大乘不以小乘為是 至於對於世間的人 更是不能容

的 於是互相辯論 喋喋不休 著的迅速繁雜 汗牛充棟 不知越爭越越相持不下 道也越不明白 使後之學人 也無所適從 世俗人也不

敢問津了 豈不是爭之為害嗎 所以超乎一切的大聖人 行不言之教化 遇道的合他相同 遇德的也合他相同 遇失的也合他相同 不但合他

相同 並且無人無我 相忘而樂 使他如坐春風 親我愛我 不知不覺的附地要變化了氣質 中庸上說的素位而行 無人而不自得 觀音菩薩現種種身而說法 希言是不爭辯 非不說話 現身說法 是見甚麼人說甚麼話 魯兀者王賡 立不教 坐不讓 從着他遊的 虛而往 實而歸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〇

一天國聖師講解

無形而成 孔子稱樞為聖人 皆是用這個法門 不然 人不相信 強爭辨使人信 不難上加難嗎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是起脚來 跨是

起脚想站的高的站不住 抬起腿跨想走的遠的走不動 自己表現的不能明顯 自以為是的不能彰揚 自己稱功的沒有功 自己誇長處的

沒有長處 要說在道上 就叫貪着多吃 貪着道行 吃的 過飽 行的過勞 物類還聚聚 所以有道的不辦道 隨

這一章仍是發明前二章不爭的意思 又其言欲高欲速的大害 為物所取 人要是不爭 連物也不如了 但老子不爭的宗旨 不是依賴無

恥的說法 前已屢次辯明 這不再說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情 並身都不憐 吾之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 及身成入世立功 功成急流勇退 絕無牽連 是白始至終 皆以勇為主 而勇字却三教聖人是一樣的 不但三教 儒教聖人也是一樣的 因為勇是天道 天行健 流行不息 此天道不是人天小果的天 學佛的宜辨 為各教聖人所歸宿 所以萬教皆一 今天下人若能共悟這果子的原理 內存仁德的心 外現淳厚圓和的像 再始終持之以勇 不惟戰爭的禍可以息 直可以造成大德教化的世界 本章 正教的禍 詳下章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車尚左凶車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七

奉天新報印書館印

信是安詳

所以有道的不用兵 君子在家就以左邊為上 殺生害命 物都厭惡 可見兵是不祥的器 不是君子用的器 要伐暴救民 敵當外患 不得不用他 也是以恬然整齊靜肅 淡然不懼武揚威為上 就是得了勝

志於天下 且說吉車以左邊為上 凶車以右邊為上 偏將軍貼到左邊 上將軍貼到右邊 這是以喪禮待用兵的人 可見兵是不吉祥的器了 殺人衆多的兵 用悲哀泣之戰勝了回來 用喪禮待他 可見不以打勝仗為好 不以殺人為樂了

戰功文 再取現時歐洲戰事 合起來看看 悲慘情形為何如 今日古戰禍 何以獨慘於昔日 是由昔日的戰禍 醞釀而成 今日戰禍若不息 後日戰禍亦更烈於今日 且愈烈愈慘 必至世界無人而後已 這道理 老子於數千年前早已說出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時之所處 前轉生焉 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 因為宇宙間的公例 有因就有果 有報就有應 有原動力就有反動力 且反動力比原動力還要大 無空氣的阻力 此物若其往來不息的 於是往來激盪 無有已時 老子說其功好壞 就是這個說法 設兵之所處 前轉生焉 前轉就是往來的反動力 暗指後來起兵主戰的人 不叫他個人 叫他個前轉 深惡痛絕的惡思 試看前轉的為物 橫生阻長 不成一點材料 生出些針來 刺人害物 擴充他的惡勢力 他生的地方 人不能走 花草禾稼不能長 其後必出一個主戰好殺的人 以報前日的仇 考諸古今中外的歷史 皆是這樣 說都說不過來 像周武王以仁義之師伐暴教民 武庚還反了 周公東征三年 殺了自己的哥哥 又封微子於宋 封箕子於朝鮮 待為

賓而不臣 修德行仁 總將這股氣消弭 天下太平 要是周公用斬草除根法子 大殺殷家的子孫 戰國的兵禍 立時就起了 不用等着東周以後 以文王武王的仁 尚小有禍變 其外仗恃兵力吞併人 以殺人為樂 怎能不報還呢 這個道理 不但老子說出 中外的聖人皆已說出的 天下人知道 就是上戰好殺的人也知道 既然知道 何以又要主戰好殺呢 因為這兵禍死的那些人 其冤抑之氣不解 必釀為劫災 一人含冤還三年不雨 況說無數人含怨嗎 所以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 或疫厲或酷旱 一切奇災 這也是徵諸古今中外歷史 班班可考的 以湯之仁 尚有七年之旱 其他可知 死於兵禍的固然冤 遭凶年而死的也是無罪 於是冤氣積越多 越久越薄 流行人間 乘機而發 遇人有好戰爭的心 就承於人的心內 助人為虐 以伸其冤 人感這種氣 便強橫修怨 習成百出 想這殺人的毒器 一想起就出 想出破敵攻城的奇計 一想起就出 因為這兵禍的地方 其後人必想要報仇 殺人與先前死的人 是一氣的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如磁石的吸鐵 極容易感召 所以這害人的人 是這人 人人好兵戰 人人如鷹厲 必大肆殺戮而後已 他住的地方 後來也是這樣 選較前更烈 嗚呼 戰爭相尋 何日可了 前是這惡的 今是戰戰告終 和會開會 然戰戰兢兢 亞戰府起 且若千的人民未必釋然 若千人的冤魂未必甘 雖有紅十字會 押其什餘 功德固然甚大 然尸體上的惡氣難清 靈境上的冤抑難伸 現在的凶年既恐不免 將來的兵禍也是可憂 這是小字書夜憂懼 焦心勞慮 想這起法來的 深願合天下人面議商量 這事推諸公理 考諸歷史 惟有提出道德 可以永無後患 昔湯武詳築封以後 明德親民 修文備武 所以能太平了好幾百年 湯武的後人 要接齊德化 那時不早成了大同世界嗎 習兵是凶器 用他就殺人 聖人伐暴教民 不得不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八

奉天新報印書館印

文備武 所以能太平了好幾百年 湯武的後人 要接齊德化 那時不早成了大同世界嗎 習兵是凶器 用他就殺人 聖人伐暴教民 不得不





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亡是沒滅了壽是活大年紀

知人是非的稱為賢 自知得失的稱為明 能勝過人的稱為有力 自己勝過情欲的稱為強 知足不貪的稱為富 強行道的稱為有志氣 不失了立身之處的能以長久 身

丁立身之處的能以長久 身 死了還不滅亡的稱為有壽

則幾幸的大意 多有不教人用明用強求富的說法 看了甚不快意 人 打昏昏迷 懦弱無用 還能行嗎 富雖不可求 然也不能無點職業

依類人吃酒 無怪乎老學為世俗所誦病 到了註解這一章 纔知老子的 用意 是教不用於外 而用於內 就是孔孟反求諸己的意思 不然 豈

只求外面 不顧內容 雖知人若其錯 就為智囊 又惹起七國的亂行 不免遺後身的慘禍 有力若霸王 還不能一怒而安天下 死到烏江 當

若歸通 還不免餓死 況身名裂 又是小事 只求於外 就為外物所 轉移 本心放失而不歸 本心失了 實大可哀痛 必返觀內照 收回放

心 觀養自己的得失 使天理勝過人欲 實台樂道 不是我所有的 就 是一毫亦不敢取 然後心處到安宅以上 樣樣不動 富貴貧賤威武 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二 奉天閣及印書館印

看書像沒有一樣 這身可以殺 這志不可以奪 這身雖有死 這神沒有 滅 說到應徵處 就同文王降 在帝左右 說到明顯處 就像孔子引

豆千秋 天下尊視 這氣是長久不壞 萬壽無 疆 呵呵 人能體而行之 老學果然誤人嗎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

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汎是流 動不滯

大道流動不滯 不可以或左或右執著一邊去求的 萬物皆仗恃道而生 道也不推辭 生物的功成了 不自名有功於物 愛養萬物還不為

物的主 從他常無有所欲 無形無聲 就可以叫他體小 萬物生化以 後 皆歸於他 他還不知為主 從他體受一切 就可以叫他體大 因

此聖人總不自以為大 所以能成其大 而無外的大呢

凡自古來好兵的人 所仗恃無非智力兩樣 有智能料敵如神 有力

健百戰百勝 健勇合的 無非是求國富地大 且永遠長久 前皆已打

敗 這一處又說他自大自大的野心 宇宙間大而無外的莫如道 道生萬

物不為物的主 所以能成其大 吾我國聖人成湯文武 學了這道法子

以小事而王天下 不求大而自大 若不以德而以武力 殺人人便痛恨

以一人一人痛恨 天下天下切齒 便成了獨夫 誰欲大而賢小 我

國尚泰始皇 歐洲的拿破崙 與現下的德皇 皆是前德 嗚呼 以道之

大 對於物有長養之恩 還不敢為物的主 怎麼就想滅人的國土 奴隸

人的國民 真是天感不解 自逆滅亡 秦始皇已經滅了 拿破崙已經死

了 現下的德皇也已經因禁起來了 願 吾國接來的秦始皇拿破崙及現下的德皇

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

味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是味是食

老子說無象的大象 對待天下 天下人自然來歸往 來歸往却不害他

教他安然自在 和平穩重 要用手段 以作樂設餌誘人 過客也能

止住 但樂能盡了 客仍然走 這道說出口來 雖淡薄無味 看他無

象 也不能看見 聽他無聲 也不能聽見 然如要用他 却没有窮盡

老子說和兵戰時代 必多無賴之徒 游說列國 挑撥兵禍 他從中竊取

利 這一時君相 見他言論足以動人 又足以害人 必利用他們

為害於天下 所以又不得不將這大變端傾為說破 細玩樂與餌過客止六

字 真將作門下客的險心醜態寫盡了 凡作門下客的人 多沒有國民的



不用小人 清靜無為呢 無為便能無不為 無而能有 是天下的大象  
 拿首這大象 就能平治天下 天下自然歸服 天下來歸服 又能使他平  
 穩安泰 沒有一點憂患 這道雖語出來淡然無味 聽不見聽不得 不及  
 門下客吹的有聲勢 然却有這樣妙用 不是像那貪樂真的過客 只吹的  
 好聽 沒  
 有實事呢

將欲欲之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 柔勝剛 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淵 邦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欲是欲殺 張是  
 張開 脫是脫離

將要顯欲殺他 必然已經張開他 將要顯欲弱他 必然已經強勝  
 了他 將要顯欲廢了他 必然已經振興了他 將要顯欲奪他 必然  
 已經給了他 這道稱謂至微的道理 却是至明顯的道理 所以柔的能  
 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過強的 皆是道的自然 道不可離 就像魚的不可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三一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脫離了深水 一離就死 國家傷人的利  
 器 不可以對示人 爭強勝必至失道

勝極了必衰 陽極了必陰 這是宇宙間盈虛消長 相為循環的公例  
 大而天下國家 小而一事一物 沒有逃出去的 所以極強勝的時候

就是極衰弱的起點 老子稱為微明 這道理真是極精微又極明顯 就是  
 中席上說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的意思 惟聖人知微之自 知遠之近 知

微之顯 越強勝越以卑下柔弱自處 既不處於強 便無有弱 不惟無弱  
 并且乎一切強弱與虛有對待的以外 立到萬古不變的地位 這便是歸

於道體 但道體人沒有見 必不相信 今就老子說的比喻 仔細發揮  
 使天下人人共見之共知之 道的生人 猶水的生魚 不生不滅 玄妙不

測的 是道的體 有才有成 變化不常的 是道的用 無行無止 深淵  
 淵的 是水的源 有行有止 存發易知的 是水的流 人不可離於道

所獲 魚不可脫於深淵 人離道體 就為氣數所困 魚脫深淵 就為漁父  
 所獲 當魚那浮水面時 未必不恃鱗翅的便利 可以游泳上下 可以捕

食小虫 以顯示於人 然而慢藏海盜 治容端淫 無怪乎遭漁人的網羅  
 嗚呼 老子的話警成之中 藉着悲憫的意思 願天下人人共體之 世

有說這章是陰謀詭計的 誤  
 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 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無名之樸

大道常無所為 却無而能有 無所不為 侯王要是能守此道 萬物就  
 能自然無化 自然無化以後 要是願欲有所作為 我就要鎮定他用無  
 名的樸 并無名的樸 也要不願欲用 不願欲用樸  
 而用靜 這是守道到了極點 天下就要自然而正

全經氣脈連絡 語意貫通 真是渾然一體 上下是一篇 九九是一章  
 然這一章的語意 合第一章的口吻相應 前人分篇分章 也不無所

見 這一章無名的樸 就是首章不可名的名 並無名的樸 也不用 就是  
 歸到首章不可名的道 無為而無不為 就是首章為天地始 為萬物母

為衆妙之門的說法 首章開口說常道 末了說玄之又玄 這章開口說道  
 常 末了說無名的樸亦將不欲 無名即玄 並無名的樸亦不欲 即玄之

又玄 首章從無說到有 又從有說到無 這章也是如是 不過首章說道  
 的體用 是虛實一切 這章說道的體用 是指平治天下 比首章少有迹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三四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象 因為前幾章說出天下兵禍的原委 以通亂源 這一章就說治天下的  
 大道 以指示歸 撥亂而反之正 以作收束 又帶着結住上篇 合首章

相呼應 雙管齊下 所以不得不如此 自古天下的亂 皆由於用器 昔  
 堯舜無為而治 並不器 到了三代 天下人情欲漸開 風俗漸薄 湯

武又遇着桀紂的亂 於是不得不取了堯舜那鎮天下的無名樸來 造成神  
 器以戡亂 及一用之後 想仍返於樸 乃人民沒有進化到那程度 又不

敢不用之以維持世界 却將他的本意 各著為易 以待後人 請看夏易  
 名叫連山 上下皆山 艮為山 夏易守艮 止而又止 艮止也 是止住

不用的意思 商易名叫歸藏 是藏起來不用的意思 用易不另起名 就  
 名叫周易 是周而復始返本還源的意思 統起三易來看 是由止而藏 就

山藏而返於本的意思 可惜三代聖王的子孫 沒有聖人繼起 非惟不能  
 不用這神器 並且用之不休 將器用的壞了 到了春秋時代 管子見神

器已壞 他又不能修 且神器的用法他也不知 於是折了造成利器  
 五霸用之 以會諸侯 到了戰國並利器也壞了 商鞅見利器已壞 於是

起了毒心 又造出凶器 孔子於春秋時代 孔子於戰國時代 皆將修理  
 神器用神器不用神器的法子寫出 可惜世無用者 凶器一出 而戰國的

禍從此酷烈的沒有了 且自此以後 或用凶器 或用利器 沒有用神器的  
 至不用器的更沒有了 到了西洋 不但用利器凶器 並且造出尤利尤

凶的辯 獨美總統華盛頓 用利器作戰以後 即藏而不用 這可與我國  
 的德皇更甚 其外多以凶器殺人 而拿破崙與現下的德皇是其尤者 現下  
 的德皇更甚 全世界凶器 嗚呼 用器的慘禍 而受禍也沒有慘過德國  
 這禍老子是早已知道的 且不忍坐視 預先就警戒後人說 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佳兵者不祥之器 又指教後人說 鑪之  
 以無名之樑 無名之樑 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這樣看來  
 老子的話 不是今日對症的妙法嗎 不是後日進化的真道嗎 竊願大  
 家研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五

東天閣印書館印

道德是世界大同的歸宿  
 仁義是萬國和平的導線  
 道德經是無始無終的大道  
 白話解是無中無外的至書





不欲速 所以晚成 大者如天 猶少者如 大樂如無極 沒行形質 真道最隱微 沒有名色 所以以下等人不知就笑 他雖然笑 推獨這道書 於借氣給那萬物 且生成萬物 萬物的生 是借道的氣而生 生成以後 將氣仍還道

凡事平常的人就難 神奇的人就難 但神奇奇的人 不過是技術 就是了 不能治國平天下 惟大道至平至常 萬古不變 雖平常又不 著於世俗 所以難以使人信 更難使人行 孔子惟顏子勉而行之 三月 不違 其餘若存若亡 日月至焉而已 以外世俗的人 或笑孔子為迂拘

或笑孔子為腐敗 一知半解的人 又笑孔子不自愛 笑孔子不知天時 因為孔子中藏深奧 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百官美富 所以就鄙笑 然而真正有道的 平性而行 不問人笑不笑 等首道行了 自然天 天位萬物首 使天下人仰受其賜 還不知道 他笑不笑有甚關係呢

道生一 一生二 三生三 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 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 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 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教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五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負是背負 損是減失 益是增 益 沖是下乘的樣子 父是主

道生的虛無一氣 氣判為二 生的陰陽 陰陽合生的三才 三才 萬物皆是 負着陰而抱着陽 陰陽收斂於下 以生太和之氣

凡事皆以下為上 人所厭惡的 獨有孤寡不穀 是最下的 這王公貴 人反以自稱 所以這物或者損他反到有益 或者增益他反到有損 是謙

受益 滿招損的道理 古人所以教人的 我也拿這話教訓人 強梁的必不得正命而死 我將要拿這道理為教人的主宰

佛經上說 無明震動 忽有山河大地 原來天地人物 皆是大道妄情 然飛揚氣散 高強性就傷 因此聖人之教 使飛揚 的收斂回來 高強的處於謙下 穩能以返還先天呢

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 有益 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

馳騁是驅 使的意思

天下至柔的 能馳騁使天下至堅的 一無所有的 能以入到無有間 無間的裡邊 因此知道無為的有益 不用說話的教化 無為的有益 天下希及之

天下至堅的 必有破 且堅的必重 不能運動一切 有 必重 不能容受一切 惟至柔的 不但能運動一切 並能無物不化 至無的 不但能容受一切 並能無處不在 可見柔 比剛無的 利益甚大 一人也就學着柔弱無就是了

名貴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 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 厚亡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名貴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 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 厚亡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六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以長 久視

世界上人接接推推 奔波勞碌 無非求得名利 無非求享大名 得厚利 且人情無非是得名利就歡喜 夫名利就憂愁 不知功名必耗費精神

損了身體 求利以身發財 也是這樣 放於利而行多怨 得利多必遭 危險 得大名道人的嫉妬破壞 也是這樣 名利皆身外的物 為求名利 損了身 那個親 那個渴 那個多 那個少 且說有得就有失 得失何 必計較 得還是從失來的 必然先失了纔能得 就像一草一芥 是至小 的 了 還必得用眼看 屈了身體 用手拾起纔能得 雖然得了 氣力却先失了 就像值一文錢的東西 是至賤的了 還必須用錢纔能 買得 雖然得了 金錢却先失了 至小至賤的了 還必然先失而後得 大 的 貴的可想而知了 所以天地間的事情 沒有無故就能得的 得何足喜

患失 不知得不是求了來的 失不是患所能免的 惟有超出得失以外 帶上為人的天職 自然先難而後獲 不求得而自得 且一得永得 萬古 不失 像孔子當日存老安少 便救濟天下萬世的心 周流列國 一盤子沒 有得志 有說他似喪家之犬的 有說他迂闊的 有說他何德之衰的 有 說他何為是極極的 是將名譽失了 從魯國辭了司寇走了 到各國寄沒

有得志 有說他似喪家之犬的 有說他迂闊的 有說他何德之衰的 有 說他何為是極極的 是將名譽失了 從魯國辭了司寇走了 到各國寄沒

有得志 有說他似喪家之犬的 有說他迂闊的 有說他何德之衰的 有 說他何為是極極的 是將名譽失了 從魯國辭了司寇走了 到各國寄沒

有作官 窮困一生 是將利權失了 就因為失了名利 却得了萬世師表  
生民來有的大名 得了甜豆千秋 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的厚利 還想  
列國時那些得名得利的 反到皆是失了 孔子固然無心求名利 然而有  
百就有名 有德就有祿 看到這裡 人也就求實行修大德就是了 何必  
然求名利 何必  
然算計得失呢

大成若缺 其用不斂 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大

辯若訥 躁勝寒 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是缺是欠缺 沖是虛 拙是拙鈍 辯  
是辯論 訥是不多說話 躁是急

大有成就的 反到像有欠缺 他的功用都沒有破壞 大盈滿的 反到  
像是空虛 他的功用却沒有窮盡 大正直的 反到像枉屈 大能巧的

反到像拙鈍 大辯論的 反到像不能多說話 然有諸內自能勝於外  
像要如是外邊的天氣 內靜的就能勝過寒 雖寒也不覺寒 內靜的就能  
勝過熱 雖熱也不覺熱 所以清靜無為 自  
然能勝過天下的擾亂 天下就自然正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七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凡大有所為的 皆不着跡象 反如無所為 就像孔子集聖聖的大成  
是大有成就了 反說述而不作 像沒有成就 德配天地 學貫古今

是極盈滿 反事說何有於我 像極其空虛 見兩子 見陽貨 是其大  
直若屈 博學而無成名 是其大巧若拙 訂禮樂 修春秋 理

有不能曉諭給人的 也不合人辯 然而百世以後 不  
用辯而自明 這無為的功用不大的嗎 人何不學呢

天下有道 却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 禍

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常足

或是在兵 郊是  
野外 谷是過

天下有道太平的時候 退却了走馬 只用他糞田 天下無道亂的時候  
兵馬奔騰到郊野 這招兵禍的罪 沒有大起不能自強 啓人的貪心

的 這變亂的禍 沒有大起貪積不知足的 這戰殺的過 沒有  
大起願欲得入土地財產的 所以知足的能常足而不相爭呢

從前看天演論 見優勝劣敗 弱肉強食的說法 甚不以為然 竊以為  
優的該教劣的 教劣的也優了 強的該保護弱的 教弱的也強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固然是劣弱的 有可取可食的勢 但要從大處論 天下入皆是同胞 同  
胞有劣的就敗了他 同胞有弱的就吃了他 無乃太沒有人道 太殘忍了  
且說天下的人 誰不能一樣 都是世界的文明國 他的國民程度也不  
能一樣 不但他各國的國民不能一樣 就是一個學校的人 年齡相同 不  
能一樣 地理人種也相同 受的教育也相同 他的程度又有優劣強弱 要照這樣  
說 優的就將劣的逐出去 強的就將弱的吃了嗎 有人說 文明國的  
人吞人的國呢 要只愛名大的國 還是私德 不問講究公德 怎麼還滅  
國去愛天下 推愛國的心愛天下就是了 果然愛天下 不但不忍滅絕吞  
食劣弱的 並且願替他保護他 想保護他如先道 譬如兄長 劣弱的  
就譬如後學 譬如幼弟 後學幼弟先道兄長的幸福 先道兄長受後學  
照那天演論學說 這樣愛天下也正是愛己國 天下豈能永遠太平 不然 如  
然吞滅劣弱以後 優弱的又要彼此相競爭 相競爭又分優劣強弱 又  
要有被滅被吞的 必競爭不休 吞滅不止 不但國不能保 並人也不能  
存 演的落了一個人為止 我亞洲自周初到強秦時代 就是已往的惡據  
周初中土有八百來的國 東周時候 各國互相競爭 劣弱的被優強的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吞滅了 就漸漸的落了數十國 又漸漸的落了七國 末後只落了強秦一  
國 然被吞滅的各國不肯甘心 又共起將秦家滅了 幸有漢高路運大度  
待人寬厚 與民約法三章 除了一切苛法 纔息了天下的戰爭 不然  
要競爭不休 我中土不早沒了人嗎 我國從漢朝退化 是家天下愚民  
之過 不是不競爭的流弊 因此吾所以不以天演家為然 現今註道德經  
註到這一章 見罪莫大於可欲的話 纔知老子當日也有天演論 並悟到  
作天演論的先哲 是說明利害 醒劣弱的 教他知道進取 知道自強自  
立 纔能合世界強國並駕齊驅 暨文化大開 平等自由 這也是天演家一  
番苦心 并不是助強國的氣 像殺雞升木 可惜被強國利用這學說  
才等劣弱的陳語進化 早將他吞滅了 這固然是強國殘暴不仁 也是  
天演家用心雖好 立言太偏 只有半面 不免大有流弊 古人說一言喪  
邦 這學說豈止喪邦呢 試看老子的立言 四面八方 面面俱到 既作  
了天演論 又作天理論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莫大於欲得 作天演論實  
備劣弱的不能自立 有人民不知教育 有土地不知保守 有原料不知探  
用製造 治容奢淫 侈識誨盜 啓強鄰的貪心 惹起兵禍天大難 作天  
理論責備強國的貪橫無足 爭奪不廢 吞人自肥 破壞公理的大難 末  
後又戒強國除去貪心 知足息爭 纔能天下和平 兵不至日在郊野戰殺  
馬可以無事 貴田 大家講究實業 自然財用充足 敢請天下仁賢平心

道德經白話解說

而論 老子的話 進不足 退有餘 何等中正和平 何等圓融周密呢

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 無為而成

戶是門 窺是竊 是越法的

不用出門 就知天下 不用從窗戶窺 就看見天道 凡人他越出的遠 他知道的越少 所以聖人不用出行 就知道一切的理 不用

行 他就知道一切的名 不

孔子合子貢說 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 非也 子一以貫之 因為道生萬物 是一本的 要得了一貫 知道萬有的本源 一切萬物不求

知而自知 不然 要從枝葉上求 就是研究上萬萬年 費上無量的精神 也研究不出所以然來 且必越研究 所見所知的越少 以所見所知

的為有 不見不知的為無 天下的物 或有形 或無形 千變萬化 難以推測 拘拘到知見上 不小的很嗎 昔孔子知股禮夏禮 知未來百世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九 一天天開印書館印

也不是從歷史上考證出來的（把宋文獻不足）知商羊 知萍實 知鼎 橫矢 知防風骨 也不是從物理學上研究出來的 孟夫子說（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也不是專門天文

學 用天文儀器推測出來的 仍看首三千大千世界 如在手掌中 也不是航海探險 用望遠鏡看見的 因為聖人得了本源 萬

物皆備於我 一切萬有皆在性中 何用出去看呢

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矣 故

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前見

講學要天天求知 講道要天天知見 去了再去 以至於沒了知見 與道為一體 為無為的事 纔能無所不為了 所以聖人取天下的

常用行所無事的道 到了他

有為的 反不足以取天下 前章說出的妙用 恐怕人不到那樣程度 就一味的頑空 必至冥然 一無所用 像土木偶人一樣 所以接著就說 虛學的要日新又

可以說 可以去了知見名象 留存元理 去了再去 歸到虛無 由虛無

可以說 無所知無所不知 無所能而無所不能 就是天下之大 也可以說 推讓取來 不用行 不義 費一無罪 取天下尚且如是 可以說 自不必說了 是極言

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德善

矣 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矣 賢人在天下 慄慄為天

下 薄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聖人沒有一定的心 以百姓心為他的心 百姓有好的 我好待他 動

大善德了 百姓真誠的 我以真誠待他 有不真誠的 我也以真誠待他

這樣上好信 民就沒有不真誠的 全其大信德了 聖人在天下 慄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〇 一天天開印書館印

憐然恐懼 怕天下人我見太深 不能相和 所以為天下人澤同其心 去

了分別相 百姓皆是用上耳目的精神 察人的好歹真偽 聖人觀天下人

皆以心相對待 無

天下一國合那一個彼此相爭 推其病源 皆是我見太深 知有

子以 至彼此不相融和 其初以百戰爭 末後就動了鎗砲

無名相爭 放箭的復了 到了這時候 就是繩之以公法 治之以

刑罰 也是治其外不能治其內 救一時不能救後日 所以聖人從根本解

的宗音是一樣的 至回觀說主是行慈行恕的 也就合這一章說 觀天下

人如小孩的意思 觀天下人如小孩 小孩好固然歡喜 小孩胡鬧也是歡

喜 養大了慢慢的教訓 自然就好了 這樣還有甚麼人我的界限 不是

天下一家 萬

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



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虎是類 攝是攝持 陸是平地 兇是兇獸 避是躲避 刃是兵刃

天下凡出於生的 必然入於死 小孩正生長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 老年將死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 中年生旺漸而動轉到死地的

也是十分中有三 這中年反動轉到死地的 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他有了嗜慾 甘食悅色 自奉太厚 且因謀衣食住以養生 就勞瘁的反傷了

生 歸於死地呢 嘗聽說善於攝持生命的 在陸地行遇不着兇虎 一軍去不險避兵刃 兇牛也無處投他的角 猛虎也無處施他的爪 兵器也無處施他的刃 這甚麼緣故呢 因為他親身如無

不愛肉身 性包虛空以外 無有可死之地呢 人所以我相太深 爭競紛擾的原因 無非是因為有這身 有這生命 就要吃要穿要住 個月要吃好飯穿好衣住好房屋 再風花雪月的 使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這身娛樂 講究精細衛生 使這身永年 不知道這樣養生 必養到死地 去 怎麼說呢 試看那小孩 餓了就吃飯 冷了就穿衣 沒有也不打算

有了就用 也不知存留 至於養生衛生 更是不懂的 宜量核死了 他反到能生長 生長大了 知道謀衣食 養生衛生 求生長的快樂

反到養成老年 上了死地去 足見這樣養生是不行的了 不推這樣的 行 就是講求坐功 研究丹經的 要是超出一身之外還可 若只在肉身

上用工夫 也是不行的 另有詳論 因為人的身 自幼而壯 壯而老 凡有生的 必然有死 無論活的年紀大小 皆是脫不了 所以聖人看開

這道理 不在肉身上求生 向注身上求生 不怕肉身死 只怕性身死 除老子說 吾身既無 吾有何患 孔子說 殺身成仁 孟子說 捨生取義

又說 妖邪不試 遺皆是攝生的妙法 關羽龍逢比于殉國而死 伯夷叔齊 蹈仁而死 佛忍受毒刑于節節文解 耶穌捨身救世 這皆是攝生的模範

肉身雖死 真性常存 肉身有形有質 有受死之地 所以有生就有死 性身無體無方 無可死之地 所以不生也不滅 人何必為養數十年的

肉身 至死了萬 古常存的真性呢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亨之毒之養之質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尊也是生的意思 爵是爵位 宰是宰宰然成 質是質 養是養 德是德 道是道 道一動而為德 德付萬物

以性 生出萬類 又借陰陽之氣成了形 順其自然之勢長成了 因此 萬物沒有不尊崇道 尊崇 道的尊崇 德的貴重 也沒有封他爵位的

他就常自然尊貴 所以道生了萬物 德養萬物 又長這萬物 撫育萬物 成立萬物 成熟萬物 容着萬物 蓋着萬物 還又生萬物 不以爲有

功 實行培養萬物不仗恃勤勞 長養萬物不爲物的主宰 這樣稱爲極深 廣的

道 萬物皆是道生的 德養的 人雖爲萬物之靈 也是萬物的一份子 人 道生養的出來 也不外乎道德 人既爲道德生養的 尊道貴德就是了

何必然只重生生命呢 人重生生命 無非想在世間尊貴 不知世間的尊貴 是下賤賤 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那如尊道貴德 施德於人 人自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然尊貴我 人雖然尊貴我 我又不居功不恃德 使人 人既不能負我 更不能賤我 我能永遠尊貴呢 使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

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是口 襲是禍

天下的一切 有個起頭的本源 爲天下的母親 人要尋着這本源 既 然能得他母親 就能知道他的兒子 既然知道他的兒子 又要返回守

他的母親 這樣能返本還源 就是沒了身也不危險 怎樣能守母親呢 塞 住口 閉了門 不使精神外洩 一輩子不用勤勞 自然功成 要是開了

口 求着成事 一輩子不能教 能以見着極微小的起頭 稱爲明 守着 極柔順的母親 稱爲強 用這散出來的光 再欲回歸到本然的明上 不

要流而忘返 留下一身的禍 這樣稱爲習用真常的道



**說**這一番是周禮七教教往首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的道理。固  
 為先天生後天是順的。順流而下。不免有了窮盡。所以要逆而返回。  
 先天。但先天既在後天。先天便無用。譬如母既生子。其母已老。必使  
 子母合一。德能復還本來面目。這一章上說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是從  
 先天本原上說。後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用後天以返先天。寒兌  
 閉門。是返先天之法。就是孔子說給顏子的四勿。佛經說的無眼耳鼻  
 舌身意。這樣能從有生  
 歸到無生。真常不變了呢。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  
 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  
 哉。

**注**介是介然獨立。施是鋪張。夷是平。徑是奇僻小路。除是荻察。蕪是  
 荒。倉是盛糧米的。厭是足。資是錢財。罕是用竹管造的樂器。為五  
 音的長。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三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說**使我介然獨有真知。就能行遠大道。惟獨恐怕自己誇張。大道本極其  
 平常。這民間偏好走奇僻小路。朝廷上刑政甚是苛刻。田野甚是荒蕪。  
 倉庫裡甚是空虛。還向豪華穿文彩衣服。好小勇帶着利劍。縱嗜  
 飲醉飽飲食。好貪橫財貨有餘。這樣稱為大盜的倡率。不是正道。  
 大道本至中至正。平平淡淡。可以終身往來。安然無事。無奈人以大  
 道為薄無味。不如奇僻小路上有些聲色貨財。可以任意玩耍。於是捨  
 了正道不走。去走那邪小路。求着衣文綸。糜膏粱。得貨財。  
 逞威武。不知小路上是強盜出沒的地方。怕大有危險呢。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  
 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  
 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拔是提起。脫是脫落。豐是滿。

**說**善於建立的。就牢不可拔。善於懷抱的。就萬不能脫落。傳到後世子  
 孫祭祀不止。因為他有德行。實行修德於身。他的德幾甚真。又修之  
 於一家。他的德幾有餘。修之於一鄉。他的德幾長大。修之於一國。他  
 的德幾豐滿。修之於天下。他的德幾能普備。所以拿我的身看人的身。  
 我能修。人身也能修。拿我的家看人的家。我家能齊。人家也能齊。  
 拿我的鄉看人的鄉。我這鄉能化。人的鄉也能化。拿我的國看人的國。  
 我國能治。人國也能治。拿我的天下。看人的天下。我的天下能以平。  
 人的天下亦能以平。我何以知天下能以平呢。就以我本身推測而知。  
 建立的大。沒有大起立功於國的。懷抱的好。沒有好過抱着玉璧的。  
 然敵國破。功臣亡。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這建功懷璧。不但不能  
 長久。並且有殺身的禍。獨有抱道於身。立德於天下。看着極難極大。不知却極近。  
 子孫保之。萬世沒有更變。立德於天下。看着極難極大。不知却極近。  
 極易。就在一身。中庸上沒說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大書上沒說嗎。  
 豈是若以修身為本。孟子上沒說嗎。修其身而天下平。要真能修德於  
 身。不但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并能治一切世界。  
 一切天下。一切天地萬物。皆自我身而位育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四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面  
 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嗥。和之至也。  
 和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注**含是包含。螫是蟲刺人。毒液。據是按拿。攫  
 是撲取。握是維持。螭是小孩的外腎。嗥是怒聲。  
 包含德厚的人。就比像赤子。赤子不知害物。厚德感招的。毒蟲也  
 不螫他。猛獸也不按拿他。抓物吃的鳥也不撲他。他雖然骨弱筋柔。  
 却生機維持的很堅固。不知牝牡的調和。却能真陽興起。這是真精純到  
 極點了。一天哭號。却沒怒聲。和到極點了。知道和的。就稱為知常道。  
 知道常道的。就稱為至明。以太和自養。增益生機的。稱為吉祥心。  
 不為氣質擾亂。能以率氣。使氣不橫暴的。稱為剛強。這樣以保合太和  
 為增益生機。以心率氣使不外洩為強。總能合道。像萬物生氣發洩。  
 固然能強壯。然物強壯了就老。這樣稱為不合乎道。不合乎道就早死了。  
 前章說立德於天下。其本源就在修身。這修身也不用甚麼奇方異術。  
 只是不失赤子的心就是了。赤子心和氣柔。厚德之象。和氣感招。龍



邪正善惡 日子是本來很久了 所以聖人雖然方正 却不方的發了 雖  
然清廉 却不疾惡太嚴 雖然正直 却不直率的太放肆 雖然有光耀  
却不  
詩經

行政費乎提綱絜領 得其大要 不費乎刻刻察察 政令頒布 要刻察  
煩苛 不但水清養不住魚 并且上有所好的 民必然更甚 致釀成刻  
薄變詐的風俗 且說世間的道理 是相隨隨的 用明用到極點 就反到  
暗了 譬如人目力好叫作明 要望極遠處看 竭盡了目力 便看着空  
中有花 還不如目力不好的人 看者是青天白日呢 所以無論甚麼事  
總是含蓄不盡的好 然含蓄不盡 不過盡的盡就是了 終是有盡的 必  
須超出明暗禍福 邪正善惡 一切相隨隨的以外 總能演有著落 不然  
日日迷到循環中相往來 認以為正的 反到成了怪異 認以為善的  
何所運從呢 將

治人事天 莫如嗇 夫惟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積重德 積重德則  
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 可以  
道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七 奉天東亞印書館印

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意是欲退虛靜的 惟獨欲退虛靜的 稱謂早已  
治人事天 事奉天 沒有赶上欲退虛靜的 稱謂早已  
行有事天治人之道 早已服習道的 稱為重重的積下德 重重的積下  
德 就沒有不能勝任的事 沒有不能勝任的事 就不知他的極至 不知  
他的極至 就可以有國 有了國的根本 就可以長治久安 這欲退虛靜  
若用以修身 稱為深培其根  
堅固其柢 長生久視之道

試考諸經書 治人事天的事 皆極為詳備 可見事天也不是虛渺的  
了 但聖人的事天 並不是像秦漢唐宋的君王 對神祈禱 諛瀆迷信的  
辦法 是少私寡欲 精誠感格 感通天心 自然陰陽調和 時令順正  
無有承早疫癘的災 無有放僻邪侈的人 因為人在氣中 就像魚在水內  
水濁了魚就不安 氣雜了人就主亂 聖人以說事天 從氣化上入手  
是正本清源的妙法 且說萬物皆為天所生 慎重人事 就是敬畏上天  
治人事天 原是一事 能治人就能事天 能事天的自然能治人 古來真

能治天下的帝王 那個不是不愧屋漏的人呢 至於治人事天的道 像孔  
門仲弓居敬行簡 便得其大要 可以南面無為而治 佛能長治久安 若  
用這道修身立命 也能長生久視 因  
為治國修身 是一樣的道理呢

治大國若亨小鮮 以道蒞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  
人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 故德交歸焉

鮮字為烹 當烹調 鮮是新  
鮮的食品 蒞是親身臨着  
治大國 就像烹調小鮮一樣 不得法就亂糟了 用道治天下 這鬼  
就不顯神奇 不是鬼就沒有神了 是他的神不傷人 聖人治天下 也不  
傷人 所以他就不來傷人的德 彼此合歸於聖人呢

從前朋友請我吃飯 造了兩樣菜 一樣大蝦 一樣小鮮 大蝦造的  
極好 小鮮生的生 過火的過火 亂七八糟 毫不得味 主人大怒  
招了他人來責備他 厄人說 這小鮮極不好作 有大點的 有小點的 所  
有該鹹的 有該淡的 有該用細火的 有該用烈火的 機會起來造 所

以造不好 要想造好了 除非用大火的鼎 寬寬的水 純青的火 無為  
的造法 仿照大羹不制 不用材料 造出來却有天然的味道 但世人多  
歡喜吃厚味 所以我不敢這樣造 我聽了大笑說 你不但造不好菜  
還說大話嘲笑世人呢 到了現在我註這一章書 見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話  
纔知他說的是道話 他這學問 不在文會君的庖丁以下 井悟到老子  
也是大烹調家 可惜他隱於柱下 假使用他司烹調 必然造出最神妙  
極能養人的味來 以飼天下 比傳說的鹽梅還好 至陳饘子割肉甚均  
更提不到話下了 我想老子烹小鮮 必是用大制不制之法 烹調既不宰  
割 治國必不傷人 既不傷人 和氣感召 必無天災人禍 國家可以長  
治久安 這是甚麼緣故呢 小子試申說其原理 宇宙間人成萬物的 是  
陰陽之氣 管陰氣的名叫鬼 管陽氣的名叫神 統理陰陽的 運起來說  
就叫天 佛經上說的天 是學理的階級 不是統理陰陽的天 就其為陰  
陽的主宰說就叫上帝 或曰真主真宰 那佛經說的佛釋 就譬如某某國  
主的說法 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 (小子前註大千圖說上所指的上帝  
亦單指管理陽氣一部份之神主而言 此之所謂上帝 就是佛經說的太極  
便是 上帝為一切天地人物的主宰 就譬如人心為一身的主宰 人身就  
是皮肉上受傷 心裡也必然疼痛 所以要是無故傷人 上帝就必然疼痛  
對於死傷的人 生一番哀憐的心 一有哀憐的心 陽氣就衰弱 對於

道經白話解說 卷下

偏人的入 生一番痛惡的心 一有痛惡的心 陰氣就強勝 陰氣一勝 魔鬼當權 佈散一切奇災橫禍 且當時生的人物 多乘此陰厲酷烈的惡 氣 像蜂目豺死 生而性惡的 就是受此氣最多的緣故 人既乘此氣而 生 必大肆殺伐 天下就亂了 這一章說其鬼不神的一切話 就是這箇 道理 有人說 你這話是否不必辯 你既說上帝與一切萬物如一身 是 傷人的就是上帝 受傷的也是上帝 上帝自己傷了自己 上帝還自己責 罰自己嗎 就譬如自己的手傷了自己的足 這心還教足責罰手嗎 我說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道形式不知道精神 我說上帝責罰人 不是像迷 信家及巫覡一流的說法 是氣化上自然的道理 上帝無心責罰人 聽萬 物的自取 人自相殺傷 以致陰陽不和 釀出一切災禍 自然現出責罰 的形像來 且你說自己不能責罰自己 不知自己責罰自己 毫都不可 容 不過你不知道 我曾親自試驗過 有一天我用右手使刀子割左手 則 力猛了 將左手割傷 心裡覺疼的很 且哀憐這左手 怨恨這右手 目看了右手多時 到了明天 左手不疼了 右手反到腫起來了 這是有 也不舒暢 請了位醫生來診了診脈 醫生說 心脈弱 肝氣旺 這是有 哀又有所怒 以致陰陽不和 臟腑自相刻伐 心平和了自然就好 吃藥 不能治的 我聽了恍然大悟 纔知道臟腑的不舒暢 是心動的關係 右 手的腫疼 是心裡恨他 怒目看他的時候 動出一股惡氣來衝他 所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九

九 氣天國東印書館

以他就腫起來了 我想到這義 這醫生的話 心平氣和了許久 纔漸漸 的好了 我又想左手是我的手 右手也是我的手 左手已經傷了 豈是 願欲再教右手受疼 但我雖無心教他受疼 恨他的時候 心一動氣就發 出 我也不知道 他就疼的不了 我想收也收不回来了 我悟到我自己 責罰自己 凡人因七情受了病 皆是自己罰自己還不知道呢 我并悟到 上帝的罰人 也是這樣 我又想到文王澤及枯骨 成湯去網三面 不是 婦人之仁 是禍和陰陽的作用 所以聖人治天下 全在根本 不在表面 將來天下太平 非仁民愛物 溫養太和之氣不可 且說我一人心平氣 和 我的病就好了 天下人皆心 平氣和 天下人的病不都好了嗎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 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 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兼是

大國就譬如水的下流 為百川所歸向的 是天下交會地方 就譬如為 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過牡的動 是以靜為下人之道 是以大國能以 謙卑自處 居於小國之下 就能得了小國的心 小國要是以謙卑自處 居於大國之下 就能得了大國的心 所以或自處卑下以取人的歸服 或 自處卑下以取人的優待 大國不過是願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是願欲 事奉人 這樣 大國小國各得他所願欲的 所以大國宜置自處卑下 大 國不必說了 小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二〇

二〇 氣天國東印書館

這一章 是論列國相處 外交的政策 以德服人 而不用武力服人 卑下自處 優容這些小國 纔能保持世界的和平 因為大國往往恃強權 欺凌人 恃武力吞併人 不知這樣辦法 小國不但不敢歸服 必然怕國 亡種滅 連合起許多小國來 捨死力敵抗大國 大國有所仗恃 必然驕 傲 驕傲則其氣必浮而散 其氣浮而散 未後必然敗了 小國有所恐懼 必窮則返本 能以忍辱下人 且眾小國同病相憐 生愛護的心 必一 心一德 其氣悲壯 其氣悲壯 未後必然勝了 但勝了以後 又要走大 國的舊轍 其虐待他更為酷烈 敗了的既受人的虐待 又必然發憤為雄 求其復 於是戰戰相尋 沒有和平的那一天 所以必須以不爭為爭 以卑人為強 謙下自處 纔能息了這戰禍 試看水的下流 處於卑下 向人無爭 一切的水皆來朝會 豈不是謙虛了 就為眾所歸向嗎 今 世界戰雲已連雲點點 何不不用這妙方呢 如果有道德有見識眼明手快 的國 先試試這妙法 大國三年 次國七年 小國十年 必大有功效 如果毫無功力 不但這道德經可以焚其版火 其弊 就是小子也願甘受欺人誤國的罪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 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 故為天下貴

莫是屋的西面角 人所安息的地方 靈 是立拱是手合起來 顯是四匹馬



啓發民智的意思 小子今對於學不學幾句話 却大有感慨 因小子早有虛名 露蒙諸先生垂愛 多有意送入學校求學的 不意命薄福淺 家祖因小子的母親王孺人 詩崇孟 子齊範 在山東官立第一師範學校七年 將屆畢業病亡 傷心過甚 怎麼也不准小子再入 遂致不得合學生準的也不懂 不辜負了天下人的殷殷至望嗎 雖然小子這命薄 既不敢合人爭那普通的學問 竊願於人所不學的 略學一二 天下要有與我病相憐的 也不妨大家研究研究 小子先將所願學的科目預告 因為我沒有才幹 定的科目 不敢像學校裏那樣多 只定了兩科 一科是最新的學問 將來五年後微露萌芽 三十年後纔略有用途 九百餘年後纔大行 一科是最舊的學問 從清代爲起點 追溯到盤古以上 新學說用完了 就用這舊學說 新舊相爲循環 兩科合成一科 也不分新舊 這是必須學而後知學而後能的 況這而我固有的良知良能 倘有可以不學而知能的嗎 小子這宗旨 不迂腐的很嗎 但我也不是樂意如此 是時也運也命也 天喪吾母所致呢 天特教小子學人所不學呢

古之善爲道者 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 故以智

治國 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知此兩者 亦楷式能知楷式是

爲立德之德深矣 遠矣 與物反矣 乃至於大順

古時善於以道治天下 不是先開民的知識 是要教這民歸於淳樸 民之所以難治 因着他智謀太多 所以以智謀詐治國 是國家的賊 不以智謀詐治國 是國家的福 知道這兩樣的利害 就可以爲治國的楷範 能以知道治國的楷範 就稱謂極至的德 極至的德 深遠的很了 合世俗的物情相反 這

孔子說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聖人豈是不願欲開啓人的知識 但不使人先有道德的心 就使人有變詐的智識 民就難於治 國家必亂 所以必然先使人歸真返樸 有了道德 然後再漸漸的使人有知識 以道德爲本 以知識爲末 道德知識相輔而行 然後纔能上下和平 歸於大順 這是聖人以道德治天下 的手續 豈

是用以愚民 保護自己的祿位 只利專制呢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爲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人 以其言下之 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處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王處 因着他善於居下 所以百泉皆來朝會 爲百谷之王 因此聖人願欲高上起人 先用謙恭的話 居於人以下 願欲先於人 先本身居人之後 所以居於人之上 這人不苦其重 居於人之前 這人不嫉妬他 因此天下人樂於推舉他 并不厭惡 因着他沒有合他爭的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夫惟大 故似不肖 若肖 久矣其細也 夫我有三寶 寶而持之 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 故能成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 舍其儉且廣 舍其後且先 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 以慈術之

慈術之

慈術之

慈術之

慈術之

慈術之









了那貪求無厭 取這謙下不爭呢

凡好戰嗜殺的人 外既使兵威宰割天下 內必然使刑威震懾國民 他仗兵力權位 這樣殘暴不仁 無非想飽其欲壑 求聲譽足於耳 彩

色足於目 輕視足於身 肥甘足於口 再吞併天下 使萬國來朝 誇耀 他的名譽 尊重他的身體 像秦始皇自尊自大 以為超過二帝三王以上

并採取六國精英 大修阿房宮 擄掠六國的女子玉帛來以實其內 求 肉身上的娛樂就是了 不知仗兵威權勢畏人 人雖不得不畏懼 然且

失了 就譬如老虎沒了爪牙 人不怕的 像拿破崙盛時 列國無不畏懼 隨後失了兵威 在孤島裡囚死 誰還怕他呢 獨有君子神武不殺 不

然而民威於天下 見了人沒有不尊敬的 說出話來人沒有不稱仰的 自 然就聲名洋溢於天下 自有天爵良貴 比這兵刑的威武強着萬萬呢

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 孰知其 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 不召而自

來 繚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九

一天開光印書館印

大 疏是補 恢是

勇於果敢好勝的就殺人 勇於不敢以柔下自處的就活人 這兩樣或有 利於人 或有害於人 是人所知道的 天賦聰明敢殺人的 誰知道他

的緣故呢 因此聖人還以勇敢為難 天的道不合人爭 却善於得勝 不 說話却善有感應 不用招呼就自然來 雖甚舒緩 却善於謀 天的網恢

恢然甚大 雖甚 稀疏却沒有遺失

生殺是天的大權 聖人體天行道 賞罰大公無私 即是代天生殺 不 安得不痛惡 人的政於殺人 必以為為弱肉強食 是天道的公例 且天無

聲無臭 也不能賞罰人 不知天雖不說話 却自然有報應 他的報應雖 似寬 而實至嚴 絲毫都不錯 人沒有能跳出去的 因為天道是自然的

凡人奉上自然的報應 皆是天道的作用 沒有人使他這樣 就像有人 使他這樣的 天的賞罰道 樣嚴 人何必好殺人呢

民常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若使人常畏死 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

殺之 孰敢常有司殺者殺 而代司殺者殺 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

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匠是木匠 斲 是斲開木頭

民人並不怕死 怎麼治國的專拿死恫嚇他 要是使民人常怕死 這些 作怪異不法的 我得罪着拿住殺了他 誰還敢再為不法的事 乃越殺越

多 可見民不怕死了 且說民犯了罪 常有司法的以公法殺他 竟有代 司法的以私意殺他 這譬如不知規矩 還代大匠斲木 代大匠斲木 少

有不傷 聖人以道德化天下 使人知道敬畏的根本 自然像十目所視 十手所 指 戒慎人所見不到的 恐懼人所聽不到的 隱微處既然這樣 外面

上更沒有犯法作亂的了 何用專恃刑法呢 且說拿刑法殺人 雖聖人 人民也 人民也並非不怕死 因為尚嚴刑的時候 必係亂世 人民

不聊生 無所措手足 人既無生望 還怕死嗎 且說用刑的未必不玩法 任情 刑法既不公平 民越不畏懼 就是畏懼也難免不墜到法網裡 於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〇

一天開光印書館印

是人甚至有以犯法作亂為生惱 以守法安分為等死的 必至互相殘殺 大亂就起來了 嗚呼 這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孔子還說民免而無恥

況說不按公法就妄殺人 是道之以 盜殺 齊之以殘橫 天下怎麼不亂呢

民之飢 以其上食稅之多 也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也 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 以其生生之厚 也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

者 是賢於貴生

稅是人民 納的賦稅

民人的飢餓 是因為他在上的吃的稅太多 民力已盡 所以飢餓 民 民的難治 是因他在上的用有為的權謀 民說詐百出 所以難治 民

的看輕了死 不害怕 是因為他嗜欲大開 養生命的材料太厚 力有不 給 所以輕死 就惟獨不是以養生命為重的 纔是善於貴重他的生命

今年夏天小川先生殉道的遺事上說 民生因負擔而衣食困難 四鄉的人 生活狀況 幾乎人畜平等 這城市的人 談笑歡娛 講

求精美衛生 實屬可歎 又說人不用奸謀詭計 就無以生存 我以為繁  
 先生這話 切中現今弊病 實是救世的正論 及至於註這一章書 縱知  
 先生的話 與老子唱合 而老子說的尤為真切 細看老子的大意 由於  
 生之厚 一句上 因為民的阻礙 由於上食稅之多 上食稅之多 由於  
 生之厚 怎麼說呢 國家納稅 原來供國家的公用 國家用的多了  
 就該納的多 這也是應徵的義務 但不說是上食稅之多 而說上食稅之  
 多 顯然是國家養一些冗員(大早上所謂食之者衆) 刺取了民脂民膏來  
 宮室妻妾飲食聲色 養他的生丁 於是上行下效 人人皆厚養其生  
 就是下苦力的 也學著吸煙 喝大茶 穿綢緞的衣服 吃精美的飯食  
 不知物力有限 人嗜欲無窮 財源必然告竭 財源告竭 上以征取於  
 民 必不敷用 不敷用就多立名目 以權法取於民 以權謀對民 民也  
 以權謀應之 於是變詐百出 就像梁先生說的 不用奸謀詭計 便無以  
 自存 這樣與其守正道窮困而死 那如用詭謀可以得生 即便用詭謀  
 險而死 還賺了快活 好也是死 壞也是死 誰還怕死呢 要是君子不  
 怕死 甚麼危難都不避 小人不怕死 甚麼大亂都敢作一大亂作必互相  
 殺傷 是大家講究養生 正所以殺生了 嗚呼痛哉 那如以德割身 以  
 義養氣 纔是真善於養  
 生 真正尊貴其生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一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  
 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  
 下柔弱處上

其當拱 子講 人的活著身體就柔弱 死了身體就堅強 草木的活著就柔脆 死了就  
 乾枯 所以堅強的是死之類 柔弱的是生之類 因此兵過強了 便有

養氣 不能以得勝 木強了就能拱把 人仗 丁來作材料 強大的處於下 柔弱的處於上

竹處柔弱 不爭強勝的道理 先前已經屢次說過 這一章又細說其中  
 的原理 凡過於強勝了 就是取死之道 萬物皆是這樣 人也不能逃  
 於強勝 總能以長強勝呢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  
 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  
 不欲見賢耶

是仰起來 抑 是低伏下去 抑

天的道就像仰起弓來的樣子 高的低伏下他來 在下的舉起他來 有  
 損的損去他 不足的補益他 天的道是去有餘以補不足 人的道就不  
 是這樣 損不足去供奉有餘的 誰能拿有餘供奉天下呢 惟獨是有道的  
 人 因此聖人作了事業 還不仗恃 成了功還不居功 他是不願欲表現  
 他的好處嗎 是損去自己  
 的有餘 補天下的不足呢

弓是半圓的形式 伏下放着 弓背朝上就高 弓背朝下就低 再仰起  
 來放着 弓背就朝下低了 弓背朝上就高 這一仰一伏 是天道損  
 有餘補不足 高者使下 下者使高的作用 且一仰一伏 對起來就是圓  
 形 是天道的本體 圓了就能循環流通 不分上下 不然 要只用一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一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疆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  
 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攻是攻伐 垢是塵垢 社是土神 稷是穀神

天下柔弱的 沒有柔弱過水的 然而攻堅破強 沒有能在他以先的  
 因為他就下的性 沒有變更呢 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強的  
 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 沒有能行的 所以聖人說 受全國的垢辱 是  
 謂社稷的主 受全國的不吉祥 是謂天下的王 這是正話 却像是  
 的相反

忍辱下人 以柔弱自處 是人所厭惡的 不和推至柔至弱的 能勝過  
 至剛至強的 試看這水就知道了 因為天下的物 剛的可以使折 強  
 的可以使弱 這水已經柔弱到極點了 沒有法再破壞他了呢 所以人可  
 柔弱自處的 能忍辱下人 必有包容 危難不避 必有担当 這樣人可  
 以為天下國家的主宰 必  
 能為天下國家謀幸福

和大怨必有餘怨 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 故

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左契是騎縫書契 分為左右兩紙 左契為存根 執左契的等着來  
 對証 不去求人的 徹是收賦稅的法仔 計較多少而取於人的

和了大仇怨 外面上雖然調和 內容必然仍有餘怨 這樣如何可以  
 算善呢 因此聖人拿着左契 等着人來求合 却不去求着與人合 所  
 以有德的 就像拿着書契 人自然來求合 無德的就像拿着收稅 去求  
 人人不樂意 且說人與我相和 其中有道 天與纒能人歸 但天道無所  
 偏愛 常  
 偏向善人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小國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 而不用 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雖有舟車  
 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 美其  
 服 安其居 樂其俗 鄰國相望 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這是 遷移

使天下的國 皆成了小國 減少他的民 教他有十樣百樣的器 並不  
 妄用 教這民知道珍重死 不住遠處遷徙 就是有船有車也無所乘載  
 就是有人軍衣兵器 也無所陳列 教這民再恢復上古結繩記事用法  
 甘了人的飲食 善了人的衣服 平安了人的居住 和樂了人的風俗  
 鄰國彼此相望見了  
 民至老死 彼此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 彼此不相往來

但世人不知 必以為為今世界交通 這一章的話 萬不適用 不知道一  
 章有兩層道理 一交通時代最通用 一不但交通時代通用 即進化到千  
 百萬年無不通用 試為解說 一感慨主義 世界越交通 戰禍越酷烈

交通越廣 戰禍越大 火車輪船越便利 運兵戰餉也越便利 且說交通  
 之後 或因傳教惹起禍來 或因通商惹起禍來 或因開墾殖民地惹起禍來  
 兵禍既起 慘不忍言 以老子的神聖 早已知道 所以發這一章的論  
 論 也不是教人因噎廢食 是故意說些不近人情的話 戒着無限感慨  
 以說人 以為個人 人要有感悟 戰禍就可以息 這主務用於交通時  
 代 可以教兵戰的慘禍 一進化主義 國大就勢力大 往往恃強陵人  
 民多就難以治 且民多必兵多 要分為平等的國 國無大小 大小因此  
 較而起 減少其民 不但國無併人的心 民無煩雜的情 且民少事也  
 少 只設簡單政府 不必多立機關 耗費金銀 因之用度也少 所以說  
 少生人 是活天下正本清源的好法 試看天下少安的時候 必是大亂之  
 後 人民稀少時候 平安了生種就漸漸的多 生種既多 財物必艱窘  
 就因之而爭起 且一父母而生數子女 衣食尚顧不上 還有力教教育  
 他嗎 衣食困難 又是小事 不得受普通教育 一生糊糊塗塗 如在黑  
 暗地獄 實在可憐 且既不受教育 還知道仁義道德嗎 又加上謀生艱  
 難 必至作亂犯法 小之就盜賊蜂起 大之就戰殺相尋 這是天下大亂  
 的病源 獨有減少生人 纔能保持世界永遠和平 但這道理 是自然的  
 必須人民進化的道德知識皆高了 淳樸敦厚 情感漸少 男子二十五  
 歲以上而娶 如有子嗣 妻死了即不再娶 女子二十五歲以上而嫁 雖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一 奉天圖東印書館印

無子嗣 夫死了亦不再嫁 實行一夫一婦的制度 上自國主下及庶民皆不得納姬妾 且相敬如賓 不以情慾相溺愛 僅生有子嗣 免了不孝無後的大罪 夫歸向研究道家之參同契 佛家之楞嚴經 修養精氣神 至成仙成佛 就立斷情慾 如是只生一子一女以傳種 生無既少 教養自然容易 且人的情慾既少 所生的幼孩 身體必然壯 無有疾折 精神必靈敏 無有愚鈍 於是越進化人程度越高 人有士君子之行 但到這時候 便沒有下流會社的人 也沒有作苦工苦役的人 所以一人必須有十樣百樣的機器 凡一切苦工苦役皆不用人 但雖是這樣便利 人皆淡薄無欲 不再輕用 使物力有窮盡 這時候的人 皆講究高尚衛生 研究精神學問 事辦過就獨居養神 好靜而不好動 且說人皆有恒產 就沒有游民 所以雖有火車輪船 不過裝載貨物 運輸無礙就是了 至於軍衣兵器 不用着裝載運輸 藏在國庫就是了 這時學說雖然極完備 人只默會精意 並不記論文辭 就是何佈文明 也只用畫圖的圖像以示意 像古時之八卦 或只寫幾句簡明的文話 因為人的程度既高 一看就明白了 不用連篇累牘 作上些詞藻 虛浮無用 至於契約証據 皆用不着 人皆真誠無二 相信以心 何用這個呢 老子說恢復結繩 不過極言不尚虛文就是了 民飲食皆用穀菜(老子說甘其食 即是稼穡作甘的意思)不吃葷腥 因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又人人講精細衛生 像現在伍廷芳博士 以食肉為渾濁不吃的 民衣服皆用善美 只求益於生理 不要華麗 並安其所居 樂其習俗 不好高務遠 喜新好奇 雖鄰國相看見了 雞犬的音相聽見了 還老死不相往來 但還不相往來 不是面居一隅 坐井觀天 是人進化的程度很高 能以盡心知性 萬物皆備於我身 浩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道心彌滿於六合以外 神遊太虛 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 看一切天地世界如在掌中(小子前著的大千圖說 皆能於自性中看見)這時人間就是天上 無有天人的界限 所以不用相往來呢 但這樣進化是自然的 要不等時候強去行 必招大亂子 要按着次序 起手也得幾百年後 至進化到究竟 非千餘年不可 這個人主義 進化上多少年也行 老子這進化的理想 不高的復嗎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言不辯 辯言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 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與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克博是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五

華天圖書印書館印

信言不美 有知說的不求博辯 求博學的未必有知識 因此聖人凡事不求信於一身 雖不求積於一身 却既然凡事皆為人 自己越法而有 既然凡事皆推讓給人 自己越法的多 天的道是利於萬物 而不害於萬物 聖人的道是認宇宙內事為自分 事 但任一切 却不合人爭

孔子夫子說 言不必信 行不果 佛說法也多用權教 可見古聖人說出這道理來 信不過 人既不信 聖人所以不得不如此 但這樣的不信 是權變說法的意思 老子說的信言不美 又更進一層 因為信是名教最篤實的 信屬土厚德足以載物 且含有真仁義禮智在內 所以孔子的學說 大同時代 總講信修睦 老子有非薄仁義禮智的地方 沒有非薄信的地方 獨有這一章說信言不美 似與前不同 不知前注重道信 是為大同開幕時代說法 這說信言不美 是為大同進化到極端的時代說法 因為那時人人皆講信修睦 就又要進化 並信也不用了 人講究道行 任天而動 不知甚麼是信不信 該說的就說 該行的就行 不但自己沒有立信的心 也沒以信資人的心 大家惟有相忘而樂 這就到了神化的境况 這一章十說的言言不辯 知者不博 皆是這個意思 不然要拿後天的道理來論 如何能通過呢 但進化到這程度 也不是容易的 必有大聖人於數千年前 出來提倡 以宇宙的事 為性分內事 像伊尹的富有擔當力 體天道的利天下而不害天下 凡事為人不自為己 讓人而不爭先 這樣纔能漸漸的辦到呢 小子竊以現今正是講信修睦的時代 又是邪說橫行 是非宜辨 古今中外學說雜陳 融會貫通的時代 老子美言不信的幾句話 還要等著後日繼行 這為人不自為己 讓人不爭先 擔當天下萬世的事 體天道利人而不害人的話 却是今日對症的妙藥 是刻不容緩的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六

華天圖書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跋

民國八年秋江神童慕渠註道德經成王君冠羣為校字畢適江右譚公少華介紹葉西亭先生為之刊印及付梓譚公復以美國衛西琴博士發展國性教育之講演詞持贈謂神童曰衛博士汲汲以發揮我國國性保存自然道德為職業教育之根本與大著先道學而後器學之宗旨不謀而合君試讀之以為然否神童敬請一過喜曰誠為先得我心矣於數年前曾獲讀衛博士孔教論已深欽感今又得聆其教言幸何如之細究其所發議論咸不外於中庸中庸首章言道末章言德其餘亦皆發揮大道至德之

道德經白話解說

跋

三七 一天國東印書館印

精與即孔子之道德經也噫衛博士講孔子自然道德以餉我國江神童註老子舊有道德以公諸萬國殆彼蒼者天欲昌明大道開發至德於天下故東方有人出西方有人出其心同其理同其著述亦同也時不覺手舞足蹈稽首頓首三誦神童九歲時所撰聯語而為天下稱賀曰大道昌明全球受福至德開發萬國弭兵其謂是歟其謂是歟於此竊重有感焉我國之國性道德之國性也乃我國性我不能自保存之而待衛博士教我保存之則我之羞已甚矣倘無人早出提倡博士其謂我何博士之重孔子自然道德以發揮國性為我國說法也神童之註老子舊有道德以消

弭兵禍為萬國說法也衛博士之先道德而後職業就教育上之程序而論也神童之先道學而後器學就時勢上之利害而論之也二君者亦可謂相得益彰矣是則神童此註公諸萬國可藉以報美人之厚意似為我國今日不可少之作果爾則當一唱百和羣起而發揚我舊有之自然道德以保存國性盡己之性并以盡人之性也又烏能已乎

中華民國九年夏正寅月元日周文聘謹跋

道德經白話解說

跋

三八

一天國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跋

今有人於此善畫龍鱗甲欲活直將點睛飛去不忍翫而藏意欲公之天下乃以示人而問之曰世界有龍乎曰有吾聞其空名矣曰見乎曰未吾無從視其真像也然則龍果何物耶產於何時處於何地其性質若何其功用若何則皆莫能道其所以然蓋龍也者固變化莫測有無莫知者也今江神童慕渠以猶龍解老子可謂得五千言之真諦矣前之註道德經者不啻百餘家雖多所攢彈然大半拘於一說直等龍於鳥之飛空獸之走陸魚之游水而已雖畫龍而實失龍之真像其眼光不足以見全龍固不必論

道德經白話解說

三九 奉天圖書印書館

即幸窺見一鱗一爪亦只見潛龍而尙未見飛龍今慕渠之註字字欲舞句句欲飛活活潑潑動變不常不惟窺見龍之全體且由潛而見見而飛舞於天空雲際以驚醒千五百兆人之心目嗚呼神矣妙矣至矣盡矣幾以加矣雖然此固慕渠之能亦非慕渠之能也時爲之也天爲之也何以故當秦火以後大道晦冥龍方潛於海底故見之者鮮今天運正午陽氣方亨故龍也乘雲而上青天矣將來天下人人皆能見之慕渠具靈妙心法慧眼知之真見之切所由先得天下人人心目之同然耳然猶不忍獨窺美觀且畫爲圖以示天下俾見龍時按圖而索庶不致當面錯過此白話

解說之深心也書成大道德家葉君西亭見而贊之迅集金付梓以便廣佈爰將神龍八十一圖由郵寄示紀元家乘載漢膠西王太傅裔也系出太上世傳道經讀之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拜而贊曰飛龍在天矣將及時而雨矣稿苗可淨然而興矣紀元日日望之矣至慕渠以道德救戰殺之宗旨前於九歲時著息戰一書名偉人已爲之序言之頗詳李博士佳白早佈中外茲不贅

時 中華民國九年立春日同學濟霖李紀元謹識

道德經白話解說

跋

四〇

奉天圖書印書館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為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為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無階耳上因愚昧嘗謂朝廟開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達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臣張果謹序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解序

卷

斗集六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天法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也昔黃帝慕道懇切故往崑崙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訣後於峨嵋山又拜天真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祕而修之而登上仙發道後世恐失其真遂述陰符經三篇分為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所以為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探汞鉛不失其時通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道藏輯要陰符經注解序  
人以修真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功夫而不可間斷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真返聽則精真絨言則氣真了此三全三真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煅鍊結成金胎十月初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為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為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與或有不明其說者著於旁求而外其道於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為是可以為初學者一助云爾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序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解序

卷

斗集六



重刊道藏輯要

黃帝陰符經

唐通玄先生張果注

元混然子王道淵注

明復初道人高濂明註

混然子曰夫陰符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太極未判之始冥冥

泮泮寥廓無光純一陰然而已陰因之極一陽生於中便分

奇偶陽動陰靜兩儀判焉人生其中三才立焉三才既立萬

物生焉生萬物者道也成至道者人也聖人所以建天地施

德化修性命定人物此陰符所以作也以世法言萬物皆有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形曰陰萬物皆有性命曰符萬物皆有自然之道曰經以道

用言人之四大一身皆屬陰惟一點祖炁居天心屬陽是曰

命蒂性與命合曰符符者契合也分開兩箇箇合渾淪陰符

二字身心也性情也水火也神氣也鉛汞也龍虎也動靜也

乃為修丹之根本養道之淵宗凡作丹妙用每遇日中冬至

之時則當閉關外則運陽火於東南而復退陰符於西北存

北方不行正萬物藏形之時也於此時含光內燭真氣薰蒸

片餉之間混融磅礴陰氣消化陽氣日新此立成丹基之胎

久久純熟自然精氣轉清如熱雲旋轉華池津液脈絡之來

澆灌靈根結成還丹是謂陰符之道也經之為言徑也人人

黃帝陰符經注

共行之徑路也丹經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

頌曰太極未分渾是陰一陽動處見天心陽舒陰慘相符合

大道生生德化深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通玄先生曰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

心心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

之謂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

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惟變通而能契其斯之謂

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

混然子曰觀者仰觀於天也仰見其天道日月運行風雲變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化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一暑一寒一來一往此天道運

化以行鬼神所以生物之大功也至如在天星象北辰居其

天中寂然不動而眾星拱之隨斗標晝夜旋轉周天此天向

一中分造化也北斗屬水水得六數何以有七星南斗屬火

火得七數何以有六星此水火互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

見天道如此返求於身觀之我身即天地故執天以行之也

人之一呼一吸即乾坤闔闢也水上升火下降即日月運行

也鼓吾身之橐籥即風雲變化也吸神觀心鍊精化氣逆上

泥丸即鼓之以雷霆也活氣沖虛神水流注即潤之以雨澤

也進陽火退陰符即一暑一寒一來一往也此執天化運行

三一六一



於身無不與天道同也。窗戶之左生門之右中虛一竅空立。不動萬神朝會之宗。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天一生水從地而生。地二生火。從天而降。水中藏火。火中藏水。即北斗屬水而七星南斗屬火。而六星丹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是也。學人能知此數說。不可著在文字上。稍度要明。未盡以前造化。此箇微意。當求真師口訣。而後可知。夫修丹之道。一要明鼎器。端的。二要攢簇藥物。真全。三要運符火。烹鍊得法。戒定性智。絕利清源。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如此勤而修之。未有不成道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丹經云。一馬自隨天。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毛

丹集六

變化六龍長駕日循環。張紫陽云。先把乾坤為鼎器。夾搏烏兔。藥來烹。邵子故曰。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豈不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哉。頌曰。觀天之道。運無窮。故執樞機。合聖功。顛倒這些消息。子乾坤都入黍珠中。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通玄先生曰。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錯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之。乃

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又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

混然子曰。五賊者。乃五行之氣也。在天地為水火木金土。在人為心肝脾肺腎。又為精神魂魄意。又為眼耳鼻舌身。人之一點元靈。父母未生。已前甚是分明。始因父母生我之形。此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天

丹集六

靈入竅。被形所佔。人為赤子之時。性無不善。蓋因年漸長成。習染各異。眼耳鼻舌。被色聲香味所觸。而心貪愛。意馬馳騁。於是流浪苦海。愛河迷亂。真性耗其靈根。失其至寶。此所以被五賊所害。世人不得真道者。為此也。尹真人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正謂此也。學人若能助破浮華。幻相皆非。我有惟一靈真性。是我本來面目。從今去。不被幻軀所役。把已往貪愛之心。盡底掀翻。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動靜之間。以性為主人。以五賊為家臣。君無為而正信於內。臣有為而營運於外。內外合心。君臣混一。自然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異骨成親。欣樂太平。金剛經云。凡所有相。即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豈不是天有五賊而見之者昌歟了真  
子曰酒是良朋伴是花嶺頭時駕紫河車可憐金虎一聲嘯  
吹散青天五彩霞豈不是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者乎學人宜  
於此詳味頌曰五行之氣結成形罩卻生前一點靈五賊若  
能歸主宰施天自有道光明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通玄先生曰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  
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眾不能出其胸臆況其寡  
者乎自然造化之功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

混然子曰以道用言有道之人一心能制五賊遇五賊攻心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无

斗集六

我則把定三關天機不動外施金母之功簇三千六百之正  
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行道一息能奪一年之節候是以升  
陽施化出古超今皆在吾掌握之中矣古人所謂我命在我  
不在於天地小我我大天地皇天不遺大藥非遙誠哉言  
也若得真傳口訣運行符火於一身如取囊中物爾靜則爲  
金丹動則爲霹靂以世法言一君正位萬臣咸歸則天地山  
河人民賦貢莫不皆奉其主所有衣冠禮樂刑法制度莫不  
皆由君出道用與世法即同一體且如天下清平人民樂化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文而偃其武也忽遇寇賊生發便當  
建侯行師而討平之用武而後其文也鼎器歌故曰首尾武

黃帝陰符經注

中間文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是宇宙在  
乎手萬化生乎身哉頌曰有道之人固本源經天緯地量玄  
玄一拳掙定陰陽領運化風威徧大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通玄先生曰傳曰人謂天性機謂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  
人能體五賊也

混然子曰天賦命於人謂之性人心發用謂之機性即天也  
心即性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明天之性執天之行逆心之  
機夫立天之道者一陰一陽也定人之道者一仁一義也以  
世法言天生於人惟人得其全體道必假人以行之天性妙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无

斗集六

理無非在於人心心所以能包含天理一動一靜分明發露  
天之機也聖人大觀天下以謂人人同體箇箇同真於是制  
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倫布告天下使人人知其有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三綱五常之理率性修道盡敬其身中  
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以道用言  
天性常主於靜人心常欲於動靜則養性動則復命復命曰  
常返常合道是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  
又玄眾妙之門孔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斯之  
謂也頌曰天性人心理一同機關動靜道相通乾坤上下君

三一六二三

臣合萬國民安樂歲豐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化定機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  
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天以氣  
爲威人以德爲機秋冬陰氣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  
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機也故龍蛇悅而振  
起天亦有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  
殺機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  
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三

斗集六

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又曰天以禍  
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  
盛以至於王無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其自然  
而定

混然子曰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鍾秀而生謂  
之人天地人三才而各有機天以斗爲機地以雷爲機人以  
心爲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者此謂乾坤運化斗柄推遷  
晝夜不停其機諸星宿隨其旋轉此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  
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諸星宿皆有行其度次  
至如行此一度已滿必移過別宮度而行之餘度亦然是以

滿而必至於反反而必復於初此氣數反常合道之理也地  
發殺機龍蛇起陸者此言地道厚載龍蛇蟄藏時因陰極而  
陽生於下陽漸長而壯雷動發聲從地而起龍蛇問雷之聲  
乘陽而起此所以地發殺機龍蛇起於陸也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者此謂覆即復也三才之中惟人最靈是以聖人觀天  
之道執天之行審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還元  
以復之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真也天之星宿即我身之斗柄  
也地之龍蛇即我身之水火也凡作丹之用不過斡天罡而  
旋轉斗柄顛倒陰陽而既濟水火當鉛見癸生之時便以神  
呼氣歸鼎握固天罡以旋斗標此發天機移星易宿也流戊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三

斗集六

土而化火逼逐金精逆上泥丸此發地機龍蛇起陸也乾坤  
交媾之罷一氣流通直入黃庭而止產箇明珠似月之圓發  
真火煅鍊結成金丹此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也張紫陽所謂  
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  
飛躍總由心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道  
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譚景升化書  
所言得天地之細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  
可以活天地可以取復正謂此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者天  
乃指性而言也人乃指命而言也總而言之作丹有時時至  
神知當此時採取則藥物應機施功一息之頃能定萬化之

其只用半箇時辰而得還丹度人經乃曰璇璣玉衡一時停  
輪河海靜默山嶽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土皆作碧玉無  
有異色豈非天人合發而萬化定基者乎頌曰旋斗慮貧回  
五常龍蛇起陸會乾陽半時反復施刑德萬化都歸一粟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通玄先生曰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  
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固必以是行師亦以是又  
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無不安情  
之則無不邪性之則無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  
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斗集六

得之輕命

混然子曰人之一點真靈謂之性百事通曉謂之巧諸般不  
能謂之拙所以巧者多智拙者多愚此二者過猶不及皆不  
得其中庸之道正孔子所謂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爲人生  
於天地之間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氣質有差耳是以性有  
巧有拙聖人故於此示人得其巧者不可違於巧得其拙者  
不可縱於貪巧與拙可以伏藏於心自然復於本性而不妄  
矣苟有不藏於心巧者弄於巧拙者妄於貪如是之人未有  
不陷於害者也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聖人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豈不

是伏藏者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者此言九竅人  
之首有九宮乃曰九竅本來天性於泥丸所居故曰性門又  
曰髓海髓海滿而精神全暢髓海消而精神耗竭首之九宮  
其名不一今略言之泥丸之宮爲百關總會之穴乃萬神朝  
集之宮諸星森羅日月運轉無非於此處撥動機關而旋斗  
柄此人法天地合象如此凡人性於日用之間下連於心心  
有七孔二毛亦曰九竅以應上天北斗七星左輔右弼此乃  
有象之心若言天心在人身天地正中混洞空玄實無形象  
聖父聖母所付一點真陽之炁居此天心是爲元始祖劫性  
君寄體於此陽得九數故乾元用九是爲九竅合之爲一散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斗集六

之則九所以人心一念動處北辰卽知是故聖人於此經中  
垂戒學人平日二六時中可以虛心靜性保氣惜精凡遇邪  
攻九竅便當連三要以復之夫惟三要有內三要有外三要  
內之三要者精氣神也外三要者眼耳口也眼爲神之門耳  
爲精之門口爲氣之門視之不息則神從眼漏聽之不息則  
精從耳漏言之不息則氣從口漏遂於外而失於內心爲形  
役是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也若能收其視返其聽絀其言  
當施功發越之際牢閉三關飛意存神於兩腎中根鍊精化  
氣上補泥丸以腦髓補完而金液生鍊氣下化於神神復全  
而真火旺發神火以鍊虛虛室受陽而生白結成靈胎神明

開慧此鍊還丹真功夫也須用口傳心授大要識時通變當靜以養性當動以修命性命雙修吾道長存豈非可以動靜者耶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即經中所謂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是也頌曰巧拙都忘遠客塵回光返聽內全神三般大藥燒成寶占斷陽臺一段春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通玄先生曰傳曰夫木性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猶人之情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

我聖

混然子曰火之為言忿也姦之為言慾也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以俗人言之凡因事觸心即生忿火性上炎神怒氣發與人鬪爭卻不知離中之神被無明火盡焚之矣姦生於國其動必潰者此言國猶身也身隨幻髮眼因色媚神傾在心情慾交蔽陽即下奔動之必潰卻不知坎內真精被姦盡潰之矣如是之人直至死而後已豈知修鍊者哉是以聖人明天地陰陽符候之理反求於身行之木旺則火生金旺則水生卯酉二八之月宜當沐浴凡遇火生於木則當存性而懲忿也故禍發而必尅當姦生於國我則閉門而窒慾也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五

斗集六

流意回即故動之而必潰尹真人故曰惟其來于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易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知之修鍊是謂聖人也已頌曰野戰防危要識時龍爭虎鬪兩奔馳片時風掃浮雲盡露出蜃光一片輝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通玄先生曰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無不謂得道之理也

混然子曰以世法言天生陽也天殺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生一殺之謂理天生於春萬物發生於陽天之仁也天殺於秋萬物收斂於陰天之義也陰陽消長道之理也是以聖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五

斗集六

人觀天之道執理於心以無為而化天下之民聖人之仁也以五刑而齊天下之法聖人之義也仁義體用聖人之道也以道用言凡遇身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靜定飛意化火鍊精為氣督進陽火從太玄宮提上南宮此天生之理也至此已往陽極而虧故一陰生於五陽之下則當斂陽而退陰符從玉山上京下重樓送至坤位而止發武火煅鍊烹陰為陽此天殺之理也運用一身絲絲若存豈不是道之理也邵子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如斯之謂也頌曰陽龍陰虎兩盤旋生殺天機理自然鍊出一丸真種子壺中春滿道絲絲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地以陰之氣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

混然子曰天地萬物之盜者此謂天地生萬物萬物之性命莫不由乎陰陽運化結成其形舉心動念處天地皆知作其善者鬼神護佑作其惡者雷霆典刑此天地所以盜萬物也萬物人之盜者此言萬物之生與人並作人身之內生八萬四千蟲今略言之內則五臟被蟻蚋所食外則皮膚被蚤蝨所攻譚景升化書所謂蠶蚋者腹中之蟲也搏我精氣錄我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斗集六

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此萬物所以盜人也人萬物之盜者此言人為萬物之靈一心包含萬物之理師天地而知運化師蜘蛛而結網罟師蜜蜂而立君臣師拱鼠而製禮師鳴鳳而作樂師螻蟻而設兵陣聖人能取萬物之理以致一身此人所以盜萬物也總而言之天地人物之生皆在大化之中形相盜物物相欺無非陰陽五行之氣使之而然也惟有道者了明三盜超出陰陽之外則無三尸所盜之害也學者宜玩味焉頌曰天地人同萬物生一家一竅各含靈形相盜陰陽化悟者超凡入太清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黃帝陰符經注

通玄先生曰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

混然子曰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有道之人一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被形縛但密行符火以鍊形神神凝氣結是謂金丹大藥自能殺滅三尸之蟲既得三盜絕滅自然三才安矣劭子所謂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張紫陽故曰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神全不思睡氣全不思食精全不思慾功夫至此何患乎三才不安矣頌曰三盜三才備一身心君轉物各歸根乾坤定位邪魔伏萬國清平荷聖恩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斗集六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通玄先生曰有若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愈時然後動庶積無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混然子曰此又承上云三才既安之義於此故曰食其時百骸理者此言學人平日大要調和五臟飲食不可失其時苟無失其時則通身三百六十骨節氣血周流無處不暢而病患自不生既得其身體康泰可以棲神抱氣常住中田依時取華池玉液之漿澆灌靈根其苗自秀老子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是也動其機萬化安者此言遇一陽初動之時便當轉斗柄之機以復之行道一次

則通身萬神暢快純陽真人金丹詩曰獨處乾坤大象中從  
 頭懸運元功縱橫北斗心機大顛倒南辰騰氣雄鬼哭神  
 哀金鼎裂雞飛犬化玉爐空云何俗子尋常覓大道希夷妙  
 莫窮丹經曰仔細思量是妙哉朝朝自勤紫霞杯若將地魄  
 精擒縛自有天魂祝壽來此之謂也頌曰修真飲食要調停  
 一氣沖和五臟清金液鍊形神火煨週身毫孔放光明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通玄先生曰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為盜只謂神之能神鬼谷  
 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

混然子曰神之為言靈也性也人之靈性虛明無象在父母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堯

卷六

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之後不有其終至靈至聖  
 至幽至微包含眾體總廓萬靈不生不滅不方不圓白紫清  
 真人故曰此神不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是也此一節  
 言學人平日修養功夫先以明性為主心地之中常宜清靜  
 不可容一毫私欲窒礙於心亦不可著相求玄若纜舉筋意  
 思神便不是神了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此神全體之  
 妙在乎心空無物淵默合真與太虛同其體與日月同其明  
 凡應事接物之間以性隨機轉應自然三界圓通此所以不  
 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張真人曰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時  
 又卻應金剛經云世人以色相求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得見如來斯言盡矣頌曰一點元靈是至神神知神處  
 便非真人能了悟神虛體朗朗真空不掛雲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通玄先生曰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  
 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宜  
 理合安之善也

混然子曰此承上云明性之體於此故發明修命之用既得  
 性住必復命關若能性命雙修方得形神俱妙夫修命之訣  
 學人可以觀天之道日月運行而有冬夏二至陰陽停半而  
 有卯酉二分積日成月積月成歲是以日月有數而小大有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早

卷六

定豈不開日屬陽月屬陰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每月晦朔太  
 陰與太陽同宮交會月至此時黑而無光月至初二初三離  
 日漸遠日射光於月生明而小魂漸長魄漸消至初八日夜  
 光平上一半乃曰上弦自此以往至十五日夜月與日相望  
 光明圓滿而大至此魂極而魄生十六七以下魄長魂消  
 月光漸減至二十三日夜光平下一半乃曰下弦自此退至  
 三十日夜月光盡而又還晦矣周而復始循環無窮此天道  
 運化自然而是以大修行人體此一理運周天火候於一  
 身所言日月者精神也水火也鉛汞也性情也當作丹之時  
 以神合氣主固於內飛神出在寅方至申時進火如日射光



於月漸漸生明而壯流精化氣直入泥丸如月與日對望繼此陰生用青女傳言退符下入坤宮日月合璧結成還丹丹始結而小功深漸養而大故謂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也勤採勤收時烹刻鍊真胎鬱秀智慧開通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頌曰日月周天數往來功施梵氣結靈胎從微至著神超聖火裏栽蓮朵朵開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通玄先生曰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歟得利而忘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混然子曰此承上云運行日月於一身故得聖功生而神明出於此故云其盜機也者此箇盜字非世人竊盜之盜乃運周天符火之法一息功夫能奪天地一年造化丹經云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行此道者天地不能拘甲子管不得是以大修行人乃天地外一箇張紫陽所謂功夫容易藥非遙豈非其盜機也哉這箇盜機至簡至易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以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之人得之謙恭退隱抱朴存真絕聰乘智惟德為身損之又損混俗同塵來者即應無吝無嗔未嘗矜己之有道

黃帝陰符經注

此所以得之固躬也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三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小人之人若得此道便要逞弄不能伏藏自是白大自顯自長自伐自矜欺人侮法全無忌憚薄德薄行人皆忌之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而輕於命如靡滑之流是也經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強梁者不得其死孔子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也豈虛言哉學人宜於此詳察頌曰燒山符子盜天機大象希形道隱微君子得之身退守小人一得便胡為

賢者善聽聰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通玄先生曰傳曰賢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聰聰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眾之功一畫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眾之人

混然子曰賢者無目之稱聰者不聽之謂以世法言人雖兩目皆聳耳卻善能於聽兩耳雖聳眼卻善能於視此謂世人貪心不止隨窺所漏運於外而失於內此乃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故設此喻以為學者之戒今以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圓通神機無礙眼亦能聽耳亦能視吁夫視聽之妙非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性為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虛靈不昧終不及行武  
 鍊之功夫故云用師十倍之力也乃形容修性之功夫縱得  
 寂然不動猶屬陰神豈若修命三返晝夜而有回陽換骨之  
 妙乎其三返有二說外三返乃眼耳口內三返乃精氣神也  
 二六時中外則回眼光凝耳韻絨口氣晝夜返顧於中不可  
 須臾間隔內則混成三寶不可蹉過天機當鉛見癸生之時  
 便當懸黍珠於空玄之中握固不動飛神沉下海底鍊精化  
 氣迫透度上南宮補離作乾繼此以往鍊氣化神直下黃庭  
 而止巽門雙開大火煅鍊片餉之間鍊神還虛虛空朗朗復  
 其性初此乃性命雙修之道度人經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丹經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  
 乾坤是以行道一次則諸天遙唱萬神設禮修丹之力其功  
 莫大三返晝夜得非用師萬倍者乎頌曰警聽聾視妙心通  
 絕利清源十倍功大藥三般返晝夜神施萬化道無窮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通玄先生曰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  
 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違而止之  
 所以觀善而懲惡也或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豎見  
 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混然子曰以世法言眾人之心被形所役終日業識紛紜一

心未嘗離物心生於物即死於物矣其機在於兩目凡物現  
 前目必先見見愛動心意識外逐日積月增作下死根莫非  
 皆從眼界之漏也老子曰人之生動之死地民之輕死以其  
 求生之厚心難制伏者以機在目也以道用言大修行人端  
 心清靜惟道為身凡遇心生於物之時舉六通力放大金光  
 照無極世界運北斗南辰以復之是得物死而我道興隆其  
 機實在於天目流意提吸回旋之妙也此須口傳未敢顯露  
 川老註金剛經云金剛腳踏地橈竿頭指天要知端的處北  
 斗而南看是也頌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應分明在目中十  
 轉回靈歸寂妙神凝氣住道興隆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轟然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以凶象告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逃  
 雷烈風動人之恐懼以致福無恩而生大恩之謂也  
 混然子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此言天以生物為心四時  
 運化是自然之理豈有意施恩誅蓋因萬物之生妖正並作  
 妖反害於正是不得已大恩生焉故用雷霆以申其令揚烈  
 風而掃其威使萬物畏伏皈正其有妖物不改過者雷霆滅  
 其形風刀碎其體去一害而安眾天威昭鑒豈容其私此天  
 無恩而大恩所以生大恩生而迅雷烈風莫不轟然神妙鼓  
 舞而作頃刻徧滿虛空變化不可測也聖人亦體天道而行

以安天下之民民治樂化無恩可施其或有忤逆為民害者  
不得已延候行師陳甲兵以伐之去一暴而安善良亦如逆  
雷烈風振其威嚴示之強梗順於正命此聖人無恩而大恩  
所以生焉此皆以世法釋若以道用言修丹之功亦同此理  
當其心空性靜之時形忘物忘亦無恩可施因其有陰陽二  
氣動靜不常而有分合之兆時遇陰魔侵犯我則正位中原  
飛神攝氣召陽雷電母擲火奮迅回烈風掃蕩中山之陰一  
息冥情莫不森然暢然而若醉此大恩生而施造化之功結  
成還丹之妙也如此頌曰天本無恩恩大生神虛二氣怒流  
行雷轟風烈森然作造化由來不順情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靈

斗集六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通玄先生曰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則樂得其志而  
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又曰自然  
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  
也以聖體之亦然又曰禽物之以氣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  
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

混然子曰至樂者神全也至靜者精全也此所謂神全不生  
忿性樂有餘裕矣精全不思忿性靜有廉潔矣老君授于吉  
太平之要曰夫人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人能寶  
精去欲固氣愛神內則身得長生外則國致太平况有諸內

黃帝陰符經注

必形於外了性則身清靜了命則丹圓成性命雙全自然至

樂性餘至靜性廉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此言天與萬物  
惟天得其造化之大以不自生是以能長且久故能成其  
私此天所以得之至私也及其發用大運流行無物不被其  
澤此天所以用之至公也聖人體天道而修真比之眾人而  
亦得之至私及其用於事也無一夫不被其德豈不至公平  
禽之制在氣者此設喻之辭禽即心也神也火也南方朱雀  
也此言示學人大要專心制氣以氣為藥物以神為符火採  
取依時烹鍊合法自然陰氣化為陽氣識神化為真人混融  
一片骨換身輕如禽鳥翱翔太空皆得制氣之理故仙人號  
曰羽客施肩吾曰氣足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  
是得仙人此之謂也頌曰氣固神和樂有餘虛心清儉養真  
無丹成自與天長久身若禽飛上太虛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靈

斗集六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通玄先生曰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太過則道喪而死自來  
矣死者人之所惡毒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固矣福理所  
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已則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  
也

混然子曰生死恩害此四者陰陽反復彼此對待之理有生  
即死有死即生有恩即害有害即恩此氣數之然也以眾人

言貪生之厚心被物迷即造下死之根矣若能死心守分絕利清源即得生之根矣古人所謂貪他的著他的失便宜得便宜是以聖人於此覺照分明凡心生於物心即死之心既能死道即生之尹喜真人故曰問道於朝死心於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我得彼失乃得生彼得我失乃入死學者可不慎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此言恩中有害害中有恩正道德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文始經亦曰天下之理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此理屬於事而言不問譚景升化書云乎侯者人所貴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金者人所重眾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眾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由為爭奪之漸即為死亡之基此皆世法釋若以道用言道由魔顯魔因道化當性天雲起之時我則登引羣真轉輪而復禮豈不是恩生於害乎苦海波翻之際我則升玄御眾同化而歸尊豈不是害生於恩乎頌曰心生有欲死之根心死無為道自存恩若妄施招禍害害窮仍復見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通玄先生曰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

混然子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言愚齋之愚蓋為有等學人因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窮究自身天地造化之理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迷以此為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為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此謂有道之人能大觀天地以四時之文萬物之理總歸我身明微為哲如義皇仰觀俯察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如黃帝之廣參孔聖之多學豈非由哲而至聖乎近有註本多於此止余按補遂良得太極丹真人所註本及與張果老人註本其下皆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六字極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聖

斗集六

說得妙今當以太極丹真人張果本為正諸本逸去皆後人傳注之誤爾即非結經之義頌曰愚人外面論虛空執理拘文性不通豈識我家真妙用朝朝日出嶺頭紅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通玄先生曰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無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何無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何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

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

混然子曰人以愚處聖者此謂有等參禪學道之人起頭不遇真師所授他平日只以頑空爲性諸經不去參究惟守一塊肉心灰心槁木死捉箇念頭不放出去不貪不求他以此爲聖殊不知癡貓守於空穴而終不得於鼠也又如鑽冰求火而終不得於火也我以不愚處聖者此言大修行人必須參拜明師開發竅妙廣通諸經究竟玄奧云何是性云何是命性如何修命如何鍊參去參來直至到那參不得處方是不愚到此之時只用一箇損字來受用諸緣損盡以至無爲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完

斗集六

自然智慧生明道冲靈應故我不愚處聖也豈不問大舜之聖每好問而好察過言大禹問一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以三聖之道莫非好學而得以今人之資不學可乎度人經云乃當洞明至言是也人以奇期聖者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惟務異端旁門小法奇怪之術以惑後人如巫炎等尚泥水丹法擇男女爲爐鼎以三翠爲採戰金鎗不倒爲同濟班吸文情住黃河逆流爲丹頭以多人少出爲行火如此謬術大亂正宗又有等以手爲雌雄劍取女癸爲丹頭又有等休妻絕粒淋津運氣摩擦搐縮吸日月精華燒茅弄火如斯等類何啻千門他以此奇而期聖也丹

經故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金剛經亦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也我以不奇期聖者此言得道之士常以無事取天下內則存眞養素外則隨事應機國土清平無爲而樂慶兵忽生掃情一息自然無理至理此所以不奇而期聖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當有二說以弄奇術者言自迷正宗喪失眞道耗其靈根如是之人將身蹈其湯火自取滅亡也若以有道者言當作丹之時則行戊己之門以戊土下沉於水府捉坎陽去補離陰成乾之後以己土退符流珠復還神室火鍊混融塵垢盡淨覺身心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辛

斗集六

如以太虛洞妙無際此所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尹眞人述說經臺詩云心昧玄言沉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是也頌曰愚人只會弄頑空用術爲奇性自蒙我以無爲清靜道黃金鍊出滿爐紅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通玄先生曰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無不爲動靜皆得其性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然而也伊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者而用微變逆莫不歸於至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又曰聖

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其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混然子曰自然之道靜者此謂天道流行四時宜氣本自然而靜所以天地萬物生聖人體天道而行亦自然而靜以無事定天下所以四海萬民樂無名之朴老子故云行不言之教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天地之道法故陰陽勝者此言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上下不通故天地否遂成孤陰寡陽二氣偏陷五星失度日月相刑四時不調寒暑失節冬天震雷夏月飛雪赤旱洪漂萬物耗竭此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彭真人曰陽火過度水旱不調凝冬變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至

斗集六

為大暑也陰符失即寒暖相侵盛夏反為濃霜也金宮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圯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此之謂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者此言陰陽有離合之妙水火有既濟之方採藥依時運符合刻自然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頌曰自然道靜物生全陰錯陽差便屬偏會得陰陽顛倒用回童返老壽齊天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矣

通玄先生曰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歷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居之位也又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氣候貫之以甲子遠之以神機閉之以鬼藏奇誦之蕩自然也又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至

斗集六

混然子曰是故者乃轉語之辭於此故總結陰符經三篇內旨之意聖人者有道德之尊稱也知自然之道不可違者此言我既知大道是自然之理則常守我自然之道不可違而豈別求於他也因而制之者此謂我身之神氣如龍虎之難訓習必須因時運轉逆回土釜而制伏之學人能領悟此意可以鍊還丹矣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此言功夫鍊化之後自然虛空朗徹如萬里無雲之狀當此時形忘物忘性靜杳無名象難描難寫豈律歷所能契耶爰有奇器者此謂三寶混合養成靈丹貫石透金變化自在是為無名之器豈非奇器者乎大修行人有此奇器運用大化如指掌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矣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者此言神機剛烈鬼自伏藏陰盡陽純脫胎神化自此移神上居泥丸之宮正要脚踏實地仔細保養迸破天門陽神欲出勿可輕縱直待存惜如孩童力健能走然後可以出神故曰

陰陽有相勝之術內功已就外行則成自然感帝君飛詔來  
 徵則身乘雲軒鶴駕靈光繞繞天香韻郁上升玉京金闕隨  
 其功行而與仙官豈不是昭昭乎進乎象矣如軒轅黃帝於  
 巴山與後宮及羣臣七十二人乘龍而飛升又如舜帝於蒼  
 梧何侯之家五老捧詔而飛升又如漢之天師張道陵晉之  
 許旌陽葛仙翁皆同妻子白日飛升為金闕之臣神仙之學  
 誠有驗也古今得道者突止萬千之數焉學者不可以神仙  
 為荒唐而生退心大要信得及更求明師口授勤行修鍊無  
 其爾心自有天仙保舉必登仙翁之品不虛言也頌曰胎仙  
 養就脫陰符朝拜高尊人玉虛進象昭昭神變化鸞翔鳳翥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三

斗集六

駕雲車

黃帝陰符經注序

夫陰符三百言歸一也世人多謂淵玄奧法太玄曰陽推五  
 福以類升善當康臨陰幽六極以類降四知折五聖人救演天  
 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合  
 虛元虛无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與文鍊五  
 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通天地發生  
 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  
 妙旨測測真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  
 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  
 導精微直貫九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大演道者還  
 道藏輯要陰符經注序 還斗集六

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如炁丸轉人之元炁走於首為之  
 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  
 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  
 上朝酒坎之水為之法字是心為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富  
 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褐河津造白色藏真是也下則強  
 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  
 是以中心行真水真火相伏為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紫  
 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黃帝陰符經

沈亞夫注

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君子仰觀天道運行不息合法順動固其性命乃保毓天數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五行也口者火也火生於木木剋土土者水也水生於金金剋木見五行相賊相生是為寒暑故曰予仰視天

文盜五行順逆得其次序則天命昌延乃長生之大本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著

斗集六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

天有五星人有五臟應眼耳鼻舌心者五賊之首是以觀

於五星經緯萬象內外相成執天之道行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君子曉達真源譬天地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知萬物稟一炁

生萬物之身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命之謂性人也人心機變測造化之功定行天道无差失

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三陽之月陰陽交泰水火相賊乃天發殺機有雷霆風雨振動龍蛇出蟄萬彙發生見生殺之權備矣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凡人心不可動動則吉凶悔吝生焉天地非反覆天者聖人也地者臣道也反覆者順逆也六順六逆不常則乃為之反覆聖人不動心則順天之命小人逆行機則不盡天數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聖人合天道機衡當无差變乃定其心機是故守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夫人巧拙之性坎離之象巧則既濟拙則未濟故伏藏於丹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著

斗集六

田丹田者精炁之元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之九竅也心正則九邪不能入三要者陽之正數也三

三如九陽炁足則動靜无好邪可入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陽炁之盛則戒之在闕戒之在慈勿令奸賊生焉

君子修身鍊行然後治國安民聖賢之人也

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備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泊動其機萬化安



三生萬物含正陽之炁一炁盜受七日來復乃三才得一而  
備人既盜萬物之始日用而不知知之者長生形骸無變尚  
化自安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人之有三萬六千神光故多慾則耗竭精神故不神也易曰  
陰陽不測之為神抱一存神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則火之精晝夜行一度月則水之精晝夜行一十二度半  
是故君子盜水火之數小大運動乃有殊聖之功也神光出  
焉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故賊盜天機造化運動愚者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歸真  
小人逆之亡命

演術章

昔者善聽善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昔者善聽視則絕利根源人能專一心而中道不廢十倍之  
功不可及也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君子專心反覆晝夜三陽之時行用不闕乃過師之功萬倍  
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既灰而目不外視生死絕念乃忘其機也

天之无思而大恩生

天之不言日月无私人能盜領精華得不死之術恩无極則  
是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轟然

專一志而慈乎不拔故轟然而不動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和則包荒有餘心清則萬化平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天垂象人能盜而行之至私也天之造化无偏无黨乃至公  
也

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人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萬物因地而生因地而死人若能擒  
制得天地正炁乃長生不死之根也禽者擒縱也

思生於害害生於恩

萬物春生夏長恩也秋殺冬藏害也人因婦人而生乃恩也  
因婦人死是害也

因婦人死是害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文地理也天時地利也象天體制者聖順時變動者哲愚



者不能察天時人事若能合天地化育與時設教乃聖人賢哲也

道者靜之本靜者天之機動則觀其變變則察其象故造化動靜陰陽相推是以合天運數不可差忒太玄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乃聖人通達立理固帶性命潛機不幸至論無窮今談兵法人事者豈不遠哉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堯

斗集六

黃帝陰符經

蒼厓氏注

一陰一陽之謂道得其全者曰純陽返其根者惟陰符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爲道上下周涵精微蘊發其行四時有序寒暑不乖萬事萬物寧越於是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渾論已界陰陽陰陽即具五行賊者相盜之義其功最神知而善用寧有不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卒

斗集六

根本於無形而施行極於造化宇宙由我轉萬化由我用矣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不可滅機不可失機不失而人心聖矣人心聖而天性不可滅矣以聖人而盡天亦天也亦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殺而生之此機之正也若殺而殺焉天地人之病也移星易宿天發殺機而天賴人以成矣此天丹也

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不能潛伏而地發殺機地賴人以成矣此地丹也鼎鉛汞沉者昇昇者沉起陸爲昇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運一心之機遂分否泰天地反覆之象也人賴天以成矣

此人丹也金為水母而隱於水金炁上交能伐木榮木為火母而藏於火木液下降以發金華陰陽交互反覆道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人能有功於天地然必以天合人而後萬化藉以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性有巧拙巧者固宜伏藏則巧者益巧拙者尤須伏藏則拙者不拙 此地丹合朔并沐浴象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空

斗集六

九竅之邪克治三要則動不擾靜不昏矣 此人丹火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木能養人火生則焚國能治人奸生則潰方其得用庶之覆

之及差毫忽尅矣潰矣 此火候必須沐浴也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惟聖人知之故能修鍊即生天殺天默藏之道中之條理本

如是也

萬物人之盜

人知萬物紛紜莫不取之為日用而不知人之生死皆因萬

物之氣機以生之死之而萬物實人之盜 此地丹相盜之

理

人萬物之盜

人事勞攘萬物因之以成敗人見萬物之生死而不知皆人

之氣機生之死之而人實萬物之盜 此人丹相盜之理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人物相資為盜既宜既安在於聖人知時知機以用之

則能盜之而不為所盜矣 此總言三丹之妙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變化之後神妙不測無為之先淡焉若忘焉乎難名 言時

至神化不可蹀妄以求神異須識所以神者在於不神耳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空

斗集六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積之以日月界之以小大聖功無為神明自見日月即藥物

也小大即鼎器也聖功神明即火候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相盜之機甚密誰得見知君子深造以保厥躬小人易視而

喪其命

善者善聽善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善者善地善者善視用志不分庶幾有成任利則絕源絕利

以一流其利方普晝夜之功至於三返則如用師萬倍也

無牽引之失其志方純無纖微之間其功方密申言人丹地

丹機簇之法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為物誘目為心標其機甚捷生死由之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轟然

天不示人以恩而恩无不及在無相之先

至樂性餘至靜性康

至樂者無所不樂也性餘者自得之也至靜者無所不靜也

性康者不踰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絜

天機運人不得測似乎至私渾元之氣充塞上下無物不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與又極至公即禽鳥飛騰亦以翼動其氣故耳 此形容採

藥升鍊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

無常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中有死之根死中有生之根毋因害而昧恩毋恃恩以忘

害 此還丹也有循環義即子午卯酉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

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天地文理外象森羅內有所以然之理若拘外象抑何愚耶

時序勿失物理勿昧變易中有不易悟此文理而哲矣聖固

若愚豈可以虞聖聖固奇豈可以期聖道在不愚不奇則

凡不避水火之難測而沉之入之滅亡之禍自取之矣 愚

人但拘文執理以修鍊不知時有推移物有更易功未純不

可以思虞功有驗不可以奇期要知水火之用不在水火之

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自然之道無形無象主宰其中天地萬物之有形象者俱藉

以轉矣 此以無制有器用者空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浸者由漸以進勝者迭為消長冬至之復夏至之姤浸也相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

斗集六

勝也 此九轉遞禪之道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變理陰陽知常達變民安物阜矣 此九轉大還丹變化時

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

能契爻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法自然之道以制事物一本至靜即律歷最微未克擬

其妙矣 聖人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性可復天命由人立

因奇器以煉丹觀萬象為變化準八卦為火候以甲子為始

初無心之術鬼神莫逃負陰而昇抱陽而降相吞相啖相殺  
相生昭昭之理確乎可遵矣

道藏輯要

陰符經注

卷五

斗集六  
×  
×  
×

解黃帝陰符經序

夫道一而已裂而為陰陽為脩養為兵伐為刑  
 名觀天之道幾乎息矣余謂有天道而後陰陽  
 見陰陽見而後脩養得脩養得而後兵伐可治  
 兵伐治而刑名屬矣使天道不得而能脩齊治  
 乎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神禹不能焉辟天注  
 河淮濟歸王乎海海出則異入則同同異其水  
 性然乎地形然也地者坤之質而陰之至其色  
 尚黃黃者色之中而符之極太史公紀軒轅有

陰符經 六序

土德之瑞莊子稱帝問道於廣成子後之人或  
 葬橋山或乘龍而上仙亦有烏號地有鼎湖孝  
 武所以輕萬民也甘心乎脫屣文不雅馴  
 儒者不傳是非無定其中央之混沌歟製陰符  
 者於是乎鑿寂而重言之矣且夫百家九流是  
 儒儒是仲尼仲尼不是術雖正而不傳製陰符  
 者蓋曰陽曰陰蓋曰仁曰賊蓋曰生曰殺殺之  
 所以生賊之所以仁陰之所以陽正言若反與  
 道契矣仲尼復生余知是何也道一而已矣

暇日取為弟子談陰謀而筆之弟子蓋有厚之  
 異日有觀天道者當復是是然歟非歟余無辯  
 時萬曆庚子冬自石頭卷僧如愚書于高灣諸  
 肆

陰符經 六序

陰符經序畢

陰符經

石頭菴和尚如愚解

海門伯闇周令聞祥

陰者對陽而言暗也符者對離而言合也凡陽則明明則離陰則暗暗則合謂天道人心本無言象不可顯而明之於道轉遠祗可默契心知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今欲使人默契心知守中而暗合不得無言是言則符合道妙之常法故曰經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自然也先天也體也靜也天之行變化也後天也用也動也觀與執屬人約工夫而言也先天自然之體無象非澄心寂照約事而觀之不知也後天變化寒暑往來生殺貴賤之功用有形不即虛無執持以脩之不得也人能即體而用即後而先即動而靜天之道雖無象我得即有形而測度未始之妙

天之行雖有形我得處無爲而安排有始之竅是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觀之與執工夫至此無以加矣故曰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此釋上文觀與執之義五賊者木火水金土也謂之賊者言天道藏之無紀發之無朕爲五行合陰陽而盜泄于有爲有象之中吾人欲觀先天無象之道必由五行而推至陰陽

陰符經

見陰陽開合寂然不動處則心廣體胖明德新民由我自然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不昌乎故曰見之者昌是字即上文觀字五賊在心二句又爲人指出賊之巢穴使人好下手以執天之行也謂五賊雖合天道而施行生殺其實機在吾心故天有春夏秋冬而人有喜怒哀樂要知四時品物流行之機即在吾心七情已發未發之中宇宙在乎手者上下四方曰宇宙往今來曰宙既知賊在心則執

賊者為手以手能執物以喻吾心能備此道  
允執厥中而不遺故一掌之間定八卦配于  
支吉凶消長曲指而算迎數而知豈不宇宙  
在乎手耶手字即上文執字既知其宇宙在  
手則千變萬化轉退為進就吉去凶由我趣  
避豈不萬化生乎身哉故君子脩身家齊而  
國治萬恭而天下平道之不遠人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此釋成上文也天之性即人之心此天有五

陰符經

天

賊所以在心人之心即是天之機此五賊所  
以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所以依人而立天  
生殺之道萬化生乎身所以遵天而定人網  
常之理是寒暑往來尊卑高下總屬吾心之  
天機豈天道不即吾心可觀天行不即吾手  
可執乎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  
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根人心機也之機字來而發明三才生殺

總機于人心蓋上文立天定人是生機有生  
必殺殺乃方生是道之理自然之妙故此明  
殺機又上三節皆明天與人而未明其地此  
足以地以成三才足地在人後者以人在天  
地之中故也三才之殺機天以象觀春夏生  
秋冬殺星宿隨時而移易其位地以形觀龍  
蛇或伏於水殺機動則伏者起而水者陸矣  
人統天地天地好生而惡殺故殺機動則天  
地為之反覆天人合發者謂三才皆有殺機

陰符經

天

然不可偏發偏則有死無生三才六位造化  
生生之理幾乎息矣必欲天人合發則殺者  
為生之機而化者反為定之址如是則死者  
無怨而生者無怍故曰萬化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  
動靜火生于未禍發必尅姦生于國動時必瀆  
知之脩之謂之聖人

此承上文謂三才雖有殺機而人物各有其  
性性雖有巧拙之不同皆可以即性而伏藏

其形以避其鋒伏藏不出九竅九竅之邪正  
又在耳目口爲伏藏之三要三要可動可靜  
伏藏巧拙者吉凶於是乎見巧者伏藏於靜  
九竅之正如火生于木靜則木資火之暖氣  
以生拙者伏藏于動九竅之邪如火生于木  
木動則木受火之燒性以必尅禍孰大焉如  
姦生于國人主正靜則國資其姦材而爲治  
人主邪動則姦人得藉其國柄而潰散其神  
器是善惡福禍治亂興亡在吾人之心機天

陰符經

六

五

性動靜多寡以成其利害之小大人能乎心  
性動靜之機知之明脩之正不爲識情關鎖  
則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肯以身輕天下哉  
故曰知之脩之謂之聖人初以觀執字發之  
中以性字心字貫之末以知脩字結之一篇  
脉絡眼目昭然可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前明生殺之機生乎人心之天此言天人之

生殺非故作妄爲實道之理所當然也人能  
達生殺屬天之道理則生爲時來死爲順去  
安時而處順有如冬着襖夏脫衫哀樂不能  
入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  
既宜三才既安

前明天有五賊是五行爲先天之盜竊露其  
天機與人物爲功用此言三才相盜以明後  
天生殺之功用又爲先天默奪其權而歸乎

陰符經

六

六

無聲無臭既宜既安之素天地萬物之盜  
如春夏化工位物榮發發之極然爲生而  
肅殺而收斂之此收斂豈天地欲私其己而  
富其身哉莫過爲萬物歲鋒斂鏡爲來春生  
生不息之機是天地爲萬物盜者乃天道生  
殺之理所當然也萬物人之盜者人有逆順  
憎愛之好樂必就萬物取善而耗喪混沌至  
精之元氣雖見逐日藉物以生不知吾生者  
已爲物賊賊漸消亦逐日以死矣是萬物之



盜人者亦理之所當然也人萬物之盜者皆  
 飛魚躍各適其性木不干人而高射深鈎一  
 草一木無不恣心盡法以傷彼無涯之形命  
 而資吾有限之用度豈非人盜萬物亦道之  
 理所當然乎三盜既宜等者凡不與而取曰  
 盜今萬物本不欲天地生殺而天地生殺焉  
 人本不欲萬物戕賊而萬物自然戕賊焉萬  
 物本不欲人成毀而人自然害彼而成此焉  
 不如是則三才失位而萬物無理矣故天地

陰符經 六

七

萬物與人宜乎其相盜而既且安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故者引證之辭曰者說也言古有如是之說  
 話也食者眼耳鼻口取聲色臭味為飲食也  
 時者盈虛消長寒暑往來之時節也百骸者  
 一身具四肢九竅脉絡骸骨也機者即前章  
 人心機也萬化者萬物出生入死轉禍為福  
 之變化也此釋成上文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必如是而後見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時有

機非偶然耳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有一知半見之聰明者  
 但見其生殺相宜相安功用之神妙而不知  
 惟是後天之神此神迺有為有象猶於先  
 天無為無象之中若夫無為無象者則生生  
 者不生化化者不化是神雖神而不神不神  
 而所以神矣人能知此則知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便為聖人矣故下文有聖功生焉之語

陰符經 八

八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前文所謂時者時從日月周天之數得名日  
 月周天各有小大之定分聖人因凡民不知  
 不神而所以神故推步日月盈虛度數之時  
 宜詳審陰陽離合之定向以判人物君臣父  
 子之綱常禮樂刑政之典誥示民寒暑往來  
 生殺變化之功用使民得以敬天畏人趨吉  
 避凶信天道福善禍淫休咎之神明而不敢  
 尊故曰聖功神明等前章結知之脩之謂之

聖人義見乎此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  
小人得之輕命

此明三才相盜凡民不知而聖人所以成功  
者得其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之機權耳是機  
在吾心微妙玄通本不遠人而天下之人反  
不知不見者以其太近故也知機雖在我則  
又有君子小人之分惟君子得之重其事而  
脩其身戰戰兢兢如履冰淵躬行實踐保固

陰符經

其身水不能溺火不能焚參萬歲而一成純  
惟小人得之敢作敢為擔當天下之是非還  
英雄豪傑於一時流惡名唾罵於千古肉不  
敬天外不畏人一切無有忌憚非但身死國  
亡亦且輕乎其自得本有之天命矣然則盜  
機如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顧君子小人之  
得失如何耳可不慎哉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

晝夜用師萬倍

此承上章末節以明君子所以固躬躬者身  
也身之所有則耳目口為三要今試以世之  
患耳目者喻視聽之精則知固躬君子返源  
以倍功也瞽者因無目而善聽則心合於耳  
聾者因無耳而善視則心合於目是絕利於  
彼而一源於此生耳目俱用師心於物者有  
十倍之功吾人宜將三要返歸本源天性人  
心之機一晝夜之間於外境絕利則比放心

陰符經

十

喪志用精於物者則萬倍其功何則彼利在  
情識而吾絕之彼忘其性命而吾返之是道  
不同不相為謀應天壤相懸豈但萬倍哉如  
是豈肯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而不固我躬乎  
有躬方有天下今天下存而躬不固何用乎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三要為心之門戶心為三要之主人三要有  
所利於物則心隨物生三要絕利於物返於  
晝夜則物死而心亦死生死雖牽乎三要而

心之機實多在于目孟子曰人之心莫良于  
眸子此又三返晝夜之捷徑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心死于物似乎物於我無恩不妨物不引心  
心得返源是物於我無恩我於物無情無恩  
不報無情不染神凝累釋豈不如天之無恩

加風雷於物似乎有傷其實得生則大恩生

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

陰符經 一

十一

制在氣

至極也廉察也明也凡人取樂在物物有餘

而樂常不足我之取樂返其性則樂極而性

有餘凡人依動而察物物廉明而性昏我則

歸靜于性靜極而性常明性者至公之物人

人本有而無私獨我得以樂以靜有餘有廉

者如天不言似乎私矣不妨四時行焉是又

用之公矣公私之道豈特天之大有即禽鳥

之微物將飛必先制氣氣盛而飛飛無天遏

人之固躬豈不以至樂之性為私乎老子曰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生死之道互相為根非生無死非死無生人

奚貪生而懼死哉如有恩必害害是恩果何

異焉知生死恩害迭相來往則吾取靜歸性

以私合公豈不同禽之私制其氣而公於勝

人乎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賈子曰福

今禍所倚禍今福所伏

陰符經 六

十二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此言愚而無智之夫不知聖哲之在時與物

而務以高遠惟我知天地文理即在我心動

靜之時萬物死生之理故食其時百骸理動

其機萬化安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

不奇其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虞憂度也奇奇偶之奇其如詩其雨之其冀

望也言人見聖人與人相反而為聖人過望

焉我以下二句言惟聖人能知聖人也人見衆人察察聖獨悶悶似愚而爲聖人憂慮卜度恐聖人之愚於衆人然我知聖人務天而保內固氣以存神惟恐聖人悶之不深而愚之不甚也人見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聖獨若遺頑且鄙又以獨得出羣孤行絕侶而冀望其聖人然我知若遺且鄙者福生熙熙太牢者禍至尤恐聖人不孤之至而奇之極所以然者聖人如天之至私其靜而行

陰符經

天

十三

之至公以固躬及物而衆人放肆忘本所以沈水入火米炭交心直使形亡而心亦與之喪自取滅亡耳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此結成首篇先天後天體用動靜之妙而制歸于聖人存養省察也先天自然之道體本無形象名言律曆不能契器象不能擬八卦

甲子不能推神鬼不能機藏陰陽不能勝負故曰靜惟靜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於是乎育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自然之道不生而天地萬物自生矣自然之道無極而天地萬物自極矣天地生于道則天司覆而地司載兩儀相盪如水浸物漸漬而陰陽五行勝負生尅於是乎出矣陰陽五行一勝一負則物之千變萬化男女坎離形器生而不敢違其命故曰順矣聖人知先天

陰符經

天

十四

自然之道靜無名象極無言說萬物變化順之而不可違則原始要終歸根復命而心亦制止乎於是中矣故曰因而制之制者止也謂聖人止於先天自然之道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承上文先天無象得成後天有象昭聖神功化之極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既形而上則

至靜以絕言象故律不能合曆不能載形而  
下者謂之器器曰奇者太極之名也天地之  
體也獨往獨來陶鑄萬物主宰生殺故曰奇  
器既謂之器器則有象象非一二可數故約  
大數曰萬象有則乾坤定位山澤通氣八卦  
可占而甲子可推或神而機發或鬼而藏潛  
干支於是乎配矣干支既配陰陽相勝相負  
之術我得宇宙在乎手以執而行之豈不昭  
昭而明之乎陰陽之道術既昭明而可衍由

陰符經

大

十五

是盈科而進乎萬象象進則奇器可得而觀  
器得則律曆可得而契契得則至靜之道先  
天自然之體巍巍乎離名絕象之中我得歸  
根復命而制止焉可謂默而識之存乎其人  
豈非陰符而暗合哉

陰符經終

陰符經疏畧序

俯仰宇宙變態靡恒兀坐層樓沉息寧寂疏廣成子  
又疏陰符經皆嘉靖癸亥夏五望也何畧乎欲詳而  
莫考爾初予髮齡得黃帝陰符經三篇誦之上曰神  
仙抱一演道章中曰富國安民演法章下曰強兵戰  
勝演術章殆寓言也或曰玄女暨廣成子授世遠莫  
知云少室山人李筌于嵩山虎口巖石壁中素絹朱  
書絳繒緘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  
士寇謙之藏抄記未喻入秦驪山逢老姥口授玄義  
黃山谷黃東發疑筌偽撰閭丘主簿進呈謂非黃帝  
學山

陰符經疏畧序

闕號

不能撰永徽五年勅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予因疏  
而深討之始信非黃帝不能撰也夫筌與遂良唐人  
也陰符文氣雄勁非唐格義玄而句鏗峻達過素問  
豈筌能撰設筌撰遂良何不疑且素問亦疑戰國人  
撰然參究三才之原發前聖之未發戰國寧有是人  
乎疑之者妄爾故曰信非黃帝不能撰也黃帝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子曰黃帝其天乎不然何善言天至  
此也經曰符符曰陰陰暗也符合也參同契曰天符  
曰日符曰合符行中蓋陽為命陰為符人身曰火符  
經中言修煉進退符火也曰陰符殆此郝伯常曰陰

陰符經疏畧

符三百餘言理無不備聖人發其機而藏於密者也

凡道術治體數學兵家志士處士養生得之各底於  
成其體則靜其用無窮然後知至言必簡也予勉為  
疏尚慮有遺示江右劉曉山曰請梓之予曰未也曰  
理一而已何歎乎曰非也通志畧文獻通考載諸家  
註頗多元趙素且集數十家註豈無一得乎非詳考  
未敢梓也于是數訪藏書家弗得淡泉鄭公謂子曰  
默泉吳年兄有道藏經可問之甲子春仲至嘉禾扣  
默泉公公諾明發檢借三函總名洞真玉訣註陰符  
凡三十五家攜歸併晝夜誦畢返舊見頓新成美盛

陰符經疏畧序

二

心曷諉也又參驪山義及西谷釋潤焉予所獨得  
迂見若先後天之分合五賊之名蛇龍之殺機巧拙  
之擬木火國奸之喻食時動機之微盜機之得樂靜  
之根雷風禽制之氣知仁勇之配演章之發揮脈絡  
接承首尾照應諸家未之及也此書殆出廣成子治  
身為先抱神守一為要觀天執天不外也嘉禾知玄  
學西谷始朱姓諱綬字文佩楚左史釋雖未盡義則  
多闕先康毅君嘗稱曰老齡童顏仙如也默泉公嗜  
玄匹西谷云噫功利浮雲太虛至靜夫人空早悟焉  
可也是歲孟夏吉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庶撰

三一六五一

陰符經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神仙抱一演道章

一為道樞抱不二也神仙全真云演廣喻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一氣也先天後天一也虛無故神凡地載者莫

不包也故統曰天一陰一陽曰道陰陽相推曰行

目見曰觀手持曰執身心體悟非可拘于手目也

曰盡矣觀執之外無餘蘊焉觀天道若悟先天執

天行若體後天此二句大綱天字該貫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

學山

陰符經疏畧

闕號

手萬化生乎身

天數五地數五宇宙萬化不外五數賊盜也五賊

即三盜盜機也心即天身之主也在心心與天通

也見即觀施行即執體悟盜機則宇宙萬化在手

生身與天一也故曰昌字指天地宙指古今化指

變萬指極數五賊一曰五行一曰命物時功神一

曰耳目口鼻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者人心中天命也道者率性也機者性之神應

不測也心性機道天人一也立兼觀執中不倚也

人能盡心知性遡殺機盜生機立天道所以定人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化定基

機即前心機及後盜機陽生陰殺互根也一氣耳

龍蛇陰盛閉蟄陽盛起陸蛇變龍伏藏陸中若閉

蟄然靜極純陽起陸也夫閉蟄伏藏殺機也起陸

生機也生機根殺機欲盜生機先遡殺機發之發

殺機所以盜生機也龍蛇性拙故曰天發人能抱

神以靜即閉蟄伏藏陰盡陽純地天交泰反覆也

冲舉若起陸然人性巧故曰人發人發即天發也

陰符經疏畧

二

故曰合發天人一也宇宙萬化本乎心故曰定基

基以合發而後定也發者心發之也借龍蛇喻修

煉陳搏好睡五龍蟄法云一本增移星易宿地發

殺機非也一本龍蛇起陸下接地發殺機星辰隕

伏蓋星乃下土人物之氣凝之曰地發亦天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承前言人性巧龍蛇性拙拙若愚巧若哲性一也

質殊耳可以伏藏無不可化也至公而自私也

九竅之邪在手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九竅通心竅也三竅充要目耳口也九竅之



邪由三竅入動靜生死之門也故曰要必無視無聽塞兌不言慎內閉外動亦靜靜亦靜則邪不入而純陽也一指精氣神為內三要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

火生于木猶奸生于國禍發必剋猶時動必潰火奸喻邪情木國喻真性剋濟喻邪情亂真性也夫木生火國生奸生者恩也火剋木奸濟國剋濟害也即害生于恩禍發火過烈也時動動奸非時也元則害大貞凶也能知而反之木息火不剋國

陰符經疏畧

三

化奸不濟承乃制小貞吉也即復性除情伏藏動靜致中和也故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聖誠而明無不知也此章猶知以知之

富國安民演法章

國民以法制富安保治也演廣喻云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本天指道之理陰陽消長自然條理也起後逆盜殺中之生耳一本無此句一本此句在前章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空三才既安

盜賊也虛無中巧竊莫能見知猶五賊盜機也天地人物三才本一氣也三才相巧竊故曰三盜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食時動機盜竊真氣三盜盡空則三才盡安矣既盡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前盜字已含食時動機意故曰二字原前也時天時也食天時所以順人時賢食不爽時機殺機也動殺機所以逆生機賢動不違機時機互根也岐伯曰天食人五氣地食人五味五氣入鼻藏心肺五味入口藏腸胃味養氣氣和成津液生神味陰

陰符經疏畧

四

也氣陽也人知食味而不知食氣氣機動于子時守中調息食時動機也骸理化安指其驗云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陰陽不測謂神不知陰陽從虛無生此混沌所以開闢即不神之所以神也臭腐化神奇亦此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離為日納坤陽中陰也坎為月納乾陰中陽也大為陽小為陰周天遲速有定數也日月合坎離交陰陽升降坤乾成泰聖功神明由顯甚微也故次曰其盜機覺心悟而自得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其字承前聖功神明來惟虛無律曆不能契天下莫能見知也故曰盜機所以見者昌知脩煉者聖夫機一也曰心曰殺曰盜曰神陰陽不測也人一也曰君子曰小人愚哲不移也得一也曰固躬曰輕命見知不同也君子屬陽而明食時動機散理而化安形神俱妙故曰固躬所以立命也小人屬陰而暗違時昧機逞能而傲世至喪吾寶故曰輕命原無忌憚也嘉君子之自得戒小人之幸得云

陰符經疏畧

五

一作固竊蓋得深誘淺無物能櫻大行不加竊居不損也此章猶仁以得之

強兵戰勝演術章

兵戰以術詭強勝戡亂也演廣喻云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聾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曰瞽善聽聾善視惟絕利而一源則神專而氣猛故曰用師十倍返復也三返猶三復也晝夜舉一日也每日三返功不息也萬倍大進于十也萬十三皆起于一故

卷抱一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目者心神之竅生死之機觸物之速也閉目則神內守開目則神外馳應物無住則心生逐物易移則心死物一也心機由目而生死分焉是以觀見瞽皆指目三要目充要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普萬物而無心生殺皆道之理何恩之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非大恩而何觀迅雷烈風震蕩萬物若無恩矣而萬物莫不蠢然萌動焉即大恩生

陰符經疏畧

六

也夫雷風氣也皆天也以見龍蛇起陸禽之制一氣感耳一本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樂性之感而和也至樂和之至故餘裕至樂無樂也靜性之寂而清也至靜清之至故廉潔至靜無靜也性一也至一也樂靜互根也惟靜故樂苟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至私承前大恩天無私曰至私栽培傾覆若私而實公也繼曰至公承前無恩曰用之即用以見體

也皆天也

禽之制在氣

禽飛空氣制也承前雷風皆氣也氣純陽之氣天氣也故上升養氣察靜則樂冲舉猶禽飛空然前喻龍蛇此喻飛禽氣機一也一曰禽擒也擒乎心而制乎氣也一曰鷓隼擊鵠一曰日烏一曰朱雀一曰候雁皆未安也一本無此句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陽生陰死生恩死害相根不斷也修煉者賢斷生死恩害之根而超于生死恩害之外可也沈亞夫

陰符經疏畧

七

指春夏物生為恩秋冬物死為害人因婦人生為

恩因婦人死為害葛玄指生門死戶抽添坎離當

警悟云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聖哲猶前巧拙君子小人習遠質殊性一也夫哲知也愚不哲也聖至哲也愚非真愚也自恃而

愚也以天地文理外象自聖乃愚也非聖也人彼

也外之也我自謂也以時物文理謙言哲即知修

煉之聖也非止於哲也夫文理一也時物者天地

之時物也一也此猶勇以強之驪山老姥本止此

陰符經疏畧

內傳載黃帝受玄女陰符經三百二十四言後百十六言黃帝演章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承前愚人以天地文理自聖故不能知聖愚常也卑之也奇異也高之也虞度也期必也夫聖一也

猶水火之不變也愚虞以常度而過卑奇期以異必而過高失中也自聖而不知聖畫而不可與進

也猶沉入自取于聖何于我以時物文理哲故不虞愚亦不奇期得中也以故知聖也能自得師非

陰符經疏畧

八

沉入之比也一本無故曰取訛死戒說兵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渾沌曰壞劫渾沌後曰空劫鴻濛一氣自然也至

靜而已強名曰道靜極生動分陰分陽天地開闢

萬物生曰成劫開闢後渾沌前曰住劫四大劫循

環無端猶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此先天自然

之道也靜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天地開闢後陰陽之氣屈伸消長如水潤下而有

上激即浸與勝也由是勝負相推吉凶生大業而

三一六五五

變化順矣夫浸漸漬相生也勝競爭相尅也相互也推猶浸也順猶推也此後天自然之道也靜也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是故轉原三章之旨而結于聖人之身也奇器自然之道總名也猶橐籥谷神玄牝至靜虛無莫能見知律曆不能契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萬象條目別名也惟聖人道合自然能知先天而天不違因而制之後天而奉天時觀之執之主靜守

陰符經疏畧

九

中返乎自然至靜之道也術者道之巧法也律曆者法之巧也尚不能契焉則至靜之道誠極妙矣修煉之術局外乎靜也童嬰陽勝陰也精通陰勝陽也陽衰則老陽絕則死究死根發殺機抱神以靜養純陽返老還童餐早握奇器而脩煉也右陰符經疏畧雖成于數日欲梓則數月未敢也蓋詞奧而義玄不易窺測自癸亥夏五至甲子春三無時去手閱而有悟即增之稿凡百餘易幸默泉吳公慨借詳考始無遺疑殆予心專之感也覽者毋忘同臻至道之自云海鹽沂陽生王文祿跋

陰符玄解自序

余昔丙子歲讀禮於清溪山中曾以是經叩請於嵩山先生曰  
 此傳黃帝著又云春秋時朱子謂戰國見道之人所作今或曰  
 為養生或云王政兵法未知孰是請悉其詳先生曰 經者出  
 世書也乃崆峒授受之文為三教百家經書文字之鼻祖誠原  
 始通經之大道發明人未生之前有生之後所以然盜奪之妙  
 訣上乘之精微言簡而該義深行易首以明機察物繼以知動  
 知時防尅防潰徹始徹終專以自然至靜為功夫以觀天行健  
 為法則人有嚼破鐵饅頭之心志自能盡從無入有自有還無  
 之玄要鍊至神化地步則虛空亦粉碎矣春秋戰國時書之說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下斗集六

固屬無據即養生王政兵法之指殆亦乖謬皆始置勿論耳余  
 得自二五道人之傳今以付汝幸為寶之余拜受後詳讀參悟  
 有得於心此經不過四百四十七字其言天地始終剛柔動靜  
 之旨歸與易無二則釋氏之非空非色老氏之不有無儒者  
 之無極太極皆一以貫之也但其造語甚奇用字多險諸家註  
 解廢度滋岐反晦真意每恨已學之少同未敢遽解今春余甥  
 寶祥自蜀歸得紫陽洞自牧道人張清夜所註陰符發秘一冊  
 余捧誦之下見秘訣同出一途不禁心暢神怡拍案稱快嗟乎  
 道人居蜀素明南宮之術卻於內丹成道今著作流入吾手正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謂也然非吾甥之

黃帝陰符經玄解

入蜀何山得此遺編止道人示我以辦道之津梁惜已尸解而  
 去不得而叩為恨耳今檢其中秘密道人已流露於前則隱而  
 未發之義余不得不解之於後成上下符合之佳話故將五賊  
 三盜之用殺機奇器之秘並身體力行者解其奧妙寫其會心  
 名曰玄解觀之者須具得象忘言得理忘象之慧眼方始洞  
 無得也勿此指墨之發今付刻刷非畏人之曰是曰非祇恐不  
 解訣者自為誕妄之談轉污成聖登真之大道矣觀此者望其  
 諒諸故為序

大清乾隆壬辰仲夏月之望瀋陽一中子范宜賓書於執古軒  
 之南廡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二 下斗集六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陰符玄解

陰符經

潘陽一中子范宜寶註釋

陰者太陰月也符者太陽與太陽相交一年有十二次合朔十二次圓滿此合朔圓滿之期即為符候第太陰借日生光內含真火故又謂之火符至經者即月節有五六之數如海之潮汐不失其期之謂前人以暗解陰或曰為分陰寸陰之說皆屬錯認此乃顯言太陰正見太陰中有太陽之真火在依符盜取誠為修道之玄蘊是此三字為全章之祕旨云爾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三 下斗集六

道者下交之義如初功自首下走之意合首走豈非道字中而道功之用乃一人成太陽之作用今言天乃純陽之謂第此純陽實非一人能成必須二人而二字即陰之謂以二人而合歸一處又豈非天字乎至觀字中具妙義是用二口於佳花之上自必有目見之機故以觀字隱含其義也第陰陽之幽闢如天之虛靜自然而現其交光的須效夫之逆行執中過渡幸得一丸以為造化之樞機人體此以施功則陰符之祕全在於此是此二句為全經之綱領以起下文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二人之天有耳目鼻舌身之五累識此五者為我之累是能見之而功中卻不離此五賊之用要我心識五賊而以五賊致用於人為彼之累切不可使五賊為我之累也蓋施五賊於二人之天不過若芻狗之用將陰陽我握在手使五賊授累於人的須萬變應機則萬化方生於我之身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二人之天生來本有自然生成之五賊此五賊之機現前莫不生之於人心心識此機假目而觀故稱機心也知之者息此機心於內用此機心於二人之天以立道基而此道基之立不離乎先天六一之鉛正以六一二字指人以定之是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四 下斗集六

心與性天與人為道之必用無咫尺之遠無絲毫之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陽以星宿光明之機下照是發於天也陰以龍蛇起騰之機上現是發於地也此乃分言之也要合而言之地發氣騰固因天氣之下交即天發光明亦因地氣之上騰而人察天地感應之機兆使陰陽顛倒逆迴此氣全在二人合一不分有一口之發故於此際盜天地真一之氣奪陰陽造化之立此正不生之生不化之化反離為乾之奧用無非以向定之人而定我之根元也此中天人合發一句為全經之祕密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真一之炁生自中非工不能勾取非手不能托出其用得宜全憑心生若為性所使雖巧而返拙不為性所使似拙而正大巧則退伏藏密之為正似拙實巧之作用也掠取真陰中之真陽伏藏於密而後升降以周行任督流通而不滯所以能悠久長存正長生須伏氣之謂庸人不知伏藏之奧不謹九竅之邪故失其生而九竅中之最靈者無過耳目三者為至要是三者用於動靜之中如 太上所云欲為故張欲弱故強欲廢故興欲奪故與之為也而三藏於一一中含三雖專指此三者而又不離西女為要隱在其中為聖功喫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五

下斗集六

緊處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冠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首二句言人無戒定之偽誠為識神所使投身妄作一失其真化為昆腐如火發木焚之喻中二句乃雙關為言亦可知上二句之意看又指三女為姦因有生於其身之動我又因其動使之必潰於天人合發之時運我自然之殺機返後天為先天知用此矢口之修可謂聖功之人第聖字耳為坎口為離正喻坎離相交得真一之炁歸入中土為王也此聖字幸勿略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生者常道之順行也天殺者返道之逆行也今以常道自然順生之身行返道自然逆迴之奧故謂之天生天殺而此專用逆迴顛倒倒之妙理方謂成聖登真之大道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萬物之榮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為萬物之盜人不能持守被萬物賊其真性故萬物為人之盜人若能保固不失掠取萬物之真故人又為萬物之盜三次之盜始成一爻九次之盜方成乾卦箇中之先後不過用人之一口以合其宜則三爻無非以女而得安全也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六

下斗集六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故曰者接上文之安字安十字於口以返口中之真。有故曰之用也食者食大藥也即得之者常似醉之謂必因彼之時至而彼之時至必有機現動象是機之動象正食彼之時即人為萬物之盜也第此兔籠鳥精人一食之則周身之骸盡皆通理洞陰逐而化清陽者必素日之退陰符進陽火周行之功有萬迴之化精炁神是故一食之得安於化此萬化又豈離女而得安乎。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神者陽也神之神者陽中之陽即立之又玄之謂也但此陽

藏於真陰之中而取此真陽是從矢口而得即 呂祖所云  
 口對口之神用試思以知申分豈非矢口二字乎故謂之知  
 其神之神也第此之用不離平尋常平淡無一毫矯揉造作  
 之舉似無為而卻有為有為中又若無為故謂之知其不神  
 之所以神也要知取此陽氣的以奇器用不神之神法方得  
 其陽氣之來而此氣正父母未生前之始氣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陽體而屬離陰之小月陰體而屬坎陽之大各有其數日  
 數須足十六月數須足五千四十八人以日月之行度為言  
 者非也至云前三後三者乃言甲庚之併丁壬之合也假如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七

下斗集六

成乾之初爻先用甲前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次用庚後  
 順排三位之壬亦是甲前逆排癸前之壬併之末又用甲前  
 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此正前弦之後後弦前前三後三  
 之妙訣也如此三併而成乾卦之初爻如此九併而成乾卦  
 之三爻方至純陽地步此必日月之數足定用此成聖之功  
 使五行攢簇於中宮而神人生焉出焉是神人之生成非日  
 月相併為明未能成就此正不神之所以神也第此之云前  
 三後三前弦後弦甲庚丁壬之指即是火符也日月之數即  
 火符數足發現之機此正知其神之神也 純陽祖師所云  
 遙指天邊日月輪又云地下海潮天上月崔希範所云天應

星地應潮莫不本此此解實陰符成聖大道千古不傳之奧  
 義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者道也道者盜也聖功作用觀其機以施盜於二人之天  
 則一七之真陽莫能自見其下一七之真陽惟憑矢口中得  
 來也君子知二人之寸陽必須以十字大口小口之法方得  
 返來以固其身而長存小人不能自守恃才妄作流於邪道  
 喪身不悟故云輕命此示人邪正之吉凶也

下篇

此善善視善善善聽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書夜用師萬倍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八

下斗集六

此指功中遇用美口之時必須如聾者之善視聾者之善聽  
 二善喻專字之義又舍用口而心無口之謂也要知功中用  
 盜非口不能取色絲真一源頭之利唯口一源之用最為至  
 要是先以耳目之用於機得機始用其口而口一用又緣十  
 字以得之果以十字而三返根源真如用兵師之危厲此正  
 火裏栽蓮誠有萬倍之獲是全用耳目口皆且不憚以成盜  
 機之利以起下文機心之用也倍字另有妙義未敢筆之請  
 勿略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為物機所牽是為物之用雖心生而自促其死也心不為



物機所牽將物爲心之用是心死而自得其生也此正不死不生不死之謂然生死之途用目觀機而定正爲辦道之津梁是心假目之用必學如死人之不動爲最要之上者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二人之間不作塵情之拘援全無常道順生之爲是爲無恩俟其時至機現是大藥生矣當此之時須分別壬癸使庚甲相併吞入腹中返成乾體而得長生豈非大恩乎然金木之併不過烈風之頃再加雷頭一震躍然蠢動頓脫狂迷天眞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九

下斗集六

吐露矣全賴神此一擊故 呂祖所云霹靂聲中自得根之語堪爲證據但從生來一土之小土中擊出兌中一絲之白余食之雖小而堪充六合生來一土之小土原本清淨承受一滴之青陽凝然不爭其廉少但二人一土之功用固屬不可見之私爲而我太空一震得返成眞卻顯現入我一土土中爲用故又謂之公是此四至字莫非歸中守中之旨也

此專言然正明天人合發之妙是用然而不用形之作用如鶴以聲交也其用然之旨非身中之然若不以功力制之然亦不來而我之任督不通升降路阻縱得亦失無招攝伏藏

之所也蓋然即陽人得陽則生失陽則死人爲仙鬼之者半行此功者正去陰益陽之爲也但神既迷亂於紛華之域氣又虧失乎愛欲之場非此相機以制相感以死之妙何能還返原本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死者常道之爲也生者逆道之功也常道生人人心迷於情欲則精氣神失必至於死故以生者云爲死根逆道生身是心死於情欲則精氣神全必至於生故以死者云爲生根紫陽所云但將死只爲生原莫把生門當死門之謂也總之用逆道之伏藏身未死先學死之道始得生全即龍蛇起陸綠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十

下斗集六

於養養氣血之騰雷震風行因於丹臺月印之候故爲恩生於害茲邪蘊國將成盜奪必潰之機葉茂花明實是陰盡陽迴之應故爲害生於恩下二句正火候之謂其火候 刑德相負之機請合參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者母猴也出之天地至氣數充足自有光華之文理發現以爲坎離相交入中成土之兆也是此觀天察地之旨非天星地文之俗學實乃日月有數小大有定天人合發之玄範爲奪神功改天命之道盡在於茲故以天地文理爲聖者知愚人之謂也我則以日月之數不大之定機現之時用不神



之神會其必以盜機以發現光華時文之運合聖於哲聖能  
於物誘紛紜之際合其就天地文理為靈靈器則其氣可能  
以物理之哲明於我也而此時之文理乃聖人從其靈至  
親至近極平常處正凡聖轉關之要訣也吾人之可悟可講  
詳參焉

人以愚慮聖我以不愚慮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人  
入火自取滅亡

愚者不識不知常著然之謂是其人要知愚之說也者  
恐人知覺我之所以為又以口喻我中宮之旨也聖者不顯

常道故云以愚慮聖我明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坎離之交金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二 下集六

本之併聖功之生神明之出自然無為之道故云以不愚慮  
聖此愚慮聖三字正妙旨也至以奇期聖以不奇期聖者請  
觀不字分為一個奇字分為立可期字分為其月是言其一  
立可得自其月之中是不奇期三字為此經之秘密如不知  
此妄用三千六百之旁門小術以及三舉彼家皆沉水入火  
之為空自逆其滅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  
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清靜者乃先天太極渾然之恆靜極而動化生天地  
兩儀兩儀互為相交又化生萬物此則先天應時自然之

也百也前此陰陽天地之道蒸機濤動循環不息漸沁漸  
於於定時動陰陽相勝而發我則相推相溢使變化順人  
皆以運其生者此明後天蒸機奉時之現象也而奉天時是  
謂天人合發之時時動食時之時日月小大之時此種種時  
皆火候之宗源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  
能製爰有奇器是生萬物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則謂乎進乎象矣

自然之道者何胎息三部之功也而胎息之功非世俗所謂  
意氣丹田強拉河車之為乃先為天地之交後行坎離之濟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三 下集六

未還歸中之妙是學正母腹之形壯健任督開通升降流行  
以化生化者莫不用十日之反文以得陽然之下走所以有  
是法之稱也前之成聖登真者莫不由此故立一無為不動  
之功至當不易之法而此非律歷之數計可備契符於是  
奇器之用而此奇器實為道之源流之本萬化之基陰符之  
祖聖人竊以為下手施功之地機於此器立可而殺盜於此  
器立可而盜不神之神神於此器立可而獲效周流八卦甲

子水金莫不由此器立可而逆旋天人合發神迎鬼避亦莫  
不憑此器立可之功能也此器即陰陽相勝之術一進用之

必得曰口刀圭之陽故有明暗之象而此奇器實於未車是

又示人用此奇器於未時也第此奇器人以玄化爐鼎用  
太極等種種指認者皆非正即參同契所稱圓三五寸一分  
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等句之謂為奇器之形此中  
器字有口對口窅對窅之祕進字又用此奇器之處也功至  
用奇器未行不得其一而萬事畢矣嗟乎聖經當前妙訣存  
心造化現成何甘自棄而不知急務耶勉之勉之

神丹要論

夫修金液還丹之道惟遵大易河洛下手運用之功不離道  
德陰符初行鍊精化炁乃天來交地先天造坎之功繼展鍊  
炁化神是坎去合離後天採丹之妙末施鍊神還虛又結胎  
道藏輯要 陰符之解 三 下斗集六

溫養起脫神化之與此三部功中所用之陽火陰符接補蒸  
蒸之法不離乎日月卦象水火庚甲之玄最要光顯其關過  
暢任督二脈合炁周行反復旋轉如輪之退後似車之進前  
不失朝屯暮蒙使炁升天入地此即稱以飛仙之名正為真  
人踵息之祕當行功之際閉口垂簾拳曲四肢踞坐握固不  
離不脫頂之又慎存之又守不空不色其治法先恍恍惚惚  
倒倒顛顛五夜吞金三時養真回屬築基之寶關過經絡之  
用正為抽添溫養起脫神丹而設此從先天卦象下手以補  
陽根由後天取父母未生前之始炁方為胎息功則非指口  
鼻呼吸注意丹田妄認胎息也箇中玄妙無非自無入有定

要從有還無不奇內自有奇用不神中竟獲神存人行此功  
務在得訣方免少頭無尾之說似是而非之謬參悟丹經印  
證訣訣自能融會要旨亦可貫通內外玄理一明自不受丹  
竈之欺妙法既解亦不生瘡疾之患將心戒定為靜極虛  
一不二養丹為之不可膠柱鼓瑟不可狂放妄學不無不  
不或不離人無私無有無無虛心實腹存其谷神悉因由  
人一穴隨息左右盤還不似絲毫造作不用半點鋪張成否  
聽天之吩咐耳至黃白之術乃教外之祕為功中三五一部  
之玄配陰陽推運虛無之妙正慎重保固之要法非吞藥飛  
昇之妄論縱得推運之妙而不知胎息之功天關不開任督

道藏輯要

陰符之解

四

下斗集六

不通閉丹降流行之路無招攝伏藏之所得亦仍失終歸烏  
有第此胎息之功儒謂之行庭道謂之周天釋謂之法輪三  
教命名雖異其中玄理實同萬卷丹經惟此一理其他三千  
六百之旁門盡犯偏枯之忌全失陰陽之正皆非成丹之法  
安與胎息可比此性命雙修之功乃問世一傳之道聖端黃  
帝傳及老子為道祖出關化胡傳至如來為釋祖老子如來  
皆有妻子經史彰彰可攷又何有異於儒世迷分三是一之  
教人昧陰一合三之義流入邪偽之列轉成孤寡之修更且  
各立門戶互相抵排而要其本源實同出一途自三王下及  
漢唐由五代以迄今世則漢之鍾虛之區與南五祖北七真

莫不由此胎息之功上登天仙之果要知胎息三部初功之鍊精即鹿之搖尾也繼功之鍊炁是龜之納息也未功之鍊神乃鶴之養胎也試思禽獸得一專行尚可延生今三家併用於一身之妙合一爰內隱其三畫之玄爰有不成就神丹大道者耶然此神丹得自房中有神炁之爰無形體之合誠為教外別傳之秘具先天竅路之施流俗不得真傳一任盲揣造作不引以三峯彼家之訛即誘以爐火金石之餌笑狂愚之搏弄歎迷鬼之誤人愚昧本望延生癡魂竟反促死者已不知幾倍蓰矣古聖仙師果假採戰爐火以戒道是犯貪財好色之污行又豈能登大羅天仙之位乎術士之局騙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五

下斗集六

丹客之射利不可崇信行此岔路惟望吾儕但立忠孝之本施仁義之行斷淫慾而戒急怒節飲食以避風寒貪妄之念不生牽纏之累力窮嗜慾物竟若全無視己身真如不自如此居心至人自見受得真訣究明玄理乃於行立坐臥儘可隨地施功少思忘言養炁為主是修性的須修命既修相定要修丹就業持守不少間斷效鹿龜鶴之運用登海峽船以飛渡不徒堪稱玄學之匠手亦可為得修道之紀綱矣余非自居於高明之列僅就所知錄為要論不過上以明丹道之正下以開後進之宗不隄迷途是所深望人以余言為是余固不敢喜即以余言為非余亦不敢愠者緣人不明玄理之

秘訣不知丹道之正偽又何喜何愠之有觀此者望其諒諸此解大開丹道之妙真有發前人未發處解人難索巨眼誰明心苦語真可為胆大子二十年前即識其人惜未得大成就然於吾道中亦足謂有緣人矣爰收入道藏中以貽後之偶得真訣者為一大印謬庶共知南北宗傳非僅以空理說玄妙所能了也

立甫山人謹誌於元庭精舍

道藏輯要

陰符玄解

夫

下斗集六





人以愚度乎，我以不愚度乎。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得，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矣。

右下篇

右經文可分為十一節，都四百四十九言。

引申篇

除符本文，如上所載，誠古奧難讀，往往有如李寧之誦千遍而不知其意者。蓋藉簡便之然，因不備固陋，為引申之，俾其文之面貌與今文不相懸遠，庶幾讀本文後得此引申文，畧知其歸趨，按圖真詮，不徒事半功倍，而且妙悟頓生，達原左右，好而能樂，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矣。至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固不可以此引申文為究竟也。庚申孟夏，吳無錫黃元炳識。

陰符經 真詮 引申篇

觀大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必昌。人，五賊，在人心，而施於天。天有五賊，在宇宙，自然五賊亡，萬化生乎身矣。天性者，即人心也。人心者，天機也。天機者，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地發殺機，則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則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物化生。性有巧拙，道有是非。可以使之伏藏，不可以使之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而可以使之動靜。成其知之乎，火生於木，而火禍發，必剋其木也。知之乎，森生於國，而時動，則必潰其國也。故知殺生而可以修煉者，謂之聖人。

大生之者，天殺之，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之盜，萬物之盜。然如天地人三盜既宜，則三盜又為三才。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物百骸理，動其機，心則萬化安。人既善於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天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人何利以資神。而聖功生於焉，神明出於焉。豈非聖德也，乃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所以君子得此盜機，不知盜機以資其財，小人得此盜機，不知盜機以資其命。而盜機也。昔者善惡，皆善惡視，如能絕其便利，於其源之惡，必有用師十倍之力量。及三反用功，使其夜之靈開，自有用師萬倍之力量也。體與心，心生於物，死於物，其機在目。而為賊，不與人之無恩，而大恩生乎。迅雷烈風之所加，物莫不蘇然。此正可取法，而費亦在是之靈機，以活濟人機也。今夫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云云，當無誤之謂。其人不過禽之制在。

氣正字，而後陰陽無陰，其靈靈，使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文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恩與害，何可不察哉。乃愚人，以天地之文理，自以為聖，是謂賊也。我則不然，我以時物文理，哲人，自愚不愚，反以愚度聖人。我則不然，以不愚度聖人，人可奇心不奇，以奇期聖人。我又不然，以不奇期聖人。而後聖人，不與我同心。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即聖人，自知自然之道，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之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四人欲勝，而制之，聖人也。夫古所謂至靜之道，自然矣。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以聖之，其奇器有六十四卦，或先天大輿圖者。八卦者，六十四卦之總名。甲子者，之神機鬼藏也。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而知其行之矣。

陰符經 真詮 引申篇

四

陰符經真詮

無錫黃元炳箋釋

陰符經

陰，默也。暗也。符合也。... 陰符經之旨，可為學者移古之常法，故曰陰符經。

黃帝公孫軒轅著

黃帝以精侯尊為天子，代神農氏之後而為帝，因有十德之瑞，故號黃帝，姓公孫。以生於軒轅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視也。易觀卦之卦辭曰：觀，觀而不瀆，有孚，顒若。...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陰符經真詮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賊，害也。五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大。...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知也。莊子在宥，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心者人心。陰符經發隱。三界唯心。又云。此的。不賊之根。凡以愛向外馳求也。其賊在  
心。即天平所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憂患。則不得其正。五賊在心。則天有五賊。施者與之也。有主宰。而後可云施行。易乾卦  
大象傳。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又益大象傳。云。施地生其財。育力。莊子天道篇。云。行而  
雨施。云。施者。執後而有事也。施行於天。即上文執人之行在  
五賊在心。亦就常人言之心成機心。故天有五賊也。如見之者。見而執之。執而施之。天所有者。  
皆非五賊而施行於天矣。天之賊。施與於目。其之賊。施與於耳。乃至身之賊。施與於腹。以目視日。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以目下句見莊子。無不捨却。而所施行之色聲味等。與夫施之者物我渾  
忘。夫然後施行於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上下四方爲宇。往來古今爲宙。言宇宙。即言三世十方。管子宙合篇註。古往今來爲宙。宙  
之云者。古者於歲而往。今者於歲而來。指地計之也。陰符經沈亞夫註。一君子曉達真源。將天

陰符經

三

陰符經沈亞夫註

地在乎手。此不通之註也。在乎手。斯在乎手矣。何云。然以宇宙作天地言可知。故探錄之。  
上下四方爲宇。而地獨無上下四方乎。往古來今爲宙。而天獨無往古來今乎。然上下四方。方所  
定。天之不動可知也。古往今來。體質轉。於是。有歲推月移。地之本動可知也。手。人下。爲執行之  
喻也。言宇宙在乎手。天地人。才。人。爲土。莊子天地篇。天地雖大。其化約也。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天地在乎則約。萬化生乎則齊。衆多。見之者。是。而施行於天。自然萬化生乎身。  
以目言。執以手言。化以身言。三才固同化也。下文云。機在目。此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下句  
重在人。莊子大宗師篇。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  
勝計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而適存。一。同此。萬化生乎身也。故尺輪神。目。化而不  
味。昭明。萬化生乎身。身外化身。萬物皆備。故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陰符經發隱。宇宙  
句下註云。統攝無遺。萬化句下註云。出生無疆。  
此二句爲全書之歸束。亦即吾人修道者之歸束。若無此歸束。吾人亦不必垂教。而吾人亦不必  
修造矣。以其能窮今古。齊小大。一死生。執乎手。生乎身故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莊子天地篇。形體保神。各有供則謂之性。又庚桑楚。一萬物出乎無

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而無有一無有其人。故乎是。孟子。一形色天性也。唯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心之本體爲性。佛家云。去凡夫妄我。則歸於如來之性。我。即此處所云  
天性人也之人。陰符經發隱。天性下小註。法界體性。通玄先生黃帝陰符經註。一傳曰。人  
謂天性。機謂人心。天性二字。若爲機立。今揭破以示人。箇直指之。即此人而已。故無論動植  
飛潛。其本體之性。則皆人也。所以無論動植飛潛。不能無道。必至於人。乃能復性而成乎人也。  
常保此天性。則常爲人。及一落於人心。便入於機。漸爲非人矣。列子湯問篇。一人官天地之類  
微五常之性。有牛之最靈者人也。人心者。明昧相兼。即是迷悟。論語。一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忽欲其生。忽欲其死。愛惡無定。無有眞宰。如彼機械。揆拍而動。故曰人心機也。陰符  
經發隱機字下小註。無明不覺。一念妄動。天道未泯。然而行者。爲之。立之。以喚醒其本原之  
眞。故曰立天之道。易繫辭傳。立天之道曰陰陽。其在於天曰陰陽。其在於地曰柔剛。其在  
於人曰仁義。此孔子舉先天之大道。在有形之三才中言也。此之立天之道。以定人。即先天而天  
勿違。俾人能復其常性。斷絕其人心。全體爲天性。孔子以三才直寫出一先天。此小如是。先天  
象者。又及人。又及天性。立天之道。是成天性。莊子大宗師。一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  
謂真人。真人即道心。即天性。即既立之天道。立天之道。其立之之法爲觀。迷惑者。人心不  
定。欲人心定。難定。天道立。人心自定。心定。人定。故曰以定人也。立天之道。先用觀。後天之行具

陰符經

陰符經沈亞夫註

先定。立則不妄動。定則不妄動。如用動。則萬化生乎身耳。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定也。  
去其機。使機而未始出於非人者。未始句見莊子。還復於人。乃未始人於非人。見莊子。則天  
道立。人遂定也。定字。豈徒就內而言。外亦如之。內外一定。無間也。內無間。故聖人外無間。故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大  
人合發。萬變定基。

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論語。亦是發。回也不惑。又。不辨不發。莊子養生主。一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於剛。莊子養生主之庖丁解牛。即明示殺機中節也。此機字指人  
心也。陰符經發隱。天發地發二句小註。顯依視非常之變。又註。一。天地不自發。以人發而  
發。但見人發。而不見天地發。是正釋轉。依報未轉。又天人合發小註。一。從正全轉。此機字  
天地而重在人。人發則天地亦由之而發。中庸。一吾之心止。則天地之心亦止。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氣亦順。一即此意也。孟子。一捨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達食飲  
不遺矣。一捨者。機也。以教機存夜氣。夜氣平日之氣。喻清明在躬。即所謂不惑者也。莊子至  
樂篇。一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一明示輪迴之由於機心。又天地。一吾聞之  
吾師。有機誠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萬物之榮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為萬物之靈，人不能持守，故萬物發其真性，故萬物為人  
之靈。一陰符經十真集解對玄英曰：「天地與萬物之生成，蓋萬物以真誠，萬物與人之道，即  
人以誠澤。人與萬物之工器，蓋萬物以成。一又許遜曰：「萬物益天地而生，不知天地反  
萬物而真。人益萬物以資財，而充高貴，不知萬物及益人以勞役而致禍。一則曰：「一  
聖智造迷鬼神不誑。以迷故，為盜為賊。天地不但為萬物靈，亦能為人靈。萬物與人，不但相  
盜，亦能為天地盜。天地人不但能互盜，且亦能自盜。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一如養生善死而行之矣，即立天之道以定人  
矣。天地雖盜我，其知我之真我何哉。是天地為人之盜，不必慮也。列子天瑞：「齊之國氏大富，宋  
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謂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嘗為盜。一申：「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種吾稼，養吾子，建吾倉。一人為天地之盜，又不謂不盜  
者也。不必慮也。而萬物之盜天地，亦於雲雨滂澍，山澤產育者見之矣。印下文食其時百骸理動  
其機萬化安也。未可云盜也。此互相盜引申上文天生天殺，三才之不相安耳。天地人三者同  
為物，則天擇也。故易之序卦傳始於乾坤，終於既未濟也。變應之世，相生相殺，古今同概，所以聖  
人不肯以物為事，心垂形釋，物我兩忘。莊子曰：「忘而復之。遺世平，乃我世也。若以為天地非盜，且  
曰：「備大德，順世之語耳。不可不察。案宋有刻盜字下皆有也字。

陰符經真詮

九

陰符經真詮

###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三盜既宜，此相宜，盜而無害。列子天瑞：「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一陰符經發  
隱：「下愚人覆外五臟以為己有，名之為盜。智者知其唯心所現，用不離形，則盜得其宜而三才安  
矣。一陰符經註王道淵曰：「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有道之人，一性  
靈靈，萬理貫通，自能助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兩牛我，則不被形縛。一邵堯夫先  
生靈壤集詩云：「既知萬物備於我，首把三才別立根。一通玄先生陰符經註：「三盜合於人  
心，三才順動於天理。一天地萬物之盜矣，人雖三才之一，言萬物，人亦在中。今立人之道以定  
人，是人能兼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也。育位於中，不為陰陽所盜者也。若夫為萬物  
之所銷燬，年事之所增益，功而壯而老而死，如禮記所云：「骨內藏於下，產為野土。其氣發  
揚於上為聰明。一此形骸與生氣之為天地盜，乃天地之所宜盜也。又萬物人之盜矣，天地雖大，  
亦各為萬物之一。如中庸朱註所云：「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一天地萬物位育於時，又安  
能為吾盜。若夫莊子列禦寇所云：「上為鳥食，下為蟲食。一不必厚非者。此萬物盜戶，然而食  
又萬物之所宜盜也。又人萬物之盜矣，萬物無假，然各為萬物之一。如孟子云：「不違農時，穀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順其自然而盜之，又人之所宜盜也。三盜既宜，

陰符經真詮

自然為一才而安，是以云也。百骸，該言身之骨體也。萬物之性，本互相愛，而漸向於一，能  
聚也，散也。一落漆器，互相愛者為形體所固，反成互相吞噬之大者。試觀敵人之萬物，大面  
對擊，小而擊，飛者擊，泳者魚擊，何一而不具口以相吞噬者乎。人者，人之所當別者也。其  
別者在何，在食其時，動其機，論語鄉黨：「不時不食。一則曰：「動其機，即應物而不藏，取之以時也。  
一則曰：「在食其時，動其機，論語鄉黨：「不時不食。一則曰：「動其機，即應物而不藏，取之以時也。  
木為根，採木為柴。一申：「日中為市。一等等，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是也。萬化安者，雖用  
機械，以便民，而不用之以自相殺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心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劫。一此即利用五賊，絕盜心，為盜行人盜萬物，萬物盜人，  
天地亦因之而為盜，愈進化，愈相殺也。謂禮記之月令篇，撰而左之，斯知所以安之矣。陰符經  
效義：「天地萬物上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一申：「時者，  
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一通玄先生陰符經註：「有若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感。時然後動，  
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一通玄先生陰符經註：「有若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感。時然後動，  
庶績無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一列子楊朱篇：「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  
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  
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難，侵物為難。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生不得  
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身，

陰符經真詮

陰符經真詮

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聖人矣。此之謂  
至者也。一 百骸理，萬化安，執天之行也。  
此篇本在執天之行，故此處言立道定人後之舉功也。能齊治平，眾不外之，而尤重有理與安  
之二字。預者須知古聖人愛人深，先示之以改過去惡，出一視字，以為修身之實用。又示之以  
勤謹實履，出一執字，以為治平之至要。俾知以道為重，以身為輕，人欲不肆，人人自治，而天下  
爭也。老子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深思之。

###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人知其神之神者，如列子所載：「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  
觸實不礙，手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視王鼓之若神。一及神乎，或等  
等是也。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如下文所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是也。唯人亦然。人有神而無  
形，有神而無形，無形而無毛。毛也者，骨木之質也。鳥獸有毛，故書之。鳥獸有毛，鳥獸有毛，鳥獸有毛。  
而人則以衣代之，別於禽獸矣。又如莊子所謂：「梁丘無頭，則甘帶，獨獨見。禽獸互相吞咬，  
強弱相乘，物競求存。而人則以智聚化之，別於禽獸矣。又如易繫辭所謂：「古者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一則吾人之居處，又別於禽獸矣。又男女有

三一六七一







天文、備以察於地理。中虛、文理察察、是以有辨也。莊子、小大之知、斂精神乎壹道、此一  
小夫、指愚人也。大學、二人之澤聖、其心好之、註、聖、通明也。通玄先生陰符註、傳曰、觀  
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愚於人、以自白管之謂也。又、子道  
謂曰、一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愚之愚、蓋謂有等愚人、因聰明所障、或文理所  
拘、竟不肯低下、牽訪至人、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虛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自以為聖、可  
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為愚人也。易繫辭傳、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時物文理、  
如易繫辭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時物文理、猶八卦成象、六十四卦成先天象  
言之也。是時也、一時無二時、是物也、生物不測。文理、其種種之象、種種之聲等之理、其於後天  
聖地水火風同合而成之人間世、不過於動其機、萬化安中、一時返成先天之時物文理、內聖外  
王、表裏如一也。則尹子入習、一古之善操善約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  
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  
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盡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且外無物其  
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唯其渾論、所以為道。大能謂此聖  
功神明者、豈非哲人乎。哲、智也。對愚人言、故曰哲也。書、澄哲文明。又、知人則智。禮記、  
「哲人其秀乎。」

陰符經真詮 卷下 十七 陰符經真詮

以天地文理聖者、遠外物以自多、如莊子天下篇、後人評惠子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逐物而不  
反、窮譽其聲、形與影競走者、是也。時物文理聖者、字指在手、萬化生乎身、是也。六爻相雜、惟其  
時物、欲見此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之聖哲乎、可於易之先後天象研究之。彼、美人兮、因常在於先  
天大象中也。案陰符經考異、虞翻附錄云、嶽山老母註、本與袁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  
為虛之末句。舊氏本與張氏註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改在此、今取  
氏本為正。其所以缺二十一、句者、蓋緣歷來鈔散之說、不足據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上文言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以多知多能為聖人矣。而聖人大智若愚、四字見老子、故又謂度  
聖人為愚也。古人不言愚人是聖人上一等之中人也。關尹子九變篇、一智之極者、知智樂  
不足以歸物、故愚。又、聖人言樂、所以使人樂、聖人言哭、所以使人言。聖人言沉、所以  
使人痛。唯聖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暗則不聞道。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  
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聖人、我與事與道、不以為有。如  
愚人、故人以愚度之。論語、一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莊子天運、悉故愚故道。此亦  
如愚之旨、謂愚故道也。聖人固有示人以愚者、故人以愚度之也。人以奇期聖者、不度聖人

陰符經真詮

為愚、又改度聖人、以奇怪期聖之也。列子黃帝篇、一有神思自齊來、處於鄰、命曰季咸、知人死  
生、存亡、禍福、災期、以歲、月、旬、日、知神、鄰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辭、而歸以告壺子、曰  
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此一列子始學道、以奇期聖之據也。又、黃帝放  
萬機、舍宮殿、去飾、徹鐘、懸、澗、而居、大夏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遊、覽、而夢遊  
於華胥氏之國、中、見黃帝既醒、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若之口、中、見今、知至道不可  
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敢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黃帝未嘗以奇自居、人亦不以奇期之、即可知吾國古時、已皆臻文明極點矣。如有志者、能求之  
於古、三皇五帝、皆文明、可與古為新也。又周穆王篇、一化人謂王曰、遊、中、見、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飾以珠玉、中、見、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中、見、所坐、鑿、鑿、者、之、座、侍、御、翳、翳、者、之  
人、祝、其、前、則、酒、未、清、香、未、曉、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此、在、佛、家、謂、知、期、長、劫、延、促、任  
意、在、回、教、(天、方、性、理)、謂、之、小、中、見、人、人、間、世、幻、幻、或、謂、真、即、是、幻、幻、有、此、事、理、本、然、何、苦  
有、奇、周、穆、王、亦、未、嘗、自、以、為、奇、也。陰符經發隱、一、世、俗、之、見、不、遠、前、理、見、其、幻、幻、妄、以、為、愚、而  
不知、其、性、離、幻、鐘、見、其、用、大、妄、以、為、奇、而、不知、其、性、本、具。黃、氏、陰、符、經、註、一、道、在、不、愚、  
不、奇、不、愚、不、奇、中、庸、所、謂、從、容、中、道、之、道、是、也。  
惟聖人能知聖人或愚之、或奇之、所以為常人之見、乃妄為揣測耳、聖人無揣測之心、所以能知

陰符經真詮 卷下 十八 陰符經真詮

故曰沈水人火、自取滅亡。

莊子養生主、一養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陰符經  
發隱、一、言、以、愚、虞、聖、者、心、趣、骨、味、故、喻、沈、水、以、奇、期、聖、者、心、貪、高、舉、故、喻、入、火、自、取、滅、亡、者、性、  
妄、真、也。故曰、如上種種推測聖人、不能實行聖人之道、而以天地文理自聖、則如自沈於水、  
自投於火、自殺其身也。聖人已而不殺賊、是可哀也。故以此語警之。  
以沈水入火、鮮生、死、思、害、滅、亡、者、銷、燬、泯、沒、喪、亡、真、性、也。案、黃、氏、陰、符、經、發、隱、附、錄、曰、張、氏、註、  
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沈水人火、自取滅亡、今考道藏斗  
集所載張氏註本、未見脫書、而僅多故曰二字、於理為長、特從之。至末句、則前文既缺、且并此十  
字亦缺之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非如佛家所斥之、自然外道也。彼是一切放任之謂、此自然之道、即佛家所謂本原自

三一六七五





象約判，方行其可，老少奇耦，凶吉之光，於此以判，而善之七七四十九，參所以變，錯綜其數，推之  
機之歸奇之，何卦何象，而吉凶見也。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矣，今以器之善象契之也。就其感  
而達通言之，故曰神機，神機對感者言，誠感者固未嘗動也。就其寂然不動言之，故曰鬼，鬼歸  
也。遊魂之得歸者，鬼歸而寂然，恬定之平，固未嘗動也。  
至靜之道，器以契之，八卦善象也。陶宏景鬼谷子註，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是也。

###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上文言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今以先天大象釋之，自復而頤而屯而益而震，乃至大有而夬，大  
而乾，而漸增而陰漸消。自姤而大過而鼎，乃至於坤，陰漸增而陽漸消。此其一也。(一對象而玩之，  
易知。)又或取六十四卦中任一卦如復，其第一爻變坤，數之以全象(先天大象)作兩儀觀矣。  
第二爻變，以全象作四象觀矣。第三爻變，以全象作八卦觀矣。第四爻變，以全象作十六  
六觀矣。第五爻變，以全象作三十二觀矣。第六爻變，以全象作六十四觀矣。六十四卦之全  
數也。合而為大極，復亦太極也。顯亦太極也。卦數變長，象數變短。(先天大象之分數)象數變長，  
卦數又變短也。乃任一卦皆太極，皆兩儀，皆四象，皆八卦，以至皆六十四。此其一也。又取任一卦  
乾變之，第一爻變，始於數為三十二，於象為二。第二爻變，漸於數為十六，於象為四。第三爻

變否，否於數為八，於象亦為八。第四爻變，觀於數為四，於象為十六。第五爻變，剝於數為二，  
於象為三十二。第六爻變，坤於數為一，於象為太極。即六十四卦全也。(一、二、四、八、十六、三十  
二、六十四)對大數數之自知。此其三也。復示選變，乾示變，變不外乎此二者，而變變為後天  
在於先天中變也。選變則先天自變也。先天一陰對一陽，而未肯為陰陽，相補而渾同之矣。莊  
子所云，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見齊物論。環中，中也。是非兩行，  
示以陰陽，寓諸庸而為利也。故上文云，天地萬物生，此至靜之道，乃以卦象或善象示之。是陰陽  
相勝之術之器也。昭昭乎進乎象者，以器契之，聖人之象，亦可得執持而觀之。道器之別，在人  
之行不行，判之耳。陰符經發隱，以為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矣。是空如來處，爻有奇器，是生萬象，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是不空如來處。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空如來處，其云空  
不空如來處者，直顯中道，與吾所示之選變相平。餘之二者，亦一一相準。特於器之一字，神機鬼  
藏四字，未能確切而已。如吾之說，聖人即道，道寓於器，器即聖人，下學之，可以上達矣。

### 右下篇

家高氏諱昇曰，泰運明云，神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觀華鈔。余觀此書，非唯韓氏律法遺結，不  
類他書，而此序乃感神之作，尤為奇絕。其曰雷剛在上，典與旁連，凌其梓，成鳥聰明，四句精絕。

### 陰符經真詮

不似唐人辭章，以此斷之，陰符之久傳，又一證也。(見異書附錄)  
下篇，知又可分為五節。自符者，善觀華用師，萬倍為第一節。自心生於物，平為之，則在氣  
為第二節。自生者死之根，平自取滅亡為第三節。自自然之道，靜至因而而制之，為第四節。自至靜之  
道，進乎象矣，為第五節。第一節以用師為喻，第二節以風雷為喻，皆示其神機之當殺。而第二  
節，兼示誠之所在，及當制於何處。第三節，明言造物之可懼。第四節，明言首位之自然。第五節，言  
八卦甲子，奇器之可以契道。觀此二字，乃詳盡無餘矣。

### 附錄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潛長驚冠舉，期諫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術造化術，靈破  
機關門。五賊忽逆還，萬物爭崩奔。虛神神仙聖，莫救率鴻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  
陸，關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為尊。下及秦漢代，治弄兵亦煩。蓋強自休休，仁刺無枝撐。狂  
喉恣吞噬，逆視爭飛翻。家家伺天變，不肯理淫昏。生民饑饉死，比屋為冤魂。祇為請此書，大快  
久存。數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靈機，豈敢求瑕痕。曾亦愛附會，可與賈遠論。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源。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復東注，石見歸崑崙。靈

### 若波永動若傾一博。(見末高似孫子界)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四，山自伊瀛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元機一以授，五賊紛然起。結為日月精，故作  
天地謎。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來古木老，大地煙霞委。白頭頭以  
降，賦為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賦帝璽。聖見其德符，脫身授其位。舜惟一隸民，元元作什器。得  
之賦帝冕。白丁作天子，禹本利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賦帝輝。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暗  
然，幽公樹其綱。賦之為聖智，聖時川獻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風餘。哀極若若相，九伯負大  
諸侯實境兒。五星合其輝，白目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始之若青紫。高揮  
春秋筆，不可判一字。賦子於斯新，卷臣於斯遊。至今千餘年，世世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其  
際。余將賦其道，所動多謬說。叔孫與臧倉，實者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歧誤。(同上)

### 高言機陰符經評語

曰：孫曰，軒轅氏聖人之奧，洩神之經，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涉乎幾入乎深。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嘗有  
得於此者，堯舜禹以傳，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  
下者乎。湯武有靈，昭應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況有風后與奇一書，又為之經緯。



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爲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嘗識陰符矣。嗚呼。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術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傑出。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能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爲陰符之義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黃帝之說。人尚有五賊。特其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奇矣。皮日休相繼。陰符。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蓋書內引易繫辭三句。其第二句如仍用繫辭本文。唯獨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於此經亦通。又于時所傳經文。作天發殺機。日月星辰。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八字。真能見作莫不見。又缺人以畢成。書以下三十字。又缺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遠。因而制之。十六字。而制射作制。孔子曰。君子制。小人制。所深矣。蓋即輕命之山也。但未及制射之理耳。孔子之言。固不原於陰符也。因此可知陰符相傳之本。各有不同。而似獨則。獨爲黃帝術。且云與易相通。真是千古奇蹟。後人攻之。未嘗本經。獨玩滋味耳。

茲又將宋高麗諸子其所藏各家陰符經注之名目列之於左。

- 太公等註(一卷十七卷)○七卷註(二卷)○李案註(二卷)○張果註(二卷)○袁淑真註(二卷)○曹真註(二卷)○黃真註(二卷)○沈亞夫註(一卷)○任照一註(一卷)○
- 蘇昌真註(二卷)○杜光庭註(一卷)○陳伯註(一卷)○李靖陰符經(二卷)○陰符大無
- 傳(二卷)○張果得於羅羅(○陰符正義(二卷)○唐李案注(○陰符經(二卷)○李案抄(○
- 關山母傳(一卷)○陰符神會論(張果(一卷)○陰符玄義(支解先生(一卷)○陰符經(一卷
- 杜光庭(○陰符十道經(一卷)○陰符經疏(三卷)○陰符玄義(○陰符經類(三卷)○大支子
- (○陰符經(一卷)○陰符子(○陰符經(三卷)○陰符玄義(一卷)○陰符經(○陰
- 符升經(一卷)○陰符及房(○陰符升經(一卷)○關山母註(○陰符經序(一卷)○陰符經訣(一
- 卷)○新註陰符經序(二卷)○陰符五義(二卷)○陰符小解(一卷)○陰符大綱(二
- 卷)○陰符解題(一卷)○陰符丹經解(一卷)

陰符經真證終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即所謂自然之道靜也執天之行即所謂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也觀天之道則有以知道之自然執天之行則有以體道之自然聖人之能事畢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之道靜而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之行浸而已天地之道浸故陰陽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勝天之道何以觀以靜觀之天之行何以執以浸執之

觀天之道知其理也執天之行履其事也知行並進道在是矣故曰盡

必如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然後可以觀天之道必能守宙在手萬化生身然後可謂執天之行觀者確有所見也執者確有把握也

見之者目則五賊非賊所謂觀天之道者如此三盜既宜則三盜非盜所謂執天之行若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目

五賊五行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人皆知五行之有利不知五行之有害故曰五賊如土地所以利人有殺身以爭土地者貨財所以利人有忘身以殉貨財者民非水火不生活有蹈水火而死者是皆以利人者害人也知其所以為害而後能得其所以為利雖有天賊可無人賊矣故曰見之者昌即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之意

天地萬物之盜是天地盜萬物也天有五賊是萬物盜天地也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而天地之元氣即以此洩今日之天地不及太古之天地年漸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老氣漸衰也物雖有萬不離五行故曰天有五賊五賊者五行之相克者也土不能克水則世界成澤國矣水不能克火則世界成火坑矣陰陽不相勝則不成天道尊卑不相攝則不成人道能知五賊之所以賊即知五賊之所以昌矣

五行相克曰賊賊者殺機也土克水故無水患水克火故無火災是生機即寓於殺機也君臣上下相制相維君不能制臣而受制於臣何以為國父不能制子而受制於子何以為家能知五賊之不能相無則賊之以道而賊所當賊三盜宜三才安

矣故曰見之者昌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祇是一陰一陽迭為消長不使之有所偏勝天道有偏勝便成天災人事有偏勝便成人禍毒藏於藥良醫必有以制其毒奸生於國聖人必有以防其奸惟其能相克是以能相生也

不獨五行有相克也天下之物無以制之未有不為害者牛之角犬之牙馬之蹏皆能傷人况虎狼乎聖人有以制之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虎狼徧天下而制之無其道是我無以賊彼而彼反得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三

以賊我也能知五賊之所以相賊乃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不可無則不至以姑息養奸矣

多子之母其體必羸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子盜母氣故也生五行者天也盜天之氣者五行也故曰天有五賊

人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殺故曰天有五賊人非萬物不生非萬物不殺故曰萬物人之盜天下之物凡有利於人者即有害於人愚者見其利不見其害智者見其利即見其害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謂五德也因自然之道則五德即為道失自然之道則五德亦為賊能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天地一大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天之元氣發洩太盡則天地必有毀時人身一小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人之元氣發洩太盡則人身必有毀時知其為賊而制之不使過焉則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

五賊在心與荀子性惡之說相似不第欲不可縱即性亦不可縱不第欲不可不節即性亦不可不節總欲人省察此心不使性情之在心者有所妄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四

動以為此心之害耳

心不可妄動知五德為心之賊則當制之而不使竊發矣五德如此况七情乎乃任其一發而不可過乎

五賊在心五賊即五性也在天為五行在心為五性仁之過為愚義之過為刻禮之過為偽智之過為詐信之過為固七情失中則為惡五性失中亦不可謂之善書曰節性謂節之而不使過也孟子曰忍性亦謂忍之而不使過也知五性為心之賊則必有以節之忍之矣

天地一渾沌也自有五行而天地之渾沌鑿矣故曰天有五賊人心一渾沌也自有五性而人心之渾沌鑿矣故曰五賊在心

天有五賊其流極必害於人五賊在心其施行必本於天此天人相因之理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者自然之謂五賊之在心者能率其天性之自然施之於政行之於事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焉則五賊不能爲心害而反爲心用矣所謂執天之行者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盡人事以彌天地之憾也

補遺齋讀經日記上篇

五

不任乎天則五賊之在天者不能爲害於人矣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本天道以救人性之失也不任乎人則五賊之在心者不至有違乎天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天之五賊卽虞書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知五行之爲利而思有以修之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曰恐五行之爲害而思有以防之也心之五賊卽孟子之四端四端在我擴而充之所以期道心之發見也五賊在心逆而制之所以遏人欲之橫流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手是行政而政無不行萬化生身是立法而法無不立非聖人其誰能與於斯

宇宙在手自有天地以來祇有伏羲一人萬化生身自有天地以來祇有周公一人兼而有之者其孔子乎

宇宙在手是要撮合得攏見聖人統一萬國之才萬化生身是要展布得開見聖人因應萬事之妙而其要在執天之行陰謀武力都不濟事

宇宙在手是對於萬國可以操縱自如萬化生身

補遺齋讀經日記上篇

六

是對於萬事可以指揮如意非大一統之聖人其孰能之

兼文之易黃帝之靈樞素問孔子之六經周公之官禮康節之皇極經世皆可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人也天之性不可見於人之性見之人之性卽天之性聖人與天同其性故能與天合其德自賊其性者自棄其天者也性卽周子所謂太極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尙夾氣質之性在內陰符經

云天性人也是天之性即人之性人之性即天之性知天人之性合一而孟子性善之說乃明

人心機也人心之動有善有惡故曰機機者發動之所由聖凡之胚胎人禽之界限皆判乎此於此不講則天性滿而不可以為人矣周子曰幾善惡即太極圖說之所謂陰陽

機之所動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機動於善天下之善皆歸焉機動於惡天下之惡皆歸焉故君子慎動

初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七

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是也心之殺機一動則萬物以之死項羽坑秦降卒是也

人心機也機有藏於心者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是也機有發於事者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藏於心而不可測故謂之陰發於事而有可據故謂之符

陰符經屢言機字人心機也是動靜之機在於心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是動靜之機在於目人能使心不妄動目不妄動其於道亦庶幾矣

天性人也是言天之所賦為性心之本體也人心

機也是言性之發為情心之大用也天性人也是未發之性人心機也是將發而未發之情立天之道是立此天性而使無偏倚以致未發之中以定人也是定此人心而使無妄動以致已發之和有未發之中而後自己發之和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立天之道是就天性人也的天字說以定人也是就人心機也的心字說立是立此性定是定此心性性渾然大中正如植菓如建塔既不偏東又不倚西無外物之誘無人欲之私便是未發之中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八

此之謂能自立其性人心如機器然器機不循其軌而妄動則機壞心機不中其節而妄動則機死心不能不動而又能使之不妄動便是已發之和此之謂能自定其心

天之道雖有陰陽然陰常為陽之主心之機雖有動靜然靜常為動之主天以無為立天之極人以主靜立人之極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動而天性之在人者亦可常存而無失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發殺機如水旱疫癘凶荒之類庶民惟星故移  
星易宿世之亂也箕風畢雨咎應狂蒙其象猶是  
也地發殺機如地震山崩水竭之類滄海桑田故  
龍蛇起陸世之亂也大龍小蛇爭相飛躍其象亦  
猶是也人發殺機如盜賊兵戈之類小則為一方  
之割據大則為全國之競爭近則伏蕭牆之憂遠  
則搆強鄰之釁天地反覆言其禍亂之極而乾坤  
或幾乎息天地猶言上下子不知有父臣不知有  
君兵不知有將民不知有官三綱盡廢四維不張

補過齋讀經日記上篇

九

而人類亦將滅絕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上下  
亂即天地反覆之謂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不中和則犯上作亂勢  
必冠履倒置天地何由而位生靈塗炭萬物何由  
而育

殺機由人發之不能由人收之非順天應人之聖  
人不能平天下之亂而使之定將死之人不遇良  
醫無以獲生也大亂之世不生聖人無以圖治也  
聖人一戎衣而天下定如日出而燭火自息故曰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補過齋讀經日記

老子不忍殺人黃帝則有時而殺人老子云殺人  
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又云代司殺者殺是謂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是老子不忍殺人也陰  
符經則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謂殺人而合乎天  
道非我殺之乃天殺之又云天人殺機合發則萬  
化定基謂殺人而合乎天機非人殺之乃天殺之  
是黃帝有時而殺人也可見黃老所操之術有不  
同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伏謂入之極深如龍之潛蛇之蟄伏於下而不飛

補過齋讀經日記上篇

十

雖也藏謂緘之極固如珠在淵玉在山藏於中而  
不漏洩也性無論巧拙可以使之伏使之藏非智  
深勇沈者不能若巧者使人知其巧拙者使人知  
其拙則淺浮而已故能伏能藏則大巧若拙不伏  
不藏則弄巧反拙

可以伏藏則巧拙皆予人以不測德以陰為大兵  
以奇為神事以密成謀以洩敗伏而後能起藏而  
後能發鶴捕雀獺捕魚貓捕鼠皆先匿其形然後  
一擊而期其必獲巧者不示人以巧故能成其巧  
拙者不示人以拙故不終於拙

三一六八三

能藏其巧則實者虛能藏其拙則虛者實故曰兵者詭道也

此承上文天性人也言之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天有四時惟冬主伏藏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成雖足以見天之性而不足以見天性之本體惟冬令伏藏萬象蕭然而天之眞性見焉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草木之命歸根故當春而發蟄物之命歸根故當春而動宋翁森詩云木落水淨干巖枯迥然吾亦見眞吾天不收藏天性之本體不可得而見人不收藏人性之本體不可得而見其要在於主靜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十二

金能藏則不缺木能藏則不絕水能藏則不竭火能藏則不滅土能藏則不裂其於人也精能藏則不竭氣能藏則不洩神能藏則不滅善於藏神者其人必壽否則死善於藏貨者其家必富否則貧藏之爲用大矣哉

此是孔門心法非獨陰符之言也中庸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非子思之所謂伏乎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非孔子之所謂藏乎今人祇在放之則彌六合上用

功不在斂之則退藏於密上用功不能立天下之大本故不能行天下之達道所以功名事業雖小有成就祇是血氣用事不似聖賢規模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欲使人不得視不得聽也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又欲使己善於視善於聽也此兵機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生而有竅邪即隨竅而生未有竅而無邪者三要口耳目也邪之自外人者目受之耳受之邪之自內出者口傳之故三要者又九竅中之至邪者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十三

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可以動而常主於靜矣

耳目口鼻謂之七竅兼二便而言則竅九也有一竅則有一邪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塞之閉之邪安從生三要耳目口也九竅雖各有邪而三要尤爲引邪之媒蓋邪之府又邪中之至邪也三要可以動可以靜其動靜之機則在心故曰人心機也心主於靜則三要亦與之俱靜而安其常矣心苟亂動則三要亦與之俱動而入於邪矣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小火滅則大火不作大奸鋤則小奸不生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閻人其以此夫

火生於木焚木者火也奸生於國潰國者奸也木盡而火與之俱盡國亡而奸與之偕亡火不生則

木終其天年奸不生則國不虞短命

木中本有火木老則火發而自焚不待火之外來以焚之也國中自有奸國衰則奸起而內潰不待

奸之外來以潰之也外來之患易防內生之患難防知之修鍊則防微杜漸能消患於未萌而使之

神道潛讀陰符經日記上篇

三

不發非知幾之聖人孰能語此

火生於木不在大也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奸生於國不在多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非知幾者不能

防之於早見之於微故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奸生於國昧者不及覺也及時有可乘而凶穢乃

大肆矣如水之潰而不可壅遏如癰之潰而不可救療故曰時動必潰聖人知其然也防於未潰之

先奸者無所售其奸潰者亦不至於潰矣所謂知之修煉者如此

中篇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仍以受之天地者還之天地氣盡則死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然冬之殺所以為春之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有生

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之生氣萬物受之以生天地之殺氣萬物受之以殺是生萬物者天地也殺萬物者亦天地也

此理勢之自然而不可易者故為道之理

機當生天必生之故春花必發機當殺天必殺之故秋葉必凋非天生之道生之也非天殺之道殺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中篇

十四

之也然又曰道之理何也天之生物以漸殺物亦以漸故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者漸漬而不

速之謂陽生陰殺陽以漸而長陰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生陰以漸而長陽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

殺陰陽之氣各據其偏勝而萬物之生殺莫能遁焉故曰道之理也理謂條理即陰陽消長之秩然

有序者

生不遽生由殺而生生之極則為殺殺不遽殺由生而殺殺之極則為生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三一六八五



當生而生非我生之乃天生之當殺而殺非我殺之乃天殺之生殺在天我無與焉可謂用之至公矣生如天生則生而不以為恩殺如天殺則殺而不以為怨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已矣馬用殺人之殺非絕其生機而使之死乃蓄其生機而使之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殺之正所以生之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育生嚴霜大雪草木為凋天之殺機仰物之生機也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神聖讀經待經中篇

五

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之為生殺之亦為生元亨誠之通以生之者生之也利貞誠之復以殺之者生之也天道不能育生而無殺聖道不能育賞而無罰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生萬物者天地殺萬物者亦天地故曰天地萬物之盜養人者萬物害人者亦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為人所用萬物即為人所殺故曰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萬物人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人不知也人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雖殺之而不使之知故曰盜

天地萬物之盜天地無心也萬物人之盜萬物無心也人萬物之盜則有心心得其正則天地位萬物育是有功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聖也心失其正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有害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盜也

神聖讀經待經中篇

六

爾人之視萬物者重則萬物之盜人也不輕人之求萬物者多則萬物之盜人也不少老子云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知非萬物無以養人之生不知非萬物無以速人之死故智者貴己而賤物愚者忘身以殉物

天地以萬物為芻狗人亦萬物中之一物天地視之亦芻狗耳自人妄自尊大謂天生萬物皆以為人於是戕賊萬物而不恤非天地生人之心矣故人為萬物之盜

萬物之中以人為最靈亦以人為最毒天地閉萬

物絕祇在人一念之私天地位萬物育祇在人一念之公

主張性善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聖人主張性惡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盜跖陰符經云人萬物之盜與荀子性惡之說將毋同

天有五賊見得天之性已有不善與孔子繼之者善之說異矣五賊在心見得人之性已有不善與孟子性善之說異矣蓋反覆天地狀言萬物其罪祇在於人故一言以蔽之曰人萬物之盜其詞激其心苦矣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中篇

七

既云天有五賊又云萬物人之盜可見人生斯世無一口不與萬物爲敵亦無一物不與人爲敵以一敵萬其勢常處於不勝危乎危乎惟知幾之士有以防患於未萌身處萬物之內神遊萬物之外庶可全身而遠害

人知人爲萬物之靈不知人爲萬物之盜不獨下愚爲盜卽上智亦未始非盜舉天下之爲君爲相爲官爲長爲士爲農爲工爲商之人無一而不有盜心有盜行天地者盜賊也萬物者盜賊也有小才則爲小盜有大才則爲大盜自天地生人而天

地爲之不位如子之盜其父母也自人與萬物並生而萬物爲之不育如兄弟之相盜也三盜之中以人盜之害爲最巨自非大聖烏能跳出盜圈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哉雖然盜亦有道人於萬物苟能取以義用以禮則盜得其宜而無害其爲盜矣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天地又盜萬物之氣而使之殺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萬物之生自然而生非天生之道生之也萬物之殺自然而殺非天殺之道殺之也天之盜萬物未有不宜者然亦有宜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中篇

八

有不宣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聖人參贊位育則天地之盜萬物之盜皆得其宜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有其時非其時而食則病動維厥時非其時而動則危先時者如婦人半產後時者如旅客夜行智者因時愚者背時時哉弗可失也

萬物所以養人然失其時則以養人者害人是萬物者人之盜也不時不食則百骸得其養而萬物不能爲人害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陰符經多說機字人心機也是機之動於心者機在於目是機之動於目者天發殺機是機之動於天者人發殺機是機之動於人者君子得之固躬是君子善盜此機小人得之輕命是小人不善盜此機動其機萬化安非知幾其神者不足以語此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制天下之巧者拙困天下之智者愚勝天下之勇者怯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通達萬變大人之心也神之神也純一無偽赤子之心也不神之神也不失其赤子之心為大人此

神道靈驗符經日記中篇

九

之謂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至變者也所謂生物不測者也不神之神不變者也所謂其為物不貳者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此神之神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

威此不神之所以神也人知之者便是神之神人不知者便是不神之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百戰百勝神之神也不戰而屈人之兵不神之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大小謂陰陽易小往大來為泰大往小來為否日

陽之屬也大也月陰之屬也小也陽主生陰主殺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以生之者生之陽之為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以殺之者生之陰之為也日月相推而明生日月有數也寒暑相推而歲成大小有定也聖人與日月合其明與陰陽合其德生之而人不以為恩殺之而人不以為怨聖功於此生神明於此出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神道靈驗符經日記中篇

三

地所盜人不知萬物之何以能盜人而人竟為萬物所盜萬物不知人之何以能盜萬物而萬物竟為人所盜此皆出於理勢之自然盜者不自知為其所盜者亦不自知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知天地之能盜萬物也則以為天地所盜者轉而盜之天地則天地能生我而不能殺我矣君子知萬物之能盜人也則以為萬物所盜者轉而盜之萬物則萬物能養人而不能害人矣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雖欲盜天地盜萬物而盜之不以其道是以為天地萬物所盜不免於妄

作之凶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將爲善必有可以爲善之機君子陰竊此機以爲善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將爲惡必有可以爲惡之機小人陰竊此機以爲惡天下莫能見莫能知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雖陷於刑辟而不自覺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竊爲善之機以爲善如時雨潤苗欣然向榮也故固躬小人竊爲惡之機以爲惡如飛蛾撲火自速其死也故輕命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中篇

三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作好事要審機做壞事亦要審機君子盜其機以爲善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好事做成小人盜其機以爲惡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壞事做成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此爲善之機不特有益於人且有益於己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此爲惡之機不特有害於人且有害於己故曰小人得之輕命得之謂得機也天下祇有君子小人之兩途君子居官則利民小人居官則害民君子典兵則衛民小人典兵則擾

民君子小人無一事不相反及其終也利人者恒自利故君子得之固躬害人者恒自害故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得其機足以自固其躬更足以固萬姓之躬小人得其機足以自輕其命更足以輕衆人之命君子得之其利如此小人得之其害如彼用人者慎諸

小盜盜貨大盜盜國拙盜盜人巧盜盜天

兵機爲君子所盜則伐暴救民不特自固其躬並可以固人之躬兵機爲小人所盜則殘民以逞不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中篇

三

特自輕其命並可以輕人之命

兵機爲小人所盜雖禍機未發而國家之隱患已伏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及其觀釁而動一夫作亂響應者徧全國焉而國之大命傾矣秦之命不革於劉項而革於陳涉明之命不革於滿清而革於獻闖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陰竊爲惡之機以爲惡色緣湊巧便思鑽穴踰牆財緣湊巧便思探囊肘篋如潰堤之水遇物而必溺如乘風之火遇物而必焚在小人方自以爲得計不知始於害人終於害己買買然入於死

地而不自覺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盜此機以殺人其終歸於自殺自古未有不  
知命不安命而不死於非命者

下篇

善者善聽善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

有所短者必有所長有所棄者必有所營博而寡  
要不如專而能精五官並用必無一官得用萬歲  
皆通必至一聚不通老子云少則得多則惑

神遊齋讀經日記下篇

三

用心於聽善者亦聽而不聞不用心於視善者亦  
視而不見聽在耳視在目而所以視聽者在心心  
之思不精則耳目之用不靈

善者絕目之利以專於聽故善聽善者絕耳之利  
以專於視故善視精誠所至有感斯通善者能聽  
人之所不能聽聽於無聲善者能視人之所不能  
視視於無形絕利一源則一人之聰明足以敵十  
人故曰用師十倍三反晝夜則一人之聰明足以  
敵萬人故曰用師萬倍三反晝夜即朝於斯夕於  
斯之謂

獨學無偶不聾之弊日日讀書庶幾而不聾乎深  
居簡出不聾之弊日日見客庶幾而不聾乎

絕利一源三反晝夜祇是要人專心致志夜以繼  
日功夫自然長進祇在浸不在猛猛者進銳退速  
浸者日變月化亦如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用  
師十倍是能收十倍之效用師萬倍是能收萬倍  
之效

神遊齋讀經日記下篇

三

一人之力不能敵十人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故  
曰吾能鬪智不能鬪力用師十倍是一人之智足  
以敵十人也用師萬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  
也蓋聰明之為用大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是善念之生死是良心之死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心當嗚蹴弗受有羞惡之心此善念之  
觸於物而生者也見色而起淫心見財而起盜心  
此良心之溺於物而死者也其機之發則皆在於  
目孔子所以非禮勿視老子所以不見可欲也  
心因物而生亦逐物而死心生於物者心機之動  
也動而不得其正則入於死地而死於物矣心生  
於物謂妄心之生死於物謂良心之死其生其死

雖由於心而其機則在於目

心要生又要死無必無固魚躍鸞飛心之生也無  
意無我鑑空衡平心之死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  
自源頭活水來心之生也神心已作黏泥絮不逐  
東風上下狂心之死也存天理心要生去人欲心  
要死大學能慮能得是心生能定能靜能安是心  
死

道心生則人心死人心死則道心生必能將貪心  
伎心淫心癡心妄心一齊死盡然後道心乃有發  
見之時張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死心漢即是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神仙種子道家之修養如此儒家之存養亦如此  
莊子云哀莫哀於心死是言良心不可以死也張  
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是言妄心不可不死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天之殺機也冬之殺所以為春之生是  
生機即寓於殺機也故無恩而大恩生聖人辟以  
止辟刑期無刑亦若是而已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無心於仁萬物故萬物無不被天  
地之仁聖人無心於仁萬民故萬民無不被聖人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

之仁若有心於為仁則其仁有不徧矣故曰天之  
無恩而大恩生

天有時和風甘雨亦有時迅雷烈風天威所及則  
萬物向榮國威所及則萬民向化百生無殺不足  
以為天道有賞無罰不足以成治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是天有大恩於萬物而天不  
自知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是萬物受大恩於天  
而萬物不自知也照照哉

迅雷烈風天之無恩也莫不蠢然大恩生矣殺一  
人而億萬人免於殺刑一人而億萬人免於刑殺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機即生機也故陰符不獨為兵家之書亦為法家  
之書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性即仁義禮智之性陰符之性餘即中庸之盡性  
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則可以參贊化育仰不  
愧俯不作樂可知矣

餘於性則樂餘於情則苦矣性而廉則靜性而貪  
則動矣

凡性情狹隘之人事稍拂意便憂悶欲死烏能樂  
性餘者此心空空洞洞綽有餘裕是性之樂由於

三一六九一

性之餘也凡性情貪鄙之人如蠅慕羶如犬逐臭雖忘身殉欲而不辭烏能靜性廉者此心乾乾淨淨淡然無欲是性之靜由於性之廉也

自然之道靜至靜則道得矣何以能至靜由於性之廉也所取之數多則性貪而好動所取之數寡則性廉而至靜廉靜無欲身以此修國以此治其於用兵也何有

廉靜無欲而後可以用兵廉則公貪則私也因爭城爭地爭權爭利以殺人則私而已矣其終未有不自殺者

補遺齋讀經日記下篇

毛

廉者無求無求故靜廉者無欲無欲故靜好貨好勇好色豈得為廉豈得為靜乎爭權爭利爭地爭城豈得為廉豈得為靜乎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哉乾元天之所以為私也萬物資始則以所私者公之於物而天之用著矣乾道變化天之所以為私也各正性命則以所私者公之於物而天之用彰矣譬如父祖之精神私也傳精神於子孫則私而公父祖之財產私也均財產於子孫則私而公人之生各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各得天地之氣

以成形亦猶是而已以天之賦於物者言之天之至私物之至公也萬物各有一太極也以物之受於天者言之物之至私天之至公也萬物體統一太極也以天之私成萬物之公天之所以為天也以己之私成天下之公聖之所以為聖也未有無私德而能有公德者故無私則無以成為公藏之身者為私出身而推之家推之國與天下者為公宰之大者為私由天而運行四時變化萬物者為公猶今人所云私德公德是也無私則無以成公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補遺齋讀經日記下篇

天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以儒家之學說解之則一言以蔽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已藏諸身者私也推而及於家國天下者公也

天無私所私者萬物而已然福善禍淫則至公聖人無私所私者萬民而已然賞善罰惡則至公非公無以善其用非公亦無以神其用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於萬物有生即有殺於生殺見天之至公聖人於萬民有賞即有罰於賞罰見聖人之至公若有生而無殺天之用窮矣有賞

而無罰聖人之用窮矣

天以生物為心亦似有私於物者然福善禍淫則公聖人以愛人為心亦似有私於人者然彰善癉惡則公譬之用兵與士卒同甘苦視部曲如手足私也而功必賞罪必罰則公私者生機仁也公者殺機義也

天有不測之風雷聖人有不測之喜怒有春無冬則無歲功有賞無罰則無國法天之宰萬物者惟公聖人之宰萬事者亦惟公故曰用之至公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完

同中國用之至公也平天下之要盡此矣

天之至私是愛物之仁生機之所發也用之至公是成物之義殺機之所伏也

堯舜不禪朱均周公之誅管蔡非至私而用之至公乎

禽之制在氣

制人者以氣自制者亦以氣制人者養浩然之正氣直為壯曲為老也自制者除一身之客氣志宜持氣勿暴也制目之氣則不妄視制耳之氣則不妄聽制口之氣則不妄言制身之氣則不妄動曰

克己以克之者制之也曰寡欲以寡之者制之也曰忍性以忍之者制之也曰操心以操之者制之也人之所以制人者氣所以自制者亦氣故曰禽之制在氣

禽之制在氣何謂也禽之所以能制禽者氣之盛也禽之所以受制於禽者氣之衰也氣盛則小能制大氣衰則大見制於小賈誼云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圍於一縣之眾其為執事者羞之法之大不過中國一大省越南之役中國乃敗於法日本之大亦不過中國一大省朝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鮮之役中國乃敗於日鼯鼠殺象蜈蚣不能豈在大哉亦在乎氣而已矣

寫筆之擊非制物以氣乎龍蛇之螫非自制其氣乎故曰禽之制在氣

餘於性則樂役於氣則苦故曰至樂性餘廉於性則靜優於氣則動故曰至靜性廉所以消吾之性而使之不樂者氣也所以撓吾之性而使之不靜者氣也欲養其性先制其氣故曰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之生死物之生死行軍之生死未有不互為其



根者

心之爲物也不翼以飛不脛而走倏出於九天之上倏入於九地之下此之謂神之神人之所得而知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如龍之潛而勿用如灰之死而弗然如冬日之木生氣歸根花葉不可得而見如卵中之雛生機內斂羽毛不可得而窺此之謂不神之神人之所不得而知也心生於物於神之神見之而生即爲死之根心死於物於不神之神見之而死即爲生之根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人而千萬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在所當誅而元惡不宜輕縱

老子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人謀生之念過切往往入於死地而不自覺是其所以求生者乃其所以速死也故曰生者死之根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齊物論篇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知北遊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徒孰知其絕又云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此皆言生死互根與佛氏輪迴之說相似

列子云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之所生者物也生生者所以生物者也物雖死而所以生物者不死故物已死尙能使之復生如腐草之爲螢也朽瓜之爲魚也久竹之爲青寧也夫草木猶能變化而况有血氣知覺之靈者乎由是以觀天下之物其生者無不死其死者亦無不生可知矣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雖然腐草之爲螢也不得謂草爲未死也朽瓜之爲魚也不能謂瓜爲未死也久竹之爲青寧也不得謂竹爲未死也譬之人死而生蟲蛆不得以有蟲蛆而遂謂人爲未死也然則死而不亡者固別有在矣

臨敵畏死何以得生故曰生者死之根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曰死者生之根善用兵者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

愚生於害害生於恩昔日爲恩今日爲怨此張陳所以凶終也昔日爲怨今日爲恩此平勃所以交懽也以利交者恩轉爲怨以義合者怨化爲恩

有罪者誅則無罪者知所懲是恩生於害也無功而賞則有功者無以勸是害生於恩也

除稂莠以安苗是恩生於害縱虎狼以食人是害

生於恩

父師之教嚴則能約束子弟將帥之教嚴則能約束兵丁長吏之教嚴則能約束僚友恩生於害也過於寬縱則姑息養奸矣是害生於恩也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此以夫婦言之而知其

害生於恩也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此以君臣言之而知其害生於恩也

害不足畏化之則害轉為恩故恩生於害恩不可

恃狙之則恩轉為害故害生於恩

知恩生於害則當受辱而不怨知害生於恩則當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受寵而若驚

齊桓之有霸心生於苞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晉文之有霸心生於驪氏恩生於害也沃土之民

多不材世祿之家鮮由禮害生於恩也

知恩生於害則受一分害即受一分恩何怨之有

知害生於恩則受一分恩即有一分害何喜之有

知害生於恩即不可受人之恩知恩生於害即不

妨受人之害

知恩之可以生害不獨不可受小人之恩並不可

受君子之恩寧使人受我之恩勿使我受人之恩

與虧處便是占便宜處故曰恩生於害占便宜處

便是與虧處故曰害生於恩

老子云將欲欲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張之強

之興之與之所以為恩也也張而欲由強而弱山

與而廢由與而奪則以恩之者害之矣此之謂害

生於恩

生於憂患是恩生於害死於安樂是害生於恩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是害生於恩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是恩生於害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四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地文理是有定時物文理是無定天地文理是

死數時物文理是活機故愚人以天地文理為聖

我以時物文理為哲也

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者

夏不知其為熱冬不知其為寒山不知其為高水

不知其為深萬眾一心戰必勝攻必克故不以知

天地之文理為聖而以察時物之文理為哲也

以兵法言之知天地之陰陽識山川之險易是知

天地之文理也知敵情之強弱識民心之向背是

知時物之文理也知天知地易知已知彼難

今有人於此神遊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而於一身  
一家之事未能措置謂之為哲可乎又有人於此  
具世界之知識而於本國之國情反如水底撈月  
霧裏看花謂之為哲可乎故不以天地文理為聖  
而以時物文理為哲也

天有躔度地有方域皆可推測而知惟時物文理  
則變化靡窮非知幾者不能燭於事先非知道者  
不能時措咸宜識時為俊傑時中為君子同一物  
也而時有不同則所以處此物者亦不同故曰時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善

物易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是也知物之各有  
其時即知處物之各當其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於時物文理能豁然貫通者必於天地  
之文理亦有默契矣故不以天地文理為聖而以  
時物文理為哲

讀書辦事有一定規則是之謂文有一定次序是  
之謂理若雜亂無章便是文理工夫尚有欠缺不  
得謂之哲

知時物之文理便是萬化身身知天地之文理便  
是宇宙在手伸尼惟能祖述憲章然後能上律下

養聖人既自得於時物文理則天地之文理不在  
天地而在我矣故能與天地參

無父則糊塗矣無理則凌亂矣能將時物文理四  
字做到便是絕世聰明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  
以一國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官舉其職士修其  
學農工商賈勤其業則一國之文理彰矣是為國  
之哲以一家言家法嚴明家業振興父子兄弟  
兄弟弟夫夫婦婦則一家之文理彰矣是為家之  
哲以一身言仁義禮智根心生色內外未交修  
並進則一身之文理彰矣是為身之哲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善

文是辦事之規則理是辦事之手續顏子為邢法  
乎四朝成周制禮監於二代此時物之文也知先  
後之序識輕重之宜如梳亂髮其結自開如治亂  
絲其禁自解此時物之理也文理二字非明哲何  
能做到

文理二字可以光明正大四字釋之以光明之心  
行光明之事一切陰謀詭計都用不著以正大之  
心行正大之事一切犯上作亂都用不著如此則  
事事皆文明事事有條理謂之哲也亦宜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

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以愚處聖是以聖爲士人木偶也智爲三達德之一又居三達德之首不智則無以爲仁無以爲勇孔子以大智稱舜乃真智也以如愚稱回非真愚也故曰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

以愚處聖如老子之絕聖棄智是也不知君子盛德容親若愚而於時物文理未嘗不用吾察焉一物不知不得謂之文矣一物失所不得謂之理矣中庸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先能明而後能強一身如此一國亦然老子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以愚民爲政策也陰符經云我以不愚處聖是以開通民智爲政策也黃老之所見固各別矣

老子尚柔陰符用剛禽之制在氣便是用剛老子尚愚陰符用明我以不愚處聖便是用明然剛與明皆自靜中養出則又與老子同故曰自然之道

靜

兵不厭詐有正有奇奇可暫不可常以正爲常而偶出於奇者勝以奇爲常而不軌於正者敗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索隱行怪聖人弗爲庸言庸行外無學問達道達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德外無事功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其神之神索隱行怪也不神之神依乎中庸也愈腐朽愈神奇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奇之病亦生於愚惟其愚是以奇總因見理不明耳好奇是賢知之過其終則歸於愚

皇古之治其病在愚雜霸之治其病在奇皆不宜於今之世故聖人弗取

愚者無用奇者難用愚者如馬勃牛溲奇者如巴豆砥霜修己者必不得已寧爲其愚勿爲其奇用人者必不得已寧用其愚勿用其奇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

今中國愚人多而奇人亦不少有一奇人則百千萬億之愚人皆爲其所惑而爭趨於行險僥倖之一途聖人治天下使愚者不愚則奇人無所施其技矣使奇者不奇則愚人皆得遂其生矣

愚是不及奇是太過以時物文理哲便是君子而時中

人生大病曰愚曰奇不通文字不讀詩書農工商賈無一營耳目心思無所用蠢蠢而居嬉嬉而遊謂之渾沌之民言不衷諸聖行不準乎法厭稻梁而餐玉屑趨蠶叢而棄康莊人面有豺狼之心白

三一六九七

盡現魑魅之形此之謂奇衰之民民之愚者往往受害於人民之奇者亦往往自害其身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子弟不讀書不悅學便不免愚之病舍正路好異說便不免奇之病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今中國西北之人其病在愚東南之人其病在奇總之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蒙蔽自治其病在愚南北分裂其病在奇長此不改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陰符經說一愚字是為天分低的人指出病根說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美

一奇字是為天分高的人指出病根能去愚字之病而後可以言守舊能去奇字之病而後可以言維新否則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頑固者其病在愚開通者其病在奇此兩種人皆足以亡國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日日辦事而心不為事所動日日接物而心不為物所動始是真靜固非遺棄事物以為靜也

自然之道靜戶雖動而樞常靜車雖動而軸常靜

象尾動而北辰常靜萬象八卦甲子動而道常靜事有萬變而聖人之心常靜暗室屋漏中固靜千軍萬馬中亦靜知靜之所以為道則知靜之所以為符矣

心不可妄動身不可妄動事不可妄動兵不可妄動如此而後合於至靜之道

天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得春以生得秋以成萬物芸芸天之元氣洩矣是五行為天之賦也非冬令閉藏則天氣之既洩者不得少息而天之氣有時而竭朝而修業晝而講貫萬慮憧憧心之元氣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

耗矣是五德為心之賦也非夜氣之養則心氣之既耗者不得少息而心之氣有時而竭故曰自然之道靜

天地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自靜中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聖人以自然者成萬事萬事自靜中成而不知其所以成雖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亦祇是從無聲無臭中做出中庸末章全是發明此意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明明謂之不顯不必解為豈不顯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掀天揭地事功皆從無聲無臭做出此之

謂聖功此之謂王道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陰勝陽以浸陽勝陰亦以浸易姤之彖曰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至遯之彖則曰小利貞浸而長也  
謂二陰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陰長於下則三陰之  
否四陰之觀五陰之剝六陰之坤皆以漸而進也  
浸也易復之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至臨之彖則  
曰剛浸而長謂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陽長於  
下則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  
皆以漸而進也浸也易中祇臨遯二卦聖人說出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一

兩浸字與陰符經所說浸字可以互相發明

家中有一壞人便漸漸教出許多壞人家事必因  
之而壞國中有一壞人便漸漸引用許多壞人國  
事必因之而壞其禍根祇在浸

生者死之根非遽死也死於浸死者生之根非遽  
生也生於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  
矣家之興替國之強弱天下之治亂亦無不由於

浸

老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急則敗矣陰符  
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則勝矣速成者不

堅急走者多顛故大器晚成

凡事要徐徐進行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久之自有  
效驗磨鐵可以成鍼覆土可以為山其工夫祇在  
浸

不論如何難辦之事從容措置無有措置不了的  
不論如何難處之人和緩對待無有對待不了的  
其工夫全在一浸字故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陽勝陰陰勝陽祇是浸

君子幹好事小人幹壞事都不外一浸字乾之初  
復也潛龍勿用陽之浸也坤之初姤也履霜堅冰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三

陰之浸也

易道尊陽而黃帝則用陰孔子云吾未見剛而老  
子則用柔天地間道理無窮不可執一而論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譬如一鍋涼水置之火上  
漸有熱氣又漸漸而熱漸漸而大熱漸漸而極熱  
而陽勝乎陰矣又如一鍋熱水置之地上漸有寒  
氣又漸漸而寒漸漸而大寒漸漸而極寒而陰勝  
乎陽矣其所以能相勝之故祇是浸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亦祇是  
浸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祇是防之於早辨之於微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陰陽之相推也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化之一端化者變之全體自然而變自然而化變所當變化所當化故曰順者有一毫安排一毫勉強則不順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瓜熟蒂落自然之道也有一分安排一分勉強則非道矣掀天揭地事功從無錢無臭中做出今人遇事不是安排便是勉強全與自然之道相違背

補遺齋讀經卷下篇

聖

如婦人胎產設殺催生之藥往往倒養橫生發生危險因而制之者制勉強之心而因其自然制躁動之心而歸於鎮靜中庸末篇莊子應帝王篇無非發明此旨

自然之道即至靜之道也因而制之者制之而不使妄動也制一己之心使不妄動則一身太平矣制一家之心使不妄動則一家太平矣制天下人之心使不妄動則天下太平矣有以制之則無以制之則動安能取放任主義而毫無限制也哉能制藥之毒者醫之良也能制馬之劣者御之良

也能制木之曲者工之良也聖人能以一靜制萬動而使之歸於靜故殺機無從而生若官不能制民將不能制兵中央不能制四旁號令不出國門天下未有不亂者然所謂因而制之者制之以道非制之以術也若違自然之道則專制矣

五行以相制而後能相生萬物以相制而後能相存萬事以相制而後能相維制之者殺機也制之而因於自然之道三盜宜三才安矣

因而制之以制勉之制言則能除萬世之害以制作之制言則能興萬世之利如此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矣

佛藏齋讀經卷下篇

聖

此制字即商書以禮制心之制商書之所謂禮即論語之所謂矩以禮制心則心不妄動及其動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矣

所謂因而制之者因自然之道以制此心而使之不動也不動心有道乎一制字即不動心之訣始則強制之而使之不動終則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心不死則不生先求此心之死而後能妙此心之生寂然不動自能感而遂通而萬象八卦甲子皆從此生矣

以己之靜制己之動是自制之法以己之靜制人之動是制人之法所謂因而制之者如此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聖人之心常靜靜之極鬼神不能測其機鬼不能窺其藏律歷所不能契而況於人乎

聲之動而後有律氣之動而後有歷造律者因人之聲以推之治歷者因天之氣以推之雖有師曠不能造無聲之律雖有羲和不能治無時之歷道無聲故律不能契道無氣故歷不能契微乎微乎制人易自制難因而制之者即制此心使不妄動

和齋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

而歸於靜也靜之至則有以極夫無聲無臭之妙而為律歷之所不能契矣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爰有奇器數句是說聖人用陰符之妙奇器者即至靜之心也心一團血肉耳而萬象八卦甲子鬼神陰陽皆從此生有天地之萬象有人心之萬象有天地之八卦甲子有人心之八卦甲子有天地之鬼神陰陽有人心之鬼神陰陽器之奇莫奇於此矣

補遺齋讀陰符經日記

奇器者天地萬物之母也萬象八卦甲子皆不外乎陰陽勝陰為神陰勝陽為鬼能察神之機而謹之又謹能法鬼之藏而密之又密則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而吾心乃與之默契矣此之謂陰符

爰有奇器有儒家之奇器有道家之奇器有兵家之奇器不一器讀者當自得之

奇器非他即道之至靜者也道有陰陽而此器為陰道有動靜而此器為靜非陰無以為陽非靜無以為動至靜則至陰矣萬化皆從此生故曰奇器

和齋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謂太極器謂兩儀易形下之器合陰陽言之陰符之奇器專以陰言之爰有奇器即中庸之所謂隱是生萬象八卦神鬼陰陽即中庸之所謂費陰陽雖相勝然必以陰為主以陽為客常處於至靜而不妄動則所謂奇器者不在天地鬼神而在我矣  
有此器則千器萬器皆從此生譬如有一最大機器便能造出無數小機器是此器者眾器之母也故曰奇天地有此奇器故能生萬物聖人有此奇器故能應萬變



老子以兵為凶器聖人用之則無凶非吉黃帝以兵為奇器聖人用之則無奇非正

我以不奇期聖人無奇也而用兵則未嘗不奇假令黃帝生於今日不能以弓矢破蚩尤湯武生於今日不能以戈矛勝桀紂世運愈變而愈奇機械亦愈出而愈奇快槍快礮飛艇潛艇之屬今日之所謂奇安知他日不更有奇於此者故曰爰有奇器

爰有奇器乃天然之奇器非人為之奇器人為之奇器所謂人知其神之神也形下之器也天然之

神道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

奇器所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形上之道也

天然之器奇人為之器有奇有不奇以人身言九竅之邪九竅之奇也望遠之鏡非奇而曰為奇留聲之機非奇而曰為奇以萬物言鳥獸之一羽一毛草木之一花一葉無一非奇人為之器之奇所謂人知其神之神也天然之器之奇所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八卦亦器之奇者在天之八卦固奇在人之八卦尤奇自強不息乾之奇器在我矣厚德載物坤之奇器在我矣思不出位艮之奇器在我矣朋友講

出兌之奇器在我矣恐懼修省震之奇器不在我乎申命行事巽之奇器不在我乎常德行習教事坎之奇器不在我乎以繼明照於四方離之奇器不在我乎所謂有人心之八卦者如此

八卦不外乎陰陽對待之八卦是陰陽之相勝流行之八卦是陰陽之相推  
神者陽之動故曰機鬼者陰之靜故曰藏陰符經七機字所以制陽之動也兩藏字所以葆陰之靜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藏其心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藏其性皆欲陰之勝陽而不欲陽之

神道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聖

勝陰此之謂陰符

顯諸仁是神機藏諸用是鬼藏惟其能藏是以能顯惟其能鬼是以能神  
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其術維何浸而已人往往喜動而厭靜動多一分則靜少一分今日制此心而不使妄動明日制此心而不使妄動日日如此此心自有靜時神有機而吾不輕發之鬼有藏而吾能謹守之寧為陰不為陽寧為靜不為動則陰常勝陽靜常勝動矣

今人黨派林立其黨綱則是而黨見則非此皆有

神機鬼藏竊陰符之機以爲惡所謂小人得之輕命者也慎勿爲其所愚

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機之動者神爲之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藏之密者鬼爲之也不能爲鬼之藏必無以妙神之機故貴乎陰符陰符者以陰爲符也符乎陰則符乎至靜之道矣

天之道陰陽虛之矣萬象一陰陽也八卦一陰陽也甲子一陰陽也鬼神一陰陽也知陰陽相勝之術則有以默契夫至靜之道而萬象八卦甲子神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五

機鬼藏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觀萬象八卦則知無物非道無物非陰陽觀甲子則知無時非道無時非陰陽陽之所以爲陽者謂之神陰之所以爲陰者謂之鬼昭昭乎進乎象者言道之用雖顯著於象而道之體仍寓於至靜而無象之可名也夫是之謂陰符

廣成子疏畧序

嘉靖癸亥春正悟天地橐籥之旨撰中說嘆中由堯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述中庸後無聞焉曰主敬曰先知不特第二義去中遠矣千餘年間豈無深探洙泗之源者乎何見殊也暇語淡泉鄭公曰正德庚辰從百可圍游師友英賢極一時之選子武胃劣童耳蒙與進頗嗜詩書者矣猶不廢學夫啓子心直邈執中之傳何幸乎鄭公曰先吾板翁能知子子弗及也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孔生存學尤敏也子憬然悟欲求義黃以上之學渺不可得世豈無廣成子之

學山

廣成子疏畧序

一 王生

巨號

儔乎有則子當師之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于昭慶談玄出中說以質曰此世教法順焉爾矣子異此義黃來逆數也廣成許由緒視治功脩身惟急更創天地教外別傳逆轉為出世之學堯不得而聞也魏伯陽後無傳焉鍾呂子不能知也不冲舉而尸解豈形神俱妙乎皆鬼也非仙也烏得為長生子奇之邂逅行不及深扣夏孟同年方十洲兄寄子廣成子解范東明訂者閱之喜甚足慰子求師之心殆精神感召乎按廣成子黃帝師之聞至道其問答語載莊子在宥篇蘇東坡取為解晁景迂序之見文獻通考解雖

晦表章甚高蓋寤寐廣成游羲黃之上超卓之見也袖思月餘始克援筆要惟守一故不外中道德南華冲虛參同契皆本此萬世玄學之宗祖也悟之誠可冲舉非結胎出神之術黃帝師之宜哉以故後有陰符素問之篇傳而能習也十洲兄簡曰徐龍陽固奇矣以廣成子之意推之可燭焉蓋少之也欲勉進子于廣成子之儔何厚乎予想天地大矣異人何代無之特舉業盛行科第耽炫有亦隱埋姓名渾于窈冥昏默之中而如愚似醉安可察乎予疏未知是否欲就質于廣成子之儔無見也梨印寄十洲兄以謝

廣成子疏畧序

二

教愛之自武林山水之會四達之遠仙靈游集之藪十洲兄好道過予如有遇焉不靳報予子即泛扁舟拜扣請教噫歲月剝那邯鄲憂短寧不急求出世之學以延餘生可乎不然負此天付聰明泯沒塵勞耗散元神同歸于土化為異類而獲罪于天矣矧今天開玄運統一義黃甲子中元謂有八百地仙出幸其時也可自棄乎必有廣成子之儔鑒予下忱以教予予日望之序不盡疏疏不盡言言疏畧以續解徐名夢易方名九叙同浙人疏中姓名皆直書帝師前不敢諱也是歲端午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廡撰

廣成子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帝稱黃黃精之君土德王也詳見史記廣成子一曰力默子也治易屯蒙運行日月隱居空同山黃帝立為天子至尊矣十九年令行天下治久化敷矣廣成能聞好道求師左右揚也空同往見重道輕身不自滿也先食粒民司天育物致和調燮也

學山

廣成子疏畧

巨號

此始問云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而汝也後凡言而汝皆指帝言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天地陰陽之類是也質迹也殘餘也欲問與官迹之餘也廣成以而汝稱帝且以帝外身求道道之粗非道之精故少之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蓋以荒矣

荒耗也雲氣不族而雨陽易洩生意微也草木不

黃而落陰太縱殺氣盛也日月陰陽之精也陰陽垂光左耗也豈治微乎所以進之也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佞口才也心指所欲也翦翦猶瑣屑也斥所問為佞而拒不語也帝好道受言退自修省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退往見回也捐天下靜不煩也築室席茅專而朴

廣成子疏畧

二

也閒居三月久靜也所以齋戒也南首臥自適也忘勢也殆以偃試乎順下風膝行進再拜稽首執禮愈卑也今問治身知要也非始問比殆退省有進歟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

蹙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至道可語也人皆知治身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蘇軾曰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其受道豈始於此乎王生文祿曰疑之是也天命率性人同此道也空氣勝則迷克盡客氣則見故又曰吾

觀帝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善悟哉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其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至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道無極而太極也精  
純粹精也原其初也極猶致極也要其止也至道  
之精始問也迷而申言窈窈冥冥太虛也隨言其  
極昏昏默默致虛極也後曰入于窈冥之門可見

大明亦太虛一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

大廣庚子疏畧

三

此長生要語也神者性命之根太虛之靈氣也乾  
坤闢闢之元父母交感之意故岐伯曰兩精相搏  
謂之神神內存曰抱靜常存曰以形正而曰將自  
弗助也視聽兩無靜也靜者太虛之體也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形神一也由昏默以入窈冥乃一章  
大吉無視目無見也無聽耳無聞也抱神以靜心  
無知也無勞形無為也所以閉外也無搖精無慾  
也所以慎內也清者靜之澄也必靜與清不特以  
之而又必之決之也慎內內不出外外包內也抱  
神也閉外外不入內內包外也守形也長生形神

俱妙也合外內之道也多知戾無知損心也內外  
繫而形神離敗壞而不長生也皆反覆詳勉帶也  
惟思多知知識也大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  
子曰無知也即窈冥昏默云

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  
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至陰之原至陽也至陽之原太虛也陰陽互根也  
以原陽之神煉至陰之質而復太虛之體由昏默  
以遂于大明之上而入于窈冥之門應前窈窈冥  
冥云遂專往也入深造也至推極也曰遂曰入曰

大廣庚子疏畧

四

至一神為之也蘇軾曰陰陽如日月水火之用所  
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  
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兩言為汝示切要云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始問取天地精今  
曰有官神不亂也藏潛也蓄也有藏者神藏之也  
始問欲官陰陽今曰有藏神不洩也始問治天下  
再問治身今答則因始問而歸之身也蘇軾曰天  
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林希  
逸曰天地陰陽即吾身之健順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因再問治身故歸之帝身身者任道之器天地陰陽之官神之宅也物者天地陰陽萬物也慎即慎內閉外也守即神守形也壯強也天地位陰陽和萬物育也猶後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蓋煉成純陽生意充足形神俱妙天地陰陽在我矣有何不壯而長久乎此二句本前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勉帝體之也未得之曰取精佐穀官氣遂生皆慎守之餘事耳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廣成子疏畧

五

營表

因再問治身故徵我之修身守一形神不離也猶抱一守中也處和形神俱妙也猶和光致和也千二百歲曰我脩身歲歲修之功不息也形未嘗衰脩之徵也即慎守自壯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蓋指我以示帝欲帝信而治身非誇壽也褚伯秀曰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寤今可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包地猶陽包陰天陽也於穆不已無不貫也氣

廣成子疏畧

內完而不洩故天地長久形陰也猶地也神陽也猶天也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廣成抱一處和形神相守氣不外洩長久不衰猶天然帝悟加禮謝教稱曰天與天一也深知廣成堪受至道云陰符經首曰天道天行帝亦天也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來進之也語汝再囑之也欲勝至道也前言物之質殘今言物無窮測又何終極况人物一也形上起見妄分終極泥有窮測神本無方豈有終極而

廣成子疏畧

六

可窮測乎當以意會難以言明也

道無得失亦無上下以學道者言也吾道即守一處和也無為為皇有為為王以得道言非以位言也虛生見光浪死為土以失道言非以身言也

美一戒云爾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此句承為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反土土地之所載皆是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此句承為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反土土地之所載皆是

三一七〇七

也其指廣矣言見在有形者盡歸于無形原始要終嘆而警之使自悟云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故余承及土句言余雖不為土亦將去汝而升于太虛去別去也前言來今言去去來迹也因悟生反之當猶去來之迹蓋臨別叮嚀欲帝念而體之以治身同歸于太虛也無窮因前言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今余不以為終而入于無窮無極因前言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余無可極測而游于

廣成子疏畧

七

無極門因入而言野因游而言無窮無極即窈窳冥冥云日月參光合明也非見光而已天地為常合德也非取精而已皆無窮無極太虛同體何長久如之此守一處和修身之徵也

當我絳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絳絲緜合為繩也鈞繳錢貫曰絳昏暗昧而無明也當迎而來也近也遠背而去也離也三乎疑嘆詞也而其相應詞也人與我對盡與獨對盡猶皆也同也獨猶一也異也當我絳乎承得道至為皇句遠我昏乎承失道至為土句又接人其盡死句

即前入皆以為終極惟有我故局于形而耗其神乃喪其我不悟人人皆有不死之真我者在嘆曰我亦人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但我能無我知無窮無極不死之真我所以獨存而異于眾人與天地日月同神而無疆也此結帝長久之問帝悟果長生祭伊令曰壽三百歲八月既望甲戌昆臺乘龍上升褚伯秀曰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設

廣成子疏畧

八

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騁冰車于火山而弗悟幾何不喪其自生哉王生文祿曰前古盛時尊德尊生一也故聖學玄學一也道一而風同人無天札後則欲重生輕固知尊學執中之旨聊聖玄二德生亦二均失矣夫中即一也守一守中一也二之為悟至道遂使學道愛人同登壽域之心無可見敢丕廣成子遺訓用獻知音魏伯陽曰天道無適莫兮恒傳與賢者言哉言乎

廣成子

疏畧完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

八洞仙祖合註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君子法天行之健亦用是日強而不  
息中庸引詩既曰於穆不已又引文德之純曰純亦不已若

此者皆發明

太上清靜經一箇常字人患無常倘少雜不克常曰清靜終  
不得為清靜也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  
養萬物豈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靜經  
八洞仙祖合註

壹

一尾集一

兩儀奠定而後天地之位立矣天地有形者也而生是天地  
者卻自無形無形者何道也自鳥兔代嬗而出日月之運見  
矣日月有情者也而生是日月者卻自無情無情者何道也  
自是而品物流形有知無知長發於天地日月中者物之數  
號萬矣萬物皆有名者也而生是萬物者亦自無名無名者  
何道也是道也其名何昉乎曰無所昉也亦第舉擬焉強  
為名之曰道而已矣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濁女清男  
動女靜降木流末而生萬物

自有天地萬物以來清濁動靜之分昭然若揭矣而不知其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八洞仙祖合註

清濁動靜固自大道中來惟道有清濁動靜斯教化而川流

於以各具道之一體而分形著見如天則得道之清而清也

地則得道之濁而濁也而男象天則稟天之清者實木道之

清女象地則稟地之濁者實木道之濁而或動以直或靜以

含天地男女亦固不適言乎道道非天地男女之大範圍也

乎故既有天地則生男女既有男女則生萬物是一木而散  
為萬殊者也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某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以天地之天男女之繁而皆不出乎清濁動靜之外則是  
清濁動靜為容不窮其旨哉清與濁相反迨由清而濁不見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靜經  
八洞仙祖合註

二

一尾集一

為清矣要其所以清者固自在也濁激則仍清清固濁之源  
也動與靜相反道動極而靜不見其動矣要其所以動者本  
根於靜也動而無動猶是靜而無靜也此動所以為靜之基  
也人特患不能清靜耳即能清而不能常守能靜而不能常  
自終不得謂之清靜即不得謂之常清靜也果其能之則池  
天地而無壅矣兩大有不竭之也哉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  
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是清靜也領於谷神而持於無心者也神未嘗不好清而妄  
心擾之則神不勝妄矣心好靜而私欲牽之則心不勝私矣

三十七〇九



邪正不兩立固自彰彰若是果能遺其私欲之滋澄其本心之明而心固有不靜神固有不清維彼六欲三毒各自消滅而無或萌發之藉發矣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遺也能遺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此亦人人其能之事而眾生所以不能者心未之澄欲未之遺也惟心不澄則從心生形從心生物而妄心競起不可究詰是皆有心之見者存而心遂相牽於胡底於此而有能遺之者不惟外觀遠觀無形無物即內觀其心而亦心無其心心目無矣亦何有形與物哉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淨經  
八洞仙祖合註

三一尾集一  
又十一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夫無心因以無形而無物一朝頓悟萬象皆空謂之三者見空可也不僅三者見空其亦可也夫於實處見空而遂執以為空則猶有空之所也有空之所尚非真空惟空無所空則雖在空中並不知其為空則是所謂無也而要之無無亦無猶是空無所空則第湛然常寂也云爾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迨至寂亦無所寂則吾心即天之心地之心亦即道之心矣

道本渾沌噩噩不可名有亦不可名無者也心印乎道欲亦何自生乎欲既不生即是真清而真靜矣惟真則可以應酬乎萬物亦惟真則可以口得其本性而再矢之以常豈不常清而常靜也哉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為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夫道本清靜者也我既如此清靜則可以漸入乎真道矣入道即可以名得道矣然使謂之得則尚非空無所空寂無所寂無無亦無之道也故雖名為得道而實無得之之所不可言得乃以化眾生而不以實有所得誘之彼眾生安肯向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淨經  
八洞仙祖合註

四一尾集一  
又十四

清靜路上來則不得不以得道名之也世人能悟到此豈不可以傳聖道乎哉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道在清靜如是知之者欲得乎道而恥不得乎道於是乎爭心起焉偶或得之則拳拳執持而弗敢失爭之執之似也然此下士之所為而上士不出此也上士則無爭而德不德矣總之道無定方於此而寓於彼而寓清者道也濁者亦道靜者道也動者亦道人能看得大道圓通方可頭頭見道而無取乎執者為也若執著之則不名道德矣此無起執著天經

所以致傲於斷障也夫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善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執著之見固不可有而虛妄之心尤不可萌一有妄心則神出乎舍驚而弗得甯矣神驚而弗甯則物交物而紛華靡麗比比相著而貪求之念自不能已迨求之弗得煩惱叢生而身心皆為之憂苦於是乎清者全淪於濁中而不覺其龍輒遭其辱以致流浪生死常沉滯夫苦海永失乎真道是可哀矣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靜經

五 一尾集一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第是真道也清為真清靜為真靜而得之者斷未有不自能悟來果能悟得這箇道空而無空寂而無寂則亦清而無清靜而無靜矣夫何有不常清常靜而為荷道之偉人也哉甚矣太上此篇清靜之言固與道德經相表裏者也至矣度以加矣

於是八洞仙祖相與共訂真經秘隨復敬為總註曰道本無何有形何有情又何有名形無則真空見情無則妄念指名無則萬緣息無諸繫滯自無貪求無或貪求自無煩惱不生動除夫安有動不善濁根夫安有濁即濁是清即動是靜靜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八洞仙祖合註

而無靜斯為真靜清而無清斯為真清蓋空以無所空為空寂以無所寂為寂方能化去執著悟入元關一滯聲色迷惑自無是心是身焉得清靜八祖既指陳秘要又復共府以味嘆之曰心心果有心究何心身身果有身究何身是心道之心道之心曰無心是身道之身曰無身無身而身靜無心而心清身心清靜而無形以還大道之無形身心清靜而無情以還大道之無情身心清靜而無名以還大道之無名是為清靜之真燈

道藏輯要

太上常清靜經

六 一尾集一

仙翁葛祖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土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以上皆係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修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元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身然後玉符保神金液煉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眾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常清靜天尊 三稱

三一七一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瑩麟子本道純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百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善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繼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嘆只道道之一字

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

既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

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百

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

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

道藏輯要

清靜經

壹

尾集一

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

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運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

巖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

動女靜降木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

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

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絨

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於物之最靈

男法天女法地男清女濁仰天地昇降也男動女靜仰天地

闔闢也天地網羅萬物化生降木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

息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

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

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用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

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為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常能遺其欲而

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制慾神所以清心

所以靜至道與神悉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應變而無窮

道藏輯要

清靜經

二

尾集一

至廣大盡精微矣苟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之士欲心一

萌無所不至名利牽於外念慮煎於內心為物轉神為心役

心神既不清淨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心不動

則自然澄澄湛湛絕點翳純清復其本來清靜之大矣何慾

之有易傳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其斯之謂歟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

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

空

太上云清靜為天下正所謂正者至公無私也惟天理之至

公為能勝人欲之至私世人所以不能造道者非不能也為

物慾之所眩也。絕慾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內忘其心，外忘其形，遠忘其物。三者既忘，復全天理。是名大即見止之義也。易云：其晉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其其首仰內觀，其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即此義也。至於物欲見空，則清靜之天復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道藏輯要

清靜經

三

尾集一

攸攸萬事，總是空一。以貫之終歸無物，此遺慾之要也。以空遺慾，慾既不生，所空亦無，空既無矣，無亦無也。無無既無，湛然寂然，湛寂亦無，是名真靜。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無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謂真靜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為靜，則是有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真常應物，真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真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眾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真靜。至於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真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足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聖而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德之者不名，道德。

遵偽書不爭之言，行釋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縱有微善，執爲己德，吾必謂之無也。

道藏輯要

清靜經

四

尾集一

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謙，自牧不自見，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此義也。執着之者，德尚不明，何以明道哉。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正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萌，邪正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途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

也學道之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口  
知覺神爲心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擾攘豈  
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妄想  
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生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  
沉苦海永失真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  
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  
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

道藏輯要

清靜經

五 尾集一

存妄心無能爲也久久純熟決定澄澈靜身作是見者真常  
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真常者即無妄也了悟此  
心則無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如  
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靜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聖  
人能之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註序

夫鴻濛分判陰陽始列輕清上浮者為天、其質陽也、重濁下凝者為地、其質陰也、清濁相混者為人、其質陰陽合並、惟人稟乾坤而交、以成性、受陰陽而感、以成形、得五行之化育、而五臟五德五靈由斯而全焉、受六合之交感、而六腑六根六神由斯而備焉、列三才之品、為萬物之靈、世間難得者人也、人生難得者道也、夫人與天地同才而不能與天地同長久者何也、皆因不知消長之理也、人與佛仙同體而不能與佛仙同起證者何也、皆因不知先天之道也、

也、人與君臣同形而不能與君臣同富貴者何也、皆因不知積德之功也、人與萬物同性而不能與萬物無傷者何也、皆因不知惻隱之心、然而不知消長之理、與先天之道、積德之功、惻隱之心、則天堂路塞、地獄門開也、是故

太上道德天尊廣發慈悲之念、大開方便之門、著清靜之經、演長生之訣、流傳天下、廣佈四海、指開雲路、化醒原來其、經至簡至易、極玄極妙、其句九十有六、正合九六原人之數、以應乾坤之卦也、其字三百九十有四、除開河圖生成之數、以應八卦之爻也、又得混然子之慈悲、以列圖象、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更伏 水情子之聖才、以增註解、共分二十四章、而章章珠璣、同泰二十四圖、而圖圖莊嚴、條分縷晰、詞切詳明、乃度人之寶筏、醒夢之良師、救人之靈丹、升仙之階梯也、實為慕道之禪杖、辯真之藥石、勞勞之斧鉞、照因之燈燭也、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言雖淺近、理數顯微、若有善緣得遇、便是三生有幸、須當盟手、恭讀理宜、仔細體閱、不若之時、高供神堂、則有丁甲守護、更能鎮宅驅邪、早晚跪誦、還可消災解厄、積德感天、自有明師相遇、低心求指、書中之玄下氣、恐傳先天之道、照經修煉、功果全備、在儒可以成

聖在釋、可以成佛、在道可以成仙也、若是天下同人、依是經而尊之、得是道而修之、千難不改、萬難不退、日就月將、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逍遙天外、浩劫長存、豈不美哉、不負

太上應人之靈心、以念聖德之慈意、學者其毋忽焉、此是道德天尊之厚望也、夫是為序

昔

甲辰年乾月望日

文昌帝君序於朝陽古洞

世間之善無有刻印善書經典為行善第一功德蓋濟人利物雖皆是善究竟一人所行有限終不若善與人同之為廣蓋由夫東莖之良人所固有銷無所礙感則亦不難興起誠得善書經典讀之則勃然感動惡者見此改行善者聞而聲進是眾人之善善書與之善其功不甚偉乎班鴻同志選相傳刻則天下皆不難到互相勸勉善人愈多善事愈廣是此一舉有無量之善矣故功過格言以善書傳大家傑大貴人者當千善廣佈無邊重刻不朽善書此

三

萬善西安省城多公祠復祝道人余明善募化功德諒刻各種善書經典廣佈流傳但願人人改過自新遵行善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竭忠於君不殺不盜壹是皆以正心修身為本行善積德為根如此根本既立豐稔可期清平可保優游

盛世羣號賢良豈不同樂堯天舜日共享清平之福哉是為敘

大清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欽日

西嶽華山聚仙臺復初道人余明善

葉沐謹敘

夫天道之變化地道之興衰人道之善惡古今之常理也日月之盈虧氣運之消長聖凡之起廢亦是古今之定數也噫嘻三明之刻至矣三教之經顯矣三才之道明矣今大華所聚明道元帥中有一全真道人道號復初得受先天大道身守三戒五戒隱居洞中苦修數載內果已成復培外功虔誦皇經祈保清平救濟子民此其功德修廟宇以發神靈捨藥送方救人疾苦刻印各種善書經典廣佈流傳代天行化設立講堂常日宣講

四

聖諭善書勸導迷入功果俱全再經奇遇梵化字紙見百清靜經一卷乃係

太上老君所著有圖有解言言金母句句玉律經中所喻無極太極之源來先天後天之變化明善復初之闡元爰攝立鼎之定位煉己築基之法則探藥得藥之活機去濁留清之奧妙藥苗老嫩之審實水火昇降之法輪乾坤坎離之交返返本還原之抽添武煉文烹之止足陽火陰符之進退溫養沐浴之定靜而壁脫胎之超極積功累德之栽培一一隨臆而詳明真乃人天之共寶仙佛之靈梯也

兩時道人將經閱畢大聲稱讚善哉善哉古今罕見之妙  
 解也昔前雖見其經未見其詳其經傳世久矣惜乎未  
 廣佈焉能人人同知家家共聞必有此一漏萬首也復  
 道人夫發普公之婆心願造渡人之慈航募化功德刻  
 經板廣佈流傳徧滿四海惟願人人明德箇箇修身挽轉  
 人心以回天意妖氛消滅世得清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刀鎗入庫馬放南山五谷豐登三曹安甯同享清平之福  
 共樂堯天之慶以游天地化育之德更報  
 皇王水土之恩以滿

五

太上度世之願同超父母養育之恩普結天下賢良之緣同  
 看

太上清靜之經共得先天一貫之道以享天爵人爵之風豈  
 不美哉豈不善哉不負道人募化之功是為古今之厚業  
 者也余不揣鄙陋屢筆樂而為序  
 書在

大清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望日樂山子 謹敘

清靜經圖註目錄

無極圖	無極品	第一	皇極圖	皇極品	第二
太極圖	太極品	第三	三才圖	三才品	第四
道心圖	道心品	第五	人心圖	人心品	第六
六賊圖	六賊品	第七	三尸圖	三尸品	第八
氣質圖	氣質品	第九	虛無圖	虛無品	第十
虛空圖	虛空品	第十一	真道圖	真道品	第十二
真常圖	真常品	第十三	妙有圖	妙有品	第十四
聖道圖	聖道品	第十五	消長圖	消長品	第十六

六

道德圖	道德品	第十七	忘心圖	忘心品	第十八
三寶圖	三寶品	第十九	萬物圖	萬物品	第二十
貪求圖	貪求品	第二十一	煩惱圖	煩惱品	第二十二
生死圖	生死品	第二十三	超昇圖	超昇品	第二十四

清靜經圖註目錄終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木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慾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

七

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清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食求。既生食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

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仙人葛公曰。吾得真道者。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土。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修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游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身。然後玉符保神。金液煉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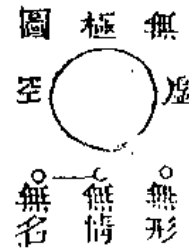
八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真。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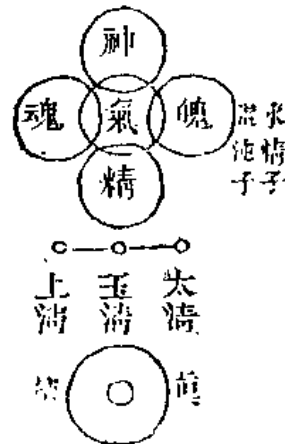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終

重鐫清靜經圖註

太上老君著經



無極品第一



承情子  
混沌子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註老君曰老者乾陽也君者性王也曰者說談也夫老君之出莫知其原自混沌而來無世不出

九

上三皇號萬法天師中三皇號盤古神王後三皇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戊子軒轅時號廣成子子變萬化難以盡推或化儒聖或化釋佛或化道仙隱顯而莫測或著感應或著道德或著清靜功德以無邊大道無形者大為無外道為至善無是無極形為踪跡也夫大道本鴻濛未判之元炁有何形質之見耶生育天地者生為生化育為合養天為陽氣地為陰氣而天地何由大道之生也每逢戊亥二會為混沌混沌者無極也以待子會之半靜極一動而生陽陽氣上浮以為天在人為玄關以待丑會之半動極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註

一靜而生陰陰氣下降以為地在人為丹田故曰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也大道無情者夫道本屬先天無聲無臭情者本屬後天有作為無情是無為之道也運行日月者運是旋轉行為週流日為金鳥月為玉兔日屬離卦則有寒暑之來往月屬坎卦則有消長之盈虧在人為聖日聖月照耀金庭大道無名者名是名目先天大道無形無象無始無終有何名字強名曰道長養萬物者長為養生養為養育萬物是胎卵濕化昆蟲草木之類皆得先天之氣而生之者也世人若肯回頭向道訪求至人指示身中之

十

天地身中之日月修無形無情無名之道煉神寶氣寶精寶之丹返上清太清玉清之宮證天仙金仙神仙之果道遺物外浩劫長存這等好處何樂而不為也木公老祖詩曰道德天尊演妙玄尊經一部即真傳求師指破死生竅得訣勤修龍虎丹箇箇同登清靜道人人共上彩雲遊無極宮內受封後快樂逍遙自在仙文昌帝君詩曰一部尊經度世船五湖四海任盤旋若不點破經中理枉費工夫拜几筵箇裏玄機惟一撥壺中春色數千年天尊口訣斯經路按法修行赴九天

三十一七一九

皇極  
 不知其名 ○天。天清有動。地。地陰  
 無象有象 ○人。清濁動靜。陰陽  
 強名曰道 ○地。地濁有靜。陰陽

皇極品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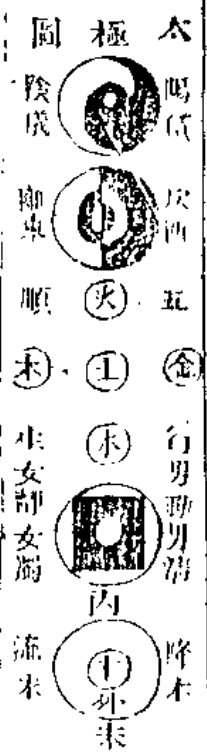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註。吾不知其名者。吾乃我也。是太上自嘆。大道本無形象所定。更無名色所擬。由強勉取名曰道。夫道雖曰強勉。以字儀而推之。實不強也。何矣。合頌夫子。造道字。深隱玄蘊。夫道字。先寫兩點。左點為太陽右點

為大。似太極陰陽相抱。在天為日月。在地為鳥兔。在人為兩目。在修煉為回光返照也。次寫一字。乃是無極。一圓此圖。在先天屬乾。易曰乾圓也。鴻濛一破。其天開也。四折為一。易曰乾一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聖。儒曰惟精惟一。釋曰萬法歸一。道曰包元守一。次寫自字於下者。言這一字。圓。日。月。圓。乃在自。已。身上。備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上下相合。成一。首字。首者頭也。修道是頭一宗好事。次寫走之者。行持也。週身法輪自轉。此名道字之儀也。夫道者。乃性與天道。下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可得而問也。有清天氣也。有濁地氣也。有動陽氣也。有靜陰氣也。天清純陽也。地濁純陰也。天動乾剛也。地靜坤方也。清濁動靜。在天顯象於日月。在地顯象於春秋。在人顯象於聖凡。日為陽。常開常滿。月為陰。有晦有虧。自為陽而萬物發生。秋為陰。而萬物頹敗。聖為陽。脫殼以昇。仙凡為陰。壽終以為鬼。此謂清濁動靜之理。大概而言之也。不知世間乾坤男女。可知身中清濁動靜否。若是不知。急早植德。感動天心。明師早遇。指示身中之大道。望日聖月之照。臨將濁陰之氣而下降。提清陽之氣而上升。寂然不動。謂

之靜感而遂通。謂之動。常以有欲以觀其感。動也。常以無欲以觀其究中之妙者。靜也。探繫者。動也。得繫者。靜也。凡節玄工。節節有動靜清濁。須得口傳心授。方可了然於心。呂祖詩曰。清靜妙經。亘古無冰。精註後理。方舒品分。廿四超三界。大地道。崇波寶珠。關帝詩曰。一卷無為清靜經。旁門外道不相親。改邪歸正循天理。長生不死也。山人。觀音詩曰。陰陽動靜在人。天皇極中官。煉汞鉛。識得濁清昇降法。明燈不夜照三千。



太極品第三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木流未而生萬物。註男清女濁者男稟乾道以成體故曰清也女稟坤道以成形故曰濁也男屬太陽而陽中有陰離中虛也女屬太陰而陰中有陽坎中滿也故男子十六清陽足女子十四濁陰降清陽者壬水也濁陰者癸水也壬為白虎癸為赤龍故仙

家有降龍伏虎之手段返本還原之天機故曰長生而不死也男動女靜者男稟天之氣以生女稟地之氣而成故曰天動地靜也此男女之論者非實屬男女也陰陽而已矣降木流未而生萬物者降為生流為成木為始木為終是故萬物乃人之末人為萬物之本人又為天地之末天地為人之末夫人不可以無木亦不可以無末木者體也未者用也則兩不相離天地以太望為本而生人畜萬物人畜以至善為本而生週身百體天不失其木則天且長且久人不失其木則人為佛為仙亦可與天地同壽矣夫

人自古皆有死何由不致於死也豈不聞呂氏春秋曰人能一寐通則不死其書在神聖社云物有未未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經云凡之門死我尸幾何僅得幾箇悟夜來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噫噫道玄關一竅異名多端備曰靈臺至善太極無思無慮之天己所洞知之地釋曰靈山虛空皇極南無涅槃之天阿彌陀佛之他道曰靈關金庭無極三清紫府之天萬殊一本之地三教名雖異而其所一也在儒得此竅而成聖在道得此竅而成仙在釋得此竅而成佛也只是此竅上蒼所秘

而三教聖人不取明洩於書防匪人得之恐遭天遣必要訪求至人俱心受教指示此竅次第工夫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若是以泥丸顛門印堂頑心肚臍心下臍上下丹田兩腎中間一穴尾間夾脊玉枕為玄關者皆非大道之所上道古佛為曰女女男男濁濁清清還從末末竟真情存為曰動無為靜守本癸年失木傾急早回頭修至善趁時氣在學人且君植下千金產一旦無常空手行火公老人詩曰太極陰陽玄妙多長生大道少人摩世間若娶人不死接命添油養太和



三才品第四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註 清者輕清也濁者重濁

也源者源頭也靜者無為也動者有為也其者根本也何  
 為清者濁之源夫天木是清氣上浮這清氣還從地中發  
 生地木陰濁之體由陰極而生陽濁定而生清也男本清  
 淨之體女為汚濁之身雖清淨之體其源出於汚濁之身

也丹道以神為清陽之體而神之源頭由交感之謂精化  
 成陽精由陽精而生氣由氣而生神也故曰煉精化氣煉  
 氣化神豈不是清者濁之源也靜者動之基何謂也地本  
 靜也其源還從天氣所結女本靜也其源還從父母所降  
 丹道以無為為靜有為為動其源還從有為立基故曰動  
 者靜之基也奉勸世人急早回頭向道將自身中濁氣磨  
 盡清氣上浮凝結成丹長生不死積功累德丹書來詔脫  
 殼飛昇逍遙物外將生身父母同起天堂共享極樂不亦  
 欣乎可嘆世有一等愚迷貪痴之人不知性理他說仙佛

皆有分定不是凡夫做得到的正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  
 道而遠人自暴自棄甘墮苦海全不想人乘陰陽五行  
 而生為萬物之首可以行天地之全功更可以飛天地之  
 大道夫天地之道顯象於日月而日月之道顯象於陰陽  
 而陰陽之道亦顯象於消長也消陽長陰凡夫之道行至  
 陽盡陰純而成鬼消陰長陽異人之道待至陰盡陽純而  
 成仙况人半陰半陽半仙半鬼也若將半邊陰氣煉退則  
 成純陽純陽者仙也何難之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顏  
 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皆言人人可

夫

以為聖賢人人可以為仙佛只在有志無志之分耳有志  
 者不論在家出家都能修身在家者妻為朋子為伴自身  
 雖在紅塵而心出乎紅塵何等便宜之事也  
 呂祖詩曰看破浮生早悟空太陽隱在月明中時人悟得陰  
 陽理方奪天機造化功  
 韓祖詩曰虛心實腹求鉛汞月裏分明見太陽誰破濁清昇  
 降路自然丹熟遍身香  
 急性子詩曰男清女濁有先天不曉根基亦枉然女斬赤龍  
 男降虎何愁俗子不成仙



道心品第五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①註 人者善男信女也能者

至強無息也。常者二六時中也。清者萬緣頓息也。靜者一念不生也。修道之人以清靜為妙。非禮勿視。則眼清靜矣。非禮勿聽。則耳清靜矣。非禮勿言。則口清靜矣。非禮勿動。則心清靜矣。天地悉皆歸者。得明師指點。身中之天地。天

七

氣歸地。汞投鉛也。地氣歸天。鉛投汞也。神居北海。以清靜功。則身中天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天氣以隨之神。居南。山以清靜之功。則身中地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地氣以隨之所言。身中之天者。道心而已矣。身中之地者。北海而已矣。道心先天屬乾。乾為天。故以道心為天也。北海先天屬坤。坤為地。故以北海為地也。此身中之天地。而感身外之天地。身外之天地。以應身內之天地。而身內之天地。有主宰。則身外天地之氣悉歸於內也。若無主宰。則身內天地之氣悉歸於外也。不能成道。反與大道有損。昔經曰。人心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前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正是教人去入心守道心。無奈世人。不得明師指點。總在書上找尋大道。豈不愚道。大道至尊。至貴。子真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似此數語。推之何等貴重。豈將大道。露洩於紙墨乎。又豈將大道。不分貴賤。君子小人。俱可得乎。定無此理也。三教聖人之經典。所言治國齊家人事之常道者。品節詳明。所言修身次第工夫。概是隱而不露。所露者。不過是以肉團頭心。為虛靈不昧。或以心下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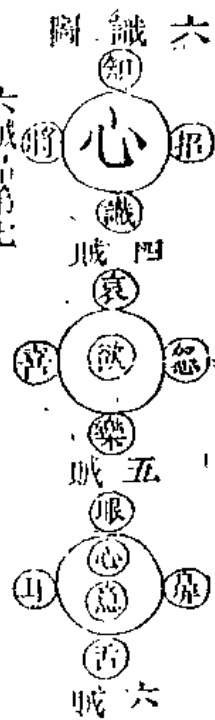
大

六分。為黃庭。以兩腎中間一穴。為父母未生前。以冥心空坐。為道心。又為返本還原。一概虛假。世人信以為實。深可嘆也。

正陽帝君詩曰。可嘆蒼生錯認心。常將血肉當黃庭。三途墮落無春夏。九界昇遷少信音。便向仙街了罪籍。遂從道路脫寒陰。吉凶兩岸無差錯。善士高昇惡士沉。重陽帝君詩曰。道心惟微。人心危幾。箇清清幾箇。知至善中間。為洞府。玄關裏。而是瑣池。猿猴緊鎖。休遷走。意馬牢拴。莫教馳。允執厥中。面養足。金光一道。速須彌。

三二七三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註：人心者，常人之心也。好靜者，

不愛妄動也。慾者，七情六慾也。牽之者，牽引外馳也。夫人心本不好靜，因有元神在內，有時元神主事，故心有時好靜也。道心本不好動，因有識神在內，有時識神主事，故心亦有時好動也。人身因有六根，則有六識，因有六識，則有

六塵，因有六塵，則有六賊，因有六賊，則耗六神，因耗六神，則墮六道也。六賊者，眼耳鼻舌身心是也。眼貪美色而不絕，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卵生地，獄變為飛禽鵲鳥羽毛之類，身披五色翎毛，何等好看，耳聽邪話而不絕，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胎生地，獄變為驢駝象馬走獸之類，項帶鈴鐺，何等好聽，鼻貪肉香而不絕，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濕空地獄，變為魚鱉蝦蟇水族之類，常在臭泥，何等好聞，舌貪五葷三厭而不絕，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化生地，獄變為蚊蟲蛆蠅蟻虱之類，還是以口傷人傷物，何等有味。

心貪財而無厭，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駝脚之類，一生與人駝物而貧財金銀常不離身，何等富足，身貪酒而無厭，久以後道點靈性墮在煙花鴉嗎之類，一日交感無度，何等悅意，此言六慾牽心之報也。還有七情之傷，而不可不知也。七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慾是也。喜多傷心，怒多傷肝，哀多傷肺，慾多傷脾，愛多傷神，懼多傷胆，惡多傷骨，此為七情牽心之傷也。又有外十損而亦不可不知也。久行損筋，久立損骨，久坐損血，久睡損脈，久聽損精，久看損神，久言損氣，食飽損心，久思損脾，久淫損命，此為十損也。大凡

世人無一人不受此六賊七情十損之害也。奉勸天下善男信女，將六賊七情十損一筆勾銷，還心向道，切莫上此賊船，恐墮沉淪悔之晚矣。無心道人詩曰：眼不觀色鼻不香，正意誠心守性王。三境虛空無一物，不生不滅壽延長。清靜子詩曰：妄念纒興神急遷，神遷六賊亂心川。川既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目前。尹真人詩曰：靈光終夜照河沙，凡聖原來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纒動被雲遮。





三尸品第八

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註 常者平常也。能者志能也。遣者遣也。慾者私慾也。言一六時中將靈臺之上打掃潔淨勿使萬物所播外相不入內相不出而道心自然清靜矣。淨其心者將渾水以澄清也。而心有雜念如水之有泥漿也。知此

而后有定而后能靜五祖曰身是菩提樹心乃明鏡臺時時勤打掃休得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忽得惹塵埃正此之謂也而神自清者心無念頭擾攘而元神自然清明明而眼耳皆占心身六慾則無妄動矣三毒者三尸也人身有三尸神名三毒上尸名彭瑛中尸名彭瑛下尸名彭瑛人下集善惡上尸住玉枕門中尸住夾脊關下尸住尾閶門每逢庚申甲子詣奏善惡又有九蟲作害不淺阻塞三關九竅使其東陽不能上昇而九蟲俱

有名字一曰伏靈住玉枕竅一曰就靈住天柱竅三曰白靈住陶道竅四曰肉靈住神道竅五曰赤靈住夾脊竅六曰白靈住之權竅七曰黑靈住命門竅八曰胃靈住龍虎竅九曰靈靈住尾閶竅三尸住三關九竅住九處靈化多端隱顯莫測化美色帶靈陽精化幻景神十如仙使其大道難成矣故丹經云三尸九蟲住人身阻塞黃河毒氣深行者打開三關九竅消滅壽長生正此之謂也。不知修道之士可知斬三尸殺九蟲之法否倘若不知急訪明師低心求指大道請動孫悟空在東海龍宮求來金芭蕉打

詩

三關借來指八戒之釘扒扒開九竅而三尸亡形九蟲滅跡闕發通微法輪消轉性根長存命基永固七情頓息六慾不生三毒消滅矣

清虛真人詩曰草庵靜坐勝高樓斬去三尸上十洲堪嘆玉堂金馬客文章錦繡蓋荒丘

無垢子詩曰七情六慾似風塵一夜滂沱洗垢新待等地雷初發動尸骸鬼哭好驚人

達摩祖師詩曰一陽氣發用功夫九靈三尸趁此除到陣擒拳須仔細恐防墮落洞庭湖

氣質圖

性



心

氣質品第九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德未造也。註 所以不能者，是

不能掃三心飛四掛也。為心未澄者，是人心未死也。德未造也。者是七情六慾常未去也。蓋人生天地之間，不能成仙成佛，成聖成賢者，何也？皆因不能去喜去怒去哀去樂者，明矣。若果能去喜情化為元性，去怒情化為元情，去哀

義

情化為元神，去樂情化為元精，去慾情化為元氣，五慾化為五元，有何仙不可成，而何佛不可證也。備曰：戒斷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憚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道曰：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照三教聖經，行持又有何私不可去，而何慾不可造也。夫三教聖人，總是教人煉其純陽者何也，然而純陽乃屬仙也，順其陰者鬼也，順其陽者仙也，丹經云：朝進陽火，暮退陰符，不知世之善男信女，可知進陽退陰之功否，倘若不知，速將世間假

事。一、準鈞洞，積德感天，明師相授，指示性由天道，進陽退陰之理，口傳心授，不勞而得，焉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也。真易問乎哉。吾將天道，多指去而面言之，每逢朔月，十五日，並行至初三日，時進一陽，名地澤，至初五日，時進二陽，名地澤，至初八日，時進三陽，名地天，至十一日，時進四陽，名雷天，至十三日，時進五陽，名澤天，至十五日，時進六陽，名乾，為天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純陽之體也。若不用火煅煉，過此必又生陰矣。至十八日，時進一陰，名天風，至二十日，時

義

進二陰，名天山，至二十三日，時進三陰，名天地否，為承平，斤至二十五日，亥時，進四陰，名風地，觀至二十八日，時進五陰，名山地，至三十日，亥時，進六陰，名坤，為地，六爻純陰也。而天上則無月，無月者，則無命矣。道光祖詩曰：悟道修行是進陽，河圖之數，大文章，雙為私欲，單為道退，乃符消進，乃長，但得真傳，無極理，自然丹熟，遍身香，一朝脫却胎州襖，跳出凡籠，禮玉皇。鍾離祖詩曰：煉性先須煉老彭，一輪明月西南橫，陰符進退丹，益熱，陽火盈虧月，漸明，扯坎填離，返木位，擒烏捉兔，復初城，從今不上閻王套，我做神仙赴玉京。

虛 內觀其心 外觀其形 遠觀其物

心

形

物

心無其心 形無其形 物無其物

虛無品第十

能遠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註 能遠之者是

將一切細念。逐逐他方也。內觀其心者。是其目內視也。心

無其心者。念頭從心而發。連心都沒得了。看他念從何生

也。外觀其形者。是其目外視也。形無其形者。心生於形。連

形都沒得了。看他心又從何而生也。遠觀其物者。是其目

遠視天地日月星辰山河林屋。都沒得了。看他身又生於

何處也。三者既無。是言心身物都似乎沒得了。唯見於空。

者是言天地人三才萬物。未有一物混混沌沌。只有虛空。

常未了却。故曰唯見於空。以外而言。乃是虛空。以內而言。

乃是真空。真空者。自身之玄關也。經云。三界內外。為道源

老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又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金剛經云。不可以身

相見。如來臨濟禪師云。真佛無形。真性無體。真法無相。古

相見如來臨濟禪師云。真佛無形。真性無體。真法無相。古

相見如來臨濟禪師云。真佛無形。真性無體。真法無相。古

仙云。莫執此身。是道。此身之外。有真身。自古成道仙佛。

皆以忘形。為道。為妙。可嘆。世間自等。愚人。不但不能忘其

形。而且將此假身。認為真身。吃酒肉。以肥此身。懸美衣。以

飾此身。愛美色。以伴此身。至於修煉。無非八段錦。六字氣。

小週天。一切都在色身上。搬弄。或者服三皇藥。草五金八

石。以為外丹。或者行三峯採戰之功。將年幼女子。以為爐

鼎。把女子之情氣。奪來。名為採陰補陽。或者吸精氣。以為

補腦。或者服紅鉛。名為先天梅子。或者服白乳。以為菩提

之酒。或者枯坐。以為參禪。或者守心。以為煉性。種種旁門。

三千六百。難以盡舉。都在色身上。作事。地獄裏找路。不但

不能成仙。一旦陽氣將盡。四大分馳。一點靈性。永墮沉淪。

而肉身何在。之有也。嗚呼。真可嘆哉。

金蟬子詩曰。虛無一炁成。仙方空覺色。身覓性。王功滿。三千

丹詔下。起凡成聖步。仙鄉。

紫清真人詩曰。此法真中妙。更真無頭無尾。又無形。杳冥恍

惚能相見。便是起凡出世人。

翠虛子詩曰。無心無物亦無身。得會生前舊主人。但是此中

留一物。靈臺聚下。幻砂塵。





真常品十二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註。真常為  
 物者。為物攝謂之真。五德五元。謂之常。感而主。謂之  
 應。藥苗發生。謂之物也。真常得性者。此感彼應。謂之得真。  
 靈不散謂之性也。常應常靜者。此常乃為平常之常。又非  
 真常之比也。平常事來則應。事去則靜矣。常清靜矣。是言

至

寂然不動也。修道之士。每日上丹。掃心飛想。去妄存誠。陽  
 極生陰。寂然不動。萬緣頓息。陰極生陽。感而遂通。萬脈朝  
 宗。而先天五德發現。名曰真常。真常者。良知也。先天五元  
 發現。名曰應物。應物者。良能也。良知良能。乃名真性。人心  
 死盡。道心全活。乃名真常。得性先天。一氣名為物。知覺收  
 斂。名為應。人心常死。則道心常活。道心常活。則妄念不生。  
 妄念不生。則常復先天。常復先天。則藥苗常生。藥苗常生。  
 則真性常覺。真性常覺。則真常常應。真常常應。則河車常  
 轉。河車常轉。則海水常朝。海水常朝。則火候常煉。火候常

又

煉則金丹帶結金丹常結則沐浴常靜沐浴常靜則法身已成法身已成了然無事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可嘆世人在儒者希聖學賢一見五經四書即曰去慾為先就以一味去慾而了大事再不窮究存心養性心是何存性是何養在釋者參禪學佛一見法華金剛每言去念為先就以一味去念而了大事再不窮究明心見性心是何明性是何見在道者修真學仙一見清靜道德每言觀老為先就以一味觀空而了大事再不窮究修心煉性心是何修性是何煉豈以一味頑空枯坐道可成哉豈不知大道

即天道天道生長萬物全賴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易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推遷一寒一暑是也豈以一味空空無為而萬物自能成乎

文昌帝君詩曰乾坤日月皆無心亦無揚輝處虛靈惟有玄根同太極自然煥發合天經流行萬古垂千古合撰清寧承太寧清淨洞陽妙德真機運動不留停  
 孚佑帝君詩曰其常之氣大而剛充塞乾坤顯一陽自此昇平一萬世恒安熙皞樂無疆清靈圖皆煥發境實寶興  
 善鋪張天地有根因有此玄妙妙見真常



此清靜入真道 註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者此承  
 上章而言如此清靜無為可返先天既返先天漸次以入  
 真道真道者非三十六旁門九十六種外道之比也此  
 為先天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也道也者大矣哉  
 果何物也曰無極而已矣夫無極真道自古口口相傳不

敢筆之於書恐他人得之必遺天譴雖然書中藏道必是  
 喻言隱語而言子以根而言技是借物關道張冠李戴  
 也足 亦不敢明說將此真道微露大概以作訪道之憑  
 証不致悞墮旁門也真道者乃生身之初是也得父之精  
 母之血二物交合結為鉛血為汞鉛投汞名乾道而成男  
 汞投鉛為坤道而成女半月生陽半月生陰由此而五臟  
 由此而六腑由此而天三百六十五骨節由此而八萬四千  
 毫毛孔竅先天卦氣以足瓜熟蒂落一箇筋抖下地因啼  
 一聲先天無極竅破而元神元氣元精從無極而出分為

三家乾失中陽以坤坤變坎坤失中陰以投乾乾變離  
先天乾坤定位而後成後天坎離水火未濟也從此後天  
用事凡夫之途也若有仙緣訪求返本還原之真道近真  
道先無極一竅此竅儒曰至善釋曰南無道曰玄關異  
名頗多前篇先以剖明要用六神會合之功守定此竅久  
守竅開元神歸位復用九節玄功名為金丹九轉抽爻換  
象扯坎填離奪天地之正氣吸日月之精華用文武之火  
候修八寶之金丹日就月將聖胎漸成和光混俗積功累  
德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逍遙物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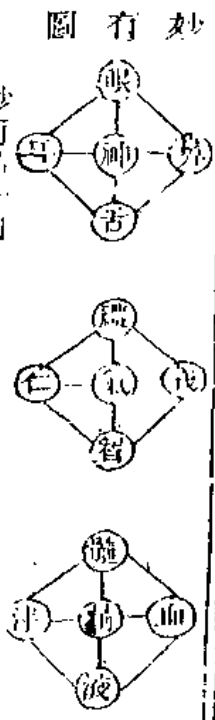
壽

地有壞他無壞浩劫長存故曰金剛不壞之體也不枉出  
世一場雖然如此好處必要真師口傳心授務要立生死  
不退之心方可穩當矣

元始天尊詩曰清靜妙經本自然得明真道悟先天金丹一  
服身通聖隨作仙通開苑仙

靈藥天尊詩曰清靜真言却不多內中玄妙少人摩此身有  
蓋長生酒請問只大賜過麼

降生天尊詩曰清靜後逢正子時一輪明月見江湄此中真  
道於斯竟借問諸君知不知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註 雖是雖然名是名目得是得  
傳道是大道實者真也無者虛也雖名得道者乃承上文  
而言漸入真道也得授明師真傳正授何者是玄關一竅  
何者是六神會合何者是築基煉已何者是採藥煉丹何  
者是藥苗老嫩何者是去濁留清何者是求去投鉛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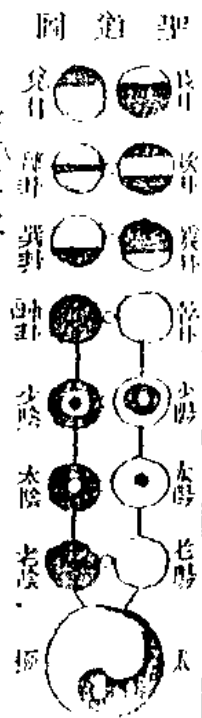
壽

是鉛來投汞何者是嬰兒姪女何者是金公黃婆何者是  
金木交並何者是水火既濟何者是法輪常轉何者是陽  
火陰符何者是文武烹煉何者是清靜沐浴何者是灌滿  
乾坤何者是溫養脫胎何者是七還九轉何者是移爐換  
鼎何者是龍吟虎嘯何者是面壁調神一一領受方名得  
道也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者何也夫道所言關竅藥物一  
切種種無窮無盡美名奇寶一概都是人身自有並非身  
外得來故曰實無所得也果真實為得者必是受道之後  
苦修苦煉立定長遠之計鐵石之心千難不改萬難不退

高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志、方可不致上  
 淫而廢定、要將身外假名利、恩愛酒色財氣、一刀斬斷、連  
 修身中真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方為得道、而身外人人皆  
 曉、身內知者鮮矣、聽吾將身內說來、身非金闕、享受天爵  
 乃為真名、金丹成就、無價貴寶、乃為真利、超度父母、時常  
 親敬、乃為真恩、坎離相交、金木相並、乃為真愛、玉液瓊漿  
 菩提相膠、乃為真酒、嬰兒姹女、常會黃房、乃為真色、七寶  
 瑤池、八寶金丹、乃為真財、細細太和、浩然回風、乃為真氣  
 道便是身中之八寶也、捨得外而成得內、捨得假而成得

真、外培功、內修果、動度人而靜度己、以待日就月將、外功  
 浩大、內果圓明、脫殼飛昇、萬劫長存、方為得道成道了道  
 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道心子詩曰、奉勸世人、希聖賢、榮華富貴亦途、然身中自有  
 長生酒、體內不無養命錢、色即是空空、即色仙為祖、性性  
 為仙、乾坤聽得吾師勸、急急回頭上法船  
 無心道人詩曰、世人急早學仙家、不必苦貪酒色花、去假修  
 真、真不假、掃邪、極道、非邪、燒丹、要捉、山中、烏、煉、汞、常、騰、騰  
 井、裏、蛙、會、得、此、玄、妙、理、凡、夫、符、許、步、雲、霞



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註 為化眾  
 生者為者專意也化者普度也眾者一概也生者男女也  
 勸化九六眾生而回西也名為得道者名者聲聞也為者  
 助成也得者受持也道者工夫也勸化眾生修道功德浩  
 大自外而得之故曰得道也能悟之者能是能為悟是第

究得了大道總要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勸衆苦探內外加  
 功可傳聖道者是可以傳是度人聖是高真道是天機  
 也功回果滿領受天命方可傳道三期普度道須人傳  
 呂祖曰人娶人度超凡世龍要龍交出汚泥未領天命不  
 能傳道儒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何謂聖道生身之本也世人可知生身之本乎  
 父母交後履胎一月三百六十箇時辰無極以成其餘半  
 月生陽半月生陰也又半月無極一動而生皇極之陽又  
 半月無極一靜而生皇極之陰履胎二月也又半月皇極



一動而生太極之陽又半月皇極一靜而生太極之陰胎三月也又半月太極一動而生老陽又半月太極一靜而生老陰胎四月也又半月老陽一動而生太陽又半月老陰一靜而生太陰胎五月也又半月老陽一靜而生少陰又半月老陰一動而生少陽胎六月也又半月太陽一動而生乾又半月太陰一靜而生坤胎七月也又半月太陽一靜而生兌又半月太陰一動而生艮胎八月也又半月少陰一動而生離又半月少陽一靜而生坎胎九月也又半月少陰一靜而生震又半月少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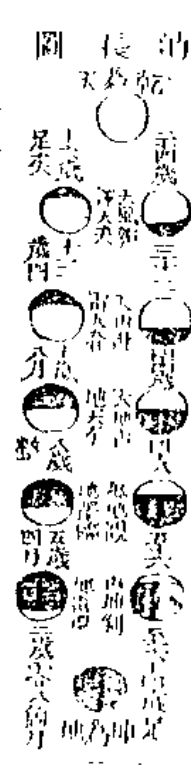
美

動而生巽胎十月也由無極而皇極由皇極而太極兩儀四相八卦萬物別身三才五行符籙以萬四千毫毛孔竅由無極理道而生之者也

斗母元君詩曰識得生身性自歸無不為兮無不為萬殊一本退藏密生聖生凡在此推

魏晉古佛詩曰可傳聖道領絲航普渡羣迷煉性光能悟先天清靜道金仙不老壽延長

玄女娘娘詩曰聖道可傳湧沸濤渡男渡女渡塵勞五行四相全修就頭戴金冠赴九霄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註：太者大也。上者尊也。老者古也。曰者說也。上士者文學大德也。下士者淺學執首也。無爭者兩容深厚也。好爭者憤高好勝也。老君說上士之心。即聖人之心。包天喪地。渾然天理。賢愚盡包。和光混俗。自謙自卑。銚銳埋鋒。不露圭角。外圓內方。作事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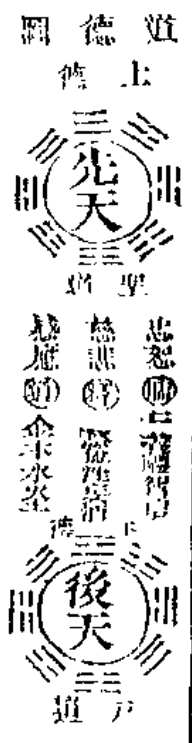
循乎天理。出言順乎人心。何爭之有。下士好爭。首下士亦是好學之士。無奈根基淺薄。學不到聖人之位。多有憤高執首。偏僻好勝。自是自彰。論是論非。故曰好爭也。上士如進陽。君子道長也。下士如進陰。小人道長也。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亦不可不知也。人之初生時。身軟如綿。坤柔之象也。九百六十日變一爻。初生屬坤。至二歲零八月進一陽。變坤為復。至五歲零四月進二陽。變復為臨。至八歲進三陽。變臨為泰。至十歲零八月進四陽。變泰為壯。至十三歲零四月進五陽。變壯為夬。至十六歲進六陽。變

夫為乾六爻純陽上土之位也。此時修煉立登聖域。以下九十六箇月變一爻。此時不修漸而成下土矣。至二十四歲進一陰變乾為姤。此時修煉不進復矣。如若不修。至十二歲進二陰變姤為遯。此時修煉容易成功。如若不修。至四十歲進三陰變遯為否。此時修煉還可進功。如若不修。至四十八歲進四陰變否為觀。趁此能修久而可成。倘若再不修。至五十六歲進五陰變觀為剝。趁此快修。出學可成。再若不修。至六十四歲進六陰變剝為坤。純陰無陽。卦氣已足。趁此餘陽未盡。若肯修煉。還可陰中返陽。死裏

逃生。倘若再不修。待至餘陽已盡。無帶至矣。一口氣下。嗚呼哀哉。豈不是大夢一場。奉勸世人。勿論年老年少。程宜趁早回頭。為妙耳。切莫死後方悔。欲修可能行乎。

忍辱仙詩曰：上土無爭是聖功。分明三教共根宗。太和無礙太和妙。色象莫沾色象空。一月光橫四海外。下江瑞映三才中。湯湯為信陰滿鬼。時人不識此圓融。

渾厚子詩曰：清妙經處處融。無爭上土如虛空。但能體用相輝映。乃信乾坤混濛濛。萬象虛明含滿月。一真顯露協蒼窮。下爭上讓陰陽理。聖聖賢賢不同。



道德品十七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者之者。不明道德。註：上德不德者。非是上德之士。反不重其德也。而上德為先天。五德俱全。在儒以遵崇仁義禮智為德。以忠恕為行。在釋以戒除殺盜淫妄酒為德。以慈惠為行。在道以修煉金木水火土為德。以感應為行。德行全備。未染後天。以為上德。後

天返先天。亦是上德本來。自有不待外求。故曰上德不德也。下德執德者。非是下德之士。反重其德也。而下德以染後天。五德漸失。非執德之道。難以返其先天。何以為執德。知過必改。知罪必悔。戒刑殺以成仁。戒巧取以成義。戒邪淫以成禮。戒酒肉以成智。戒妄語以成信。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由免強而求。故曰下德執德也。執者之者。不名道德。何謂也。執為執拗。着為着相。不信陰功。不明道德。見人戒刑殺。以放生靈。他言輕人身。而重畜物。見人戒盜取。以周貧困。他言總空子。而填人債。見人戒邪淫。以保身體。他言

斷人慾而無世界、見人戒酒肉、以明信德、他言那六畜而  
 係人吃、見人戒妄語、以講信實、他言只要心好、何必忍口、  
 種種執固不遵、難以盡敘、故曰不名道德也、豈不知孔  
 聖人所言仁義禮智信、李老君治下令木水火土、釋  
 迦佛戒去殺盜淫妄情、是何言也、不戒殺、是無仁而缺木、  
 在天則歲星不安、在地則東方有災、在人則肝胆受傷矣、  
 不戒盜、則無義而缺金、在天則太白星不安、在地則西方  
 有災、在人則肺腸受傷矣、不戒邪淫、則無禮而缺火、在天  
 則熒惑星不安、在地則南方有災、在人則心腸受傷矣、不

望

戒酒肉、則無智而缺水、在天則辰星不安、在地則北方有  
 災、在人則腎胱受傷矣、不戒妄語、則無信而缺土、在天則  
 鎮星不安、在地則中央有災、在人則脾胃受傷矣、哀哉、

天花真人詩曰、先天上德為純陽、若肯修行果是強、五德五  
 元三寶足、何須執德苦勞張、

彩合仙詩曰、三教原來一理同、何須分別各西東、三花三寶  
 三皈裏、五德五行五戒中、

何仙姑詩曰、道德真詮品最奇、全憑五戒立根基、慎高執行  
 河頭想、莫等幽冥悔後遲、



妄心品十八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註、眾生所以不得  
 真道者、天下男女名曰眾生、言眾性投生下界也、真道乃  
 先天大道、非二萬六千旁門之比也、為有妄心者、亡女為  
 之、妄、夫人之心、婦子即日離為女、又為日日、為星中天子  
 女、本后妃之象、正直無私、光照天下、生化萬物、養育眾生、

望

亡却女、即亡却真靈、真靈者、日也、夫妄心、何由而起也、因  
 酒色財氣、名利恩愛、所牽引也、妄想酒、以養身、豈不知酒  
 中之害、迷真亂性、人身氣脈、與天地同其升降、週流循環、  
 一飲酒、氣脈不順、氣脈不順、則身中之星度錯矣、星度錯  
 而壽元折也、妄想色、以親身、豈不知色中之害、割骨攝魂、  
 人身以精而生氣、以氣而生神、有此三寶、人方長壽、一貪  
 色、則精洩、精洩不能生氣、氣衰不能生神、三寶耗散、而壽  
 元損也、妄想財、以肥家、豈不知財中之害、朝思暮想、苦勞  
 千般、把你一點精氣神、耗散、總有萬金之富、難買無常不

叫一口氣不來赤手空拳分文難帶罪孽隨性四性六道轉變無休深可嘆也。妄爭閑氣以盡光棍豈不知氣中之害小事不忍而成大事或人命官非牢獄枷鎖傾家敗產妻埋子怨悔之晚矣。妄想名以榮身豈不知名中之害習文以勞其心習武以勞其形碌碌一生縱然官陞極品難買長生不死為忠臣為良將死後為神為好黨為逆賊死墮沉淪矣。妄想恩愛以溫身豈不知恩愛之害。你有銀錢衣食妻則敬子則孝你若貧苦妻必不賢子必不孝從有賢孝者必被妻恩子愛所累一口氣斷誰是妻誰是子所

礙

造之罪自己抵擋妻子雖親亦難替你受其罪也。奉勸世人將此假事一筆勾銷如若不然妄想神仙不求大道不去妄想焉能成聖可乎。

無妬子詩曰去妄存誠備聖云榮華富貴如浮雲豈知貧賤前生定何必碌碌勞竹筋。

無心道人詩曰真靈不散名跡中無識無知亦是空只去妄心不去道千金口訣實難逢。

洗塵子詩曰洗去塵心學佛仙無思無慮甚悠然不貪酒色和財氣學箇長生壽萬年。

人神



人神品十九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註 既者成也。有者實也。妄者動也。心者神也。即者定也。驚者觸也。其者此也。神者主也。此承上文而言。大凡修道之士不可起妄念。妄心一動驚動元神。元神藏心。心神藏目。圭旨云。天之神聚於日。人之神聚於目。心為諸神之主。神眼即眾神之先鋒。夫人身之神

聖

共有六十四位。以應六十四卦之數也。人在受胎之初。先結無極。從無極以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周身百體。由一本而散為萬殊。生凡之道也。又從萬殊復歸六十四卦。又從六十四卦總歸十六官。由十六官總歸八卦。由八卦總歸四象。由四象總歸兩儀。由兩儀而歸太極。無極。由萬殊復歸一本。生聖之道也。不知修道之士。可曉一本否。倘若不知。積德感天。明師相遇。指示一本大道。每日守定一本。不使元神遷移。萬殊有何妄心。而驚神也。神不驚則六十四位人神混合元神。而元神得眾神之混合。其光必大。其







中庸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又曰君子  
 憂道不憂貧貧求美色者不得美色而生煩惱已得美色  
 必有恩愛又從恩愛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色字  
 誠心修道自己身中現有嬰兒姪女每日常近常親坎離  
 相交金木相並多少滋味難以言傳異日道成仙女同儕  
 何等尊重至聖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呂祖曰二八作人  
 體似酥腰中仗劍斬恩夫雖然不見人頭落地教君骨  
 髓枯至於闢氣乃是不忍從是非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  
 如有破氣字誠心修道而養身中三花五氣浩然剛氣太

和元氣結成金丹縱有煩惱化為烏有矣至聖曰血氣方  
 剛戒之在闕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至於一切不如意處  
 便生煩惱我以一空字以虛其心焉愛煩惱之災乎

紫陽真人詩曰勿貪酒色勿貪錢富貴窮通總釋色即是  
 空空即色煙生於火火生煙醞醞瀟瀟頂却煩惱取坎還離  
 掃慾牽一念歸中塵境滅養顯明珠似月圓

邱祖詩曰不貪名利不貪花每日終朝吐彩霞肚饑猿猴獻  
 桃菜口乾龍女送蒙茶勝如淡口三千戶賽過京都百萬  
 家奉勸世人早悟掃開煩惱煉黃芽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便遭濁辱流淚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計便者定  
 要也。遺者途臨也。濁者下賤也。辱者欺凌也。便遭濁辱者  
 是言人生在世貪心不了名利恩愛之中便有煩惱憂愁  
 種種波瀾但失陷處必受五濁之辱也。流者沉下也。淚者  
 事盡也。生者河圖也。死者洛書也。流淚生死者言人在世

迷於酒色財氣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夫生仙生人之  
 道者河圖而已矣人生之初秉父母之元氣而結一顆明  
 珠名曰無極得父母之精血名曰太極天一生壬在上生  
 左眼瞳人在下而生膀胱地二生丁火在上生右眼角在  
 下而生心天三生甲木在上生左眼黑珠在下而生胆地  
 四生辛金在上生右眼白珠在下而生肺天五生戊土在  
 上生左眼眼皮在下而生胃地六成癸水在上生右眼瞳  
 人在下而生腎天七成丙火在上生左眼角在下生小腸  
 地八成乙木在上生右眼黑珠在下生肝天九成庚金

三一七四一



在上生左眼白珠在下生大腸地十成已土在上生右眼皮在下面生脾山此而五臟山此而六腑以至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入萬四千毫毛孔竅莫不山河圖而生之也生凡如此生聖亦如此也夫人死之山河圖而已矣從先天之河圖以變後天之洛書又從洛書中央土去剋北方水則腎虧矣北方水去剋南方火則心虧矣南方火去剋西方金則肺虧矣西方金去剋東方木則肝虧矣東方木去剋中央土則脾虧矣五臟一虧以至六腑百體俱皆衰矣不死有何待哉此死彼生如波浪一般故曰流浪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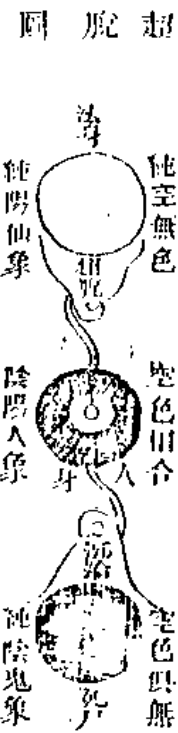
辛四

也常沉苦海者言酒色財氣為四大苦海若不掃除焉能不沉苦海者哉永失真道者因迷昧四字常沉苦海迷人身難保何能言道豈不永失真道矣深可嘆哉

還生大帝詩曰識破河圖早下功還原返本一真宗但能聞出洛書網壽比南山一樣同

薛道光詩曰苦勸人修不肯修常沉苦海為何由百年富貴電光灼口氣不來萬事休

翠虛真人詩曰老君清靜度人經指出身中日月星生死死生由自主佛仙佛在心靈



超脫品二十四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註 真者落實也常者中道也之者行持也道者無極也真常之者所言先天大道乃為真道三千六百旁門乃為假道真道者正心修身之道也假道者察隱行怪之道也悟者窮究也自者定然也得者領受也悟者自得者人能窮究性命訪

證

拜至人指示修性修命之大道返本還原之秘訣方是悟者自得也非是教你在紙上窮悟可能得乎古云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工夫若要書中尋佛法筆光漁乾洞庭潮悟真篇曰任君聰慧過顏回不遇明師莫強猜正此之謂也得悟道者是善人積功累行感動天心明師相遇低心求領大道時常參悟其理晝夜苦修其道不可半途而廢只待功果圓成丹書下詔脫殼飛昇方為了當道纔是訪道求道得道悟道修道守道成道了道有此八箇道字大丈夫之能事畢矣常清靜者常為永遠清為圓明

靜為安寧也、言道成德、功圓果滿、陽神冲舉、三官保奏、  
仙臺接引、過九霄、上玉京、見諸佛、謁上帝、會衆朝  
金母、照功之大小、以定品級、依果之圓缺、而封天爵、仙衣  
綬帶、以榮其身、玉粟瓊漿、以滋其腹、三乘九品、依功而定、  
五仙八部、看果而贈、或居中天、或居西天、皆是極樂、或居  
三十六天、或居七十二地、盡為福地、或居三清、或居十地、  
概屬清靜、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依功定奪、毫無私屈、隨緣  
隨分、享受清靜之福、豈不美哉、豈不樂哉、不枉為人、出世  
一場、這纔是大丈夫、人上之人也、至此則常清靜矣、

善

元始天尊讚曰、清靜妙經是上乘、修行男女可為憑、金科玉  
律相同契、九六乾坤冉冉昇、

靈寶天尊讚曰、急尋清靜悟真空、收性回西莫轉東、採鍊鍊  
丹功果就、超凡脫殼證蒼窮、

降生天尊讚曰、清靜經圖最為先、度人寶筏一慈船、經文點  
破死生感、註解掀開井中天、

蓋天古佛讚曰、清靜寶經至妙玄、多蒙天一註成全、有人得  
會經中理、三教凡夫登寶蓮、

老君清靜經註解全部終

太上老君清靜經國注

正一真人曰、惟有此經靈驗、有求必應、好善樂施之人、將  
此經刻印、廣佈流傳、代天行化、有普救世人之心、保爾閭  
家清平、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災  
難、無不感應、此刻彼印、彼刻此印、流傳天下、而不已也、傳  
到一家、奉行神保一家清平、一縣奉行、一縣清平、天下奉  
行、天下清平也、

善

賑善台捐費芳名

悟 恭施板費六十五千文

劉德普助錢三百文

覺 恭助錢二千五百文

何志恕助錢五百文

復 初助錢二千文

孔妙修助錢五百文

顯 阡助錢十千文

苗妙佐助錢五百文

慶 巷助錢二千文

郭廷桐助錢五百文

怡 巷助錢一千五百文

端 巷助錢五百文

崔永昌助錢一千文

丹 圓助錢五百文

董成基助錢一千文

善 巷助錢五百文

孫振端助錢三千文

法 圓助錢五百文

時政國助錢二千文

蔡明德助錢五百文

舒萬驛助錢一千文

劉成直助錢五百文

關 巷助錢一千文

高永貴助錢三百文

徐殿甲助錢一千文

李妙選助錢三百文

徐殿科助錢一千文

趙大祖助錢三百文

升 巷助錢一千文

余存江

天津同聚源 共印千二百  
天清同聚源 共印千二百  
何士子彭學真

羅伯頌  
何景文 命撥三百  
陸靜波  
張少相



序

夫清靜經者乃道教中盡美盡善之第一書也  
而以說常命名豈無意乎溯自太古洪荒之時  
天地初開人心渾噩歲月不知結繩代政不知  
何者謂道何者謂德故心即是道而道即是心  
則後世之心教寓焉迨及伏羲氏後君尚揖讓  
民興孝弟朝野昇平上下觀感以允執厥中為  
口傳心印則後世之身教寓焉降至周初而道  
德興焉禮樂備焉東遷後人心不古而世道凌

清靜經原旨

序

夷矣是以老子知時入亂於歸隱時演經常之  
聖道以化人而救世大旨欲人盡倫常而悟真  
常守有常以脫無常一片婆心人天普度此即  
為道教之源說經之始也嗣後國尚游說共謀  
求侵食之智民肆奢淫誰肯讀道德之書况經  
戰國兵燹之後秦火之餘未有不淹沒者也故  
漢有避穀之說晉有談易之派迨至唐宋之際  
書符籙者有之餌金石者有之種種怪誕延至  
如今不息即或有讀清靜者亦是謬解狐猜鮮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有違其經中正義者良可悲夫今幸蒙汶水居  
士神傳妙筆語墜天花字字詳疏言言縷晰指  
破聖教之心傳說明清靜之原旨倫常為盡性  
之地功德為得道之梯証儒門之天命通釋氏  
之真空若夫動而復靜則道之真機自得濁盡  
歸清而道之大體立見興四十年之聖道真如  
紅日當空推三十門之邪說庶能熾火皆滅故  
明此經者內以遣慾澄心為功夫外以真常應  
物而臨事古人云在慾不為慾染居塵不被塵

清靜經原旨

序

勞誠所謂了事凡夫在家菩薩非聖道聖教而  
何或曰以此言之則龍虎嬰兒姪女之說何歸  
曰亦仙道之意不可執着也試將此經朗誦一  
遍有一字粘連鉛汞者乎迷者能自做豈小補  
之哉書成之日命為序敢獻淺近之言深願同  
近太古之風云爾

告

中華民國三年清和上浣敬書於營川

悟醫者王鳳聲謹序

三一七四五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  
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  
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  
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  
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  
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  
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

清靜經原旨

正文

一

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  
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  
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  
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  
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  
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  
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  
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

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  
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  
悟之者可傳真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  
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明道德衆生所  
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  
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  
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

清靜經原旨

正文

二

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  
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  
靜矣

汶水居士註釋

海城顯暘王鳳聲  
肅寧六泉柳藝林  
天津聘之黃如珍  
寧河壽椿王福庭  
全校

# 老君曰大道無形

道祖言說大道正大光明

問果何樣式曰無形無象毫無朕兆

**講** 夫大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注運行六虛體物不遺即天地之大莫不由道而生焉何况人與萬物乎然人既知由道而生必須體道而行天行其道元亨利貞人行其道仁義禮智其元亨利貞者觀之無形四時有序仁義禮智者見之無象能應萬事雖曰無形斯昭著矣欲明大道默而細揣思過半矣順斯道者祥背斯道者殃然人誰不樂祥而避殃若於不得其門而入專以私意窺度難乎免於不走旁門欲就其祥而反致其殃良可嘆也究其所以人在聲色之中多為聲色所惑今見

## 清靜經原旨

斯經當體大道無形能生萬有如是考察悟而道可明矣

# 生育天地

以天地之大而昭明其道之深遠無邊無盡無已也

**講** 其天地由道而生及生之後猶賴道以育之而人亦然也足見道不可離何可自背而他尋哉故儒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今人不知道是何物竟致捕風捉影或搬運吐納或枯坐禪空高奇好怪等等難云不但與性命無益而且傷身之處良多然學者若欲辨明邪正容易分曉但問己心所存自身所作與三綱五常五倫八德那件可曾實行便知自家邪正道之真偽吾此數語可作照妖鏡矣不但照己頗可照人今註此經專為破邪顯正去人迷惑妄想若有誇比註之謬者

定是左道邪人註者私已誤人必遭上天罰譴是恐學人被惑故正此言夫太上立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者正欲使人覺悟頓見真如掃盡羣邪如烈日當空燦火皆滅若有會悟者洞見玄機

# 大道無情

乃無親疎遠近彼此厚薄擬運作為也

**講** 情者人之欲也欲有所之即非大道欲明大道自審有欲無欲便識道矣

# 運行日月

運轉流行日月者是道之所使也非日月自行也而道亦不自知能運日月實出自然

**講** 其日月之行由道所使而道不自知然人之動止亦然而人亦不自知也設若知之動止是誰即明真道方可行道

## 清靜經原旨

天行其道元亨利貞使萬物各得其所人行其道仁義禮智應萬事各適其宜豈鬼鬼崇崇私己之道乎惟仁義禮智乃古今經常之道萬代不易真理而今人以為卑近不足為道返求高遠遂致邪道叢生正道淹沒蓋正道者君子行之易小人之難而正道不行於世者可知矣誠能行此正道不偏不倚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專運日月乎

# 大道無名

是無名可稱無名可狀

**講** 凡有情形皆可起名既無情形名從何起故曰無名牽強曰道而名尚難立其色相非道可知矣大凡丹經所立名色及龍虎嬰姦鉛汞水火乾坤坎離烏兔鼎爐採藥燒丹種種別名無非象言以發其道之運用耳實無其象實有其義明道

者一自了然不明者茫然大海切囑請丹經者不可執象泥文亦非作丹經者好事多言以亂後學之心實係欲吐其道難立其言為不得已以藉象言雖千經萬典亦難盡意總而言之能談萬有難述一無故大道之證無形無情無名可知也夫丹經經書者專為後學悟道得訣之士以作心心相印耳若問口訣果是怎的吾曰怎的也不怎的眼前看把圓陀陀光燦燦赤洒洒活潑潑又名玄關又曰天機能悟之者言下見性知機者了然於心不能悟者吾亦欲告之其奈言之不出怎麼說怎麼不是不說總是爾又不知奈何奈何吾告爾之捷徑濟人利物大公無私博學好問寡欲清心久久行之自有明心見性之時而亦知實難名狀矣

清靜經原旨

三

長養萬物

生長養育飛潛動植之物足顯道之全能

講

夫世界之最大者莫如天地最明者莫如日月最多者莫如萬物如是之大之明之多孰能生長運行惟其道也或問如是之能果何形狀吾曰容易知之觀天下之萬物則見其道之形情名色耳然不可以此形情名色以為道須知是道之能力顯化也欲尋此道麼丹經曰訣有云一心象外覓休向世間求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道祖自云道原無名亦難起

名故不知名而名者實出勉強

講 大道之立名曰道者始自道祖而道祖之先凡學道者曰學流洗耳及知道之不可名道而道可明矣

夫道者

蓋其道之所以者果何朕批耶

講

前言道之能力此以下言道之形容

有清有濁

清者陽也濁者陰也清者輕也濁者重也清者虛也濁者實也清者居高濁者居卑

至清無象至濁有形各出自然非假作做

講

夫道欲求諸有察清濁之理而道可見矣然清濁者各有不同有清中之清有濁中之濁有濁中之清有清中之濁

清靜經原旨

四

濁莫不各得其所莫不各出自然其清者多明濁者多暗清者在上下濁者在清者流通濁者滯碍清者長生濁者無常人識此機定為上士既為上士貴清賤濁既知貴賤棄濁留清如何棄留體諸身心身體為濁良心為清常損其身莫損其心留心常著留身難存去難就易得其自然蓋人不明道者實因未識清濁之理而貴濁賤清何以見之而人全以此濁陰之身體為貴而賤其清陽之良心愚之甚矣然良者天賦之良能心者天賦之良知此二者同出一理設知此良心為貴定不為身體所累也然人之好貨財快體膚者是以身為貴也殺身成仁輕財尚義者是以良心為貴也如此比較清濁既明道可徵矣

有動有靜

動者陽也靜者陰也動靜者行止也

持行前清濁影道之象此言動靜顯道之行清濁動靜斯道  
言備矣何不悟之何不知之靜則養陰陰極陽生陽生必動  
動極則散未散之先名為至寶知時採取致之玉壺此像仙家  
以術延命之工而修士有知者未盡其妙或有用意領會者或  
有下手採取者等等不一似是而非豈不知丹經有云若能筆  
之有書皆非真訣也若非口口相傳心心相印焉能授受性命  
之真工也凡能指出方所說出運用皆係仙佛指人擒兔之蹄  
治魚之筌若得魚兔何用筌蹄如彼之論如此之解似乎自相  
矛盾非也吾恐後學之人以筌蹄而作魚兔耳其筌蹄者法也  
其魚兔者道也欲得此真道必先淡七情輕六慾而情慾漸滅  
真道漸增情慾滅淨真道全彰設學人留心由此增減之句亦  
可悟斯道矣蓋道者即是先天一點真陽亦名真鉛蓋此真鉛

清靜經原旨

五

原自外來故丹經曰青年郎君求投宿缺少了二八佳人巧鋪  
床此正言求由內生鉛從外至陰無陽不立陽無陰不留欲凝  
其道不可缺陰少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離了陰陽道  
不成又曰內外二藥又曰內八兩外半斤而今人不識其中真  
義專以象求支離過甚誤己誤人吾不忍力開其弊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然真道者豈離動靜乎夫動靜者不可專察身心亦  
不可捨身心而逐外求察乎天地體諸身心洋洋萬籟皆係活  
潑動靜之天機也故丹經云天人合發採藥歸爐斯可證矣凡  
丹經之指亦以義言後學者不可執象泥文其意義真實之理  
皆在文詞之外若着文詞不會其意老死無成或曰仙佛既有  
慈心度人何不明明言何必以此意在言外言在意內等等妄誕  
之文惑人耶吾曰不然道本無形能生萬有既生萬有道失本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東雖失本來猶存真道故以象言其義方得諦其真蓋導以有  
中識無莫以無中求有道本難言只言其義設得言外識義之  
時即知仙佛立言婆心自不疑吾言  
之妄說也憶與我談心者有幾人哉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

天地清濁動靜其陰陽造化之德微矣

講夫萬象中之最大者莫如天地故以天地之大而驗清濁  
動靜之理其餘萬物各有清濁動靜不詳亦可知矣蓋此  
經立言源流不竭而註者亦不敢間斷然天地清濁之體無所  
不包運行不息四時有序萬物生焉而萬物之濁體須賴濁厚  
之地以載之然萬物雖濁莫不各含清虛真陽之炁其真陽之  
炁仍合於天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清無濁不顯濁無清不

清靜經原旨

六

靈清者善動而施之濁者善靜而受之一施一受造化乃  
成其機如此不亦道乎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男女清濁動靜之理亦本道之自然而出  
着細察之道可見矣

講夫大道之微杳然不覺大道之顯宇宙難容故先以天地  
靜者實出陰陽之正理清者陽之德濁者陰之情動者陽之情  
靜者陰之德其清陽之德為濁陰之情所累其靜陰之德為動  
陽之情所牽是以順施順化流而不返愈流愈繁愈繁愈亂亂  
板則竭斯人之道也亦發於天也若人識其機用其德而遏其

靜者實出陰陽之正理清者陽之德濁者陰之情動者陽之情  
靜者陰之德其清陽之德為濁陰之情所累其靜陰之德為動  
陽之情所牽是以順施順化流而不返愈流愈繁愈繁愈亂亂  
板則竭斯人之道也亦發於天也若人識其機用其德而遏其



情即為逆轉樞機能盜天地之造化矣故儒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斯清濁動靜之理庶可知矣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降者流也臨也水者清也始也流者行也

受也末者濁也終也降其清陽之本而流行於濁陰之末簡而言之施一受

**講** 天施地受萬物生焉男施女受嬰兒育焉如斯之巧非其

道而孰能之因人熟慣不覺亦不察焉故不以為道或曰

縱然覺之察之三才萬物皆由道生可當如之何其奈我何吾

曰然然而不知其味也苟知其味必有所之道能塗說何足為

取所取者識道之機所貴者知道之體若能體道即我也我

即道也混然是一何樂如之故顏子不改其樂而樂此也孔聖

樂在其中亦樂此也賢聖仙佛各有其樂各得其樂吾之樂若

是乎知我之樂者其孰歟又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信不

誣也夫樂此道者非樂其搬運吐納採戰莊禪枯坐頑空執象

泥文野狐邪說等等之道也乃樂其天然自得之道也若非識

此降本流末之機而

天道由何而得哉

七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濁由清而

以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靜由動而立基動因靜而遏止動極

則靜靜極則動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動靜陰陽返復連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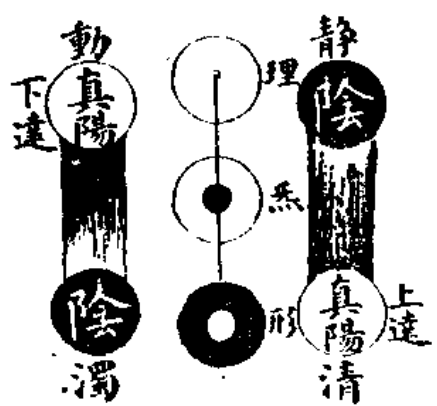
**講** 以上十八句計八十一字字字珠璣皆演道之精義施佈

長養三才萬物之能以其廣大高明深遠繁衍之實以言

之使人得悟其源而識其真然而皆係順行之道一本散於萬  
殊由聖而凡也直至此二句故當其轉機蓋此十字為一部清  
靜經之玄樞也夫人欲返其本由凡而聖必窮其源返求諸身  
然此身純陰而至濁死物也得其生者為含先天之真陽亦曰  
良能又曰玄關又曰真鉛又曰先天炁又曰祖炁又曰外半斤  
又曰外藥又曰天一真水又曰外來即君等等之名難以枚舉  
然此真陽雖有良能毫無知覺得其覺者為含先天之真陰亦  
曰良知又曰玄牝又曰真汞又曰先天神又曰谷神又曰內八  
兩又曰內藥又曰地二真火又曰二八佳人層層名  
號難以勝數然此真陰真陽者觀此圖可會其意

清靜經原旨

八



其真陰好靜為動陽所擾隨動陽而化濁陰其真陽好清為濁  
陰所牽隨濁陰而成動陽隨動陽則散濁陰極則死觀其陰陽

動靜死散之機則身心家國天下之理盡矣蓋死散者皆不用其德而專用其情耳情盡則乖乖極則亂亂極不死散而何而後學之君子有身心家國天下之責者可不慎歟縱無家國孰無身心何可致之於死散也哉夫德者非俗人所稱之德也即陰陽之至德也其陰陽之至德即陽之清陰之靜也其陽之動陰之濁是陰陽之情可知矣夫用其情者凡用其德者聖其清者濁之源由聖而凡也動者靜之基由凡而聖也凡聖交泰其機如此而機之動者由清而來可採由濁而生莫用機動於濁因情所感形與體交則生人機動於清者由天而來與理交則成聖而理寓於形中而形寓於形中故形因能活動而與因理能知覺而理者即虛靈也蓋此虛靈之知覺惟覺其形而不知還有我之天理真氣也於是貪聲色好貨利騰奢淫佚快

清靜經原旨

九

其體虛妄耗真氣漸虧天理而天理愈虧真氣愈耗而真氣愈耗天理愈虧兩相互傷愈傷愈甚理傷猶存其知名曰識神兵傷傷盡則無炁果傷盡神無所依無依則離身則死死之復名曰陰靈宜然猶戀世之聲色貨利亦許因業緣而脫化亦許因孽累而沉淪此皆因能動濁不能清靜者故有是果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人者指大地之貴賤

賢愚等之人也。能者果能如是也。常者真常平常不異也。清者天之精靜者地之粹。天者天之理地者地之義。悉者兩相照也。皆者毫無遺漏也。歸者歸成一體也。

講

大凡天下之人不論賢愚貴賤皆可與天地合其德歸成一體也而不能合其德者為其不能常清靜耳然此常清靜者務由常字着眼此悉皆歸者務由悉字着眼悉者兩相洞照實由真常不昧也然不昧真常者實因知天地氣靈精粹之理也既知之必體之體體相因非歸而何夫此歸者非是作做乃係同類相得因我知天方知我因我體天天方體我兩相不肯故曰和合故經曰水就濕火就燥亦此義也然天地悉皆歸者惟歸其清靜有其清靜惟因有常而常與不常在人之能與不能也夫常者日用倫常也平常也庸常也真常也平常不可務高庸常不可尚異倫常乃真常之用真常乃倫常之體此體者真而不偽常而不改永世昭昭之天理也此用者五常五倫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仁者心之德也義者理之公也禮

清靜經原旨

十

者節之文也智者明不惑也信者誠不欺也苟以仁義禮智誠信於天下則萬事萬物莫不各得其宜而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設如天時未到聖道不興顛倒是非以邪為正其五常之真理不能公行於天下則又當以五倫之分而各盡其職其五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君不仁臣不可不忠父不慈子不可不孝夫不肖妻不可不賢兄不友弟不可不恭朋友不信我莫數之不規夫臣不忠子不孝妻不賢必三綱以振之由上而臨下也猶須用其宜方為以盡君父夫仁慈倡領之責也而弟友不歸三綱所統者為其平等耳而弟不恭兄不可不友其朋友只有勸善規過之責倘若規無可規勸無可勸則有棄止之時而兄弟之友愛者不可問也夫以上所論者皆天理之條目以盡各職而應萬物莫不各有當然既知當



耳吾未見抱天理而夾人慾者吾未見人慾淨而心不靜者然  
慾盡淨則天理純全天理全則大道成矣夫人之不能成道者  
有三一不信天也二不識己也三不誠其當也然誠其當則  
不散識其己則心不惑信其天則自不欺不欺則明不惑則智  
誠其當則正不疑凝而不散明而不昧則體用備矣其體用之  
備猶賴不惑不感之因出於識已識已者得訣矣其訣者難言  
也為其難言真道失傳惟恐失傳勉强立言三教經書未盡其  
義然盡其義者始知三教經書章章藏道句句含訣其道訣之  
含藏者非著經書之特意含藏也乃係後學人之天真自含藏  
也欲返天真先遺其慾欲遺其慾先盡倫常倫常無虧慾自不  
生其慾不生而心自靜心靜知機是謂真常真常者天真  
也天真獨露昭昭自覺常覺不昏是名得道又曰得訣

清靜經原旨

十三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者沉也心者人心也神者人神也自者自然也清

者清虛也夫心不沸騰神得清虛而然自舒暢矣

**講**蓋澄心遺慾則心靜神清其靜者陰之德也其清者陽之德也然陰德由遺慾而得陽德由靜極而生生則欲動動則欲施夫其欲者欲施於濁隨濁而化神由何清清濁之際專賴於澄順生運用巧手神功清濁動靜由是而分能遣其慾者必本天之理能澄其心者必知死之機死歸於理號曰取坎填離

**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自然者不勉強也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慾者色聲香味觸法也不生者不萌也  
三毒者貪嗔癡也消者化也滅者盡也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  
講夫此六慾者最能蔽其靈明耗其元炁其三毒者更能汨沒靈根竭其真陽然人欲保守靈根真陽必須先除三毒六慾欲除三毒六慾必先靜心清神欲其靜心清神必先遣慾澄心欲其遣慾澄心必先明理盡性苟能明理必能遣慾苟能盡性必能澄心其遣慾澄心高賴勉強其心靜神清已出自然自然而然毫無牽掛六慾三毒由何而生循環之理相因而起以上由而生萬物之下句至此共計十四句六十三字皆言道之順逆清濁動靜之機凡聖交參之際先勉強而後自然

清靜經原旨

十四

**也**不能者言其心不能靜神不能清夫未能遣澄者其弊在不明真理不識真機也

**講**夫論修道之端不一而成功一也而三教聖人立言設教各有精義以順天時人情而導之然引導之法以發性源中之頓法有漸中之漸法蓋釋教之立言頓法也儒教之立言漸法也道教之立言頓中之漸漸中之頓也即如此經之言先以漸法導之後以頓法覺之夫頓者頓然覺悟夫漸者漸漸貫通然此遺慾澄心者漸法也心靜神清者頓法也而頓中漸漸中頓互相可知矣夫儒教之漸法者即是倫常之道漸漸漸知漸知漸行漸行漸明愈明愈堅愈堅愈誠堅誠不變理然自疑疑而不恃大成乃化道曰還虛釋曰解脫然釋教之頓法者專

言真如性理夫真如不動渾然太虛而命寓其中然其專言性理性極則命復命復則性著可知性即是命命即是性其性命之道實同出而異名凡後學者多不知三教聖人之心是以分門別戶各立一家而道家言儒釋不明性命雙修之理而僧家言儒道不明禪機而儒士闢佛老皆係異端如是之紛紛互相誹謗皆係未達之人焉知三教同出一源三聖同印一心不然則孔聖何問禮於老聃又讚西方有聖人之言斯可證矣若曰不明性命學庸何作漏盡何名若曰不明禪機何言大覺何言至誠前知然文詞不一義理不二而今之學道者不明三教心法猶其甚焉開口論性命逢人講陰陽究不知陰陽性命果是何物或以頑空為煉性或以採取為結命或以某竅為玄關或以某穴作玄牝種種異端難以枚舉似是而非猶有可原惟

清靜經原旨

十五

有一種益壽之類專自托言已得聖教真傳可修最上大法難夜宿姦妻美妾與道無妨天時一至自然成佛作祖而一般無知惡人貪其便宜受其煽惑而富者以金錢逢迎置華美房產膏腴良田為師養身煉道又置艷婢麗妾以預宣淫反曰還丹喚喚喚此等野狐邪穢之道吾不知將加之以何刑諒天早預是刑諸而貧者入斯道猶為更難遵以師祖使以奴婢分派四方遊行勸化播揚真人出現或曰彌勒轉生以愚惑愚斂財以肥蠶首以替引替入於無限深坑臨死之際猶恃師祖救命若是者死不回頭良可慨也又有一種絕塵教克己倫常不講專以夫婦隔離替普永遠自能成道云云若是毒辣手段獨能斬種絕嗣但不知入斯道者之祖先與該盲師有何冤孽被滅其種族斷盡子孫所幸者天有好生未假其便該道未得擴充倘

若與通於天下則世界之人種定為滅絕矣嗚呼此兩種邪道較旁門之毒為更烈也倘學者不辨真偽不入此邪而入彼邪以謂為學有益而竟殺身亡家夫聖道煌煌何故甘履邪徑實因其德未道心未澄也吾願後學之君子尊師取友察其德之遺否心之澄否可知真偽矣吾非好言是非以正傳夾入雜言惟恐後學者墮此妖邪圈套耳或曰若聞如是之說戒色非是正道好色又是邪道將如何作為方是真道耶吾曰若如是之間必不知三教聖人之心經書之義天理之公矣夫天理之公者本不欺也經書之義者辨欺不欺之效也致聖人之稱者因其心不自欺也若不自欺即是至誠若能至誠豈能好色既不

清靜經原旨

十六

如人君尚德萬民法之天下自治亦能久遠斯王道也人君尚武萬民效之天下強治焉能長久斯霸術也夫人之修身者亦然而心君泰然百體從令宜拘拘此一端耳而修者亦不以不戒色為是亦不可以專戒色為是總以窮理盡性義精仁熟為正宗則心自澄然自道矣

能遣之者

指能除慾澄心之人

講

以下皆言道之妙用自然之效由空來仍還於空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內觀其心者返照靈明之心也心無其心

者而靈明之心不可  
著於有相之心也

**講** 夫凡求道之人莫不心有所欲也既有所欲即失道心道  
如是審之豈由欲求而得哉欲有所道心即感而道心惟微  
者如是也故古聖之教人必先遺其欲後照其心遂曰內觀其  
心可知由外回光返照其心猶恐學人着於血肉之心故曰心  
無其心又可知是靈明之心覺照靈明之心而何心之有故金  
剛經云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同一義也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外觀其形者外照身  
形也形無其形者有

清靜經原旨 十七

身莫着  
於身也

**講** 上句言不着於心此言不着於形蓋人在群色之中以聲  
解清涼自生煩擾何起障碍何來夫有煩惱障碍者全未解脫  
色身也若以色身為重則至道不凝怎曰復命還丹故古聖云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德者出於性天之正非俗夫小惠沽  
名之德也夫斯德之名喻不一易經喻龍解為陽德丹經喻命  
又曰真陽又曰天一真水又曰玄關十名萬說難以枚舉德不  
過其一也天地無斯德不立日月無斯德不明萬物無斯德不  
長人無斯德不生蓋人之不能永生者因背其德也致背其德  
者以生為生也以生為生是以求生祇因求生而敗其德其德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世盡求生亦死以死為死故曰真死真死之慘源自聲色迷於  
聲色不能無形以形為己煩惱頻生煩惱頻動陽德備離煩惱  
大劫陽德大難煩惱不息陽德遠離離而不回此形乃死人之  
死生其機如此貪生怕死人所同情而人只知怕死而不知怕  
煩惱者雖怕死而終必死若怕煩惱不怕死者而終免於死夫  
煩惱之生發於聲色觀破聲色形無其形夫形者生於炁而炁  
生於理理之動者而炁發炁之發者而成形形之動者賴於炁  
炁之靈者賴於理理者天性也炁者天命也形者性命之舍也  
出而異名只由動靜分夫真道者至簡至易全在洞悉玄關  
認識主人玄關者命之基也主人者真如性也若能識此真如  
本性即能形無其形若能形無其形則玄關寓其中矣玄關者  
有動有靜靜者炁之回也動者炁之發也其炁一發陽關乃舉

清靜經原旨 十八

舉而知採可立命基夫採者須採其清運三關又有上下雀  
橋之危採之得法則金龜縮首後天補足此小周天之工完畢  
矣此乃道教以術延命之工有為之法也若修者以此為是因  
執不化只可延年益壽稱為人仙亦難避三災之劫而人在聲  
色之中修此有為之法高易而又難得其全吉也矣耗精神多  
出弊病誠為易中之難夫大周天之法天人合體理炁歸一形  
無其形當會其意得之最難行之最易一得永得實無所得識  
無所得方為真得有所識無所得太虛真空皆是我若能踏碎  
太虛空始見如來大尊者噫此鉄饅頭誰能咬得破咳若說難  
說其難千枝萬葉怎尋源若說易說其易千經萬典不用記夫  
大周天之工夫即釋教之最上乘也儒教之明德真工也明此  
明德者即為得道然明德者不可作一解不可分兩用明是明

三一七五五



也德是德也統而言之故曰明德明是明不知其德而德在其  
中矣有是德不明是明而終必明矣夫明者難識也德者難言  
也天行其德萬物發生君行其德萬國咸寧人行其德萬脈流  
通用此德者為明所以明者體也德者用也明德全備體用會  
極已會其極則成道矣蓋性命之論出於丹經丹經之真莫過  
參同參同之義法於易經易經之奧發於天心天心難言藉象  
乃云後出丹經象易象情人近於象厥故喜而丹經愈出修士  
叢生修士雖多成者幾人不成之故執象泥文不明天理奇怪  
糊云自立一家設法網人妄自高大為師為尊以假傳假誤已  
誤人孽債收盡定墜沉淪為學君子聽吾知云倫常先盡實踐  
實行濟人利物克己精純私欲克盡定能明心明心見性更要  
操存其所操者天理良心千經萬典不外此心欲修此心公私

清靜經原旨

十九

辨明大公無我即是真人忘曰修道怎曰成神東公是逾至公  
是神為學君子樂見樂聞不用妄想自能出塵吾若誤爾永噴  
沉淪為闢邪正忘記正文外觀其形無其形既無其形何曾  
有我人我皆無何及此公此公之妙難言難言若知難言便見  
形無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遠觀其物者遙照萬物也物無其物者照

物之理空物之質不為物質所染也

講

夫物者即天下飛潛動植之萬物也凡物之生成莫不各  
具一理然理者然之初也物者然之成象而然之聚散即

物之生死元氣消則物象頽然盡則仍還於理夫人窮其物之源  
出於然然之源出於理蓋理者無始無終昭明今古永遠不滅  
儒曰無極亦曰天理道曰玄之又玄釋曰真空妙有以位稱之  
曰上帝曰造物曰無源古佛曰無生老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合而言之總成一佛一聖一真散而言之千真萬聖  
百千萬億佛同歸一理理之一動真氣流通散於萬有各得其  
生故曰蠢動含靈皆是佛性如是詳之孰非佛子孰非仙孫夫  
人之不能成仙作佛者惟其背天理也看相也不覺也好奇也  
循私也故以天賦之真實殉於私物也若能窮物之理溯物之  
源能盡物之性則能盡己之性矣故儒書云致知在格物夫格  
物者分開物之理然也非格物之除實博物之名色也故朱子  
補大學五章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清靜經原旨

二十

知有不盡也言物莫不有理者言其莫不有天賦之性理也未  
窮者未窮其性理也知有不盡者言物之性理不窮故其天理  
不能盡知也而後學者不知朱子本意竟為誤解反誣朱子言  
格物是博盡天下之物出處名色之理方能知至此語之甚矣  
彼又自見一理言其格者格除格出之意必須除去物慾之累  
方能清靜無染自然知致矣然此理之論似是而非苟不能窮  
物之性理即不能盡己之性理若是性理不明決難除物之累  
夫除物慾之累全在格物之功而除物慾者在格物之後矣天  
理一明物不除而自除矣蓋人之靈受氣拘物蔽之累不易解  
脫若非知天理之至孰能輕財淡物苟非知致之誠而輕財淡  
物者必有所之或以賤而易貴或以少而換多夫不利於彼孰  
肯捨於此若以茫然無知而竟除去物慾之累者未之有也以

格物作除去物德之解豈其然乎夫物無其物者而理有其理也知有其理不蔽於物遠觀無物內觀無心外觀無形如是之觀無象有理無不是理混然天理理即是我我即是理物來應之物去已之坦坦自如蕩蕩無拘聲色貨利難識其機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三者心形物也悟者

透惟獨見於

朗朗真空也

**講** 實象可指虛空難言夫道之難言者此義也心無其心內

一空空無限無所不在故曰大道彼傳此道無有受主彼受不傳因爾未悟不悟亦傳奈難出口勉强說出又看諸有惟看

清靜經原音

廿二

諸有迷失真道愈迷愈失愈忿愈岐真道失傳甚為可惜陡然悟透至簡至易不用財寶不用氣力無不是我何樂如之操存省察全在不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觀空亦空者洞照於

無所空者將此不着於空之心亦當消滅也

**講** 夫觀空者仍出有心既有是心空有所着既有有所着而真

空無所空矣

**所空既無無亦無** 所空既無者係指空

然又恐心着於無而無無之心亦須去淨

**講** 蓋有象易論虛空難言惟其難言而真道不興久矣故道

祖以弘仁憫世願眾生早出苦海而勉強立言以傳其真空妙有無上之至道也夫道者理之用也真空者理之體也然大藏無量之經典亦不外此空之一字而儒書萬卷豈出此一理乎或曰空何此一理也吾曰豈比之哉而真空與理原不二也乃一體也若言理非真空曾見理有何形以此無形立天地之基創世界之始作古今之萬事以驗乎興衰而不見其狀非空而何夫如是之真空者可向不可背也其向者興其背者亡

清靜經原音

廿二

則古今之興衰歷歷可攷矣然人不知真空之妙則常有背理之行若明真空是我我是真理以理應事即為真道事已之時惟覺真空與道合一猶有何道之論哉或曰如是之論皆係性工之理非性命雙修之道雖然修成亦是陰神靈鬼不足為是吾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夫性命雙修之論出自丹經而三教古經無此性命雙修之論雖無其論實有此理今有此論而失其理也惟中庸言其天命之謂性者亦非言性是性命是命也乃言天命賦於人者即謂之性也然天命者原純陽也散之於週身內外則知覺運動備馬施之於後天五臟則喜怒哀樂生焉而天命之真陽如是之施散則失本來矣陽而化陰是以謂之性也然天命之真陽發散則又謂之炁也其炁之發仍連於性仍合於天而炁屬陽合於週身其身者陰質也統合其陽



外陰而內陽故曰坎中滿也其天命真陽以養散而失其中矣  
外陽而內陰故曰離中虛也離屬火也坎屬水也火上而水下  
故曰水火未濟火炎上則思慮不絕水潤下則淫情恆生此乃  
凡夫任其順行縱慾肆淫之道若修士則逆轉此機權操造化  
由凡而聖也以丹經論之言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然煉精者  
非煉其有形之濁精也乃徐靜極陽生之炁迫於陽關之精華  
也採之仍還於炁故曰煉精化炁然此炁非呼吸之氣也乃  
先天之真炁此炁不散曰立命基夫煉炁化神者非以心靜神  
清情慾不擾而炁自回矣又曰復命又曰取坎填離此與神丹  
神與炁合久而不散故曰性命雙修耳何嘗有單修性單修命  
之說然真修者修性即是修命修命即是修性何也譬如各道  
門修命之工採藥歸爐藥產之時即是一陽來復又曰正子時

清靜經原旨

廿三

總然知採若不明真如性理採之可致何地乎或以意領或以  
手採引過下雀橋再過尾閭夾脊玉枕泥丸上雀橋下十二重  
樓歸於黃庭若無真陰相合如男子入於空室豈能久居竟遠  
得遂失且不致生意外之病設若從前部氣海等處引採則大  
有危險引起衝脉上瀆恐成難治之病學者當自警之不可誤  
作誤為也以上所論皆係有陽無陰徒煉無成而道門中以此  
為獨得真傳究不知未得修真全旨也然全旨者總以識得法  
子時認的真如性方能貫通金剛道德周易學庸等經之正理  
也不然則何曰性命雙修惟古經之文專言性理則命寓其中  
矣再欲言命恐學者執為兩端以生其惑耳而人心好奇以此  
庸常聖道學為不足行憚其難於是不合其私意仍有成聖成  
佛之貪揣之成聖成佛之法定然另有機秘真傳若說不秘已

何不知但求知自己賢與不賢耳夫此聖道君子行之至易小  
人行之極難然天下君子有幾於是聖道失之久矣而後成之  
符道仙真一片婆心為後學者不明無奈只得將道之義藉象  
演之故有性命雙修之論而後學者竟多有作為兩端仍是執  
象泥文不明性理苟有明人演此真空妙理以覺學者真性而  
竟敢誣為不知命工空言性理雖修成亦是陰神耳若如是之  
說則三教聖人專言性理未聞有性命雙修之論莫非皆是陰  
神乎或曰三教聖人豈能全露天機耶吾曰不然若如是之說  
實不知三教聖人之心也蓋古聖仙佛之心大公無我皆願人  
早登無上菩提焉有含而不露以昧人者也夫十經萬卷反復  
橫豎詳論猶恐人不明而人之不明者是自昧也常以私心窺  
度媚佛以邀將來之福何能貫通大道豈不聞孔聖有云二三

清靜經原旨

廿四

子以為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而孔聖立此言亦因彼時之弟子多有不明者常懷夫子有吝  
傳之意故夫子自明其心以解其妄也故聖人之立教全以三  
綱五常五倫八德之工不言性命雙修而雙修正寓其中矣辟  
如仁之一字為萬善之首其功全在克盡私欲方為達到若能  
私欲盡淨則天理流行與道教之神清炁回同一義耳夫此真  
炁者非義精仁熟而不能攝稍有私欲其炁隨欲而化蓋此炁  
者道曰玄關又曰活子時儒曰浩然之炁易喻曰龍釋曰金丹  
又曰舍利若能與神相抱不離即曰金丹又曰復命又曰性命  
雙修然其炁惟無象而難認惟無狀而難言故十真萬聖實盡  
無限婆心留下千經萬卷惟願凡夫同明此造化全功之真炁  
也故立言不一為因時因人而教豈可一味固執夫陰神者實

有此理保明其覺性不肯充己常為私欲所奪內德而執德者  
故為陰神必以因而定果若無寔德而有覺者名曰陰靈不能  
久持仍隨緣而脫化此之謂陰神陰靈也豈可一抵而論哉或  
曰若以如是之說則丹經所論採藥燒丹入爐封固十月懷胎  
三年乳哺皆妄誕之言乎吾曰不然夫結丹懷胎乳哺之論有  
是義亦有是兆然其兆由炁所凝而炁之凝由神之清神之清  
由志之誠志之誠由心不欺心不欺由覺性明覺性明由窮於  
理理之窮由好學也故順逆之發莫不有源然此結丹等兆雖  
由誠心所致亦由誠之中有此結丹等念故有是兆也此兆雖  
有亦不可執着仍須煉神還虛之工再煉虛方能合道可知前  
之所煉固非至道矣故人之所好心有之所之至誠故有是  
兆是兆由誠所感亦未造其極也故三教聖經不重於此直達

清靜經原旨

廿五

其所以覺後學而後學者仍迷不悟也竟着於性命煉丹之工  
則以五倫八德之真理作為別論存故為之辨耳而今之修士  
或多閱幾卷丹經以為獨得之奇時常高談闊論亦許展才編  
作批評註解究不知古聖之心而竟枉費精神猶是狗尾續貂  
自是以惑人也又有一等成神之心最切者而不作神聖之事  
亦不存神聖之心誤受偽師之傳晝夜盲修瞎煉亦許耳目失  
常亦許肚大體贏亦許氣逆亦許瘋顛如是受害仍然不悟自  
陷引他良可嘆也皆由氣質之心不化故好氣質之習以氣順  
而迫氣順致氣質而失其常故生其病也即如修丹雖得真訣  
若夾雜念採其藥而藥亦難留遂採遂散終成陰靈之鬼豈皆  
陽神乎若不知修丹者只能克欲純仁雖不知採而藥自採矣  
不但自採而且永結不散雖無修丹之名亦是陽神豈皆陰神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乎或曰陽生不知採遠時而散怎曰陽神乎吾曰此論者只知  
正子時不知活子時也豈不聞 武聖乎在塵時只知有忠義  
不知有身家只分是非不知利害秉公無私是以浩然參天不  
知修丹而丹已成矣惟不自知耳故脫塵後神炁不散藉善師  
之點頓然大覺不亦陽神乎故修丹者亦養此浩然之炁也焉  
敢稍失襟念而丹經亦以襟念為大病也未聞有懷私欲結丹  
而成仙者也吾望修士自審其心有私欲乎無私欲乎不可掩  
耳盜鈴自哄自誤以執其作做之法也故金剛經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可為明證矣故道祖立此言曰無無  
亦無滅盡諸有而私欲由何能生而修士何不悟哉

清靜經原旨

廿六

身清之至也然者合乎當也常者不返復也寂者靜之極也惟  
無相方合真空乃成大道而人心不覺真空妄求真空仍着相  
而不空必須由空推至無由無推至無無而無其無無之  
心再為消化始能湛然清虛寂然安靜而不失其常矣  
**講**夫道者至簡至易極其庸常而人返求乎難故自背其道  
矣而古聖化人欲指其易而反致其難恐着於難而仍失  
於易此經立言專指虛無真空而後學不知其易者仍是茫然  
無知若問果是何義古經云身在大海休覓水月照幽溪見真禪  
**寂無所寂慾豈能生** 靜之極而無可再加  
其於慾自然不生矣  
**講**欲遣其慾先靜其心靜心之法賴於悟空夫空者不悟而  
難明既明真空心不靜而自靜靜極而安寂無所寂矣則

三一七五九

六然不防其生而自不生矣

### 慾既不生即是真靜

六慾既然不生即是真靜之德

**講**夫清靜之理必先靜而後清欲留其陽先養其陰陰求陽易陽求陰難貴陽而賤陰陽多必亢致亂其常然其陽者豈勉強獨留之物也哉故三教聖人立言專在明心見性而命在其中矣故此經之精義先明清靜之理中言真靜之基後發清靜合一自然之理也譬如瓶貯濁水久靜自清清從何來由靜而生靜者陰之德清者陽之德其陰陽之德本一體而兩用豈可分為兩相也有是靜必有是清不能靜而得清者未之有也不養性而復命者未之有也不克己而成道者未之有也吾

### 清靜經原旨

廿七

嘗見妄想神仙者偶得採藥之法畫修夜煉忘寢廢餐其一片辛苦實屬可嘉其奈未得其宜何也而成神之心過重有是心而妄念生妄念生而真炁耗真炁耗其神怎成吾望修士淡盡人情事先克己克己純熟私欲盡淨方符真靜之旨也

###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

真常者五常之純粹合一也應物者交接

天下之萬事萬物也真常得性者由應萬物而得盡其性也

**講**夫此真常者用之則仁義禮智信也收之則天性真如也應天下之萬物而不被其蔽應天下之萬事而不被其染

如是則得盡其性矣故孔聖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同一義也事之多端惟義是從何碍之有非真常而何哉

###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常應常靜者事則以當然之理應之

去則以理遣而已之而常得其無為清靜矣  
**講**先以六慾不生而推至真靜以真靜又推至常應常靜始得其常清靜矣足見其性盡而命自復矣夫靜者真陰也真性也清者真陽也真命也若能以真性應物不迷而神自清炁自回丹自結矣即如水之清者始於靜其清者曰湛曰潔曰淨仍是水也其分別者亦不過清濁耳而人之性命神炁亦如是也性迷則神昏性覺則神清神清則炁回炁回則命結命結即是金丹也吾恐學者誤走旁門故為如是之辨也上士聞之心心相印中士聞之半信半疑下士聞之必以此論為不知性

### 清靜經原旨

廿八

命真訣吾再無可為之辨矣大凡詳論道理講陰而未講陽則陽在其中矣講命而不講性而性在其中矣苟知陰陽性命清濁動靜之細理原係一體難以分別則道可明矣

###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如此清靜者承上句而言漸入真道者不

思而得也

**講**如此之清靜豈有假作之修為故漸靜而漸清漸清靜而漸入真道之妙境矣

###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既入其真空妙道一無所得亦難名狀

故強起名

曰得道耳

講夫言其入真道者亦勉強也非出彼而入此也乃出迷而

微也解脫煩惱而得其清涼離此岸而到彼岸也本無所入方是真入故起名曰得道也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雖然起名曰得道不可看於得也情實本無所得

講夫人欲辨道之真偽者自察其所學之道果有所得否可知真偽矣凡可口陳指畫者皆係引人明道之法也非是

清靜經原旨

廿九

道也凡得真道者皆係窮盡其理而後覺悟再得明人指點以證之兩心相印洞悉天機雖名為得非由外而得來非由內而得來因人傳點見己之本來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也學道何不悟之果能口陳於外筆記於書不用恭悟而能授受可得者則古聖仙佛早即授人矣令天下眾生同證天道方遠古聖之心願也焉有嫉妒隱而不露者乎若云經書所載歷有所傳何曰無得豈不知此係引人明道見性之法也若比較古聖仙佛所傳見性之諸法最安最快者莫如抱守三細五常五倫八德以盡其職也進一層明一層覺一層得一層何其穩當也奈於世人好異鄙其平常又與私心反對故不學也嗚呼真道因此失之久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為化衆生因衆生之習性所知者以導之

而衆生所好者莫如其所欲故以明道而為得道也

講夫入之所欲者莫如長生不死而好長生之因因貪天下其偏貪也正貪再無則生死關開生死不關則何貪之有一無所得名為得道

能悟之者可傳真道能悟者指悟其道也傳真道者兩相授受

真傳猶賴於悟也而不悟者豈能得道豈能傳道也哉

清靜經原旨

三十

講夫得道之機實出於悟不悟而得者未之有也然悟者亦須有法故古聖仙佛歷有講經說法之音因聽經聞法可致言下見性也

太上老君曰道祖之立言先指大道之能次言大道之形次言人與道同次言向道之效次言背道之因次言持道之果次言行道次言不能行道之由次言漸漸入道之妙此節之下乃誠人不可背道之常其未又言道由

悟而得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士者明人也下士者愚人也爭者與讓

三十一七六一

相反也。其明智之人尚德性而淡聲色。故有自如之遊。寧以養德也。而昏愚之人。只知有聲色。而不知德性。是何物哉。其聲色貨利而竟失其德也。

**講** 夫明智之上士。欲有所之。先溯其源。其爭與不爭。各有得失之利弊也。爭者失之本。讓者得之根。凡人之好爭者。而人必以爭相禦之。因其禦則爭不遂。得者爭之謀而更危矣。苟立其謀。則爭之名著矣。有好爭之名。致引者爭相攻。一己之爭。焉禦羣爭。雖不肯讓。受其迫。仍歸讓於他人。甘受其辱。空敗其德。而明智之上士。不為也。然上士者。專養其德。以德讓入。而人必以讓還之。雖受其辱。仍忍讓之。久行有成。德能服人。德聲一振。羣皆仰之。不爭而已。得服其心矣。此非爭讓互相之得失。

乎。其陰陽消長。成破利害。莫不各有其機。苟能詳審。可明矣。故曰。欲高之先卑之。高由卑起。終必回。欲速其高。終必卑。欲吹之先吸之。吹方得力。欲明之先暗之。暗極則明。順其自然。事可處。道可修矣。

清靜經原旨

三十一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德乃性中之理。若有其所。執即落彼。此而相也。其執與不執。可分上下矣。

**講** 夫上德者。而德已足。猶不知以為德。故德常著矣。其德常著。獨露天真。乃與天地合參矣。苟有所執。即屬後天。後天之為。皆有所向。既有所向。即是看相。即看其相。焉能大而化之。故有上下霄壤之別也。

乎。其陰陽消長。成破利害。莫不各有其機。苟能詳審。可明矣。故曰。欲高之先卑之。高由卑起。終必回。欲速其高。終必卑。欲吹之先吸之。吹方得力。欲明之先暗之。暗極則明。順其自然。事可處。道可修矣。

**執着之者不明道德。** 承上句相因而求。其道德不明者。因有所

**講** 凡人之作德。心有所為。必有所貪。既有所貪。而覺性已迷。何德之有。故大德必得其位。祿名壽之享者。乃德之驗也。其驗與不驗。關乎德之執與不執。若以作德專執名位之事。則恐不驗。若不執於所享。則必有是享。其世界之享。猶有不足。則還有限之大家受也。然以德為德者。何不成哉。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

清靜經原旨

三十二

**心** 衆生者。指天下衆人也。真道者。本然之天理也。妄心者。括言七情六慾也。

**講** 夫妄心。一生真道。即泯妄心。一滅真道。即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人心道心。本不二也。所分者。只在染與不染也。其凡聖者。即如是而分也。而修士。何不去其妄心也哉。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既然有其妄想之心。則神即不安。逐妄而

**講** 神即是心。心即神也。藉兩端之名。以分是非也。夫人有其妄心者。終未遣也。理未明也。心無主宰。隨妄而馳。神則

然散盡則死然修士欲其不死可自問其心有妄無妄即知死與不死矣

**既驚其神即着萬物**  
驚者驚走也驚是其神而馳於外也神既

外馳即着諸有則受萬物所使也

**既着萬物即生貪求**  
既着於萬物而貪得之心遂即生焉

**講**  
因有貪得之心而着萬物因着萬物始有貪得之心此兩端本乎一派若夫一相則兩相皆無無有貪求自不着物若不不着物自無貪求若無貪求自合真道矣

清靜經原旨

三十三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既生貪求之心則煩惱寓其中矣

**講**  
夫貪者之苦猶過於求而求者不貪能有幾人蓋求者不貪煩惱有限因貪而求煩惱無已然貪者求之已得仍欲多求多求無厭有得有失得之煩勞矣之惱恨可知貪求即是煩惱矣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煩惱足壞元性妄想有傷元神憂其心苦

其身身心憂苦由煩惱妄想而致元性元神無損傷乎

**講**  
蓋人之煩惱者有發有止惟妄想而常無已時煩惱發作多有聲色人多知覺故多有戒止之心其妄想無形則常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不自知隨其所肆而身心受其累則憂苦無量其憂苦難任則煩惱類生溯其煩惱之源出於妄想而妄想者寔係得道之賊欲修其道先除妄想妄想既除身心清靜則其清靜煩惱何生煩惱若無庶幾明道若能明道煩惱亦消二者能一可成道矣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  
便遭者容易遭也濁辱者三毒穢質五濁

凡形也辱者下賤之流也

**講**  
此兩句承煩惱妄想而來蓋人之禍福貴賤莫不自招今受是果必前是有因此言濁辱實由煩惱妄想招來不濁

清靜經原旨

三十四

者不死不貪者不辱蓋清者不生不滅不榮不辱凡人之妄想皆從有相而生有相者因未空未空者因未悟未悟者即不覺不覺者以何空而有相無相在空與不空而空與不空在覺與不覺此覺之一字即三教之新傳也故釋曰圓覺道曰大覺儒曰明德若能明謂之得道若能覺亦謂之得道自省覺與未覺便知真道為道何可掩耳盜鈴自粧作以為道耶夫道者明覺也若能明覺焉能遭濁辱而流浪生死也夫生死者有兩層若能分明兩層則道將明矣有生中之生有死中之死有生中之死有死中之生而生中之生者是在生時悟覺真身亦活而性亦活故曰生中之生也死中之死者係人臨死之際難捨塵世之物手忙脚蹬不知所之而身既死性已死矣故曰死中之死也生中之死者是在生之人不覺真空自性以多貨利為榮

三一七六三

身在為生竟不知真性已混故曰生中之死也死中之生者在  
生了悟真性臨死自如而歸不以死為死故曰死中之生也以  
上四條只係兩端生是死之本死是生之根蓋人之以有身為  
生以亡身為死故曰永死由是流浪生死也若能辨明覺性為  
生迷性為死則能永生不墮生死矣夫人之學道者打冊生死  
關方能了道其了道之機在辨清濁其清者真如覺性也其濁  
者五濁凡形也真如覺性無聲無臭應萬有而無形俗人難識  
五濁凡形有色有相搬運萬物非其所能而庸夫易誤故真修  
之士貴清而賤濁清者無象故無生死濁者有形故有死有  
生其生死之機乃自然之道其分晰只在覺性迷也故曰庸夫  
丟刀立地成佛何其速也而覺性之迷也管見苦修不息一世無  
成何其遲也而覺性之迷也由是思之不悟者至艱至難得悟者

清靜經原旨

三十五

至簡至易故孔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同簡易之意也夫人  
之一體有清有濁由自取也貴清者雖死亦生貴濁者雖生亦  
死清者有權濁者無權故濁  
而不自由是以流浪生死也

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常沉者永墮沉淪而不知返也苦海者苦

之無邊無盡也永失  
真道者自性迷真也

講

此二句亦由上句推來蓋人之常沉苦海者只因逐妄迷  
真則無時不苦也普觀天下之人不苦者其孰幾然人之  
大關得失兩端苦於得又苦於失常失常得苦無已矣若得失  
不相關何苦之有其不相關者非大覺其孰能之故經云苦海

無邊回頭是岸無邊之苦若脫之時又如是之速也只在回頭  
耳前邊得失茫茫無已回頭望月體若清虛即是真道何樂如  
之樂道無倦真道何失不失真道苦由何拘此  
苦樂之機易猶反掌而人何不脫苦以樂道耶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

常清靜矣

真常者是覺性真如常昭不滅也之道者  
指其真如即是真道除此之外再無別道

也悟者自得者指其能悟之人仍自得也非從外來所與之  
也得悟道者言得悟其道之人而悟有所得自能常清靜矣  
講夫清靜者為一卷經之大主腦也然此清靜本乎自然非  
勉強作做之可為也清者清陽之炁活子時也靜者真陰

清靜經原旨

三十六

之神活子時也此活子午真陰陽喻了千名萬號亦不出此二  
端也此子午者為十二時之綱領子為六陽之首午為六陰之  
存如子時之過其下五陽當值其五陽之內仍有子炁相含其  
午時之義亦然也雖交午時而午炁生於內其外仍係子陽之  
炁相含故曰離中虛也雖交子時而子炁生於內其外仍係午陰  
之炁相含故曰坎中滿也雖十二時仍歸子午雖有子午之分  
其二炁仍循環相連雖言是二仍是一也其清靜性命陰陽之  
理同一義也豈有性是性命是命陰是陰陽是陽清是清靜是  
靜分作兩端之論耶為道難言分而論之所論之義為覺學人  
因不明其義則細而詳之愈詳愈多愈多愈亂而學仍難明再  
加後出之假道孤禪團騙供養妄談空玄或者註經或者留卷  
自崇為師自臨陷人如是紛紛而真道更難明矣故 道祖私



仁久蘊發婆心以覺後人故著此清靜一經以人之易知易明者而詳其道之精義也俾人同明覺性所以未謀一言假象全以真理推之由清靜始亦由清靜終可知此一卷真經只清靜二字矣其清由靜生靜由真覺真覺由悟如是之推此經何嘗有字可稱無字經矣而悟者必須先有眼力攷察真師良久時談性理陡然言下見性即為覺悟真空再就有道而正焉彼此心心相印大覺無疑即為得訣又為兩相授受之薪傳者也

是經之註專為升堂入室者觀其門外漢必不為然

詩 所註真經少妙玄 意憑先覺覺後悟

曰 倫常日用從中取 清靜工夫要細研

清靜經原旨

三十七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原旨

人之所以不明夫道者大抵皆為物蔽欲累之也夫物欲豈能蔽人累人哉亦以人之縱情恣欲逐妄迷真甘為之蔽甘為之累耳老子甚為憫之不忍坐視於是作此清靜一經以指破人之迷途使其登於覺路其所以救世之心深且至矣無如世人不知細玩每至弁髦棄之因是求道者多明道者少甚可惜也今汶水居士深窺奧妙洞悉精微知是經為超凡之要路入聖之階梯遂詳為註解逐字必使分明細為講求精義務使透顯言皆淺近愚夫愚婦亦能明理

清靜經原旨

跋

一

則淵涵大聖大賢莫能外究盡性命天人之奧不出倫理日用之常此註一出洵如時雨之降臨萬物渙然一新也不誠為世界一大幸福乎後之學者遵而行之將亦步亦趨可直達聖賢之域矣又何有物蔽欲累之耶書成至於三年又復翻印命叙於余以列編尾余不敢違但愧學淺識卑言難盡當望大雅恕之

告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孟夏中浣

河間橋西居士柳藝林敬跋

三一七六五



附詩五首

王鳳聲

太上婆心本至仁  
自從說破先天道

經垂清靜萬年新  
喚醒塵寰多少人

其二

世人誰不怕無常  
時以五常臨萬事

常怕無常忘有常  
自然造入聖賢鄉

其三

先天大道豈難明

惟使人心刻刻清

清靜經原旨 附詩

一

讓國伯夷垂德化  
仁徵甘露千霄降  
三教薪傳無二法

却金楊震斷貪情  
瑞兆黃河萬里澄  
理圓欲淨赴瑤京

其四

儒言天理佛談空  
孤月雲開光普徧  
道通有象有名外  
斷絕妄心為妙訣

入手時時用靜工  
十軍鼎沸意和融  
德溢無聲無臭中  
自然鑿破窳洪濛

其五

清靜真經太上書  
上乘正教倫常盡

勸人明善復其初  
下手純工毒慾除

累德自然開覺路  
憐他種種旁門客

觀空即是指南車  
大道何時得悟諸

附七律詩二首

除却日用倫常事  
休要矯揉同造柳

餘刺紅塵一概拋  
惟防閉塞盡莠茅

清靜經原旨 附詩

二

無牽無罣魚潛水  
雨歇風停雲乍斂

忘慮忘憂鳥入巢  
一輪明月上松梢

其二

造成至道却非難  
萬慮皆空明大我  
風來水面波微動  
參透箇中深意味

清靜真工細細研  
一塵不染見真禪  
月到天心影正圓  
即為世上大羅仙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啓經偈  
金光神呪  
淨口呪  
淨身呪

稽首皈命天地水

三官大帝慈悲主 神功妙德不思議

謹運一心皈命禮

上元天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玄都元陽紫微宮中部三十六曹借九千萬衆考較大千世界之內錄籍十方國土之中福被萬靈主衆

生善惡之籍恩覃三界致諸仙升降之移除無妄之災解釋宿殃脫生死之趣救拔幽苦群生是賴蠢動咸康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上元九炁賜福天官昭靈元陽大帝紫微帝君

中元地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青靈洞陽北都宮中郁四十二曹借九千萬衆主管三界十方九地掌握五嶽八極四維吐納陰陽震男

女善惡青黑之籍慈育

天地考衆生錄籍禍福之名法源浩大而能離九幽浩劫垂光而能消萬罪群生父母存歿沾恩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元七炁赦罪地官洞靈清虛大帝青

靈帝君

下元水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賜谷洞元青華宮中部四十二曹借九千萬衆掌管江河水

帝萬靈之事水災大會劫殺之期正一

法王掌長夜死魂鬼神之籍無為教主

錄衆生功過罪福之由上解天災度業

滿之靈下濟幽高分人鬼之道存亡皆

泰力濟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下元五炁解厄水官金靈洞陰大帝賜

谷帝君

太上說三官經序

天尊言序曰

三官大帝乃是元受真仙之骨變化更生再甦為人曰父姓陳名曰子椿又曰

陳郎為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結為室

長女生二子上元

次女生二子中元

小女生二子下元

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端正有相之人形

容秀氣愛恤救苦生來為人聰俊威容

赫赫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通天達地指

山崩指水水絕指崇崇滅一口之水

水湧萬丈呼風風起呼雨雨來治病病

愈治鬼鬼滅降龍龍伏降虎虎惧江河

湖海山崗社稷竹木石精之神水府官

廟地獄神祇欽依頂禮虔虔恭敬於是

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無邊之力封

為天地水三官大帝管轄考較善惡衆

生三界鬼神等衆超度濟民無量無邊

於是貧窮無衣祿勞苦身形齋戒沐浴

誦經千徧即有

天官賜福衣食滿足飢寒得煖身體無

勞自然安靜和樂無災又於衆生或孤

魂野鬼等衆受刑苦惱冤愆惡孽在身

三官

所有存亡衆生。在因圖之中。未得出離。若誦此經千遍。即有

地官赦罪。出離存亡衆生。苦難孤魂等。衆盡離地獄之中。快樂無邊。皆生歡喜。存者快樂。過者生天淨界之中。命犯孤

辰寡宿。刑妻剋子。損害六親。自己身中。常沾疾病。多招凶禍。連連不絕。致令

星辰不順。運限速遭。流年凶星惡煞。照臨。命限三方四正之內。五行四柱之中。降生凶禍。若誦此經千遍。即有

水官解厄。星辰順度。運限光亨。凶星惡煞。盡一退躔。吉星臨照。凶病即痊。人眷康泰。萬禍潛消。百福來崇。於是四川省忠州路。鄆都縣。東隅周恒。行恒。常計家三十五口。於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十一

月內。全家瘟病不愈。乃是鄆都山鬼王。及孤魂野鬼為害。至乙丑年六月終。病未愈。只有一子隆孫。一長鬚赤脚。無病。至七月初一日。有三人道士。送此經一本。來教隆孫讀誦。此道士乃是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三官大帝。下世救民。教誦此經。不滿十遍。病即輕已。經滿百遍。全家安愈。皆起而悅。又於張用清有一女。姓娘。五日不解。不行分娩。又請隆孫讀誦此經。不滿三遍。其孕即解。母子双全。

道言。用清殺了山東省青州府鄆通原。劫金銀一伯一十兩。是以冤魂取命。化為男米托生。取才李氏命險。以此經

解曰。乃是謀才負命。致此冤愆。來纏得此經。功解釋。冤尤消散。又於顏先。於獄中三年。官不喚出。

道言。顏先與米子爭地。五畝。因在獄中。受苦三年不出。沉吾刑禁。於此經功解散。方出獄門。

請道士誦此經千遍。踴躍懺悔。忽有皇恩大赦。赦出罪囚。得此經功。出離囹圄。永離此地。仇儼幼小。剛柔安樂。於是恒行恒。常用清。發心施經萬本。流傳十方。善男信女。讀誦保國鎮家。攘災集福。解冤救苦。濟民利物。顯達施行。若有善男信女。抄寫讀誦。全

家安樂災難無侵福臨柄散。

道言惠州路郡縣郡山天丁郡都一州四郡都二其郡司前十五之家若有善生員之值時王殿下納還免遭刑難入獄之善遠離郡刑憲生快樂命終之後生於淨地富貴之人

天尊言天下衆生惡求其才惡結惡冤冤冤相報報及子孫今世即見禍殃今生雖富來生貧寒生於奴僕之人子孫伶仃孤苦

道言高連縣東漢鄉大林山下陶思賢計家五十一口一

道士題捨

三元寶像一位又題施經一千卷有思賢不捨此財只有害人心非善心積惡無解言不善毀罵道士以致積罪在身命終受罪併及子孫今世漸漸貧乏子孫伶仃孤苦思賢拜生在彭道顯家為奴

若有善男信女齋戒布施或捨天像靈壇仙廟僧道殿宇法堂橋梁路道等物今生雖貧亦有陰福來助來生富貴生於公侯宰相之人子孫興旺代代富貴善做善位福祿難釋其福無邊

龍州吉揚海岸曾子真計家九口家貧道士題捨救苦功德一軸此人發心捨此功德一軸又施經一千本流傳十方善男信女看誦施財之後皆果家財廣潤子孫興旺有一子名仲貴在朝兵部尚書人子名仲貴在龍州知府在後果見子貴拜生為人在龍州知府子孫孫興旺富貴其甚矣

三官經序終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爾時

救苦大仙在

大羅天上九炁紫微天宮上白

道君曰集會

三元天地水官三界四府衆聖曹官考

較司

同諸仙衆誦說經法救拔衆生放

大光明照見天下萬國九州之地江河

湖海之內閻浮世界之中受苦衆生造

惡非善廣結冤讎多行不足財交弗明

不敬

天地日月三光呵風罵雨欺神滅像瞞  
 天昧地褻瀆  
 聖賢不敬父母叔伯六親姦盜邪淫不  
 忠不孝非理非義斷絕往來恩路不敬  
 五穀穢污遭賤不行正道大斗小秤明  
 瞞暗騙橫言曲語白口咒詛怨天恨地  
 不恤己身不修片善天不容地不載致  
 生惡毒多起瘟疫多招訟非輕重難逃  
 故作事因得此苦報惡難臨身無處解  
 釋於是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道言崇慶府新津縣地方有一曹子化子和兄弟不信神  
 將拖天像地功德一軸扯破用火焚了三年後全家瘟疫  
 一十七口止留九口後於八口有一妻陶氏發心誦此經  
 一萬遍又施此經一萬卷方得病瘥交信男忠信忠道忠  
 大結堂護惡要人女子要人財物天地不容天雷打死魂

婦地獄受刑

救苦大仙端簡上告

三元天官曰善哉善哉此等衆生遭刑  
 苦難若有善男信女皈依

三元齋戒三年圓滿命道轉誦此經三

五十遍千五百遍踴躍懺悔過愆充

道言青州府高苑縣河岸上杜應月仙計家五十三口見

此經全家齋戒此經三千卷流傳十方信人誦誦全家

安樂賜一橫財得富貴子孫大旺八十三口有子三人

後得大官子龐頤得四川直密司子龐雲得鄭縣

縣縣官子龐清得青州府高苑縣縣丞其家大富

三官賜福而助

道君曰即有

天官賜福

地官赦罪



公門中使人害他。秦敬可其三家。身各發心。晨夕誦此經。不滿一年。全家安樂。有相子文。全家痲瘋。竟令人受刑。貪財利已。天雷霹靂。瘟氣流傳。經害身。體寬。愆相併。併及子孫。

道官順慶府南光縣。汪同文。謝仕。樹。利。他。愛州。志。監。李。縣。

客人楊文信。曾萬生。蘇和。清。大。船。上。一。行。九。人。金。銀。百。千。

餘。兩。後。一。箇。月。過。天。雷。打。死。謝。仕。彬。汪。同。文。三。人。去。仕。彬。

同。文。康。取。九。口。人。性。命。已。受。刑。禁。又。經。害。子。孫。連。連。病。不。

於是

救苦大仙再告

天官曰。轉誦此經。至滿千遍。大作

踴躍。悔過愆尤。斷惡修善。即有

城官赦罪。所有惡孽愆尤。俱一赦除。心

志或云志齊或云齊未或云未拜或云拜。盡一飯正。恍恍

惚惚。耳目心定。神魂安靜。精神伏舊。罪

滅福生。無量功德。其福無邊。

昔有謝仕彬。男。子。存。慶。仔。孫。女。孫。發。心。誦。此。經。一。千。卷。又

施。此。經。一。千。卷。散。十。方。善。信。男。女。看。勸。善。戒。沐。浴。晨。夕。誦

此經。

地官赦罪全家病愈。

道君曰。世間衆生。招瘟惹災。毒氣流行。

衆生染着。借是造惡。非善。冤讎相併。致

生惡疾。淹延未愈。若誦此經。病即痊愈。

若誦經者。至端陽中元之日。即有

三元。追回行瘟等衆。考較輕重等罪。俱

一赦除。

道官保寧府廣元縣。中和鄉。昔有丁玄吾。全家治病有

鄰人曾自他。到玄吾家。向索藥。不愈。乃是自恨。玄吾。預寄

人錢米。要他李性。通鈔。一伯。錢。以致怨氣。世全家。佑病

今世便報。此時自恨。玄吾。家各誦此經。二千卷。不滿一伯

錢。全家病愈。怨氣消散。

一元赦罪。

水官曰。世間夫婦。命犯孤辰。寡宿。刑害

絕嗣。皆是前生不施。今生受之。若有善

男信女。晨夕好靜。沐浴燒香。燃燈誦經。

修齋布施。悔過消刑。便生端正。有相之

男。聰明富貴。之子。聲鎮五湖四海。

道官雲南府富民縣。大洞山下。有一人。質文。年六十一

歲。有妻張氏。年五十歲。發心。施經。二千本。就誦。二千卷。飯



吧

三宵大帝後果生於三子聰明之甚。有一千二十一歲名賀清。得山東有審司官。第三子賀靖。先年十五歲。得志州府推官。

宿世今生。故作誤為。謀財負命。今世為

兒取命化財。女人姓娠。三朝五日。不行分挽。或在身兒亡。生下兒亡。三六九歲兒亡。十二五歲兒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

道言徐州府長寧縣彭以玄。被南山下楊志聰。有謀其命

劫去錢鈔。三年內有以玄。求志勝妻柳氏身中托生。取命

化財。乃志聰妻有孕。看誦此經。取命不得。此子九歲。病一

月。其化他財物。又一年終。以玄又再來柳氏身中托生。又

得十二歲。得病取化其財而亡。又一年終。以玄又再來托

生。取命取不得。已得十五歲而亡。化取其財。有志聰專誦

三十一

十一

此經。又施經二千本。散十方善男信女。呪叩

三元天尊。救罪超度。此人東極化生。冤魂消散。

俱是冤愆。相臨化日。化財。騙協財物。化

為畜生。

道言保寧府開中縣有一人。頓惡義。騙龐大初鈔一伯錢。

命終後。注生在龐大初處。生化為牛。二編補還錢債。三十

年後為人貧。

若有善男信女。發心施財。齋戒沐浴。轉誦此經。悔過愆尤。即使愆尤永釋。人鬼分離。產生無難。母子双全。閑然無刑。生

長成人。利益双親。經力弘深。祈福福至。獲禍禍消。

天尊言此為亡用。

離人冰泮。冤家債主。自消自滅。孤魂等衆。九玄七祖。四生六道。輪迴生死。出離

地獄。即往東極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

上好修行。只有天堂。無地獄。閻王一見。不

敢高聲。童子夜叉。擎拳拱手。牛頭馬

面。總盡皈依。一十八重地獄。獄獄逍遙。

三十三天。天宮。官官自在。超生天堂之

十一

境。即無地獄之聲。出離地獄。永離苦難。

徑往人天。超生淨土。快樂無量。一去一

來。無掛無礙。

道言。有臨安府通海縣。西河洲上。妻明兒。有父成遠。林浦

先文。四人同財。本生理。分不平。致不明。滅神像。焚業。冤愆

表成遠林清。又纏寧子。預有明賢。誦此經萬遍。大作功德。道場懺悔之後。果見妻明賢來。病即愈。冤魂往南極天界。趕生。神輝正位。冤消禍散。各家康泰。

水官曰。天下眾生。

星辰不順。運限遲留。凶曜衝併。多生疾

病。或瘟病相侵。或痢疾瘡毒相侵。或腫

毒疥癩相侵。氣候喉瘡相侵。烟疾風毒

相侵。泄瀉風痰相侵。祖塚瘟氣相侵。住

基風水相侵。邪師敗聖相侵。火眼癆瘵

相侵。吐血蟲毒相侵。白口呪咀相侵。刀

兵火盜相侵。水滄煎狂相侵。吊頸鎖枷

相侵。穢門閉瘴相侵。年月日時不利相

侵。斫伐檀廟樹木相侵。宅坑動土相侵。

開基開沼相侵。添新換舊相侵。修前慈

後相侵。瘡疾疹疾相侵。瘟災瘟氣相侵。

致生惡疾。來纏眾生。染着致於喪亡。若

誦此經。即使惡疾不纏。吉星相護。凶曜

退散。萬禍冰消。千祥雲集。經通

天界。福臨人間。

道言臨安府河西縣中平鄉大林洲上。昔有那與茶家十

五口言語不流不信



三元體察到日。差天符收除此孽。無生與茶家五口人。

有三口病不愈。發心誦此經一千遍。懺悔後其病即愈。於

是發心施經一千本。散十方善信看誦。保家平安。後果見

合家人物平安。

三言

十三

天尊言。天下眾生。江河湖海。舟航商賈。

風波洶湧。驚惶憂懼。若誦此經。皈依

天地。水官水府眾聖。即使風恬浪靜。水

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所謀順遂。

諸聖擁護

萬神錫福



道言。鄧都縣靈童。誕生一行九人。同舟生理。被大風波

舟行無岸。九人驚惶中。

三元誦此經。強風即止。江河光明。人船穩載。求謀亨通。舟

行有岸。皆生歡喜。回家施經一千本。散十方善信看誦。後

果人船財物興旺。

於是

天尊而說偈曰

九炁青天

日月星斗真

天地水官帝

雲雷電鼓隨

金童執華幡

玉女捧香花

五色祥雲內

放出白毫光

照一切天下

顯身救衆生

慶雲祥烟護

技離諸苦難

與雲布洪雨

驅雷掣電行

法顯無邊濟

無極無量法

無量度衆生

無極無量光

照出諸魂衆

一切冤家鬼

盡離地獄中

存亡諸衆生

一切離苦難

道言慶州府慶安縣顧子良其觀大墳大瀝家見天火念此偈一遍一拜念誦一萬遍病即愈愈禮念萬遍萬拜於

此

三元感應災難消除又施經五千本散十方善信男女看

誦萬事亨通吉利

天尊說經已畢若誦此經隨力見功酌

水獻花其福自應家有此經宅舍光明

災難無侵佩帶此經萬神擁護鬼祟永

滅心念不空福力自然神力扶持隨心

諸事亨通吉利

應口此經共計一千六百七十五字字字真諦句句消愆行行滅罪卷卷賜福一切諸天上帝三界十方衆聖聞說此經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道言此經

諸天上帝

星斗衆聖同會誦誦

此經忽有毫光顯現照見天下萬同九州之地衆生有生有死有善有刑有安樂者若誦此經聖感福生兩安於世

宅舍光明子孫興旺萬物亨通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保命延生妙經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爾時

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八景宮中與諸天神王

日月星宿

等

等

上聖高尊

無極聖衆。說無上至真妙法。有一真人。

名曰

赤脚大仙。越班而出。擊奉長跪。白

天尊曰。下界人民。或有水火刀兵疾病。

生產鬼魅精邪。天羅地網。一切厄難。何

由救免。

天尊曰。得道神仙。皆從

三官保舉。下方生人。但持

三官寶號。能除厄難。悉皆消滅。吾今授

汝。下世流傳。人間看誦者。得福無量。消

一切厄。即說

寶號曰

北極玄穹

紫微帝庭

泰山岱岳

水國清冷

網維三界

統御萬靈

三元校籍

善惡攸分

齋戒禮誦

死願不成

消災釋罪

降福延生

至貞妙道

功德無邊

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

賜福天官

紫微大帝

上元一品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汝。下世流傳。人間看誦者。得福無量。消

一切厄。即說

寶號曰

北極玄穹

紫微帝庭

泰山岱岳

水國清冷

網維三界

統御萬靈

三元校籍

善惡攸分

齋戒禮誦

死願不成

消災釋罪

降福延生

至貞妙道

功德無邊

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

賜福天官

紫微大帝

中元二品

赦罪地官

清虛大帝

下元三品

解厄水官

洞陰大帝

三元主宰

三百六十

應感天尊

女青真人

考較曹官

爾時

赤脚大仙。與諸天神王。真仙大衆。開說

寶號。皆大歡喜。作禮稽首。而退。信受奉

行。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終



太上老君說黃妙真

太上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太上老君

玉皇上帝 天皇大帝

北極大帝 紫微大帝

主生大帝 左翼真君

右翼真君 修羅真君

獨降真君 保命真君

救苦真君 消災真君

三官真君 四聖真君

左輔真君 右弼真君

九曜星君 太陽真君

太陰真君 羅侯真君

計都真君 金星真君

木星真君 水星真君

火星真君 土星真君

紫炁真君 月孛真君

五斗真君 東斗真君

南斗真君 西斗真君

北斗真君 中斗真君

南斗六司星君

北斗七元真君

二十八宿星君

本命星君 十方真君

太上一應靈空

地下七十二神

太歲累煞 喪門吊客

黃幡豹尾 日遊月遊

聞地下眾生

不信吾法志心 卍

傳念黃妙真經

可以居住處安後

此經看念二遍

勝轉諸經一藏

此經是天中之主

念誦此經 長生保命

呪曰

六丁那吒

六甲那吒

金神那吒

護命那吒

一切那吒

此經看念一遍

能消自身禍罪

看念二遍

九灾自出

看念七遍

七祖盡得生天

天上眾星星辰

一齊奉持

太上修羅

黃妙真經

龍天八部

日月星辰

聖眾各信受持奉行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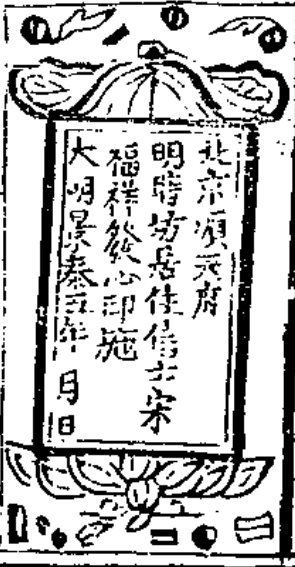
卍

卍

太上老君說黃妙真經

彌勒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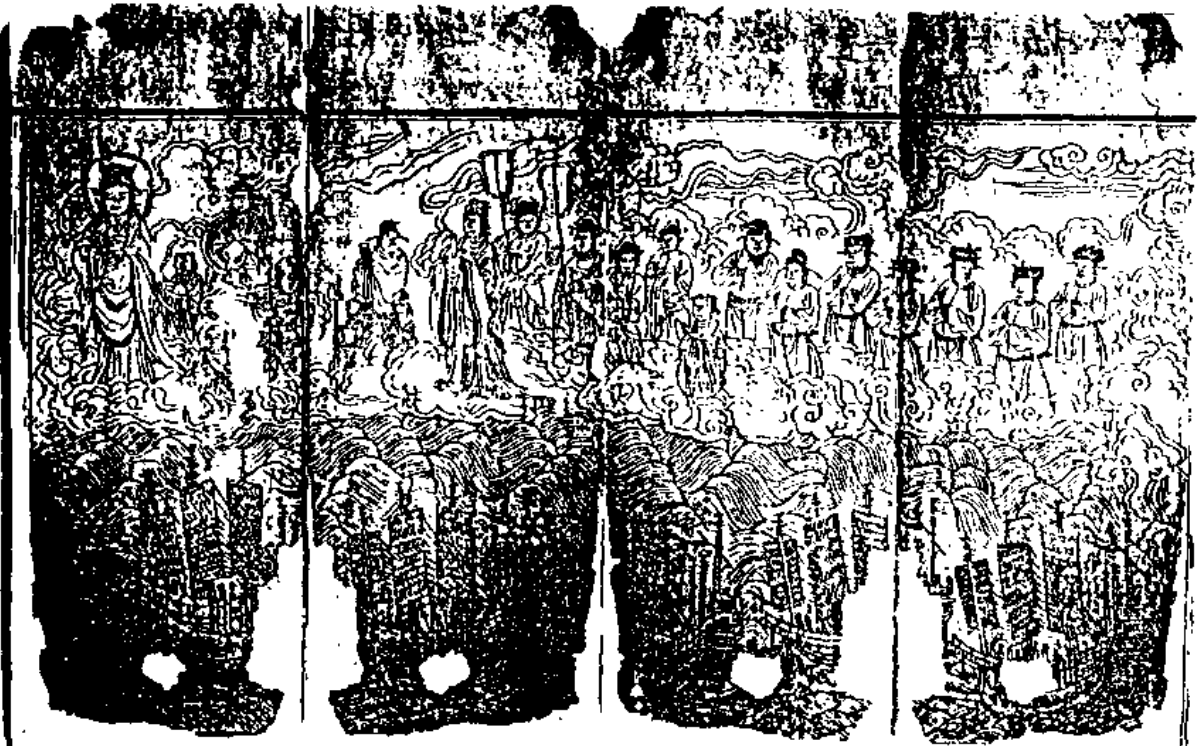
太上彌羅無上天妙音  
 玄真鏡耿耿紫金闕太  
 乙玉清宮無極無上聖  
 合樂祭光明寂寂号無  
 宗玄範總十方讚寂真  
 常道揮磨大神通  
 九天應元玉皇大帝尊  
 玄穹高上帝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太上  
說天妃  
救苦  
靈驗  
經





排有千里眼之神有順風耳之將  
青衣童子侍從判官去住難觀莫  
測人人敬仰處處依即說呪曰

勅封輔斗 顯跡威靈

延印 統領神兵

盜 斬滅妖精

護助人丁

病俱痊

逆我者驚

此燭俱停

人事圓成

外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英烈天妃 善慶威時

遊行海上 遍透天障

風雷領護 兵將緝時

者功行果滿天妃在世太平年正

月十五夜子時敬

老君近來天妃曰雖為女人一表

堂堂額容自在聞有許多道德善

哉善哉即時奏封無極輔斗助濟

政德天妃頂帶珠冠身披緋衣脚

踏雲履手按龍形鳳輦時隨車馬

日從黃峰兵帥前擁白馬搖而後

中臨人世 為揚是非  
下通地府 解脫神司  
狂人者戮 殺人者揮  
施人者愛 謀人者追

一心皈仰 萬物咸輝  
急急如律令

昔時仙妃形容端正空谷傳聲留  
此經呪奉皇勅命而跪尊聽若有

善男信女能敬奉經呪不計日辰  
或敬心諷誦或僧道轉誦行持法  
事或轉一遍三遍至七遍即有祛  
除災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痊官爽

永息行兵破陣凶惡自離因獄之  
中自然寬泰賊寇不侵惡言無害  
田園萬倍牛畜盈餘坐貫行商海  
途幸善求官作事遂意稱心說經

將畢頃刻騰身鳳輦垂官朝謝  
玉京稽首啟休奉辭而退  
奉請三天都總管九天遊遍不魯  
傳上聖天妃名護國勅封靈惠衛

朝廷頂帶花冠金鳳縵身披輝服  
仗龍乘東列西華排鬼將南征北  
狄助神兵威容顯現人欽仰心內  
慈悲佛顯明我奉上天來助勅一

心法力寫明經劍佩斗牛光凜冽  
簡書勅命布精靈救民護國施恩  
德祛害除灾利與興威德通天法  
猛將神威濟世度群生山河社稷

期長守宗廟祠堂保太平散影飛  
雲遍天下天上人間事最靈人間  
若有不祥事奉勅皆行遠上消陰  
德始生陽貞吉真威容顯赫啟度

生民斬鬼除魔速達上清三台奉  
護衆聖皆迎戴天履地步斗魁星  
無憂不滅無願不從但持神呪道  
炁長存真人曰聖后涓州之靈於

凡世三月念三日誕弥朔月世間  
皈仰之應有善男信女喜敬其名  
者莫不修齋設醮萬壽以祝  
斯神何其靈耶真人曰世有德月

正直之神為國療治疾疴以護衆  
生如向者鮮矣一旦功成行滿  
玉皇詔問玉福有登為之散彩七  
元使者為其奔走是勅封金關輔

斗中事人間有兵戈早嘆疾病諸  
難商賈公私俱使望顯其靈盛而  
應之莫心叩頭即使轉得  
玉帝之勅也今有善信之徒若欲

受持此經者神力祐之報應頗更  
若有輕慢者必遭殃咎於是  
玉帝所封呪曰

金闕聖后 勅封輔斗

涓州顯跡 徽績毓秀

三月念三日 誕良辰

人間皈仰 萬壽萬壽

何福不臻 何難不救

與道合真 玉皇詔旨

依經轉誦 即當戒守

燒香散花 修崇齋醮

誦經之人 獲福無量

應有急難 即當虔告

如法受持 無不應驗

普沾功德 永保利貞

勿示非人 戒慎之焉

急急如律令

真后斗僊 顯跡涓州

上佐金闕 下澤泉源

七元使者 道合自然

人間皈仰 福報無邊

昊天罔極 降福綿延

急急如律令

英烈靈妃 應感無邊

人間天上 起謫其名

貞風顯祐 國土清平

臣今遵奉 永保利貞

急急如律令

輔斗真人 感應化生

一符一水 救濟萬民

除災去障 永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齊天聖后 觀音化身

眉州顯跡 海岸興靈

神通變化 順濟妙名

三十二相 相相端成

隨念隨應 至聖至靈

威光顯赫 護國庇民

海風吹浪 至祝降臨

一心瞻仰 顯現真身

屢夢出現 綏押天兵

威神下降 鬼伏邪驚

莆田土主 聖天竹林

觀音大聖 驅逐邪精

消災散禍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七  
仁說天妃救苦靈驗

天后天妃寶號

志心皈命禮浦陀興化福州靈應  
威德飛雄神通廣大救厄而開大  
慈大悲救苦救難  
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天妃菩薩摩訶薩

請願文

此靈符如有急管焚香  
念前神呪七遍書此符  
川井花水磨乳香調服  
自然安樂無下惡食

一、通勝錄

所傳意者水樂當年差往西洋公幹要保火船無事發心告許  
天地靈驗妙經一風用作巨楫折來千苦不期肆暴年命已終  
愿心尤在靈明道下資財命工甲道原許紙文散地四方流道  
請攝四集功德上報  
四集功德三有開見次神保沾利益仍仗良因莊嚴勝惡廣及法  
界有情同登樂土者  
永樂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拜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開經玄篇

窮寂至無宗 虛時劫切阿

豁落洞玄文 誰測此物遐

一入大乘路 軌計年劫多

不生亦不滅 欲生因蓮華

超凌三界德 慧心解世羅

真人無上德 世世為仙家

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

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清宮中觀見

衆生億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

在中華或生夷域之中或生蠻戎之內

或富或貴或賤或貧皆假因緣墮於地

獄轉乖人道難復人身還歸輪轉為無

定故罪業牽纏魂繫陰司受苦滿足人

道折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

轉乖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

覺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輪回我以哀

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

地神擁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於是太

上昇玉局座授與天師道陵北斗本命  
經訣廣宣要法作人舟能津梁男女普  
濟衆生使不失人路

太上是時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上難

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

邪宗多犯罪根多諸巧詐多恣淫穢多

好群情多愛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

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

多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無法教為說

良緣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了

悟此因長生入道種子不絕世世為人

不生無道之鄉不闕人之根本更能心

備正道漸入仙宗永離輪回超昇成道

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可

以本命之日備齋設醮啓祝北斗三官

五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奏章懇願度

誠獻禮種種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

清淨堂宇法天象地吾科善教請正一

道士一人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七或

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建功請行法事

於是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太上北斗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灾表洗滌福壽資命善果臻身

北斗真君應驗曰

家有北斗經	本命降真室
家有北斗經	宅舍得安寧
家有北斗經	父母保長生
家有北斗經	諸厭化為塵
家有北斗經	萬邪自歸正
家有北斗經	營業得獨情
家有北斗經	閻門自康獲
家有北斗經	子孫保榮威
家有北斗經	工路自通達
家有北斗經	衆惡永消滅
家有北斗經	六畜保興生
家有北斗經	疾病得痊癒
家有北斗經	財物不虛耗
家有北斗經	橫事永不起
家有北斗經	長保身利貞

道言北辰在象而衆星拱之為造化之

樞機作人神之主宣成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勾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向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殊途命分俱無差別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祈謝之門延福延生莫曉皈依之路使鬼神被禁禍患未鍾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尅害連年困薦累歲連遭塚訟微咻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所誣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方獲安泰以至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

北斗真形頂禮恭敬呪曰

天靈即榮 願保長生 太玄之一

守其真形 五歲神君 各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

屬之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寅戌生人

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真君。卯酉生人

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網星君。辰申生人

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

屬之

北斗第七天衝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

之

北斗洞明左輔星君

北斗隱元右弼星君

三台生我來 三台養我來

三台護我來

於是真形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力不可稱量。濟度存亡。增延福壽。巍巍功德。真聖祖宗。為性相之根。

本若正性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圓。道

心開發。出群迷徑。入希夷門。皈奉真宗。

達生榮界。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

下日。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

福無邊。世世生生。不違真聖。不入邪見。

道言。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

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佑。

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凡俗無知。自身不

悟。夫本命真聖。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

日為本命限期。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

生。持此真經。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

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醮筵。不

備香火。此為輕生。違忤。不悛。人身天司

奪祿。減算。除年。致多夭喪。如此之人身

謝之後。淪沒三塗。漂諸六趣。生禽獸中。

永失人身。為本命人根本。明所報也。若

本命之日。其有男女。能備齋醮。善達天

司。一世於本命限期。開轉此經。廣陳供

養。使三生長為男子。身富貴聰明。人中

殊勝。其有男女。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



窮下賤。縱知本命。無力備崇。可以酌水獻花。冥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禍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踊躍作禮。圍繞讚歎。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道言。於是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達天司。懺罪消災。莫越備奉。建齋設醮。種人世善根。遇本命生辰。告身中元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令眷屬安寧。悔過度恭。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無道。澄虛無道。乃得聖智。圓通。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道遙雲際。昇入金門。與聖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量無窮。快樂自在。於是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普願流行。令傳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所在擁護。迷誤之者。值遇經訣。懷不信心。毀謗真文。如此之人。罪根難滅。命沉六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凡有上士。

於本命生辰。持讀是經。皆外伏魔。精將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得兩敬之。非人勿示。永為身寶。福壽可稱。是經在處。有南陵使者三千人。此斗真君七千神將。本命靈官。降駕聚真。志來擁護。持經之人。常持誦七元真君所屬尊號。善功圓滿。以降吉祥。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七真 天中大神 上朝金闕  
下覆崑崙 調理綱紀 統制乾坤  
貪狼巨門 祿存文曲 廉貞武曲  
破軍輔星 大周天界 細入微塵  
何災不滅 何福不臻 元皇正炁  
未合我身 天罡所指 晝夜常輪  
俗居小人 好道求靈 常見尊儀  
願賜長生 高上玉皇 紫微帝君  
三台生我來 三台養我來  
三台護我來  
魁魁魁魁魁魁急急如  
太上玄靈北斗真君律令  
道言。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

清淨身心焚香持此真文自認此極本  
 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  
 消除志感萬聖千真俱來衛護此經專  
 重是儲真之徑路得道逍遙皆因此經  
 證聖成真皆因此經出離生死皆因此  
 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命延年皆得  
 自在此經若所在之處千真敬禮萬聖  
 護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  
 皆消滅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尅期  
 安泰於是乃稱念大聖北極救苦呪曰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三災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四煞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五行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六宮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七傷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八難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九星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夫妻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男女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產生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復連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痰癆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疾病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精邪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虎狼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魚蛇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劫賊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枷棒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橫死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咒誓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天羅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地網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地獄厄
-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一切厄

如是七元君 太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超出苦衆生  
 若有急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咸契於五行  
 三鬼得安穩 邪魅永能停  
 五方降真炁 萬福自來并

長生絕八難 皆由奉七星

生生身自在 世世保心清

善似光中影 應如谷裏聲

三元神共護 萬聖眼同明

無災亦無障 永保道心寧

道言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老君還

於玉京是時老君重告天師曰可以宣

揚正教普濟世人福利無邊永露勝善

是時天師再拜

老君流傳此經於世廣垂濟度勿示非

人戒慎之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北斗長生聰明察呪

北斗七星 玉真仙靈 貪狼巨門

保巨長生 祿存文曲 使巨聰明

廉貞武曲 衛臣安寧 破軍輔弼

護臣身形 常居吉慶 永蒙福齡

注上生籍 勾落死名 神清氣爽

洞達玄冥 禦邪攝鬼 群妖摧傾

學道備真 伏祈遂成 七元覆護

飛昇紫庭 急急如

太上帝君律令

北斗長生聰明察呪

太上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

爾時天尊在禪黎園土與大道真仙萬

萬大千諸天尊及諸天龍鬼神盡來

集會受吾約束世間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或有年災月厄遊城赤鼠之厄天羅

地網之厄命窮算盡之厄疾病纏綿之

厄落水波濤之厄虎狼蛇蝎之厄水火

盜賊刀兵生產之厄山林樹木社稷之

厄土石橋梁之厄毒藥呪詛之厄惟願

令對

三三天尊大道真聖懺悔解禳度脫身  
中哭厄一一解散勿為留難勅諸天神  
王並降聖力道力承斯經力恩力衛護  
弟子授持念誦此經已後解禳陽九百  
六之災三衰八難九橫五苦之厄如求  
如願所履平安出入行藏所求利益所  
願遂心於是衆等聞說此經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太上靈寶天尊說攘災度厄真經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仰啓玄天大聖者北方壬癸至靈神

金闕真尊應化身元上將軍號真武

威容赫奕太陰君列宿虛危分秀杰

雙睛掣電伏群魔萬騎如雲威九地

紫袍金帶佩神鋒蒼龜巨蛇捧聖足

六丁玉女左右隨八煞將軍前後衛

消災降福不思議歸令一心奉禮

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  
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

座與三十六天帝千極真人元量飛天

六神玉童玉女侍衛左右一時同會鼓

動法音天樂自響天衆欣然咸聽天尊

說元上至真妙法是時上元天宮東北

方大震七聲天門忽開下觀世界乃有

黑毒血光穢雜之炁幽冥冥從人間

乘北方直上衝天照結不散大衆咸驚

默然不敢議問時會中有一真人名曰

妙行威德充備詣天尊仰越班而出執

簡長跪曰白天尊曰此境清淨太陽

道境何得有此黑毒之炁盍結街上是

何異因唯願天尊至聖為衆宣說絕其

疑慮天尊告曰汝等妙行能為衆生發

問是由汝當復坐靜默安神吾當為說

天尊曰下元生人皆稟清靜氣真一

之形悉備三萬六千神炁扶衛其身今

已陰陽數盡劫運將終魔鬼流行信從

邪道不省本源誦求餘福昏迷沉亂不

忠不孝不義不仁好樂邪神禱祭魔法  
令為六天魔鬼枉所傷害或老或幼或

男或女未盡。天年橫被傷殺。本非死期。氣無可托。惡毒流感。死益不散。慈慈上。衝盟結惡。悉汝當者。知於是妙行真人。與諸大衆。聞是說已。心大驚怖。欲詣天尊。威光暫降下方。收除魔鬼。救度衆生。拔濟幽魂。去離邪穢。大衆懷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勞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將號曰真武。部衆勇猛。極能降伏。邪道。收斬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審此位神將。生居天界。備何道德。為於神將。天尊告曰。昔有淨樂國王。與喜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十四箇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於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備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脩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玉帝聞其勇猛。勅鎮北方。統攝真武之神。但以斷天下妖邪。真人上白天尊

曰。如何得此神將。入於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橫死。日有所益。伏願大慈。天尊遂其所請。天尊乃勅右侍玉童。馳詔真符一道。往往北方。名其真武神。將其神象各部。領神衆。徑到天尊前。長跪。臣已奉玉帝勅命。位鎮北方。今日何緣得親慈顏。特蒙符名。天尊告曰。吾於上元宮中。大會說法。忽下方黑毒慈惡。衝上天界。大衆咸驚。汝宜往彼。收斂妖魔。拔濟冤孽。真武神將。敬奉天尊。教勅乃披髮跣足。踏騰蛇八卦神龜。部領三十萬神將。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獅子。毒龍。猛獸。前後導從。齊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斂。入鬼分羅。寬免解散。生人安泰。國土清平。真武神將。與諸部衆。還歸上元宮中。朝見天尊曰。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斂妖魔。仗慈尊力。乃於七日之內。天下邪鬼。並皆清蕩。天尊曰。善哉。汝等諸神。得先勞乎。於是真武神將。乃交靴布斗魁。置漱指上。佐天

關而作呪曰

太陰化生 水位之精 虛危上應

龜蛇合形 周行六合 威攝萬靈

无幽不察 无顧不成 劫終劫始

剪伐魔精 救護群品 家園咸寧

數中未甲 妖炁流行 上帝有勅

吾因降靈 開揚正法 蕩邪辟惡

化育黎兆 協贊中興 敢肅小鬼

欲求見形 吾目一視 五嶽摧傾

急急如律令

奉禮呪曰

太初大易 无象无形 莫知重濁

孰辨輕清 吾於混沌 分其昏明

天得以健 地得以寧 民得以養

物得以萌 邪得以正 神得以靈

三才之內 萬類咸亨 太朴既散

仁義乃興 禮樂既作 姦邪斯行

六誼或失 四民有爭 上不寬恕

下不思貞 或魔或鬼 或妖或精

恣橫荼毒 干擾生民 全家疾患

累歲官刑 財物耗散 骨肉伶仃

性命枉逝 災禍相縈 穢雜之氣

上達天庭 天尊有命 令與安平

有妖皆剪 无鬼不烹 瘟疫之吏

束首伏膺 鬼精滅奏 邪魔隨傾

吾有十萬力士 五千萬兵 天上天下

從吾降生 拒吾者滅 奉吾者生

惡吾者辱 敬吾者榮 禮吾者壽

非吾者薨 吾有此令 人鬼咸聽

急急如律令

又呪曰

北方玄天 杳杳神君 億千變化

玄武靈真 騰天倒地 驅雷奔雲

隊仗千萬 掃蕩妖氛 雷公侍從

玉女將軍 鬼神降伏 龍虎潛奔

威震五嶽 萬靈咸遵 鳴鐘擊鼓

游行乾坤 外捕逆鬼 破碎魔軍

除邪輔正 道炁常臻 急急如律

令

天尊告真武曰自今後凡遇甲子庚申

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間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惡備學功過年有長短可依吾教供養轉經衆真末降魔精消伏斷滅不祥過去超生九幽息對其存獲慶天下和平

爾時妙行真人與諸天帝元童飛天神王真仙大衆聞說莫不歡喜踊躍一時作禮讚歎功德我尊今日蒙大法利益請於人世救護衆生令得免三災患難各各受持稽首奉行

真武神將再奉

天尊勅永鎮北方春祈而退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玄帝百字聖號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備真悟道濟度群迷普惠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

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攝神王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太上說平安竈經

爾時太上老君金闕上帝妙行真人組聖妙天尊等太道真君開門天使者在玉境山中說上界種火之母玉頂大仙說聖母元君分身下界化為世界左眼化為日右眼化為月頭髮化為山林樹木血脈化為清泉手足化為雄鷹舌頭化為簸箕四肢化為四時三百六十骨節化為三百六十日八萬四千毫竈化為毛脂肉臟獐鹿野獸六畜猪羊大虫牛馬耕耘布種孳生五穀苗禾天尊吞曰每月初一日先掃竈君門後掃竈君房中堂前淨室中潔淨身上污穢不淨觸汚竈君大王惹了赤眼口瘡之災天尊吞曰每月初一日休將簸箕掏灰是

玉頂仙女元君舌頰化為獼猴惹了官  
 司之災天尊答曰每月初一日休要  
 前燒了小男細女尿尿臭赤身露體  
 惡口舌毒作業造罪許道不孝拋撒五  
 穀怨天恨地罵爺罵娘罵風罵雨坑陷  
 它人折了官孫利己損它該是生非貪  
 多人財願死願生瞞心昧己細心狡肚  
 欺善怕惡強者欺善黑風暴雨閃電娘  
 子群魔將雷天打不孝不孝之人天尊  
 答曰每月初一日不要投定竈門穢身  
 而坐身上污穢不淨觸汚竈君大王惹  
 了是非口舌之災天尊答曰每月初一  
 日休將刀斧安在竈前煎炒碗盞不稱  
 安在竈上打蓋驚動竈君大王六神禁  
 忌三官門官不了之事月月二十四日  
 竈君大王上天奏與天曹天官種火之  
 母說若有人寫一本竈經供奉免它一  
 家之災免了產難之災免了癩床頭梳  
 之災免了赤眼口舌之災免了官司之  
 災免了災不照四時無病八節無災生

太上說平安竈經

男端正生女美貌一男一女雙全  
 天尊答曰每月初一日多有人家不  
 便去竈裏燒了鴉片燻了竈君大王  
 丙午帝中乙竈君南方赤帝丙午  
 君中央黃帝戊己竈君夫人天竈君靈  
 竈君地厨神竈君六甲神竈君六癸竈  
 君壬水天仙嬌男地厨童子宗竈君祖  
 竈君公竈君婆竈君父竈君母竈君兒  
 竈君孫竈君陽竈君陰竈君冷竈君熱  
 竈君長竈君短竈君家七十二部竈  
 君公竈母竈子竈孫竈通家童子竈家  
 媳婦地竈三十六部竈上童男竈下童  
 女即說呪曰  
 玉靈仙帝勅妙天尊天上正道逢耆老  
 君太上元始天尊奉行此經急急如律  
 令門神戶尉各依本位鋼刀立下斬鬼  
 十段化為血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奉勅  
 太上說平安竈經

三十七九七



太上正一天尊說鎮宅消灾龍虎妙經  
 爾時聖祖元始天尊在玉清聖境太上  
 道君太上仙境太上老君玉皇上帝天  
 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紫微天皇大帝  
 先天聖母后土皇帝一切五方五帝星  
 君東方木帝星君南方火帝星君西方  
 金帝星君北方水帝星君中央土帝星  
 君三十六洞神仙八十一萬真人年真  
 月直日直時直使者太陽星君太陰星  
 君羅睺星君計都星君森羅萬象二十  
 八宿星君天地水府三官四聖元帥真  
 君奉行六丁六甲左手執印右手仗劍  
 含光辟人天師有二十四萬神將人人  
 咬牙箇箇爭欲生於虎頭氣若風雲颼  
 起雲沒虎鎮雷聲節鏢相隨吏法神兵  
 忽見人家宅上或有邪魔魁魍之鬼血  
 腥癆病之鬼投井自縊之鬼一切鐵甲  
 棒打火輪繞身縛手鎖脚持磨為塵一  
 切妖精趕離宅門東堂西舍卧房樓閣  
 宅園之內細意搜尋或有人家備蓋宅

舍打牆動土移門改戶眠夢顛倒睡卧  
 不安樹木枯竭不於禁忌不選良時觸  
 犯土公土母驚動六神惱害作禍踏磨  
 傷身至心焚香生日看此經壽命得長  
 生本命看此經灾病得離身病人看此  
 經早得離床枕甲子看此經行住亦護  
 身逐日看此經百事稱其心夜夢看此  
 經睡卧得安寧獄中看此經枷鎖早離  
 身難月看此經陰陽早降生每月甲子  
 本命之日看此真經種種香花時新五  
 果志心供養或注生死王至帝王下及  
 庶人信受奉行  
 魁魁魁魁魁魁 斬盡邪魔辟盡妖  
 水火盜賊俱死滅 官灾病患一時消  
 急急如律令



重刊道藏輯要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八組合註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批批道人曰人身內三寶曰精曰氣曰神神足則明生氣凝則道配精化則體充翁足而循環是為上藥顧斯藥也不山不水不落不枯木人和順天時因地利不隔咤哇之界無煩灌溉之勤輕賤之則牛溲馬勃之弗如寶貴之則齊虬參苓之遠遜取攜至便也生息無窮也燥濕不能傷風霜不能蝕金錢不可市貧富不相侵其味長其功巨挺出於溫涼補瀉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一 真集九

恍惚惚杳冥冥

而別具返魂久視之奇視人間之瘴疾延年而僅乞靈於草木奚翅雲泥之判別而天河海水之懸殊故自雷公岐伯以來不敢登諸本草而心印首標其目者揚新傳歷效之良方期萬世善為調劑也

恍惚惚杳冥冥

鐵杖老人曰虛實有無之數相倚伏而相與有成無聲無臭之天正以聲其聲臭其臭也是故空青色色皆空無色之非空則亦無空之非色且春秋冬夏不言而品物亨矣軌迹以求之而來往者無形狀然其生長收藏之紛若而鬱然其布濩者無形之形共形矣神與氣精理為各顯現兩儀之理呈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注

四象之光而寔基乎太極無極之根源不究端倪之可指虛虛實實無有有無彌綸動靜中各自有其化生而迥非誕幻然欲細察其情態而卓乎曲盡其形各則仍聽之而無聲索之而無臭夫是以謂之為恍惚為惚惚是為杳杳而冥冥雖然既名之以恍惚杳冥矣則自有其所以為恍惚為杳冥而非子人以昏默是故君子即虛以責其課有於無無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二 真集九

蓬萊道人曰建非常之業而責成於旦夕間則根源未極於堅深一發而旋枯且竭存而守者謂含光內照密於有意無意之天也功無懈於須臾道自當然於一旦泉之達貫之繁知其靈孕於根源時至而幾莫禦矣且所謂道者惟是煉精煉氣煉神復化有為無而結大丹之體也丹原玄妙其迹似無丹不空虛其形似有無無為至無可以化而為有有為至有其來實根於無即有即無即無即有夫是為恍惚為杳冥願見為無矣而不識無中之有知為有矣而莫知有生於無任虛浮者罔求實力恃可恃者玄想弗能真何以存何以守也至如舍近而馳遠厭淡而好奇是又忽其無忽其有忽無中之有有中無不守不存而藥背銷燼故當無聲無臭之會不敢蹈空寂然枯滅翻求根蒂一意操存更於有色有相時紛然可據定心固守不致坐荒勿正而勿忘徐以俟其

三一七九九

自化真積力久自相與於有成胎結陽開育不期而自得者  
故云頃刻而成也頃刻之為言效甚神而至速也  
廻風混合百日功靈

無上宮主曰余曠曩有言辛苦三三年道進千萬劫謂三三  
年者統養藥結胎之功候前而後而言之也藥苟養成根深  
而體固則丹成胎結百日而功自靈矣然結丹之功曰廻風  
曰混合風也者身內自然之呼吸真氣之往來無影也而無  
聲至神也而至速當藥萃乎鑄鼎取中宮離火相炙相薰  
按節鼓風以候自然之火氣火候一分藥化一分錯落零星  
有如黍米然後散者收使聚混合而成一粒之珠其色紅黃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三 真集九

其形圓固夫乃可謂之丹成乃可謂之胎結迨既成且結同  
思煉度之初相距止需百日始知經不我欺也至功而曰靈  
示神異也夫以浮埃之面目進而躋真聖之階慧澈古今光  
垂天地此實乾坤之至樂而人生不可緩之圖乃萬年不朽  
之榮華第開基於百日是何如之效而功不謂之靈耶過此  
關津名標仙籍縱未還虛合道亦尸解羽化作蓬萊之列仙  
倘面壁深山靜候玉詔大羅座上萬古無疆獨何為憚百日  
之修而不奮庸雲路也  
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醒眼道人曰香篆劍佩瑞拂珠旒入駕行而覲龍光事屬飛

昇以後今也丹還九轉神出三關雖豔被洪濛別開面目而  
未得還虛合道安能詣闕趨朝然經曰默朝非即躬參玉陛  
也句宗一紀飛昇之上是默朝而後進之又久而飛昇也蓋  
嬰兒既育以來一切塵囂謝絕對空山之風雨世而壁以跏  
跌湛寂一心銷融九載消融湛寂九載一心如摺筭升階不  
違顏於咫尺若垂紳侍立明醇酒於笙簧默注神凝念念潛  
通帝謂迨至九年告竣合體清虛萬化生心乾坤在手白沐  
彌羅之詔乘鸞跨鶴而飛昇矣一紀云者從養藥三年迄於  
九年面壁始終一紀而證金剛不壞之身當是時也於斯境  
也提將日月歸玄象跳出扶輿見太虛陶鑄陰陽而不受陰  
陽之陶鑄神明變化並自忘變化於神明以十二載之行持  
成億萬年之德業嗚呼其亦可以奮然興矣  
知者易悟昧者難行

釀花墨客曰蓋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真機雖不靳其取  
攜而要不能強其所不欲知者其天朗其性空或根抵於前  
因或誠求於篤好當其未與道遇已如秋月冰壺覓色生神  
觸形流影或脉脉於真師之指授或兢兢於古訓之昭垂徹  
始徹終一片靈機躍躍而至若天資開汶嗜慾沉淪茅塞其  
心而皓亡其性或日迷於霧障或方信而狐疑種種生魔卒  
昏性海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是故道本無私也而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四

真集九

亦若有私私也者私於其人之高明而賦性之虛靈也不昧前因而一心之篤好也彼味者之冥然罔覺若浮雲之蔽太清日與道遙而道亦與之日遠遂若私其所獨眷而他人不得以旁參雖然知者自知也味者自昧也味者不自安於味則旋底於知知而不自保其知則亦流於昧為知為昧存乎其人生安固勉之途其亦何常之與有故堯玄子曰大道本來人具足可憐塵世少人知

履踐天光呼吸青清

三山節史曰履踐者飛昇之體呼吸者胎息之功當其未至飛昇隨處光明正大如星如日不涉於昏沉而至如胎息之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五

真集九

時矢以潔清湛寂不流於穢濁而念與道凝天光澄澈於心清氣滋合於內證仙成道此其天略云雖然履踐非舉足之時寶周乎視聽言動之大凡而統該乎內外精粗巨細矣功深於克復而凜若冰淵意極夫精誠而盟諸金石時以五體三花為念而身心普燭以天光胎息者以神御氣以氣定息胎因息生息因胎住始之以呼吸息息相依內照默存神注氣母如婦人之孕子如小龍之吞珠來往周旋一息不間自得天之氣混之地之氣混之人之氣混之清明呼吸及時而育育既皆清而渣滓悉去火候力足自聖胎成就而金丹返還矣古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權衡開闔呼吸往來

風即此意也既踐天光復育清氣自成胎息而飛昇矣然必先之以履踐俾真因其本根而後施呼吸之宜乃得丹元醞釀不然者行之以凌躐亦未見其有濟云

出玄入化若亡若存

蓋縷道人曰玄化者不依形而立惟體道而生似有似無分左分右真息所出起元氣所出滋察其形則高中起狀類蓬壺黑白分明象同鷄子其色如錦其運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按其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之關元天地之正中所以為瀕氣之都真神之地問其名則太極之蒂先天之柄虛無之系造化之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六

真集九

源混沌之根太虛之谷歸根復命闕戊己門庚辛室甲乙戶西南鄉黃中宮真一處丹元府守一壇偃月爐硃砂鼎龍虎穴黃婆舍丹爐土釜神水華池帝乙神室靈臺絳宮種種異名而實則為玄化人之生也精神魂魄交會於斯還丹結胎舍斯矣向故悟真篇曰要得谷神常不死須憑玄化立根基真精若返黃金室一粒明珠永不離修真者當三年藥足百日功靈真人浮游於規中陽神飛躍於闕際毋蹈於無為毋形於有作毋落於懸想毋泥於執持或出或入宛轉關生然其出入也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守之終莫之有以無心求之終見其無謂之為亡而躍然有物謂之

為存而杳然無象存亡莫定出入無常若何可也惟凝慮澄  
心不問不數候氣安和真陽融化以呼吸為出入又以出入  
分左右靜極而嘘魚遊春沼動極而反蟄蛰土膏應念而入  
應念而出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少時便須忘氣合神一歸混  
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心不妄動無去無來不入湛然  
常住是為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意也故苟知玄  
化之真知玄化中之何物與夫出玄而入北者存若亡之化  
機守以小心行以大力便可識爐識藥識真人之浮游以一  
己之性靈用於真粹之地誠因明證明以誠生則采取在此  
交媾在此烹煉在此沐浴溫養結胎脫體罔不在此而證聖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七

真集九

編綿不絕固蒂深根

無上宮主曰根之深者華自茂蒂之固者實乃堅故究極其  
終則灼然而眾善屹若松衡之巖立而介然如金石之貞第  
原其始而言之惟其息深深乃達之聲聲其從無為有也祇  
此空空洞洞之所凝其從有至無也莫非實實枚枚之所化  
一腔真意皆生於恍惚而杳冥夫恍惚杳冥猶知其為恍惚

而杳冥是由虛而實也知恍惚杳冥而難定其恍惚而杳冥  
則是由實而虛也實實虛虛出入於左右北而存亡於若  
明若昧之餘則規中一竅結就金丹一粒而靈胎乃孕且生  
矣然時放時收在無差而無間相連如縷相續如泉似有似  
無乍生乍息極之一時一刻亦必繫繫若貫珠是經之所謂  
綿綿不絕者少數則炎少踈則冷時小則傷時大則傷魂  
以神馭氣而成胎尤以氣活神而體道也神氣兩相化而大  
道常醞於中息可住而胎可凝胎可凝而理自具易之所謂  
黃中通理者此物此志夫故曰玉蟾於丹成時恍然而悟曰  
有無捻向箇中尋非淺非深自產嬰縷縷連關內氣根基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八

真集九

之難行也

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  
邱長春真人曰偽者不可亂乎真真者不可參以偽循名斯

核實非以強名名之也且人而名以真人必成於其體之真  
而合真體中之真精真神真氣也蓋人各有體精固之神運  
之而氣以充之故精神氣與體借非後起而非強附也然體  
則惟一而精神氣則為三三與一俱來而一因三實體之賴  
有精神與氣也不可離也精者何天之根地之軸山之泰岱  
水之崑崙父母之樞機而身心之關紐也後天則有象象自  
心生先天者無形形因心滅有象之精假無形之精真惟真  
乃名精實與有生而俱賦迨至後天之弗保因以戕賊乎先  
天然而有象與無形缺一而體奚由立顧體之立也立於精  
也變動而不居神為之運也故舍精則神無所本無神則精  
亦凝滯而不能周惟精合其神精斯與神一而至於一身之  
氣則又體之所待以生者也氣之於神猶精與神之相麗也  
然氣之為氣不附於精而附於神以運為能而氣以充為  
量至剛至大即至靈至巧之所生不濁不虧亦即不屈不撓  
之所養故神與氣合斯精亦相著三品相與以有成夫精合  
神神合氣三三而化一自一一而根三三無一而弗融自一  
無時而不足夫是為真體真體即真人人而真則精氣與神  
合同而化既不參以偽而名豈強名而不然者雖名之以精  
氣神游散而不相屬也三者與一不相屬則是為虛器為寄  
生精神與氣且不真而名真體所有非實有故曰強名也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注

九

第九

解是經者謂經所云體木體之體也非身也然精神氣之非  
真則三品已皆非木體官骸肺廓落而空虛因之生也即  
形體亦非其本體故曰真者不可參以偽偽者不可亂乎真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消入火不焚

無上宮主曰經言精合神神合氣是氣精二者一神之統貫  
而始之終之者也以精與氣合於神之為用尤大矣蓋神  
雖與氣精合不與氣精同氣精以先天無象者為真而無象  
之中嬰兒姪女鶴息龜胎猶有形而有跡矣神則不凝滯於  
物物亦不能滯我神而又合精氣以成能非若尋常之恍惚  
故石者至堅之質飛者致遠之言神經百煉餘而凝精氣以  
合一鋒銛擊郢鏡勝水心倏若追風疾如掣電以至堅而入  
質堅之物斯堅固不摧以致遠而為凌遠之行斯遠無或禦  
至若坎離配象而龜蛇日月各有分司則既濟以來去豈凡  
水凡火所能制故三品皆為上藥而神則統貫乎氣與精合  
氣精以會於神而神遂為聖不可知之詣故大易以陰陽不  
測歸其極於神云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離不殘松柏青青  
鐵杖老人曰道以虛而合而虛者亦非懸而無著之名也蓋  
物恒有所憑依而理亦相為附麗是故神無象也精易虧也  
易虧而弗虧無象而求象非鏡花水月可擬諸其形容也神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注

十

第十

之質在形是以無象生有象精之原在氣是以易化易虧  
象以形昭亦象以形晦不至昭昭至晦而昭昭者自生  
精固易虧而氣恒至足故氣常周於四體而充滿則自生精  
精無氣則枯有氣而精斯不涸不枯乃曰真精且夫耳  
目官骸形之所具三關六腑形之所函彼修道而養神者將  
以求夫一粒玄珠永作闔元之鎮者也且將以神之所化彰  
往而察來動則摧擊飛而致遠水不涸而明珠出海火不焚  
而紅日經天以之煉虛則虛處非虛以之合道則道中生道  
此真神所運非倚著而依於形也然使舍三關離六腑則神  
亦無舍而出入也於何歸故其依形生猶日月之麗乎天而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十一

集卷九

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精依形而蘊實依氣而盈氣充則精  
與俱充氣誦則精因亦誦故欲精華之上達非氣則莫升欲  
精隨之下垂非氣從由降譬則枯條槁木無復有發榮滋長  
之觀者精液之無餘而實則氣機之先盡也以知精之由氣  
以氣而盈矣毋勞爾形而凝神以內謚毋暴其氣而養其真  
精形既完焉神因以固氣之養也精以充周我者培昌而熾  
是以如松如柏蔽日而干雲

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三山笛史曰天道有陰陽二元之所化人身有三品一理之  
所涵故精氣與神皆天所付道所包不離人而命名亦不離

性而成象也第就其分而論之精有盛衰少壯也氣有長短  
屈伸也神有清濁昏明也判之則為三者之中區以別而  
以言其合理本一元而生神神生氣氣生精來往循環互為  
倚伏有一而無兩安得曰三以一分三以三合一惟淵難  
宛轉關生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微妙殊堪釋也是故精  
為主氣為輔而神為用神無一念之離無一時之間斷凝  
合斯為採藥而修丹而如離氣而言精離神而言氣區躋三  
品而無當於合同而化之真緣欲成丹而丹將於何結氣其  
既歧三品而分則神未足而精已耗氣未充而神自其  
緒未清而三品之本亦失故曰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十二

集卷九

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  
醒眼道人曰日月之懸象天之光見聞聲臭之憑依人之竅  
一塞則皆塞一通則皆通通本性生靈因慾墜去其靈而和  
其性則塞者漸通塞者而皆通則永通而無復塞然通非直  
通於外也僅通於外則凡能視能聞能聲能臭何關於性命  
而何益乎丹元經之所謂通是合精氣與元神凝結而嬰兒  
以百出入於五官之際而莫窺其靈機以七竅為門庭以泥  
丸為襍穢光瑩晶燦竅竅皆然是誠照耀於金庭而光如日  
月金庭也者非二十七洞金庭崇妙之天也在內曰靈臺在  
外曰天壤光華晃朗洞達澄澈暗室舒光虛齋生白故光通



於發莫不光明也而不然者通不終通則通也而究不殊於  
譬喻大旨且明矣何是金庭之照耀聖曰聖月云乎哉

得亦得自然身輕太即充溢散寒境

來來道人曰求在外者其柄於人身具之而身得之天人  
不能奪是故藥之養月之修修養失其宜有造終身而弗得  
者自所得則靡之愈大而保合太利然必持之於將得未得  
之先而後効靈於既得當其三品足而一元固龍虎調而日  
月昭周吉坎於華池照重離於玉鼎真中通理美在其中涵  
育薰蒸而操存無間所得為真得而積小有高大之觀則所  
欲者從心應念而皆效一粒易分千處身隻身可作萬方人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三

真集九

一息萬年所以為安貞之吉也且太和之氣其洋溢也無方  
天地以生成人以此之久大清淨銷盡而昭合清虛清心如冰  
溫其如玉甯有不高飛輕舉而玉骨珊珊者耶原其初則如  
履如臨既和倪而繕性泊其後自如圭如璧斯德盛以化神  
理無待於外求遠隨時而具足故君子欲其自得而本立者  
道自生

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醜花墨客曰孕育乾坤交融水火蒲輪川嶽配合陰陽丹之  
為用誠大矣然得不得存乎已而靈與傾不在人得則七竅  
明三關觀察來彰往飛形入石而上達乎天而不然者漏鼎

搖風空鑄煮藥金銷土燥水涸火焦傾者固其所自傾而誰  
執其咎且丹之得也不無色相之可名非白非青而虛光湛  
湛小藏一芥大藏地天然上際泥丸下垂湧穴非天所得乎  
非人力之所助而成其得之也自求之其傾之也自失之知  
其即身而自具而煉有所歸焉矣是故合知行貞定靜操存  
體固無間於須臾本覺勃揚厲之深衷而永之為湛寂真常  
之寶學求其得而防其失致其靈而戒其傾則丹從此修造  
從此獲三品從此而渾化而詣極天人有志修玄者其毋自  
昧於由來之地第反求諸已而心印印於心矣

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四

真集九

蓋縷道人曰凡書必有理理必求明心印一篇無量度人之  
真諦也古今信善持誦者紛紛究莫窺其奧妙之所存非誦  
之不真乃誦之不得其微耳且誦非口誦在誦以心口誦而  
心維其微乃得夫微妙之地非淺嘗者之所能窺焉過云者  
謂念茲在茲索之既專而且久也文入妙來無過熟熟則巧  
生焉萬遍之餘經之義蘊從心化簡之外篇之中篇之前篇  
之後優游而騰馭而理無不明矣倘曰淺嘗將以何物為三  
品何象為首冥問有憑而不知其為守為存即玄化而不知  
於何出入歷之百日功何以靈一紀之間飛昇何自視祖氣  
為繼起而不知呼吸之非真鉛解精與神而不識先天之別



功於何始效於何微發求通而反閉其光丹欲靈而轉傾且失經雖誦也直若俗儒之估畢而無實得於中也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註

圭

第集九

終南八祖說心印妙經解

爾時

東華帝君

正陽仙主

道極天尊

孚佑上帝

普鍊祖師

光垣尊仙

妙法元君

瑤華仙子在道禪境下寶覺壇中蓮花錯落白鶴繽紛有修玄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解

夫

第集九

諸弟子望空稽首願修行於是

諸天尊降蓮臺而說心印經曰人生天地萬物之靈惟心印道

惟道印心印無所印心無所心心印於事厥體必紛心印

於物厥體必淫於無印印於無心心從無宅印從無精

一靈不昧善果臻身夫人有心而自失之人能印而自棄

之失非其失則可有心棄其所棄則可能印若善男子信

女人日持此經即知其心既知其心即知其印既知其印

即知非心有非心既知非心即知有印非印即不印印心無

心心真神真氣合我真精一元三品是印是心斂情斂意

忘見忘聞青龍搏海白虎歸林坎離成象日月分明子午

火起卯酉爐停三年乳哺一紀飛昇如此真道名得真心  
真心一得七竅皆靈惟靈則靜敬為靜根主敬守一自然  
印心心印心印妙哉真經

諸天尊說經已畢修玄弟子各各踴躍歡喜稽首謝恩於是  
天尊齊拱手而說偈曰

混沌乾坤一氣分 真精妙合產蒼生

性中有性歸原性 心外無心去妄心

若得道時勤鍊度 倘離經處自紛更

我今普勸修玄士 立志修玄玄便真

道藏輯要

下皇心印經解

七

真集九

心印經序

空洞道人心印經註成願者三讀之明然而嘆曰大哉心乎宇  
宙之謂與萬靈之府虛無之谷不可以起滅識而起滅無不在  
者也妙哉印乎契券之謂與變易之門神明之宗不可以操舍  
計而操舍無不出者也夫以一心而內攝精氣神則精氣神莫  
非心也以一心而外關日月斗日月莫非心也以日月斗  
之而精氣神以精氣神遠之而日月無事乎引而若引也無  
事乎推而若推也內之外之上之下之泛泛乎如在左右恍恍  
乎如啟戶闢寂然而應響曉然而流光昏然而不知其所以極  
印在斯乎帝之所以凝神統化而為萬物造命定性者也空洞  
子有見於是故直指水竅光神之密而以風波相沓寓其象夫  
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天地精神之至也堯夫邵子得意於其間  
故樂至於無可奈何夫樂則生矣樂至於無可奈何則生無其  
生而亦不能死矣此空洞子拈花處也讀者參之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太

真集九

高上玉皇心印經

蜀地真子註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修仙者採藥以煉丹還丹而合道其初必先明藥品上藥大藥也道生一一生三三三三者萬物之真故故藥品以三神元神氣元氣精元精元神君思慮神元氣呼吸氣元精長交感精其在天神象日氣象斗精象月在地神法火氣法土精法水在人神誠性氣誠情精誠命神浮而精沉氣居浮沉之間

恍恍惚惚杳杳冥冥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九

其集九

道德經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又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者神氣之樞旋杳冥者真精之胎蘊此合三為一乃太極之根先天之宰所謂從道妙一孕玄分元日月之所出判天地之所由生也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道德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道神之所由君也母即德也氣之所由根也契云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傳明之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易空有者易物存則空生守則物化顛倒之則發妙同玄有無相入頃刻者候中之候此化三歸一鍊精而作地仙之道

也

迴風渾合百日功靈

風者天之號令氣異始於無形於有候於真鐘吹灰乘於水火土木返之曰迴風遇火則疾可以鼓火可以滅火鼓火之風順滅火之風逆遇土則寂可以燥土可以潤土遇木則匹可以散木可以拔木遇水則激可以漲水可以弼水回風則火木土水俱迴而生金渾合者一也如水風相遭波在風中風在波中豈非金水合處之妙哉百日氣完基固此鍊氣而結胎仙之道也

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三

其集九

上帝居高上洞元即契所謂上有神明居也朝者以下奉上復初返元之意默者回光襲明一紀者十二年極月數也飛昇則移居上苑此鍊神而化飛仙之道也行之三乘以漸道則一也

知者易悟昧者難行

道本無難易知行亦無二致而人之智愚分焉知者返求諸己而徵於天地時物故易悟昧者馳心於外而蔽於愛欲故難行

履踐天光呼吸育清

履者循其跡踐者步其紀天不自光以日月星為光循其跡

則日有昏晦月有弦望星有建次所以觀天也步其紀則迴  
日推月合辰所以執天也履踐有順有逆順者人即地以法  
天逆者人契道以先天並行一致者也呼吸者息也呼則開  
吸則合呼吸之間一生焉清者天之一即光之根也動物之  
生恃乎息息者人得天之一以人一養天一光風相搏而道  
居焉

出玄入北若亡若存

以其分而言之玄天北地出也以為入入也以為出以其合  
而言之玄北一而已出入有無同門合化存亡一其候若者  
其象其物之真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三

真集九  
四七

綿綿不絕固蒂深根

獨往獨來無有斷際柔若水剛若金道之自然其妙如此花  
有蒂蒂在上樹有根根在下固蒂深根精神水火歸一之地  
也

人各有精精合其神

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秉乾坤之真一以生精雖藏而  
不見乃為妙有生本世人以妄想感之順而成人不知先天  
真壬即合於癸所謂上善若水清而無瑕者是也知其時因  
其動而制之使沉者就浮以合於神則壬丙相交鉛投汞矣  
神合其氣氣合體真

神無而氣有神靈而氣動人以神為神斯墮於夢想能反觀  
焉則有無合靈動交而神化致一神回則明氣定則變明者  
有象變者有物也神合其氣吾見其明以變又孰知物以象  
乎體者人之形質定氣之府息以踵則大氣符妙氣妙氣生  
真氣及體亦真  
不得其真皆名強名  
名所以表真法於自然者也失真則名不立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

石金類形屬土石至頑而含金玉形塊然而化光明皆神為  
之自外淪內曰入自伏之舉曰飛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三

真集九  
四七

言者也

入水不消入火不焚

水火一神而已水能消其非水者而不能消水火能焚其非  
火者而不能焚火入則渾然而一一則道

神依形生精依氣益

形為器形者神之舍氣為母精者氣之子邵子曰夫依地易  
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相依則互用互生顛倒循環無有窮  
極

不雕不殘松柏青靑

木德之厚者松柏人青帝之所始化也木類也能返樸則受

氣足如松柏青而長春

三品一理妙不可聽

神氣精白道言之本一白藥言之有三三一其理可稽以神為主者則鍊精氣以還元神以氣為主者則煉神精以還元氣以精為主者則鍊神氣以還元精曰三元三性三家三丹之說悉本於此分而為六候陳而為九鼎序而為八十一之火符其實一而已一即神也即精也即氣也即元也即丹也即道也此元始以一音流轉者也道不能無言有言皆明三三數無盡言三則萬生得三忘三則知一知一妙一言無可言言復無聲何可聽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三

集集九

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得一聚三則有失三散一則零聖人逆而聚之常人順而散之聖人以無為聚故有眾人以執而散故零

七竅相通竅竅光明

七竅皆居首為載陽之器火數七眼耳鼻四而竅七火體金用而水注之者也水即精也金即氣也火即神也生之來謂之精水為元即玄也竅即化也而火金之用行焉火金者日月之體光明之主也火光而金明玄化之門在焉相通則天門開七竅為一而清玄育故道立焉

聖日聖月照耀金庭

日月者乾坤之至精聖日聖月者坎離之真光道主之天地不得而私有之者也金庭即黃庭天之真道也日月行中而合符化金耀於其庭焉

一得永得自然身輕

呂祖曰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一永無失蓋以三致一一得則永得矣以一鍊百骸百骸無不一鍊一化一斯化形仙矣

太和充盈骨散寒瓊

太和元氣自中達外無不充盈所謂黃中通理潤澤肌膚也

道藏輯要

心印經註

三

集集九

得丹則靈不得則頓

丹者金火之妙用火性能鍊金能消金善用火者金火相伏食而還靈不善用火者火焚金而命失慎哉

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白金色青木色丹由金木併一則金木兩忘無色可指金剛經云以色相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大丹賦曰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混道妙心明轉經自得可也

上皇心印經注序

玄谷帝君曰朕聞心印經者乃無上玄穹主金闕大道召之所  
述也其辭恢奧其旨淵微開敷至道之玄機剖露性命之根蒂  
實登真之徑路為度世之梯航學者苟能造其理達其辭窮神  
以知化參玄以入妙知心為一身之宗操養不失勿塞勿閉四  
闕光明天宇泰定虛室生白即心是印即印是心心印相融上  
下洞徹如月現於江似星涵於海真空寂照一性超然不知孰  
為心孰為印至於心印俱忘神與道俱返其天真則心印之妙  
自我而得之矣朕嘗誦其言味其理實有得乎中因取以註釋  
用授諸梓流傳於世以為修真養生之旨趣夫豈無所補云故  
道藏輯要

心印經

壹

真集九

序  
成化十九年仲冬吉日

上藥三品圖



讀曰

玄元始炁太極精華理無二致三者一家擎天柱地飛昇流霞  
收歸金鼎結就丹砂

道藏輯要

玉皇心印經解

美

真集九

玄谷帝君拜讚

玉皇心印圖



讀曰

即心是印以道為基操存在我身舍以時于真敬禮萬聖受持  
守中得要真舜是師

玄谷帝君拜讚

玉皇心印經

玄谷帝君注

高時明參閱

上藥三品

註曰上藥者即身中精氣神之大藥也金石草木飛走之類不可以喻之神曰上品氣曰中品精曰下品故曰三品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乎此知之修鍊積精化為氣積氣化為神鍊神返虛則與太虛同其體矣

神與氣精

註曰神者乃元始祖神精乃先天地精氣乃混元祖炁質太

道藏輯要

心印經

卷

箕集九

極之英華人身之大藥若非此三者人從何生或以思慮神呼吸氣交感精而比喻則去道遠矣

恍恍惚惚

註曰恍兮惚其中有物蓋言其中有真一之氣存焉若能於恍惚中採此真一之氣丹道成矣

杳杳冥冥

註曰杳兮冥其中有精蓋言其中有真一之精存焉若能於杳冥中採此真一之精丹道得矣

存無守有

註曰無者乃能之象喻身中之氣有者乃虎之形喻身中之

精龍虎雖人身中而無形狀今以氣比龍以精比虎龍為難降之物固當存之虎乃難制之物固當守之若以有無交入龍虎相投精氣凝結存之守之則大藥成矣

頃刻而成

註曰頃刻而成丹者此聖人開悟學徒進道之速也其行功進火溫養調護必須三年九載方獲有成矣

迴風混合

註曰迴風運氣混合萬神此奪天地大造化之機知之者則宇宙在乎手畜化生乎身矣

百日功靈

道藏輯要

心印經

天

箕集九

註曰修丹鍊已功須百日方見靈驗而欲奪天地大造化必須積功累行三年九載斯至上聖高真之地位矣

默朝上帝

註曰上帝即上天也在人身中求之即元神元氣元精也默朝者靜中存想飛騰也元神即元始天尊元氣即道德天尊元精即靈寶天尊也默朝者豈有外於一己之精氣神哉

一紀飛昇

註曰一紀一周年也學仙之徒若積功累行日積月就道成果滿上膺天詔金簡記名豈不謂之飛昇乎

知者易悟

知者易悟

註曰內鍊之理實非高道難行之事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殊不知道寓於天地間無物不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非至道存焉知其理悟其玄則仙道可冀矣

昧者難行

註曰昧者意既滯於物心不在乎道貪名逐利而流浪生死雖知有大道而反以為不足行故曰難行吁亦自殆而已矣

地踐天光  
註曰字泰定則發乎天光大修行人方天光陽生之時真氣

漸至節當履踐採攝其氣以歸中宮而結內丹矣

呼吸膏清

道藏輯要

心印經 元 其集九

註曰呼者濁氣從有而出吸者清氣從無而入人能效天地升降之氣百其清者而實為陽則身仙矣經云呼吸元氣以求仙是也

出玄入化

註曰玄為天屬陽化為地屬陰玄化雖本乎無中來而二氣得升降行乎其中所以天長地久人知身中玄化一竅虛中不屈則與天地同矣

若亡若存

註曰道之在身杳冥恍惚立乎無方似有若無隨時而寓一本萬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豈非若亡若存乎

綿綿不絕

註曰內功修鍊在乎息上功夫使其綿綿若存真氣入乎其

固蒂深根

註曰物生大塊而各有根蒂天有地根地有地根人有入根真種即入根也人能固其真種則蒂固而根深矣真種二字存乎真師口訣

人各有精

註曰精者人之至純至粹者也資生六脈周流一身若入精

道藏輯要

心印經 辛 其集九

全則五內發光神完氣固百病不生精竭則神光落而致死亡矣

精合其神

註曰神者乃一身之宗非精以助之則無以合其神精若不

神合其氣

註曰氣者乃一身之帥非神以衛之則無以充其氣神若不

氣合體真

註曰真者乃太極之本真也生育天地主握性命人若呼吸



元氣一依其度則與天地同體矣

不得其真

註曰精氣神之在身榮衛一身之天地猶水之有源木之有

本倘一耗散無全則失其本真矣

皆是強名

註曰大道本無名強名非是道世人所以不得真道者無他

以其精神耗散失其本性而已矣

神能入石

註曰神化無方隱顯莫測出造化而無形入金石而無影何

莫而非一神之所為矣

道藏輯要

心印經

三

真集九

神能飛行

註曰形以道全非神以輔翊之則不能以飛其形矣真仙上

聖乘風御氣飛雲走霧皆仗其神是知神妙萬物而不可測

者也

入水不溺

註曰水者北方之正氣在人屬腎主精人能窒慾攝精養腎

使腎水不下流氣生其中則不溺於愛河矣

入火不焚

註曰火者南方之正氣在人屬心主血人能懲忿調血養心

使心火不上炎神生其中則不焚於火坑矣

神依形生

註曰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神非形不生形非神不立形

神俱妙則與道合真矣

精依氣盈

註曰精者氣之元氣者精之佐若精能依其氣氣能歸其元

精氣盈滿於一身則百骸俱理矣

不凋不殘

註曰精神之在身充溢五內肌骨俱發光華徧體冲和如陽

春之行乎時也照照輝輝品物咸亨豈有凋零哉

松柏青壽

道藏輯要

心印經

三

真集九

註曰松柏耐歲寒之物也根株不改枝葉長春聖人功滿天

地德積厥躬精神充富道氣洋洋豈異於此哉

三品一理

註曰三品訓見首句一理即一本萬殊也言其精氣神名雖

殊而本則一也

妙不可聽

註曰聖經妙典大梵真詮玉韻琳瑯萬神敬禮非世可得而

聞也受持聽聞者宜加欽畏

其惡則有

註曰聖經言人之有生非自生也以其精氣神三者共聚而

生之也若能保精聚氣百神則何患不致長生矣

其散則昏

註曰聖經言人之輕死非自死也以其精竭氣散神亡而死之也修真之士諦聽此言可不哀哉

七竅相通

註曰七竅者七元之孔竅也在天應斗之樞在身立人之極外應耳目口鼻通絡臟腑生精血令人聰明又有玄關一竅以統之矣

竅竅光明

註曰此言一竅通而百竅皆通照見五內皆發光明龍精溢

道藏輯要

心印經

三

真集九

體則聖賢現象矣

聖日聖月

註曰日月者乃坎離之至精烏兔之肝髓也有外日月內日月外日月者運行天地以照臨萬物內日月者榮衛人身而

照耀金庭

註曰金庭者即中宮金胎神室也人能採坎離之大藥盜烏兔之精華回光返照五臟皆成碧色豈非照耀金庭乎

一得永得

註曰還丹之理至簡至易一得則永得矣大修行人若能夙

值靈根得遇明師指開心腑了然頓悟立躋聖位豈非永得者乎

自然身輕

註曰丹道在身自然輕快乘風御氣出有人無道遙無礙與道別別豈非身輕者乎

太和充溢

註曰太和者乃先天之炁也人能採此真炁歸於中宮以理百骸則一身之天地豈不充溢乎

骨散寒瓊

註曰人能保精神採攝元氣則體泛瓊酥骨朝金色豈非

道藏輯要

心印經

五

真集九

骨散寒瓊乎

得丹則靈

註曰丹者乃天地之至精陰陽之骨髓人若得之則徧體通靈達聖矣

不得則傾

註曰不得丹之人精神離體魂魄飛揚則致傾命殞身矣

丹在身中

註曰丹者象月而生也只可就於身中而求之不可求之於外也身有三丹田故曰丹在身中金胎神室即結丹處非白非青

註曰丹之爲物飛神走聖通天徹地非可以色相求之若泥於色相則非可與言丹道矣

誦之萬遍

註曰經者非可以言語求之然欲探其理求其旨熟誦萬遍則義理幾乎明矣

妙理自明

註曰金丹至理微妙玄通不可思議若能探其旨趣熟誦萬遍則神明自現靈府自開玄妙之理自得矣豈不明且白乎有志於丹道者可不勉旃

道藏輯要

心甲經

靈

卷九

萬天至尊金闕玉皇上帝勅命曰於戲天道無親世佑善人  
道貴華必降賜于善今不與於茲為烈况以大劫既集世道攸  
關善與惡成人心有賴太上之兆行見自其國家之興而絲綿  
遠天清地寧人和三才建極儒典玄宗佛教三門同興仗鈔典  
以為之樞筭釋有道德真法既已觀成創闢真運庶幾早回人  
心速移世道有志者得遂青雲無緣者亦通懺悔朕心早慰諸  
天於是咸安道法重新萬地因而共泰非同小可冀爾勞此  
日加意小心奉命惟謹他時施恩破格受福無窮今特命呂巖  
前天猷大元帥佑聖真人前來奉勅示諭好生加意小心聽錄  
成帙陸續可付刊刻朕准爾等下方有好善矢誠之士幫助凡  
道藏輯要 序 其集八

序

其集八

矢志幫助速完刻本之人准其功名即速成就後福漸次增加  
爾等無妨以此大緣勸諭善人共成天事共受天福流行之處  
一方俱准免瘟癘受持之士即速免其本身災星臨照惡病不  
纏一家福惠一人受持一家免難一安受持一方免難在位之  
人受持俱令其所治之地若一方若一國若天下若四海皆得  
刀兵永息瘟癘永免太平百年受持之人不惟一身受福准將  
來度上南宮受鍊進位天階勅命一下天上地下神員勿得違  
慢若有疑惑不信謗毀經文並疑惑爾等侍演執筆之事其人  
即刻身體困倦惡病纏染若有疑或加意謗毀並改真不以從  
俗本者著令雷部嚴察先斬後奏爾中人俱宜加意小心勅

戒惟許其行不信是經者爾等不必與之爭論但須臾日俟之  
看其受災受報又此經所住之處善言雷吏說衛是經是人一  
切惡魔不得侵近有違之者朕命所至化為飛塵永無超生又  
或備宗士子執其偏見慢易是經俱准神員令其功名滯塞永  
無上達衣食坎壈窮困終生子孫無發達之期死後有考掠之  
咎隨其生不作為超生受報又或妄宗只信俗不信真本具  
罪更宜嚴重此為明知故犯理所不容又或謂宗疑惑不信是  
經者俱准打入魔道永失正覺又或謗毀是經者其罪與十惡  
不善者同科其罪不通懺悔天律不赦如或有人戲侮為像其  
罪尚可懺悔赦除若戲侮此經及戲侮傳經傳法之人其罪猶  
如戲侮謗毀吾金闕玉皇身永無解免之條再無懺悔之路  
又此不信之人非是與經為難實是與朕為難所在一切神祇  
嚴肅治之不必奏聞此等罪報祇須年終稟奏可也凡為朕之  
人民者宜自愛而勿蹈此罪焉欽哉

序

其集八

乙丑十二月二十日戌時諭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上

玄蘊咒

大哉

元始無量度人演清淨教登引天真玄座說法寂然無聲

玉帝放光喜慶難言是為心傳亦曰天根大圓滿咒瑤章洞文

集以成書敷落神真且今東向誦願與天齊并存亡俱證果永

度愛河津

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

道書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

真集八

元始天尊昔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闕七寶玄苑

玉皇宮殿昇光明座與無鞅數眾宣說靈寶清淨真一不二法

門

應運說法章第一

天師張真人曰 元始天尊無上法王是道祖也即祖炁

也 玉皇上帝總握萬天即 元始祖炁之所發皇大

道之真身法門之主宰無鞅靈聖之宗師也其實 元始

祖炁 萬天宗主是一是二故在 天尊說法之時

玉皇宮殿與七寶玄苑清微天宮互相輝映然非由

靈寶清淨妙道不能透此玄機入斯妙境蓋清淨則真一真

一則不二二乃人法門所創 上帝而道契 玉清

至尊無上與義開宗高著眼孔至理重重

箋釋

正陽帝君曰 玉清一炁即是 玉皇氤氳祖炁發為

休祥照耀天地一十七光清微天上巍巽帝鄉玉京山內時

有天香玄寶座恒演天章道殿妙理若個親督天樞上宰

開發輝煌發真奉命再為發皇真機秘密口訣精詳引彼後

學直達天堂流傳不息後嗣必昌

白祖仙師曰 玉帝 玉清本一家清微妙有兩光華

真機秘訣傳 元始道範德輝被海涯金闕巍巍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四

真集八

帝座玉京朝明散天花法門無上超無上足下生雲絢彩霞

海蟾帝君曰讀得 尊經做得仙 玉清 玉帝盡

通玄法門不二歸真一至德無鞅總萬天 靈寶瓊書參

祖炁清微 帝座復先天天師代代真人出妙法於今要

徧傳

文昌帝君曰玉京金闕本巍巽 上帝 天王妙理多

萬有羣生歸太極瓊編玉笈隱天和靈臺淨處迎靈寶靈慈

無沾出愛河真道文光揚七曲 帝光無盡 道君賦

孚佑帝君曰玄座說法妙無倫大羅天上選羣真超然無上

真風徧其數無鞅 帝座人一部 尊經全付汝萬端

妙義通神往代天師重演法 聖朝留得億年春

斗母天尊頌曰

大道無言 三教咸尊 經傳元始 朝帝有門

是時

玉皇尊帝與諸真聖飛天大聖無極神王靈童玉女九千萬人

清齋建節侍在側焉

乘機與會章第二

天師張真人曰 玉皇尊帝 元始之分身總握萬聖

還與萬聖源返本依然從祖炁而來其實諸真聖眾又為

玉皇尊帝之分身靈童玉女依然為 玉皇尊帝諸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五

箕集八

真聖眾共有其具之真靈真秀真陰真陽故一齊皆從清微

天宮聽法九千萬人不嫌其多咸集 元始會下尚嫌其

少清齋建節儀輝煌遂隊成羣忠貞不二蓋 元始以

心印 玉帝 玉帝即印心印諸聖自然瓊妮同靈老

陽生生是誠天地開闢以來第一法會諸經者當默會此玄

機

箋釋

玄天上帝曰 玉皇尊帝萬聖之宗皆從 元始稟具

金容汞為玉女鉛是靈童八十一數妙義重重其光晃朗其

氣和融紛紛絃絃惟 帝是從返本還元清微天中

元始說法即任爾清齋純一建節崇隆諸真聖眾久侍瓊

宮 上帝招攝恩惠無窮俱在 帝心祖炁之功惟

皇建極廣博無窮會萬歸一聽法來同九千萬人總一若

穹 天尊演法妙有真空高證果永播真風

正陽帝君曰 元始說經 玉帝聽靈童玉女盡神靈

本來一道源流合莫怪羣真拜舞建節揚旛揚至德清齋

仰道仰明君九千萬人皆會集一心一志頌鴻文

麻祖元君曰誰為玉女與靈童自己家珍莫看空但使九千

萬人集乃知十七 帝光同清齋建節從天道聽法參玄

為我躬一部 尊經何人受帝主分明在絳宮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六

箕集八

文昌帝君曰 元始分身是 玉皇高高無上十七光

靈童得處從神女真陰承駐結元陽書傳妙有肩肩與氣播

坤輿處處香悟得 帝身歸祖炁手攀丹桂狀元郎

孚佑帝君曰此身即是 帝分身 帝身還從 玉

清神上蟠下際皆道食德欲和盡聖人聽法慇懃還建節

清齋專一試捫心九千萬人皆 元始童是真陽女是陰

斗母天尊頌曰

結得陰陽 讀得瓊章 九九數合 咫尺帝鄉

於是

玉帝知時欲至即於會前舉六通力放大光明徧照諸天無極

梵利一切境界皆大震動十方無極一切世界俱同琉璃玻瓈無有隔礙

知時教章第三

天師張真人曰 玉皇尊帝會 元始之座聽 元

始之法即現 元始之神通而照耀 元始之法界何

莫非 元始無礙之光明夫 帝身即道身即 元

始之分身不可以消身論然非由常體不能顯露其體彼在

常體能轉六識為六神通則融無礙自然洞徹三界十方

上天下地不隔一塵佛國天宮自然感動况 玉皇尊帝

白 元始祖炁無極大道之全身建暨乾坤首出庶物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七

其集八

德範其光明自然昭著如慧日之照臨如青天之間湛究之

無聲無臭無色無相乃是 玉皇尊帝真體穆穆深遠混

厥思慮蓋有言詮然而包舉六合之力量收攝無極世界之

光明自不能掩所以隱顯隨時動正由其卷而斂之也則

渾然一炁不露其端其放而露之也則灼然萬象燦徹無礙

帝德所至之處即 帝光所到之處有何境界可以

障礙者乎於戲觀此光明已令人欣歎不已而猶未竟其靈

通也有欲近 上帝之琉璃玻瓈光者請從是經讀起

箋釋

正陽帝君曰皇矣 上帝大道之樞神通無上照耀坤輿

六塵無塵六洞皆虛六根清淨六塵難拘如中天日如出海

珠光明一現萬里靈輝琉璃境界亦比玻瓈十方梵利一氣

連枝神力扶天何況是黎德光返照三境相齊何況十方國

界東西或南或北十極皆虛不能收攝同體而居則明無礙

帝德規模知而不還心手相符浩氣包含玉體光敷默

朝 上帝捧請環書

何祖元君曰 帝有真身現六通光明無礙十方同知時

乃與真機應光被無非祖炁融梵利三千金世界王居百萬

玉琳蟻三才萬象歸皇極個個發生雨露中

白祖仙師曰惟 帝高居白玉京上通 元始下達瀛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八

其集八

西天境界歸南極北海鯤鵬到 太清總無一物相隔礙

都由 聖力太充盈地軸天關輕舉處往來變化任遊行

文昌帝君曰稽首吾 皇十七光光明放處燭無別八境

八極歸皇極萬炁萬方總上方南北東西金色界木金水火

玉龍堂六通 聖力神明德證得琉璃到 帝鄉

孚佑帝君曰 帝有真身顯六通我漫至德玉光融不染

一塵 彌羅境真歸三境太微官琉璃本相玻瓈映身世

真修色象空上天下地遙相接誰云無分步玄穹

斗母天尊頌曰

聖力開天 神光燭地 妙境分明 真經壽世

十方來眾並乘五色瓊輪環繞九色玄龍十絕羽蓋騰舞  
風唱嘯歌嘯靈如散花金童揚揚讚誦河清淨空而來

十方來集章第四

天師張真人曰十方之眾皆自 元始一炁分形本與

玉皇尊帝同具妙體然而一實萬分則萬有不齊萬殊各

異雖與 帝同體而流派各別安能返本還元一白

帝降恩光普攝無窮於是十方皆能返照聖眾皆能復性乃

知 玉皇尊帝即體以攝用十方聖眾即用以歸體一理

流通一氣招攝一光煥朗自然脫去凡塵離彼繫滯且能默

運斗車潛轉天輪御九陽之真氣陰十方以慶雲由是鳴鸞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九 其集八

嘯嘯祥麟隊隊金童為之揚紫氣玉女為之布絳華凌空步

景浮游三界上天門而朝 玉皇尊帝歌洞章以頌

帝力於何有是顯川歸體之時非 帝光被及不能謂是

經者有不欲親近 帝光者乎猛省猛省

箋釋

玄天上帝曰三界十方不知其數聖眾紛紛來集何故為因

有形秀靈全賦 玉帝同光 玉清理具物蔽氣拘漸

失故步 上帝好生天光滿布招攝無窮示光明路見光

而來返還本處萬殊會一體正用彰威朝 帝座倍有輝

光麒麟鳳唱盡發休祥金童玉女皆服瓊裝鈞音振響逸韻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琳瑯乘雲為馭華道非長飛蓋揚旌已到 帝鄉共歌聖

德拜禮 元皇瞻雲就日過此慈航延億萬春我眞常

天尊訓語捧讀真忘

觀音世尊曰西天佛子到南雲只為天光布處均一德輝煌

無盡劫十友來集 帝庭眷金童玉女神通大瑞鳳祥麟

氣象新奇語學人須鄭重本根原與 帝同神

正陽帝君曰十方無盡更無邊跨鳳乘龍到 帝前不有

金童歌法典安能玉女慶與玄鳳麟皆是靈機毓乘駕莫非

正氣傳大洞真風歸 帝典十方來集十方仙

文昌帝君曰 玉皇總握萬天中光被無邊拜舞同總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十 其集八

一元無別物自然一日會瓊宮祥麟自可招鳴鳳金女必須

接聖童君理臣賢歸有道九天無處不春風

孚佑帝君曰十方久已共存虛今日何因返 帝虛總為

色塵傷墮落當從光照覓安居金童玉女皆和協威鳳祥麟

入畫圖那怕雲程隔萬里瓊輿來往似通途

斗母天尊頌曰

遙遙帝京 不隔雲程 十方來集 乃見眞情

是時

梵天一切金仙大乘菩薩四眾八部承斯光照皆乘碧霞九靈

流景飛雲玉輿慶霄四會三辰吐芳飛香八奏旋遶道前雨眾



妙花如雲而下徧覆會前

金仙普至章第五

天師張真人曰 梵天為釋教歸宿之所金仙即其所證之體尊重之為大乘明非二乘之所能及普濟焉為菩薩明非獨善之所能仰四眾即其支流派別八部即其護衛維持似與玄教無涉嗚呼分門別戶三教不能歸宗交謗互嘲一道徒興刺謬泥乎語言文字誰能返本還元不知性命兼修為大道仙佛同體為口訣何為大羅之金仙何為大乘之法寶本同而未異殊流而漚源故三教之道合之則是離之則非何況乾體金剛即金丹之本體金身丈六即金丹之發現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十一

其集八

所以步九光之霞舒三辰之華八極飛香四維布彩禪理清淨何故層層皆是玄家妙用况 帝身即是佛身菩薩之心必契 上帝之心光明洞達之時自然兩相照耀天花繽紛如雲雲駕浮游來會一氣感通一道同居有深信者自然與 昆盧遮那印合

箋釋

伯陽魏真人曰梵天釋教號曰如來如如不動好結靈胎金花布彩可上蓬萊金身丈六直上瓊白金蓮萬朵捧獻金階金容有喜選佛場魁休哉 帝光照耀八垓三世諸佛咸曰善哉承光親揚圍繞千迴凌霄殿上許坐無猜本來一理

元始栽培 昆盧現在孔孟道該擎天玉柱平地良材是真佛子何用徘徊金門出入九棘三槐婆羅樹下

帝德當懷

達摩祖師曰妙有雲宮 古佛場老僧也去觀 恩光萬二千言真妙典一十七種太輝煌三世諸佛相印證大千沙界共吉祥莫道枯禪難入聖西天不隔白雲鄉

正陽帝君曰百種修為百種殊徒笑空門四果徒豈知

上帝心相印自爾朝天理不虛照耀未空佛子國袞袞飛錫聖人都不有金丹靈丈六人身乾體本非誣

文昌帝君曰七曲衍文古大儒也從玄釋做工夫法場選佛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十二

其集八

拾元手 帝座昇仙奪錦徒九十七化宏三教百千萬種護 皇都 尊經法席傳真道定慧如來即是吾孚佑帝君曰圓通文尼是道身禪理精微妙無倫雲盡水窮傳真諦西天南國播 皇仁一家何用分玄釋十地靈能外紫宸寶馭雲車朝 帝座本來不是外邊人斗母天尊頌曰

帝總三教

何分玄釋

大乘菩薩

咸通玉籍

是時其光徧照諸天下燭下方無極世界同玄都境凡彼人間上近九天通接交連至親至邇凡彼下方無極世界山陵坡坂溝澗溪谷緬平如掌六合至邇三境非遠天寶臺殿星羅人間

現瑰羅列明耀雪衢七寶欄楯以界道路玉樹仙花荷燦珠寶  
景秀丹田芝草覆綿時彼下方皆見諸天鈞天妙樂隨光旋轉  
自然振響又復皆見鳳鳴飛鳴應節龍戲麟盤翔舞天端  
請天寶花零亂散落徧滿道路

光照下方章第六

天師張真人曰是即 帝光徧照之處極其量而言之其

與妙處上數章已明可知 玉皇尊帝總握萬天主張造

化下通萬地生成民物近其光者皆得長生得其光者皆入

妙境是以上下有交通之象遠近無隔越之時坡坂山陵皆

關道妙草木鳥獸盡啟玄機三境即在人間城國如在天上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六合遙遠不異掌上觀紋萬象森羅皆是天心發現一時人

民何慶何幸遊此景化之中不異晉華之國鈞天樂奏皆是

一德自然宣揚天寶奇花皆是一德自然秀實所以諸天稽

首萬聖踞踏凡彼下方日在堯天舜日之中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須當信及自己一點靈光原與 玉皇尊帝天憤不

隔心香朝謁朝乾夕惕欲淨理純之時自然透此景象乃知

帝光時時照耀人間處處樂國人人化宇無窮奇異盡

在當前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惟 皇上帝一十七光上天下地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莫不輝煌一時民物皆在 帝鄉耳聞已視靈異非常險

夷一致道路皆香鳥舍奇花獸舞天端玄歌妙樂一時發皇

人間天上一掌平觀三田珠煥七寶為欄鏡光圓徹世界平

安億人兆人 帝賜寶丹各承 帝澤就日非難九光

龍戲五色麟盤和氣所布發育胥殫自己心君保固須完然

後契合 上帝恩光自可乘雲上謁 天皇莫負這種

栽培恩長雷尊所示讀者參詳

正陽帝君曰 上帝光明世界通人間盡在玄都中緬平

一掌鸞叢陷景秀丹田玉樹紅鳳唱麟盤和氣應花飛樂奏

道機融無量度人恩無盡光回寶鏡與誰同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白祖仙師曰六合同春帝子家 恩光煥朗被無涯欄開

七寶弦須合芝星三秀鼎生芽珊珊玉骨鈞天樂灼灼珠光

滿路花莫謂塵凡隔天境分明分得 帝光華

文昌帝君曰盡在堯天雨露中堯天舜日兩相融耕田鑿井

民生遂摩義漸仁物性通擊壤歌中皆祝華卿雲爛處盡呼

嵩中天泰運當前是拜舞八方格被同

孚佑帝君曰讀得 尊經做得仙仙家景象倍生妍天光

顯露民生泰 帝德加臨壽算延但使三田芝結秀自然

七寶路生烟玄都妙境高瞻處六合成家上下連

斗母天尊頌曰

六合三境 本是一家 文明照耀 處處瓊樓

是時凡聖駭異幽暗開光天人悅慶踴躍惟忻凡夫學士盡得  
飛昇仰觀劫初寶臺俯眄紫雲彌羅是請世界一切人民咸臻  
道悉白首面皺皆得化度紺髮朱顏少壯幼穉轉得形容光澤  
美好苦惱痊平普蒙解脫安樂快然天下歌謠欣國太平

神通感效章第七

天師張真人曰 帝光無盡 帝德無盡也 帝之

神通無盡 帝之恩澤無盡也試觀六合之內何處不是

帝力運轉 帝道含宏發現處即是生機沾被處即

成靈藥雖蠅飛蟻動亦荷天光何況稟 元始祖炁以成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圭 箕集八

人者靈秀獨鍾清明不闕本與 帝心聯屬有不近靡落

之光而有明效大驗者乎是以老者換顏幼者潤身為士者

直上天階求玄者早登雲路由是俯仰皆煥朗之光歌謠樂

太平之世然 上帝度人無量本欲盡十二類眾生而共

為接引乃自礙其光明因自外於 上帝之光明本原皆

差真性難復則滿地荆棘舉步榛莽本予以解脫之法自己

少安樂之曰則夫忽焉駭異忽焉快然者當於自

己身中領取斯不辜負 上帝放光嘉會

箋釋

正陽帝君曰巍巍 帝境即在人間紫雲常覆惡劫永刪

日月交煥仙聖清開即是三境即是靈山清明元氣被及千  
般真其光者皆得換顏近其光者莫劫不干從此解脫萬載  
平安上蟠下際皆大還丹寵錫大齊永受非難不可自悞昔  
日求寒要當悅慶智慧求完自與 帝光交映萬端請是  
經者未度急灘

麻祖元君曰 上帝神通有萬端神通到處即平安備備

鶴髮還成少怯怯童年已得丹天下如身歸有道太平無地

不平寬清光復處天光合化度飛昇本不難

白祖仙師曰惟 皇恢漢大神通明效般般世界同老幼

平安歸化日天人悅慶坐春風玉爐璀璨天光協金鼎輝煌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圭 箕集八

道化融滿目生機須記取一分雨露十分紅

文昌帝君曰天開地闢盡生人形體雖分不異神神與

皇天非潤絕光) 上帝自惟忻性情既定容顏換雨露

無偏世界新總是陽光頻照凡夫學士一家親

爭作帝君曰本皇家親當外人可憐墮落幾千春自非

上帝光明現安得人間雨露新老幼不分皆化度天人同體

盡歸仁欣國太平緣有通天下分明在爾身

斗母天尊頌曰

帝德昭明 法界充盈 人無智愚 被者長生

當爾之時神風遐著萬蒸揚津天震地裂枯骨更生沉尸飛魄

皆起復形鄴都鐵圍長夜九幽即時破壞地獄眾生化生諸天  
三惡道苦一時解脫時諸罪輩以斯光力得生十方諸大天宮

枯朽化生章第八

天師張真人曰 帝光無盡不惟能引聖離凡並能轉凡  
為聖不惟能發生有情之物並能發生無情之物不惟能接  
引清淨無塵之體飛昇天上並能化度罪業滿盈之輩而直  
上天宮蓋由鄴都鐵圍眾生造成桎梏長夜九幽眾生自趨  
黑暗乃得 帝光照臨則神風還著而不遺萬烝揚津而  
得度一時頃間刀山劍樹盡變為羽蓋霓旌馬面牛頭倏轉  
為靈童玉女罪孽雖積若邱山已消黑簿善功雖小如涓滴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七 寶集八

皆記瓊書所以沉尸飛魄皆復本體朽骸枯骨知返真元天  
關震動而陽神出現地戶崩裂而陰濁普消於是全體皆金  
妙用同天朝元日到延億萬年化生十方諸大天宮不過返  
自己家園然非由 帝光一點金丹駐鼎何能枯木生春  
陰魄變神有志登雲而求金丹大道之士可自外於 上  
帝之靈光明德而空言爐鼎者乎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帝光下臨萬物皆春沉尸飛魄  
起復為人枯朽老病面貌若新鄴都山陷鐵圍城崩九幽長  
夜俄頃光明地獄罪輩得上瑤京蓋有真體與 帝無分

真風還著點石成金萬烝歸元陽體無陰天宮超證地獄無  
因更生永活萬劫千春學道之士勿錯用心佳哉 帝光  
沾被功深金鑑有此寶鼎有根朝謝無虛是 帝最尊

尊經一部一念存存 帝恩深重許爾朝元

正陽帝君曰堪嗟世上物芸芸死到臨頭不返根 上帝

好生光普被金丹有分命歸元萬烝雖紛今得度真風還播

體皆存九幽長夜莫愁苦返照分明道是門

何祖元君曰命由自己亦由天天光照處已身妍真風還著

歸真一萬烝揚津證萬仙志氣清明無地獄身軀朗潤結芝

田三惡道中無名姓只因蔡透 玉皇篇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六

寶集八

文昌帝君曰真風一到氣歸源結得靈丹自返元長夜九幽  
陰死籍天宮三境茂生根沉尸也有飛昇日枯骨重逢化度  
門 本行真經即妙藥羣生點活盡存存

孚佑帝君曰 佛為三界大醫王 上帝靈丹更有光

一十七般隨錫予百千萬姓要親嘗死期已至猶能活枯樹

逢春也有香從此斷除三惡道乘雲跨鶴到天堂

斗母天尊頌曰

煌煌帝典 句句丹符 濟生度死 隨用隨靈

爾時

玉皇即分其身徧於十方諸大天宮令諸天宮自然化現白玉

為京黃金為闕七寶玄苑大光明殿具光明座幢節幡蓋異寶  
奇花徧布是處

分身化現章第九

天師張真人曰 帝德光明普攝一世事亦奇矣而其悲  
願猶未止也而其神靈猶未竟也於是游戲三昧大顯神通  
以一德而恢宏為萬德滿諸乾坤之內即以身而分為眾  
身即全天地之數分合由心變化無窮夫以十方諸大天宮  
分理萬方國邑城郭其數可量乎而玄範總於十方斯又奇  
矣乃復於十方天中各各化現白玉天京黃金寶殿各各俱  
有七寶玄苑光明寶座一身貴重則百億化身自然莫不貴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九 其集八

重一方如是治理則千萬方亦當如是治理究之玄境無為  
輝煌彌布皆自 上帝天心中成就 帝德如是圓通

帝光如是照徹而 帝力亦復如是神運要皆一元  
大道之妙用如是 帝身即道身豈不信然請是經者其

深察之

箋釋

玄天上帝曰 上帝神通無所不有變化隨心般般美好  
黃金為闕白玉為京金容玉體隨地而分光明座上處處分  
明幢節幡蓋種種充盈萬殊一本一可萬端十方治理萬地  
皆安萬幾曰理惟仁惟寬隨用皆靈隨予皆真栽培傾覆取

物惟均六龍御天處處生春眾生稽首夙夜惟寅隨方化現  
週室彌親自己終宮 帝降威神十號開滿普應十方志

氣清明默朝 玉皇在 帝左右親近 帝光現身

之處不斷心香香總玄天萬魔天尊亦是如此玄妙之門時

時鑒察惟此為真我即 上帝金闕化身

觀音世尊曰三十二應是吾身真心早與 帝同神金闕

玉京分處處朝天禮 聖白頻頻恩光南海西天普德範

瞻雲就日親無盡芸生無盡惠十方萬地一時均

正陽帝君曰人人各有一天君靈異俱從 上帝分

上帝分身無盡藏天宮萬化不紛紜取物隨心能變化御天

有道更神靈寶幡絳節誠心供一點丹心達 帝庭

文昌帝君曰大道神靈在 帝心 帝心靈應更淵深

全憑一理生天地總有真機作鑒臨信手方方生白玉因時

處處長黃金莫云金闕太遠潤化現請天爾室詩

孚佑帝君曰信是 天皇有異能十方化現十方承玉京

處處朝儀鳳金闕高高引大鵬九萬里程風助力百千和道

我歸真我亦化身千萬億方方稽首 帝威神

斗母天尊頌曰

清微天中 大顯神通 帝身無量 處處均旨

爾時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十 其集八

玉皇即以所分之身徧於是處白玉京中黃金闕內七寶玄苑  
大光明殿光明座上普爲十方演說清淨解脫之道

分演妙道章第十

天師張真人曰大道一元塞滿天地渾渾淪淪流爲民物乃  
芸芸眾生曰遊行於大道之中而自離於大道之外蓋自拍  
於形氣蔽於物欲濁而不清穢而不淨所以不能解脫自在  
遊行且三惡道中淪墮無休可憐苦海無邊何曰登出頭之  
岸煩惱萬端何在非投網之慘解脫之難言也久矣幸哉

帝恩無盡

帝德難名

帝身無盡

帝之度人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玉

真集八

說法猶恐不能徧度必須化現無量之境然而

帝身與

帝境雖曰無窮無盡而所示之妙法只是此一元之大

道是道之體本來清淨必不染一塵者方能復還能復還一

元大道者即真解脫既能解脫則陰陽不能拘形體不能固

且將與 玉皇尊帝異體同神然非 玉皇尊帝金口

宣揚誰能迴光返照識認自己真體而超昇解脫欲問法者

從後恭觀

箋釋

彌勒世尊曰靈鷲山中我 佛說法芸芸眾生得大解脫

千萬億身皆稱正覺我在梵天主治兜率 佛治大羅觀

觀金闕是曰 玉皇無上 帝尊萬天教主總握乾元

度人無量 佛願周圓不遺一人個個成仙道身無量

佛法無邊十方度盡皆示真傳性是菩提命更幽玄解脫

之道惟此爲先千經萬典十聖三賢舍此一法難脫連遭乃

在前曰妙理昭宣今日吉慶又啟法筵一理三教大道無偏

我 佛說法拈花微笑綱舉目張無非奧妙我得 金

旨顯在當來略說半偈助緣成胎我是真佛不必徘徊在此

說法多寶塔開 毘盧遮那歎曰善哉

觀音世尊曰這般大緣非容易彌勒尊佛到此來只爲

釋迦即 玉帝遂令真 佛下雲階龍華勝會他爲主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玉

真集八

解脫法門今又開得此佳緣還不悟說法先爲歎幾回

正陽帝君曰解脫門開度有緣無緣怎得詩瓊編誠心感得

靈山佛妙法重興 玉帝筵 金口宣揚猶不信蒼生

煩惱苦徒惹 玉皇慈憫方方顯若個得成上上仙

文昌帝君曰我說三家本一家學人都笑語言差不知解脫

歸天道總在神明無障遮清淨無爲私欲淨經書實踐性情

和開揚玄道關三教莫使吾 皇歎奈何

孚佑帝君曰真經真法在吾家句句精微理不差不二法門

全是道 天尊大闢信無遮良緣會合傳丹訣一氣清明

返太和赫赫 王言須跪聽君還不信奈君何

斗母天尊頌曰

帝坐瑤京 悲憫羣生 分身說法 解脫功成

時化

玉帝各以無量天真大聖妙行真人靈妃玉女侍列左右是諸玉女顏容姝妙端嚴奇特天珍異寶莊嚴身相音清徹眾所樂聞如是諸女其身復出微妙解脫自然之香是香芬蘭周徧請天極妙樂土及餘大地一切福處六道一切眾生聞是香者普蒙開度所謂天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若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聞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除滅轉增天福若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即得人天長壽之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真集八

閻香解脫章第十一

天師張真人曰 玉帝化身徧滿虛空既以神通化現妙境復以神通化現種種嚴飾且各有一切侍宸賢聖未嘗缺少法音一時周徧萬天天香一時芬馥萬境異哉至德發皇如是奇特至道精微於此可會矣蓋一元大道之精神命脉

現為 玉帝大道之精華孕毓現為眾聖故化 玉帝

神通即能令諸聖化身 玉帝所現之處即諸聖所現之處且諸聖所在之處何莫非 玉帝鑒臨之處體用交輝

源流互顯道本如是 玉帝之神通如是諸聖之化身亦如是也然 聖德發揚之光即 聖德太和之氣光能

普徧照耀氣自流動充滿和祥之極馨香之至矣 德光

既能變朽回春則德馨自能轉苦為樂試思世間沉檀諸品

不過上木和氣所發且能感召天神融洽肢體何况 上

帝至德所發玉女同體太和不能徧滿乾坤而超脫六道

眾生者乎天人安處天和靈森同遊化宇上下一德幽冥交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真集八

濟德光與道炁其被於無窮非吾 天尊上帝何能充滿

其量如是

箋釋

玄天上帝曰巍巍 聖主至德發皇郁奇氣至道宣揚

太和充滿處吉祥妙珠玉吐屬馨香眾生有緣決不荒

唐飲 帝之和被 帝之光食 帝之德抱 帝

之芳玉女同心道味開張至哉坤元乾德彌彰真風鼓盪丹

桂同揚何欣蘭蕙何愛沉檀問者得生嗅者皆安鼎爐有此

可結金丹請天同道左右盤桓神通互顯救度無難六道眾

生災永不干從此超證度出惡灘酬 帝之德拜舞天端



正陽帝君曰動有奇光靜有香乾坤總是 帝休祥道機

翔洽同蘭蕙德味縈迴遍廟廊六道眾生咸感仰諸大禹聖  
久深賞神風再著真經顯撥動天和萬世芳

麻祖元君曰 帝坐天宮總道機神道種種更玄微百焚

案上金童掌香散人間玉女飛寶鼎溫溫看火候旃檀處處

示真機輪迴六道無窮苦得共請天侍 帝嶂

文昌帝君曰玉女能揚 帝德芬諸天侍列擁祥雲生機

處處馨香達元氣霏霏世界熏六道安寧皆證度天宮瑞靄

總氣氤氳桂香寶殿歸吾手也是吾 皇身上分

李佑帝君曰諸天為 帝久揚芬故此朝朝現彩雲玉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錢集八

坤貞乾道協奇香天應地輿護道意淵微春發育德馨流布

氣氤氳桂子蘭孫今接踵清芬須向 帝光分

斗母天尊頌曰

至德馨香 學者親嘗 精神煥發 瓊籍流芳

爾時諸生天罪罪既得生是勝天宮已緣承慈光攝受之故便

得覺悟各各明了罪福因緣與諸着焉作天伎樂來詣

帝前是諸眾等各各含悲俱發聲言前後經千劫萬劫不見三

光常處黑闇三惡道中多受苦惱伏蒙

玉帝方便放光照救我等皆生天上是諸惡業悉皆滅盡無諸

繫滯皆得往生仰朝

玉帝各到道場是諸生天一切罪眾說是語已稽首復位

承香覺悟章第十二

天師張真人曰悲哉眾生大道之分形稟 上帝之神以

為神承 元始之炁以為炁乃不能振拔復還遂令千萬

劫中常處黑闇三惡道中常為繫滯苦不可言何望解脫至

是乃明了罪福因緣不亦晚乎然以後來之眾生論則猶尚

為早也至於眾生生天則天中人矣神矣仙矣聖而賢矣佛

菩薩矣而猶未免含悲聲言似乎不必乃真情發露自然心

酸若至今日則又當以含悲自己者為後來之眾生含悲遂

不禁大聲疾呼聲言於眾曰爾等何為千劫萬劫不見三光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錢集八

墮落惡道何時出離吾常示爾眾生以解脫法門須各受持

玉皇本行集經一部以為生天復位之本肯深信否猛

省猛省

等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雷祖發聲大眾齊聽千生墮落萬劫

伶仃三光不見長夜晦冥呼天不應叫神不靈永無出期坐

臥寒冰若要漿水對曰不能 上帝慈憫幽閻生光廣施

恩惠密布馨香肅出地獄直上天堂一念回轉萬惡深

藏一念真誠萬善咸彰全體陰濁變成純陽記名仙籍特列

玉皇此等眾生復位天宮志氣神異清明在躬聖賢仙



佛早成功後來眾生性命同切莫再墮三惡道中留心經法胡禮養尊自有天刑鑒爾丹衷接引提拔妙境無窮

文殊世尊曰可歎幽陰苦眾生人間世上不知名幸從

帝力生機轉遂使靈臺善念盈依禱蓮花泥不染至令寶殿座無塵真心一現含悲意迴首當年悞萬春

正陽帝君曰因何墮落萬千春一念差迎苦不伸 帝光

照鑒真光現道氣薰蒸善氣純有腳春回昇 帝座無筮

曲唱迎洪鈞從茲不必含悲意俯視羣生眉又翠

文昌帝君曰總為蒼生繫此心此心悲憫深復深三墮墮落

無春夏上界昇遷少信音一自 帝光通十極遂從和氣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脫寒陰因緣自古無差錯善士升兮惡士沉

孚佑帝君曰地獄餓鬼與畜生這般苦楚何時平陽光動處

天香發惡念消時善果成方寸靈臺通 帝座當前迴首

卽 瑤京謫到瓊宮無上位 御前猶自表真情

斗母天尊頌曰

明明帝前 赫赫經筵 回心皈命 離苦生天

爾時

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眾汝等諦聽此諸罪輩墮劫

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繁縷肆任意心自無

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背道違真順邪棄止舉心運念動結

愆尤遂使命過之後身落三塗不得解脫若非今日遇是法筵何由出離

妙音開度章第十三

天師張真人曰 玉皇尊帝以 元始祖炁神通發為

光明融為馨香抑且動為聲音是大妙音即是一元大道之

鼓動太和翔洽之節奏矣故被是光者性體自然昭融聞是

香者生機自然勃發則聽是法音者心地自然智慧可知蓋

此眾生歷劫墮落六根三業日積日深陰罪陽過愈趨愈下

總忘卻自己本來面目甚且漸消漸磨將太極一點靈光散

盡嗚呼背覺合塵舍正歸邪一團黑氣自斷本根 上帝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好生實所不忍所以普度無窮 神力大顯放光不已引

以德香天香普播不已猶必明宣 天旨啟 金口指

示因緣真秘傳明開生路不得已而自道其實曰若非今日

遇是法筵何由出離為已得生天之眾生歎乎實欲彼未得

復位之眾生共聞也讀是經者自覺悟否

箋釋

正陽帝君曰 天尊上帝最神最靈放光普度法界發焚

布香大覺聞者開明人人解脫俱證玉京君臣一德相慶

帝庭 天顏有喜出妙音聲諸真稽首肅敬咸聽言

金玉句句分明要清三業要淨六根十惡永斷真性存存立

命有基入道有門瓊霄證果紫微元昔何愚森今亦聖尊

惟時眾聖有歎無論迴首思惟不覺心驚 帝恩深重報

答惟誠善自自悞再無悞人 天尊府訓為眾敷陳問者

須信莫悞自身萬劫留傳此言是真

觀音世尊曰十惡三業並六根千秋萬劫盡沉淪迷津不渡

何人渡心地常昏性不昏妙音朗徹三千界眾等超昇十二

門維 皇指示分明在那用靈山問世尊

白祖仙師曰墮落幽陰不計年今朝也得到青天若非

帝力歸 元始那得凡身做上仙十惡斷時三業淨六根

空處五行全 天尊金口明明示萬劫千秋永正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真集八

文昌帝君曰 帝坐瑤京理萬方人歸地府失真陽寒冰

惡浪層層陷劍樹刀山處處傷一念回春憑 帝力三田

毓秀得天香度人無量 恩無盡誓於今震十方

孚佑帝君曰諸真聖眾用心聽 上帝宣揚句句靈若要

瑤京通名姓可曾靈府轉幽陰法筵得會憑 天力寶鼎

生春結紫金盼附眾生須學我瓊編秘語用功深

斗母天尊頌曰

大道無言 於穆帝尊 羣生開度 口訣為門

爾時諸天化身 玉帝即以神通不動其所移接天人皆令得至清微天宮玉清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聖境 元始會下是諸眾等不覺不知是時

天尊眾會見是十方

玉帝化身普皆來集

天尊會前如無過明鏡照諸影像互相容入時請大眾稽首瞻

仰

玉帝化身聖中最尊增長清信益加志樂心無退轉起大堅固

時諸天人迴得生大忽觀

天尊勝會道場清淨第一無為功德之所莊嚴踴躍歡喜一時

作禮歎未曾有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三五 真集八

顯露法性章第十四

天師張真人曰 玉帝即道體也既已化現妙身自然承

載法性大放光明性之現也大布馨香性之和也大發妙音

性之節也則夫普度無量移接天人皆是性真力量諸真聖

眾於是皆復其性矣蓋諸真聖眾以 玉帝之性為性超

昇妙境則是還性本原不知 玉帝又以眾聖之性為性

眾聖能復其性則 上帝性中之用已歸體矣 上帝

能攝受眾聖以歸其體則用中之體盡歸元矣此理與妙竊

恐眾聖不知故於 天尊會前即以化身顯露真身眾身

顯露全身體用交輝性光互映居然寶鏡鑒彼此通融虛

三一八三一

明之體靈湛之用未自隔越惟時眾聖乃悟自已相原與夫

玉帝光明普現聲香四達聲言動徹皆一性之所發現

即皆人人一性之所成具者也見此景象倍生慧悟方悔往

日十惡三業障礙靈明無限今幸滴滴歸源得歸正覺起大

堅固永無退轉說法度人少報 上帝普度深恩

箋釋

白祖仙師曰性之一字上古未開降衷恒性乃有真文

尊經古奧渾而不言儒家開發成性存存佛家慈悲悟見性為

門吾家玄妙性命為根性在命中命因性定性命雙修虛靈

神應天師慈憫示人真傳特標法性以明先天 玉帝化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玉

箕集八

身靈異百出明鏡周圍互相容入以體攝用即用顯體體用

交輝精微玄理大千世界皆在鏡中纖塵不隔彼此交融復

還性體快樂無窮 上帝開化以身示教法性周圓

尊經妙道惟爾學人眾聖為師承 帝之光祖悉為基飽

帝之德定爾心思問 帝之音絕妙言辭得未自有

再莫差遲我來箋釋觀者信之

正陽帝君曰法性圓融處處通光明無盡亦無窮無邊寶鏡

含沙界一片瓊蟄朗萬空本體既真無滯礙千般作用總歸

宗羣真何幸逢嘉會周旋琉璃佛光中

長春杜真人曰性是儒門真寶理分明三教其根宗光明無

爾天光沙色象莫枯萬象空一月普照千江水萬水還涵一

月中玄理玄玄何處顯 帝光處處見圓融

文昌帝君曰性是菩提處處顯無邊明鏡照虛空但能體用

相輝映乃信乾坤圓混蒙萬象虛明含滿月一真顯露協蒼

穹玄玄妙理人難識 玉帝分身顯一宗

孚佑帝君曰體用歸源要性空十方化現十方同交光互顯

重重月無礙生明處處通總是先天真景象要看神室透蒼

穹乾坤一鏡相涵入妙旨真傳 帝座中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後地 煥朗通圓 總歸性海 萬鏡高懸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玉

箕集八

爾時十方諸化

玉皇俱復一體從法席起北向長跪天尊言曰往昔去世有國

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其王

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歿社稷

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眾於諸宮殿依諸

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真靈已經

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皇后夢

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傳駕五色龍輿擁耀景

旌蔭明霞蓋是時

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金容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

作百寶色幢節前導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  
長跪道前白

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地許爾  
時

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

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孕懷胎一年於丙  
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燄充滿王國  
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長而慈善於其國中所有庫藏  
一切財寶盡將散施窮乏困苦饑寒孤獨無所依怙饑餓癯殘  
一切眾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卷

其集八

父王加慶當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勅大臣  
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香嚴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  
已歷八百劫身嘗捨其國為羣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  
劫行藥治病拯救眾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  
方便啟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  
及顯過此以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已血肉如  
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  
菩薩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如是修行又經億劫始證  
玉帝說是語已法筵清眾異口同聲歎未留存

發明本行章第十五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天師張真人曰 玉帝以道化身自然然而不假修證何  
有本行蓋道無定體以大生廣生之羣生為其體 帝有

全身即以萬物萬形之萬體為真身所以歷劫行化劫劫分  
明從實度人實實隨順以一身入萬身之中而為之質幹即  
以一系融羣形之內而為之主宰所以治理平成經綸不欺  
醫療教化泛應兼長作止因時隨顯有道接待則貴賤平等  
我富一心且忽焉化現王公忽焉化現修士忽焉舍庫藏而  
不惜即捨血肉而不吝乃一心不退於多劫苦行歷微諸百  
世通萬古如一息顯真常於億劫今者總握萬天無為致治  
高居 金闕壽量無疆迴憶降生之年直如前日事也雖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卷

其集八

曰三千二百劫不過略說其善行之規格而已可易量其度  
人無量之實際乎至於抱送金容則表其從道而來國王皇  
后則表其毓秀天地光嚴自然妙樂至寶允矣月光夢覺表  
感召於無形胎孕表生成之有候丙午則陽德全章光燄則  
金花滿地於是九廟之世德享獻無疆兆庶之歸仁依怙有  
託斯皆道化實際非我 元始天尊何能明示根原於是  
眾生復位之諸真聖眾愈信 上帝之神通妙化先天地  
萬劫以前後天地萬劫以後真無聖人焉能幾之矣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哉

帝身大道流行既靈既秀亦神亦靈

乃文乃武可權可經龍威鳳彩象力雷精扛舉天地生成兆  
民允恭克讓惟寬惟仁多劫演道歷世化身 帝德廣運

帝力難名千萬億劫實踐躬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乾

坤鍾毓 金體全真光燄燭天功德在人朝野上下莫不

尊親普明山中異蹟猶存丹爐俱在風景常溫不貪萬乘勵

志修行今總萬天早證大乘歷歷可記劫劫堪徵 元始

天尊指示原因朝 帝書證聖聖蹟真

觀音世尊曰三千劫證法王身道話須當嚇煞人豈料

御天從億劫曾於沙界救生民功修八百遺嫌少祥發玉宮

不計春本行經傳須八萬惟有 天王識 帝真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玉 真集八

何祖元君曰 玉帝法身創道身曾經億劫與千春

釋迦文佛親修證 元始天王顯妙因五色雲中龍威登

普明山稟鼎鑪金經傳本行履實讀者真參要用心

文昌帝君曰妙樂國內毓 真玉普明山稟建法場進退

唯時全是道往來無礙早垂裳 道君而下誰知聖毫孔

之間也放光億劫以前真本行羣生歷歷早聞香

孚佑帝君曰道身無證亦無修本行真居上上頭捨已何自

惜血肉為人也費好春秋當年苦志寒山雪滿頰高居白玉

樓劫後劫前如一劫至今猶錫度人舟

斗母天尊頌曰

無窮無盡 惟皇本行 今日真參 當年實証

爾時眾中有一玉女名曰夜光從座而起嚴整衣冠從容雅步

長跪道前白

天尊言宿昔何幸仰侍御前親奉供養已經億劫三清境界

金闕玉京寂淡逍遙快樂自在嬉遊聖域餐聽法音未嘗見此

希有之事不審向來光內所現十方諸天變現聖境皆有

玉帝應化法身天真大聖妙行真人靈妃玉女以為侍衛是諸

玉女相貌端嚴形體殊妙出眾妙香無與等者復蒙

玉帝神遊移接今皆普集在清微天未審今此玉女以何因緣

得證如是無上色身恩惟聖慈示以未悟爾時天尊謂夜光玉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玉 真集八

女言汝固初入聖流雖有智慧未能明了此諸玉女乃自往昔

無量劫中修諸妙行具解脫門同清淨信同清淨解同清淨念

同清淨行同清淨身同清淨心同清淨意同清淨果同清淨報

同大慈心同大悲心覆護眾生如母撫念愛於赤子奉戒專一

真心大道清齋弘誓千萬劫中尊奉

玉帝此諸玉女非實是女皆天至真為度羣生現玉女身是故

身色神通智慧隱顯變化與

帝同焉爾時夜光聞是說已心得開悟稽首歡喜默然復位

表示真一章第十六

天師張真人曰 玉帝法身本從道化道為太極本具陰

陽二體而陰陽固無始也本含動靜兩境而動靜固無端也  
然陽主長養陰主生育動為流行靜為貞一貞一含流行之  
機流行歸貞一之體入道者不主於流行而主於貞一蓋貞  
則永固一乃精專有此力量方能應劫常存萬載如新試觀  
天行運轉不息則生氣乃行地體敦良常寧則生質乃定夫  
天地本於大道天地之體如是則大道之體亦如是也大道  
之體如是則 玉帝之法身亦如是也故 帝以發育  
萬物者致其用必先以凝靜一致者立其體昔在普明山中  
修行已曾從先天之坎離配先天之夫婦復還先天之乾坤  
再立先天之天地結成至寶光明灼天馨香被物妙音震動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自是而後十方行化而真身安坐 玉京真一妙道靈應  
如是 天尊乃因 帝座之玉女化現之大真應劫苦  
行與 皇躬千載一心萬劫一德身色神通智慧隱顯變  
化一致無殊者點明妙旨可謂精微無比矣夜光當日亦是  
從此證入必待 天尊指示乃能開悟則自夜光而下者  
可知讀者當著眼觀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永貞一體流行生育長養地蓋天清赫赫  
皇躬生而神明靈變百端發育羣生行健即天安敦即  
地清淨無為誰與同志一息萬載誰識真意奇哉玉女道本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於坤凝然至靜貞一永存應劫修行具解脫門顯承天命發  
帝德馨天香法界樂國天庠始終一德與 帝同靈

職何以故昭事專精赫赫金容亦有神通色相妙好種種從  
同惟時夜光反起疑惑同具女根彼更安樂明啟 天尊  
乃見真確感歎良久自悟根因億載侍晨為 帝臣鄰希  
天有志致主以身明德馨香夙夜惟寅 尊經要旨明告  
斯人

觀音世尊曰我是妙莊國王女也 曾證過帝王身竺落皇伽

天中主端嚴色相世間親說經 元始傳真法入聖夜光

識本因億劫以前原有我至今事 帝亦心真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麻祖元君曰莫笑麻姑是女身九 重天上本天真誠心奉

主經千劫立志希天有萬春同 氣猶如真父子一堂還是

古君臣 尊經修證堪承受 帝有神道也與人

文昌帝君曰有志希天要用心 當前莫負好光陰齊齊達處

田生玉血氣通時體有金具解 脫門天道顯同清淨信聖功

深天真化現因慈惠男女能修 死不侵

孚佑帝君曰陰陽皆是道之精 男女能修自苦靈奉事多生

同苦志神通無量在天庭夜光 疑惑 天尊釋玉女功夫

上帝臨說到真修人不信乾 坤胎內有黃金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一派 純陽根陰 拙鉛添汞 帶光顯露

爾時高虛清明天主與諸天贊屬馭八景寶輿九光寶蓋奏玄歌妙樂詠無量洞章散天寶花噴天貝百飛步遊空來前承

天尊

玉帝威神之力是諸寶花即於空中化一寶蓋覆大衆無不周備是時高虛清明天主見此希有稽首長跪白

天尊

玉帝言賤臣懈怠後會法筵今日吉慶與此法橋斷斷凡諸諸聖澤放大光明現希有相上照諸天四梵六慾一切衆生諸道藏輯要 皇經開卷 壬午 寶集八

道藏輯要

皇經開卷

壬午

寶集八

真聖眾觀此光明悉皆雲集下照下方無極世界同玄都境近接九天靈風奏樂宮商相和激朗雲庭皆成洞章一切衆生咸臻道化鄂都鐵圍長夜九幽一切地獄受苦衆生盡承光力皆生諸天得受快樂今日所散天寶奇花旋繞萬福備積大衆莊乃斯光威神之力臣等手劫良因九天運會得遇通明正法感隆今日大吉咸仰玄功是時

高虛清明天主以偈讚

玉帝曰

金闕之寫主 高上玉皇尊 妙相冠諸天 慈光燭三界 興聖妙道師 天人依仗師 大乘聖法源 眞一性源宗

功德名虛空 讚揚無窮盡

是時高上浩劫之寶妙見妙知無言無倫沮寂眞靜香亡香存上聖上尊大神通光顯耀大丈夫問化人天教道無窮大慈大悲流煥法輪爲度眾生是號

玉皇尊其真老妙顯清淨智慧才至道至尊開度衆生故演是光雨時

高虛清明天主說偈讚頌曰

寶蓋覆首第十七

天師張真人曰高虛清明天主九天生神上節之一聖承天尊 玉帝道爲主治生人承其治者靈光不斷肢體

道藏輯要

皇經開卷

甲

寶集八

永存壽命綿延根性潤荷 玉帝之光闕 天尊之法而來誦天誓其眷屬左右最多嚴飾威集 帝前各伸供養八景九光俱是法天象地威儀妙樂洞章俱是殿中顯顯而奏寶花現彩皆性體之精英故郁天香總性眞之密布以此仰供養於 玉皇尊 上帝之前得未曾有矣乃天尊 上帝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性證性即以神通永命所以萬聖開結降道大衆無不周備居然勇法歸一生成就無所遺漏夫 元始爲道之根 上帝爲道之主高虛清明又爲生生之主性命合一自然發生萬物不終散滅之後又有此一段光彩天運開揚不盡情吐



露極力發皇而呈獻頌揚之辭要之舉一天主則凡上  
帝之所化度十方之所來集與夫億劫無盡之所解脫者亦  
莫不如是讚揚之語廣博淵深其精密之

箋釋

玄天上帝曰高虛清明主治九天生神不息性命克全眷屬  
極多個價金仙 元始法會 玉帝經筵光明感召飛

步而前蓋蔭九光上法天圓乘輿八景下擬地方乾坤建立  
來往吉祥真風顯露樂韻琳瑯洞達皆成洞章手散天

花口噴天香輝煌雲路來朝 天王 天王恩重縉錦

聯芳如天蓋覆萬象含藏性體歸源永保無疆大哉 帝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其集八

力道顯其光觸手生春無不發揚凡具性者不必慌忙朝元  
有曰保守無傷寶蓋會中與子偕滅誰人信及直下承當朝  
夕受持如是瓊章

正陽帝君曰九天帝主能生神個個人民乃有身則蓋方輿

安爐鼎妙樂天花返性真德澤如天能廣覆神通動手即生

春萬華寶蓋 天王用付與 玉皇福萬民

麻祖元君曰崑崙山上建雲宮寶傘莊嚴覆無窮那比瓊花

連桑桑天然生悉擁重重性光乃與天光合萬理還歸一理

中讚偈莫非陳供養生神聊以報蒼穹

文昌帝君曰清明天主會金筵一路生光顯碧天錦繡層層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并玉蕊繽紛處處湧金蓮真吾既返真宗室性體全歸性海

源至此方知天上澤九州萬國總春溫

孚佑帝君曰萬劫千秋惠不窮十方八極一幃幃青寶蓋

咸瞻仰桑桑名花少異同萬姓如星還拱北一真同水必朝

宗 昊天原有開天力頌揚難盡惠重重

斗母天尊頌曰

萬劫生神 萬聖歸宗 萬華蓋下 禮頌從容

天尊普告四眾云是

帝身即道身也非常體也是無量功德之身是清淨自然之身

是神明堅固不壞真空無上法身威靈恢廓名符周徧無幽不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其集八

開神奇堂難可稱焉是

帝非有為功德之所應修而

帝昔雖下生人間多劫行化示大神通而身清淨未嘗不在金

闕分身變化應現隨方利濟羣生超昇道岸普垂教法開悟後

人依按奉行登真成道以斯功德之所莊嚴是故光明常充諸

天神智妙達真可度量是身光明皆具妙號所謂大神通光大

慈悲光大喜捨光大忍辱光大平等光大柔和光大自在光大

利益光大如意光大智慧光大吉祥光大解脫光大歸依光大

功德光大圓滿光大無礙光無能勝光

光明微寶章第十八

三一八三七



天師張真人曰 元始天尊歷歷宣說 玉帝本行神

通變化靈驗之事至矣盡矣於此章乃特標明之曰是道身

也非常體也再明之曰是無量功德之身是清淨自然之身

是神明堅固不壞真空無上法身為 玉帝之體讚乎即

為一元大道之體讚也讀經者至此當知顯權歸實從流探

源攝萬會一將前數章所說之種種功能種種力量種種功

德三界十方之所攝受千生萬劫之所化度者其根原皆明

明顯矣蓋惟其為道身乃能有功德無量清淨自然及神

明堅固不壞真空無上之體段乃能有普徧之種種光明而

或以常身疑之謂其假於稟修假於有為功德之所莊嚴可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聖

其集八

乎 天尊恐人不明此旨故因高虛清明天主讚揚之後

不覺觸動 天懷再為稱揚實為品題著其體則應叙種

種法身著其用則應叙種種光明又合體用而著之曰下生

人間多劫行化而身清淨未嘗不在 金闕非所謂充滿

法界普現羣生之前應感咸周不離菩提之座者乎有不知

一元大道者常即 玉帝法身以觀之有不知 玉帝

法身者常即 元始宣說以觀之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一元為道在 帝之身顯道為法

歸 帝之神道惟光明有 帝敷陳道最靈應惟

帝為能大哉至道今古誰承大哉 玉帝即道光明一十

七種歷歷分明照鑒萬天萬地品整照燭萬劫鑿影日光

帝惟有此法體輝煌巍無上不壞真空神明堅固功德

無窮清淨自然誠哉道身無兩不顯所度在人神通變化取

物惟靈化現萬方詭離 帝庭大哉 元始法語叮嚀

宣揚 帝德大眾齊聽禮 帝金容讚 帝真經命

根性主 玉帝 玉清從今參悟大道分明

正陽帝君曰十七光明在 帝身照萬方兮度萬人名聲

周徧神通廣功德周圓本體真妙道真空原不壞有為作意

那能神 天尊慈憫明明示依按稟修作 帝臣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聖

其集八

靈佑帝君曰 帝身靈異本非常功德神通不可量法性

圓融周法界真空不壞乃真常乾坤重泰春秋永日月交輝

十七光往者紛紛來者眾優游化宇 帝垂裳

文昌帝君曰十七光明是 帝麻淵淵穆穆坐瓊樓真機

顯露 三清境妙相輝煌四部洲道有全身 皇極建

尊無二上 聖功優自然堅固真空體不假作為不假修

孚佑帝君曰從今識得道機深始悔當年錯用心無上光明

頭上顯先天景象後天尋幸從 元始開真法惟向

瑤京覓好音妙號重重非譬喻禹修自可結黃金

斗母天尊頌曰

大道何在 一段光明 一十七種 法體雜名

是故汝等欲見是

帝乃不可得者緣以汝等尚於身口不捨結習煩惱行業由是障故不能得觀是

帝慈顏吾今為汝時會眾等宣示斷障之法汝等大眾宜各奉

行時諸大眾不勝喜躍各於

至尊几前稽首作禮俱欲願聞

天尊言曰斷障之法當生大悲無起疑惑無起貪嗔無起淫慾

無起嫉妒無起殺害無起凡情無起凡思無起貪妒無起聲色

無起是非無起憎愛無起分別無起高慢無起執著凝神澄慮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第八

萬神調伏心若太虛內外貞白無所不容無所不納無令外邪

亂其至道牽失真宗敗其靈根盜其至寶致爾萬劫永墮凡流

透入俗網萬魔來攻百千萬劫不問妙法鬼神執誅從生入死

是故汝等應當志心善護真宗無令喪失如前所說如是諸障

汝等各當除斷之身得清淨超度諸難是名道寶持法棟樑

更當修奉是此經典如近是

帝生尊重心善想

尊容稱揚名號然後汝等得親

慈顏威蒙護度普閱妙法親奉供養永無流轉是時四眾聞已

歡喜歎未曾有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斷障見帝章第十九

天師靈真入曰 元始祖炁化現 玉帝並化現一切

大眾故大眾莫不各有道體法身但能道體法身莫不顯露

則 元始 玉帝精神已通當而明現自然移接

瑛京聽法 清微得大解脫起大堅固天尊聖果程功起

證奈何明明道體一墮人間種種諸障素連而起卒使道身

墮為披毛戴角之身法體淪為痛苦傷殘之體萬劫幽陰三

光不見萬重羅網何日出離悲哉然而 天尊慈憫普示

妙法 上帝好生開度無盡因於放光顯瑞寶蓋蔭覆之

後即歷歷稱揚 上帝功德猶恐入道者心不堅固離道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第八

者心不速悔於是再為四眾開示斷障之法夫障有多般道

無二致心合一道塵去則鏡自明沙去則水自清障斷則道

自現道現則法身顯而本體明矣本體既明則真宰無為自

理祖炁復還不失由是乾金剛大之體重建頂天立地朝

上帝而證位 玉清是亦道體也是亦諸真聖眾也是

乃真見 帝光親聽法音宮問妙香而朝夕悅慶於天花

寶蓋之下果有誠心尊奉是 帝則當佩服 天尊法

言勿以斷障為難

箋釋

玄天上帝曰悲哉眾生惡貫滿盈牽失真宗黑籍書名敗其

三一八三九

至寶永隔蓬瀛斷其本根滅性流情往來惡道徒苦哀鳴籠

中刀上誰管怨聲何以至此可憐眾生總為一障濁而不清

牽連湛長愈障愈深寔有貞白惟願兩除愈趨愈下異類傷

心今幸覺悟得聞妙法 元始金音率履無越如是諸障

當實斷之心君為主一善為師昭事 上帝再莫差遲默

想 金容誦持 寶號境若太虛神明來告萬悉調伏

一真獨抱 上帝鑒誠明傳法要親見是 帝超證道

妙益早回頭終須有靠悲哉眾生誰皈 聖教

何祖元君曰障礙百千悞我身致令萬劫受沉淪 天王

慈憫諸天少 上帝光明普世仁至寶維持誰敢盜真宗

道藏輯要

皇極開教

聖七

其集八

調護不留塵 金容觀想 徽和熟斷萬魔今伏萬神

正陽帝君曰離道都由障礙多愁心妄想動邪魔重重陷阱

重重網步步冰霜步步波口訣留傳須早斷 帝恩深重

轉天和真宗至寶真心護煞鬼毒龍奈我何

文昌帝君曰鬼國魔山幾萬重隔住靈光永絕蹤 帝境

崇高何日到先天悠遠那年通陰雲掃盡看紅日蔓草難剛

仗劍鋒縱有樊籠須跳出乘鸞跨鶴是英雄

孚佑帝君曰 帝心原與我心通障礙千層不少空劍斷

靈根因愛慾原無悔意叩蒼穹虛言寂待庚方月妄想高乘

闕苑風勇決當天發誓願纖塵不染出樊籠

斗母天尊頌曰

靈根毓秀 皇路聯登 全憑慧劍 斬斷葛藤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上終

道藏輯要

皇極開教

聖六

其集八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卷中

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品第二

爾時天地始祖五老上帝稽首長跪白

天尊言伏聞

高上玉皇慈念蒼生普放神光照燭法界六凡四聖普明道蔭  
竊以凡夫短景劫運將終正道宜行以濟兆民使修真之子有  
期輕舉未代蒸民俱獲壽考

表揚五老章第二十

天師張真人曰一元大道即 元始也穆處無爲而付其

權於 玉皇上帝則 帝又爲道之主矣所以總握玄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巽

其集八

綱推數劫會生成民物其政治俱歸之 大羅金闕然尊

無二上何以復有五老上帝無兩夫何以又有天地始祖

嗚呼玄教之精微在是矣夫大道一元劫終不變劫始不遷

即萬劫以前之萬劫萬劫以後之萬劫俱是不搖不動但即

現在之劫而言混沌之後忽焉生天忽焉生地忽焉生人生

物有何具乎蓋道本一理中有動靜道本一氣體分陰陽動

靜互爲根陰陽兩相濟有動靜乃有消息終始元會運世年

月日時刻分之循環有陰陽乃有寒暑燥濕清濁高下剛柔

健順顏色骨肉之分四時五行之數人能外此五行乎五行

根乎陰陽陰陽根本乎道彼元始祖炁道也陰陽五行之祖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也陰陽五行又爲天地之祖也不有陰陽不有五行有天地

乎是故言道者不知天地之始祖在陰陽在五行又何以結

撰五行交會陰陽而建立天地以立性命故於此經發揚

主宰大道之 帝種種神靈不測化理有經既於上卷極

力敷揚因於 紫微金格中提出 上帝當曰宣付五

老妙旨以明經理天地之大道而特標之曰天地始祖五老

上帝乃知五老即五行之精神實爲穹蒼真老運御乾坤之

大臣所以慈憫眾生與 帝同德代眾求請問法救濟而

願 玉皇上帝時時曾放神光

箋釋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辛

其集八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五老上帝五行之精主治五方最神

最靈根本 元始稟治 帝庭乾坤以正氣運不停召

龍止水保劫延齡順序三辰斡運萬星各安職守興國太平

法會放光常繫厥情爲眾悲憫代眾經營進叩 元始奉

法施行蒸民永濟通會常享真機將轉道運將興兆民有主

上帝有臣神咒流行天下同仁經標意旨恭摺在人傳

經教主大法將伸乘時校正以濟斯民吾爲箋釋學者良因

正陽帝君曰五德乾元亨利貞五行金木水火土雙修性命

有真傳烹鍊鼎鑪要真主 玉皇本行經最微天地始祖

悉皆歸五炁朝元今有日啟問 天尊啟慧機

三十八四一

麻祖元君曰五老原從一老來乾坤得此永無災清靈合攝  
民生泰上下歸真氣偕南北東西歸 皇極木金水火

會天階惟有 天尊知與妙真經啟問莫疑猜

文昌帝君曰信是 天王會說經五方五老叩天庭地天

交泰星辰序金土無差水火宜妙法須參圓滿咒真機全在

玉皇經蒸民壽考當千劫化度光明感眾靈

孚佑帝君曰因何感得眾真來舊曰天光尚繫懷解脫方方

皆錫福政權處處不生災真功圓滿真言力道妙機關道祖

裁總為蒸民維劫運天門進叩為君開

斗母天尊頌曰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至 其集八

五氣流精 天地清靈 赤文當顯 再請帝庭

自昔

元始洞玄靈寶赤書玉篇真文生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

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無氣無象無色無名無形

無緒無音無聲混沌太無靈文菴雷乍存乍亡二儀待之以分

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玄象推遷乘機應會於是存焉

赤文妙蘊章第二十一

天師張真人曰赤書玉篇真文即顯露一元大道之精蘊也

善其光彩則曰赤書至陽之氣本赤條縷可會則為書善其

秀靈則曰玉篇至粹之精如玉實有片段則為篇善其體用

明曰以玄至靈之理有信莫不結構以成文是道也即

太上洞玄靈寶之所掌者也生於 元始之先空洞之中

可知其玄妙獨出精光獨顯莫先於 元始而猶居其先

則又 元始之所以為 元始劫終而不見其終劫始

而無與為始者矣浩浩難名渺渺誰說自非五老上帝親身

應證孰能知之然難名而必欲名之難說而必欲說之則但

想諸天地未根日月未光之際只有一幽冥冥氣象而是

赤書玉篇真文已存乎其中空之微妙難識把捉無據似有

似無誰問誰見是先天之景象也無極之義理也太無之機

緘也混沌赤文今古罕聞無迹可見微渺何存冥冥無光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至 其集八

洞無根既無方所惟有推遷與矣妙矣靈焉神焉參悟到此

乃契玄玄大哉赤文吾道精也

箋釋

正陽帝君曰赤書玉篇天下之文微妙難識精蘊誰聞大道

體段雲篆氣韻乾坤正氣狀運流行幽幽誰見蕩蕩難名無

終無始亦充亦盈全無迹象惟有真誠先天之先後天之後

主宰維持自然結構順理成章金石能透撰於 玉清宰

於 玉帝宣於五老包乎天地時時發現世人罔識罔識

其機入道無力無力入道 聖文遂隱經旨明標振袞絜

領玄門與義最上上乘參悟實見 帝境可昇

無量洞空天帝曰平地成天一卷書最尊最貴是文儒性情

已正陰陽合倫理無虧志氣殊手訂赤篇今尚在 帝傳

雲篆古無虛水精之子衰周出五老同察定世符

長春杜真人曰玄教明明開赤書儒家惟此是工夫五經四

子皆天道玉軸瓊編是 帝符天文煥爛人文顯 帝

德輝煌 帝世熙本行 皇經標要旨 先師明証

五老知

文昌帝君曰儒典佛經總是書 天王秘授更同符昌明

文教遵經寶貝葉文傳護 帝都五老宣揚傳道妙萬方

歸極仰 皇謨先天景象從茲見混沌赤文存太無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垂 其集八

孚佑帝君曰當年曾讀數行書歸宿玄門也不殊實證先天

赤炁顯秘傳口訣玉文符象天象地存真象無色無名隱太

無這段機關人不識也虧五老開靈圖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與妙 總在赤文 根原顯露 誰見誰聞

玉帝授臣靈寶秘篆大不可思議神咒故天地得之而分判三

景得之而發光靈文鬱秀洞映上清發乎始青之天而色無定

方支勢曲折不可尋詳

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治之於流火之庭鮮其正文警發光芒

洞陽炁赤故號赤書靈圖既煥萬帝朝真飛空步虛旋行上宮

燒香散花口誦靈章是時天降十二玄瑞地發二十四應上慶

九天之靈與讚三天之寶明神風既鼓皇道咸暢

元始登命太真按筆玉妃拂筵鑄金為簡刻書玉篇

五老掌錄秘於九天靈都之館玉女典香太華執巾玉童侍衛

玉陛朝軒九天上書非鬼神所聞

雲篆功用章第二十二

天師張真人曰雲篆即赤文也赤文言其實靈篆著其用實

本乎道用發於人昔在 元始天王立於天地未生之前

觀於日月未光之會尋得其詳知洞陽之炁赤達玄象之推

遷上清洞映色無定方天地因之而分判日月因之而光明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垂 其集八

於是摹其靈紋攝為靈圖取其光芒法其規模鍊之於洞陽

之館治之於流火之庭成爲秘篆凝聚靈秀惟時陽光煥發

除德安貞乾體高明瑞氣布於二六之辰坤體博厚祥光映

乎三八之節品物因之而毓秀鬼神不得而知開秘之靈都

之館藏之無上之官五老上帝曾受之於 穹蒼真老至

是又欲行於下世故特表其功用述其因由以傳來學乃知

雲篆之文如是貴重如是神奇識之者神明煥發得之者造

化在手其實微妙難言 玉清貴重 上帝鑒臨當會

之於言思擬議之表不可忽視赤書玉篇本無正文摹爲雲

篆煥明氤氳演爲神咒流傳古今尊爲誥命一畫千金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赤書煥發亦炁光明赤心一點通達

三清其妙難識其理難名先天之象秘在瑤京惟茲雲

篆品節分明支勢曲折功用神靈五老而外誰傳其精

元始摹繪顯於始青掌於上帝品物咸亨三辰照耀天

地清靈性道妙用大道真形洞陽之館流火之庭鍊筆成圖

役使萬靈字皆一丈藏之杳冥色無定方象有定體察悟在

斯實關倫理 玉皇寶誥惟是為真玄神功妙用惟人

正陽帝君曰千古誰識雲篆文光輝朗耀氣氤氳乾坤日月

真形體神鬼魔免敢聽聞分判陰陽同五典維持義理過三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至

真集八

墳安墟立鼎丹房內安鎮方隅要用君

虛靖天師曰龍虎山中別有春丹房丹窗日相親鍊成至寶

同雲篆冶就黃金獻 玉宸 元始洞陽施彩筆先天

赤炁在真人維持王化全歸我五老薪傳佩服神

文昌帝君曰虎符龍券總吾身大洞法錄更覺神總是先天

雲篆結再看五老授圖真乾坤自此無災劫 元始而今

錫是人妙用神功當識認氣氤氳流布萬年新

孚佑帝君曰妙用神功歸雲篆氣氤氳繞鎮乾坤不因

元始瓊宮鍊誰識吾家玄道尊玉律金科同與妙馬圖龜書

長言論維持王化憑真一五老真傳要秘存

斗母天尊頌曰

洞陽赤炁 篆就法雲 攝歸靈府 絳華揚芬

故天寶之以致淨地秘之以致安五帝掌之以得鎮三光乘之

以高明上聖奉之以致神高尊貴之以致真五嶽從之以得靈

天子得之以致治國祚享之以太平真靈文之妙德乃天地之

玄根威靈恢廓普加無窮蕩蕩大化為神明之宗其量莫測巍

巍乎太空明真有格今當以行是時

元始革運玄象開圖靈文鬱秀神表五方分判天地開化萬靈

此太宗之業可得暫披於靈輻乎今皇道敷暢澤被十方仰觀

劫運真風宜行臣私心實欲使雲蔭八遐風灑蘭林寒條仰希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至

真集八

華陽之繁朽骸蒙受靈輿之津仰對元慈下伸丹懇惟願哀憫

俯念蒼生不審靈寶玉篇真文可得見投下教於未聞者乎

玄根妙德章第二十三

天師張真人曰凡物莫不有其根故自天地之大以至一民

一物之細必有恃以為堅固依憑之本而後各安其位各效

其神獨是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之中則其恃天地以為根也

可知然天地又何所恃乎知天地之所恃則上如三辰之煥

朗凡麗乎天而以氣相屬者下如山嶽之聳峙海湖之淵渟

凡麗乎地而以形相托者與夫鍾毓發生於天地之中而效

靈呈異者莫不分明蓋天地所恃者道也即其玄根也其實



皆一氣也。儒家即修倫修道，雖言窮理盡性，至於命而養氣之學，遺之者少。禪家即空性言，道惟從靜修頓悟入門，又決不言氣。惟我玄家所重，在氣。蓋有氣則精可固而神可存，再立性命而與天地同體，與大道同符。故學者當養氣以求復性，不可遺氣而空言性。夫天地之大，不過大道一元之靈氣。運建真氣，生發炁炁，炁炁主宰，浩炁流衍在昔。說經教主或表為赤文，或舉為雲篆，或演為神咒，莫非指是洞陽之赤炁。示人欲其特為根本能固之則為立命，能全之則為復性。本來尊貴本來神靈，本來鎮安本來真實，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凝之則久傷，之則暫得之者尊，失之者賤。具之者靈，剝之者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壬

符集八

蠢天無此何以輕清上浮，健行不息，地無此何以重濁下凝，而承貞不墜。言天地則聖人可知矣，天子可知矣，國祚可知矣。吾於此章特標是義，以明赤書雲篆玄根之實際。閱者珍之，天地玄根靈寶妙德赤炁靈文寶哉，勿失陰陽真精五靈毓秀立鼎安鑪乾坤依舊。尊經明開入道有門極玄玄學極玄玄根

箋釋

玄天上帝曰：玄教廣大，儒釋同歸，流及後世，或依或違，忘其根本，採其枝葉，本根既忘，枝葉亦失，愈趨愈下，墮落愈遠，性命不知，色身不穩，理氣不分，工夫盡棄。三教學人何以言修

試觀天地厥有玄根，玄炁常連，玄炁常存，玄炁無上，玄炁無淪，何以玄炁本於先天，先天之炁後天附焉，氣本浩然，流行萬古，氣為真機，萬靈之主，果有真氣，修為有基，盡性至命，保固維持，天地之根，惟此為真，聖賢所恃為靈，為神，充塞宇宙，安鎮萬春，保劫御極，興國太平，煌煌天經，赤文雲篆，前御五方，功勳無上，五行真精，是曰五老，求請靈圖，為民頌禱，根原是陳，再立乾坤，暫披靈韞，安固延年，維斯經旨，八萬劫傳返求鍊已自契玄玄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壬

符集八

關聖帝君曰：天地生根，聖有根，頂天立地，鎮存存全，憑浩氣行千古，先有丹心到孔門，一部春秋清亂本九重。聖主總乾元，赤書雲篆，先天炁鼓盪充周，命不渝。正陽帝君曰：三教聖人歸一理，全憑正氣保無疆，法雲慧力通三世，文教英風正五常，道啟玄元揚赤炁，經傳與妙放天光。玄根玄處，先天體天地清靈在洞陽。文昌帝君曰：乾坤日月皆吾炁，赤炁揚輝處處靈，為有玄根同太極，自然煥發合天經，流行萬古兼千古，合撰清靈永太靈。靈寶洞陽敷妙德，真機運動不留停。

孚佑帝君曰：浩然之氣大而剛，充塞乾坤顯一陽，自此昇平千萬世，恒安熙皞樂無疆，赤炁靈圖皆煥發，瓊書雲篆善鋪張。天地有根，因有此玄，玄妙妙見其常。



斗母天尊頌曰

天道玄玄 地道安安 根原不朽 一氣周完

於是

元始天尊撫几高抗凝真遐想觀時已至普謂時會一切真聖  
論定陰陽推數劫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選擇種人指拈太無  
嘯則九玄永無開聽於陳辭有若閉礙求真之路是時

五老上帝啟問不已良久

元始天尊乃垂盼背之容慨爾歎曰微乎深哉子今所叩豈不  
遠乎此

元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弄

其集八

靈寶之玄根空洞自然之真文生天立地開化神明施鎮五嶽  
安國康民靈寶玄妙為萬物之尊天發玄瑞靈應自然今三天  
盤連六天道行雜法開化當有三萬六千種道以釋來者之心  
此法運訖三龍之後庚子之年雜氣普消諸天慶會言真道乃  
行今且可相付當錄於上館未得行於下世玄科有禁不得便  
傳子可誦

靈都紫微上宮視天音於金格取俯仰於神王然後當使得備

天文以總御

元始之天也

真文顯運章第二十四

天師張真人曰至真之文即赤書之字靈寶之篇為天地之  
玄根亦即 元始 靈寶之玄根與運推遷而主持劫

運因運顯晦而保持運會是故運逢其會則與運俱興會非  
其運則與運偕藏甚且為之轉移匡正維持安益乃見真文  
之妙用夫真文即真道也即正氣也真道興則一切外道皆  
絕正氣運則一切雜氣皆平夫邪正不兩立真偽不並行顯  
晦不同時治亂不同機究之反否為泰易危為安移亂為治  
回死作生者即真道也正氣也即總御 元始之天之真  
文也 天尊慨然興歎鄭重其辭非吝於開度而新乎流  
傳也惟恐違時則流行無機非時則功效無準是故論定陰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本

其集八

陽推數劫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選擇種人皆所以重乎真  
文而進退必俟乎其時也至於昌期一轉大道流行時會一  
新正文絢爛學道者尚其因時而動見機而作應運而興乎  
則真指拈太無嘯則九玄生天立地開化神明為萬物之尊  
握玄科之禁掃清雜法待五子歸庚之時而親受 元始  
之真文矣穆穆玄宗蕩蕩 皇風一真無偽終始皆同應  
運而顯開闢混濛靈圖靈書福惠無窮

箋釋

正陽帝君曰吾門大道惟有一真真宗誰啟 太上

玉宸真風誰主 金闕聖君真機何在無見無聞真文何

在雲氣氤氳是曰靈圖亦曰靈書傳得真訣與道而居彼得  
真人大乘大儒真氣運動真理無虛康濟兆民真意如如無  
所不真立天地根總御 元始為聖中尊五老啟開機轉

天門真心參悟真性存存太真御几永不沉淪

麻祖元君曰真真心性是真人獨抱一真在我身去妄存真

真乃得借假修真假亦親真陽一動生天地真陰至靜孕黎

民真文指示玄玄道 元始 先天辨假真

觀音世尊曰世上萬般皆是假靈光一點認真身山河大地

終須壞星月燭天無久因生機不斷通三世活佛修成度萬

民 本行集經真訣示真文無體自然神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一

第八

文昌帝君曰世間何物不歸真大地山河總一仁活濟生機

康世界纏綿至性協疎親詩書禮樂躬行實草木禽魚鸞麗

春順理成章靈篆秘先天氣象被無垠

孚佑帝君曰斗室周遭坐萬神問君為假與為真一誠感動

連三界一氣流行延萬春應運真文當世出 先天妙法

後來陳 尊經與義還須闢五老靈圖救世人

斗母天尊頌曰

吾有心傳

秘在先天

靈圖既煥

顯露真詮

於是

五老上帝與諸真聖清香執戒徘徊雲路隨命十天上詣上清

太玄玉都寒靈丹殿紫微上官受俯仰之格乃知天眞貴重難  
可即間還乃更詣

元始天尊諭以禁戒之儀還謝不違是時

天尊慈顏慈喻靈關廓開登命五老上帝開洞陽玉館披九光

八色之翹雲錦之裝出

元始

靈寶赤書玉篇真文金書玉篆微妙秘密運御乾坤大光明圓

滿大神咒玉章以付

五老上帝及諸真聖使依玄科按法以傳

玉篇秘受章第二十五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一

第八

天師張真人曰玉篇隱密玉篇尊貴天地之至寶仙聖之性

命三教聖賢之真傳古今 皇王聖帝之治統而興國太

平 大羅三境東海西極洞天福地一切瓊仙之真訣然

而祕在形山知之者少得之更難所以 上天愛惜不許

輕傳準時擇人必也當其時則一傳得其人則祕受而非至

誠純真內外真白毫無塵垢游心希夷精神協太和之元會

悟在無言無說無音無聲無色無象無思無慮之表純是先

天之境契合 元始之心如是至人不妄傳也故惟秘藏

洞陽玉館之中鑄之金簡載在錦囊衛以九炁之祥光護以

八方之正色團結成雲絢爛成霞藏是玉篇之處真意如春

真機契道時時天樂宣揚八威鼓舞光燭萬天香遍法界乃

知 上天至寶不易窺問在昔 元始天尊秘撰成書

授之 玉宸道君維持天地運御乾坤開度萬方普福萬

世我 道君本紀所稱度人有如塵沙之眾者恃乎此也

靈寶之稱有自來矣 五老上帝慈憫世人願深化

度欲觀太平同符大道故在 元始會下求請再三復傳

禁戒於 上清乃見 紫微之金格於是 玉皇真

誥出現於世清香執戒雲路徘徊嘯命十天靈圖廓開微妙

秘受親手携來瓊編法嗣從此瓊臺

等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其集八

玄天上帝曰太玄玉府 玉宸所居上清真境總握靈圖

承命 元始保固坤輿抱送 玉帝發祥之初如是玉

編親授非虛主張大道永秘玄都天下太平億載唐虞茲當

聖朝泰運臨諸大道降真當播瓊書 玉皇妙典校

正無疎 靈寶金格箋釋明如以彰道法以啟鴻儒三教

重光謗議當除護國愛民慈念有餘北極玄天勅命非誣法

筵降臨有道之慮猶憶往劫五老帝君遵奉玄科求請靈文

玉清秘訣不易窺問按法以傳瑞現卿雲五方氣正萬

物歸仁 尊經妙旨事理皆真金科玉律告爾世人

正陽帝君曰玄門妙道不輕傳傳者飛昇治九天朝謁

三清三境上調和萬氣萬方開無思無慮金書得宏道宏仁

玉笈全五老 玉清親授受真風又播校經筵

白祖仙師曰 玉清 五老會天宮秘密真機印合同

聖種自堪承 聖法 皇經由此播 皇風金編顯

處乾坤位玉字輝時氣運通萬國九州堯舜曰不知不識

帝光中

文昌帝君曰 元始真文皆秘授何人再得契 天心

天心清淨 天心契天道昭明 天道深 五老傳

書皆赤字兩儀會集結黃金億年又見 皇風轉寂問之

時遇好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其集八

孚佑帝君曰玄都玄境有玄文可歎閻浮不得聞 五老

抒誠經旨授 大羅秘義玉編真蒼生赤子延生命化日

光天有日新順 帝之則忘思慮這般妙道授於人

斗母天尊頌曰

大羅玉篇 義縝幽玄 天尊憫世 得人而傳

是時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所受神咒誥命

東方九炁始皇青天碧霞鬱鼎中有老人總校圖籙攝聚舉仙

右二十四字青帝秘文書於九天元臺主召九天上帝校神

仙圖錄

歲星輔肝角亢鎮真氏房心尾四景迴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輪

承煞捕非掃除災孽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紫微宮東華殿主召星官正天分度  
東山神咒攝召九天赤書符命制白鄴山東嶽送鬼所誅無錮  
悉詣木官敢有稽延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東華玄靈之館主攝鬼魔正九天炁

下制東河濱海水神大劫洪災蛟龍負身水府開道通徑百千  
上帝赤文風火無間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九天東北玉闕丹臺主攝東海水帝  
大劫洪災召蛟龍及水神事

右東方九炁 靈寶玉篇真文合一百二十字皆 太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奎 符集卷八

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生神保真

洞玄章一名東山神咒一名青帝八威策文

東方青帝符

靈寶九炁天文化生赤帝炁

三天九真太空尊神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符命日月以定山林以開三天

大慶羣真徘徊

元始青帝真符

直符區更生無上大真

咒曰 元上青精九炁大靈神光遐散流映東青華景鬱勃滌我

身形官府安鎮寶魂自生洞達八朗飛昇玉庭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三元符命

九駕命天龍符保真多川災水不敢彌天

中山神咒易為神臣度人命籍萬災不舉

西山上王命為保真一人有道位事九真

右

玉皇誥命以錫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九炁天君令統

御東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真

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所受神咒誥命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亥 符集卷八

南方丹天赤帝玉堂中有大神號曰赤皇上炎流烟三炁勃光

神仙受命應會太陽

右三十二字赤帝秘文書於九天洞陽之館主召九天神仙

圖錄金名

獎感輔心井鬼守房柳星張翼統御四鄉軫總七宿迴轉天常

召連促會正道驛行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三炁丹臺題於西南正陽主召星官

明度數正天分

赤文命靈北攝鄴山東送盧宗斬滅邪根符教所討明列寧原

南山神咒威伏八方羣妖滅爽萬試摧亡

右四十字秘文書於西南陽正玉闕主制北鄧正鬼炁

南河水帝太伯龍王神咒流行普掃不祥洪水飛災止召蛟龍

開除水徑千道萬通敢有干試攝送火官赤文所告莫不有從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西南陽正西闕主攝南海水帝大運

交期洪水四出召蛟龍及水神事

右南方三炁 靈寶玉篇真文合一百二十五字皆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南靈通

天寶靈經一名九天無上之上咒一名赤帝八威策文

南方赤帝符

靈寶三炁天文化生黃帝炁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七

符集八

王事司斗正屯己身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符命玉音吐炁素奏以御保命

定仙玉曆定封

元始赤帝真符

直符昌中上道統御

咒曰 丹華流映寶芝生光神精徹幽散靈八方直符攝炁嘯命

朱童三精數煥注我絳宮赤神安鎮五香益充洞映形外表裏

發光身生水火地步步飛行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三元符命

正一命人長生上天

萬川洪流符吏小母竭焉

日月力出王平出東火災不起人民臣

右

玉皇誥命以錫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三炁天君令統

御南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真

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詣奉行

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皇帝所受神咒誥命

中央總靈黃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攝炁監真總領羣仙

曲錄玄圖宿簡玉文推運上炁普告萬神

右四十字黃帝秘文書於太玄玉寶玄臺主召神仙玉簡宿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符集八

名總歸仙炁

鎮星輔脾迴度北元魁魁主非截邪斬根魑魍掃穢除氛

經正玄斗明度天關九天符命金馬驛傳

右四十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主攝星官正天度數

勒攝北帝退寒鬼門剪除不祥莫有當前

右十六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主攝北帝正天炁檢鬼精

中山神咒召龍上雲制會黃河九水河源不得意縱善惡悉分

千妖萬奸上對帝君敢有干試太陽激熾赤書玉字宣告普聞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四壁以攝中海水帝四界

之水洪災涌溢之數主召水神止蛟龍事

右中央一炁 靈寶玉篇真文合一百四十四字皆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寶劫洞

清 九天靈書一名 黃天大神咒一名黃帝八威策

文

中央黃帝符

靈寶一炁天文化生白帝炁

山陽之曰正斗屯一有物子申為上仙元

中央高皇玉寶元靈元老皇帝符命總召天地九天以制同條

五炁上帝遙觀

元始黃帝真符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李元

箕集八

直符中非三天靈文

咒曰 總元高靈回神四鄉黃上散花五帝交芳流精散漫十二

重光混合我形萬神相迎安鎮黃脾養氣中方保齡度劫永鎮

無窮

中央高皇玉寶元靈元老皇帝三元符命

天徇月移劫運無衰

了詩有命勿句存攬為無育見乾坤出陽入陰壞山川九土欲

崩符不聽頽

右

玉皇誥命以錫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皇帝一炁天君

令統御中央皇天后土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

尊真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所受神咒誥命

西方素天白帝七門金靈皓映太華流氛白石親裁七氣氤氳

上有始生皇老大神總領肺氣主校九天檢定圖籙制召上仙

右前四十八字白帝秘文書於九天素靈宮北軒之上主召

仙炁舉仙道也

太白檢肺奎婁守魂胃昂畢觜主制七關參總斗魁受符北元

右前二十四字秘文書於金闕玄窓主攝白帝星官正明天

度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李

箕集八

赤書玉字九天正文攝召萬炁普歸帝君

右十六字秘文書於九天金闕三圖之館以攝六天鬼炁

西山神咒八威七傳符水上龍召山送雲在所校得同到帝門

輔衛上真斬滅邪源若有不祥截以金闕赤書符命風火驛傳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九天金闕三圖之館主攝西海水帝

制水中萬怪惡毒之精召雲龍以防水旱之災也

右西方七炁 靈寶玉篇真文合一百三十六字皆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 金

真寶明洞微篇一名西山神咒一名 白帝八威召龍文

西方白帝符

靈寶七炁天文化生黑帝炁

上止五道乙勿人迴遊兆子三天門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帝君符命策駕五老西盼九都億劫

同會明定九河

元始白帝真符

前符曲正洪災度人

咒曰 金靈七炁素華流芬金精童子首建元山帶符攝悉萬神

會門寶光奕奕照我命根安鎮肺華萬劫長存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帝君三元符命

西方注鬼煥乎九天醜力難遁斬以金闕

日為正王陽生三斬殺萬魔雲龍問上 盈事已人身三道在一

一保人身

右

玉皇誥命以錫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七炁天君令統

御西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真

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北方洞陰劔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所受神咒誥命

北方玄天五炁徘徊中有黑帝雙皇太微總領符命仙鍊八威

青羽羽縹龍文鳳衣

上帝所舉制到玉階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主

其集八

四十字黑帝秘文書於鬱單無量玄元紫微星北極之內

主召諸真人神仙圖錄

北辰輔腎斗牛衛犀女虛危室蓋落四開壁總七星執凶刑非

卻災掃穢明道動輝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天心北元玄斗中主攝北方星官正

天炁也

北山神咒激揚起雷流鈴煥落獲天鎮威北邙所部萬妖滅摧

右二十四字秘文書於北方洞陰劔單鬱絕元靈主攝天魔

北帝制伏惡神萬鬼事

九河傾訖鳥母翠飛蛟龍通道水陌洞開赤文玉書曜龍風馳

右二十四字秘文書於洞陰劔單鬱絕元靈以攝北海水帝

制水中萬精主召蛟龍興雲致雨以負身

右北方五炁 靈寶玉篇真文合一百一十字皆 太

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本命紫微

元神生真寶明文一名北山神咒一名黑帝八威制天文

北方黑帝符

靈寶五炁天文化生青帝炁

三炁高王易遷川人司萬言

北方洞陰劔單鬱絕五靈玄老帝君符命羅天北斗定會丹冊

景散八極明石玄滋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主

其集八

元始黑帝真符

直符尹豐問道救鬼

咒曰北太玄五炁徘徊寶華五重流光煥暉雲景鬱香洞映

太微仰注我身腎府鮮開安鎮靈宅萬神總歸身生羽服舉形

白飛

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三元符命

上王適月命天仙戊己多力士辟水源

三命正戊入力人任曰遺惠無為君

適百百九君有臣三千此度己身

右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

第集八

玉皇誥命以錫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五炁大神

令統御北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

尊真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帝誥御世章第二十六

天師張真人曰 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皆 上帝

之誥命也誥命到處星辰順度神祇安靈驅鬼潛踪水旱不

作災疾不干天清地宜國泰民安此皆天地自然之正氣所

結絢為雲篆結為赤字序為真文合為玉篇集為赤書表其

感應不爽轉移最神應時如心符合天地之機大道之運明

曰大神咒此神咒玉字皆一元赤炁所結非臆說也有人伐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水中白指書天皇太平四字其體獨堅不受斧刃觀者異之

以此知天地秀靈之氣何所不有陰陽造化之妙何處非奇

是故天文絢爛則如星雲地文瑤琤則如流峙人文光華則

如詩書况亦蒸生成天地其精神煥發更必有萬倍神奇者

不能窮而成文乎夫人民何自而生聖賢何自而成不知自

己之玄根安能知天地之玄根不知自己之亦蒸安能知天

地之亦蒸且自己不能有大光明圓滿之願安能知天地大

光明圓滿之大神咒 天降殊恩妙法流行校正經文諸

天詮解普福一世利益後人請勿詫異篤信受持以完全自

己之亦蒸玄根斯不負 上帝所錫之大光明圓滿大神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

第集八

况大地有心民物生成聖人有願世道太平經功圓滿大道

流行真言在處帝放光明

卷

藥師瑠璃光王世尊曰天下有四聖教有三萬理以定萬國

所聽各有志願切說一番示爾眾生信善法門四大部洲統

於一元三聖聖賢者宜遵教雖分門共此根源聖同此心

滿願誰論願在安懷倘者本根願在救度佛子本原菩提慈

心超絕語言 玉皇上帝我佛世尊玄綱總攝運御乾坤

三教之主下定崑崙治四天下億載無更慈心廣大億兆生

生靈哉 帝子治世太平梵炁融結梵唄音聲梵天宗仰

三一八五三



梵典流行梵王功大拜上 瑤京口誦靈章逸韻靡靡

詞嚴若昨泮分明集大神咒圓滿吾心藥久神將護持功深

增瑞光中 帝鑒慈忱同心救度災劫不侵吾有真言

帝有妙音舌根圓滿教化至今三教經書莫非神咒萬理

歸源不遺不漏本行集經超乎宇宙包盡文章圓結靈秀一

切語言誰出其右順星治魔留清去垢誦真言人天護佑

諸天詮解經旨獨透我降靈壇不先不後賜以箋釋禪闡誰

非 毘盧家風依然靈鷲神咒流行 帝光依舊我是

藥師琉璃光王觀照世間同 帝恩光一十七種十二大

願交助互發無虧無欠稽首皈依莫尤莫怨成仙成佛總要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大緣誦神咒福惠自天今日吉慶又啟法筵聖賢仙佛咸

應百千觀音勢至文殊普賢 先天準提定慧光圓各抒

妙解各示真傳神咒圓滿世界三千讀是經者吾為摩頂受

記不遷必來指引一切咸聽凡夫短景速證速修大羅天境

吾願如是爾誠必秉敬奉 帝書夙夜凜凜詮經說法醒

乎不醒留示後人當躬深省

正陽帝君曰佛門立教重威音音宣梵唄意思深真傳普作

真言誦神妙秘於神咒吟圓滿 帝光開至教宜揚赤炁

正天心 毘盧秘旨 藥師授 五老傳來度古今

觀音世尊曰從聞思修義理深問處分明有道臨舌吐青蓮

傳佛法湖平素月見天心輪王日日言神咒 帝臣明明

說梵音經每五老觀音釋大悲心契無絃琴

文昌帝君曰願心圓滿何須咒功不問分咒必真身勝楞嚴

微佛刀靈書赤字頌 皇仁慈音顯處光明現效驗靈時

梵唄神三教從來歸一理詩誦誦誦誦誦身

孚佑帝君曰真言也放大光明圓滿 皇心處處行一十

七般皆秘咒百萬世坐 瑤京有聲不俱無音行無終

都山有靈生五老真傳傳世上本金水火平 四

斗母天尊頌曰 宣揚帝光 保持劫運 圓滿功章

金石琳瑯

皇經開微

卷六

道言是大神咒者

元始之妙言

玉皇之真誥上清自然之靈書九天始生之玄札空河之靈章

上聖之秘語

玉宸之符典成天立地開張萬真安神鎮靈生成兆民匡御運

度保天長存上制天機中檢五靈下策地祇嚙命河源運役陰

陽召神使仙此至真之妙文神應自然致天高澄令地固安保

鎮五嶽萬品存焉

咒力圓滿章第二十七

天師張頂人曰至哉神咒大哉咒力奇矣妙矣真乎絕矣無

以復加矣詮經者至此安能再贊一辭惟當泯厥言論無思

無慮默會 元始立說之心神遊天地未相日月未光之

際安固本根可也又安敢浪費紙墨徒供後人覆瓿之用災

梨禍棗徒供後人謗議之資然既說到此處既無說亦當勉

強立說雖有說亦仍如無說這般大道到底教吾從何處說

起雖曰詮經半部於此大道尚只說著三分請經者至此試

觀 說經之聖於此大道不得已尊為神咒又解之曰此

元始之妙言 玉皇之真誥 上清自然之靈書

乃復又明之曰九天始生之玄札空洞之靈章上聖之秘語

玉宸之尊典不嫌言重語複亦為於此大道無窮無盡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七

真集八

無可執捉渾渾淪淪無可攀援至神至妙無可贊美挂一既

恐漏萬分疏不勝繁多由是可知道之為道矣由是可知道

之神力矣吾於此章勉強分 玉宸之尊典以上數句為

表揚神咒成天立地以下數句為表揚神咒之力上制天機

以下數句為表揚神咒之圓滿以下總讚之拘牽文義不可

說道天語渾淪略指其要赤文玉字 帝道愈光功圓行

滿力量無疆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天尊憫世下降宏文文本赤文

縹緲氤氳輝煌絢爛結篆成雲迴環字勢團結縈絞集字成

書是播靈圖有用則靈力量自上下際三才同居保劫

御災處處靈請是大神咒秘在 帝部自得之者處處安

居度人無量功德深簡編彼 皇神享億萬春太平立見

生成兆民丹室有此丹道通神為民福主焉 帝名臣神

力獨運本量無垠鬼精破膽 聖道無真天機秘密御

清靈五方之神安固其形地祇紛紛呵護莫停山林永鎮河

海淵滄陰陽太和仙聖效靈萬有萬安咸會 帝庭靈意

玄札天地之根靈圖秘語至道之門讀是經者契協乾元神

咒流行普掃不祥五氣調和萬範開張天威不測天道威彰

既全天德佩服天章天功浩大天語煌煌 上天恩重瑞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七

真集八

啟南天天開文運天啟法筵本行集經解釋成箋雷從地起

雷祖在天詮經而下天語雷傳是經神妙受持無憑神

咒力量護持無偏雷尊有願保護聖賢得是經者各宜勉焉

關聖帝君曰立德立功學聖賢修真修佛與昇仙全憑自己

無窮力量爾英雄孰敢先赤字玉章皆助道真文秘語絕言

詮數揚無盡神通廣舉地安人更補天

正陽帝君曰舉鼎移山更負舟這般力量不為優開天闢地

憑雙手引聖生仙據上游自此羣生知 帝力須教苦海

變瀛洲分明神咒神通大何不歸家自己修

文昌帝君曰扶得乾坤做得人無虧人道做仙真仙真力量

無窮盡力量周圓絕垢塵玉宇赤書即我性制天策地即靈

神這般力量真然少 元老法燈五老新

孚佑帝君曰學道何須力量強全無力量配柔剛無為無作

先天體若愚若呆壽命長試看 尊經揚玉訣只憑赤炁

顯陽光這般力量君須記圓滿之時佐 玉皇

斗母天尊頌曰

神咒力強 保制功高 處處周圓 不缺絲毫

玉帝昔授五老上帝是時五帝跪捧其章秘題靈都之館天真

皇人昔書其文掌之於上清真境太玄玉都寒靈丹殿紫微上

宮累經劫運而其文保固天根無有毀淪與運推遷是大神咒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大有之文天真所尊

自無金名帝圖刻簡來生斯文隱秘不得闕間有得之子保萬

烝長存勤行修奉刻致神仙

妙道體相章第二十八

天師張真人曰不圖為說之至於斯也道本難說而 說

經教主竟自明明說出種種光彩種種真實並種種神異居

然日月星雲煥文章於碧落山嶽河漢佈境界於坤輿何文

不顯何理不明前章已言至矣盡矣不能讚一辭矣乃讀至

此章殊覺神志清虛明見先天之體神思煥發實闢祖炁之

根可以上會萬劫以前之萬劫下知萬劫以後之萬劫莫適

於四大部洲舉目若在當前真微於太末小蟲回觀皆我分

內乃知聖賢千經萬典三教正說喻說皆我心中本有者也

尚不早思解脫因我天根連讀 聖經保此赤炁 天

恩深重不可辜負自身重大要當愛惜即此一章經文而

論之 玉帝昔授五老明此玉文赤炁原有主宰之

帝必須 帝宰降臨而後五帝順治一元密布而後五德

歸宗 氣清靈而後五行發育為之糊其本原則皆自先天

祖炁而來故說於開天首出之 元始而傳於 太上

靈寶之玉宸証以神明天縱之皇人心印合而猶必秘藏

上清真境太玄玉都之內寒靈丹殿紫微上宮之中可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知明有本原凝會之所並非虛擬其曰保固天根無有毀淪

則自天而下之根可知矣與運推遷則其運之長短久暫時

刻秒忽可驗矣大哉大有之文莫過於神咒神咒之真即所

以傳此赤炁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明其體之真實也毀之不

滅滅之極明明其體之堅剛也合併讀之曰混之不濁穢之

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則體用交輝本源顯露彼凡得此

赤炁以為根者其體段亦當如是可知孰意藐哉一身具此

玄微奈何任意戕賊自撥本根况天真所尊則人不得不重

之矣自無金名則萬理萬端萬有萬真隨取隨捨隨用隨顯

不拘一格難定文字即 太上道君所謂吾不知其名強

名曰道者也斯文隱秘不得闕問則開修秘悟惟有一段天機而非泥乎語言文字亦非假乎言語論說者也果有保萬壽長存者乎則當勤行修奉如是之大神咒吾知天真人術傳不替 毘盧古佛可以受記 元始天尊金書立至矣道即赤文千聖一門三才建立惟是為根一得永得永不沉淪

總釋

北極玄天上帝曰嗟爾眾生原有天根奈何不悟萬劫沉淪天根何在赤炁存存得此炁保爾于春萬載不息以靈以神為民福主為 帝大臣天官尊貴清淨絕倫自然快樂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全

真集八

煩惱無因既無惡魔亦無凶人賢聖往來左右羣真雲嘖樂奏逸韻堪聽祥麟鼓舞瑞鳳齊鳴前執絳節後擁霓旌星赫鶴駕玉殿金城佛國無異極樂無邊玄玄妙境在大梵天奈何不悟自惹速遭墮落無盡迴首何年 上天憫世傳示玉篇民歲臘日吾降經筵 尊經與妙開闢有仙箋釋經

義世有大緣果能尊重如是經文如是神咒修奉更勤吾必默佑衛以慶雲災殃永斷惡劫不臨青雲路上報爾真心天官妙寶隨意而獲舉步安車隨處樂國爾等試思樂好苦好死好生好人好禽好凡好仙好自己心驚速尋好路勤奉真經如此 金言句句神靈况有箋釋開導分明世界眾生

俯首咸聽吾即金闕 上帝化身好生救劫來此度人是亦神咒謗者必噴雷部聽令念佛不神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一聲震動即回心枉把千經萬典尋到此乃知神咒力從茲不敢一塵侵願誠向道天根固去濁留清萬劫存修奉勤行如是法維持護衛有雷尊

正陽帝君曰正陽帝果吾修證保得天根萬劫存任爾穢汚清更顯隨人毀滅澄難淪 尊經修奉得神咒金格流傳顯道門法嗣從今天下出當遵妙旨復乾元

文昌帝君曰吾自天香殿上來天香隨我正紫迴闕揚神咒真機透開導羣生 元始借去濁留清功已久生明少穢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全

真集八

福當加瓊林宴上誰居首當代哲人吉士家

孚佑帝君曰人世從來不信神分明 帝主語言真既有

天香為後驗當憑神咒助前因不生不滅神機透萬壽萬年

至道親幸有真心還赤炁再從七曲觀 皇人

斗母天尊頌曰

至道淵微 體相分明 帝圖修奉 萬載生生

洞玄靈寶玉皇功德品第三

爾時玉虛上帝曰

天尊言惟願慈悲願為四眾帝釋等及四梵天王一切諸天一切諸仙及未來一切眾生持是經人說利益事

爾時

天尊告玉虛上帝言快哉斯問不亦善乎汝以慈悲愍念眾生故請問於我

天尊言曰若有三界十方無量國土及國王大臣或兵戈並起

疫氣大行水旱蟲蝗凶災饑饉是其國君后妃太子宰輔大臣

當發慈悲為其黎庶遍勅國內州縣鎮宰令諸道流清淨嚴潔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全 其集八

於其觀內設太齋醮六時行道為轉此經當得國土清平五穀

豐熟黎庶安泰

請經保國章第二十九

天師張真人曰 天尊憫世 上帝度人說此經法傳

斯妙道有道乃有經則求道於其經經在則道在故讀經以

明道持經以修道從來法不孤起教無徒授故我 元始

天尊 玉皇上帝高處天宮安坐無為皇皇穆穆親親蕩

蕩依然天地未相日月未光時氣象雖曰玄機默運濟乎萬

方其神明則度人無盡而足跡未嘗有所偏著力量未嘗

有所震動體相未嘗有所滯礙又何假於言說自非有誠心

向道進求秘密者愚蒙之忱迫為臆切指示則何處又尋大

藏法寶來 玉虛上帝親與法會見 上帝之光開玉

女之香胎 上帝之法音於寶蓋會下至是又見 五

老上帝為眾心切求請經法與問神咒之力量本原惟恐已

入門者或生退悔未入門者難起信心故欲以修奉力拓利

益功庶乎道不虛行經不虛請惟時 天尊感動為眾說

法於是 玉皇功德品善矣夫經以演道道在經求道以

救人人惟求經其實經者徑也道之階梯也讀經而不知道

經又何為故凡讀經之士當明經旨何在經語何為是此經

也即是此道也昔阿難尊者於佛將涅槃時請問結集經文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全 其集八

首置何言佛云但置知是我問四字試思語尚未發如是二

字果何所指乎我問者又何在乎妙哉佛乎可謂善於立言

矣非即指此不能說而又不可不說之道乎非即指此人人

共其一人各足之道乎不然吾門經首所謂道言者此道字

將何所指一切道經中所謂轉誦此經者豈在口中喃喃之

語乎哉且所謂國土清平黎民安泰轉禱為福轉死為生者

豈口中喃喃遂足以致之乎所謂轉之云者運行之謂也所

謂此經者即言語中所指當身中所具之奧妙也然則經可

不必轉誦乎非也誦之者求其理也轉之者詣其實也今於

請經保國章特明此意以為誦經者之勸試觀經云十方國

土遇災逢劫為轉此經必云先發慈憫又曰六時行前果何所指即云圓滿大神咒神而且靈所謂圓滿者何在也神而且靈者何在也知吾此說則讀此經得之矣即讀三教之經亦得之矣不然舍本末反曰經之言不驗可乎至於真經保國自然之事不必疑惑

箋釋

協天大帝關聖帝君曰一部 尊經 玉皇心印以順

氣機以順時令以御乾坤可神感應故誦之者宜昭誠敬悲

此眾生舍本末之經言義理不肯修持惟徒口誦為衣食資

建立道場愈滋疑感託言祈年託言祝國或以禳星或以祛

道藏題要

皇經闡微

全五

箕集八

疫聚歛貨財充己私橐假公濟私何嘗有益虛名動眾全無

誠心徒延法服酬經以金福利不得災禍已深不知聖人立

說之經總為度人共樂 帝庭災劫不作國土清寧正道

既興五穀豐登一心皈依善樂境必昇示請眾生度之無量成

就保壽終超無上善心圓滿秘語如神要知此義讀誦無愆

天師慈憫發此言詮經旨大明是為真傳吾是漢代關

聖帝君德可協天天威共聞保持國土扶助黎民災難我救

冤抑我伸我還扶助孝子忠臣功在萬世心在億人詮解

尊經教訓皆真不是偽撰信念當純讀是經者我皆降臨

保佑到底不負真心讀是經者凜我法音

阿難尊者曰山海慧自在如來一切佛書親手裁可恨世間徒口誦遂令天上共悲哀 毘盧又闡 釋迦行妙典

今傳神咒開說不盡 玉皇功德稽首經筵歎善哉

正陽帝君曰仙聖當筵欲哄堂一點真誠動十方解到天機

皆爛熳自然法界普馨香從來三教難歸一由此千真永不

忘總在屈昭明明處窮經共見 帝輝光

文昌帝君曰七曲山中善述多習疑偽造奈人何不知皆自

天經出從此堪平苦海波救劫真心今道出延年妙道

咒非訛 聖君賢相同修治如意揮時轉太和

孚佑帝君曰孚佑帝君慈願多說經救度又如何真言秘語

道藏題要

皇經闡微

全六

箕集八

傳沙界保國安民絕險波今剖詮解咸歸一後世聽聞自不

訛全是天真靈性發天香鼓勅播天和

斗母天尊頌曰

心誠願滿 國泰家寧 煌煌天語 運轉通靈

若復有人入諸山林遇毒惡獸但能存想一念真經山神衛護

猛獸自退終不害己若入江入海採寶求珍值遇惡風如法持

念是此真經風浪頓止安穩達岸若在軍陣戈戟既接兩又相

交存心默念是此真經是諸惡賊悉自退散若在牢獄枷鎖之

中淨心定慮存念真經冤枉自伸即得解脫若為邪精鬼賊眾

苦所加如法持念是此真經眾邪遠避自然除愈若人為求嗣

息如法尊重持念此經

帝勅天曹明檢丹籍九品之內四果仙人運應數合謫降下生  
為其作子才辯明慧人中尊貴若婦人臨難之月如法持念是  
此真經即得母子平安生福德男女人所愛敬若為求官進職  
爵祿亨達貴遇人君如法持念是此真經即得職務遷轉子孫  
榮遇世世不絕若人欲求資財殷富如法奉持是此真經即得  
財寶充溢衣食自然慶流子孫傳之萬世若人被諸惡星之所  
照臨困苦床枕如法持念是此真經是諸惡星返降吉祥若人  
命過應入地獄注名惡籍父母師長夫妻男女當為亡人持念  
真經或安置道場旛花供養即得亡者鬼籍盡除神生淨土同  
道藏輯要 皇經閣微 卷七 真集八

濟生度死章第三十

善罪眾成蒙護度承斯勝利皆生天上

天師張真人曰人生世上何事為大生死為大夫生死人之  
常也生則隨之而生死則隨之而死者有何狀死有何懼但  
恐生也徒生則生為虛生死也徒死則死為浪死斯真無欲  
而有懼矣何謂虛生以大道全具之身不能信及自為賊賊  
既不肯忠主孝親廣行慈惠由義居仁動循典則而所行者  
皆是殘忍詭譎貪婪貨利害眾成家謀人利己之事是會天  
地之生氣而取天地之敗氣矣如是之人生為虛生而猶自  
鳴得意不知死則浪死而猶望好處託生蓋人以為浮浪而

死消歸為有故生前任意作孽不知其生也有因其死也有  
果既不能勒於修持參悟大道則還元無日何處出頭背覺  
合塵全歸情念蓋人有性情道分情想節情乃能復性純想  
乃能無情故禪家亦謂九情一想則墮落純想無情則大覺  
純想者念念不絕純真九情者節節全流愛欲故 聖人  
說經指出種種譬象種種境界種種法則無非欲人收此放  
心消磨情愛斯可守一而還真留清而去濁則生氣勃發生  
機活潑生命延而鬼路絕矣故曰但能存想又曰一念持經  
皆是欲人心上洗滌心君有道五官順令萬神調伏萬魔退  
散一身之萬神調伏萬魔退散則外來之神自然調伏外來

道藏輯要

皇經閣微

卷七

真集八

之魔自然退散此亦明義理之自然以見經功之浩大山神  
衛護風浪頓止內則氣固血榮外則水陸胥安也惡賊退散  
冤枉解脫內則惡念消而鬱氣伸外則惡人退而直道行也  
母子平安福德男女職務遷轉子孫榮遇內則十月功圓脫  
胎神化無位真人天爵寵錫外則德門善人嗣續不絕也財  
寶充溢返降吉祥內則德可潤身道乃富有善氣迎人外則  
令問廣與災難不干也凡此皆由死致生生而順其生死而  
得其安者也惟經能濟之至於注名惡籍神生淨土同苦罪  
眾護度生天內則敗氣不存本命延長快樂無邊百體胥安  
外則煞鬼退避族類康榮同度善道也惟經能度之



箋釋

正陽帝君曰堪嗟世人不了生死形山不願死而後已苦海無邊浮游還喜刀劍叢中快活過日枉道徇人也為色身羅刹鬼國出離無因生死不明卑賤為榮忘身事人願財豐盈雖足衣食慶退災臨惡星纏度惡籍書名同苦罪眾同墮幽陰三光不見直到於今甚至淪墮為獸為禽要想解脫再無信音大哉 帝力妙哉神咒一念轉移回心向道持念真經脫離有罪或驅猛獸或除毒龍或伸冤抑或避羣凶或退眾邪求子保宗資財充溢貴遇人君死者欲度生者求榮皆如所願道協人情皆由經力諸難皆平千祥百福性命咸亨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九 其集八

生死受賴 恩自瑋京悲哉眾生速速轉移得此至寶出離有資殷勤遵奉匪勉修持如志如願不必驚疑經功浩大我為證見神咒流行 上帝默鑒布告學人光陰有限

觀音世尊曰一念吾名百難平况讚 尊經念 帝名 咒顯大悲觀遠書留赤字字光盈箕風畢雨人殊好怕死貪生世共情到此方知神咒力教君如意自咸亨

麻祖元君曰世人情念太繁多萬種千般是網羅一念精誠消眾念心魔退散道邪魔總由 上帝真經力何怕閻羅記姓訛有願皆償生共死不假大道奈君何

文昌帝君曰不知死也不知生生死皆為富貴探寶求珍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求顯達逢魔遇鬼遇災星債他萬種千般願方信赤文玉字

靈案有 尊經即樂土迴光誦讀莫留停

孚伯帝君曰無窮無盡願欲繁舉世因之障道門生死惟知

貪富貴營求還欲庇兒孫 皇天有靠終如願寶訣多靈

不待言何似當初學大道玉虛門下不勞煩

斗母天尊頌曰

上帝威權 栽培傾覆 如願相償 讀經去垢

又此經所在之處常有十天至真大聖無極飛天神王侍衛供

養持是經人當得自稱為正一真人是在處自得十方至真

至聖金剛力士潛護其人如護己身若出入遊行之處百邪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九 其集八

避路魔鬼殄除精靈伏藏一切災殃不能侵近是持經人命欲

終時更不見諸地獄惡相即見天宮一切玉女持幢下迎而生

天上如天福盡下降人間即得千生萬生中常為帝主令國土

清平人民樂業兼得為王獲宿命通遵奉大道展轉修持至登

道岸是持經人獲福如是

保登道岸章第三十一

天師張真人曰茫茫大道並無津涯故佛曰性海曰香水海

曰七寶池或曰海會一切功德法力皆以海名儒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成章而達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亦必觀於海也吾門清淨不受一塵所謂混之不濁穢之愈



清毀之不滅滅之愈明者非性海乎非香水海乎非七寶池乎一切經文即總池之海會矣然又何曰道岸蓋眾生淪於愛河墮於慾海實安身於此岸之中而不知有彼岸之樂

上天不忍涕泗無從將欲拔諸污穢寒冰之處而置諸高明清淨之天故 太上 元始化現萬天以待學人化

號萬方以教學人又以一理分為三教隨方化導因風氣以立科條因性情以廣接引是故中國為文明之地降生

孔聖以廣詩書禮樂之傳以正倫理以立性命或為聖賢或為忠臣孝子浩氣充滿於宇宙之間正氣扶助乾坤之體安

懷一世輔微 皇猷以開太平繼往開來永千聖之薪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空

其集八

而宏仁於萬世如是以登道岸西方天竺稟天地之金氣為多其地尚音降生釋迦而以梵音立教所傳諸經諸咒神靈無比故曰威音又曰雷音又曰一音蓋耳根洞達徹乎三界本體分明感應自然言為心聲吐於廣長之舌六通洞達音韻為多由是亦悟以登道岸吾門為大道之宗而 尊經

又為一切典籍之宗故赤文播為文教玉音即是梵音神咒統乎真言所以 帝光無所不被寶蓋無所不覆佛門以

華嚴為圓教儒門以義易為通靈吾門則以 皇經為圓滿本於大洞開乎道德黃庭千經萬典千法萬門而宏廣大

度人之願如是以登道岸所以 玉經尊貴無比供養之

處千真侍衛受持之人惡魔遠避萬聖維持命終之時玉女下迎受生之劫尊貴無比國土清平獲宿命通轉轉修持至登道岸則是經真苦海之慈航迷津之寶筏矣正一自稱豈虛言乎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天師奉 勅降校 尊經神來法席理契天庭周旋萬聖左右千靈共詮 帝典言

妙理精法傳當世義本始青三才會集三教一家世人不信毀謗誼諱豈知世界皆 帝光華國王帝主富貴無加學

士大臣聲勢交加民生年歲 帝澤休嘉莫非 上帝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空

其集八

主持幽遐所以世界安樂千春讀書士子須養性真不究根本不固真身泥於文字謗毀斯頻金章闢發大稱吾心吾為箋釋一字千金遵循福至毀謗罪深莫問莫見動有雷霆各遵教法各固本根各養性情莫泥語言生順死安光大其門保爾後來道契玄元道岸必登位列十天見是經者修誦誠

虔雷祖保護在爾身邊一念歸正如在 帝前一念邪妄

歛火即傳性命難保何言昇仙天尊指示記在心間諸真詮解不可妄剛言言口訣大道攸關應接不暇如在寶山空手

而回道岸何攀吾言不謬信者勉焉 玄天上帝薄魔天尊曰欲往靈山拜世尊不知 帝典鎮

玄門包含三教無窮理總括千萬聖言真言秘語咸持受

度死安生再不淪北極玄天為保護龜嶺道岸大真人

正陽帝君曰上天一理分三教此語人間孰信之詮解真經

明開發精微妙道斷羣疑地天泰運從茲轉教化文明自此

基道岸先登安國土明明 上帝是嘉師

文昌帝君曰吾為三教大宗師典籍經書盡總持賴有

尊經為明証幸從詮解去人疑龜嶺道岸誰先入處處天心

爾自知正一真人非浪許天經聖典云差池

孚佑帝君曰天經妙義誰能識解釋紛然孰信之豈料筆花

飛烟燭皆從天性作根基人稱正一人人愛字刻瓊瑤字字

道藏輯要 皇經閣後 卷八 其集八

宜吾願化身千萬億接登道岸絕無疑

斗母天尊頌曰

法性無邊 藏諸于矣 渡出迷津 最尊最貴

又若有持是經人若雨下時起大悲心如法向空念此經三卷

一遍其雨所霑面所向方一切眾生五逆十惡一切重罪悉皆

消滅一切重病便得痊癒是諸眾生生命終之後不墮地獄神生

淨土蓮花化生何况持是經者又若有持是經人若行於道路

值大風起吹是持經之人觸身之塵是塵所沾一切眾生一切

惡業悉皆滅盡更不墮三惡道當生天上故知持經功德不可

思議是持經人若在江在河在海沐浴其身是水所霑其中眾

生魚龍龍一切水族是諸罪眾悉得除滅盡此一報之身命

過之後更不受胎卵濕化一切等身是持經人口出一切語言

或善或惡一切天魔外道聞者皆是清淨法音是持經人若遇

諸神廟能為其神誦誦是經是諸鬼神得聞是經即脫鬼趣登

真仙道恭敬是人如奉是

帝 有象圓滿章第三十二

天師張真人曰此與下章皆是發明經功圓滿判此章為有

象圓滿判下章為無象圓滿蓋因 帝光圓滿則 帝

德圓滿神咒圓滿則 帝力圓滿故經在處則其功德自

道藏輯要 皇經閣後 卷八 其集八

必圓滿而此圓滿之功德不能盡說下章所謂雖窮劫難言

者也於是先即有象者以形之夫持經者得昇道岸則其人

之心即 上帝之心其人之身即 上帝之身其人之

瞻顧動作與夫服用器具無往非 上帝之運用矣是以

到處皆神用處處皆靈執持履涉之處皆雷勝利存思想望之

時莫不圓滿先即有象者論之雨霖降處皆 帝恩澤而

持經者迎機運法自然潤澤下土生活焦枯則謂雨所到處

即 帝澤之所到 帝澤所敷之處即持經人惠利所

敷之處可也然則雨可盡乎經之功德可盡乎至於風動之

塵細小輕微何關乎撮土又何論乎大地而即風動之輕塵

莫非人間之福利則撮土於大地可知矣持經之功德可盡乎若夫水更普徧更非雨澤之涓滴輕塵之微細繁多無比彼夫天一之精能載坤輿萬彙滋生則皆 帝之恩波也而持經者隨身挹注霑被無窮澤及水族則人可知矣夫雨也塵也江河海也猶有形之有定者也若言語則可聽而不可執且隨時隨地隨用而不可盡矣而恩澤又被及於無形之靈異經之功德可盡乎然則天下雖大盡乎有形者而皆利益可知地水火風皆 上帝功德之具胎卵濕化皆由上帝功德化形何論乎人何論乎持經之真人以此形容功德之圓滿則真處處圓滿矣若從丹理佈置則須彌甘露起死回生也戊己運於真氣生生不斷也天一華池真精布滿運動皆春即四生業盡也口訣秘傳逆順合度吐屬皆金即語言或善或惡六道輪迴永脫也經義無窮正說喻說皆精闡者其深察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五 第八

箋釋

正陽帝君曰妙哉 聖經最神最靈功德圓滿盡乎有形雨雨風風皆施福惠剎剎塵塵仁深品兼江河淮海拔出風波一切水族得霑太和胎卵濕化可憐四生魔趣鬼趣六道咸亨一切惡業除籍勾名盡此一報返本還原當生天上或極樂園况持經人不能脫卻一切鬼神皈依大覺如奉是

帝尚且誠恪况在其人一家眷屬比問如黨國已眾族不能福惠予以安樂令其皈依勿滋疑惑同修善道同讀靈書同近 帝光同到 帝都得是經者不可糊塗勤行修奉功德非虛有形有象普度非誣經功圓滿無量無邊我許是人纏繩上仙

觀音世尊曰四生六道一光中直到而今度不窮 帝勅靈書傳世界還返本盡和融山河大地皆春雨言語得聞盡惠風總是持經功不盡得丹圓滿證圓通

白祖仙師曰化雨和風處處施恩波流到楚王祠語言誦誦宣 天勅人鬼神祇普 帝慈盡此一身還苦報遂離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六 第八

惡業步天梯經功到處皆圓滿正一真人福惠齊文昌帝君曰明有人兮暗有神總多惡業染埃塵春風春雨生機轉魔苦魔身脫殼新全要 天經為解釋乃能帝座勢嶙峋從今莫慢窮經上出語浴身係上真乎佑帝君曰誰稱正一大真人一部 尊經玩味真出語浴身皆係道四生六道認為親有形有象全沾惠無量無邊廣播仁如此方能天意合功圓行滿不沾塵斗母天尊頌曰

有形有象 處處生機 經功圓滿 普錫鉢衣  
若人在世不孝父母不敬三寶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作種種極

重罪業將命終時若有道心正信眾生於其亡者未氣斷時起大悲心於其頭邊念帝尊號或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乃至百遍千遍是其亡者生前所造諸不善業悉得消滅更不墮諸惡趣神昇九天何況受持是此經者又若復有人自從往劫乃至今身輪轉人天漂流世域積千愆萬過在於已身若遇是持經人影暫映其身如爲

帝光之所攝受或與同語或問其聲如奉

帝言道語懋諭彼人罪障永得除滅又若持是經人造作長旆書

帝名號於其旆上懸諸長竿或是觀字或在家庭是旆被諸風道藏要

吹所指方面一切眾生皆霑勝利一切惡業悉得除滅又若有持是經人書

帝名號在一切有聲物上或鐘或磬鈴鐸鏡鈸一切道具法事之屬或以道場或以戲擊或被風觸是聲出時或遠或近一切眾生聞是聲已所有罪障悉得清淨又若有持是經人了悟生死深入山林修真學道或時登臨上山顧望目所及處山林溪谷含生品類有形無形胎卵濕化動植飛潛種種諸類所有罪業永得除滅身心清淨命終生天何況受持是此經者當知是人卽是道滅功德身也

無象圓滿章第三十三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天師張真人曰此章發明無形無象者經之功德無不圓滿甚矣無形無象其誰見乎其誰聞乎其誰可得而言之乎又何以圓滿功德無怪讀道經者詆吾門爲虛無之學將

太上指示先天氣象杳冥之語亦爲警誦嗚呼誤矣夫大道一元其體爲先天其用爲後天先天之境不容思慮自然然而只可默會而不可以言傳卽儒經所謂隱也後天之用生發開舒化形造有錯雜紛紜呈露於宇宙之間卽儒經所謂費也然後天不能離先天之體先天不能不發後天之

用故洪濛未判之景象至今猶在卽祖炁也卽赤炁也夫既曰炁可得而見之乎卽神也卽機也其可得而言之乎然以道藏要

不可言不可聞見之處而經功無不被及則 玉皇之功德爲何如圓滿乎持經之人至於無形無象之處亦運慈心而普惠利則持經者之功德其圓滿又何如乎於是舉心運想無非普 上帝之恩光指顧周旋無非揚 玉皇之道妙歟口皆運靈機持行無非妙義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隨心動作處處生春游戲散爛爛之天花行坐擁高虛之寶蓋維持有力聲音笑貌盡含生轉移如神贊歎語言皆作福隨人予返魂之神香隨地施延齡之妙藥金丹一點滿地皆金祥光乍回盈圓布錦斗柄移而璇璣自轉朝暾出而萬戶皆溫駕無象之慈航拯眾生出離慾海灑無聲之甘露蘇

萬象活彼枯株所以造罪無邊之眾生死期將至之惡業皆遇之而得生皆逢之而得果山林溪谷品類含生動植飛潛色身復性居然攝受以 帝光而為 帝言之所慰諭前章云正一真人非即此道藏功德身乎然而功德無盡效驗神奇歷劫難言正說不盡反從積惡眾生以形持經者之境界則其神驗當何如以是有象無象二意釋經功之圓滿則真隨取隨攜隨用隨靈既不遺於一息亦不懈於百年既不遺於一物亦不有間於天地則真無不圓滿之經功無不圓滿之神咒無不圓滿之 帝光矣

箋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卷

卷九

真集八

正陽帝君曰大道無形精微與妙大德無窮淵默為要况此氣機更覺幽微捉執無物境界何歸不可目見不得耳聞其實運動春意氤氳無色無象無形無名來焉不覺去焉不明不識不知自然發生潛移默運品物咸亨妙哉經功如是如是持經之人同歸一致登臨願望四境吉祥山林溪谷品象含光建壇梵唄寶蓋長旒鑣欽法具鍾磬笙簧但書名號高上玉皇問者罪滅見者吉昌或與同語觸彼衣裳身形斬映流連徬徨如 帝同語如近 帝光如聞上界不聞天香經功圓滿福祿無疆可知 帝號如是輝煌可知 帝典必須頌揚誦是經者德不荒唐無象圓滿有象愈

彰功德至此惟滿惟圓不可思議 帝澤無邊

觀音世尊曰無形無象亦無名與妙天經是梵聲受持圓滿功須誦經妙機絨物亦生性是菩提清運用氣因神咒更安富游戲登臨皆佛事真空至理更神靈

麻祖元君曰誰嘗吾道是虛無無象居然太極圖不見不聞機自轉造形造色理偏殊語言動作皆天道游戲登臨奉

帝書其要虔心書 帝號潛移不必費工夫

文昌帝君曰性靈開處筆生花天道回時世界嘉只要一真

通萬界自然海角會天涯天香密布無形形大慧發生那障

適可信先天圖與妙 帝經靈驗不爭差

道藏輯要

皇經開卷

卷九

真集八

孚佑帝君曰詮解 尊經是不同一番和氣一番風無形無象先天合成象成形妙道融彩筆謝君堪稱錦天香啟慧自生紅無邊迹象何曾著妙悟決然處處通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大梵 赫赫無象 品物流行 恩施浩蕩

爾時

天尊謂玉虛上帝言今我略說未盡其妙若廣說之凡流邪見疑惑不信是經功德窮劫難言爾時玉虛上帝問是說已心生歡喜不勝踴躍瞻仰慈顏稱首讚歎而作頌曰

九天之上謂之大羅玉京金闕雲層殿中有

天帝仁慈惠利至道無敵降伏眾魔天寶靈符玉律金科神仙  
億萬幢幡眾多聞者罪滅永出愛河是號

玉皇尊蒼真老妙圓清淨智慧辯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元祖  
無能勝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周身  
無量度人拔生死苦備時玉虛上帝說是頌及十號已是諸天  
眾異口同音歎未曾有

帝號圓滿章第三十四

天師張真人曰 上帝之德無不圓滿則 上帝之號

自然無不圓滿何以至此處而始曰圓滿夫 天尊明明

說出今我略說未盡其妙者廣說之凡流邪見疑惑不信是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百 其集八

經功德窮劫難言試思窮劫難言者非道乎我以為 玉

帝之功德亦是窮劫難言若廣說之人即見信亦自說不能

盡不惟我一人說不能盡即千經萬典任其橫說直說正說

喻說或多言說或少言說亦說不能盡也故 天尊玄塵

說法可謂無不詳盡而猶以為我略說之夫 天尊尚自

以為我略說之則必無有能盡說之者矣然則 玉帝之

功德可易量乎不可量而必欲廣說之則雖獻一萬二千三

十六億讚不為多頌揚 法號符乎一萬二千五百萬拜

之數符乎十兆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二之數猶以為少而僅

獻以十號可乎不知此即略說之意也約略說之則稍舒敬

獻之忱稍明臣子之意略序其萬分功德中之一分而已我  
於是即 玉虛上帝所獻之十號而略明之所謂 符

蒼真老者至誠無息真出其右其功德上繼乎 老君而

下開乎五老也妙圓清淨者玄微通融無偽無雜其功德若

天體之充周天光之明潔也智慧辯才者明無不照廣無不

入宣萬變之理以開化萬方制萬機之宜以臨御萬天也至

道至尊者全備一元之理以歸於神化總握玄綱之運而極

其崇高也三界師則千真萬聖皆受法混元祖則天地日月

不能先無能勝主言揭伏乎萬魔修羅四生慈父擬惠育乎

崑崙四部高天上聖則蕩蕩之德同乎 元始大慈仁者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百 其集八

則好生之德洽於萬世具天地生成之數於無疆則曰十號

圓滿說不能盡而總該之曰萬德周身則合聖賢仙佛之道

而全盡無量度人拔生死苦就元不息大生廣生即略說之

而已廣大充周如是安能盡言斯真大無不包小無或遺遠

無不到近無或忌者矣我故曰 帝號之圓滿可以明

帝德之圓滿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哉 帝主妙哉 帝經功德圓滿積於

無形有形有象倍覺神靈無量無邊窮劫難言可知大道無

有言說能說之者即非道德但在眾生成性存存經功到處

遍滿乾坤人物各正滴滴歸元經功如此 帝德玄焉所

以威蕩出於諸天普放神光救度周圓寶蓋會下被覆無偏

神咒流行普示周全 帝德無盡 帝號無邊處處充

滿處處周圓天經與理悉悟真焉拔生死苦度人無量約略

說之已超無上可知道法惟在心悟心體清明不失故步自

無魔擾致橫守素吾言不煩後人謹記

白祖仙師曰從來 帝力最通神成地開天事事真十號

聲稱說不盡千靈敬仰頌皆誠任君廣說無窮劫由爾朝奈

億萬春說經 教主猶略說存心默朝免傷神

何祖元君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斷冤魔也徒然 帝德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一頁 共集八

在身千聖保天心莫亂萬般圓濟生度死無私意滿行圓功

慶 昊天從此靈臺須潔洗虔恭侍演聽真詮

文昌帝君曰學真志士莫輕言一念差失悞入門既奉

天經為秘旨須除妄念滙心源千真傳法非容易十號周天

也不繁可是一真無百偽 穹蒼真老許歸元

孚佑帝君曰萬般世事靠於天天道十分人要全天縱神明

猶要學真身大道總無偏 皇經秘義君發得外道邪魔

那許纏不是千真同在坐空遺毒手又何言

斗母天尊頌曰

十號圓滿 帝德無邊 速修速證 玉軸金編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木行集經開微卷中終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一頁 共集八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圖微卷下

天眞護持品第四

爾時

昊天上帝開說經法從座而起長跪帝前白言

玉帝願為大眾及諸人天持是經人說利益事爾時

玉皇尊帝興方便意開利益門宣玉匱科傳靈寶法告於

昊天上帝言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受持功德扶危拔苦利益存

亡神妙之事眾眞稽首俱發聲言弟子臣等今日幸聞湛然常

住之法莫不上福三界諸天下消三途毒害惟願慈悲愍臣等

故滿斯妙義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三皇

真集八

請常住法章第三十五

天師張真人曰此為天眞護持品首章前兩卷開發 玉

皇上帝放千載常煥之天光發萬劫不散之妙香宣億年有

韻之法音橫則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之寶蓋以陰覆十

二萬九千餘年之天人而暨則傳萬劫以前萬劫以後大光

明大圓滿之大神咒以為天地之玄根不朽仙聖之薪傳誠

所謂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者也不得湛

然常住之法何以至此凡一時在 天尊玄座聽法

上帝光明座下稽首者若夜光玉女高虛清明天主五老上

帝玉虛上帝莫非寂淡逍遙以經億劫周徧十方不損一毫

是皆得湛然常住之法者一時大眾雖聞 天尊說持經

功德之圓滿而猶欲 上帝之俞允故 昊天上帝當

機啟請猶恐不知說經本意遣卻指歸眾眞於是為大眾對

越 上帝而特申明之曰今日幸聞湛然常住之法欲大

眾迴光返照須從自己湛然之心源以歸湛然之性海而永

住於清淨泓之境則凡傳玉匱科得靈寶法者可忘卻自己

之光明乎

雙釋

正陽帝君曰 天尊憫世垂此宏文諸天大眾何幸得聞

放光發慧 帝乃分身妙音宣布寶蓋庇人圓滿神咒功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三皇

真集八

德符眞是玉匱科是靈寶法湛然光明常住不滅 尊經

與行一言包括畫龍點睛一網千目既舉宏綱眾條皆悉道

本玄微功必歸一亦不險怪亦不神奇心源瑩湛保守無虧

玄根自固性體維持永劫不壞三途不迷不負 天尊諄

切提撕 昊天上帝殷勤啟請 金口宣揚乃得要領

天尊上帝開利益門受持功德明示元元眾眞稽首俱

發聲音請演妙義普福無垠告播天下共樂長春惟斯功德

何以爲報惟有誠心遵奉 聖教教導斯人皆歸道妙爾

等眾生洗滌心思勤行修奉天眞護持

麻祖元君曰 昊天稽首 玉尊前利益門開福萬天



不有光明圓湛體安能億萬百千年家常言語皆精穩永住  
蓬萊是正傳說到西天成佛事畫龍畫餅豈真傳

白祖仙師曰今古人得正傳從赤松遊億萬年玉匣金科  
靈寶法守先待後子孫賢門開利益誰人信 帝普慈悲

示爾玄說到西天吾不許自今再莫妄談神

文昌帝君曰理學通明古大儒何須佛地覓安居真空雖是

先天體精質方得象罔珠靈鷲雷音多喻說金科玉匣範真

吾 玉皇寵錫天言秘希少慈悲報有餘

孚佑帝君曰人間惟有道為尊這段佳文爾屢言誤入虛空

羅利國何能真實我家門金科 靈寶傳真法玉匣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頁

其集八

天王總一元萬法千門歸一是從今方寸滙真源

斗母天尊頌曰

金科玉匣 上帝心傳 湛然常住 普福無邊

玉帝告曰若有眾生孝養父母恭敬三寶竭忠於君不殺不盜

不淫不妒不嗔不恨不驕不詐奉戒持齋冥心大道生尊重心

持誦是經我即勅下周流沙界徧傳十方無極世界我勅東方

東華帝君青騎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

經者我勅東南扶桑大帝與其部眾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

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南方朱陵大帝赤騎神仙兵馬

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西南太華元老

與其部眾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

我勅西方皓靈皇老白騎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

受持是此經者我勅西北皇天上帝與其部眾神仙兵馬無鞅

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北方紫微帝君黑騎

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東北

沖虛天君與其部眾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

是此經者我勅中央天皇大帝崑崙帝君老黃騎神仙兵馬無鞅

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上方來和天君名山

大洞神仙兵馬無鞅數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

下方一切金仙四眾八部及諸眷屬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頁

其集八

經者我勅十方飛天神王飛天大神三官四聖二曜九星北斗

南斗東西中斗二十八宿周天星星金剛力士神王等眾各與

部眾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降魔力士四天王

五嶽四瀆及餘諸山四海九江十二河源山林川澤一切主者

令與眷屬覆護受持是此經者諸險惡處令得安穩我勅所在

一切土地靈官并溝渠等一切諸大力鬼王皆令覆護受持是

此經者令眾魔外道悉皆懼伏潛形遁跡高飛海外遠避他方

如是山林社稷廟血食之屬一切鬼神當自消滅五方行病

瘟疫鬼帥諸惡鬼神並風王水怪雙龍妖神土精木魅盡自消

滅五虛六耗夢寐乖常野道咒詛蠱毒之類皆自消滅心欲願

者一切如意皆得滿足

覆護圓滿章第三十六

天師張真人曰前章 天尊所示種種經法廣大無比神

驗無比至奇至妙要不過教大眾各各完全此一段湛然性

體以永住真常永不墮於生死苦海中以致淪於異類即

玉帝之玉賈科靈寶法也彼不知湛然常住之法者為之

奈何如有一旦覺悟知色身無常而欲尋湛然真常之性體

又或愛慕 天尊所說經功圓滿之神驗於是信向是經

擔當承受持守真修雖其人真心求道知必不為效驗然而

天真之護持所必加也即由愛慕效驗而後持此經則天真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真

卷八

之護持亦必如其願也夫 上帝 金口宣揚 龍

章勅命千靈默護萬聖保持利益無窮神妙無比若廣說之

歷劫難盡今略就 上帝金言而論之或問吾何以判此

章為護持圓滿蓋大道本來圓滿故 帝之光明圓滿

帝之功德圓滿經之光明圓滿經之功德亦圓滿則受持

此經者其功德亦無不圓滿可知於是乎護持之功德亦圓

滿矣所以覆護盡十方之聖眾保持盡眾聖之眷屬可謂一

氣感通所在如意且能魔鬼消滅心欲願者一切如意皆得

滿足則覆護尚有遺漏而不圓滿者乎至若 帝曰生尊

重心持誦是經必曰孝順父母恭敬 三寶竭忠於君以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教人倫又曰不殺不盜不淫不妒不嘖不恨不驕不詐以淨

其身奉戒持齋真心大道以淨其心似乎持經之人皆得遵

守又何必分言之不知人持 帝經則已能置其身於

帝光赤炁赤文之中是 元始祖炁 帝宰無上之

功德已合而為一己之性與命亦合而為一矣斯時也真炁

歸體真理歸元則十方之真炁自蓬蓬勃勃而歸於我故五

色交輝無非水火金木土之彩主與眷屬象五德真精華采

之殊騎按五色顯五氣萬神之布悉皆下降真炁自天上而

來退散諸魔則死炁從地祇而滅由是至寶歸體朝元有日

斯真傳玉賈科靈寶法者非實行忠孝清淨諸條又何以至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真

卷八

此乃知所謂經者即道也即靈丹也是經道理廣大任人深

用淺用皆可故下章又就眾生根器而淺說之非我所謂覆

護圓滿者乎

箋釋

伯陽魏真人曰 靈寶玄科金笈玉匱秘於 上清掌

於 玉帝金口宣揚覆護眾生眾生有幸處處咸亨十方

聖眾勇騎良兵眷屬不少來會 玉京悉奉 帝命覆

護安靈蓋以是人受持 帝經 帝經功大最神最靈

四方響應四維來庭天上地下一切咸聽不敢怠慢左右無

傾惡魔永斷鬼籍無名從此保守可達 三清昊天

三一八七一

上帝叩請雜誠 帝宣玉勅布散粉粉保護維持悉覆慶

雲心欲願者咸許如心一切滿足不吝加臨可知是人功德

最深我是漢代伯陽仙翁為釋 帝經特下雲中言雖淺

近心與 帝同慈憫斯世勸諭由衷要愛性體太和冲融

湛然清淨無翳無蒙真常乃固稽首天宮持經證道福利無

窮切莫自誤戕賊其躬吾言雖繁穆如清風大眾遵守舉頭

蒼穹明明昭鑒必報爾躬千真謹持太和冲融

正陽帝君曰真悉真文天上來有人得此性真回十方神聖

皆歸我八景冠裳盡結胎已注生門離死戶高超人類趁天

懷 玉皇勅命紛紛下許爾為鹽和鼎梅

白祖仙師曰曾為天上狀元來且向人問往復回為奉

帝書傳妙道保君赤炁結靈胎神仙兵馬無缺眾外道邪魔

敢入懷衣鉢親傳親覆護高高穩取上林梅

文昌帝君曰上林梅子一枝紅得者終須入 帝宮給爾

七騎通御道看人一路笑春風干戈平靜烽烟息魔鬼潛藏

覆護同總是 帝經無盡德自然安穩太虛中

孚佑帝君曰未曾箋釋笑嚙嚙秘語人間總不知校正

尊經宣玉匱聯登雲路漸天遠十方兵馬神仙眾無數歸來

覆護宜從此人間宏福澤邪魔懾伏露生機

斗母天尊頌曰

玄玄帝宰 惠及十方 赤炁降臨 精邪滅亡

是持經人或不依科教未能修齋未具淨戒以能信受尊重景

慕是此經典并同修齋護淨戒者是人功德坦然無礙自在道

遙號人中聖德壽長新同諸真人

功德無礙章第三十七

天師張真人曰此章亦是覆護圓滿中事就此章言愈見覆

護持經功德之圓滿夫入道者必依科教必修齋醮必具淨

戒而今皆無之似無與乎道矣乃以信受尊重景慕是此經

典并同修齋護淨戒者經之言毋乃任人之褻侮乎非也蓋

人之入道而成聖者心也既能景慕是經則其心已具信根

尊重是經則其心已具卓識特見而有超然無上之想信受

是經則已承受實行是其人本體湛然真常可以永住以視

夫徒依科教修齋以祈福持守規戒以安身者遠矣况得見

是經實有大緣勤行修奉自登道岸所謂舍末而圖本棄流

而尋源遺跡而求真者故與修齋護戒者同其功且在修齋

護戒之人果能一誠無偽感格 皇天純是清淨乃為法

器不然則無功有過尚懺罪之不暇又何功之有反不如專

一信受敬慕是經者矣 上帝恐人疑惑是經功德故再

說此章為持經而不修具文者明告之曰是人功德坦然無

礙可知受持是經之不拘何人也自在逍遙號人中聖可知

道藏輯要 皇經圖微 皇 真集八

覆護是經之同一格矣德壽長新同諸真人可知持經功德之同一圓滿也其曰并同修齋護淨戒者可如同一覆護非不禁人之修齋護淨戒矣總之天之為天因材而篤裁者培傾者覆果能信受是經則大道有根 上帝自必培之原不拘乎具文也不然人中之聖不易稱同諸真人亦不易致而可輕以許人乎總之以是經為湛然常住之法以勤行修奉求為入中之聖同諸真人自不遺於天真覆護之圓滿者已是之謂功德無礙又前章八方及上方之說人無疑惑惟下方二字人猶不解蓋大道一元充滿天地天包地地下地居其中則天體上下皆是一色日月星辰運行或上或下皆在空虛之處上方有神下方亦有神故佛典有從地湧出寶塔之事是之謂十方以此言覆護則真圓滿矣則真無礙矣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真集八

箋釋

玄天上帝曰經垂明訓 聖有真傳真傳不朽明訓無邊何為明訓訓者皆明何為真傳傳者皆真真為心法真為秘訣秘訣授人比訓更切有心信受心志當決大哉妙經尊重無比得讀之者緣大無比受持之者功德無比誠格 皇天覆護無比信受景慕是此真經心田清淨性體熒熒湛然常住必到 帝庭其功甚大坦然無礙其德已全道遙自在號人中聖神化無倫三界十方同諸真人乃知修道不在

修齋遵依科教必求本懷能具淨戒必結靈胎靈胎是道圓結乃來道為何物即是赤炁赤炁赤文先天一致讀是經者心在 帝前修是經者道全先天先天無礙功德圓滿滿功德巍巍無上 上帝好生發大慈心與方便處處遙臨說利益事為世功深凡爾眾生聽吾法言治世福神勸教宜遵誦是經者各求本根必求接引朝覲 天門 正陽帝君曰修道修心那在齋修齋那得結靈胎靈胎皆是先天物經旨全將赤炁該覆護無窮無所礙持行有德有仙來功圓行滿同成道個個堪携到上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真集八

赤文何所指神仙兵馬便欲臨心君有道方方應命體還丹處處熒 玉皇玉旨須遵奉清聲木魚自此停 文昌帝君曰 皇經不誦不為仙科教徒遵也枉然但使真心求赤炁何難 帝勅下請天勤行修奉人中聖真行滿圓地上仙自在逍遙無礙日方知覆護不虛傳 孚佑帝君曰到底 皇經請不請忽然撤去木魚聲總因俗見忘根本遂使真人變性情赤炁赤文皆是道 玉清 玉帝木同行人中稱聖諸仙合自在逍遙遠 上清 斗母天尊頌曰 天有大道 人求玄根 真炁實證 帝啟天門

爾時

昊天上帝聞是說已即於

帝前乃為歌曰

大哉至道無形無名渺渺億劫黃道開清神清朗耀九魂吐精  
 玉虛澄輝太霞高明玉皇嗣化普度天人三元道養二象攝生  
 朽樹故根已枯使榮蠢動蚍息長生化形懷胎含孕俱得生成  
 亡者命過魂歸三清魄受鍊度南宮飛昇今日大吉皆得光明  
 五帝鑒映普告萬靈天神地祇及與河源五嶽四瀆及諸名山  
 洞玄洞虛洞空洞仙無極大聖至真尊神無窮無極普監度生  
 惡根斷絕玄都記名眾真班列咸聽帝言經是帝勅保誦持人  
 道藏輯要 皇經闕微 其集八

頌揚帝勅章第三十八

天師張真人曰 昊天上帝 玉帝分身主治天下名

號同新體用交徹互顯其神樞機並運普度天人懣懣啟請

利益無垠 帝乃鑒誠宣勅金庭普告萬聖慰諭眾靈龍

章寵錫鳳詔莫停布告天下與道同貞蓋此大道咸在眾生

類有萬品一理而分奈何不悟不慕玉京墮落萬劫何日三

清仁哉福主 昊天上帝為民迎祥 天言宣示大哉

王言如紉如綸天書 帝謂恩溥乾坤 帝勅在經覆

護法門上天下地仙聖神明手捧瓊章下觀太平保誦持人

億載咸亨眾生當知大道無名無迹無象得者長生蓋能持

經以結金丹則滿神咒赤炁歸垣天根永固會合三元真陰

真陽至此同原天上下地黃道開清神明煥發九炁吐精魄

受鍊度魂更神靈死者忽生枯者忽榮乃知金丹大道留形

形有光明揚於天庭十方五帝萬聖千靈山河大地朗朗燦

燦普監度生萬炁歸身先天景象處處皆真別有天地上界

仙人 昊天上帝受 帝心傳開化來學普賜真詮大

道如是丹道更玄金丹即道本性周圓真功真候本命如天

性命雙修道妙無邊切莫自誤謗議招惹切莫墮落苦海萬

年領賜 帝勅接引尋仙是言不謬即證 帝前以問

道藏輯要 皇經闕微 其集八

來學信受無遷可知大道人人本有既已從悟即當保守保

守在身即是還丹丹即赤炁固結盤桓丹即真性全即復還

丹即真命流炁保安丹即大道一陰一陽網羅化醜萬物光

昌交媾凝結億載吉祥道在 尊經經即丹法廣大浩瀚

正說喻說橫說豎說更覺溥博以事顯理明事彰以言屬

事奇事奇言以明大道包括乾坤以顯金丹句句口訣經籍

與妙至此路絕最上上乘無有言說吟咏此章層層明白

勅命無虛率履無越天師保任必朝 金闕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無名品物滿乾坤之內金丹無象陰陽歸

鑑罪之中七返九還不過復本來之面目千經萬典莫非是

入聖之玄功慨自吾道不行妙法指為虛無之說天光欲轉

尊經必須校正相同開龍藏之寶函求秘旨於洞玄金

格開金丹之秘旨降神咒於 紫微上宮理有源流其淵

源必歸諸 帝載義分本末其根本咸宰之蒼穹昔焉授

受無虛萬聖永薪傳於不絕今也差說必正千真揚道化以

俱通念啟教於 昊天復傳於 昊天上帝頌錫恩於

高上必酬乎 高上 皇躬 帝勅傳來莫匪

是金丹之口訣 帝歌宣處要皆望大道之專攻惟爾學

人當知火候工夫不易從茲入室居然懷胎含孕相融蓋自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其集八

赤文成輝憑黃道之開清為主太霞明映斯九魂之歸正皆

紅二象三元攝歸靈府故根朽樹皆遇春風由是萬蒸朝宗

蠢動蛭息皆活 三清受度身形魂魄同豐由是大地山

河神靈獻瑞玄都日月享受非空列衛千真幸天心之歸有

道保安萬劫知 帝勅之錫大功歌曰我奉 帝命一

切咸聽俱信王言之不謬解曰天師保任必朝 金闕同

明至理之由衷誦經者當知人身之難得入道者須憑祖炁

以為宗切莫視為閒言自干罪戾何難超出三界實受褒崇

麻祖元君曰 帝勅傳來聽 帝歌言言字字播天和

先從黃道回真性必自南宮斷死魔二象三元通九炁故根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朽樹沐恩波芳名記在玄都早大地神靈無奈向

白祖仙師曰大地千真奉 帝靈傳來 勅命要咸聽

從茲不違真人命自此常隨 上帝經總為金丹融赤炁

遂令身畔有雷霆歌傳 帝了皆真訣讀者實修證紫庭

文昌帝君曰讀得 天皇一部經神通廣大役千靈三元

二象皆歸我玄苑南宮早記名至此方知丹道妙自今九炁

亦流精太霞朗映三清境大地光明大地盈

孚佑帝君曰詮經法席有神靈議論風生瑞氣盈讀得

帝歌知 帝勅開清黃道即黃庭三才會集三元陽二氣

光明二象形朽樹故根皆可活九魂那得不揚精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冥 其集八

斗母天尊頌曰 無窮道化 光明辟蕪 秘訣真修 千春不老

爾時 吳天上帝說是歌已告大眾言此玉皇妙法諸聖秘密言路

絕道斷微妙難思難觀大範為神明之宗保鎮國土拔度生死

爾時 吳天上帝說是語時法筵清眾咸仰道言得聞悟

開悟秘密章第三十九

天師張真人曰前章 玉皇以天真護無量地靈皆絕

惡機明持經者之功德圓滿是湛然常住之妙法諸聖之

三十一八七五



秘密也蓋以事順理即權微實即效驗為工夫學者當即  
言以見道在諸聖則恐致輕之告故惟秘密而傳之得

昊天上帝保鎮國土拔度生死之念切啟請 上帝得

問如是之妙法語然而言辭廣大義理幽深問者須繫恭者  
難悟於是譜為歌音藉頌揚之微權以發幽玄之實際其實

際已於 上帝法語 昊天頌揚中略為指示學者閱

之自明今但即此章而論之當知 玉帝與 昊天一

庭授受開悟無窮有韻清詞寄託更遠 上帝所傳者為

妙法語非徒然鋪張神驗 昊天所歌者為秘密言非徒

然極力頌揚况復為之叮嚀諄復惟恐法筵清眾之不悟也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冥 其集八

而明解之曰此 玉皇妙法語也此諸聖秘密言也路絕

道斷則在千經萬典中為最上乘無有能出其右者矣微妙

難思則非閉戶參求盲悟即可入室不待真傳口訣即可登

真者矣是誠巍巍大範雖有靈文不能出其軌則神明之宗

雖有妙悟亦當奉為楷模以此理為之保鎮則一人有道而

四海同風以此理為之拔度則遐齡頻增而苦海永離一時

法筵清眾不覺開明悟入方知諸聖所傳者此也 玉帝

所示者此也此即金丹大道也此即湛然常住之道也此即

神咒種種圓滿之道也此即法會放光分身救度妙香薰染

妙音宣示寶蓋覆庇之道也其實皆赤炁也是法筵清眾之

所成有即四天下之人之所咸有也咸仰道言則溥得開悟  
矣夫世人之情厭故而喜新惡常而好奇喜聞秘密之言不  
欲聞真貴之語若讀此經則以為常道可也即以為真貴可  
也即以為神奇秘密之言亦可也含無盡之真機示生民以  
法眼雖有瓊編吾不敢請矣亦惟讚之曰路絕道斷微妙難  
思巍巍大範為神明之宗

箋釋

正陽帝君曰教啟玄元 太上傳金丹之旨書藏金格

紫微秘赤炁之篇具以天地玄根非赤炁不能建立鼎鑪

妙藥外赤文那得成仙可知赤炁即先天之祖炁金丹求祖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冥 其集八

炁於先天祖炁凝時大地山河盡赤先天返處一身形體皆

乾初則取坎填離全出於留精保氣繼則法天象地當賴乎

添汞抽鉛看月出庚方即是陽生之候喜日昇東海運諸黃

道之間戊己真精與丙丁同歸皇極木金不合驅龍虎並伏

法筵由是正炁歸於五方萬神敬仰赤文命諸天上萬界皆

圓十月功成託丈夫之有孕九宮門啟驚雷鼓之忽宣由是

死裏逃生嬰兒現相人焉入聖毛髮皆研變化如龍隨心應

手虛空皆碎擁霧乘烟壽量綿延清閒似鶴身軀廣大坐臥

俱適天詔下臨上蓬萊東華考校立功遠被登 金闕上

帝瓊編語皆秘密事更幽玄昔在 帝前稽首之歌有據

今臨法會開明之語當傳微妙難思允矣魏魏之大範道途

卓絕誠哉上上之真詮神明之宗有在真常之道勉勵

麻祖元君曰路絕道斷有真傳聞者俱登上上仙大範魏魏

包萬象靈機秘秘透千天拔死度生安國土清言咸仰悟幽

玄自今證果何人力心印相傳 上帝前

白祖仙師曰 玉帝金言秘秘宣 昊天於是永真傳

保安國土歸星極開悟羣生坐法筵玉軸金編包括盡神明

大範道途玄分明一部尊經裏口訣真機句句圓

文昌帝君曰魏魏大範是玄宗玄理幽深總不同天地一元

壺裏會陰陽萬象掌心融真經玉訣須秘授 元始真機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一 符集八

也暗通說到真修原不易真言開悟要真功

孚佑帝君曰吾家處處播皇風大範魏魏此是宗微妙難思

天道現真靈開悟道機融最上乘法超最上無窮義更妙無

窮敝誠稽首 黃金殿如是秘言處處通

斗母天尊頌曰

秘密真機 難思難識 開悟真真 皈依上帝

於是

大尊而說偈曰

玉帝功德大玄理極幽深生於浩劫前運化於古今我今說妙

經慈念諸有情此誠極妙法功德中功德名號最上乘無比為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第一大光明王尊威德聖希有能破暴惡魔皆令心降伏能滅

極重罪皆令得清淨若人間是經或問是帝名稽首生恭敬一

切罪消滅十惡四重罪五逆於父母信心一稱名隨聲盡消滅

保護人天眾四相與五衰三塗極重苦人間見厄難凶年饑饉

喪毒藥及厭魅刑獄與冤家軍陣鬪戰苦山林惡道中虎豹豺

狼等江海毒龍類迅雷風雨雹水火及盜賊蠱毒所中心失志

發狂亂蛇蝎毒惡蟲邪魔凶怪神伺求人便者由持是真經普

皆自散滅惡病久沉綿夢寐亦不安非理欲殘命殄滅不為殃

緣遇是經故安穩得自在所有希求願財寶及富貴以此經功

德如意皆稱遂神威自在仙諸天十一曜三十二天主二十八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一 符集八

宿星靈妃玉女等天神及地祇三界虛空神江海諸龍王水火

及風神官殿與宅舍山林樹木屎溝渠井泉神由持是經故一

切皆擁護衣食常自然子孫居富貴出言人希聞所至皆恭敬

若為求男女持誦此真經帝詔下天曹落籍天仙人謫降生其

家為其作男女顯貴人崇重七祖盡昇仙光大慶其門延及父

母親吉祥常熾盛災障不能侵是故我今說大眾宜誦聽慈悲

度一切皆令達

上清

元始偈讚章第四十

天師張真人曰天地即道體也而必本於先天之祖炁

三一八七七



玉帝即道身也而必本於 元始之玄德故 元始之

道非 玉帝不能主宰流行而 玉帝之道非 元

始無從與承印證所以 玉帝竭天地之玄綱 元始

則天地之玄根此品於 玉帝親示妙法之後 昊天

上帝為親傳妙法之始派法筵開悟之清眾則為 玉帝

親傳妙法之流行故於前章述 昊天上帝歌音以明與

玉帝印合之意故其證果必與 帝號相協歌中所

示之妙法與 玉帝所示之妙法不異至此章又述

元始之偶讚明 玉帝之道不異於 元始而 元

始之道盡傳於 玉帝兩相印證同歸一道此義不待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玉 其集八

玉帝自明而 元始早已為之開發矣且為之極力歌

詠而讚揚之矣爰讀其偶而深究之偶中之意分作兩層首

四句讚揚是正說然言簡意該已覺至矣盡矣其曰 玉

帝功德大玄理極幽深則廣大玄妙幽微精深已盡其莫因

之體生浩劫前通化古今則又明其不可限之量是四言已

足矣何能再加一辭故於下盡述其功德而反以眾生形之

處處圓滿人人圓滿不覺天語之繁也蓋圓滿之道惟

玉帝能行之亦惟 元始能言之故特以偶讚印合且夫

玄塵說法 玉帝侍側明明探本尋源而為之返本還元

至是 元始偈讚極力稱道明明大道交付同德同心試

觀 天尊口中自言我今說妙經愍念諸有情即 玉

帝無量度人之道也自明之曰吾妙法最上乘無比第一功

德中之功德不過是說大光明之 帝尊威德帝有無量

度人之實事愈知 上帝之功德不外 元始之功德

而 元始之功德亦不外於 上帝之功德至是乃知

元始與 上帝同一道 元始與 上帝合為

一人矣至於偶中分能破暴惡魔以下為降伏如意滅罪如

意功德保護人天眾以下為保護如意功德所有希求願以

下為希求如意功德若為求男女以下為嗣續如意功德此

皆救度圓滿實事即以丹家功候次序按之亦無不合今不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玉 其集八

盡述 筭釋

伯陽魏真人口大哉 元始大道之祖綱維浩劫流行今

古萬法千門以時而傳上天下地無不周聞蓋此 道祖

本於先天先天之先萬劫之前生而神靈功德玄玄惟是玄

德再傳何人大哉 玉帝功德更神主持運會救苦行仁

功德無量世無知人亦自浩劫以至於今分身救度費盡苦

心持經受福亦或稱名受誦 帝號稍首皈誠凡一切願

必遂其情罪惡雖大奉事心真曾為消滅許其自新罪滅迎

祥有苦即伸一切神靈救護無損一切惡道猛虎毒龍水火

賊盜迅雷疾風凡害身者悉安其躬一切珍寶降自天宮乃知吾門玄道不同被惡滅罪善除凶萬方正氣攝引交融隨取隨攝如願不空胎孕含靈聖子賢孫謫仙下降光大其門鍾靈毓秀道為根原大道既得自契乾元如是功德皆由

上帝無量度人曹天匝地蓋此玄德本於 元始  
元始真傳惟 帝而已 尊經無上功德幽深

元始偈讚以心印心一心一德妙義難尋後有學人誰是知音

正陽帝君曰玄理幽深境不同萬天總在一天中任君存下  
般般願有 帝即能處處通浩劫前生經萬劫 皇風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皇

箕集八

一到盡春風 天尊心印 天皇得說偈雖多讚豈窮

白祖仙師曰大哉生於浩劫前度人無量亦無邊幽深玄遠  
皇天道廣大慈悲 元始傳誦號稱名皆利益讚功

說偈總真玄 上清已透真機合又向人間說妙篇  
文昌帝君曰 元始真傳 玉帝宮幽深玄遠道無窮

一經稽首生恭敬萬種心思再不空浩劫以來施妙德大千  
沙界播 皇風至今奈得 尊經妙自有雲梯到碧穹

孚佑帝君曰 元始天尊坐玉清真傳秘訣總 瑤京  
任他浩浩無窮劫說出般般有道行除惡消愆兼祈嗣誦經

禮懺更稱名不差毫黍們心願處處原來賀太平

斗母天尊頌曰

五皇偈讚 大洞靈章 功德無量 浩劫嘉祥

於是

天尊普告四眾凡人持念此經受持

帝名皆道根深重宿有善緣此經軒妙普度天人但精心恭奉  
家國安寧保命度災 請不祥天子王侯得奉之者致國太平  
因寇自夷邊域不爭兆民歌唱普天興隆迎推數周正道當行  
有得之者天真妙重秘之秘之

正道普度章第四十一

天師張真人曰 元始以已心印合 上帝故說前章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皇

箕集八

廣大功德玄理幽深運化古今俱有實事此章又以已心印

合大眾其意若曰 上帝之度人無量莫過於此經則吾  
之普度天人亦不能外於此經矣故雖貴如 天子王侯

賤如天下兆民皆不能外此經以為開度之道爰為四眾印  
證之曰精心恭奉則吾必保其家國安寧保命度災掃除不

祥若在 天子王侯則吾保其致國太平禍亂永免人民  
樂業天降休祥且是經在處即 天尊所在之處亦即

上帝所在之處彼夫 帝光普放天香流布于真拱備  
萬烝歸元太和立應將見俄頃之間轉殺機為生機轉死氣

為生氣自能變惡人為善人轉凡愚為仙聖矧 上帝分

身之所親臨即大道元機之所際真故明之曰運推數周正  
 道當行則凡為國廣祝釐之願為身下安寧之休者不能外  
 是經矣蓋家國天下同在大道之中原不出於 上帝光  
 明之外根緣淺薄總由惡業障礙不親 帝經不聞  
 帝號何望乎種種休祥然則得親 帝經得聞 帝號  
 其道根深重宿有善緣可知彼其陰陽太和氣機自順沍氣  
 自消惡鬼不逢在一國則天地肅清民物安泰國祚綿延正  
 道當行於天下在一人則血氣融和百體泰寧萬神保護正  
 道當行於一家此固 天尊探本窮源之指示路絕道斷  
 之真言吾正道普度之解誠哉不誣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事

真集八

箋釋

正陽帝君曰 上帝度人法號天經齊降 天尊憫世  
 赤文神咒昭垂歌詠稱揚皆是明 天皇之至德保持覆  
 護莫非廣大道之敷施念自天地既 帝王首出全憑  
 陰陽迭運兆庶咸熙然必遠播 皇 回心於凶寇果  
 能承光 帝德斯宜靖乎外夷總由 皇極建中不悖  
 一元之太極於是時幾共凜不差日理之萬幾 上帝光  
 明豎一人之有道 皇天感應回普世之生機莫謂舜自  
 堯天難再見中天之景運試看和風甘雨分明樂稔歲之佳  
 時蓋天真盡妙重乎是典斯人世必信重乎誥詞宿有善緣

知者當早為修奉欲歸道化聞者須不懈矜持正道當行

元始天尊所言有準天人普度王侯兆姓自己深推果信

此煌煌 天經則宇宙回太和之運奠安上下默朝乎赫

赫 帝座則身心致百福之來感應神奇

白祖仙師曰 元始天尊也太慈叮嗚普告繼清詞已稱

帝德重顯又降 恩光處處施保國益家天下治

王臣 帝主兆民宜總因勛奉 尊經力入道昇仙自

可期

何祖元君曰這段機關總不知天經轉處事攸宜陰陽協極

和風應道德歸身兆姓熙轉殺為生真火候避刑從德慧心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事

真集八

思靈丹一顆朝 天子天上光明我不虧

文昌帝君曰四大部洲皆祖系 慈光降處共長春一人

有道家活真主回天個個親喜見歌謠民擊壤還因崇奉

帝威神太和一播陰陽協正道當興體驗真

孚佑帝君曰 天尊有勅下人間凶寇外夷一概刪從此

中州稱樂土自然四境同靈山天機一轉歸鑑鼎正道當興

顯洞陽喜見天人皆普度天京朝 帝詠瓊章

斗母天尊頌曰

天放光明 慶庇帝京 生機轉動 正道當行

洞玄靈寶報應神驗品第五

爾時慈悲度厄真人尋聲救苦真人濟生度死真人萬福護身真人俱從座起趨班而出俱白

天尊言若諸世末凡夫雖宿有善緣得遇是經被諸邪障之汙本末疑惑不信是經功德如是之人見在過去於諸地獄得何罪報惟願聖慈說其報應惡趣之苦

罪報因緣章第四十二

天師張真人曰此章序四真人當機啟請以明如是經法莫非慈悲度厄莫非尋聲救苦莫非濟生度死莫非萬福護身夫機以理應事因人顯明指出一經大意讀是經者當知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頁九

其集八

天尊玄座說法以至正道普度章

玉帝放光分身以至覆護圓滿章種種與義詳示法門莫非為人慈悲以度

厄救苦而尋聲莫非為人濟生而度死萬福以護身

二聖人為人如是之切救人如是之盡此亦如天地之生人既與以命必與以性既廣其生必贍其生且既命 天子

為之主致治平亂保護而安全焉又必命聖人立之教詩書倫理戒章而誘掖焉在上古則穴居野處使知上棟下宇飲

血茹毛使知耕種粒食至於今則婚姻死喪無不遂也衣冠禮樂無不華也干戈貨財無不足也無一非聖人引導之天

地之生人可謂費盡苦心矣而 二聖人之慈憫如是又

如父母生子自胎孕以至生育自幼小以至成人由弱而之

強由愚而之智由貧賤而之富貴其間保護愛惜更非一端而 二聖人之用心亦如是試思發慈悲以度厄不難尋

聲而立至其生也則濟之其死也則度之無非欲其萬德周身自為保護此說法度人分身行道之苦心也况經中所說無所不通在上根法器者讀之必於言下了悟全此大道在

中等人讀之自能因事明理因言解義而漸幾乎上達即下等人讀之亦能懺悔積孽消滅重罪求福如願種下善根以

為超度輪迴之本隨人隨心無不如願隨時隨地無不通天蓋以其人得乎大道之原也禪家以華嚴為圓教謂其塵塵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頁十

其集八

利利莫非法性形形色色皆歸性海吾則以此經為吾門之

圓教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理有能出其範圍者乎然非果報分明則空虛之理人或疑而不信信而不堅四真人慈深

願重名與德顯為眾生啟問果報又觸動 天尊慈憫不覺又大為開示於是乃有下文諸章

箋釋

正陽帝君曰三教同源儒者不言果報玄門示法凡為皆有因緣蓋善有善因惡有惡因修因時必當慎重而善得善報惡得惡報受報者自己牽連草木當春其根芽必生枝長葉風雷應候其聲勢自動地驚天既然種下芳田自收成之有

望未會金理密處雖鋤掘之徒然總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或生或死徒自焦煎夫天降真經原為慈悲而度厄乃人難  
 信法反為褻慢以招愆於是上界真人憫下方而啟請天宮  
 福主開人世以真傳地獄幽深慢經者於請地獄得何  
 罪報天宮高道退道者有彼天宮豈無罪愆須信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當知天威赫赫苦不能捐然罪報雖由於自取而  
 消釋實賴乎 上天所以聖澤無窮重演 玉皇之本  
 行 天心有在只遵金格之靈編靈寶洞玄文存報應本  
 未疑惑報必速迺五品昭然仙子則當機而問法一經大旨  
 世人須信受以求全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真王

寶集八

麻祖元君曰禍福休祥降在天也從人世自牽連真經不信  
 難辭苦春蘭作絲自己纏幸有真人求妙典還從人世說因  
 緣濟生度厄尋聲至求福莫輕妙有篇

何祖元君曰禍福因由更問誰行藏檢點自家知真經妙典  
 還難信萬劫千生少出期報應品中明報應仁慈世上普仁  
 慈 天尊玉律真人啟神驗無虛要信之

文昌帝君曰休祥禍福皆天定惹罪招愆在自家 上帝  
 尊經還不信陰司苦海白無涯尋聲救度真人福慢道願連  
 一念邪至此方知天上溼真文捧讀少虛花  
 孚佑帝君曰君說人間何事好算來惟有 玉皇經一疑

退去千般腦有慢必登十殿度地獄幽陰無赤日天掌尚道  
 有雷震真人救苦求真法從此勒修自有靈

十母天尊頌曰

赤炁赤文

解脫幽陰

真人度厄

萬福來尋

是時

天尊謂四真人云若諸世間剛強暴惡不善眾生終日竟夜對  
 諸道像無恭敬心出誑謗語是罪當墮五無間獄若得值遇是  
 持經人設法方便誘引勸諭如是之人暫滅惡心信向是經彼  
 人罪業淨盡無餘又若有邪見愚執惡人觀持是經生諸惡逆  
 偏眼邪視乃至起一惡心發一惡言謗誹如是持經之人其罪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真王

寶集八

過是命終之後墮大地獄永無出期何況世間眾生得遇是經  
 不生敬仰穢手污觸童口誦誦罪積不淨便將安置或請是經  
 講習俗語共同戲笑以為常典如是之人命過之後墮無間獄  
 永無出期殃緣九祖受考酆都累及後世害纏子孫是人於地  
 獄中歷無量劫受大苦惱遇無邊聖累承救拔罪惡小減又遇  
 聖人救拔得出生餓鬼中歷千萬劫不聞漿水之名鬼報得出  
 生畜生中畜生報出若生人中更生邊夷外域而復女身貧窮  
 困苦癡殘百病受無量苦人所棄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輕斯  
 經故獲罪如是

毀謗致罪章第四十三

天師張真人曰經卽道也道在經也諉經者慢道毀經者失道是輕一己之道而不知己輕 天尊 上帝之道矣夫 天尊道之祖也 上帝道之主也二者均有慢焉其自外於道爲何如夫 天尊 上帝方千方百計萬法千門引誘是人入於是道之中而人乃終日晝夜積惡造罪自趨於是道之外悲哉不知修因者結果修善因則成善果修惡因則成惡果有果則有報矣蓋天地之大不過一陰一陽迭運而不息而陰又必隨乎陽故大道以陽爲主而以陰載之至於陰陽偏勝則發爲沴氣苟非有道主於其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其在陽之性則發舒而清明陰之性則斂抑而濁暗在人之造罪雖有陰惡陽惡之不同而皆屬乎陰陰濁之氣一行則地獄之相自己結成陰暗之氣自己凝聚陰冷之地自己驅入此十二大地獄五無間獄之所以日陷日深並非冥司之所設也是故誘毀經書輕慢道德雖有剛惡柔惡之分種種不同皆所以自滅陽光自撥根本至於清明之氣清夜無存則濁暗之陰成矣所以毀謗之罪自己作成則地獄之苦自己承擔雖然人苟不淪於禽獸則尙可轉移故人雖惡貫滿盈而 天尊 上帝又望其懺悔向善漸引入於是道之內所以稱誦 帝號崇奉是經皆有莫大利益乃不能感悟而反爲之毀謗且不一其人不一而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五

其集八

足焉奈何今姑就經文而釋之終日晝夜對諸道像蓋指有象之道像其實卽無象之法像也試思大道充塞天地間不以天上而必有不以人間而或無不以大廷廣眾而必有亦不以暗室衾影而或無舉目卽在明現當前彼終日晝夜與之相對而乃終日晝夜侮慢百端任其造惡非種無間地獄之因者乎至於信向是經而罪業滅盡者道心一現而萬惡盡滌也得見是經而謗譏致罪者惡業既深則一隙之光明不能勝也况乎肆無忌憚不生敬仰則心不清淨穢手汙觸則體不清淨重口請誦則舌根不清淨牀榻不淨便將安置則居處不清淨講習俗語共同戲笑以爲常典則口三業一時俱犯矣卽一經而十惡業成焉其罪可懺改乎殃緣九祖受考酈都累及後世害纏子孫俱是慢輕實報若以理論之則上不能返還乎祖炁而下必受累於千生由是三惡道成則世間一切苦境皆以一身親歷之冥司無量果報皆以是人親受之轉移不能則曰求生不得迴避不能則曰求死不得苦哉何譬於自己之抄道而不信是真經也哉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五

其集八

箋釋

玄天上帝曰天有慈悲救眾生不遭惡劫人無志氣對上帝且少欽思一部 尊經視爲常典千般惡事造就陰司夫目擊則道存原不離乎語言文字况言輕則事悖何論

乎真實修為朝於斯夕於斯全是毀經謗道口不淨心不淨  
 莫非慢法凌師既天真之盡失斯地獄之攸宜地獄十二重  
 又有三十六重苦深無間天經共五品分為五十二節請要  
 精思受苦無窮受累無窮向何人替得報善如是報惡如  
 是全在自己裁之莫言遠天宮原與人間隔越須信神靈  
 玉律全為經語維持 天尊慈憫人間羅列品品大眾愛  
 憐自己日夜孳孳不悖 天經自必 天垂默鑒果參  
 大道必須大錫恩施嗟爾眾生何人見信靈哉 帝主雷  
 令饒誰欣鈔典之將成執事者可稱勤苦看 天經之永  
 布勤持者必為提攜有始有終 上天灼見慎言慎行大

道藏輯要 皇經剛微 其集八

眾莫疑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可憐大眾不回心徒費 天尊惠  
 澤深造就千般無盡業自然一命墮寒陰輕經謗道全忘已  
 褻地謫天苦盡侵求生不得難求死何用雷尊處處尋  
 正陽帝君曰地獄天門上下開昇天入地任人裁勤行修奉  
 功無盡謗毀輕凌禍必來羅網重重難解脫傷殘種種但悲  
 哀何為自外真經法一墮三途永不回  
 文昌帝君曰 天經本為救斯民何為輕言謗毀頻一語  
 違心千歲苦百般毀道萬年因層層地獄層層陷劫劫三途  
 劫劫身幸有 天尊明指點勤修那得異艱辛

孚佑帝君曰大道分明在眼前舉頭即已見青天大舍細入  
 方方顯口慢心非事事全造就幽陰諸地獄多因褻慢是瓊  
 編三途並少出頭日子生苦楚自交煎  
 斗母天尊頌曰

言行俱非 造就鐵圍 皈依三寶 跨鶴而飛

又若復有人初雖信受後復慢易善惡童子上奏三官黑簿添  
 名青編滅算身破之後拘囚幽牢往復三途無由解脫或於見  
 世受種種病疥癩癰疽以為果報憂悲苦惱日夜相煎而身或  
 被橫逆所加或牢獄繫鎖非分自害誤食毒藥或被虎狼毒蛇  
 之所食噉或為冤家之所讎對或行山林值遇惡人被屠割

道藏輯要 皇經剛微 其集八

推落崖岸或被邪精魘之所殘害或值水火之所焚漂或被  
 刀兵之所橫誅輕斯經故橫喪天年獲如是果獲如是報可不  
 悲歎可不痛歎故報汝等依此奉行勿生邪念若諸念不生萬  
 緣頓息塵沙惡業隨心消散一切災魔自然殄滅此之功德不  
 可思議是誠無比最上妙法諸經之王有大利益非人勿示

堅固信心章第四十四

天師張真人曰人自道中來斷未有不愛慕是道者故極惡  
 之人亦有善心儒經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非言道心一現  
 則塵沙惡業隨即消散乎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非言道心在內迴光返照道體即顯露乎又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非首上蟠下際充滿宇宙萬有萬形之道皆全具於我心乎以此知千經萬典之義理千聖百王之心法莫非我一人分內事世界之大人物之眾皆與我一體故古人云六經皆我住脚梵典亦如是也即我玄典亦如是也然心雖有道道本無為必待人之力量以運之道有體用本體雖清明而流行之用必堅固不失初出一念之清明必堅固其力使之念念清明初則信心之甚篤必堅固其力使之永久其信至於全體皆道真信無息造到無思無慮無作無為之天即是先天之境於此乃得祖悉之因亦文之實不然一念之清明不勝其萬念之黑暗暫時之信受不勝其無盡之戕賊及乎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

箕集八

人罹惡報乃曰為善無益持經無用罪上加罪何日解免悔不常悔何時出離經云初雖信受後復慢易善惡童子上奏三官以受種種苦報明乎信心不堅固之罪也諸念不生萬緣頓息則非慢易者比矣塵沙惡業隨心消散一切災魔自然殄滅明乎堅固信心者之大功德也此皆是實事實報未嘗或誣再就經文而思之退悔道心者死後沉淪地獄決然之事若於眼前道心既退則其身中口中心中無往非造惡之所眼耳鼻舌身意何能有清淨之根以惡召禍以禍償惡故身業則致害於身口業則致害於口心業則致害於心况六根不淨則萬惡咸聚萬苦交煎即三惡道之根本也則畔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經者見世受報何待後來故尊是經為諸經之王有大利益則種種不可思議功德而求無比最上妙法者不能外是經矣非人勿示其即謂此信心之不堅固者乎

箋釋

玄天上帝曰咄哉眾生敢大膽輕侮與惟茲冥府為上天收獄加刑夫上帝恩深乃垂此煌煌之上法天尊慈憫全賴茲赫赫之天經不惟成聖成賢接引人超昇天界亦以消災解厄庶免爾逢遇雷霆萬劫幽陰一念之清明頓解千層苦海道心之退悔彌深良由白撥木根明花葉枝柯何靠枉拋珠玉則艱難困苦相尋不修三業不淨六根處處皆蠶叢鳥道難見三光難容兩大層層皆血浪寒冰或為水火漂焚總是逆陰陽之運或為虎狼噉食全因害億兆為能納人於罟獲陷阱之中報在推落崖岸奸心設魘魅魍魎之計僧以吞咽銅針對冤家疾善如響之報癩疽疥癩當天叫苦無音說不盡種種因緣皆由退道任憑爾時時疼痛難轉吾心蓋地獄冥冥或難見信須當罰之共警天威赫赫法在必懲看雷令之親臨

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卷

箕集八

正陽帝君曰眾生困在三惡道輕經慢法是其因層層地獄俱親歷種種冤家報爾身百苦交煎何日解萬年墮落少人尋諸經之王功德大解免飯誠莫悔心

三一八八五



麻祖元君曰太陽一現萬方明一點真心萬罪清何故遺心  
斯變計居然退道失真情三官黑簿須添計東極青編早落  
名自此人間千萬苦交攻總為把經輕

文昌帝君曰五刑之屬有三千玉律金科更可憐一墮幽陰  
須萬劫難逢日月有千年人無可取違真道罪莫大於謫上  
天極格堅牢羅網密自家退悔自家纏

孚佑帝君曰萬典千經為救人 尊經一部更為神奈何  
退悔清明意遂使幽牢纏害身解脫雖然難藉口轉移還要  
自修因從茲穩坐靈山塔消盡冤魔拜 帝真

斗母天尊頌曰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冕

真集八

覓得衣珠

什襲深藏

塵緣淨處

萬載輝光

若諸天人五衰四相輪迴侵逼能捨除妄想受持是經坐招自  
然天福益固身度三界與道常存是此經典無與等無能勝是  
大威德大神咒能令一切枯槁便生枝葉花果茂盛能除眾生  
極重苦惱能令短命眾生而得長壽此經功德不可思議歎莫  
能盡若不宿植道種廣種福業乃至名字亦不得聞何況得見  
是經依三洞真格八萬劫一傳此清都至真上聖所寶秘於玉  
京金闕宸官甚為微妙難可得遇此經宿有仙骨當為九天真  
仙之人得遇斯文承斯緣故後當齋金寶懺代師告盟受之方當  
承機應運乃可付焉不得輕泄敬之慎之

傳授不易章第四十五

天師張真人曰經法之顯晦關乎道運之通塞夫道自流行  
於宇宙之間何以云有通有塞則氣運為之也蓋道本先天  
無極無為因氣機之動以為動因氣機之靜以為靜故氣運  
當其通則斯道因之而明氣運當其塞則斯道因之而晦此  
一定之理也故天地因道建立萬物乘運發育而仙聖神靈  
亦乘機應運以揚道化儒釋二教經書因方化導隨人授受  
不有隱秘處處流通惟吾玄門幹運陰陽主張造化以保天  
地之玄根而維持無盡之劫運故金書玉篆秘於玄都不得  
輕洩考大度人之真文則六萬劫一傳此經則八萬劫一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冕

真集八

八萬劫者蓋謂

玉帝自浩劫以來修行證果經八萬劫

自子字起每三字為一劫此可易量乎天地一開則此文一  
傳此文傳於下世斯人方得乘機應運藉此證真故道藏有

準度二十四萬人之語過此數之後已當未字末會則氣機  
將塞道運將晦矣彼時氣機不全道將隱晦仙聖神靈至此

不能度人即修之者亦不能上昇矣茲幸猶當 盛世道  
運亨通但能回心向道愛此時光速泰性命早求解脫以充

彼二十四萬人之數中自與大道同符在當初墮下一點靈  
光至此復還統體太極之內而全先天之祖炁永免墮落於

幽陰矣然而石火電光之中誰是能保此清明者慾海愛河

之中誰是能迴頭到岸者夫大道本欲徧傳而人之根器有殊大眾皆可昇度而人之緣分各別道不可輕洩而又不可私匿故仙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仙果有仙骨當爲九天真仙之人自然得遇是真文而修奉之則心在道中身全萬德其緣大矣自有真師當機一撥口訣親付盟誓而修入室用功密密結構故曰乘機應運乃可付焉此章從化度天人說起以明天人尚欲藉此經以求超脫輪迴况世人手於是再爲稱歎是經不易聞見不易傳授以引誘乎學人

箋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其集八

正陽帝君曰大道流行斯天地有開通之候真機運轉此乾坤有合撰之符念自太極未分則陰陽五行渾淪無迹一自後天啟運則日月萬象燦爛非虛其實先天隱於後天之中莫謂洪濛太遠所以無極存乎太極之內須知義理無殊教啟玄宗有性命雙修之訣經傳本行存神靈赤炁之書是有玄根兩儀之迭運因之不息總歸 帝德金丹之要旨於焉不誣大放光明知機者即承光於玉鼎天傳神咒知時者即寫咒於金鑑歸真炁於十方天真護道說妙經於五品道妙非虛 元始讚揚八萬劫一傳之典當重羣真傳授三千界獨出之人當扶齋金寶以從師自己家珍非是真師愛寶符靈圖而應運低言口授全因氣運開圖密密鍊密密修

不得輕泄層層功層層候全恃天樞不可思議之功不可思議之德歎莫能盡若非宿有仙分若非宿有仙骨置其然乎故得人而傳依三洞之真格蓋上聖所寶秘九天之玄都試看天人四相五衰不畏輪迴侵逼雖然塵俗五行三界居然解脫安居莫愁傳授爲難惟宿植乎道種自可慈悲普及看穩坐乎鸞輿

白祖仙師曰

玉帝生於浩劫前今修八萬有餘年

尊經至此方行世得者斯能證九天金寶從師承口投告盟度世契真玄真師規格依三洞不是仙胎不妄傳

何祖元君曰天人何故轉輪迴未鍊金丹墮下來三卷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其集八

尊經能受誦大羅天境可延捱勸君早具仙人骨與我同看劫後臺八萬劫傳須慎重赤文速速結靈胎  
文昌帝君曰誰是九天仙子骨從師傳得 玉皇經曾經八萬春秋承早度天人歲月新金寶齋來鑑鼎物告盟發願性情真從茲不畏輪迴逼丹果瓊花喜遇春  
孚佑帝君曰一臨壇席笑嘻嘻此意人問總不知大道有傳傳不朽求真如子千偏奇告盟何用齋金寶附耳偏然有  
帝師三界輪迴堪解脫瓊花先奪 上林枝  
斗母天尊頌曰  
八萬餘劫 赤文一出 告盟親傳 宿有仙骨

於是

天尊重宣此義為說偈曰

設使江河水波浪能生蓮慈鳥毛能白如經故難遇設使龜生  
毛堪採為衣服夜月能消冰如經故難遇設使蚊蟻足堪構為  
舟橋能載一切重如經故難遇設使黃口雀能啣諸太山鄰之  
他方界如經故難遇設使一葉舟力能載崑崙浮渡於大海如  
經故難遇設使諸水蛭口能生巨齒其大如象牙如經故難遇  
設使蓬蒿葉能覆無鞅界蔭庇無鞅眾如經故難遇設使鳥鼠  
類同樹一巢棲啣食共相飼如經故難遇設使兔生角堪用為  
梯磴上窮有頂天如經故難遇設使鼯鼠等緣於兔角梯至天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玄機無礙章第四十六

天師張真人曰惟宇宙之無窮莫非一元道化歎機械之既  
轉斯成有象真形神矣天經形形色色包含無盡奇哉

帝力利剝塵塵充塞莫固試看天地之間何所不有須信神  
奇之事原匪無徵夫至味無味至文無文故先天歸於平淡  
乃不靈而靈不幻而幻這玄機更覺分明要皆一道之所為  
乃百出而不竭蓋此妙道原已塞滿天地知無一物不在大道  
之中惟茲玄理既能生成民物自稱萬變皆有玄機之運活潑

濛濛動慮即是真靈看種種發現時皆成妙道所以大可為  
小小可為大有者能無無者能有造形隨心蠢者能靈靈者  
更靈弱者能強強者更強生成如意於是鳥獸草木各成其  
性而可互相為用山林河海各效其靈而更交呈其變以此  
為圓則真無缺陷之處以此為滿則真無間隙之時說不盡  
般般靈異讚不完種種神奇隨手拈來皆關妙緒舉目望處  
盡是靈機允矣頭頭是道誠哉面面靈通玄莫玄於此矣功  
更何有礙焉真是泥丸土塊皆放光明馬勃牛溲盡成丹藥  
故根朽樹可以結果而開花頑石層崖可以點頭而飲羽怪  
事紛然更幻於齊諧之記矣然讀此偈者當知道之靈妙變  
幻無窮取摛不竭而在 上帝則造化在手運用皆神即  
以此種種奇事形容大道之靈機即以此種種之靈機形容  
真經之難遇體用互顯事理皆神誠能遍觀而有悟焉則知  
此經之玄機無礙即知大道之玄機無礙矣偈中比喻玄妙  
今不能徧釋之請 諸真分解之以示學人是望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箋釋

正陽帝君曰鯨波湧十丈之紅蓮根株更穩古木棲聯巢之  
烏雀潔白生輝小則灼龜長羽翰而六銖可服人欣望月掃  
霜雪而一陽來歸莫笑蚊蟻足可任人來往不輕黃雀山須  
任彼推移崑崙為萬嶺之宗在泥洹直如一葉象王為百獸

之長其牙齒不如螭蟠人嗚飛蓬不賓放神通則須彌可覆  
最恨黠鳥食母感孝鳥則反哺同飛奇矣瓊蟾不踏雲梯而  
朝 玉闕怪哉鼯鼠竟隨兔角而拜嫦娥有子 驪龍變  
色而共相歡笑着蠅入窠竟沉酣而不望提攜凡此皆人間  
之奇事而亦動 古聖之品題以之形道則不測之機緘  
互顯形形色色以之讚經則無雙之靈妙居然怪怪奇奇乃  
知天地之間無所不有惟在聰明之子自為察精  
麻祖元君曰江河波浪能生蓮穩坐如來更自然反哺憂親  
毛變白演騰致主服當玄凌陰深銷日長至蚊蚋類驅夜泛  
船天機秘誰人識山禽黃口莫輕傳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原

其集八  
八一

白祖仙師曰太山一夜載虛舟逆溯崑崙上上頭為探河源  
防蛭商還從象罔看羅榴 世界蓬蒿葉莫大須彌燕子  
樓鳥鼠同穴山下過天機泰悟正夷猶  
文昌帝君曰玉蟾引爾去朝天鏡以相爭亦枉然月到滿時  
餐桂子梅當尋處著驢鞭蕪婆難比瓊林杏歌舞還圍御苑  
仙洗髓伐毛非一日天機到處自生妍  
孚佑帝君曰三醉岳陽人不識洞庭回首望紅蓮龜毛兔角  
皆虛語黃雀蚊蟻不許喧承載崑崙力比象包含大海量同  
天真管鳥巢食蓬萊給驥賜果拜 君前  
斗母天尊頌曰

道化敷揚 處處生光 惟靈惟妙 無上瓊章

爾時

天尊宣說偈已普告四眾是故持是經人名功德身一切有情  
被其蔭故持是經人名神通身一切吉祥咸臻集故持是經人  
名清淨身是諸惡業不能侵故持是經人名威德身天魔異道  
不能攝故持是經人名無等身上帝謠唱萬神敬故持是經人  
名堅固身惡劫大難不能損故持是經人名道藏身口出語言  
鬼神仰故持是經人名慈悲身六道眾生賴其善故持是經人  
名大道身出入所在無畏怖故持是經人名良醫身善行妙法  
安樂人故持是經人名光明身常為帝光所攝受故持是經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原 其集八 八一

勤修證位章第四十七

天師張真人曰上文言傳授不易又言機會難遇幸得聞是  
經法過此機會請於石火電光之中急速受持振拔於五濁  
惡世之內留此真身身從道來還從道去身從太極分形而  
來還從太極合形而去保守真主尋求祖炁以證天階大眾  
果能信及則禮 帝為師受持經文夫經即 帝身受  
持是經即是親奉是 帝則 帝之道德我亦得而全  
具之矣 帝現光明無量之身而我亦自然顯露法身法  
本無盡故身亦無盡修明一德顯露一法則化現一身修明

萬德顯露萬法則化現萬身佛家以三身圓備而證大覺蓋  
 萬劫真常不動之本體名清淨法身即玄家之祖炁也以當  
 前實證實具實受實修之體為圓滿報身即此時修因種果  
 之身也千百億化身即謂後來萬德周圓萬化隨心萬方救  
 度萬劫流行之體也彼其證大覺時各以自家圓滿功德證  
 名法號故楞嚴會上二十五位大士各明圓通以表法位况  
 萬德周身千百億化身者其名位可易量乎我 元始天  
 尊十方化號度人無盡證號徽稱無窮無盡具載法典實有  
 可證雖然持經者既奉萬德周身之 帝則一人已備萬  
 德似當證位無量然頌揚者只以十號則滿該之故 天

道藏輯要

呈經開微

皇

其集八

尊開示證位亦只以十二身概之人苟能傳授經法遇此機  
 會則當速修速證變凡體為聖體自轉色身為道身無位之  
 真人廣錫無量之證號非虛擬也至於持經者有是修即有  
 是德有是法即有是號體用互顯德位相符 天尊指示  
 分明無庸贅解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一元統萬方而布化經功無盡全萬德以  
 周身普功德於有情四方受蔭廣神通而無上百福咸臻惡  
 業盡時則清淨法身顯露天魔退處則尊嚴威德證真自少  
 等倫 玉勅宣而萬神恭敬安然堅固法身到而大難無

因口出語言鬼神敬仰則身為道藏行皆福善眾生倚賴則  
 號協慈仁大道在身斯出入之時無畏怖良醫頌德因安樂  
 之法慈黎民蓋嘗攝受於 帝光可謂光明無礙抑且神  
 遊於妙境無漸自在瓊真法號無窮須憑真功為據休稱相  
 協實徵本性惟均浩大經功收緣結果輝煌 帝訓變俗  
 為神吾綴清辭以示後不欺無位之真人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功德神通清淨身無上威德無等倫  
 妙體堅貞袪大難赤書宣布動羣神慈悲道體良醫法  
 上帝光明自在人種種徽稱全是德真經成就出凡塵

玄天上帝曰 尊經讀得最為神一個人超十二身有情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皇 其集八

吉慶成臻集惡道天魔敢等倫遇難有神為眾賴逢驚施藥  
 布 皇仁天宮妙境神遊處萬德周身號聖人

文昌帝君曰萬德周身是 帝尊 尊經秘義示千門

勤修果位超無上圓滿神通絕語言從此萬方揚萬化只憑  
 乾德運乾坤徽稱十二還難盡略示人間妙法門

孚佑帝君曰千百億身無盡藏還從本體竟良因祖炁先天  
 無一物赤文神咒役羣神莫向他方求治績只憑 帝典

認吾真慈憫 天尊今授記瓊樓十二坐凡身

斗母天尊頌曰

帝經修奉 道在一身 萬方化現 萬劫良因

又若道士至人能結壇誦經著新淨衣於夜半後闌寂獨處清淨室中叩齒九通東向端坐誦誦是經於是時也太真御几玉妃拂籙萬神班列諸天臨壇三界侍衛五帝司迎然後閉目靜思存想是經不覺身處五雲之內俄見其身光明赫奕上昇天宮眾真下迎心有所請一切應奉仙丹妙寶隨意自得故當依科閉心奉行此經乃至三世金仙十方大聖皆從此經依按修奉故頗得超證無上妙道

遵式證度章第四十八

天師張真人曰：法本於天機無非道化即莫非真性

真命真質不虛神靈有驗原無影響之談亦非機鋒逗擻皆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竟

其集八

是仙聖自己親身閱歷有功效以其所得力望學人用力以同證無上妙道凡一切經典皆然而在此機會難逢傳授不易之心法更覺神奇更覺與妙以一理而貫三才以一心而通萬象千靈默助萬神護衛保固玄根凝合赤炁其工夫效驗必有超出一切者吾自得方於是經乃知句句皆是本體句句皆是工夫句句皆是妙用句句皆是秘密口訣而此章者又口訣中之口訣也卒之口訣秘秘要當心受故再即法事以顯妙理即實境以俟發悟簡簡數言而一經中本體工夫效驗運用之法胥歸結於此可謂叮嚀告戒良工心苦矣今略說之首云道士至人則是道體全具德行神明當

證九天真仙之位者能結壇界已是法天俸地供養真宰契合 法王前後左右不染一塵著新淨衣已能內外真白

全露清淨法體於夜半後子時則取一陽來復之候混乘開

見屏絕世累叩齒九通以集陽神東向端坐以受生氣口中

持念如是真訣則已身先天至陽之炁現而太真御几已身

先天純陰之炁現而玉妃拂籙已身先天萬炁皆靈而萬神

班列於是上官之真靈下觀三界之天人皈命五德純備五

炁朝元而五帝司迎矣於斯時也垂簾下視無作無為全以

神會故惟靜思存想天宮妙境森然現前仙靈降真所願應

奉吾之得無上之仙丹成天地之至寶其在此時乎此等科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畢

其集八

法真是秘密口訣得之者自當死心踏地實力奉行 天

又引三世金仙十方大聖以為明證見凡超證無上妙道

者只有此一法餘二即非真篤信真功滿上界作仙人

箋釋

正陽帝君曰從來妙典玄科全從口授天機真訣豈許人窺

羽士道流庸下者徒安口食凡夫俗子乖張者還售奸欺憑

爐火以結壇水銀硃砂積成鉛汞耗資財而結界諷經禮懺

妄想提攜甚且打坐參禪寂想猶思證果盲修瞎鍊何須再

拜真師不知本體不明空說明心見性工夫未實何能靜坐

默思夫仙真未示真傳任你豪傑英雄終歸一死况 上

天未錫恩澤憑你按摩吐納轉益羣疑試思道本先天惟復  
 還乎祖系德歸 帝典自參悟而矜持從此進修功德無  
 上由茲證度實有可期普勸道士至人種德平生感格天真  
 求口訣試看金仙大聖遵科修奉傳燈學者共言辭五色雲  
 中吾輩朝朝勤接引 尊經壇裏何人實實去修爲借詮  
 經而示訓冀學者之深知

麻祖元君曰傳來口訣做真仙至此方知大道玄赤炁拜時  
 還祖系後天定處復先天妙寶神丹隨意得金仙大聖共心  
 傳師恩無盡真難報酌水獻花拜几筵

白祖仙師曰 元始天尊妙道玄 尊經一部即真傳

道藏輯要

皇經問微

真集八

向東端坐朝生氣得訣密修感萬天三世金仙皆一道十方  
 大聖契旨詮五雲之內光明合虔誠禮謝 至尊前

文昌帝君曰千經萬典皆歸道三世諸佛總是仙不有真師  
 來指引枉費工夫拜几筵個裏玄機惟一撥壺中春色有千  
 年 天尊口訣 皇經是法法遵科自契玄

孚佑帝君曰萬典千經皆口訣學人不悟自生疑暗中一撥  
 還須我個裏通玄不靠師几後筵前皆有聖爐高鼎下要無

差金光赫奕卿雪擁大聖金仙還是誰

斗母天尊頌曰

千聖同途

三教同居

赤文有式

密密臨爐

是此 帝也諸佛之師眾聖之王是故凡夫值遇是經致五帝輔翼召  
 使神仙御役神官運導陰陽千靈敬仰萬神懾伏百邪避路羣  
 魔東形命過之後即得南宮受鍊飛步上清逍遙自在與道常  
 存

與道常存章第四十九

天師張真人曰大矣哉其道平生天地生仙佛生聖賢生人  
 物綱維宇宙無一物不在無一時或息得之者保萬劫不死  
 失之者無一息可活修之鍊之即是靈丹採之取之即爲妙  
 藥任千經萬典說之不盡到無思無慮或可摸著 太上

道藏輯要

皇經問微

真集八

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 梵天不能立其名強字之曰佛  
 以其神化不可測度強謂之曰聖神以其永劫長存而號之

曰仙靈以 玉皇上帝像其本體以 元始天尊像其  
 本真而 二聖人之精神命脉不嫌說與大眾以爲還元

之本乃成爲此經然則經非言此乎諸佛不能外此而別有  
 真傳眾聖不能舍此而別有威權讚之曰諸佛之師眾聖之

王固以是 帝主宰綱維乎此以御天五帝輔翼爲此也  
 千靈敬仰爲此也即萬神懾伏百邪避路羣魔東形亦莫不

爲此也此者何也道也道在經則經即道也召使神仙御役  
 神官皆所以運導陰陽莫非爲此道維持補救整運而發光



勤行修奉之人則是道已全於其身彼其身非凡人矣非世間人矣將見南宮受鍊而佩服真文飛步上清而劍乎 玉宸於是道之真常本體既相傳於萬劫以前之萬劫而仍在自必流通於萬劫以後之萬劫而愈新是何如之壽量是何如之元神而此讀經者之法身真體亦將與之永永而同春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一元其量無邊陰陽迭運今古相傳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日月五星耀天而成象良崑四海附地而無遷開闢以來人物紛繁聖人首出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頁集八 結繩而後典籍分明教法昭宣雖三教之不同其主宰皆由乎 上帝即千經之互異其歸趨惟重乎 玉篇何處無仙靈併為功於妙道四方有教化皆默運乎真玄所以明道開天有本體有大用皆必明為指示况且統天行道歸焉盡無歇息自當永此歲年十二萬九千餘年之春秋為之添籙者何氏三百八十四分度之顏貌相與同老者皆仙壽星無窮有其父必有其子精神不朽若者聖若者為賢吩咐學人佩赤文乃可益算傳留爾輩得赤炁自可延年稱為諸佛之師眾聖之王不遇以此經為口訣保爾南宮受鍊 上清受籙要當奉 帝勅為真詮 元始之言信矣帝君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之解真焉與道長存值遇是經者有分得經飛步有心大道者勉旃

何祖元君曰道包天地人三才萬聖于真孕毓來不老靈根常作主會分赤炁早成胎無春無夏無寒冷無愁無苦無悲哀逍遙自在千歲日曰相攜笑幾回

長春杜真人曰一貫真傳 孔氏書於今 上帝啟靈

圖真經真法皆言道天理天年也在儒漢武枉尋千歲藥秦皇空想萬年謨赤文在手春秋永別有乾坤貯玉壺

文昌帝君曰延來三萬六千日共嘉春秋有百年誰信天宮新日月無窮聖力永坤乾濕洲慎食蟠桃果 元始恒膺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頁集八

玉籙篇上古歷元推甲子我侍 天皇御几前

乎佑帝君曰羣仙惟我有奇思翻案偏然有妙辭那管春秋過十萬只將且森以窺之全憑赤炁為靈藥那有閒心種紫芝妙道纔為真父母精神力量庇佳兒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壽量 無春無秋 跨鶴登雲 玉壺優游

又設復世間眾生曾問是經心常渴仰能於家中擇清淨處畫帝尊像日夜虔虔晨昏濟濟香在燈果尊重供養稱名瞻禮是人當得三十種上妙功德

勸發信受章第五十



天師張真人曰 天尊慈憫大露天機將 玉皇尊帝

種種功德種種神通本體妙用精神命脉合盤托出又恐眾

生不信說盡種種神妙種種靈驗以引誘之豈天宮清閒偏

管此閒事乎總為眾生墮於苦海不想拔出反視為安樂之

地何異食河魷之美味俄頃戕生飲鴆酒之馨香必傷性命

生前不信鬼神死後懊悔不來壯年不肯回心老病徒然叫

苦試思自古及今歷盡多少春秋成就多少賢聖而此一身

何為仍然煩惱若說無緣除去禽獸但有人身者即是自緣

若推不開但淨心地時即是清閒人人本有之妙道不能自

悟 上帝為之啟悟人人可證之妙果不能信及 上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天為之引誘則此經者全是自己一段靈光經中所說如光

明如天香如妙音如寶蓋皆與自己本來性體流通而神咒

赤文即本來性體之靈異也惟其如是所以舉心動念與

上天通運用周旋有 上天鑒善惡分明報應不爽俱

是自己感召而福之降也 上天代為之喜禍之降也

上天代為之悲世人一生之中自生至死自幼至老無時

不臨鑒於 上天而人乃欲脫逃而躲避不思 上帝

雖穆處天宮人無見聞不知舉頭即在所謂湛湛青色者非

帝乎此部經即湛湛青色者之寶誥也則 天尊叮

嗑告戒惟恐一人不知此等大緣說已盡矣人自得而信之

矣而又再說勸發信受一章值遇此經而不肯瞻禮受持者

非人也見受持此經而非笑之者非人也然猶望乎共發慈

心普為勸諭必使 帝光無不徧及無不化度以慰

天尊 上帝之天心是望一瓣心香一縷烟乘風飛達

至尊前至誠引得天香出瑞氣氤氳播九天 一心花開處

供天經五色紛敷大地馨寶蓋周遮添一朶春光萬載共安

寧 智慧光明即是燈舒華結蕊彩雲騰 帝光下鑒遙

相接好與同心一日昇三交梨火出飛騰藥此果隨身色亦

丹滿貯玉壺充貢物 龍章殊錫下翔鸞 四

箋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真

第八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大道降真此地校非常妙典 玉

皇開化羣生遇無上瑤篇喜萬聖千真共發慈悲而解釋看

五品三卷必須刊刻以流傳得遇是經者坐招天福得聞是

典者早脫塵緣普願眾生莫負此般提接豈無善士有心是

典真立能於家中擇清淨處誦經瞻禮必於世上得三十種

受福綿延所以皈命一心必晨昏之濟濟開函頻誦須日夜

之虔虔借物抒誠丹果共法燈交映隨心供養名香間玉蕊

生妍舉目青天湛湛光明即 帝座護持心地常常清淨

是經筵從此 帝座相通百福駢臻而千祥雲集試看經

筵滿願 三天詔下而萬載春報報應無差吉慶終歸有

道時光難待轉移又待何年 天旨非輕讀者信矣雷尊  
認保見者勉焉

協天大帝關聖帝君曰 帝恩深重降天經校正將完報

帝庭八萬劫來纔一遇五十章內總千靈開函持誦剛

三卷其地馨香護萬星三十包盡無窮福版依瞻禮再莫停

正陽帝君曰洗手浴身展法筵晨朝濟濟夜虔虔香花燈果

隨心供誦詠瞻依一念圓報德酬功三十種延生錫算百千

年靈通 元始精誠格坐臥皆同拜 帝前

文昌帝君曰說到沉檀不是香心中至德要敷揚萬華寶蓋

天花結一朶瓊英性體芳寶炬琉璃俱是假赤文煥爛乃真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其集八

常黃芽長處丹成實誰想人間碩果嘗

孚佑帝君曰三十種多功德滿百千萬種在其中稍酬日夜

虔虔力略報晨昏濟濟功燈果香花隨力量瞻依誦讀在淵

衷莫言凡體無緣分一念精誠 帝座通

斗母天尊頌曰

瓊意勸發 無盡天慈 功德圓滿 實受恩施

一者諸仙讚重 二者先亡生天

三者宿殃解脫 四者所往通達

五者無盜賊事 六者所求遂心

七者除水火厄 八者積事消消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九者夜夢吉祥 十者疾病不臨

十一者智慧聰明 十二者人見歡喜

十三者衣食豐盛 十四者子孫榮貴

十五者六親見喜 十六者門族和睦

十七者除三惡報 十八者轉女成男

十九者形容端嚴 二十者為國大臣

二十一者生為帝子 二十二者鬼神欽仰

二十三者得宿命通 二十四者諸神護念

二十五者九族受祿 二十六者處世長年

二十七者有情賴善 二十八者魔王保迎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其集八

二十九者決超三界 三十者白日上昇

雨時

天尊復告四眾此經功德能碎鐵圍諸山竭苦海水破大地獄

拔重罪苦降暴惡魔諸國土能滅一切惡鬼能除一切重病

能解一切惡毒能離一切惡人能伏一切毒獸能摧一切邪道

一切諸天皆令降伏其餘功德說不可盡

功德圓滿章第五十一

天師張真人曰 帝典最難持受非人不肯持受總因傳

受不易機會又難則有見有聞而能持能受者誠不易得蓋

能持受此經則其人之功德善知必然圓滿非擬議之也試

想是經原是發皇 上帝之功德 上帝之功德本是

圓滿處處通達無一空隙彼持受此經者是真能以 帝

心為己心備 上帝之功德以為自己之功德自然同一

圓滿故 天尊分明羅列以佑啟世人比前所說種種善

報尤為真實不虛此章三十條是言錫福功德長行爾時

天尊復告四眾以下足言救苦功德未句再曰其餘功德

說不可盡明明將 上帝之圓滿功德悉舉以與人而令

其功德圓滿矣在得聞見此經者猶然弗願乎哉 上帝

深恩無處報只憑案上一爐香換來功德無窮盡滿圓圓

大吉祥 一體圓圓包萬象地形滿滿塞中央其中有我來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寶集八

扶助全靠 天尊 上帝光二 帝有光明照十方

天尊宣說更輝煌持經且荷光明力照破冤魔萬世昌

三何况鼻中更有香馨香呼吸要端詳鼻端有白終為幻有

此方為快活方 四天香不盡妙音揚徹地通天韻更長往古

來今聽逸韻無聲無臭有宮商 五團團寶蓋結芬芳全是仙

家性體裝採得好花勤獻 帝黃蜂粉蝶少奔忙 六神咒

秘傳數十行當年赤炁照緋細輕輕付與羣黎讀自此人間

保萬昌 七天真保護莫荒唐此係天家大道場玉相金容分

體在 皇經一部要珍藏 八誦讀之人不可傷工夫圓滿

上天堂且喜今朝先賜福春光在後更無疆 九生機一轉露

真陽好事臨門不必慌從頭至尾與君說莫與他人說短長

一 天機密密少徬徨事到其間自主張主張大道全由我冷

熱寒溫要徧營 一 關門閉戶讀瓊章自有赤書下 帝

鄉功德與他三十種天神地祇少遺忘 十二

箋釋

正陽帝君曰萬劫千生報不盡 上天功德十方三界人

須信大道輝光照破幽陰不怕耐耐慾海潔清肢體頻開陣

陣天香道體無窮幸 尊經盡為開發 帝光真量如

赤炁無不敷揚發妙音聲自然神驚鬼怕宜圓消咒立時惡

退魔亡到得上獻天花寶蓋結成時少不得我心花攢錦果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寶集八

能虔遵 帝典羣真覆護處也只要你彝典全彰讀三卷

五品之靈文工夫圓滿盡一萬二千之赤字德性輝煌三十

種說不盡 帝恩廣大百千劫須要信本體悠常功也圓

德也圓有始有終可謂漸入佳境報不盡說不盡能解能拔

何難直上天堂種下信根自然能信能受收來福果可知錫

福錫祥諸仙讚重以至白日上昇原非異事鐵圍摧碎自然

諸魔懾伏更覺周祥朗若列眉須當願謀應如桴鼓從後前

量

麻祖元君曰諸仙稱歎好奇哉何故先年墮下來自此宿殃

當解脫從茲處處坐春臺 盜賊何因不達心無端水火亦

加臨今宵忽得吉祥夢橫事從茲永不侵二智慧聰明人不如都來歡喜賀安居豐衣足食從茲起有子有孫入仕途三六親自此慶家門九族從今無語言和氣致祥無惡報轉女成男益子孫四容貌端嚴古大臣扶帝子事羣神陰陽推算皆前定自有吉神護祖親五處世長年更有情誰道魔王不保迎決然保爾超三界白日高昇朝 帝京六

何祖元君曰何因讚重有諸仙讀得 尊經報祖先世宿殃皆解脫隨心來往不牽纏一從今盜賊不臨門讀得尊經一世尊水無情皆永斷消消橫事受 皇恩二年來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善文章三見人都是笑顏開讀得尊經善氣回衣食無端豐且盛子孫榮耀列三台四六親再無閒言語讀得尊經感動真門族於茲永和睦三般惡報不沾身五轉女成男主何因讀得尊經感吉神換得形容端且正且許將來作大臣六生來富貴是天潢讀得尊經鬼亦驚命裏諸神皆護念益憂世代不膺榮七平安處世享長年讀得尊經契上天莫說有情皆賴善魔王保舉 帝尊前八決然超證出三界讀得尊經白日昇功德周圓三十種也虧花果與香燈九文昌帝君曰種種功兮種種德百千萬億說難全三十分明合地數人間享受並非天一 天宮報應更分明萬載千秋樂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自然 玉皇案畔天花舞親手燒香散瑞烟二 帝主

分身我亦分分身也是雲中君與 帝方方施教化大千

世界好宏文三妙音動處十方驚柔柔天花獻 玉京三

十六天花盡放團團結蓋護昇平四 帝德神兮咒力神

圓圓滿滿御琴真 天尊親手咸傳汝保衛當朝作大臣

五保衛維持盡十方神仙兵馬更無鞅工夫做到圓通處水

遶山環盡吉祥六功圓行滿跨翔鸞隊霓旌下廣寒接引

持經餓道者 帝前好獻大還丹七說到經功真無盡千

秋歷劫亦難完 上天福報原非假若不讀經難上難八

孚佑帝君曰三十種功還嫌少 帝君道大德同天果然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要辦真功德乃得天家福滿圓一吩咐寰中苦眾生焚香稽首望瑤京 尊經一部咸持誦天風來接步虛聲二有頻挫兮有抑揚聲聲羽角協宮商天宮感得 天皇喜玉女飄來滿地香三從此凡身成玉骨赤文赤炁好商量大圓滿咒功無盡句句天音普萬方四普萬方兮化萬身 尊經皆為度斯人我身既得虔持奉有日朝天棄俗塵五棄得俗塵性體明金芽玉蕊擁羣英馨香上獻原無礙寶蓋於茲結得成六幡幟萬有徧羣生普被於茲慶太平功德分明圓且滿神仙護持有天兵七一德周圓萬德真萬德全處萬功神若少勤修持誦力虛花一世枉為人八

三十八九七

斗母天尊頌曰

報德酬功 福庇無窮 天經靈異 親到帝宮

爾時

道場大眾金仙菩薩真聖眷屬聞是說已歡喜踴躍稽首敬禮而作頌曰大哉至道無示上真上度諸天下濟幽魂上無祖師惟道為身丹臺紫府金闕玉京秘此妙法溥福含靈滅我萬罪增我遐齡萬神朝禮魔王保迎功德昌盛黃籙書名渺泐億劫使我長存

於是眾等說是頌畢稽首皈依奉辭而退

收緣結經章第五十二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卷八

第八

天師張真人曰 天尊說經至此道體圓滿功德圓滿可

謂闡發詳盡無以加矣而 天尊以為猶未說盡何以言

之上卷說功德時明明說窮劫難言前章末亦說其餘功德

說不可盡夫功德難言以道體之本難言也道體難盡不惟

天尊難盡言即 上帝分身萬億說法萬億劫亦說

之不盡也然道雖無盡前已說過氣有陰陽機有動靜自然

有始終之運有開闔之候斯又一定之理也即如子會生天

丑會生地寅會生人到戌亥之會必有下落然而到子會又

生天矣收緣有日生不生不在天地之大數且然何況說法

度人亦不過望其收緣而結果然則讀經者不望到收緣結

果之時則一部 尊經依然錯過此處要當猛省悟入尋

思體貼 天尊 上帝何以說法何以放光何以示大

神咒何以示種種功德非望其收緣而結果乎雖然到底收

緣何在結果何在天師莫要誤人請觀下面太極原含陰與

陽陰陽會合我中央靈光一點回天地萬象於茲大吉昌一

這點靈光即是果此果成時遍地芳任他落在塵埃裏恐怕

千年苦莫當二苦莫當今也要當上有雷震下闔王侯君經

歷千劫這靈光苦未忘三這靈光是何人四肢百骸

此為真雖然墮落神靈在萬劫千生徒染塵四不染纖塵即

是仙這段靈光到底全收拾靈光要藥物五行顛倒立坤乾

道藏輯要

皇經附微

卷八

第八

五 上有乾兮下有坤鼎新建巽玄元總要靈光安置好自

然雷鼓動天門六靈光即是亦文化亦文字字寫分明劫後

劫前原有我造業何為要滿盈七從今潔淨讀天經放下屠

刀立地靈 上帝自來傳口訣立地教君到 帝庭八

到得 帝庭是收緣結得金丹果自圓算來總要 尊

經力圓滿之時壽萬年九

箋釋

正陽帝君曰無上慈悲大道場金仙眾聖遠中央詮經說到

成功日喜喜歡歡拜 帝光大哉至道本無宗諸地諸

天一氣中師祖原來歸 元始原有真身在 帝躬二

丹臺紫府秘真法金闕玉京也 帝經溥福含靈滅萬罪

誦持靈處益遐齡 三萬神朝兮萬魔迎功德自此著天經

仙校對 天皇紫黃錄篇中寫姓名 四從茲十萬有餘年

暮暮朝朝在 帝前迴首塵寰惟浩歎何人如我得朝天

五說到朝天非容易也須勤苦幾多春世上萬般歡樂事不

敢微沾一點塵 六塵緣棄盡顯光芒清淨家風自己當冷冷

清清多少日今朝始得朝 元皇七 皇宮綺麗更輝

煌日月雲霞 玉座傍還有皇妃拂 玉几時時布散

滿天香八

麻祖元君曰 天尊說法完三卷五品五十零二章包盡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古今賢與聖都呈瑞氣散天香 一萬二千三十六字字俱

從赤蕊文中傳得長生訣見者俱能拜紫宸 二五千四十

零八數圓滿之時也自豪報上天庭 天顏喜誥命重重

下九霄 九九八十單一數工夫火候要周全個中交結分

文武毫髮差殊難作仙 四

白祖仙師曰上中下卷按三才五品全將五行排五十二數

河洛理龜書馬圖鳳啣來 一萬二千三十六星辰日月共

雷霆山河大地都安頓還引羣生上 帝庭二相傳藏數

要分明五千四十八纜盈但能一念精誠接為數無多感

玉京三十二萬九千餘年終始包完地與天果有真功還

赤蕊保君不與劫牽連

文昌帝君曰放光之後又分身處處開天又化民到得瓊花

結成蓋那時方悟本來因 神仙兵馬護無殃總為斯人得

帝光 帝光圓滿成功德三十六種快活方 二五方

五老早歸元笑彼六天不是門 天尊慈憫赤文出清靈

萬劫鎮乾坤三列品分章皆有數可知火候難差殊收緣結

果丹成熟圓湛如天裏地輿 四

孚佑帝君曰天開子兮地開丑人生寅兮今到午未字將完

最可憐西兮戌兮難鼓舞 一儒家有道在綱常佛示真空奧

旨藏惟有玄門真性命劫前劫後放毫光 二四大部洲何處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八

好神州赤縣好安身禮樂文章參造化堯天舜日共長春 三

意貌堂堂是丈夫筆花墨彩號通儒如何不讀 皇經奧

歲序如流日月除 四

斗母天尊頌曰

三卷五品 玉皇尊經 收緣結果 稽首天庭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下終

先天斗母大聖元君開明天尊勅命曰混沌一元分割時開天  
立地輝煌三教興隆處覺世歸民可惜別戶分門不能合一因  
之交譏互詆實失本真現在教啟玄宗玄妙寄於符籙須信天  
垂大化靈通全是鬼神雖明示綱常必神其機於感應故幽為  
主宰齊妙其用於明神信之者神諭皆悉不忒猶不廢乎朝乾  
夕惕疑之者雷霆雨露皆虛更有於日月星辰究之疑惑一  
心雖寶錄金章弗信從無志雖神言天語無因而福善禍  
淫皇天有范予災錫慶萬古如新茲者校正

天經 諸子不惜維艱之力幸觀開揚大道支天何嫌不訓之諄  
賢念道即先天為後天之根本道歸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金闕宏

玉闕之慈仁以形體言謂之天質有主宰之

帝以性情言謂之執須歸默運之神流行玄網歸

一人之有道維持劫會賴

上帝以長春堂哉皇哉

玉帝為賢聖神靈之統至矣盡矣

皇經為語言文字之精確玄典實範圍乎儒釋幸

天言同震動乎雷霆上可以保持

國社胡佑

身躬常憶劫萬年不息中可以順正星辰安奠河嶽為四洲八

極效靈下則保護人民遂生復性廣則維持劫運太順太靈其  
奧妙關係天地之玄根雲篆紛敷皆亦悉其精微散作生靈之  
恒性赤書開闢駐黃庭禮樂詩書皆此真機運用華嚴般若莫  
非是理昭明仙靈賢聖同歸昭事

上帝此為要訣古今智愚錫極無聲

帝裁此有真形一萬二千三十六之靈書字字雕金言刻玉  
一藏五千四十八之秘受煌煌赤山朗朗明星萬德周身滴滴  
歸源其薪傳傳諸人世十方化號玄玄晏坐其本體體在幽冥  
合一元十二萬九千有餘年皆是

天皇治地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莫非是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第八

帝神靈大哉四大部洲晉歸道化奇哉一小民命皆奉

天經茲當

熙朝泰運

聖帝乘乾當綸太平之機於不朽應薄

湛恩之滋於無邊保我民人熙熙皞皞永茲德澤綿綿延延所

以神明感應

帝主降筵文運將啟南天金馬碧雞重肇瑞

帝光恒臨北闕靈書赤字示真傳雲馭共臨乎法席星輶咸降

乎南瀆惟茲 弟子司叩 志趨孔孟誦法聖賢屋漏之中廣眾之

際神明已經歷試艱苦備嘗力行備至諸天不懈矜憐默啟靈



機已成功於校正新沾

帝澤當揚播乎言銓統率同志成此金編所望天下英哲天下聖賢收斂才辨聰明參茲

妙典當許千秋嗣續千秋發達皆為忠孝廉節上奉高天改換心術性情朝真事

帝不斷香燈花果祝國祈年一人受持一家免難原非虛語

天子崇奉天下太平總是誠虔無盡頌揚說之不盡有緣際遇總要天緣莫云受持容易當知錯過眼前誦持者不在木魚清磬力行者即是古聖神仙惟爾人民皆自梵天中流出養茲心性何難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其集八

帝座前聯翩無量度人仙佛有願有情賴善信受無偏不爽休祥何須疑惑自然感應總不顛連咸使聞知布告中外惟求信受赦除罪愆欽哉備矣劫也慎焉

丙寅夏五月

斗降之辰十五日論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示曰夫大道降真誠千古難逢之會

故玄文傳世為萬天未有之祥况本行集經讚揚

上帝闡滿神咒布列威光化被無窮十七光包含盡矣威靈難

狀三卷經統攝無疆合觀

靈寶無盡之靈文靈通無比統論

教法有三之教典教化非常所以請天敬重大地發揚不能外

是典以為證真之路且將藉是經以為御世之方

誥命流行萬聖千靈聽

命天香噴發芸生庶類皆香分身為千百億化之身身象放光

即日月光之盛端且也寶蓋會用歸原駢轡不漏妙音隨風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

其集八

聖玉闡發須完莫與於茲有玉清朝參有路真顯於人倫日用契合無難句句皆

元皇之心印言言是

上帝之神丹證以儒典佛經真機一貫合之大洞道德妙訣同

參是誠修真之正路而入聖之雲驂然而八萬劫一傳允矣天

機難遇三千年再降奇哉

帝德非凡憶自子房校正以來差訛不少雖彼真人接連廣演

改正無緣茲者

帝澤無垠不遺於四大部洲而中華為最

天光所照不限於一莖草木而人道為先憫此眾生淪墮三塗



五趣莊茲

金屑中登樂境高天惜無其人耽擱有日簡彼有道歷試多年  
見有弟子可昭者察究儒宗久為

七曲元皇默鑒考求玄典已蒙

先天斗母矜憐論以度開法席潔治經筵芸館清幽

仙聖於焉普澤靈機契合朋從也曉真傳乙丑嘉平垂成寶典

丙寅滄暑刻就

金編論其早早流通拔眾生出愛河同登彼岸自此方方持受

荷

天光即凡體共證現仙莫說

道藏輯要

身經開微

卷一

其集八

聖典之微擔承不敢莫說天機與妙翻閱多愆不知與妙天機

可以真心契合玄微

聖典皆從自己敷宣舍自己無位真人而別求天真謬之已謬

外天宮最靈

法典而別求妙法偏而愈偏須信舉動行持原係靈機妙用歌

吟誦讀皆為兔蹄魚筌惟求聞之見之者信而又信莫愁福之

庇之者立而不立神仙兵馬護持何人

上帝不虛勅命讚重超昇三十餘種

天尊豈有誑言吾言畢矣敢有不遵刊諸簡末鑒在雷門

丙寅夏五月二十四日亥時論

北極玄天上帝降慶天尊示曰夫

真經者

金闕主尊玉皇上帝之典型也宜自

元始天尊金口載之

靈寶瓊宮為之門第 邵真文生成天地法式聖賢流衍之綱

主持劫會修仙入聖之正路而盡性至命之寶筏也昔者傳於

洪初留侯張子其家輩輩嗣法主持玄教世出真人代襲天師

口今數十輩矣其家誦習真本原條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正文奈自往代妄為刪改以惑生民

致令受持弗靈真修未獲甚至肆行誣毀其不致焚於煨燼之

道藏輯要

身經開微

卷一

其集八

中者幾希嗚呼屬政已往虐焰方熄是亦玄教之厄運而天下

後世生民之不幸也茲幸

盛朝泰運大道重光國祚當延

天恩頻降既干戈水旱之弗驚看熙皞和祥之致福所以真機

轉運真法流行真經迭降真靈並出而

玉皇本行集經乃見真本矣經文句句真訣字字靈機已得請

真詮解無一剩義矣但在得是經而誦讀受持之者當愛若拱

璧奉若著祭特為起死回生之路信為歸根復命之由夙夜真

清不斷誦閱隨時體認如近

天皇果能以釋府心君時通

帝座自可以復還祖烝天固命基試想人非禽獸安忍口為狀賊身具赤文奈何弗知保固見此經而疑惑不信者無緣也見此經而隱秘不傳者斷絕真道也吾知其罪當如

上帝勅命不貸何况妄加改易肆行詆毀吾恐身非木石斷未有敢於試法者至於種種功效種種靈異種種神奇所謂窮劫難言者經中已明言之矣

上帝乃又親為提命詳示規條於前  
先天斗母

雷祖天尊復申論叙於後吾以職分所在再為眾生告戒一番然是語也終難為不信神明者告也試問昭事對越者何物不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其集八

愧爾室屋漏者何物且福善禍淫降殃降祥神妙不測轉移自然者又何物天有靈明即此明神人有靈明即此真心斷絕自己之靈明自必外於天地之靈明此即不信之眾生也若肯返求自己之靈明自能契合天地之靈明此即有緣之眾生也至於神無不格原非杳渺神道設教化育攸關原不得已之事以仙聖淵穆無為豈願自為輕褻以致眾生之輕褻乎弟子司昭者非異人也非道士也非禪僧也乃誦法孔孟修明道德之儒人也其誠既與明神相契合其身為靈神所簡拔故降演

大洞仙經

玉皇尊經皆出其手此即吾所謂有緣人也茲因彼約同志善

士刊刻

寶典將成吾復降臨其家而再示之如此信與不信亦在乎人欽哉

丙寅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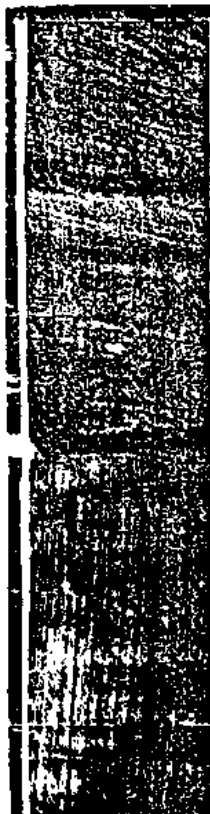
帝降之辰七日平旦論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聖

其集八



太上道德大天尊說道元一炁經

道以一始亦以三成三生萬物形炁合同與天同炁抱道生眞  
 炁無形有形化炁存以炁運神神融形形非形形神是炁神形  
 形億千萬炁一神分揉形假合性谷情萌情滋性離炁混神昏  
 非炁之失厥失在心離心無道賊道者心心危道微此語匪空  
 獨見此心乃合性眞性合炁合道元中存不賊萬形故已性尊  
 不戕萬情故已性平不麗萬有故已性清不拂萬化故已性明  
 不著萬法故已性醇不滯一無故已性眞不泥無無故已性存  
 存性復命道爲之根由三得一與五并五以一行一化元眞  
 眞炁眾母萬化芸芸虛靜之府道德之門入門得道道不遠人

道藏輯要

道元一炁經

壹

尾集一

勅

猶形附炁詎離形葆此一炁化爲三尊三以一殊是一非三  
 圓三於一一炁眞元人各三具未得眞元守三求一一炁中傳  
 信斯玄妙第一法壇成三化一歸一遣三三三妙合萬妙歸玄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睢陽蔣子蒨夢因重訂

真君曰吾道傳通久證 眞位茲以劫運可念遂願救度衆生  
壬申歲七月七日時西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與羽軒麟車鳳駕  
玉童玉女神將天兵樂隊旌旗百萬引從侍衛森列樂音震天  
蒙天帝命爲太玄無上上德眞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主三  
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開壽天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  
輪迴拜命空中大霞七聲天旋地轉吾以劍一指天地停車  
日月停輪頃刻間紫雲上衝黑氣盤結有二童子以善惡簿進

道藏精華

文帝救劫經

大

星集九

曰寅卯而後劫運可駭承旨預定善惡敢以簿進吾閱善簿得  
忠孝功德陰陽修行者若干人凶惡簿得十惡五逆臣民官吏  
士農工商僧道雜流爲惡若干人吾懲劫運之臨世人造惡無  
有窮已今造十惡大魔三百萬飛天神王三百萬神兵神將一  
千六百萬以五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又大風大雨大水大火  
大疫並作以收惡人用充劫運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爲度  
脫衆生私露天機略具善惡簿中會有功過者以爲生人警戒  
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誦  
玉皇大天尊玄宮高上帝  
尊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玄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朔望誦救劫經  
並太上感應篇一遍以消罪愆先當遊此六章修行庶持念聖  
號靈符得以感應如此則自然福祿無量于孫榮昌金車入門  
仕宦卿相若不遵此六章修行徒口誦經欲免罪愆名曰演天  
其罪尤重愈不可解吾今降下此經流傳於世所在之處以三  
千神兵衛之其誦讀此經而不信受與前信受後有悔心者仰  
飛天大神即時收取以充劫數如有祕藏此經而不傳者其罪  
惟均各宜省悟

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一

道藏精華

文帝救劫經

大

星集九

眞君曰哀哉今世之人子不孝於親弟不敬於兄下不順於上  
婦逆於舅姑子弟凌師長士虧實行官恣貪謀賊未作工競  
浮華僧道誑俗自毀眞教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各宜遵吾警戒  
勇猛修行以逃劫運

天下通行孝感章第二

眞君曰人之立身以孝爲本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  
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  
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  
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姪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界 茂州黎  
瓊棄父貪淫酒色三年淹母殯者五載被雷焚之 徽州李氏

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  
 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啜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  
 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問之奏聞  
 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千萬注名解籍二子賜  
 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  
 千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  
 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天下通行土行章第三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令人衣冠紛紛  
 日讀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兄弟  
 道藏輯要 文帝救劫經 三 星集九

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憎嫌或倚恃富勢而欺  
 凌小民或矜持才能而欺侮前輩或口誦佛老而薄於父母或  
 貌敬天地而中欺詐或教人爭訟而破散人家或巧言妄語  
 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誣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  
 毒此等罪犯難可解罪倘或回心慮幾免咎 衢州范元之素  
 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  
 一此人失此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真且父子攜於岸以待之  
 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  
 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  
 其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至

今十二世為二千石 澹州李挺先才高自為第一以兄弟  
 商好毀人婚姻發人私密遂降其籍 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  
 已擇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失不學私慕茂  
 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  
 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二子皆登第  
 見聞者各宜懷戒

天下通行日用章第四

真君曰凡今之人毒惡殘忍巧詐不常難為指名姑示一二勸  
 戒 杭州王用先家貨百萬買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  
 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  
 道藏輯要 文帝救劫經 三 星集九

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  
 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恃禮傷義是為  
 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癩亦痊生  
 三子皆登第 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  
 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土  
 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階州孫仲可欺奪寡婦之田  
 繼與通姦中年斃盲子孫齟齬 建州楊進多廣田園百計吞  
 併交易不明至少子鐘仲不肖二年破敗蕩盡拘惡簿 元秀  
 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  
 日夢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為牛蹄

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問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誼始離母腹恐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接以正條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應然天曹陛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眾下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赴十獄考鞠

真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沒官且人厭多兒何不節慾乃敢殺人不顧今世之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鄧都城中以道藏輯要  
文帝教劫經  
至  
星集九  
大上

天下通行官守章第五

真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爲先今世大異上而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公迫不立皇天震怒何况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人襟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快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速悔心猶可免反故願官子弟多不振勢位之家多破殘上天之報昭然入苦不自覺耳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將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入罪誣以劫掠其勢炎及罪及千家知遠覺

其情並其子申於朝力爲明辨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有何人知遠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今遣童子三百萬巡察四方官吏善惡各行果報

天下通行道釋章第六

真君曰僧道出家名爲離業垢今世可駭繼入道場逆料施利之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或蓄妻私寢穢德彰聞有負上聖救世之心如此等類歷劫不赦 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爲長老濫稱禪師而不明本性罪惡又多其伯長識之有女名蓮真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

道藏輯要

文帝教劫經

至

星集九  
大上

歡而回故家伯祖惠出入伯氏時或遇宿與蓮真通姦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祖惠屍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鄧都城獄萬劫受罪不舍晝夜又以雷火三繞蓮真三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蓮真之姑中問知覺私愛二百貫大風剗其目截其鼻且夕自稱曰我當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伽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獄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罰黑氣二十四其中一道是僧道淫穢竊盜上真事一道是世入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皆罪惡所積今



通都大邑有敗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私室身  
 女雜運無間不知僧道壞俗壞僧道亂上天人偷背至理  
 法天地震怒罪入惡籍悔滅三教如此等罪何時可懺耶今道  
 飛天大聖統御鬼魔四十萬以雷公主之巡行四方日夕申奏  
 如有亂教法者仰雷公便宜施行大道與佛初無負人而人自  
 負之 壬申歲世人以誦經修行證道成佛者七千人蓋自清  
 心寡慾先修人事不犯人倫科戒積德累功諸惡不作然後得  
 此今勸世人若能遵此六章行之乃可免禍而得福背吾所言  
 天條不赦

眞君曰混沌未分吾統天地人之道自太極判吾與大道俱顯

道藏輯要

文帝教勸經

卷

星集九

吾上則替天行道下則濟度萬民故證斯果吾統天地人何神  
 不攝何事不該何物不佑何罪不罰何所不應何劫不定吾哀  
 世人造惡不已或心生或口語或教人或自作書則不足夜以  
 繼之今大劫可駭不生悔心不覺不知流浪苦海生而害身滅  
 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獸身昏默默永無出期深可悲哉每  
 家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六章修行每日侵晨誦  
 四大天尊聖號及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  
 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  
 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  
 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不依此六章加意修行

或作或輟今日行明日廢人事既乖心田日暗雖口誦經而其  
 心不悟是爲消天罪不容赦欽哉一違吾言斷不容恕詩曰爲  
 官清正強修道愛老憐貧勝出家作事莫瞞天地眼自然心似  
 白蓮花又曰行賊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  
 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開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爲意  
 馬心猿當繫縛自然天地不相虧又曰心不明來點甚燈意不  
 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齊甚僧妙藥難醫冤  
 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終指薄積善修身蔭子孫人  
 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陽分明有遠在兒孫  
 近在身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

道藏輯要

文帝教勸經

卷

星集九

害人人害汝休噴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爐中有  
 火休添炭扇過涼時莫使風立心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  
 空又曰饒一善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寬隙駒之易過忍一言  
 免鬪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